

注云。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此朋黨毀忠正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司農爲毒。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聽。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故曰國人殺之也。注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注言當至三宥。○

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周禮秋官司職掌斬殺注云。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經言可殺。故知爲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司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是也。○注刑人。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注行此三慎之聽。乃於市。與衆棄之。○正義曰。禮記王制文。

可以子畜百姓也。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注人君選賢

正義曰。白虎通云。健者乃以退惡。○翔而後集。○正義曰。論語鄉黨篇文。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王使人齎金請接與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如去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與之妻是也。詩卷阿鳳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趙引此見人君當審慎用人之意。其推銳者其退速。注云不審人而遽進

不肯越其倫。退而悔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正與此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注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

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注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

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注言殘賊仁義之道者

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注

注書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論兵篇云。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太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卽謂此。又正論篇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

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章指言

獄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爲三獨夫。顏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章指言

注書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論兵篇云。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太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卽謂此。又正論篇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

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章指言

獄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爲三獨夫。顏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章指言

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

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注巨室至人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巨。

仲子之宮。公羊傳云。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麟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驪恣篇云。齊宣王爲大宮。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成。翟氏顯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即魏斯而發。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

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爲司空屬官。故爲主工匠之吏。吏即官也。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云。

掌百工之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工正。工官之長。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然則工師又名

工正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爲百工中之一工。禮記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通稱工。此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主工匠之吏。於匠人互稱工匠之人。

國語魯語云。藏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楹。匠師慶言於公。注云。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周禮

地官鄉師。及葬。執蠶以與匠師御。而治役。及空。執斧以治匠師。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

空若鄉師之於司徒。由鄉師主役。匠師主聚匠。儀禮釋官云。據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師蓋士爲之。趙氏以工師爲主工匠。然則匠師

即工師。月令以其令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木。稱匠師。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有匠師歟。稱

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任。欲施行其

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注姑且至如也。○正義曰。詩卷耳。我姑酌

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注云。道猶法術。法即是道。呂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皆注云。舍

置也。又必已焉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虞氏注云。巽爲教令。令猶命也。下文言何以異於教玉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即下所云教也。故預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

求大木。下云使玉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玉人爲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斲之雕琢之法。豈能之。故云從我之教命。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有

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

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注二十兩為鎰。○正義曰。禮記喪大記云。朝一溢米

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兩為鎰。漢書

張良傳。賜良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為溢。呂氏春秋異實篇。金千鎰。高誘注云。二十兩為一鎰。漢書

漢儒解鎰字。皆與趙氏同。國語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亦云。二十兩為鎰。惟文選詠懷詩。黃金百

溢盡。注引賈逵國語注云。一鎰二十四兩。又吳都賦。金鎰磊磊。劉涓子注云。金二十四兩為鎰。二

者皆見文選注。當是李善誤。後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兩曰溢。亦後四字。按孫子算經云。

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為一象。十象為一鎰。二十四鎰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

四鈞為一石。四鈞為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鎰為兩。不以十錢為兩。以二十九

兩二錢乘二十四鎰。得四百六十鎰零八象。於四百八十鎰減去四百六十鎰零八象。餘一十九鎰零二

象。置一升四百六十鎰零八象。以二十四除之。確得一十九鎰零二象。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為

四百八十鎰。即是二十兩。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為積一千九百

二十兩。以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為法。以米一斛為百升為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

法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用鎰法而用石法。以九十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

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為二升。再半其二升為一升。半其九十六為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為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為二十四分

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鄭氏以為粟米法。石法言之。則明其為二十兩。賈氏作疏。不

致違背之。以爲二十四。知二十四之四。必為羨字。推之文選注。蓋亦羨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經

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滿也。滿於十六兩為一斤之外也。○注彫琢至其章。

○正義曰。爾雅釋器云。玉謂之琢。說文云。雕琢文也。琢。治玉也。則雕琢同。禮記少儀注云。雕。畫也。禮器注云。琢當為篆。畫者。分界之名。篆者。文飾之名。是雕琢治之。

而琢則飾之。說文蓋互見之。散文則通。故雕亦為琢。琢亦為治也。考工記玉人之事。所掌圭璧冒

琮琮璋等。有終葵首。羨好射。勻真。術等。篆飾。別有雕人。文闕。蓋言雕琢之事也。璞。猶璞也。玉之未

治者為璞。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飾解之。引詩者。大雅棫樸第五章也。詩作追琢其

章。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以下言金玉。故以彫屬金。與爾雅異。孔氏正義以為



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益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樂師即所云太師疵少師強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必俟三仁既喪。樂師既去。乃率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卽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而策不達其辭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

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淮南子原道終身覽冥等篇。高誘注皆云。運。行也。故以行稱

運。以行字未了。以奔走申之。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

國也。王先順民。故功名成。古本無複天意得三字。先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宣

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

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

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

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俟我后。後來其蘇。此二篇。皆尙書逸篇之文也。言湯

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

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覓虹也。兩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後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

蘇息也。注此二至息也。○正義曰。逸篇義見前。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

注音疏云。天下信之言。不似尚書之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東面而征云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言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傳公羊傳云。古者周公東征

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按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

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柔為而後己。然則東西而征云云。乃

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襄公十四年左傳云。有君不弔。注云。弔。恤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

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云。問凶曰弔。恤即問凶也。鄭氏法周禮擇人。考工記匠人。禮記

玉藻。皆云面。猶鄉也。鄉同嚮。亦同向。鄭氏注臯陶謨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

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

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甸服。當采。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

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五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

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此注

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本禹弼成五服而言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西夷北狄。嘗見前明翻

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趙注梁惠王篇云。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

故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王。滕文公正義云。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盡心正義云。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柔為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餽。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次釋孟子西夷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北狄。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間采孟子作尚書。給改北夷為北狄。以與西夷攔句。北宋時為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爾雅釋天云。螭。虹也。豈青赤所謂雙色也。白色所謂闇也。曰虹。闇者為雌。曰霓。說文用部云。霓。屈虹也。青赤或白色。蓋青赤所謂雙色也。白色所謂闇也。虹青赤而彎曲。故云屈也。詩螭。朝陽于西。崇朝其雨。周禮視稷注云。晴。虹也。故云雨則虹見。當其望也。雨猶未降。及遂君弔民。乃若時雨降也。呂氏春秋。大篇云。陽立為天子。夏民大悅。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大戴禮。主言篇云。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弔其民。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悅矣。孟子釋書之辭。蓋當時傳聞如是也。後。特。后。君。皆爾雅釋詁文。漢書武帝紀集注引應邵云。蘇。息也。王氏念孫。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后來其蘇。蘇與蘇通。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

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困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

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齊今燕至王師。○正義曰。戰國策燕策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

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云云。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惘惘。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

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齊往征燕。燕民迎王師之事也。○選其重

器。○正義曰。戰國策望諸君報燕書曰。奉令擊齊。大勝之。輕率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天英。故燕反乎歷室。高誘注云。子噲亂。

齊伐燕殺噲。得鼎。鮑彪注云。故籍齊所得燕鼎。然則重器即指歷室之鼎也。昭七年左傳云。齊侯次於穀。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濰上。燕人

歸。姬路以瑤瓚玉橫罍耳。不克而還。此亦燕器之可考者。○正義曰。易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引伏曼容注云。拯。濟也。文選思元賦。蒙厖瀕以拯民。舊注同。周禮大司徒注云。

拊揅天民之窮者也。拊同拯。揅同救。趙氏既以濟稱拯。又云濟救。義詳備也。閻遂毛二本作拯。揅也。十行本作拯。所也。誤。國語吳語係馬舌注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累長上注云。累。猶

繫也。繫與係通。說文云。係。繫束也。繫猶結。束即縛。漢書張釋之傳。跪而結之注云。結讀曰繫。儀禮士喪禮注云。組繫為可結也。是係累為縛結也。國策秦策云。張儀之殘。禍里疾也。高誘注

引張儀云。殘。害也。又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鄴繫龍傳云。具二十七縣殘。集解名。故統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天下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

也。○注言天至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國策魏策注云。固。久也。儀禮喪

也。○服傳飯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舊。即久也。是素固同義。故

趙氏以素解齊。不仁則為暴。故以行暴解不行仁政。即上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倅魯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

此天下諸侯謀齊。王速出令。反其鹿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救燕之事也。

猶可及止也。困速疾也。旄，老也。倪，弱小。繫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

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爾雅釋詁文。禮記曲禮云。八十九日耄。射義旄期注云。八十九十日旄。是旄即耄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日嬰兒。或曰

嬰兒。嬰。是也。言是人也。倪。其啼聲也。說文几部云。兒。孺子也。女郎云。倪。嬰也。禮記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注云。嬰。猶繫也。言其若小兒七母啼號。安得常聲乎。驚即嬰。嬰為嬰字。聲之轉。繫倪疊韻字。為小兒啼聲。繫倪即嬰兒。孺小解嬰為是人。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親。倪。兒子也。倪亦兒也。方俗語有輕重耳。凡物之小者謂之倪。嬰兒謂之倪。鹿子謂之鹿。小孺謂之倪。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倪齒。義並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弱小倪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出繫字旄倪下。云詳註意。倪謂繫倪小兒也。作倪。倪者。諫也。說文云。返還也。兩書曰祖甲返。返與反同。故以還釋反。史記燕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是燕所立君也。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伐惡無貪富義本此。考文古本作以小至大。足利本作以大王小。

鄒與魯開。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

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闕。闕聲也。猶構兵而闕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弄切。云闕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意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闕。構也。構兵以闕也。說文云。闕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字亦作闕。呂氏春秋漢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闕。高誘注云。闕。闕也。闕。闕近也。綴氣言之。大雅召旻篇。蠹賊內訌。鄭箋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義與闕相近。○注長上軍率也。○正義曰。音義本作率。率與帥通。監本毛本誤作帥。非也。周禮夏官甸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帥。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闕。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帥吏也。言軍將皆命帥。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者。自帥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氏疏云。六軍之將。選於六卿中有武者為軍將。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醫。置遣在鄉所管之長焉。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九三



軍吏也。兼官者。在鄉為鄉官。在軍為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為軍吏者。則兼屬他軍吏。身不得為軍吏。此穆公以小國一軍所云長上。蓋合指軍師旅卒兩伍等帥而言。故有三十三人之多。趙氏但舉軍帥以例其餘也。若以一軍言之。僅有一帥矣。以此時之軍吏。即平時之鄉官。故凶年饑歲有救民之責。宜上告也。雖臨時選擇。有兼官。有不為軍吏。不必皆所屬之鄉官。而有司平日不能愛民。不必所屬而皆疾視不救。其情勢有然矣。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注有司至下也。○正義

曰。呂氏春秋贊能篇云。敢以告于先君。高誘注云。告。白也。白乃明顯之義。民間困苦達于君。使之明顯。不使壅於上聞。故以白稱告也。戰國策秦策云。王兵勝而不驕。高誘注云。驕。慢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吾安敢驕之。高誘注云。驕。慢之也。說文歹部云。殘。賊也。故以驕驕慢。以賊稱殘。賊之言害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注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注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正義

尤之傳云。尤。過也。爾雅釋言作郵。古字通。襄公十五年左傳云。尤其室。注云。尤。責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注君

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注君行至長矣。○正義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謂出命而以善反之也。故前趙氏兼奪惡之命言之。憂民窮困。則是哀矜。不哀矜即是不行仁政。注亦互明之。

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穆公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有云。鄉穆公有食。是厲者必以糶。毋得以粟。于是食無糶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糶。吏以為費。請以粟食厲。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子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

鄉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又新序稱穆公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鄉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鄉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奪。穆公死。鄉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鄉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豈壅於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注如影響自然也。○正義曰。管子心術篇

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語亦見

任法蕭。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說符篇云。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繁露包位禮云。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寫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嗔嗔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論衡塞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注非其所事。○正義曰。言非其所當事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爲矣。無已。○正義曰。管子大匡篇云。公汗出口。勿已。其勉霸乎。又戒篇云。勿已朋其可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已即無已。史記魯仲連說燕將曰。亡意亦猶燕廢世。東。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偏於滕。故文

公恐也。注齊人至恐也。○正義曰。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

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唐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

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按孟子言齊人築薛。則薛已屬齊。故以爲齊人所并。抑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紅氏永翠經補義云。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爲靖郭

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閻氏若

穰釋地。依田齊世家孟嘗君傳。謂曆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今考戰國策齊策。靖郭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齊貌辨見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此云先王。謂威

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穉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子宣王也。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制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間訓云。唐子短陳薛子於齊威王。

威王欲薛。陳駢子與其處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疑。此築薛。即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鏡兼金七十鎰。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考策靖郭君封城薛。客多陳戒。勸者勿聽。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

乃綴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墜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是。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即築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議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

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大王非好岐

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邠。居邠。○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唐書言邠州故作

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羅氏灝考異云。說文邠字下云。周大王國重文作邠。是邠實古字。漢書

匡衡傳疏。大王朝仁邠國。費愆已用之。師古注云。邠即今邠州。師古向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

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邠。周大王國。左右扶風笑陽。以邑分聲。幽笑陽亭。即幽也。民俗以夜

市。有幽山。从山。从豸。按此二篆說解可疑。幽者。公劉之國。史記云。慶節所國。非大王國。

疑一。漢地理志毛詩箋郡國志皆云幽在右扶風栒邑。不在笑陽。疑二。地理郡國二志。皆云栒邑有

幽鄉。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幽亭。疑三。從山豸聲。非有關也。而地云從豸關。疑四。假令許

果以幽合邠。當云或邠字。而不言及。疑五。蓋古地名作邠。山名作幽。而地名因於山名同音通用。

如邠岐之比。是以周禮篇章經文作幽。注作邠。漢人於地名用邠不用幽。經典多作幽。惟孟子作

邠。唐開元十三年。始改幽州為邠州。見通典元和郡縣志。郭忠恕云。因如幽而易誤也。按顧氏謂

孟子多近今字。於幽之作邠外。又舉強之作邠。知之作習。辟之作避。女之作汝。說之作悅。說文

出部云。強。斬也。斬。強也。是強為蟲名。弓部強。有力也。與強字異。其力部云。彊。迫也。

從力強聲。重文作彊。云古文從彊。然則強而後可之彊當作彊。孟子作彊為彊之省。彊彊作彊。猶

彊省作強也。說文矢部云。知詞也。白部云。彊。識詞也。習乃彊省。習智小智解作智識者。皆宜

作智。他書作知者通用也。說文彊部云。彊。同也。口部云。辟。法也。從口從辛。節制其罪也。猶

然則辟為刑辟之辟。太王避狄之避。正官作避。他書作辟者。省文也。說文汝為水名。女為婦人名。其為爾汝之汝。本屬假借。書盤庚格故眾。康誥汝為小子亦作汝。則女之為汝。不特孟子也。悅字說文所無。言部之說。為詞說之說。而爾雅釋詁云。悅。樂也。亦從心。孟子諸字。皆非近今字也。顧氏失之。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矣。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

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

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也。注君子至世也。○正義曰。說

刃聲。讀若劍。蓋劍之義為彊艾。經典多借劍為勗。故此經作劍。趙氏以造釋之。國語周語云。以劍制天下。注云。劍。造也。亦勗作劍矣。說文云。劍。劍也。故以劍釋劍。毛本經作彊。注作強。

石經經作強。宋本經亦作強。翟氏顯考異云。注文以平聲讀。則爲有力之強。按爾雅釋詁云。強。勸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功可強成。高誘注云。強。勉也。自強爲善法。卽自勉爲善法也。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正己任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

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狐貉之裘。帶。繪帛之貨也。注皮狐至貨

曰。毛詩幽風七月篇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云。于貉。謂取貉。貉。貉皮。狐

狸。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爲幽地所有。故趙氏以皮爲狐貉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幣

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

說文云。然則皮馬玉帛皆通名爲幣。乃此皮幣對舉。不別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繡釋之。

圭璧更皮幣。高誘注云。幣謂元纁束帛也。儀禮士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備皮束帛也。

此皮帛卽皮幣。秦策云。狗車弁幣。高誘注云。幣。貨也。故趙氏釋幣爲繡帛之貨。說文云。繡。

帛也。帛。繡也。大宗伯公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壁色繡也。是繡帛一物。毛詩七月篇云。八月載

纁。載元載黃。我朱孔揚。爲公子裳。傳云。元黑而有赤也。朱。深。乃屬其耆老而告之

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

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

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以今乾州西北五里。其

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東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顯考異云。按桑柔詩具贊卒荒傳。訓贊為屬。疏云。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遂為贊其耆老。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贊。最也。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漢書武帝紀毋贊聚。如倅注云。贊。會也。會最聚並同義。說苑幸使篇。梁王贊其羣臣。即屬其羣臣也。又云。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曰。贊其耆老。是贊為屬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贊。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婿為贊婿矣。劉熙釋名說贊贊之義云。贊。屬也。橫生一肉為着體也。並事異而我同。然則趙氏以會釋屬。正以贊釋屬也。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土地何以能養人。以其能生五穀。供人飯食。故趙氏申言之。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刑德章云。聞以大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然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蓋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

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注言樂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嘗君傳云。君獨不見夫朝趨於市者乎。淮南子凡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倣真訓云。若周員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歸趨市者。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樂趨之。鄉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說。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賣父居郟。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賣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呂氏春秋審為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逋。結也。民相與結。隨之衆多。復成為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商。杖馬籬居岐。國人爭隨之。馬籬即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縣篇傳云。古公處商。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商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氏正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商。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商為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賣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肅有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欲戰。殺我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郟。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商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事肅有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

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注言樂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嘗君傳云。君獨不見夫朝趨於市者乎。淮南子凡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倣真訓云。若周員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歸趨市者。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樂趨之。鄉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說。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賣父居郟。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賣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呂氏春秋審為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逋。結也。民相與結。隨之衆多。復成為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商。杖馬籬居岐。國人爭隨之。馬籬即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縣篇傳云。古公處商。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商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氏正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商。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商為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賣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肅有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欲戰。殺我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郟。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商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事肅有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

曰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公亶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姪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趙春秋似狄與獯鬻爲二種。按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蓋刺取史記說苑等書爲之。其書視諸說最後。而獯鬻如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爲據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

一二者。注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

也。注非已至去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篤。揚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已也。注非已至去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篤。揚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已也。注非已至去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篤。揚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已也。

專爲魯擅爲。作者自我作之。不繼述也。申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爲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魯也。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西周齊秦諸策。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

卽至。故以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注太王至之也。○正義曰

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賊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

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公羊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

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比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皆對

時君之言。而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變神化

之用。必要歸於巽之行禮。請擇者。行權之要也。孟子深於易。七篇之作。所以發明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端在于此。儒者未達其指。猶沾沾於井田封建而不知變通。豈

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注平諡至人也。○正義曰。史記魯世家

三桓之衰。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一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二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子隱立。是爲魯平公。魯平公名旒。與史記異。周書諡法解云。治而無告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說文女部云。嬖便。嬖愛也。隱公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注云。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妃妾之寵愛者。禮記婦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御士。注云。嬖御人。愛妾也。嬖御士。愛臣也。然則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史記有佞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韓穉以佞幸。孝惠時有閹穉。此兩人非有才德。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嬖人誠倉。籍穉閹穉之類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

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

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止不出。注。諾止不出。應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諾者。受語辭。臧倉云。君無見焉。戒止平公之出見孟子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子。孟軻

也。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見孟軻。注。樂正至孟軻。樂正崇四術注云。樂正。樂官之

長。樂正蓋以官爲氏者。魯人會子弟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篇子集解引馬注云。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便見孟軻也。便猶利也。利猶快也。謂其遲滯不即見。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

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二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

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注。禮士至五鼎。○正義曰。儀禮士虞禮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兩簋。

是士用三鼎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羹之西。一鼎在豕羹之西。是大夫用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

牲三鼎。牲一。魚二。腊三。楊復儀禮旁通鼎數圖云。三鼎特豕。而以魚腊配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

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禴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難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威蕤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遺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桓二年公羊傳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徐氏疏云。春秋說文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

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

見子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臧倉。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君爲來見也。禮記檀弓注

云。爲。猶行也。君爲來見。猶云君行來見也。今人稱事之將然者。每云行將。毛詩傳多以行訓將。廣雅釋詁云。將。欲也。是將欲爲三字轉注互訓。君爲來。卽君行將來。君行將來。卽君將欲來。

故趙氏以將欲釋爲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將也。趙氏注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縮傳。盧縮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

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衛將軍譚騎傳曰。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合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沮君。○正義曰。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按毛詩巧

言篇亂庶幾沮傳云。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不知不爲沮。高誘注云。沮。止也。又知士篇云。故非之弗爲阻。高誘注亦云。阻。止也。是沮阻同訓止。其字可通也。○注果能也。○正義曰。

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果。能也。見西征賦注。孟子梁惠王篇君是以不果來也。難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趙氏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以。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

焉能使我予不遇哉。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命嬖人止之耳。行止天

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

能使我不得遇哉。注尼止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音義云。尼。女乙切。丁本作屈。云居字。按呂氏

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有尼。尼二字。注云。上俗下正。疑屈是尼之爲。○注吾之不遭遇魯侯。○正義曰。呂氏春秋長攻篇云。必有其遇。注云。遇。猶遭也。說文彘部云。遭。遇也。遭遇二字轉注。



章指言讒邪搆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謂讒邪搆賢。○正義曰。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兼賢退。政辨或論云。孟軻干魯。不憾臧倉之被。夫孟子既非干魯。亦何嘗爲臧倉所困哉。按治平之要。歸之於權。出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卽七篇之大旨也。

卷二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

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注公孫至題篇。○正義曰。魯公孫茲爲叔孫氏。公孫拔爲仲孫氏。公孫

公孫黑公孫夏爲肥氏。公孫僑爲國氏。公孫蚤爲游氏。此如公子王子之稱。非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禮義泰實。則氣不竭。泰虛。則氣不足。泰勞。則氣不入。

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衰。憂則氣狂。懼則氣厲。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聖摹輔錄八備篇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說者謂

卽公孫丑樂正克。趙氏謂丑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濰州北公村有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注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

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與乎。注許猶與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既

故以興釋許。○注當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晉書毋遂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

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注誠實也。○正義曰。呂氏春

誠。淮南子主術訓云。抱德。推誠。高誘注並云誠實也。或問乎會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會西楚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注會西。會子之孫。楚然。猶楚也。先子。會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會子畏敬之。會西不敢比。注

會西至致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讀言云。經典序錄。會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會申。左

邱明作傳以授會由。則是會西卽會申。爲會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

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會西卽會申。會子之子。非會子之孫。稱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也。周氏若璣釋地亦同。周氏柄中辨正云。會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戴禮云。會子疾病。會元持首。會華抱足。華卽申之字也。申既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會西爲會子之孫。疑趙注爲是。趙氏佑溫故錄云。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例之。申

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會西是會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第言會元養會子。禮弓所記會子履疾病。會元會申坐於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會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翟氏顯四書考異云。禮記曲禮注引會子曰。吾先子之所畏。禮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會子。時稱會申爲會子也。史記吳起事會子。其會子亦是會申。記述會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與子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踏踏畏敬也。論語鄉黨篇。取諸如也。馬融注云。取諸恭敬之貌。孟子公孫丑篇。會西蹇然。趙氏注云。蹇然。猶蹇蹇也。踏蹇並與蹇同。伏生尚書大傳云。周文王胥附奔轉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誦里之害。蹇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同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轉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澤。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會西蹇然不悅曰。爾何會比

予於管仲。蹇然。温怒色也。何會猶何乃也。注蹇然至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

蹇字並音勃。集韻類篇引廣雅。蹇。顏色也。顏與蹇同。凡人敬則色變。若論語色勃如是也。怒則色變。若孟子會西蹇然不悅。王勃然變乎色是也。說文字字注。又引論語色幸如也。秦策云。秦王勃然而怒。楚策云。王勃然作色。淮南子道應訓云。炊非曠目敬然。並字異而義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會之言乃也。詩會是不意。會是在位。會是在服。會是莫聽。論語會是以爲孝乎。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爾何會比予於管仲。皆謂爲乃。按爾雅釋詁云。乃也。仍從乃聲。乃聲古與仍同。與會爲疊韻。故會乃義同。管仲得君。如彼其專

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會比予於是。注會西答或人

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

卑也。重言何會比我。恥見比之甚也。注得。淮南子精神訓云。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高誘注

云。遇得也。易小過弗過遇之注云。遇而得之謂之遇。故趙氏以遇釋得。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注孟子心狹會西。會西尙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正義曰。管至之乎。○正義曰。四書辨

皆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日本衍字無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述古語既畢。而

更及今事也。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惲述楚莊王之言畢。則云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文

義與此同。而子爲我願之者。國語晉語云。爲後世之見之也。魯語云。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韋

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殺梁傅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執爲盾而忍殺其君者乎。公羊傳曰。吾不執君。雖謂吾執君者乎。是其證。廷琥云。史記殷本紀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按爲之紂。卽謂之紂也。亦爲謂可誦之證。○注孟子心狹會西。○正義曰。說文阜部云。陝。隘也。陝與狹同。文選東京賦云。狹二王之趨趨。薛綜注云。狹。謂陋也。狹隘卽小。故云非丑之言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注曰。管仲輔桓公以

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尙不可以爲邪。○注曰。晏子以其君顯。○正義曰。馬氏驢史云。晏平仲

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也。方莊公之祫。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敵。舍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顯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

爲之君也。所寵任者梁邱據商欵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樂。聲色狗馬之玩。嬰也隨事補

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注曰。以

齊王。由反手也。○注曰。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注曰。由

手也。○正義曰。音義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

用耳。按趙氏以若字釋由字。則由讀爲猶矣。○注曰。若是。則弟子之惑益甚。且以文王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注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尙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

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注曰。今言王若易然。○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或讀然屬下文。後文今時則易

然也。如此然字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甚明。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注曰。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

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注曰。武丁高宗也。○正義曰。德。天下咸歸。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存維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

武丁爲高宗也。○注曰。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注互明。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注曰。從湯至等也。○

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

弟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大庚立。帝大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河亶甲立。殷復興。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祖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隔甲。殷衰。帝隔甲崩。弟盤庚立。渡河南。復居成陽之故居。殷道復興。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興。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咸歸。殷道復興。然自湯與以來。若大甲。若大戊。若祖乙。若盤庚。若武丁。皆當殷衰而復興之君共六人。尙書序。湯武丁之間。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皆有所紀述。則六七作者。或雜湯武丁。卽指其間之六七君。乃史記稱河亶甲時。殷復興。則不得與于賢聖之君矣。趙氏僅數太甲太戊盤庚。以太甲盤庚尙書詳之。而大戊爲中宗。見稱于無逸。亦明有可徵。故略舉此耳。趙氏佑溫故錄云。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脫去祖乙。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豈孟子七字虛設邪。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甲。祖甲爲武丁後一代賢君。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殷復興。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孔皆以太甲當祖甲。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之。疏。是六七作宜兼數祖甲。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言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紂於父也。祖甲卽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而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接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也。六七非約略之辭。湯大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連云六七作。正以祖甲在武丁後。故如此屬文也。馬融無逸注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之民間。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故武丁欲廢長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豈武丁而有此。鄭注已殘。當是傳寫者有缺誤。不然。則鄭不及馬。若祖庚亦賢。則是賢聖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化。祖甲復振興之。與大戊祖乙盤庚武丁同。乃爲六七作也。呂氏春秋發微當篇。高誘注云。與。作也。周禮舞師注云。與。猶作也。故以與釋作。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

文王當此時故難也。爾對之去武丁未久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無道。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太丁崩。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蓋武丁之後。祖甲愛知小人之依。能保萬于庶民。故高宗嘉靖殷邦之化。雖歷武乙之無道。餘化猶存。今文尙書高宗繫國百年。纘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二傳。王充論衡無形異虛二篇。皆本今文。則以高宗百年。加以祖甲三十三年。百餘年保仁厚澤。其下歷五世至紂。無逸固云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卽指康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而言。故孟子言未久。晉人僞作竹書紀年。謂武乙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顯與無逸相悖。是不足據也。○其故至存者。○正義曰。故家勳舊世家。謂臣也。遺俗。教屬善俗。謂民也。流風之播。恩澤之政。謂君上也。尙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氏注云。羣臣皆有是罪。其昏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又云天毒降災流殷邦。方輿記嗣于酒。乃罔畏畏。晞其善長善有位人。今殷民乃讓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按卿士爲非。羣臣相奪。則故家不存矣。小民姦宄竊攘以容。則遺俗無存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沉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剝孕斲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舊。則卿大夫不從君命。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卽以小主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亡者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按小民草竊。至于盜犧牲而容之不問。此遺俗之所以不存。而姦民無忌畏矣。酒誥云。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湯咸至於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廼于酒。周禮之詩序義云。由我化物。則謂之風。上不崇飲。則下不酒。此遺風之善也。自紂酣身荒蕩于酒。于是庶羣自酒。至康誥尙書諱以羣飲民酒于酒爲戒。此流風不存。而愚民無畏戒矣。至於重刑時有炮烙之法。厚賦稅以資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則祖宗之善政乃無存。而百姓皆盡盡矣。云猶有存者。文王時尙未盡喪也。故家與國同休戚。與民相係屬。故盤庚遷殷民。因在位之言不樂從。盤庚必再三告誡。反復於乃祖乃父。以副服其心。然則故家存。則君有所顧忌。不卽妄作。民有所係屬。不卽離心。於盤庚之誥。正見隔甲時亂離九世。而故家大臣尙存。故盤庚藉是而興。此孟子所以以故家之存。冠乎遺俗流風善政之首也。○又有至相之。○正義曰。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三仁。其賢可知。微仲膠鬲。非孔子所稱。故趙特表云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居氏春秋營務簫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之

母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其時尙猶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是皆以微仲爲微子弟。唯鄭氏注禮記檀弓舍其孫臚而立衍。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似是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微。畿內國名。微子既國於比。其長子臚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臚。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臚。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臚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結兄。宋微仲下注云。啓子。其證二。啓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間土。斷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昨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微子之於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禮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踵於天下矣。毛氏奇齡經問云。檀弓所謂舍孫臚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臚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遂有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弟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卽傳己子而不傳兄子孫。如微仲傳己子禮。而不傳微子之孫臚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禮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亦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猶季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於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卽周初立國。尙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卽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僞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諱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輩。同時並稱。且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又辨曰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王戴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具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爲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詩稱侯服于周。祿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尙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衛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國不受爵邪。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邪。然則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何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魏仲魏叔是也。仲叔皆封魏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同稱者矣。吳大伯吳仲雍是也。大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

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爲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爲字。詩序矣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栢中辨正云。櫛弓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伋。厥也。北齊刁柔云。然則殷適子死。是鄭本以伋爲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注。不可爲據。後立爲后。生受德。是鄭本以伋爲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注。不可爲據。膠鬲之事。見於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廢篇云。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其一貴因篇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呂甲子至殷郊。子呂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呂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往云。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韓非子喻老篇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音義出輔相二字。云子作押音甲。廣雅云。齊人輻也。義與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扶。押持也。古通作夾。押扶聲相近。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注鎡基至之屬。○正義曰。齊人。鎡。鎡也。鎡之言除也。說文鎡立縛斫也。又云斫。齊謂之茲。其衆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鎡。茲其也。孟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樊豐傳。豐傳斫周倫贊作茲其。周官藉氏注作茲其。月令注作鎡。並字異而義同。程氏瑤田通藝錄。營折古義云。考工車人之事。半矩之倨。倨謂之宣。宣之爲物。未知其審也。又判其宣爲半宣。以加於半矩之宣。其倨。倨謂之倨。倨之爲物。倨屬也。鄭注云。倨。倨斤。引爾雅倨倨謂之定。爾雅字作倨。說文倨。倨也。齊謂之鎡。按說文而斫之者也。故曰倨。並訓斫。斫訓擊。吾以倨從木。當爲鎡。倨從斤。則斤屬。一以起土。田器之倨而斫之者也。故曰鎡。一以攻木。今木工斧劈之後。木已粗平。然後用關斤向倨倨斫之。俗呼餅子。二者同名異實。然皆擊而用之。故同訓斫也。蓋曰倨曰斫。皆言其器之爲曲體。無論治田攻木。並向倨而斫擊之。其倨倨之度。則皆一宣有半。元人王楨農書載三器。一曰鎡。鐸別名也。良邦詩曰。其鐸斯倨。以鐸茶。釋名。鎡。追也。追地除草也。二曰鐸。除草器。呂氏春秋曰。鐸。鐸尺。此其度也。其鐸六寸。所以間稼也。三曰倨。古云斫。一名定。倨爲鎡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木壠稍狹。上有短釜以受鎡。鎡如鵝頂。下帶深袴。皆以鐵爲之。以受木柄。鈎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鎡屬。倨。倨倨之已。倨倨之。而有淺深之殊。又云。車人爲耒。鹿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鹿。終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瑞

田謂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十二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秉木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此持表弦之以法以示人。謂欲括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以與步相中也。後鄭注庇讀爲棘刺之刺。刺末下前曲接耜。則耜爲末頭金。上有釜以貫耒末。庇即耒末之本。以納於耜釜者。先鄭以庇爲耜之異文。謂耒下岐。耒下岐者。後鄭耜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耜岐頭兩金也。今指庇爲木材。故宜與耜金材異也。程氏所說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元謂三農原隔及平地三農。時謂此原隔平地之農。所種九穀。各有其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

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

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義曰。說文云。改。不改聚。即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不更聚改。○注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胠篋篇云。昔者齊國

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翟氏考異云。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秋山

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變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

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

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

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興也。故以不興釋

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釋疏。說文云。賴。賴賴也。賴賴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世篇云。

身憔悴而考且。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速。疾也。關氏若璩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

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覓禮部增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驛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鋪置也。黃縡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爲證。此解



置郵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傳也。郭璞注云。傳。宣語也。爾雅駟。遽傳也。注云皆傳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驛也。三者皆取傳遽之義。故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命也。驛。置驛也。孟子遠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釋言。郵。驛也。按經過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為傳遽之稱。以其車馬傳遽謂之置郵。謂之驛。其傳遽行書之舍。亦即謂之置郵。謂之驛。自竟上行書之舍而傳。亦即傳遽所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即傳命之名。經文傳命二字。已足申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置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遽。故以而字間之。周禮春官典命注云。命謂王還秩羣臣之書。是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孟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遠疾乎巨郵傳命。此為孟子引孔子言之證。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

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正義曰。文選論感孝

馬牙督諫注作民悅之。按李善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以意增損。或據以為別本。非也。陸機豪士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

以事為才。按趙氏自是事。機。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親文王而陳王圖。文士。亦不足為孟子解矣。

管晏雖勤。猶為會西所羞也。○正義曰。親。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漢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

否乎。○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

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注加猶居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雖愚者不加體焉。高誘注云。加。猶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辭訟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加居並有止義。故轉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居也。家。風也。桓公公羊左傳家父。漢

書古今人表作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甬為加。故謂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假借也。○注行其至君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感德篇云。冢宰之

假借也。○注行其至君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感德篇云。冢宰之

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賈誼新書道德篇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行其道德解之。毛詩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趙氏斷雖由此三字爲句。以此字指卿相之位。故云用此臣位輔君行之。行卽行道也。行不異於古霸王之君。是解異爲同異之異。公孫丑倒言之。住順解之也。近解不異。謂雖從此而成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注禮四十強而仕。○正義曰。四十曰

強而仕。禮記曲禮上篇文。孔氏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呂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達則物弗能惑。高誘注云。惑。動也。然則強卽不惑。不惑卽不動。故引以

釋不動心也。惟智慮氣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爲畏難自恐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勳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

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注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

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注賁。勇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用兼蓋云。故以兼勇無畏乎孟賁矣。必已簪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

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楫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高誘注云。船人不知孟賁爲勇士故也。史記范雎列傳。集解引許慎曰。孟賁。衛人。史記袁盎傳。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尸子云。

人問孟賁生乎勇乎。曰勇。賁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比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議箋云。夫子過孟賁。非借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

強之人。心有捍護。易於不動。故勇者多桀傲自逞。墮落一切。此正與養勇養氣相接。○注孟子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揚子曰。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

於勇也。其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注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

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

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注北宮姓。黝名也。人

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一一

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注北宮至中矣。○正義曰：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提劍鋒以齊北宮子司馬崩黃。不使應敵。操其飯。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尙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亦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翟氏顧考異云：韓非子顯學篇云：漆雕之讖。不色撓。不自選。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廢而禮之。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讖。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會子謂子裏意似。其漆雕爲北宮黝字歟。抑子裏之出於漆雕氏也。韓言備分爲八。有漆雕氏之讖。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春秋繁露度制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稱名釋形體云：肌。慎也。膚。慕望慎也。故以肌釋膚。音義云：撓。一奴効切。五經文字云：枉撓之撓。女絞反。俗從手者。撓擾之撓。火刀反。阮氏元校勘記云：闔蓋毛三本撓作撓。按音義出撓字作撓。非也。易大過棟撓。釋文云：曲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師徒撓敗。注云：撓曲也。曲猶屈也。卻同却。廣雅釋言云：卻。畏其刺則必退却逃避。黝不畏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避也。撓卻逃避互明。文選注引聲類云：豪。長毛也。故以毛釋豪。挫之訓爲撓。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其變振拉撓拔。是挫亦拔也。說文手部云：撓。鄉飲酒罰不敬。撓其背。撓古文撓。周書鎡以記之。撓同鎡。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吾邱壽王傳云：民以撓鉏撓撓相撓擊。撓本馬杖之名。用以撓擊。故撓亦謂之撓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若撓之於市朝。諸書所言若撓於市。古者朝無撓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刑。小刑撓罰。中刑撓罰。大刑撓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撓數而罰之是也。禮記禮弓屬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知朝位。故曰市朝。顧氏若璣釋地錄云：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戶諸市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撓人名有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撓之於朝者。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啓。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趙氏佑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市之朝也。若撓之於市朝。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遍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衢市。多立堆撥。設員役以備巡徼。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注揭寃至揭者。○正義曰：詩七月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箋云：人之獨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爲賤者所服。上言揭寃。下言揭夫。則揭寃卽是衣褐之匹夫。故云獨夫被褐者。揭寃

博。蓋當時有此稱也。老子云。聖人被褐懷玉。○注嚴尊至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審應篇。高誘注云。嚴。尊也。禮記學記云。嚴師爲難。注云。嚴。尊敬也。廣雅釋詁云。尊。敬也。尊嚴敬三字同義。嚴字連諸侯。謂可尊敬之諸侯。勦心目中蔑視之。無有可尊敬之諸侯。故云無尊嚴諸侯可敬者也。先以尊釋嚴。又申言可敬。謂無尊嚴即無可敬也。惡聲。猶惡言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集解引王肅云。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惡言備也。指斥過惡之言也。至翁來也。惡聲至。即惡言來矣。漢書外戚傳云。爲致樽注云。致。謂累也。又陸吏傳云。致令辟爲。郭注云。致。謂積累之也。致。至也。積累加也。是至亦有加義。故云加已。國語晉語云。反使者注云。反。報也。必反之。見必報之也。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故以育釋養。禮記中庸萬物育焉注云。育。生也。長也。養育勇氣。即是生長勇氣。養勇即是養氣。但孟子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爲善養。爾雅釋詁云。育。養也。善在直。其養所以不同也。

子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二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曰

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慮勝而後會。○正義曰。詩大明篇會朝清明箋云。會。合也。合兵以清明。詩又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箋云。殷感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比云慮勝而後會。謂合兵也。○注孟姓至曰舍。○

正義曰。闕氏若穰釋地又續云。原趙氏之意也。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日舍。則合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途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勾吳。越曰於越。若

在中則語助詞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翟氏瀨考異云。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書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

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叔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忌。孟施舍不嫌其自稱舍也。○注舍

置至而已矣。○正義曰。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闕毛監三本有之。經言能無懼。趙氏言要不恐

懼者。要。約也。以下言孟施舍守約。豫言之也。子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一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子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

故以舍譬曾子。黜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注孟子至要也。○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陸賈新語云。曾子孝於父每。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康弱

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是曾子長於孝也。孝經云。孝。德之本也。論衡書說篇

云。實行爲德。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百行之本。卽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爲百行之首是也。說苑言子夏讓易。尙書大傳言子夏讓書。韓詩外傳言子夏讓詩。新序稱其論五帝師。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衆也。大戴記會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衆。不如孝之大也。北宮闕事。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衆。孟施舍不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會子得道之大。約之訓爲要。於衆道之中得其大。是得其要也。下言大勇。是知其要爲得其大也。昔者會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會子之守約也。子襄。會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懼。懼也。詩云。懼懼其慄。會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會子守義之爲約也。注子襄至約也。○正義曰。子襄薛本。禮記投壺篇。奇則直諸疵。釋文云。縮。直也。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爲義。猶縮之爲直。蓋縮之訓爲從。從故直。從亦順也。順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既以義訓縮。又申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卽直也。引詩者。秦風黃鳥篇傳云。惴惴。懼也。是惴卽懼也。易傳言驚遠而懼邇。是驚懼義同。褐。夫易於驚懼之。不懼。是不驚懼之也。謂不以氣處之使之惴惴也。王若虛孟子辨惑云。不字爲衍。不然則誤爾。問氏若駿釋地三續云。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知之類。此以惴爲自己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不語詞。不惴。懼也。言雖被褐之夫吾懼之。趙氏前引禮記。以不動心爲強。強猶勇也。勳以必勝爲強。不如施舍以不懼爲強。然施舍之不懼。但以氣自守。不問其義不義也。會子之強。則以義自守。是爲義之強也。推勳之勇生于必勝。設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之勇生于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較勳爲得其要。然施舍一以不懼爲勇。而不論義不義。會子之勇。則有懼有不懼。一以義不義爲斷。此不獨北宮闕之勇不如。卽孟施舍之守氣亦不如。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

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謂告子至不可。○正義曰。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句同。不得於君親之。人以惡心待己而已受之也。成公三年公羊傳注云。得曰取。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也。然則求得取三字可同義。蓋人有惡心而詐善其辭氣以欺我。我之心不爲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感於其詐。故可也。若人本有善心。而言語之間。不免暴戾。如鬻拳之諫。先軫之唾是矣。我則但怒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則告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皆人之心。而告子之不動心。第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德講箋云。告子惟恐求心即動心。故自言勿求於心。心焉能不動。哉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嗜然若喪。佛氏之釋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爲主。未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道以動相王霸不擾於心。直是得失不響。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自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不加。孟子自言將降大任。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是身。而尙可侈言無懼。肆然稱不動心者。又云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其心。使心得悅然而氣不擾。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會子自反祇求心。北宮黜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不求心并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得於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酸淫邪道。皆由心之被陷。離窮所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己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如行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何則。志與氣本不相持。而轉相爲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不擾。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會子與孟子求心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於心。惟恐心動。當急求之氣以強制其心。此黜舍之所養勇也。求於氣也。而告子則只但力制其心。而并不求氣。是既不能反。又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擲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動相不驚。霸王不怪。有先於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心而勿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也。生平既不能自反。直養無害。而一有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爲心之制。此黜舍之學。豈可爲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強之制不得之心。自反而端。行不愾於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急急求氣之理。若心不得於言。則言爲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在心上求。於此不愈求。當復何待。故論是心之不得與不得於心。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

夫志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

夫志至充也。○正義曰：毛詩序云：在心為志，儀禮聘禮記注云：志猶念也。大射儀注云：志意所

擬度也。故趙氏以心所念慮為志。又云：度其可否。禮記祭義云：氣也者，神之感也。淮南子原道訓

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蟻真蟲蠕動蚊作。皆

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移也。忽去之則骨肉無論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

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曉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

而神為之使也。論衡無形篇云：形氣性天也。生之舍生之充生之制。生即性也。性情神志。皆不離

乎氣。以其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為志。以帥乎氣。萬物皆有喜憎利害而不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第為

物之性。而非人之性。僅為氣而已。故喜憎利害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

喜怒以上。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作以怒言。故於此言之耳。人有志而物無志。故人物皆有是性皆

有是氣。而人能以志帥。則能度其可否。而性乃所以為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之帥云。本亦

作帥。按據千祿字書。唐人帥字多作帥。乃俗字也。既又誤帥。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正義曰：趙

氏以至為至極。次為說文不前之義。謂次于志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此次字如毛詩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若然。則至為來至之至。志之所至。氣即隨之而止。正與趙氏下注

志衝氣隨之意合。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衝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

人也。○注暴亂至人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云：暴亂也。呂氏春秋漢大篇。高誘注云：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則怒。即會子之守義。異乎孟施舍之守氣矣。直即正也。自反而縮。故為

正。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則怒。即義也。即不妄以喜怒加人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心為氣之主。氣為心之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之所至。氣即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力。求

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虛戾而使之。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充周已耳。是不求於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可。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

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志壹

心。○正義曰：趙氏讀壹為壹。說文口部云：壹。飯室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塞喉曰壹。史記

費詭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壹。虞翻以否之閉塞解網溫。

趙岐亦以閉塞釋志壹氣壹。其轉語爲抑鬱。淮南子精神訓云。形勞國不休則蹶。高誘注云。蹶。顛也。荀子富國篇注云。蹶。顛倒也。國語越語云。蹶而趨之。注云。蹶。走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人之行不蹶於山。則蹶由於行。廣雅釋詁云。趨。行也。經云。蹶者。趨者。趙氏以行而蹶者解之。則蹶者趨。猶云蹶而趨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云相動。按說文壹部云。壹。專壹也。文公三年左傳云。與人之壹也。注云。壹無貳心。持其志使專壹而不貳。是爲志壹。守其氣使專壹而不貳。是爲氣壹。動之氣在必勝。舍之氣在無懼。是氣壹也。會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是志所謂一。正志至之解。惟志一能動氣。故志帥而氣即止也。若氣一動志。則帥轉爲卒所動。反常之道。故須善養使不一耳。按毛氏此說。陳祖綬近聖居業學解已言之。云志至之志。是至到之至。氣次之次。是次舍之次。至如行次如止。曰氣之帥體之充。是帥其氣以充體者志也。曰至曰次。言至其處即次其處。丑問志氣既不相離。持志即是養氣。何必又言暴其氣。志本不動。不壹則渙散無其帥。氣本周流。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壹而氣不可壹。氣可動而志不可動。如無心而蹶。是所壹之氣也而反動其心。非氣壹動志之明驗歟。此告子勿求氣可也。但既不得於心。則全不知持志之道耳。按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述告子之言。以明告子之不動心。則全不知持志之道至氣次。所以申言不可不之故。志帥氣以充體。志至而氣即隨之而止。此勿求氣所以可。而勿求心所以不可也。求於心即持其志也。毋暴其氣。似是又當求氣。故丑又問之。趙氏言丑問暴亂其氣。則云何是也。故孟子發明之。仍申明勿求於氣之可也。不得於心。有所逆于心也。斯時能持其志。則度其可否而知其直不直義不義。義則伸吾氣以往來。不義則屈吾氣以退矣。此持志以帥氣之道也。志壹則動氣。若不能持志。不度其可否。不問其直不直義不義。而專以伸吾氣爲主。是氣壹也。此孟施舍守氣之道也。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彼不論直義而特暴其氣。固以此爲不動心。而不知氣壹心轉不能不動。故云氣壹則動志也。因舉一行而顛蹶者以例之。行而顛蹶。是不持志而暴其氣也。當其蹶也。心且因之動矣。則可知徒任氣者不能不動其心。此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可也。然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雖不暴其氣。而亦不持志。則是屏心與氣於空虛寂滅。雖直與義所在。而亦却而不前。視會子自反而持守其志者殊矣。雖不求氣而不可不養氣。求氣以爲養氣。是蹶之養勇。舍之守氣。不如告子之勿求於氣也。不求氣而求心以爲養氣。是會子之自反。孟子之持志。乃爲善養氣也。施舍有氣無志。告子無志無氣。會子孟子以志帥氣。則有志有氣。施舍養氣而不善者也。告子不善養氣者也。以氣養氣則不善養。以心志養氣。乃爲善養。所養者氣。所以善養者心。心之所以善養者。在直與義。此孟子所以爲善養浩然之氣也。此上但言告子之不動心。未明問孟子何以長於告子也。故下文丑又

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注。我能至



正義曰。淮南子墜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爲大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傅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申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以浩然爲天氣。趙項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夏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師

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於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

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注言此至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

以義。解以直養三字。直卽義也。縱以直養之。故爲正直之氣。爲正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非也。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

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又云。灼而能張。幽而能明。甚痺而

備。甚纖而微。高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趙氏

云。貫洞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而未著。虛而未彰。故難於言也。說文干部云。干。犯也。國語

周語云。水火之所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既以滿釋塞。又云滋蔓者。

隱公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其纖微靜漠。難於言之。及其養以直而無

干害以邪。則蔓延由微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教無窮竭也。毛氏奇歸逸講箋云。以直養者。集

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者。不助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是氣。言此氣

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

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注重

餓也。○正義曰。易豐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妃。桓公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精通作偶。

周禮掌次。射則張耦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故以偶釋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德說云。義

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

德之發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理釋義而爲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校勘記云。鑽人

皆以陰陽五行爲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按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有形生於無形。故云無形生有形也。疏本作生於無形非是。淮南子原道訓云。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又云。舒之輒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趙氏本此。以上言無形。故改云羣生。落與終古字通。終爲纏繞。亦裹之義也。道既爲陰陽。陰陽是氣。故云道氣。陰陽分之爲五行。五行各屬於五臟。白虎通性理篇云。人本含五行六律之氣而生。而內有五臟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臟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臟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臟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聰視達矣。耳目清聰視達謂之明。五臟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感而氣不散矣。又云。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謬。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臟定安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本也。說文食部云。餒。氣也。餒同餒。餒即餒也。不能以直養而邪或干害之。則氣以誘慕嗜欲而散。五臟外越而不能充滿。故腸腹飢虛。若人之不飲食而餓餓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充塞耳。無是者是無道義。餒者是氣餒。道義不能餒也。李氏敏配義與道解云。心之裁制爲義。因事而發。卽念惡之心也。身所踐履爲道。順理而行。卽率性之謂也。未嘗集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縮。嘗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敢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心能斷其是非而身不敢行者。氣不足以配道也。吾性之義。遇事而裁制見焉。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配義與義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義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氣氣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養而取之。則是外之也。養則偶有合。仍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覘。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注集雜至有者。○正義曰。雜從集。方言云。雜。集也。古雜集二字皆訓合。與義雜生。卽與義合生也。與義合生。是卽配義與道而生也。生卽育也。育卽養也。氣因配義而生。故爲善養。與徒養勇守氣者異矣。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淮南子汜論訓云。秦穆與兵襲鄭。高誘注云。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注慊。快也。○正義曰。呂氏春接篇云。以操寡人。高誘注並云。慊。快也。操與曠同。國策魏策齊桓公夜半不寐。高誘注云。曠。快也。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注孟子至義也。○正義曰。趙氏以密聲取敵解襲字。而

未詳義而取之意。推其解。集義而生。為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義而生。則有此氣即有此義。故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義襲而取。則義本在氣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然。則義不關於內。即所行義有不附。附於心無涉矣。乃自省所行仁義不具備。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快。可見義在於內。關係於心。不與氣配氣。則優矣。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是不知義在於內。與氣俱生。故造為外義之說。不知義。故不知持志。即不知善養浩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告子固識孟子之集義為襲而取之也。由其不知在內。妄疑為徒取於外。取如色取仁而行遠之取。如一襲字。如表裘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與非由外襲我也。皆反覆揭示。講者以義襲而取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按以直養則氣合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即是暴其氣。無所為義襲也。義襲而取。自指言義外者之說如此。故直非斥之。一事合義。即是以直養。一事不合義。即是事害之。集為難。難為合。合為配。一也。生為育。育為養。一也。義為直直為縮。一也。取為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脈。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訓未明。則襲之說遂望。六書訓詁。所關於道義者深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為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注言

福也。○正義曰。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在其中解之。是以福釋事。乃事無福訓也。霍氏顧考異云。蠲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畱。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畱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義也者。蓋以但字解正字。趙氏於訓詁。每以二字相疊為釋。此常例也。詩終風序箋云。正。猶止也。莊子應帝王篇云。不正釋文云。正本作止。正之義。通於止也。為仁義。即上云行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福之故。始行仁義之事。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仁義也。十二字一氣。正但連下。此趙氏之義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非直夏后氏之瑣也。高誘注云。直但也。直正義同。正之為但。猶直之為但也。趙氏以必有事焉。為必有福焉。故而勿正。是不可止為此福也。心勿忘。是心不忘其為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隱公元年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此云汲汲助長其福。謂心愈欲其為福也。按趙氏讀事為福。其所以不可詳。其讀正為止。而以心勿忘為向。則經義可明。蓋正之為止。即是已止之止。必有事焉而勿正。謂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心勿忘則不止也。心何以勿忘。時時以不得於言者求諸心。即時時以不得於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檢於心。則心勿忘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即會子之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往者氣也。然自反而縮乃往。自反而不縮則不往。是不徒恃氣。而以心帥氣。以心帥氣。則能養養氣而不暴其氣。若不求諸心而但求諸氣。則無論縮不縮而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為北宮闕孟施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持其志。不致暴其氣。凡氣之所往。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與道。配義與道。則以直養而無害。其氣絃集義而生。乃浩然充塞於天地



三本作喻人之情。徵福者必有善。者與也。義同。俱連下之詞。列子黃帝篇載於效。釋文云。徵。抄也。遽也。情非中節而發。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喜怒之情。以要求呵護之福。勢敗援綴身名俱喪。是反使有害也。趙氏義如此。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為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為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

其福。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徵福。謂益毛二本作健福。阮氏元按勘記云。健。是也。讀如健容之健。常恐其行義。考文古本作常恐其作義。又閩監毛二本注末多亦若此。揠苗者矣七字。

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艱奧。而趙氏注頗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簡嚴。待於申發。故但曉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函詠之。亦可會悟而得其真。固無取乎強經以從注也。此注既說必有事為必有福。故皆以徵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為上。謂不求福也。由。即猶也。毛詩甫田或耘或耔傳云。耘。除

草也。禮記曲禮云。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既以義為外。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義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即是內治善。內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義以礙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勿求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向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福擬告子者。誣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

即是助長。長即生也。亦即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又不能用助長。且告子之學雖偏。而其勿求心守氣。亦不似孟施舍之養勇。告子本不欲氣之生長。因不能如孟子之善養氣。告子勿求氣。則心勿求氣。自造為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即指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長之人。豈天下皆為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揠苗助長比急求其福。

以急求其福為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經文。殊難聯合矣。試即經文函詠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忘其為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此告子外義不善養浩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既辨明義非外

也。必事內集。故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必有事。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已畢。以下勿助長。則推勸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為告子之必無事而緩。亦不可為勸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長也。長即養也。亦即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為善養即為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為養勇。則氣由氣生。為不

善養卽不善長。而爲助長助養。天下能自反持志直養集義者。能有幾人。大抵多暴其氣以生長其氣。故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是不有事而止。而不求氣者也。此不芸苗者也。是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其氣而可者也。故無害也。助之長者。氣本不能從義直而生。而助之生。此擢苗者也。是勸舍之守氣以暴其氣者也。暴其氣則不能自反。不能持志。不能集義。凡無義無道。雖擢苗也。此害字卽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以直長養之而無害者。以不直長養而有害必矣。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此害字卽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以直養則氣自生長於義。而無容助之。然則助長者。不能以直養之謂也。治田者培其苗之根。除其非種。苗自生于根矣。無以擢爲也。總之以持志自反爲要。則心勿忘三字。爲善養浩然之學。忘其心。爲勸舍之暴氣非也。爲告子之勿求氣亦非也。勿求氣雖較暴氣爲無害。然勿求氣卽不復求心以生氣。雖無害而實無益。譬如不擢苗亦不耘苗。苗之穡雖不自我害之。而苗亦莫能長矣。安用此枯槁寂寞之學爲哉。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卽無時無地之非動。聖人之言敬也。隨園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執事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敬鬼神。祭思敬。蓋悉德行之不能終其物。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用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間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諸聞。已無絲毫之不敬。而千萬動中或有一靜。千萬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修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孟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卽孟子之論敬也。敬也者。用其心專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斥之曰難。孟子之不動心。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哉。

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謂何。曰。諛辭知其所蔽。

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襲人。

若實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笑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事。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注人有至益也。○正義

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險。敵也。見集韻類篇。諡。玉篇音虛。儉息康二切。說文引立政勿以諡人。徐鉉傳云。險猶險也。今本諡作儉。馬融注云。儉利侮人也。說文儉。儉敵也。儉利於上。侮人也。愚疾利口也。引盤庚相時黜民。今本愚作儉。馬融注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韓非子說使篇云。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並字異而義同。文選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注。引倉頡篇云。敵。每詰也。孟子公孫丑篇。敵辭知其所敵。趙岐注云。險敵之言。荀子成相篇云。讒人罔極。險敵顛倒。詩序云。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敵私謁之心。並字異而義同。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見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廣雅釋詁云。蔽。障也。景王太子壽卒。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賓起因雄雞斷尾以說王。國語周語賓起云。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彈其矰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矰實難。已矰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于是。矰者實用人也。注云。人矰。謂難也。謂人作矰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為矰。當何害乎。難惡為人所用。自斷其尾可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人自作矰。則能治人。比譽子朝欲王立之。不必毀子猛。子朝立。猛自廢矣。故云蔽也。賓起為子朝傳。謀立子朝以廢子猛。是為險敵。○注有淫美至之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淫。侵淫隨理也。侵淫漸也。由漸而入。隨其脈理。則不違逆。故云淫美。毛詩用無正巧言如流箋云。巧猶奢也。奢即美也。淫美猶云淫巧。詩小雅僖始既函箋云。僭。不信也。矰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左傳。矰姬本欲廢申生。而先言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曲沃。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是巧言不信。欲殺之先與之也。惟其與之使居曲沃。而乃由是得罪。是陷害之也。周禮雍氏注云。穿地為壑。所以禦禽獸。其或超險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禽獸不知有坑阱。人巧設以害之。矰姬欲害申生。故先為比巧美之言。使之墜入。如禽獸之陷於阱。故為陷害也。○注有邪至孫也。○正義曰。邪。辟也。邪則不正。故云邪辟不正。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見昭公四年左傳。豎牛者。叔孫穆子在庚宗所私婦生也。仲王。穆子在齊娶國姜所生也。王與公御萊書私遊于公宮。昭公與仲壬玉環。王使牛入告穆子。牛入不告。而詐傳穆子命。使壬佩之。乃鑄於叔孫曰。不見而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寔逐仲王。仲王被逐。是父子相薄也。○注有隱至夫也。○正義曰。淮南子繆稱訓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誘注云。遁隱也。故遁辭為隱遁之辭。秦客度辭於朝事見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度。隱也。謂以隱伏詭譎之言附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也。乃與為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故云欲以窮晉諸大夫也。○注若此至趙也。○正義曰。知其所趨。謂知其趨向所在也。按賓孟矰姬豎牛同一譎詐。無以分其為敵淫邪。且當時晉獻公周景王雖滅之。則史蘇劉蚩輩皆能知之。不必孟子大賢也。至秦客度辭。即所謂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十篇。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呂氏春秋重言篇。言荆莊王好隱。韓非子難篇。言人有設桓公隱者。古人託言諷諫。與詩人比興正同。無所為窮。知之尤無足為難。故晉大夫莫能對。范文子且知其三也。豈遂為孟子之知言乎。蘭冠子能天篇云。敵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蔽。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誑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陸佃注云。敵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

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詐猶邪也。詭又從而爲之辭。極猶窮也。鵠冠之說。與孟子小異。以鵠辭聖人知其所辭。蓋此鵠辭。卽孟子所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鵠。辨論也。古文以爲頰字。頰。廣雅謂邪。說文訓偏。書供範云頰餅。卽邪餅。故鵠冠以鵠卽邪。又無偏無頰。遼王之義。比頰與偏並舉。頰。卽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則辨論此鵠之正義也。聖人變通神化。不執於一。孔子稱六言六蔽。雖仁知信直勇剛。不學以通之。則有所蔽。而爲愚蕩賊絞亂狂。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闕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卽蔽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爲佞淫隨理。鵠冠以爲因。陸佃謂以墨子之兼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遠摛道本。五經乖析。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譖而棄其信。陽則金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薄厚。名則鉤鉤析亂。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譖而棄其信。雜則優策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蓋水循理隙而入。侵漸其中。不能復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辟之辭。則顯然悖謬於倫理。雖義。鵠冠所謂革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絃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僭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室。且蔽封執政。相倚爲毒。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封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蓋邪說直捷爲悖道之言。其甘於爲此說者。則心久靡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邪辭由於有所蔽也。沮之言止。詩之言乞。止之使去。乞之使來。若明白直賢言之。未能售也。故曲言之亦隱言之。鵠冠合邪辭于鵠辭。而分遁辭爲詐辭。陸佃以詐爲邪。非也。何則。所憎者欲其止。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詭詐行之。在本意則隱而不明。是爲遁。在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爲詐。遁卽詐也。韓朝韓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特此詭詐隱蔽以爲釣致。此遁辭所以由於窮也。戰國時張儀蘇秦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獨於大道。明於六經。貫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之。孟子聞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經之學深矣。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



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妨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吾言也。生於至言矣。○正

義曰。按此與證文公下篇好辯章互相殺。彼云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遺。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又云我亦欲正人心。

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誠淫邪三者。楊墨兼有之。蓋楊偏執於為我。墨偏執於兼愛。是誠也。楊之為我。有合於會子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各侵淫失其本。則淫也。至於

無父無君。則邪也。特不似饒秦之詐飾耳。此生於其心四句。承上被陷讒窮皆心也。誠淫邪道。生於心之被陷讒窮。是生於其心也。此誠淫邪道之言。造之自下。大有礙乎聖人治天下之法。故害於

政也。若將此誠淫邪道之言見之於政。則天下效之。三綱由是淪。百行由是壞。故害於事也。政謂法教也。事謂事為也。吾言。指以直養而無害以下。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言。告子

義外之言。不免誠邪。聖人復起。必從吾配義集義之言也。注以政為仁政。故指人君言之。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

注言辭命教。○正義曰。禮記表記注云。辭謂解說也。說亦言也。上言然則夫子既聖矣。然則夫子既聖矣。說辭。則辭即言也。詩下武永言配命箋云。命。教令也。是命為教。然則夫子既聖矣。

乎。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注丑見至矣乎。○正義曰。趙氏以上節仍孟子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為孟子自言其不能此。然則乃丑問之言。然必從吾言矣。已結上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

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

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注惡者至辭也。○正義曰。蔡夢得避暑錄

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穎。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音義惡音烏。非作烏也。韓詩外

傳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烏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惡。不然之

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字不然之詞。下惡字訓為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何言也。韓子難篇云。噫。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噫與惡同。按噫惡二音。今皆有之。實一聲之轉。意不然而

驚咤之。則云噫。意不然而直拒之。則云惡。○注言往者孔子子貢相答如此。○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翟氏巖考異云。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此實則一時語。學不厭。論衡引作鑿。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

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正義曰。也。○注體者四枝股肱也。○正義曰。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鼠人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

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類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敢問所安。丑問孟

四枝。肱屬手。股屬足。故云四枝股肱。枝與支通。說文作肢。亦作肢。敢問所安。丑問孟

子所安比也。注所安比也。○正義曰。趙氏讀安爲案。周禮縣正名掌其縣之政令微比。注云。比。案比也。按安猶處也。虞翁居也。謂夫子於諸賢欲何居也。曰。姑舍

是。注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我不願比也。注姑且至比也。○正義曰。毛詩卷耳傳云。姑。且。曰。伯

夷伊尹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注可願比伯夷否。○正義曰。阮氏元

趙氏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慷慨。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

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

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注要

已矣。○正義曰。五經通義云。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羣生。此所謂爲天理物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注止處至去也。○正義曰。說文几部云。處。止

也。重文作處。是止即處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

何言乎弭兵為久也。注云。為久稽留之辭。說文彘部云。逮。疾也。久屬仕言。故云留。逮屬止言。故云去。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注云。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

退無常。量時為宜也。注者。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近也。淮南子要略云。所以使學

言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為宜。即集義矣。義之所在。即仕即久是進也。義之所不

在。即止即遠是退也。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速。皆視其可。是為量時。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注云。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

注班齊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既夕注云。班。次也。文選東京賦云。次和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服問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

齊等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比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

來。未有孔子也。注云。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曰。然則有同

與。注云。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注云。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

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注云。行一至為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又僮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

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為則不懼也。曰。敢問其所以異。

注云。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

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注云。汙注汙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窞也。穴部云。窞。汙裏下也。音義云。丁音蛙。不平貌。

趙氏讀汙為窪也。按汙本作汚。孟子蓋用為考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

人之大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予宰我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

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注阮氏元校勘記云。如使當堯舜

之世。觀其制度。闕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無者是。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

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

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

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

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注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文真讀孟子劉記云。夫子

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為

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為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嗣

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

○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隨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

因聖言以攝意。託王義以流藻。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云。魏晉以

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

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道者。○

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由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定都。皆云遠

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遠。孔子無可無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

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圩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襄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襄揚也。注。圩。蟻至聚也。○正義曰。詩。幽風。鵙土爲封。廣雅。釋邱云。封冢也。是蟻封即蟻冢也。法言。問神。簾云。太山之於蟻。詩。召南。于彼行潦。大雅。洞酌。彼行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云。行者。道也。說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云。潦。流也。此云道旁流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象傳文。阮氏元校勘記云。泰山之於邱。威。傳。齊州本秦作太。○注有若至尹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云。人同類而智殊。高誘注云。殊。異也。文選。鸛。稱衡表云。英才卓犖。注云。卓犖。絕異也。萬類。統人物而言。麒麟與衆獸異。鳳凰與衆鳥異。泰山河海與邱。圩行潦異。聖人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中。本是卓然絕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子在卓絕之中。尤爲盛矣。此所以異于伯夷伊尹也。蓋以黜舍告子之不知求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會子之自反。自反而縮。則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皆不爲。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自反而配道義矣。乃伯夷之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尙專於清。伊尹之何仕非君。何使非民。尙專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黜舍。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雖能集義。又必量時合宜。而要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使易之道大中而上下應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惟得乎此。而較淫邪遁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昧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會子孝之大。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皆爲孟子自言。莫不善於有若曰。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云。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人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湯以七十里。文王

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  
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遘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  
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按  
孟子前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謂遷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之文。彼  
此互見。貫而通之。乃見其備。湯文始小而終大。由能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藉力。當未必然。  
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  
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秦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  
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云。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先生答張夫子問云。  
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  
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

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以力服人者。非心

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

尼。心服者也。注贍足至者也。○正義曰。贍古作贍。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愁悴不贍者。高誘注云。廣  
雅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即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己力不足而

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贍。故下以力不贍也。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贍而從

人。則以德服人。即是以德不贍而從人。故云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顏淵子貢於孔子。無力可

言。其從之惟心悅於德耳。若以力服人者。即上以力假仁之人。則與下非心服也不真。且以德行仁

服人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文王有聲篇

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  
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西南北。

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注王者任德。○正義曰。漢

刑。○遠人至懷之。○正義曰。論語  
季氏篇文。足利本懷作來。韓本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

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墁下。近水泉之地也。

注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為榮。注云。榮。樂也。濕宜作溼。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注云。溼。謂地溼氣也。脾。關藍毛三本作卑。卑。墁。管子水地篇云。人皆赴

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為都居。注云。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生篇云。其流也墁下。墁。拘必循其理。注云。墁。讀為卑。墁與偃同。方也。拘。讀為鈎。曲也。其流必就卑下。

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是卑下為近水泉之處。為水漸洳。不免於溼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也。

注使賢至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尻也。說文几部云。尻。處也。今通作居。故以兩居釋兩在。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注云。無則已。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今賢者處位。是有其人。故云得其人。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

畏服。注及無至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

本根。可以少閒。注云。閒。息也。閒暇謂安息。此以除去樂兵外亂為少閒。則不獨無敵國之虞。國家閒暇。謂不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不得休息。趙氏舉其外以概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

明。著也。說文夕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著修三字義通。管子宙合篇云。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容於符者。高誘注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為修明。一為明審。

趙氏以政教宜分。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為畏懼。廣雅釋詁畏懼也。是也。一為畏服。曲禮畏而愛之注云。心服曰畏是也。大國無容畏懼。故以畏服言之。詩云。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邶國鴉鳴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鴉鳴小

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縣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邶君曾不如此為。孔子善之。故

謂此詩知道也。注詩邶至道也。○正義曰。詩在今毛詩鴉鳴篇第二章。傳云。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言纏縣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鴉鳴及天之未

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縣其隴戶。桑根之皮。必須剝而取之。故毛傳訓微爲剝。趙氏訓微爲取。廣雅釋詁云。撮。取也。撮微字通。毛詩釋文云。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大雅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注云。齊詩作自杜。荀子解蔽篇所言乘杜即相土。是土杜古字通也。綱繆。卽纏縣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綱繆。纏也。謂以桑根之皮。絞結束縛之成巢也。爾雅釋鳥云。鷓鴣。鷓鴣。陸機詩疏云。鷓鴣似黃雀而小。是鷓鴣爲小鳥也。今此下民。今毛詩作今女下民。詩序云。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事見周書金縢篇。趙氏則以爲刺邢君會不如比鳥。此蓋三家之說。與毛異者。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

不自己求之者。困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

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困注般大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仲大貌。方言廣雅孟子

云。怠則張而相之。注云。怠惰也。毛詩小雅嘉賓式燕以。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困詩

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困注詩大至福也。○正義曰。

云。承長言我也。趙氏訓詁與毛同。皆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詁云。配。當也。箋云。常言當配天命

而行。則福祿自來。亦以當釋配。分於道謂之命。配當善道。則配當天命矣。莊公二十五年公羊傳

云。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求也。故自求即是自責。易雜卦傳

云。大有衆也。衆與多義同。故以有釋多。能謂能自責。則有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困般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尙可違避。譬若高宗雉維。宋景守心之變

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困注般王至活也。○正義曰。尙書太甲三

故趙氏但云般王太甲言。不言逸書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說文璧从虫薛聲。衣服歌謠草木之

怪謂之萩。禽獸蟲蝗之怪謂之璧。又孽。庶子也。从子薛聲。玉篇璧或作孽。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

云。高宗雉維者。經云。高宗黜日。越有雉維。穀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史記云。天

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



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章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焚滅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焚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司候之。焚滅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焚滅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間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為不可活。聲謂活或為宜。禮記緇衣引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違。與孟子所引字雖有異。而大旨無殊。惟宜之與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違。逃也。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言當防患於未亂也。易

老子德經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美才出

衆者也。萬人者稱傑。注俊美至稱傑。○正義曰。鶴冠子能天篇云。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

傑。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子泰族訓云。

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

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變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隨

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者。人之英也。德足以化分財。信可使

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

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

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辨名記。宣公

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辨名記。辨名即別名也。惟作倍人曰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

說文人部云。俊。材過千人也。傑。執也。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秋孟夏兩紀。皆云才過

萬人曰傑。千人曰俊。而注功名篇。則云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傑。注國策齊策。又云才勝萬人曰

英。千人曰傑。王逸注楚辭大招云。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注九章懷沙篇云。千人才曰俊。一

國高曰傑焉。鄭注尚書舉陶謨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義。均無定說。大要皆才美出衆者之名。

故典籍隨舉為稱。或言俊傑。或言俊義。或言英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市廛而不稅。

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應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注。市廛至宅也。○正義曰。王氏制。小戴禮記篇名。鄭

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蓋商與民居於國中皆有廛。商賈所居之廛在市。王制市廛而不稅是也。此國宅。不專指市中之宅。凡民之居與官吏之居皆可統稱。趙氏以市宅亦在其中。故引以爲證。然則廛而不征。謂商賈居此宅。不征其稅。與鄭氏稅其舍不稅其物之說不同。故云古者無征。衰世征之。

謂古者並此舍亦不征稅。稅其舍者。衰世也。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帶者。斂而入於賸府。注云。故書帶或作廛。鄭司農云。謂帶貨不售者。官而居之。貨物沉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蓄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應。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

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應。元謂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羸腐敗。爲買之入賸夫之府。所以舒民事而官不失實。此先鄭解說廛而不征。謂貨物藏於此而不征稅。與後鄭異。趙氏蓋本先鄭廛人掌斂布帛布總布賸布而入於泉府。注云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後鄭據此。故注王制以廛爲稅其舍。鄭此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但明曰廛而不征。是不征即不征此廛之稅。賈公彥疏云。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蓋趙氏以周禮非文王之法。文

王治岐。關市不征。故不依周禮也。趙氏謂法而不應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則是法而不應。乃申明上廛而所以不征之故。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一夫百畝之地。不當征其市中之舍。與先鄭所說亦不同。先鄭以貨物有帶而不售。以法出之。使不久滯于市廛。趙氏所不用也。序官廛

人注云。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賈氏疏云。廛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及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即市廛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按杜子春仍兼顧壇壇之義。故以市中空地解之。司農與之同。然廛非壇也。星之次舍爲廛。廛猶廛也。故後鄭以爲民居區域。市物邸舍。商賈貨物。宜藏居舍之中。不得儲於空地。趙氏不用空地之說以爲市宅。是也。

**關。議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注。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

注。言古至之也。○正義曰。王制注云。譏。譏異服。譏言異。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孔氏正義云。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三五

關。境上門也。讓。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讞禁。大宰。天官冢宰也。司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應。注云。征應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舍。其出布如市之應。是周禮關市有征也。周禮相傳以爲周公所作。故以爲周公以來也。猶讞。周禮作幾。古字通。賈氏疏云。孟子陳正法與周異。閩監毛二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去征作之征。並非。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

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注助者至之類。○正義曰。王

藉之言借也。借民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借民力。則藉即是助。履畝者。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最最好者稅取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善畝之穀。仍是什一。不爲橫

征。若民因有繼。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穀。不踐其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之什一。乃是加賦。趙氏以爲橫。則當如杜說矣。塵。無夫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

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者。

謂其民也。注里居至民也。○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孟

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元謂宅不毛者。謂以一里二十五家

之泉。空田者。謂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

者。士徒車輦給繆役。鄭氏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爲帛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

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布爲錢卽爲泉也。紅氏承經補義云。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謂之關。上

文應而不征法而不應之應。是市宅。此應謂民居。卽周禮上地夫廬。許行願受一廬之應。非市宅也

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卽孟子收其田里之

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爲臺

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權力之閒民。

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孀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

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塵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闔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卽此夫里之布是已。注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闔師。載師之無職事者。是辭手浮泛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之也。闔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闔民。非辭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太宰九職。一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並不事也。闔師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曰無職。而不曰無職事。闔師疏。劉氏問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夫字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漢口率出泉。概施之有職。周則惟施之閒民而已。趙氏佑溫故錄云。夫家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趙氏注廣言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張。民也。從民亡聲。讀若旨。詩張之畫畫傳云。張。民也。方言亦云張民也。孟子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張矣。趙注張者。畫其民也。按此則張與民小別。蓋自他歸往之民。則謂之張。故字從民亡。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張字云。或作萌。或作甦。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張改甦。如說文引周禮以與錫利萌是也。張者。謂其民也。闔監毛三本同。應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謂字。則經文當本作萌。翟氏籟考異云。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呂氏春秋音律篇注云。之。其也。故爲之張。周官載師注。引作爲其民。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

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者也。國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率勉人子弟

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注今諸至者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信。誠

向遠。皆望也。孟子離婁篇言仰望而終身。則仰之義同於望。故云仰望。廣雅釋詁云。愛。仁也。仁之於父子。云若父母。是愛之也。小爾雅廣詁云。率。勸也。勸之義與勉同。故以勉釋率。爾雅

釋言云。濟。成也。故以成釋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

天吏也。注言諸至吏也。○正義曰。使從吏聲。故吏之義通於使。襄公三十年左傳。使走問於

朝。釋文云。使本作吏。段氏玉裁說文解字人部注云。水部。水吏也。吏同使。章指

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

也。衆夫擾擾。○正義曰。國語晉語云。范文子謂厲公曰。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廣雅釋訓云。擾擾。亂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

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正義曰。說文丸部

云。丸。圓也。傾側而轉者。置丸掌上。其轉易易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

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注乍暫至怵惕

傳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云。許戰不日。注云。許。卒也。廣雅釋詁云。暫。猝也。釋言云。乍。暫也。

乍與詐通。卒與猝通。乍暫卒三字轉注也。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劉熙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

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云。孺子。小子也。始能行而尚

無知識。不知井之溺人。故將入井也。國語周語芮良夫云。猶日怵惕懼慄之來也。注云。怵惕。恐

懼也。文選東京賦云。猶怵惕於一夫。薛綜注云。惕。驚也。驚即駭。驚駭。猶恐懼也。趙氏解梁

惠王上篇。隱其無罪為痛。說文心部云。惻。痛也。漢書鮑宣傳云。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注云。

惻隱。皆痛也。然則怵惕惻隱。謂驚懼其入井也。又哀痛其入井也。以隱之義已見前經文下亦自申明

之言。惻隱為仁。故略之耳。音義云。內本亦作納。納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於鄉黨朋友。皆為

人之事。故統之云非為人也。孔本作發於中。非為其人也。無情字。有其字。呂氏春秋過理篇云。

臣聞其聲。淮南子修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並云聲名也。禮記表記云。先王論以尊名。注云名

者。謂聲譽也。故以名釋聲。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

不能演用為行耳。注言此至行耳。○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謂人之性皆善。禽獸之性則不善也。禽

獸之性不善。故無此四者。禽獸無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為人之心。無論

賢愚。則皆有之矣。孟子四言非人。乃極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趙氏此注。深得孟子之指。不愧通儒。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繇曰。孟子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氏正義兼引入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於句首俱加入字。則四稱非人。竟爲指斥罵詈之辭。非孟子義。趙氏云。人但能演用爲行。正申明人必有此心。惟禽獸無之耳。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注端者至用之。○正義曰。儀禮鄉射禮注云。序

端。東序頭也。頭。首也。故端爲首。端與備通。說文備部云。備。物初生之題也。題亦頭也。故考工記輪人鑿端。注云。內題方有頭。可由此推及全體。惠氏士奇大學說云。大學致知。中庸致曲。皆自明誠也。中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爲曲。在心爲端。致者。擴而充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且言義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變也。舉仁舉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比者也。易曰立人之道。不與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經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自人道錫之天道。自人之德性錫之天道。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其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人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程氏瑛田孟藝錄論學小記云。仁主於愛。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忍則已去仁。已去仁則已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按義疏新書道術篇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不忍人之心。即是惻隱之心。惻隱爲仁之端。仁義禮智四端一貫。故但舉惻隱。而益惡辭讓是非即具矣。但有仁之端。而義禮智之端即具矣。

**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

使不爲善也。補人之至體也。○正義曰。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身。言必有也。毛氏奇齡說言

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於性。觀性之得名。專以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生於心爲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

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也。凡有端在

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注擴廓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

廣雅疏證云。說文擴。滿怒也。孫子兵勢篇云。勢如擴怒。太平御覽引子云。扞弓鞞怒。漢書吾邱壽王傳。十賊擴怒。顏師古注云。引滿曰擴。並字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氏注云。擴。廓也。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義亦與擴同。按說文弓部云。擴讀若郭。郭即廓。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是也。趙氏本作擴。以滿怒之訓。於此文不切。故以廓解之。即說

文讀若郭之義。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高誘注云。廓。張也。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開弓與擴怒義同。趙氏上注云。可引用之。引用即此擴矣。擴亦廣也。下注云廣大。即即謂擴而充之。淮南子說山訓云。近之則鍾聲充。高誘注云。充。大也。故以大釋充。擴而充之。即引而大之也。說文火部云。然。燒也。火始燒。泉始通。其勢不可遏止。故由微小而無所不至。翁人之有四端。既

知擴而充之。則亦無所不至也。惟無所不至。故放諸四海而民皆安保也。論語里仁爲美。苟志於仁矣。孔氏注。毛詩秦風苟亦無信傳。皆云苟誠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即安四海之民也。人不能事父母。即是不仁不義。無禮無智。雖愚蒙豈不知父母之當事。惟賊害其性。處至不能順於父母。趙氏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不能事父母。豈尙能保安四海。此言性善之切。可謂通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

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注矢箭至爲甲。○正義曰。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紅淮之間謂之箠。關西曰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矢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太平御覽引字林云。箭。矢竹也。箭爲竹名。可爲矢。故矢即名箭也。關監毛三本作函。甲也。音義出

鑿字。則鑿是也。武氏億釋甲云。鑿爲甲之屬名。釋名鑿鑿也。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鑿也。廣雅甲介。鑿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鑿也。世乃有以金制鑿之名。禮記疏言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鑿。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鑿鑿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爲名。儀禮既夕禮甲冑干笮疏。甲鑿冑兜鑿者。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故名鑿兜鑿。隨世爲名故也。億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鑿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鑿。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鑿。鄭氏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水出。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鑿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鑿。鑿所由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駉介旁旁傳云。介。甲也。秦風駉駉孔駉箋云。駉。鐵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僖二十八年傳。駉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駉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鑿。定八年傳。主人焚衛注云。衛。戰車。考淮南子覽冥訓大衛車。高氏注云。衛車大鑿著其鑿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衛於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鑿。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駉。邱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鑿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按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鑿亦以金爲之。此又可爲證。以見當時鑿之盛向如此。蓋必有所仿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鑿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蓋鐵墓。劉氏云。謂以鐵墓爲臂腫之衣。呂氏春秋貴辛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力多力者。吾兵燔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甬人爲甲見考工記。○注巫欲至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箴。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注云。衍讀爲延。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捷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禱禁之神號。男巫爲之招。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有記衍之禮。祝號掌於大祝小祝。而授男巫。是祝之事。巫爲之也。逐疫祝於未病時。除疾病祝於已病時。皆所以求活人也。惠氏士奇禮說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攻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男巫祝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歲時霽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終歲。小祝將事候禳。求遠畢疾。男巫祝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歲時霽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終歲。醫之用針石。巫之用楮藉。所救鈞也。梓人匠人。並見考工記。皆不言作棺。而宮室屬之匠人。棺槨。亦宮室之類。地官鄉師。及葬執畫。以與匠師御圍而治役。及窆。執斧以准匠師。注云。匠師主蒙匠。又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天子斷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桓楹。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空內之碑。匠師主之。則棺槨亦匠人所爲明矣。故儀禮既夕記云。既正柩。實出。塗匠納車于階間。注云。塗匠。塗人匠人也。匠人主載柩窆。雜記云。匠人執羽葆御柩。襄公四年左傳。定熒堯。初。季孫爲己樹六楨於柩。東門之外。匠慶請木。請木則棺爲匠所作。惟匠人作棺。故載柩御柩之事。皆匠人主之。此國之職事。而士大夫之棺。亦必匠人所作。故孟子爲母治棺。使虞敦匠事。此云作棺欲其蚤售者。則



主買棺者而言。蓋士庶之家。不能自治。必市於匠人。而匠人即以棺爲售。闕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卽孟子巫匠亦然意。孔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注簡

虞仁。○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東。擇也。說文手部云。東。東選也。東部云。東。分別簡之也。東古簡字。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

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爲智乎。注爲仁至智乎。○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體

之假。顏師古注云。給與也。謂天以仁給與人。使得長人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安宅是安居。

故云居之則安。禦。止也。莫之禦。是無止之者也。智。屬知。此言不仁是不智。故云不能知入是仁道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

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注惑也。○正義曰。智者不惑。上云不

矢人而恥爲矢也。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如恥之。莫如爲仁。如其恥爲人役

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

諸己而已矣。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仁者至己矣。○正義曰。禮記射

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此文蓋有所本。首言術不可不

慎。術承上矢函巫匠。則指藝術而言。藝術人之所習也。習於爭戰。則廉懼其民。如矢人之不仁矣。

所以習於爭戰者。以欲勝人也。故此以射爲喻。而戒其不怨勝己也。不特諸侯之習爭戰也。推之士

庶人。惟知利己損人。則時以伎害爲心。以爭勝於人。此不能勝。必多方乞助於他人。役於彼以求

伸於此。心日益刻。氣日益卑。苟始以正己。繼以反求。本無傾軋之心。無事屈。章指言各治其術。術

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尙書

曰禹拜謚言。

注尙書至謚言。○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魯縣謚曰。禹拜昌言。今文尙書作黨。趙注孟子引尙書。禹拜黨言。逸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張平子碑。黨言九

階。刺寃碑對策嘉黨。皆昌言字之假借也。至於謚言亦見漢人文字。字林。謚言。美言也。此又因黨言而爲之言傍。謂之正俗字可。盧氏文昭校逸周書祭公解云。黨謚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

直言也。注謂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元注大舜至者也。○正義曰。阮氏

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元校勘記云。虞帝也。國監毛三

本。孔本韓本同。唐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後人或刪舜。或改爲帝。論語子罕篇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是孔子稱舜巍巍。而巍巍之爲

大也。云於子路與禹同者。趙氏以善與人同之人指子路與禹。謂舜之善在舍己從人。而舍己從人。此舜之善與子路禹同者也。經文善與人同在上。注倒言之耳。按周易同人象傳云。同人。柔得位乎

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惟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亨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同人者物必歸焉。同卽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善與人同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知矣乎。舜好問

而好察。選言。隱隱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兩端。人之兩端也。執兩而用中。則非執一而無權。執一無權。則與人異。執兩用中。則與人同。執一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

從乎己。通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意林引尸子云。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之威德也。禮記大學篇引秦誓云。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樂人有善。則無他技。無他技是不爲異端。不爲異端。是善與人同也。舍己。卽子路之改過。從人。卽禹之拜昌言。聖賢之

舉。不過舍己從人而已。孟子闢楊墨。以其執一。此章發明專己執一之非也。自耕稼陶漁

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

注舜從至爲善。○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備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

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舜耕稼陶漁之事也。爾雅釋詁云。讓。謀也。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今大禹棄稷篇不存。唯存皋陶謨。篇既拜皋陶之言。帝乃命禹亦昌言。又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及皋陶拜手稽首臚言。虞元首叢勝之歌。而帝且拜而俞之。可爲舜取善謀之證。乃此其爲帝時也。孟子則謂言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舍己從人之證。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當如是。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

也。與人為善。翁云善與人同。而上言善與人同。而下申言其所以同者為舍己從人。舍己從人。即是樂取于人以為善。是取人為善。即是與人同為此善也。莫大乎與人為善。此為之舍己從人所以大也。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眾者無廢功也。爾由采善於人。○正義曰。惜子春秋繁露云。春秋采善不遺小。

○故曰至功也。○正義曰。桓寬鹽鐵論刺議篇云。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周氏廣業云。文選注有計及下句。豈此二語皆外書之文。而趙稱之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

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

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爾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

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此讓國而隱居之事也。毛詩角弓如塗塗附傳云。塗。泥

也。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灰。死火餘燼也。然則炭為燒木已燼之名。但未成死灰。而已無火

矣。本經火燒未灰。其黑能汚白。故趙氏以墨釋之。諫文公上篇面深墨注云。墨。黑也。王氏鳴臧

向書後辨云。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於爐炭之炭。周氏柄中辨正云。若是炭火。

方言泥浼。浼。塗也。自關而東。或曰塗。或曰泥。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或曰塗。塗與汙同。孟子

春秋薛俗。不優於利。高誘注云。優。汚也。漫浼。並與浼通。莊子讓王篇云。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

不知避之以潔吾行。呂氏春秋誠廉篇。塗作漫。漢書王尊傳云。塗汚宰相。權辱公卿。汚塗。漫義相

是故諸

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己。○注：屑，潔也。詩云：不我

屑已。伯夷不挈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正義曰：挈，與

潔同。楚辭：招魂篇云：股幼清以廉潔。今注云：不汚曰潔。引詩者：邶風：谷風第三章。○正義曰：已，作己。古已

以爲。毛傳云：屑，潔也。箋云：言君子不復潔用我。蓋不我屑以。謂不以我爲潔而用我也。此不

屑就。謂不以諸侯爲潔而就之也。言不忍就見者，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即耐。故廣雅釋言云：

忍，耐也。既以爲汚，故不耐就之矣。毛詩：大雅：蕩篇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蠅如螭，如沸如

羹。小大近喪，人向乎由行。內憂于中國，覃及鬼方。此言商紂失道，其變然惡行，延及中國之外。

至於遠方諸侯，是當時諸侯，皆化于紂之不善，多黨紂而爲暴亂大惡。所謂詢爾仇方，如虞芮未質

成之先，則爭田而訟。此不義之小者。文王所伐，有犬戎密須阮，但其善邪孟莒等，皆不義之國。不

獨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殘虐不中，分財不均，百姓盡力不得衣食也。故云：殷之末世，諸侯

多不義。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

不悶。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注：柳下惠，魯公

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悶，懣也。云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汚我

也。○注：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悶。○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或作送，或作失。皆音

也。○注：逸，音義出阨窮云。本亦作厄。按說文：兔部云：逸，失也。人部云：佚，佚民也。逸佚失二字

古通。此云遺佚，卽遺失也。柳下惠是賢，而魯不能得之，是遺失之也。一切經音義引董頴書云：

厄，困也。漢書：翟義傳集注引晉灼云：阨，古厄字。阨窮卽困窮。由遺佚至於困窮也。文選：嵇康絕交

之褻也。見美也。內則不有敬事。不致袒褻是也。其去衣見體。亦謂之袒褻。鄭風大叔于田篇。注楊暴虎。爾雅云。禮褻肉褻是也。禮與袒同。毛氏奇齡經問云。沈玉亮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致袒褻。夫袒褻深程。見於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褻屬敬事。鄭康成注。則云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則袒與褻有何容飾。經與注皆不可解。曰往讀樂記云。周旋褻褻。禮之文也。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褻。又云。裘之褻也。見美也。君在則褻者。盡飾也。此所為褻。謂褻衣褻裘。使美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褻稱褻。截然不同。袒褻見美。本為文飾。而即以之為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致袒褻兩相發明。蓋袒褻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褻者。事父母之情也。然則何以同一袒褻。而一以為褻。一以為敬。曰。袒褻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褻。有加衣之袒褻。去衣之袒褻。如射禮袒袂。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褻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褻。則斷風衣錦網衣。裳錦網裳。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褻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褻。則其美見焉。又有褻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綸衣。狐黃加黃衣。余裘加縵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褻之而美見。褻則揜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褻裘而弔是也。去衣之袒褻為褻。加衣之袒褻為敬。明有分別矣。○注柳下至我邪。○正義曰。春秋釋例世族譜云。展氏。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孫。魯公族夷伯展氏。祖父展禽。食邑柳下。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命以字為展氏。注云。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僖公十五年左傳云。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注云。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二十六年左傳云。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注云。柳下惠。國語魯語云。齊孝公來伐。誠文仲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注云。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獲。展禽之名也。是為魯公族大夫也。又魯語海鳥愛居篇云。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注云。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莊子盜跖篇。稱孔子與柳下季友。國策齊策顏闔對齊宣王。亦稱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則季為字也。文選陶徵士詠注。引鄭氏論語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淮南子說林訓。柳下惠見鉛。高誘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柳下有此二說。趙氏同。高誘說以為號也。號如史記呂尚號曰太公望。荀子南郭惠子居南郭。因以為號是也。惟名獲字季。而趙氏以為名禽字季。未知所本。孔氏左傳正義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是也。隱。藏也。以。用也。不隱己之賢才。謂不肯自蔽晦其賢才也。必以其道。是必欲行其道。韓非子難三云。故羣公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鹽鐵論刺權篇云。受祿以調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為文。魏成子之所以為賢也。樞夫論明闇篇云。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此隱賢謂隱蔽賢人。與趙氏義異。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憊。注云。憊。憂也。漢書佞幸石顯傳。憂滿不食。注云。滿。讀曰適。說文心部云。悶。適也。鬼谷子云。憂者。閉塞而不泄也。然則憊即憂悶。凡憂悶不能泄則憤。故適又訓憤也。善已而已。解我為我。惡人何能汚於我。以惡人解袒褻深程之人。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  
屑去已。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  
而止之。謂三緇不暫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疏注由由至潔也。○正義曰。廣雅釋訓云。浩浩。油油。  
爲大氣。注予然後浩浩。然有歸志。云浩浩。心浩浩。有遠志也。遠與大義同。楚辭懷沙云。浩浩沅湘。王逸  
注云。浩浩。廣大貌。是也。此由由爲浩浩。亦謂其不似伯夷之隘。而寬然大而能容也。乃油油本新生之  
狀。詳見前油然作雲。而禮記玉藻云。三爵而油油然。注云。油油。悅貌。史記微子世家云。禾黍  
油油。索隱云。油油。禾黍之苗光悅貌。油油爲悅。故韓詩外傳引萬章由由然不忍去也。作愉愉然  
不去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喜色由然以生。由爲生亦爲喜。喜悅。生之象也。流動。生之機也。  
水生則流。物生則悅。禾黍之油油。猶云木欣欣而向榮也。列女傳賢明篇云。柳下惠處善。三黜而  
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廣乎。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  
我。彼避深。我能安。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其妻諫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我爲  
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善。屈柔從俗。不強察。蒙恥救民。德彌大。令。雖遇三黜。終不被令。懼  
涕君子。永不厲令。嗟乎惜哉。乃下世令。庶幾避年。今途逝令。嗚呼哀哉。魂神准令。夫子之諡。  
宜爲惠令。門人從之以爲諱。此與孟子相表裏。兩言油油。其云油油之民。卽謂此生生之民。與下  
將陷於害相貫。害則將戕其生矣。故憂之而救之。惟憂民救亂之心切。故不憚委蛇容忍。周旋補救  
於其間。所謂進不隱賢。必行其道。謂不蔽此憂民救亂之才。欲行此蒙恥救民之道也。推此裸裎之  
人。卽害民之人。彼自害民。所爲爾爲爾我爲我也。因其人害民而禦身遠去。則不與之  
偕。因其人害民而詭隨阿附。則與之偕而自失。惟惠則油油然救斯民全其生者。與此害民之人並  
處於朝。彼焉能死我。蓋我染其所爲而附之。則彼能死我。我以救民者補救挽回其害。則與之偕而  
不自失。彼焉能死我哉。不自失。所以不能死。必行其道。所以三黜不去。以兩油油相例。則油油  
卽由由。由卽生生矣。趙氏此解袒裼裸裎四字。而云與惡人同朝。卽使脫衣露體。何致遂爲惡人。  
且惡人居朝。亦豈脫衣露體。則趙氏明本列女傳爲說。以此袒裼裸裎。卽指陷害斯民之人。故以一  
惡字明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春無殺伐。無割大陵。錄大術。注云。裸。謂焚燒令蕩然俱盡。周  
禮大司徒以虎豹也羸物。列子以豹爲羸。羸。卽裸裎也。然則柳下惠所云裸裎。假借脫衣赤體。  
以喻害民者之割剝。猶管子以焚燒爲保也。荀子論兵篇云。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  
也。路賣者也。注云。路。暴露也。賣。讀爲袒。讓上下不相親。露袒與怠慢並言。亦假借之言矣。  
故爲惡人也。若徒以赤體之人。而以爲焉能死我。此卽尋常之論。亦豈見有爲赤體之人死者。  
有禦身去亂。不知執一已倖直之名。而以軍國生民之重。一任諸暴小之爲。莫或救止。則亦豈得爲

懼哉。故位不以去為懼。而悠游下位。是為以矯潔為高者示之歸也。孟子舉一伯夷以戒人之輕進。舉一柳下惠以戒人之輕退。豈徒然哉。阮氏元校勘記云。謂三黜。闕豎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義出絀字。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人之污來及已。故無所含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

**隘**注伯夷至評之。○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隘或作阨。或作阨。並為糖切。文選吳都賦。邦有嶮阨。劉逵注云。阨。小也。嶮阨即嶮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書母選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解隘不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為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為不恭。以君子不由為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為聖之清。惠為聖之和。夷惠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為隘不恭。故葢母選易趙氏義云。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為隘。如是為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為。則夷不為隘。惠不為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幸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所本矣。○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

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翟氏繼考異云。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見古別典。○三里至利也。

○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隘或作阨。或作阨。並為糖切。文選吳都賦。邦有嶮阨。劉逵注云。阨。小也。嶮阨即嶮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書母選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解隘不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為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為不恭。以君子不由為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為聖之清。惠為聖之和。夷惠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為隘不恭。故葢母選易趙氏義云。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為隘。如是為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為。則夷不為隘。惠不為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幸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所本矣。○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

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翟氏繼考異云。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見古別典。○三里至利也。

○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隘或作阨。或作阨。並為糖切。文選吳都賦。邦有嶮阨。劉逵注云。阨。小也。嶮阨即嶮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書母選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解隘不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為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為不恭。以君子不由為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為聖之清。惠為聖之和。夷惠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為隘不恭。故葢母選易趙氏義云。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為隘。如是為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為。則夷不為隘。惠不為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幸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所本矣。○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

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翟氏繼考異云。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見古別典。○三里至利也。

○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隘或作阨。或作阨。並為糖切。文選吳都賦。邦有嶮阨。劉逵注云。阨。小也。嶮阨即嶮隘。小猶狹也。文選注引晉書母選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解隘不恭與趙氏同。而其不同趙氏者。趙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為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為不恭。以君子不由為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為聖之清。惠為聖之和。夷惠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為隘不恭。故葢母選易趙氏義云。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是為隘。如是為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為。則夷不為隘。惠不為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幸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趙氏之義。固有所本矣。○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

○正義曰。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國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殺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爲外城。猶棹爲外棺。開廣二里。已不爲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倍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灼言五里之郭。必非誤。按戰國策齊策紹勃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田單又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皆指即墨而言其城郭之小。七里五里。侯固未可拘也。臧氏若瓊釋地又續云。左傳疏曰。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尙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也。尉繚子天官篇云。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此言東西攻不能取。即所云環而攻之。呂氏春秋愛土篇云。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高誘注云。環。圍也。謂周旋圍繞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春官籥人。九日巫環。註謂筮可致師不以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注天時至屬也。○正義曰。時。十二辰地支也。日即十日。天干也。太元元數篇云。五行用事者壬。壬所生相。故王應麟。王囚壬所勝。死。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水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論衡難歲篇云。立春艮王應相。巽胎離殺。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此王相之說也。史記龜策列傳云。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甲申旬中無亥。亥寅爲虛。甲子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孤虛之說也。周禮春官太史職。太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虞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替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主天道周時。術士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神寓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云。天道遠。人道邇。竊焉知天道。然其時則循以天時爲天道。至孔子贊易。明元亨利貞爲天之道德。言天道虧盈而益謙。言立天之道德。曰陰與陽。立地之道德。曰柔與剛。立人之道德。曰仁與義。而天道乃明。城孟子以天道與仁義禮智並言。而此五行時日之術。別之爲天時。而天時天道乃曉然明於世也。

城

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



利不如人和也。國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

是也。國記注有堅至是也。○正義曰：破之走者，解委而去之。走字釋去之矣。委無破義。阮氏元校勘是也。國記云：岳本破作被。淮南子精神訓云：委物而不利。高誘注云：委，棄也。漢書地理志千乘

郡被陽注。葛引如淳云：一作被。音罷。軍之罷，罷即被。國語周語注云：棄，廢也。禮記中庸字餘而廢注云：廢，猶罷止也。表記中道而廢注云：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趙氏當作被

之走者。蠲被為被。傳寫誤作破也。罷而去之，即棄而去之也。岳本得之。引衛懿公之事。見閔公二年左傳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戰。是其事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國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道德也。

住域民居民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土，君子也。史記禮書云：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廷也。人域，是城土君子也。毛詩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有是即域是。

索隱云：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亦弗居也。上言宮廷下言域，故知域是居。與趙氏同也。關氏若璩釋地云：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為國。寡人民，酒糧業頌商。而人物始輻奏。先發端云：古

者有分土無分民。顏師古注：無分民者，謂疆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頌風之詩：逝將去矣，

論語之書：襁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按

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勝抵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以法禁之，使民止於此居也。以德懷之也。未嘗禁之而民自止於此。亦居也。居民不以封疆之界，謂止民不以法禁之。以德懷之也。居此民則止

此民。止此民。即有此民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

嚮不平。君子之道，費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得道至勝矣。○正義曰：音義云：寡助之至，至或作

君。即解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主，即是得道之。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

君也。有不戰，不當戰也。當戰則戰矣。當戰則戰。所以必勝。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

丘民為天子也。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於齊。處賓師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

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

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注王欲至見否。○正義曰。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

如大夫入。註云。如讀若今之若。廣雅釋言云。如。若也。云若言者。爾雅釋詁云。圖如饋謀也。

釋言云。饋。圖也。饋。若也。然則如與若義同。而如之為謀為圖為饋。與若之為饋為圖為。寡人

如就見者也。即寡人圖就見者也。釋詁又云。饋。言也。趙氏疊若言二字釋如字。謂如者。若也。言

也。若之為如。不必為圖就見之義。必疊言字。則其為饋為圖。了然明白。此趙氏訓釋之精也。或訓

如為往。不及趙氏遠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字亦與將同義。圖氏若穰釋地三續云。古者雞鳴

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

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注云。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

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奚別焉。朝將視朝。上朝字當讀住。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

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按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又云。太

陽中風。畜畜惡寒。振振惡風。此云不可以風。則是惡風。惡風而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

經疾也。趙以云寒疾不可以風。故以為惡寒之疾。高誘

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多云。識。知也。故以不知解不識。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

弔。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為不可。注東郭至日也。○正義曰。史記

云。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是齊有東郭氏為大夫家也。翟氏顧考異云。韓詩外傳云。孟子

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誦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

石君。應其人耳。按東郭先生。蓋住居東郭。未必即東郭氏。此明稱氏為大夫家是也。文選悼亡詩

注。引蒼頡篇云。昨。隔日也。廣韻云。昨。隔一宵也。昔之訓為久為舊為往。則隔隔日以前。俱

謂之昔。孟子辭疾僅隔一宵。故云明日出弔。下計隔日為明日。上計隔日為昨日。故以昔者為昨日

也。莊子齊物論云。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釋文引向秀注云。昔者。昨日之謂也。與趙氏此注同。阮

氏元校勘記云。今日弔。圖監本孔本韓本同。應本毛本日作以。形。日。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近之讀。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今下古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日。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何不弔。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王以孟子實病。遣人

將醫來。且問疾也。子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

禮云。有負薪之憂。注孟仲子至者也。○正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維天之命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闕宮傳云。孟仲子曰。是祿宮也。

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薛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

以爲說。曹氏之升據餘說云。孟子且不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子庸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也。至序錄所稱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者。

當別是一人。按東萊讀詩記。引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既引徐整說。謂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

倉子。薛倉子授扁妙子。扁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又引一說云。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後一說同於陸氏。而

仲子於孫卿中間。多一根牟子。皆不言孟仲子受學於子思。孟子。趙氏謂爲孟子從昆弟。必有所出。今未詳矣。禮記樂記云。病不得其衆也。注云。病。憂也。是憂卽病也。引曲禮者。見禮記曲禮下

篇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是也。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數人要

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

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景丑氏。○正義曰。翟氏類考異云。漢書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稱景丑爲

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卽著書之景子

也。孟子宿於其家。蓋亦以氣誼相合。往焉。○注而心不欲至朝。○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賈氏疏云。趙氏言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

是也。趙氏言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至朝。蓋是時王未視朝。或已視朝而退。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

故宿於景丑氏。而以所以辭疾之故告也。考文古本心作必。非。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

也。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注云：惡者深嗟嘆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爾。注云：語之辭也。○正義曰：云爾。分言之皆語詞也。文選古詩。故人心尙爾。注引字書云：爾。詞之終也。疊云爾兩字。是終竟無疑之詞。故爲語絕也。我非堯舜之道。不

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

豈如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

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

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注景子至或焉。○正義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解否非此之謂

自當將之緩聲。近時通解。謂將朝即指孟子將朝王而言。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

而起。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又云：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驅。在外不

俟車。曲禮注云：應辭唯恭於諾。論語鄉黨篇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集解云：鄭曰：急趨君命。

行出而車駕隨之。趙氏言無諾而不至。與唯而不諾義異。云輦車就牧者。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

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

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注云：輦謂人挽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

馬也。出車就馬于牧地。趙氏撮其辭。音義云：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通與皆

同。此宜與亦如字。翟氏顯考異云：書齋夜話曰：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即可

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爾雅釋詁云：宜。事也。故以事釋宜。宜與夫禮。謂夫子之

事。與禮所云。若不相似。趙氏讀與如字。孫奭謂宜與如字是也。丁讀宜與爲句。非也。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宜。猶殆也。成二年左傳：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孟子公孫丑篇：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滕文公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又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離婁篇：宜若無罪焉。盡心篇：宜若登天然。齊策救趙之務。宜若奉餽。魏沃煥釜。宜字並與殆同義。曰：豈謂是與。會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會子言

之。是或一道也。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

不嫌晉楚之君。嫌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

王乎。注。嫌少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歛。少也。說文。歛。食不滿也。襄二十四年

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噉。范寧注云。噉。不足貌。韓詩外傳作饑。廣雅釋天作歛。孟子公

孫丑篇。吾何嫌乎哉。趙岐注云。嫌。少也。逸周書武稱解云。爵位不謙。田宅不虧。並字異而義

同。翟氏顯考異云。呂氏春秋魏文志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

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經義於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三者天下之所通每

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哉。注。賢者長者有德有齒。○正義

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向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德是向賢。齒是尊長。故云賢者長者。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注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注有所興為之君。

也。興。亦作也。故以興釋為。○注王者師臣。霸者友臣。○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亡。又堯問篇引中離之言云。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

為謀而莫己若者亡。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

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注言師臣者王。桓公能

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向。

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

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敕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注醜類至教

者。○正義

曰。禮記哀公問云。節醜其衣服。注云。醜。類也。是醜之義為類。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掩醜。掘絳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曰絳。或曰掘。東齊曰醜。按掩奄古通用。詩周頌奄有四也。毛傳。奄。同也。醜訓類。類亦同也。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向。趙岐注云。醜。類也。以方言證之。於義尤明。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齊。等也。絕。僅也。故以等釋齊。相類相等。則不能相過矣。廣雅釋詁云。教。教語也。是教與教義同。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教。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教。教之使不敢慢。是我所使役之才也。禮記內則云。降德於衆兆民。注云。德。猶教也。當時諸侯無德可言。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己是以不往也。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回。君子至為志。○正義曰。毛詩大雅。夙德不回。傳云。回。傳云。回。德也。小雅。其德不回。傳亦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也。注云。古者至兩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黃金萬鎰。高誘注毛二本誤作二十四兩。阮氏元校勘記云。唐本考文古本孔。本鎰本作鎰。二十兩也。作二十兩。乃與為巨室章合。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予何為不受。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

注贐送至之贐。○正義曰。或氏庸述其高祖琳經義雜記云。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贐。辭曰。贐。贐。文選魏都賦。贐負贐。劉涓子注。贐。贐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蒼頡。贐。財貨也。赫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贐。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贐。知孟子本作贐。今作贐。乃俗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贐。會禮也。以財貨為會合之禮也。或假進為之。如漢高紀曰。蕭何為主吏。主進。是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聞戒。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魏之。我何為不受也。

當在薛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歷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公羊哀四年注云：滕薛依蔽。此春秋之薛也。史記孟嘗君列傳：齊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子文代立。續漢志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注引皇覽曰：靖郭君家在城中東南陬。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為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閱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是以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至田文直稱薛公。蓋不特大都稱國。其名數亦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文公聞築薛而恐是也。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鄭。而太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鄭魯殊。則地近鄭魯又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疑。但梁宋接壤。史記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鹿。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為今陶之浚儀。陶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魏太子申之攻齊也。過宋外黃。高誘曰：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過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鄭。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鄭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云：又絕糧於鄭薛。因殆甚。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俠好人之前。其子弟已多暴桀。異於鄭魯。故惡孟子欲害之耶。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阨於陳蔡者耶。是皆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輩。皆所往還。寧獨遺一田嬰。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避禍。而餽金以共困乏。亦東道主之義也。紅氏永春經補義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宣王時。即孟嘗君田文也。○注戒有至受也。○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戒。警也。從升持戈以戒不虞。○注並云：戒。備也。說文云：不虞之為。猶作也。趙氏以作兵釋為兵。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兼金不顧。○正義曰：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問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朝以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注平陸至

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注平陸至

正義曰。毛詩鄭風在彼之都傳云。下邑曰鄙。不言王之爲都者。平陸是都。故云下邑也。秦風無衣云。王子與師。修我矛戟。序云。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宣二年左傳云。靈輅爲公介。倒戟以擊公徒。韓非子勢難篇云。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戰國策秦策云。楚地持戟百萬。是持戟爲戰士也。戎昭果毅。亦見宣二年左傳云。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與也。軍法以殺敵爲令。故宜聽之常存於耳。若易之則殺。此失伍是不聽政令。故當殺戮之。國語與語云。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是失伍者當殺也。鬪氏若環釋地云。史記商君列傳。持茅而操亂戰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尙武備。多恣變生於不側。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貨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云。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周氏稱中辨正云。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密平陸。監志。齊之西竟。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運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又西南運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則東平陸爲厥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爲一耳。

曰不待三

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

轉注

轉至壑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高誘注云。轉。棄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不得埋曰棄。謂棄之於野也。國語吳語云。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註云。轉。入也。入於溝壑。亦謂無以送死。與轉尸之義同耳。周書大聚解。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注云。傳於溝壑。惠氏棟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幣而無轉。高誘注云。轉。讓作傳。鹽鐵論鹽有篇云。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盧氏文昭舉書拾補云。當卽近世以舊用之棺。賣於人者。按文學對云。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卽用周書。與淮南主術同。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



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

注云。牧地。○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在萬民。四曰藝牧。養著鳥獸。賈氏疏云。載師云。牧田。賞田在遠

郊之地。鄭注云。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非畜牧之地。但牧六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處。即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國語周語云。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注云。國外曰郊牧。

放牧之曰。此則距心之罪也。注云。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

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也。為都。始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

注云。姓至其罪。○正義曰。前自稱距心是名。此加孔字。知是姓也。為。治也。為都。猶論語言善人為邦。能以禮讓為國。呂氏春秋舉難篇。言說桓公以為天下。淮南子叙真訓。言與造物者為人。是即

治都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釋地又續云。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直以曲沃證。莊二十八

年宗邑無主。閻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雖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墜三都。是非爾雅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乎。以言釋都者。亦見廣雅釋詁。漢書曰后紀云勃向恐不勝。未敢誦言諫之

注引鄭展云。誦言。公言也。說文言部云。誦。誦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訓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發端為言。答述曰語。蓋訓誦言語四字。分言之

義別。單舉之義。誦可訓誦。亦可訓言矣。毛詩公劉傳云。直言曰言。直。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

言即公言。為王誦之。為王直言之。與孔距心語為王述之。即是倍誦之也。

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注云。人臣至祿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所謂大

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退。專祿以周旋。職也。哀公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退。引詩者。魏風伐檀篇文。毛傳云。素。空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何為素餐。素者

費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宜默之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漢書鮑宣傳上書云。以拱默尸祿為智。顏師古注云。尸。主也。不憂其職。但言食祿而已。又賈禹傳上書云。所謂素餐尸祿。皆朝之臣。尸祿。猶云專祿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未可以言與。○**蜚蜚**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

孟子見蜚蜚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賈

之也。○正義曰。揚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靈龜。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此石經當是蜀中所刻。說文蜚字重文有取。其籀文从氏从鼓。疑龜爲龜字之譌也。周氏若璣釋地

云。靈邱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取齊於靈邱。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邱。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

取臨淄。加以蜚蜚去王遠。無以激王。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爲邊邑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邱。以葬武靈王得名。卽今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邱。皆其地。往史

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固有靈邱。胡三省注齊靈邱。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江氏永寧經補義云。蜚蜚靈邱。趙岐注云。齊

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卽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邱。正是漢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

未知何據。士師爲刑官之屬。在大司寇小司寇下。是爲治獄官。五戒者。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劓。用諸國中。五曰箠。用諸都鄙。注云。先後猶左

右也。五戒皆告語於民。使不犯刑罰。則士師得掌刑獄之言語。但五戒下告於民。推之則刑罰不中。亦可上諫於君。故引以爲可言之證也。

**蜚蜚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三諫不用。致仕而去。○禮記曲禮下云。爲人臣之

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休注云。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

**齊人曰。所以爲蜚蜚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蜚蜚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

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注我不見其自爲謀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自知篇云。知

如是。則亦必自爲謀。特吾未見之耳。○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注公都子至子也。○正

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國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乎。綽綽皆寬也。注官守至寬也。〇正義曰。漢書谷永傳。丞對曰。臣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遷至北地太守。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承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果力盡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

淮南子傲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師賓之位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學記云。君子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向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向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向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師下

堂南面而立。師向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向父西面禮書之言。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遇太公於涓之區。載與俱歸。立爲師。此不臣而師之事也。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聚寡。以禮禮賓之。注云。

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元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以賓之。呂氏春秋高義篇云。屈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程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以賓寡人久矣。釋

文引李氏云。賓。客也。然則凡賢能威德之士。未食君祿。俱爲賓。此賓之事也。孟子之威德。起爲諸侯師。而仕不受祿。所以爲師賓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山東之國號齊強大。其地勢雄

於天下。宣王侈然有撫蒞華夷之意。昭條文學辭學之士。以爲國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始至境。問蔡而入。然未卽見王也。雖平陸。與大夫

孔距心善處焉。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必有異。使人觀之。而孟子終守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旣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廡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

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鮪聞易牛之事。喜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

子卽語以王道。王雖自言不能進。而敬禮有加。奉爲賓師。班視列大夫。前後進說甚多。所陳必

堯舜之道。王稍稍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願左右而言也。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自齊葬魯。棺

槨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後竟因此爲臧倉所毀。事畢反于齊。止于贏。旣免喪。自范之齊。見王

于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

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邱蒙益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

發。躍如也。願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驪方駿幸用事。進爵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怠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

擊。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會燕王喻讓國子之。齊伐燕。王謂天與不可不取。于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置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

聽。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悔。有陳賈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譎傳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  
處詐不情好論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有以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  
知。漫以紙蠶之義屬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國。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卽有故  
而去。亦豈小丈夫之悻悻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王卒不改。猶欲以授室萬鍾。  
饋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卒無善於留行者。及出畫而終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此則愛  
君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  
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  
願見顏色。承風旨。子敖驪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然出弔于陳。朝夕進見。欲一與言行事而  
不可得。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孟子獨否。卒亦不能加惡焉。同寮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  
嘗往來。不必其遊。至若不孝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則不之信。則更有察之衆好衆惡者。  
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加卿相。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  
亦可見其久居於齊也。毛詩小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  
裕貌也。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釋文引馬注云。裕。寬也。是綽綽。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  
皆寬也。闕孟毛二本作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舒緩亦寬也。武仲兩行而不息。段干木偃蹇而式閭。  
臧武仲兩行而不息。○正義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襄  
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雨。馭御叔。御叔在其邑。注  
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注  
云。言御叔不任使四方。此引以爲執職者劣證也。武仲有官守。當使四方。故雖遇雨不敢止息。所  
以爲劣。廣雅釋義云。劣。鄙也。翁云食肉有鄙也。○段干木偃蹇而式閭。○正義曰。呂氏春秋尊  
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黽也。學於子夏。高誘注云。黽。僇人也。期賢篇云。魏文侯獨段干木  
之閭而賦之。其僕曰。君胡爲賦。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賦。且吾聞  
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  
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  
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與兵欲攻  
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  
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高誘注云。閭。里也。賦。伏軾也。又順說篇云。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  
偃蹇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注云。段干木偃蹇以安羈。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蹇。故曰未知。  
淮南子修務訓云。段干木閭門不出以安秦魏。所述事與呂氏春秋期賢篇同。文選班孟堅幽通賦云。  
木偃蹇以蕃觀令。左太冲魏都賦云。閉居隘巷。室適心適。富仁寬義。職說弗羅。千乘爲之賦盧。  
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又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蹇隨魏君。趙氏云。偃蹇卽偃  
息也。引此以爲藉道者優之證也。謂段干木無官守之職。故優裕而閉居偃蹇於隘巷之閭。致魏文侯過而賦之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

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驪爲輔

行。輔。副使也。王驪。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

相比也。注孟子至滕君。○正義曰。告子下篇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嘗爲齊卿也。劉氏

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云。蓋分原邑而共

食之。傳二十五年狐溱爲原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咸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

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牛爲王朝之下邑。王驪治之。以牛爲卿族

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蓋。本注云。臨樂于山。涿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滎

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卽此蓋也。毛氏奇齡改錯云。明稱齊卿。且云位不小。古侯國卿。有左

師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驪是右師。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

沈氏。以食葉名葉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趙岐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

必不當與蓋大夫作同時稱耳。宋向戌以左師而食采於合。春秋傳名合左師。則此蓋大夫。卽直云蓋

右師。何不可焉。周氏栢中辨正云。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治邑之大夫。傳二十五年傳。晉趙衰

爲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衰爲卿。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爲卿也。楚僭號。縣尹俱稱公。如申公鄫

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爲令尹司馬。以老於葉。故始終稱葉公。比固不可爲列者。王驪

爲蓋大夫。猶距心爲平陸大夫。陳紹緩燧屏解。引徐伯聚云。經文明言孟子爲卿。驪爲大夫。則公

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按此說是也。趙氏言王以蓋邑之大夫王驪爲輔行。輔是副使。是時孟子

以卿爲正使。驪以大夫爲副使。凡一切使事。驪宜聽命於孟子。乃驪則自尊而行。此丑所以問也。言夫

子以卿爲正使。位不爲小。何得聽其自專而不與言。故孟子所答云云。趙氏於齊卿之位二句不注者

。正以此卿位。卽孟子爲卿之卿。不必更注。而下言驪專知自專。則孟子之不與言。正非徒以不悅

其爲人而不與相比而已也。出弔於滕。趙氏云。出弔滕君。按滕定公葬。孟子時居鄒。非此爲齊卿

時也。季本孟子事蹟圖譜云。其與王驪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

。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段始終之大禮也。事雖無據。可存以備參考。

或謂卽滕定公之喪。則謬矣。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已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已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已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已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已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已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已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已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已

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諍於人也。

注既已至人也。○正義曰：毛詩周南。

既見君子傳云。

既已也。

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

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貴公篇作無或作好。高誘注云。或。有也。小雅天保篇。

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之言有也。此或訓有之證。禮記曲禮。若夫坐如尸。注云。言若欲爲丈夫也。禮弓云。夫猶賜也見我。釋文云。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即伯高。文云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魯言此二人也。昭公十年左傳云。喪夫人子力。注云。夫人謂子昆。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何。注云。夫人謂季孫。此孟子稱王驪爲夫。趙氏以夫人解之。其義一也。驪原爲副使。而自專行事。孟子若與之言謙卑。則轉似爲驪所帥。高亢。則又似忌其撓權而爭之。故爲往反千里。一概以默而不言處之。既不曾使司其職。我統其成。又不致以伺問之嫌。陰成疑隙。孟子與權臣共事。所處如此。若驪果以孟子爲之主。事事請問而行。則孟子豈拒之不言乎。丑因驪自專行事。疑孟子當言。孟子因驪已自專行事。而以爲又何言。丑以孟子驪位不小於驪。疑孟子當言。孟子正以驪位不小於驪而不必言。至驪爲詭人。孟子不悅與比。此丑所知之。苟孟子徒以其詭人不悅與比而不言。則亦狹隘者所有。非大賢之學矣。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驪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

至解也。○正義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皆論語文。闕本以道不合者不相與言。諷入注中。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

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

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美然也。

注孟子至然也。○正義曰。願氏炎武曰。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絕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贏。而充虞乃得承問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卽出赴齊。聽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

何以教讓世子哉。闕氏若斐釋地云。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云。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含祔。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贏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驗竟爲壞位。鄰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歸國至齊境上爲壞位。成禮於贏。畢將遂反也。郝氏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贏句。贏。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一六三

侯於巖。杜注云。巖今泰山巖縣。按巖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臨淄濰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廟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且衰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孝喪來歸。皆成或勿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哭。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亦有微乎。余曰。微之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櫬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葬。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顯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以目前日耶。或謂曰。充虞蓋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球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鄉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充虞亦猶是耳。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耳。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用綢絕。曰。股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毛氏奇齡經問云。孔子嬰姪而赴季氏之喪。孟子甫葬即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循臆斷者。先仲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於魯者。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於魯。戰國游士。多家於寄。以孟母媵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借出。處必借處。未有拋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據矣。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於齊。反者。反哭之反也。且本文序事原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還魯。則葬當三月。未有甫還魯即葬者。亦未有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還葬於魯者。是必斂尸殯堂。蠶材井椁諸節。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葬於魯。故甫葬而即反齊。以亡者嚙故尙在齊也。近儒閻翊邱云。葬魯反齊。當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爲葬云云。吾仍以孟子本文解之。其曰止巖而充虞問者。謂充虞之問在止巖時也。然則何故止巖。以反於齊也。何以反齊。以葬於魯也。然則此止巖接葬魯時矣。若在三年後。則直以充虞問曰記作起句。與陳球問曰正等。何必序自齊反齊諸來歷乎。且充虞明曰巖虞不敢請。今顯有請。兩請相接。正頂巖字。謂大斂時也。三年後不嚴久矣。其所以不敢請者。以三年不言。故初非以三年嚴故。何必又接此句。若以孝子喪親言不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爲據。則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人殊。孝經云。言不文。謂不飾語詞耳。非不言也。若曲禮居喪不言樂。第不言作樂之事。而他事皆可言。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則他事自可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人。非謂言事與答問皆當絕也。至問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得對。齊衰。對而不言。比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齊衰。亦尙在對之列。雖在他事尙可對。而况祇問喪。而三年之閉。竟不置對。並無此禮。况人第知居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則必言。喪事重大。正須言說講論以

取其故。故既夕禮云。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非喪事故不言耳。蓋論論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不自言喪事。臣下得代言之。四制所云百官備。百官具。不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必身為論議。然後得備物具禮。四制所云言而後事行者。此大夫士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其事。故曰身自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議。所謂讀之。謂講說而討論之。則孟子此時可講祭禮。而况棺槨厚薄之閒乎。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不言。獨充虞一答。為喪葬盡禮之大者。故記之。曰齊至止歲十一字。括數年行止。蓋無限心事。後人誤認止為舍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可數也。夫止歲非即至齊也。止如綿詩曰止曰時之止。留也。留於此而終喪也。誠使既至於齊。則言及足矣。何必復言止於歲。若云因充虞教匠事於此。故繫之。則後有路問之例。亦不必詳其地。况往送如墓。其反如疑。當此時而信宿中途何為乎。蓋羸去地溜向遠。史記正義。故羸縣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乃齊之邊境。近魯與鄒者也。或謂孟子葬母於魯。乃不即歸於魯。或徑歸鄒。而必反齊止歲何也。古無廬墓之說。蓋葬以藏體魄。其魂氣每於居常遊息之地有餘戀焉。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庸於魯而反也。禮喪去國。未嘗致為臣。安得遽旋故里。孟子所以不反於鄒而反於齊也。反齊矣。於羸是止者。孟子之自齊葬魯。以孟母之生。就養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問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死從子。禮也。子行乎子禮。吾行乎吾禮。揆當日情事。孟子之久留齊。固由王足為善。實因母老待養。而又不欲藉口祿仕。故特不受其田里。亦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終養以終母餘年。晉書劉長盛曰。子與所以辭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斯言深得其意。迨葬母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服小記云。速葬者。此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孟子居師質之位。不與在朝廷諸臣一律。且已奉喪禮竟而葬。其去始死纔三月餘。方羸之在外而居於魯。哀親之在土而寢苦枕塊。豈忍遽加冠飾。遠入人國都之理。於是權其所止。羸為齊地而介鄒魯之閒。可以展墳墓。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為五虞卒哭練禭之所。此實孟子有望弗至之至情。禮而不失其經者也。毛詩邶風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故以敦為厚。匠為作棺。事為喪事。嚴為急。愈者。謂不暇也。趙氏讀敦匠句。事嚴句。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

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槨厚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室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人盡心也。過是以



往。變化自其理也。注中古至理也。○正義曰。周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瓦棺注云。始不用薪也。又云。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棺槨。蓋取諸大過。禮記檀弓云。有虞氏。

聖。燒土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士周由是也。梓大也。以木為之。言梓大於棺也。殷人上梓。猶。

柳衣也。然則棺始於唐虞。而梓始於殷人。殷雖備棺槨。尚無尺寸之度。是古者指殷以前。而周乃

有尺寸。是中古指周公制禮以來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中古尙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

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

子制於中。亦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梓。是庶人不得棺槨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大抵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槨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

舉殷人棺槨。似殷正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

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趙氏云。重累之數。鬪襲之飾者。

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破。革各厚二寸。合六寸。此為一重。棺棺

所謂梓棺也。梓棺所謂屬與大棺。喪大記於天子言屬六寸。梓棺一。四者皆屬。注云。諸公三重。

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云云。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

得用棺。以是釜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梓。一重也。士無屬。

不重也。禮器云。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諸侯五月而葬。二重六襲。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

注云。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土襲覆下簋。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

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繒剪有緇。亦縮二橫三。此土之覆一重者。以此釜之。上公四重。正義引皇

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殯上。以承抗席。折。猶廢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正義引皇

氏云。無篋。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然則棺有重數在棺

內。梓有重數在棺外。所謂重累之數也。周禮天官。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縫棺飾焉。衣襲禭之

材。注云。孝子既啟。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繒。喪大

記所云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襲。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繒數皆五列。又有龍襲二。其

戴皆加壁。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喪大記云。飾棺。若龍帷三池。振容。繒荒。火三列。敵三列。

素錦褚。加僞荒。繒紐六。齊。五采五貝。繒襲二。敵襲三。畫襲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繒戴

六。繒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敵三列。素錦褚。繒紐二。元紐二。齊三采

三貝。繒襲二。畫襲二。皆戴綬。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繒後元。披亦如之。土布帷布荒。一池。揄

絞。繒紐二。繒紐二。齊三采一貝。畫襲二。皆戴綬。土戴前繒後繒。二披用繒。注云。飾棺者。

以華道路及殯中。不欲聚題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拂也。土布帷布荒

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繒荒。緣邊為繒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敵為列於其中耳。僞當

為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客。

衣以青布。柳象宮室懸於荒之爪端。若承鬻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懸於池下。檢。檢翟也。青  
質五色。畫之於紵。繪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云。大夫不檢紵。  
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裝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  
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縗禮翼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  
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桶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空樹於  
殯中。檀弓曰。周人蠶布。是也。綴當爲極。讀如冠鞋之裝。蓋五采羽注於翼首也。此所謂縗置  
製之飾也。孝子更去辟世。辟世猶歿世也。父死子繼曰世。終己之身。不可使父母棺  
椁腐朽。已身後以往。其腐朽原不能免。但及人子之身不腐朽。爲盡人心所不忍也。不得不可

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困悅

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

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如是也。困不得至不然。○正義曰。翟氏

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即

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猶云有其禮。禮記檀弓上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方言

云。用。行也。爲。用也。皆訓行。故荀子富國篇云。仁人之用國。注云。用。爲也。郊特牲云。以

爲養牛。注云。爲。用也。趙氏云。禮得用之。解得之爲句。財足備之。解有財句。以用釋爲。以

足備釋有也。大傳云。其義然也。注云。然。如是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治國則不然。高誘注亦云。

然。如是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墨者師曰然。高誘注云。然。如是也。趙氏以如是釋然字。與鄭

氏高氏同。圖監毛二本作不然者。不如是也。意亦同。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與也。

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云。爲。猶與也。孟子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與有財也。

○注喪事不外求。○正義曰。隱公二年公羊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微。何微爾。喪事無

求。求賻。非禮也。注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制哀而已。不當求。求則主傷孝子之

心。即趙氏不外求之說也。莊公二十八年穀梁傳云。古者稅什一。豐年  
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此不外求。謂糞田已足。不煩稱貸益之。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  
膚。於人心獨無快乎。困快也。棺椁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  
無所恨乎。困注按快至恨乎。○正義曰。方言云。暹曉快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暹。江  
方言疏證云。孟子於人心獨無快乎。趙氏云。快也。義本此。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  
化。變也。淮南子精神訓云。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珍而未始有極。化者復

歸於無形也。高誘注云。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骸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日化也。說文肉部云。肌。肉也。廣雅釋詁云。膚。肉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是膚卽肌。肌膚卽體。比。猶至也。親。近也。棺槨不厚。則木先腐。肌膚尙存。必與土近。惟棺槨敦厚。則肌膚先木而化。故至肌膚不存。而木猶足以護之。不使近於土。化。雖有死調。而不言死言化者。以形體變化言也。成公二年左傳。臧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注云。逞。解也。亦本方言逞之訓爲快。亦爲解較之訓爲快。卽爲逞。獨無較乎。猶云乃可以逞。知齊楚之同我而有以備之。則難可解免。知親體之將親於土而先厚其棺槨以護之。則恨可解免。倘無財不可以厚。則一思及泉壤之閒。終身大恨。何日解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章指言

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禮。可謂孝矣。論語至孝矣。正義曰。生事之以禮。死學而禮第一。闕里毛三本以此爲入注中。葬之以禮。見爲改篇第二。可謂孝矣。見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

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

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沈同。至子噲。正義曰。史記燕世家

云。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

與子之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二年。與楚二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

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

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

國讓相子之。燕王因爲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此

燕王子噲讓國與其相子之之事也。史記此文全本戰國策燕策。明云。齊宣王復用蘇代。與策同也。

惟策云。佛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燕世家則改云。諸將謂齊落落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周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昭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昭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後年已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昭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

以合孟子辭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合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王氏想城白田雜著孟子敘說考云。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觀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下減曆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辟爲曆王時。與孟子亦不合。齊曆王初年。疆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時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真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牛。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尊。皆語其實。而曆王之好色好貨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曆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今以宣王爲曆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諱以伐燕一事繫之曆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割曆王十年以屬宣王。似矣。而錄其文不計其世。報王元年從推至武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可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乎。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曆。黃氏日抄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爲曆王。卽公孫丑篇所載。時曆王尙在。故不稱諱。止稱齊王。皆泥史記而變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史記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年表俱絕不遺一字。惟燕表書君噲及相子之皆死。其年當曆王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疎略。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又不言屬桓獻二公。爲他書所無。而他書所無。而伐燕事則擄摭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使復歸。又云噲既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夫復用蘇代者爲齊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曆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曆言齊何也。且秦惠王十一年。燕王讓其臣子之。据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遲二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据表在十二年。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地送之。是較早二年。而立職卽在明年。則燕之辟齊。亦不待二年矣。同在一書而前後背馳若此。試以國策考之。燕策燕王噲既立篇。其用蘇代。及儲子勸齊宣王伐燕。孟則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與孟子悉合。史乃取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之字。一改爲曆王。以曲護年表之失。一改爲齊王。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當從策而棄世家。不待智者決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意積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千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則齊王快非曆王。何也。曆王卽位未久。其對齊貌辨。自言寡人少殆。不知此何得謬稱長主。其所稱舉宋者。据宋策。康王前兩言齊攻宋。又言拔宋五城。卽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曆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則燕昭王已立二十六年。與欲報二年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尙在也。宣王年老。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固。百姓勿戴。諸侯勿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者。非卽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係之閔王卽曆王固諱。史則應却子

喻句。輒舉其詞。雜入邯鄲之難南梁之難二語。繫之桓公五年。又繫之威王二十六年。又繫之宣王二十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喻一語。大可怪也。按田臣思索隱謂御田忌。史謂其與鄭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爲宣王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嘗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憎之。令俾魯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王十八年。策係於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紀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二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均其年亦宣王時也。夫史之證駁既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僭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灼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卽梁惠王嘗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倪止重器也。若以稱論與否爲斷。則莊暴章終篇不見宣字。將亦謂之僭王邪。林希元四書存疑云。宣王會以取燕聞。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此所以慚於孟子也。若僭王何慚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致辭不同耳。○注沈同齊大夫。○正義曰。沈同無考。知爲齊大夫者。以下云彼然而伐之。則同必齊王左右之臣。能主軍國大事。是大臣也。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

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有仕於此。○正義曰。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仕作

氏顯考異云。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士或爲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買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讀

爲仕。後漢書趙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爲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

必定傳寫差也。○夫士也。○正義曰。夫士猶言夫人。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夫猶比也。禮記檀弓

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鄭注曰。夫夫。猶言比丈夫也。僖三十年左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成

十六年曰。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襄二十六年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

言。猶夫人也。言猶然如此之人也。魯語曰。體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士也。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

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

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

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有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固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注問此人可殺否。○正義曰。問人可殺。不得應之曰可。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德不當。雖注云。當。猶任也。謂沈同等勸王伐燕。何爲以我爲任此勸齊伐燕之事乎。文選甘泉賦注引鄭氏注云。當。主也。意亦與任同。論衡刺孟云。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掇於是。宣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孟子乃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缺之矣。按燕喻之事。君臣易位。其亂極矣。觀燕民簞食壺漿以迎齊師。則燕民望救如望雲霓矣。例以孔子沐浴而朝。則爲齊費盡出師。固孟子之心也。而不遽發者。特以握權主事。則自有人。萬一齊師既出。未必終其拯救之心。將有如僖子之破燕必矣。田臣思云。天以燕賜我者。綱屢所由。倡謀有在。形迹已著。分辨未能。迨至沈同私問。未必非陰承王旨。將假大賢一語。以爲戮克借端。斯時孟子豈不知之。阻之非拯亂之心。詳之失進言之體。第以可應之。言子喻子之當伐。誠立言之當矣。自是匡章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雖湯武之舉。誠未過此。所謂齊人伐燕勝之也。是時宣王以齊師之出。端由孟子。故賈之以諫臣之辭。告之以天與之機。孟子是時慨然陳文王武王之事。戒之以益深益熱之虞。是即明告以天吏之爲。與所以可伐之故。使宣王是時蹇而從之。則以德行仁之道。於齊見之。而勸齊伐燕之策。孟子亦何不可當之乎。乃崩毀器遷。諸侯兵動。王又吝焉。孟子是時。固又反覆詳明。陳其利害。顯告以王速出令反旆倪。止重器。謀于燕衆。爲之置君。則仍天吏之所爲也。乃至王終不悟。而諸侯之謀定。燕人立太子平。此王所以愈也。而時人不知。仍以勸伐之謀。惟孟子當之。此孟子所以以天吏明之。而以爲燕伐燕也。蓋沈同之私問。在未伐燕之先。斯時誠無容阻而絕之。既兩對宣王之問。則燕所以可伐。所以須爲天吏。孟子非不腹隱言之。而時人勸齊伐燕之疑。則在取燕之後。方伐燕未取燕。王師也。拯民水火也。非燕伐燕也。可勸也。既取燕。則水益深也。火益熱也。是乃燕伐燕也。不可勸也。至于以燕伐燕。而以勸齊疑孟子。孟子所不受矣。梁惠王篇所載。皆對齊王之言。故與梁惠王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等相次。公孫丑篇所載。皆對齊臣之言。故與景丑氏孔距心軻龜王驪等相次。其互見之旨。思之自

著。孟子兩對宣王。皆明燕避可伐。類為天吏之說。豈必沈同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見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

燕。故慙之。注燕人至慙之。○正義曰。宣王欲取燕。孟子告以置君。及燕人立公子平。則燕人自立君。不肯歸附於齊矣。此所謂燕人畔也。畔與叛同。違背之意。故以不肯歸齊為畔。此皆宣王事。至燕昭王用樂殺下齊城。乃昭王事耳。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

注。陳賈齊大夫。○正義曰。國策秦策。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姚賈對曰云云。高誘注云。姚賈譏周公。管蔡不仁。不智者。在孟子之篇也。鮑彪注云。高誘。妄人也。此策以姚賈為陳賈。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鮑彪注云。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得相去。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為此。則年時相絕大遠矣。按高誘嘗注孟子。其以陳賈即秦臣姚賈。當時必有書可證。趙策又有姚賈。趙使均韓魏。茅舉以為趙之忠臣。吳師道以為時不可考。顧韓非以賈為築之大盜。趙之逐臣。而不言其仕齊。此陳賈為齊王說。則齊臣也。趙氏注孟子。謂話多與高氏同。而此但云齊大夫。其言慎矣。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正義曰。詩衛風。張猶可說也。淮南子。值應訓。以說於衆。高誘注皆云。說。解也。故以說釋解。見孟子

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

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有之否乎。曰。然。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

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

誤

誤

誤

誤

誤

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注：通謬至謬誤。○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值矣。高曰：周公

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注：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

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注：周公至恩也。○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某氏傳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

公。孔氏正義云：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

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乃下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云：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

之勢。然則孔自以周公爲武王弟，管叔爲周公弟，乃爲有次立之勢。其弟管叔，承周公攝政之下，

自指爲周公弟，非承上爲武王弟也。蓋漢時原有二說。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

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此以管叔爲周公之兄也。列女傳母儀篇云：太

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引詩傳云：伯邑

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此以周公爲管叔之兄也。盧氏文昭校白虎通引孫侍御書曰：肆服誤以

爾東征，誅弟也。又云：誕以爾東征，誅殺甫也。誅弟正指管蔡，不可以蔡統管。若管是周公兄，

則宜以管統蔡云。誅兄今云誅弟，則管蔡皆周公弟也。高誘注淮南子汎論訓云：管叔，周公兄也。

此用史記注。呂氏春秋開春篇云：管叔，周公弟。又注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

也。誘亦嘗注孟子者也。後漢書樊豐傳：備云：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

又張衡傳思元賦云：且獲讎於羣弟兮，啓金縢而乃信。注云：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

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魏志卞邱儉討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誠親，故周



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爲不知而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爲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念者。斷無疑於兄弟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爲能審道聖人。天下無於兄弟而動辟之念者。則無疑於兄弟之理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側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備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之而使之。可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

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注。乃誅至之也。○正義曰。尙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監殷。作大誥。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逸

周書作維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蔡叔霍叔於殷。俾監監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

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列子揚朱篇云。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諒兄放弟。史記周本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

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此周公誅三監之事也。大誥云。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遺播臣。是明救庶國

之事也。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論事。武庚席勝國之餘業。地方千里。連大國以窺周室。而管蔡以骨肉至親。爲之陰伺虛實。相機舉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然猶以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

謗。爲反聞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逞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禍亂之萌。見於此矣。而周公於此。顧乃憚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不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

至四國並起。猶彘中原。然後倉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變哉。此以施於使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

則妄說也。今有人。聞謗而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篡弒之名。而安然不問。則冥頑不靈之人而已矣。况其爲反聞之謀。觀讎之斷。豈有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

周公葛葛不料其爲管蔡。而心識其爲商人之閉己。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爲終身之大憾。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而謂周公必當守不忍

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將殺己哉。鳴鳴鳴。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塗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隴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爲憂。而周公獨識之。此爲罪人斯得者也。鳴鳴取子。以喻管

蔡爲武庚之所脅從。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所以未滅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艱難。懼覆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於大聲而疾呼。自書契以來。哀慟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而說者紛紜顛倒。致使周公被亂之志。闕而不章。豈不惜哉。按三監之建。在武王時。賈以爲周公使之。已非其實。至於東征破斧。零用心悲。公自行其所當然。原非謂先比諫使。爲斯救敗之舉也。惟孟子不爲周公辨。而轉爲周公任。且謂其能改過。特以取燕之舉。過於前不能稱於後。假周公之事以貶齊耳。必謂誅三監作大誥。爲周公改過之徵。尙非孟子之惜矣。○注順飾非。○正義曰。荀子成相篇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問。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正義曰。聖人至上也。○正義云。小人之過也。必文。禮記王制云。順非而譚。荀子宥坐篇。孔子論少正。亦云。順非而譚。按譚卽釋。謂順其非而爲之解釋。或云潤澤。失之。

孟子致爲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注。辭齊至室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云。致政還君事。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

王。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宣公元年公羊傳云。退而致仕。注云。退。退身也。致仕還爵位於君。然則致之義爲還。孟子爲卿於齊。是爲齊之臣也。致爲臣。是還此爲臣於齊。不爲其臣也。還此爲臣於齊。卽是辭齊卿也。下王就見。則孟子尙在齊。故非歸鄉。是不立朝而退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注。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

注。來就至喜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章句言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按說文人部云。侍。承也。手部云。承。奉也。受也。惟孟子來就。齊王乃得承受之。與之同朝。禮記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注云。侍。猶臨也。或趙氏解侍爲臨。爲孟子來臨於齊。故云來就。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不知可以繼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注。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

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子孟子

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注。時子。齊臣也。

王欲於國中央爲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

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注。時子至之否。○考云。齊大夫時子。古今姓篡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趙氏以中央解中國。謂中於國也。鈞。闕壁毛二本作均。均鈞字通。論語衛靈公篇云。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注云。矜。莊也。臣氏春秋孝行篇云。居處不莊。高誘注云。莊。敬也。以此通之。是矜為敬也。式。法也。見周書說法解。禮記檀弓云。盍嘗問焉。論語公冶長篇云。盍各言爾志。注皆云。盍。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富乎。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饜十萬鍾之祿。以大道

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注。孟子至言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務測云。然。猶是也。常語也。廣雅。然。應也。禮記檀弓。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論語陽貨篇。然。有是言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三然字。但為應詞而不訓為是。臣氏春秋忠廉謹嚴務本遇合慎大權勳長利求人等篇。高誘注皆云。惡。安也。惡與為焉通。荀子多言案。即安也。漢書多言焉。即惡也。襄公二十九年公羊傳云。僚焉得為君乎。釋文焉本又作惡。廣雅釋詁云。焉。安也。闕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會辭十萬鍾。然則齊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圖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則六萬四千石矣。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為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况於樂見王。喪母復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引馮氏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曰鍾。則六萬四千石。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甚少。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歎樂衡重道之風。雖戰國不替也。弟子為一國君臣之子弟。使孟子致養之。則讀養弟子三字為句屬上。爾雅釋詁云。應。當也。廣雅釋言云。應。受也。毛詩周頌我應受之。當受即應受也。故以當釋受。

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也。子叔心疑。亦以為可就也。

注。二子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魯有季孫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孟門從

遊者。趙氏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廡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臧更。盆成括。見漢書

古今人表者五人。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趙注。無盆成括。為十八人。詳宋史禮志。臧更。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則與趙注同。張九韶言拾唾。載孟門

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幣。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

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竊謂從者數百。彭更。既明言之。則弟子之姓名。煙沒者何可勝

數。季孫子叔。盆成括等。幸附見七篇。尙何去取之紛紛乎。

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

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

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

注。孟子至與之。○正義曰。趙氏以季孫子叔為孟子二弟子。子叔弟即上弟子。使教養其子弟。使我為卿。則誠為卿二字不屬上。趙氏佑區故錄云。以季孫子叔為孟

子弟子。不應但書氏而絕無名稱。不合一也。異哉一語。既不了。疑字更未有言。遽接以孟子自解

語。與上節全不相屬。不合二也。就注文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

使我為卿云云。孟子正因王不使為政而去。何忽云爾。本文使其子弟為卿。忽倒換使我為卿。上文

養弟子以萬鍾。自當指孟子之弟子。忽易為齊王子弟。不合三也。按左傳解以此皆季孫。幾子叔疑之

言。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為名。莫知其為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詣卒。曾

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以是推之。龍斷之

說。或出愛憎之口歟。然趙岐難於左傳。不應忘之。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

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

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貧人可賤者也。入

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堦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貧。故就征取其利。後

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賦也。古之至無者。○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交易。卽以所有易所無。彼此各有所有。各有所無。一交易而無者皆有。故各得其所。虞書皋陶謨云。買遷有無化居。史記夏本紀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是也。周氏廣業逸文考云。古之爲市也。石經宋本同。白帖引作者。翟氏顯考異云。古之爲市者。宋本宋石經者俱作也。靈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古之爲市也。石經國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也作者。○注。古者至稅也。○正義曰。周禮地官。有司市。賈人。廛人。胥師。賈師。司稅。司積。皆市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裁而去盜。凡市入。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身展成奠賈。上莖于思次以令市。市師徂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徂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此有司治爭訟也。廛人掌斂布。斂布。總布。賈布。鬻布。鬻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是周時有征稅。不征稅是周公以前也。詳見上篇音義出龍斷之斷。丁云。案龍與陸聲相近。陸。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領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斷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龍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龍。又出環字。云丁字。或讀如斷斷之斷。字音塊。翟氏顯考異云。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云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善經說龍斷之確證。說文賈字下引下文直作登龍斷。三家之釋。要惟陸氏爲長。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賈。市也。从岡貝。孟曰。登龍斷而岡市利。此引以證從岡貝之意也。龍。孟子作龍。丁公著讀爲陸。陸善經乃讀爲龍。謂岡龍斷而高者。按趙注釋爲環斷而高者也。環。陸善經云。楚人謂陸爲環。趙本蓋作尢斷。尢。鹿雜之貌。羣鹿不到。地勢略高之虞也。古書尢龍二字多相亂。許書亦當作尢斷。淺人以陸善經說改爲龍耳。方言云。占。嶺也。毛詩邶風。瞻望弗及。此以占釋望。占望卽瞻望也。岡。說文作岡。重文岡。今作網。毛詩王風。雉堞于岡。傳云。鳥網曰岡。章指。言是岡市利。爲岡羅而取利也。禮記檀弓云。從而謝焉。注云。從而。猶就也。故以就釋從。○正義曰。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正義曰。論語憲問第十。四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不爲利回。○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不爲利疚於回。注云。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注云。回。正心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正義曰。關氏若璣孟子生卒年月考云。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留孟子之行。○正義曰。關氏若璣孟子生卒年月考云。繫致爲臣章於燕畔王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

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釋地又續云。當日爲王留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略。作七篇時。遂從而略之。○注。畫齊至宿也。○正義曰。周密齊東野語云。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畫。讀如晝夜之畫。非也。史記田單傳畫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畫。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爾爾也。毛氏奇齡經問云。齊固有畫邑。然焉知無畫邑。趙岐云。畫。齊西南近邑。是明有畫邑矣。且趙岐注孟子。正在齊郡。其地有畫邑。城在臨淄縣西南。相傳孟子出宿處。故鑿然注此。此真身歷其地。見之真故言之確者。若畫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即載里城。戰國燕破齊時。諸封王蠆以萬家。卽此地。是燕從西北至齊。當是畫邑。孟子從西南至臨。當是畫邑。一南一北。字形雖相蒙。地勢無可混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宿於畫。各本同。孔本韓本畫作畫。注同。按此當是採用舊說。廣韻四十九宿畫字下云。又注。畫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畫字。不當改爲畫字。按史記田單列傳。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蠆賢。集解引劉照云。齊西南近邑。畫音獲。此劉照云云。蓋卽其孟子注。裴駟引以爲畫邑之注。則是顯所見孟子本。固作畫字邪。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劉熙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又作危。昭公二十七年左傳云。坐行而入。注云。坐行。膝行。禮記曲禮云。先生畫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孔氏正義云。坐亦跪也。坐。屈名。跪。跪名不通坐。趙氏以危坐解坐字。謂此坐爲跪也。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說文衣部云。衣。依也。受部云。晉所依據也。雪卽隱。毛詩商頌。依我馨聲。傳云。依。倚也。隱。依倚三字義同。故以倚釋隱。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臥。伏也。从人臣。取其伏也。伏大徐作休。謨。臥與寢異。寢於牀。論語寢不尸是也。臥於几。孟子隱几而臥是也。臥於几。故曰伏。統言之則不別。故山部云。寢者。臥也。曲禮云。寢毋伏。則謂寢於牀者。毋得俯伏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氏本作齋。經典通作齊。毛詩召南。有齊季女傳云。齊。敬也。是齊爲敬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宿。致齊也。趙氏釋爲素者。宿素一聲之轉。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宿。舊也。桓公元年公羊傳注云。宿。先諫之辭。論語子路無宿諾。注云。宿。預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禮記喪大記正義引皇氏云。素。先也。文選關中詩注引國語賈逵注云。素。預也。是宿素二字之義。本得相通。素持敬心。謂預持敬心。亦久持敬心也。周禮地官鄭長。凡歲時之戒令皆素之。注云。聽之。受之而行也。國策秦策云。則王勿聽其事。注云。聽。從也。受也。隱几而臥。禮記樂記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衝之音。則不知倦。是臥爲倦怠。心愛之故不能。心厭之故臥。說文心部云。慢。惰也。猶倦也。是倦怠疎慢之也。不聽。是不受其

言也。○注。言而至絕也。○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地而少安者為坐。趙氏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容跪而言留孟子之言。迨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趙氏注於勿敢見下。先云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為下文坐字張本。蘇氏解亦云。請勿復敢見矣。起而告退。曰。坐我明語子。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注。我明告語子。○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闕氏。高誘注云。告。語也。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

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注。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後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也。注。往者至復留。○正義曰。以往釋昔。爾雅釋詁云。安。止也。繆至安也。○正義曰。禮記雜記。泄柳之母死。注云。泄柳。魯繆公時賢人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魯柳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繆公時賢人。檀弓云。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注云。申詳。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顯孫。今日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又申詳之吳言思也亦然。注云。說者曰。言思。子辭之子。申詳妻之昆弟。故闕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申詳。子張之子。子辭之婿。是陳之顯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為婚姻。檀弓又云。季子臬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注云。申詳。子張子。詳詳古字通。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文選注云。勸者進善之名。周禮夏官大僕注云。復。謂奏事也。呂氏春秋勿射篇云。管仲復於桓公。高誘注云。復。白也。勸而復之。謂有賢者在繆公之側。以善言勸勉而奏白之。泄柳申詳。乃留止于魯而不去。子思之賢。魯人無過之者。故必聽子思之言為政。乃不去。二子賢不及子思。不必聽二子之言。必有賢如子思。進言於君而君聽之。二子乃留。一子視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也。注。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柳聚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是長者為

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也。注。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柳聚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

是長者為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也。注。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柳聚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

是長者為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也。注。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柳聚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二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

士則茲不悅。注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焉求祿。濡滯。猶稽也。既去。近留於畫三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注干。求至悅也。○正義曰。干。求也。爾雅釋言。文。澤。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此亦以祿代澤。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干。求人。至。光寵。以得祿位。故干澤亦即干祿也。阮

氏元按。勘記云。濡滯。施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作猶稽也。韓本作教稽也。考文古本作教稽也。考文一本作施留。按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李奇云。稽。貯滯也。貯滯猶濡滯。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淮南子時則訓書云。流而不滯。高誘注云。滯。止也。楚辭涉江篇云。淹回水而凝流。注云。滯。留也。滯與稽義同。滯從帶聲。帶與旨聲同韻。段氏玉裁六書音

均表。同列十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六脂十二齊五十二霽同屬陰聲。脂類第十二則滯稽音近。故以濡滯猶稽也。爾雅釋詁云。佇。久也。國語魯語云。敢告滯稽。以舒執事。注云。滯。久也。故又以久解之。云猶久者。對下孟子以三宿爲發捷也。茲之義爲此。故解茲爲此事。悅之義爲解。士則茲不悅。謂士於此事不解也。高子以告。注高子亦齊人。孟子

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

予三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注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注我自至我矣。○正義曰。速之義爲疾。即上所云汲汲驅馳

還也。支部云。改。更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反瑟而鼓。高誘注云。反。更也。此經文云。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趙氏以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解之。以反復釋改字。以招還釋反字也。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注浩然。心浩浩然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注孟子至下也。○正義曰。用。以也。為。猶行也。故足用為善。是可以

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注行善政也。易小畜。有孚攷如。釋文云。子夏傳作攷。漢書外戚李夫人傳

云。上所以學學顯念我者。注云。學音力全反。又讀曰攷。此經云。豈舍王哉。趙氏解云。猶攷。

即學學。謂係念於王不忍舍也。襄公七年左傳云。吾子其少安。注云。安。徐也。後漢書崔駰傳。

關作達旨云。繫余馬以安行。注云。安行。不奔馳也。三宿而後出

盡。故為徐行。即不汲汲驅馳也。達則兼善天下。見下盡心篇。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注我豈

若情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達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

不為小節也。注我豈至節也。○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悻。忿也。說文作恚。云福也。淮南子

夫者。緣其諫君不受則怒也。因怒而小。故以悻忿加小丈夫上。謂其因忿而小也。怒。即恚也。

窮之言極也。音義云。悻悻。丁云。字當作悻。形頂切。很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悻。然。

論語音鑿。今論語子路篇。作悻。然。小人哉。禮記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作石聲磬。集解引王肅禮

記注云。磬聲果勁。說文石部磬。古文從石。磬即磬字。劉熙釋名釋樂器云。磬。器也。其聲磬磬

然。空城也。善器云。蘇舜直以亡身令。說文女部云。悻。很也。楚辭曰。蘇舜直果勁。與很直義近。

蓋堅執不回。不知通變。故鄭氏注論語云。磬。小人之貌也。悻悻。聲近。相逼也。闕發毛

三本作論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趙注多稱論。趙氏不解是字。蓋以是字為語助。無所指實。王氏引

之經傳釋詞云。是猶夫也。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作今夫。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

久矣。韓詩外傳作今是。是小丈夫。夫。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章指。言

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注大德至謂也。○正義曰。史記禮書云。

子云。俗人察察。注云。察察。疾且急也。論語子張第十九。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漢石經。識作志。漢書劉歆傳。讓太常博士引亦作志。與此同。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

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注。路道至悅也。○正

義曰。路。道也。爾雅

釋宮文。論衡制孟喜以塗代路。路亦塗也。易豫卦鄭氏注云。豫。喜豫。悅樂之貌也。是不豫即不悅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心有怨恨。則顏色不悅。日彼一時。此

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

百年有王者興。有與王道者也。各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

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注。彼前至有也。○正義曰。趙氏以彼一時為以前聖賢與王

出。是應此五百年之運而出。是聖賢之出有時也。此即今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亦云彼一時也。此一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寤。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章三年耳。而穆王推七十六年之朔且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楊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為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為五十年也。揚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前計武王己卯至報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除去七十餘年邪。按趙氏解七百有餘歲。推本太王文王以來。於劉歆稱禘之年尤疑矣。趙氏蓋以孟子去齊在顯王時。闕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在齊。不獨不在報王時。亦不在懷觀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乃趙氏謂孟子去齊後至梁。既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則去齊在三十三以前。於武王己卯至報王己酉七百三十九年。又除去報王己酉上顯王甲申共二十五年。止存七百一十四年。加以太王文王之年。仍是七百有餘歲也。周禮大司馬。以待考其諒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驗。效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驗在近。高誘注云。驗。效也。効效校過。是考即驗也。

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

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夫天至豫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以有不豫為此也。否則天誠厭亂。而與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按趙氏之意云。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哉。乃是辨其未嘗怨天。未嘗不豫。謂

是天不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我自不必怨。章指言聖賢興作。與時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

天而不悅也。故章指言知命者不憂不懼。○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云。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命者不憂不懼也。○動難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人不成。管子勢篇云。天因人。聖人因天。

揚氏所本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

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正義曰。鄭氏若璩釋地錄云。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

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里。○正義曰。鄭氏若璩釋地錄云。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

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曰。非也。於。稟。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固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誓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

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齊地。崇地名。○正義曰。周氏讀業。孟子古注考云。宋本作崇。齊地。今作地名。○注不欲即至受祿。○正義曰。趙氏云。不欲即去。若為變詭。以詭字釋變字也。禮記會子問。日有食之。則變乎。注云。變謂異體。荀子禮論云。憚詭。注云。憚。變也。詭。異也。呂氏春秋孟春紀云。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辰也。

文選長笛賦。寬隆詭辰。注云。詭辰。乖違之貌。又幽通賦云。變化故而相詭令。曹大家注云。詭。反也。是變與詭義同。始見於王。退而即去。形迹近似。乖戾詭異。變動不常。非。猶責也。為此詭異。人必以太甚見責矣。不欲即去。是不欲跡以詭異。致見譏讓為太甚也。閔監毛三本泰作太。太泰字通也。不欲迹似詭異。致見譏讓為太甚。故宿留不即去也。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留。

孔氏廣雅經學尼言云。易雷象傳鄭君注云。雷讀為秀。古語變延有所快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警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傳元年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萬章下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留。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雷與須同。故讀為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即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僞誓篇。亦

云。何敢宿留。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固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注云。言我至志也。○正義曰。知師命是

繼以情。故孟子於始見王。志雖不合。必宿留而後去。既宿留可以去矣。而仍不去者。既居其國。旁被其款。惟此軍戎大事。即當休戚相關。豈容度外置之。輒然遠引。此所以不可以請也。說者不察。徒以孟子為巖巖難近。舊疏以不可變為不欲遽變其欲去之心。又以師命為賓師之命。願命以賓師。有何不可請之有。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此正命之為師矣。何以辭而不就邪。孟子之學。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惟趙氏知之深矣。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

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注滕文至題篇。○正義曰。春秋隱公七年

云。故陳國。周懿王子緡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師雍曹繡。文之昭也。系本亦云。緡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陳城。系

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陳矣。周書說法解。文之諡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慈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

云。故陳國。周懿王子緡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師雍曹繡。文之昭也。系本亦云。緡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陳城。系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陳矣。周書說法解。文之諡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慈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

云。故陳國。周懿王子緡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師雍曹繡。文之昭也。系本亦云。緡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陳城。系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陳矣。周書說法解。文之諡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慈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

云。故陳國。周懿王子緡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師雍曹繡。文之昭也。系本亦云。緡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陳城。系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陳矣。周書說法解。文之諡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慈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

云。故陳國。周懿王子緡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師雍曹繡。文之昭也。系本亦云。緡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陳城。系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陳矣。周書說法解。文之諡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慈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

云。故陳國。周懿王子緡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師雍曹繡。文之昭也。系本亦云。緡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陳城。系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陳矣。周書說法解。文之諡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慈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

云。故陳國。周懿王子緡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師雍曹繡。文之昭也。系本亦云。緡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陳城。系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陳矣。周書說法解。文之諡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慈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

云。施爲文也。乃宣公晏齊之孫昭公。毛伯之子文公。亦證文公。名與叔繡相犯。而孟子之文公。又複證文。未可考也。爾雅釋詁云。公。君也。國君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之稱最尊。自侯以下。國人統稱爲公。是尊之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爲世

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與文公之

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

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滕文公至孟子。○正

年。子般卒。公卒傳云。君存稱世子。注云。明當世父位爲君。傳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夏。會王世子于首戴。公卒傳云。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禮記喪服小記注云。世子。天子諸侯

之適子也。是時滕定公在位。故文公稱爲世子。則其之楚。是君命之也。闕氏若璩釋地績云。余向

主孟子辭宋。當在懷觀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

陳許鄆莒。在淮泗之上國。魯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

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

周氏栢中辨正云。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是時楚都於鄧。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

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

途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

休。旋歸於鄆。年六十餘矣。則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

蓋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故知其賢故也。○正義曰。孟子生平之學。在道性善稱堯舜。故於此標之。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合傳。乃孟子道性善。荀子曰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則法後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此駁孟子道性善也。又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察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其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此譏孟子稱堯舜也。爲荀氏之學者。譏和而文飾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苟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僞卽爲也。乃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孟荀生於衰周之手。閱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子言先王。苟言後王。惑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教不異也。按孟子之學。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學。述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者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項乃生。白虎通揚其

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詘詘。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於是伏羲觀象於天。俯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震八卦。以治天下。藥辭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即所謂性善也。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荀子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是也。人如此。禽獸亦如此也。荀子又云。今人觴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正人性之善之證也。而荀子乃以爲性惡之證焉。試言之。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已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謂僞也。爲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喜也。如鳥獸則性不善者也。故同此飲食男女嫁娶。以別夫婦。人知之。禽獸不知之。耕耨以濟飢渴。人知之。禽獸不知之。禽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雖爲之亦不能善。然人之性。爲之即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縱性皆無恥。而已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餮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禽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禽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之教。善豈由爲之哉。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人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已。不能敬其食。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已。子讓食於父而代勞於兄。此可由教而能之。所謂爲之者善也。然荀子能令鳥讓食乎。能令羸代勞乎。此正率性之明證。乃以爲性之難乎。故孟子之道性善。由讀書好古。能貫通乎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而後言之者也。非荀子所知也。羲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既人人知有三綱六紀。其識日深。優而至於黃帝。堯舜之世。則民不患其不知。轉患於太知。許氏說文解字敘云。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蒼頡。初造書契。是知黃帝之時。民情歸僞矣。於是堯舜時有謬言。庸違象恭滔天之人。於是方命圜族之人。當羲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墮滔天圜族。續用弗成。朝士如是。庶民可知。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故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藥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堯舜以變通神化治天下。不執一而執兩端。用中於變。實爲萬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刪書首唐虞。而贊易特以通變神化。詳著於堯舜。孟子稱堯舜。正稱其通變神化也。荀子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鳴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

焉。此正不知通變神化之謂者也。夫通變神化之道。堯舜所以繼統而開萬世。故稱堯舜欲天下後世法其通變神化。不執一而執兩端。以用中於民。非徒以其揖讓鄉俞。命羲和咨二十二人之迹也。若云法後王。後王無定之稱也。荀子固云有治人無治法矣。治人之能通變神化之人也。後王而如是。則是能法堯舜者。法後王仍法堯舜矣。故稱堯舜。即法後王之能通變神化者。若但云法後王。則後王不皆能通變神化如堯舜。其說為諛矣。蓋孟子之稱堯舜。即孔子刪書首唐虞。贊易特以通變神化歸於堯舜之意也。又非荀子所知也。孟子學孔子之學。惟此道性善稱堯舜兩言盡之。提其綱於此篇之首。其後申言之。可按而得也。○注。古紀至公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三篇。有世本十五篇。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云古紀世本是也。禮記檀弓。邾婁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為定。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定成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考之者。成之也。是考與成字義皆通。此考公所以為定公也。翟氏顧考異云。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隱文公卒。隱之先君已有證文者。後世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證。而但以行文體稱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滑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證。不獨一證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隱文公為周末第一賢君。孟子深取其人。故一見即舉生平所得於聖教者教之。惜其國小而偏。終以不振。至今廟食在懸。猶與鄰國鄰並相望。誰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據古紀世本。以文公當元公宏。則文公名宏。然元亦文之譌耳。未必既證元又證文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

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夫道一已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孟子答公因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有二道也。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強行。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成颺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颺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

為之。何為畏之哉。注。成颺勇果者也。○正義曰。音義云。颺。古寬切。一音蘭。古寬切。是颺字。說文云。颺。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颺者。廣韻云。颺人名。出孟子。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成颺。淮南子齊俗訓作成颺。颺為也。猶考工記故書顧或作作也。按淮南子齊俗訓云。孟賁成颺。無所行其威。注云。成颺。古勇士。專見淮南子。成颺即成颺。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颺孟賁短衣大袴長劍。師古云。成

颺。古之勇士。專見淮南子。成颺即成颺。戰國策趙策鄭司云。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鮑彪注云。荆。成颺。史記范雎傳云。成颺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引許慎云。成颺。顏淵曰。古勇士。荆慶颺。古字通也。趙氏以彼為尊貴者。蓋指景公言。即所為無厭諸侯也。

顏淵曰。古勇士。荆慶颺。古字通也。趙氏以彼為尊貴者。蓋指景公言。即所為無厭諸侯也。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蹊不長。乃能有所成。

耳。又以是勉世子也。注。欲有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二句爲顏淵之言。有爲者亦若是。乃總上成蹊顏淵兩言。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經文是字。指顏淵庶幾。成蹊不長。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曰。舜何人也。回何人也。亦不違下句。近通解以有爲者亦若是爲顏淵之言。謂有爲者亦如舜。

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至則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會子曰。夫子可爲孝乎。往云。公明儀。會子弟子。儀學於會子而得聞其道。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卒乞其爲志。孔穎達謂是子張弟子。則注無文也。趙氏言師文王信周公。下云言其知所法。則。則是知法文王周公兩人。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尙可以行善者也。○正義曰。翟氏考異。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趙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按趙氏不以爲問辭。賈氏未知何本。當有誤也。○注。可得大五十里。○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趙氏以大釋將。故云大五十里。廣雅釋詁云。方。大也。大五十里。卽方五十里也。

疾不瘳。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注。書逸至乃洽。○正義曰。國語楚語云。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恐余德之不類。慈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佞作痛。若隸水。用佞作舟。若天旱。用佞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旣不視地。厥足用傷。紅氏焯尙書集注音疏云。賈逵唐因皆以武丁所作書爲說命。韋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藥按以余正四方云云。不類尙書之文。蓋是白公子張說武丁求傳說之意。若金以下。則皆命說之辭。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藥不瞑眩。明稱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按說命三篇。今文古文皆無。此云編篇。未知所屬也。音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眩。音同。周禮天官。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言云。凡飲藥傳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瘳。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瘳。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瘳。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瘳。韋昭注楚語云。瞑眩頓聾。攻已愈也。金匱症經暈病脈篇。白朮附子湯下云。一服覺身瘳。今日許再服。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一八九



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如冒狀。卽頓首也。一服再服三服都盡。葬乃充備而得此狀。故喻仁當精熟。德惠乃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視敗眠而無見兮。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目冥陶而亡見。凡冒者。眩亂目視不明。權亂亦猶是也。毛詩鄭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風。云胡不懲。傳云。懲。愈也。方言云。愈或謂之懲。義云。當至虛云。○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人下有主字。音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正義云。力行近仁。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

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

大喪也。○注。然友。世子之傅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傅。相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太傅在前。去身。○注云。故。謂災與喪病。周禮春官

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裁。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歸在鄉也。○注。孟子歸

正義曰。孟子蓋自宋歸鄉也。史記正義云。今鄉縣。去徐州滕縣四十餘里。蓋往反不過大半日。故可問而後行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

自盡也。○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注。不亦至善也。○正義曰。亦。重也。○會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會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會子之

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注。會子至之也。○正義曰。會子之言。見論語爲政第二。

書辨疑言會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按大戴禮會子本孝篇。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

死則哀以蒞焉。祭祀則蒞之以敬。會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數語。亦明出自會子。祭義樂

正子春云。吾聞會子。會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會子傳。據所及聞。會字

何足疑焉。會子從禮。故欲世子亦如會子之從禮云。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解上故所自盡之

意。自盡卽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二年之喪。齊疏之服。飢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

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飢糜粥也。注。曾聞詩言至粥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穆公之母卒。

之哀。齊斬之情。饋粥之食。自天子達。是孟子亦述會子之言。蓋嘗聞諸師者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齊疏之服。圖監毛二本孔本。齊作齊。善本作肅。按音義出肅作齊。經典假借字也。作肅者。正字也。作齊者。肅之誤。儀禮喪服首章云。斬衰裳。苴經杖絞帶。繩纆管屨者。次章云。疏衰裳齊。杜麻經。冠布纆。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三章云。疏衰裳齊。杜麻經。冠布纆。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云。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疏猶縵也。按此自齊衰三年以下皆用疏衰。故趙氏以齊衰釋齊疏也。襄公十七年左傳云。齊晏桓子卒。晏嬰處縵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聽為大夫。禮記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引晏嬰處縵斬以證。云言已為大夫。故為父服士服。於縵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縵衰斬杖草矣。其為母五升纆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纆而五升。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蓋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勉人為高行也。按斬衰不稱疏。齊衰以下乃稱疏。此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士既降於大夫。則斬亦用疏。此晏嬰用士禮。所以稱縵衰斬也。孟子言未學諸侯之禮。則所言乃士禮。其稱衰疏內。原包有斬衰。孟子言齊疏。魯命申言齊斬耳。孔氏雜記正義云。士與大夫為父異。大夫以上。斬衰杖草。士則疏衰杖草是也。檀弓釋文云。饋本作飢。是飢饋字通。說文食部云。饋。糜也。同謂之饋。宋衛謂之饗。又福部云。饗。饗也。重文。飢。飢也。饗。饗也。饗。饗也。爾雅釋言云。饋。饋也。饋即饗。粥即饗。劉熙釋名稱飲食云。糜。糲米使糜爛也。粥。屬於糜。粥粥然也。蓋今俗以整米糲為粥粉米糲為粥。古之饋。即今之粥。古之糜。則今之糜。饋為糜。飢為粥。而糜亦通稱饋。粥亦通稱饋。趙氏釋飢為糜粥。則粥之情而稱者。異於饋之屬而齊者。是飢宜為饋也。趙注飢。糜粥也。飯古本作糜。孔本作糜。音義出糜。云字亦作糜。音義與糜同。按說文有糜字。無糜字。然友反命。定為二二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

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父兄百官。膝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膝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膝叔繻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注。定為至之喪。○正義曰。毛氏奇齡駁言云。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為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膝叔繻。並無一行三年之喪者。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徐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為創見。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

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卽位冕服。出命令諸諸侯。與二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  
讓春秋傳晉平公初卽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  
而滕文奉行。卽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未以此。  
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特先祖。遽授受。歷歷有辭。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  
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孔子助法。亦商制也。顧氏棟高春秋  
大事表示。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駭怪。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尙如此。  
則其狃焉廢墜。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於春秋時無疑也。  
蓋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僭倖於晉楚者矣。有以天  
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於魯求聘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遺  
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周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  
椁有四阿。棺有輪檜。儼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公於東門之外。齊崔杼  
葬莊公。四鬻不譯。鄰封不與知。公駒不備位。魯甯乘禮。而葬昭公於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  
言。明知食粥爲天子之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  
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於杏壇之上。故孺悲會學士喪禮於孔子。  
三年之喪之禮。無由釐正。二傳之所記。僅存什一於千百。至孟子時。有士之君。甌焉人面。以  
正義曰。闕氏若瓌釋地續云。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  
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詐  
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鄧霍衛毛申郕  
雍曹滕畢原豐鄭。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趙氏注云。  
魯。周公之後。魯。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真得其旨矣。毛氏奇齡經問云。古者立宗法。國君  
無宗。祇以相傳之諸君爲宗。故除一祖外。餘皆爲宗。不立小宗。若天子諸侯之弟。則不敢與天子  
諸侯爲一宗。而別爲宗族。使天子諸侯之嫡弟一人。立爲大宗。而諸兄弟之爲小宗者宗之。如魯周  
桓公不敢祖夷王。而可立厲王之廟於鄭國。然人孰無父。周公不敢祖王季。而可立文王之廟於魯國。鄭  
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夫別子。宗子也。別子所自出。則宗子之父也。繼宗子之父。而可有百世不  
遷之廟。則父君矣。趙氏注云。滕與魯皆出自文王。此據春秋魯以文王名出王。以文王之廟名出王  
廟而言。此正是宗法。特其稱宗聖。則不可解。或者周公以宗子而爲聖人。當時或原有宗聖之稱。  
亦未可知。或曰。宗國者。同宗之稱。滕可稱魯。魯亦可稱滕則不然。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  
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救之。專以宗國指魯言。宗在故也。哀八年公山不狃對叔孫疆曰。以小  
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哀十五年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皆指魯國言。  
宗在故也。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固以庶子宗嫡子。儉皆庶。則以長庶爲別子。而諸庶子皆宗之。儉

皆嫡。則祇以次嫡爲別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周公爲武王母弟之弟。二人不嘗爲宗。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次管叔已辟。則周公升爲次嫡。卽別子矣。程氏瑤田曰。藝錄宗法小紀云。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孟孫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矣。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大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焉之大宗。而鄭箋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嘗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氏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氏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絕其宗名矣。維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卽禮象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案。而士蔣以爲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以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且志曰。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

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且志曰。此與左傳且諒曰。匪宅是卜。惟

鄰是卜。文法正同。依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注。志記至子也。○正義曰。劉黝稱名

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志之爲記也。卽史之爲識也。小史

屬天官。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卽史所掌之志。記世

系昭穆之事。容有喪祭從先祖云云。故趙氏引以爲證。實不知爲何書也。儀禮喪服云。受以小功衰。

注云。受。猶承也。故以承釋受。承受則從而從之。故不改更也。闕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吾有所受

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戴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按趙氏前說。以此

言父兄百官之言。受是承受先祖。然則向上不應加曰字。加曰字。則自明其爲世子答言。言定爲三

年之喪。非我聽見。吾受之於孟子。孟子則聞之於師說也。故下謂然友曰上。更不加世子。否則謂

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爾乃指他人之辭。若世子自恣。不當用其字。直云恐不能盡於大事可矣。今云恐其不能。是連上句一貫。乃父兄百官恐世子且不我足也。連下意乃足也。然友復之。鄉閭孟子。孟子曰。然

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

司。莫敢不哀。先之也。爾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尙哀。惟當以哀感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

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爾注。孟子至故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用字釋以字。他爲他事。虛言之以起下文也。論語子張篇云。喪思哀。爲政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少儀云。喪事主哀。莊子漁父篇云。處喪

以哀爲主。是喪尙哀也。論語憲問篇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集解孔氏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

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禮記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也。喪。使之聽朝。尙書大傳亦引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

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是君薨聽於冢宰。爲孔子之言也。禮記

曲禮云。食居人之左。注云。食。飯屬也。胡文獻部云。歆。飲也。重文。呷。歆粥不食。謂但飲粥不飯也。深甚音近相通。國策秦策云。三國之兵深矣。高誘注云。深。猶感也。感甚義皆爲多。

呂氏春秋禁塞篇云。審莫深焉。高誘注云。深。重也。惟其甚故重。義亦同也。哀十三年左傳云。肉食者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語吳語云。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引左傳云。墨。黑氣

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於面。居喪哀感之甚。故面上晦黑。深。重也。士喪禮云。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如西階下。庶兄弟趨。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設明衣裳。主人入卽位。奉尸

俛於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拜賓。卽位踊。卒塗。祝取銘。置於碑。主人復位踊。襲。闔

門。主人揖就次。三日成服。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

北上。辟門。是自始死以至朝夕哭皆有位。所謂喪位也。是時父兄百官俱在。故主人卽位哭。則衆主人衆兄弟衆賓。無不感而哭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爾上之所欲。下

以爲俗尙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爾注。上之至之也。○正義曰。禮記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

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注云。甚者。甚於君也。論語顏淵篇云。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集解孔氏曰。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釋文云。尙本或作上。是陸德明所見論語作草尙之風。與孟子同。趙氏以加解尙。與孔氏同也。說文人部云。偃。偃也。淮南子說山訓云。致釋鶴而偃。注云。偃。仆也。趙氏以偃仆乃僂之義。於小人向化之義不合。故改訓爲伏。易繫辭釋文。引孟專京房云。伏。服也。伏地猶仆地。伏爲服。則從化之象也。必偃以上。皆孟子述孔子之言。是在世子。爲孟子勸世子之言。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注云。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注云。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

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注云。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正義曰。說文可部云。可。肯也。

可。是不肯謂之曰知也。至是乃肯謂曰知。心服而肯肯之也。○注。諸侯至禮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肯。肯也。始而云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元年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是諸侯五月而葬也。儀禮喪服斬衰章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塊。哭盡夜無時。徹樂朝一溢米。夕一

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滂屏柱榻。寢有席。注云。榻謂之梁。柱榻所謂梁閣。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塹爲之。不塗塹。所謂要室也。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

北戶。賈氏疏云。北戶者。以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北明北戶鄰陰。至既虞之後。柱榻翦屏。乃西鄰

開戶也。披既虞之後。始有櫛有柱。謂之壘室。以其雖有梁榻。而冥閣不高明。故亦謂之梁閣。即

諒陰也。其未葬之前。無柱無榻。但用兩木斜倚於東壁作壘塹形。向西順斜倚之木。以草爲屏。故

名倚廬。高宗三年不言。謂既葬居梁閣中。故云高宗諒陰。釋文五月居廬。謂未葬居倚廬中。在高

宗三年居梁閣。則未葬之七月居倚廬可知。釋文既定三年之喪。則未葬居倚廬。無不感悅。謂孟子

之言已驗。世子之心益堅。五月既葬。豈反自怠乎。或謂文公僅能五月未葬前守諒陰之制。發金井

之見耳。可謂曰知。趙氏增成其義云。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是知謂百官族人自謂其知。始

時皆不欲其行三年之喪。以爲不可。至是首肯而謂之曰。吾今乃知。知發覺也。亦解也。若曰吾始

聞其定行三年之喪。不以爲可者。不解其義也。今則解矣。知如字平聲。或讀若智非也。孟子之文。微真精神。每同左傳檀弓。可謂曰知。曰字是矣。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注云。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衰戚。大悅

其孝行之高美也。章指言事莫大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注云。從善如流。○正義曰。

昭公十三年左傳文。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

趣。教以生產之務也。注。問治至務也。○正義曰。高誘注。臣氏春秋淮南子。皆云。爲。治也。是爲

怠惰也。何以不使怠惰。故又申言之云。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如下所云。

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詩邶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

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注。詩邶至休已。○正義曰。詩在七月第七章。毛傳云。宵。

茅。晝。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愈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穀。謂祈來

年百穀於公社。趙氏與之略同。毛詩周南之子于歸傳云。于。往也。鄭氏以往釋于。以取茅釋茅。

趙氏不言往者。以于之爲往易知也。取茅謂之茅。猶博略謂之格也。綯。絞也。爾雅釋言文。李巡

云。綯。繩之絞也。方言云。當查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穎而東謂之絞。或謂之曲綯。郭氏注云。

綯亦繩名。儀禮喪服傳云。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即繩。繩是絞。即是繩矣。易說卦傳云。一索而

得男。馬融注云。索。數也。毛傳陳風越以履遺傳云。履。數也。箋云。履。總也。蓋以兩股摩而

交之。總爲一繩。以其絞之索之而成。故亦名爲索爲絞。猶繩爲定名。而繩正之即謂之繩。爾雅釋

器。繩之謂之縮之是也。此又繩是繩。索是索此繩。故云夜索以爲綯。鄭云夜作絞索。則以絞釋索。

以索釋綯。其義同也。以茅蓋屋。用繩固之。故云乘。蓋爾野外之屋。農至冬月。可以閒暇。猶督

視其取茅索綯以治屋。晝夜不緩。恐妨來春田事。所以終歲無休已也。箋以播百穀爲祈穀於公社。

與趙氏說異。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肆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注。陽虎至言也。○正義曰。春秋定公九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盜者執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

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竄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氏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家臣卽宰也。專政。春秋以盜書。是非賢者也。虎親富不親仁。則重在富。孟子引之。所重在仁。仁人不爲罔民之政。則不爲富而爲仁矣。不以人廢言。論語微子公西文。鹽鐵論地廣章引揚子云。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談以陽虎爲揚子。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

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注。夏禹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正義引

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此趙氏所本也。皇侃論語義疏。謂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夏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取稱人也。以稱人爲取。非趙氏義矣。○注。民耕至一也。○正義曰。顧氏

麥武曰。知錄云。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隸三壤。後之王者。不墮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嗚呼原隰。會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魯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澮爲塗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塗爲經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塗

塗。變溝澮。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積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錢氏塘

室考古錄。三代田制考云。三代田制曷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畝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於黃帝。供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澮也。溝澮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考工記。匠人爲溝澮。始於廣尺深尺之畝。田首倍之爲澮。爲井間之溝。倍其溝爲成間之澮。倍其澮爲同間之澮。買

公產繪一成之圖。謂畝縱橫。溝縱澮橫。澮縱澮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畝知澮。見澮知井。見澮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方。一成之田。澮與溝爲方。一井之田。溝與澮爲方。一夫之田。澮與畝爲方。畝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二爲屋。澮與溝遇也。至溝與澮遇。則爲通矣。澮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澮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



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密歇喻距川。明映滄梁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畝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滄抑又難矣。我因川滄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名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夫殷之尺。非徒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為百一十二分。周以為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為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商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為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為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為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周以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途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畝。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即考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方。曰。畝之水注於途。途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於塗。塗在田首。亦不能方。即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即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邪。易為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為貢。貢為什一。助與徹為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肭異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為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錢氏大昕齋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政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為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為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為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為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耦。殷人七十而耦。耦。藉稅也。从来助聲。周禮曰。臣與耦利萌。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耦。耦即以藉釋之。藉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途人注云。鄭大夫讀耦為藉。杜子春讀耦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耦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於耦。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為耦也。許意以周禮證七十而耦。謂其意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箋。實故實藉。鄭箋云。藉。稅也。王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盈此。王

制古得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藉。藉者稅也。藉字亦作藉。又作助。助與藉古同聲。孟子公孫丑篇。藉者助而不稅。即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助。殷人七十而助。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其言皆什一也。徹者。助者。藉也。趙氏注云云。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藉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按趙氏注徹彼桑土。釋徹爲取。此注同之。孝經正義引劉熙孟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亦以徹爲取。與鄭氏義異。姚氏文田求是齊自訂稿云。徹之名義。管屢求其說而不得。因考公劉謫豳高兩詩。毛傳皆訓徹爲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於匠人注云。周之徹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氏孟子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亦云。徹取此疆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禮。是又以徹爲取。以他處徹俎徹樂之類證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爲了當。然其制度何著。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比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上。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於此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兼用爲詞。殆未然矣。倪氏思寬讀書記云。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不及貢法者。有龍子云云在也。商助周徹。乃先說徹後說助者。孟子意在行助。徹爲賓。助爲主。謂徹之爲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按數歲之中以爲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按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按數歲之中以爲常。○正義曰。翟氏讀考異云。舊注本校字從手作按。與下學校字不

同。釋文云。校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是比按字。今人多亂之。五經文字云。校音教。

又音效。皆從木。字籀云。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按字。明未避諱。校省作校。版古闕注疏本。此校與下學校俱作校。○注。龍子古賢人也。○正義曰。列子仲尼篇。有龍叔謂文華云。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家。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或其人與。樂歲粒米狼戾。多

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

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注。樂歲至之也。○正義曰。鶡冠子學問篇云。所謂樂者。無蓄者也。年豐無蓄。故稱樂歲。淮南子覽冥訓云。孟嘗君為之增歛歃。流涕狼戾不可止。高誘注云。狼戾。猶交橫也。廣雅釋詁云。狼。整也。整即戾。狼戾一聲之轉。國策燕策云。趙王狼戾無親。漢書嚴助傳。狼戾不仁。以其遺棄不甚愛恤。故為不仁無親之名。而錦之零落於地。與粟之拋棄於地。其名不同而義實相引也。告子篇狼戾。趙氏亦以狼藉釋之。漢書燕刺王旦傳云。首籍稱今七居。注云。籍籍。縱橫貌。縱橫猶交橫。故狼戾猶狼藉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俗語謂米一顆為一粒。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趙注云。粒米。粟米之粒也。畢陶謙。孟民乃粒。周頌。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詩書之粒。皆王制所謂粒食。按粒米狼戾。言米之粒不愛恤而縱橫於地也。因豐年饒多。故不愛恤而棄捐之也。鹽鐵論未備篇云。樂歲粒米梁糶而寡取之。此即本之孟子。梁糶即狼戾之同聲。張之象注本依孟子改作狼戾。不知古人聲音通借之例也。周書金縢。盡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高誘淮南子注。謂虐為害。說文訓虐為殘。殘害亦暴也。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鄭司農注云。凶。謂凶年饑荒也。孟子亦言凶年饑歲。是凶年即饑歲也。禮記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孔氏正義云。糞。瘞苗之根也。蔡云。穀曰田田。麻曰田疇。言疆草可以糞田使肥也。是糞其田即是治其田。故云糞治其田。說文田部云。盈。滿器也。取盈。是取其稅而滿其常數。如器定受若干。如其量以盈之也。從歲飢穰以為多少。則助是矣。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均是田也。糞之則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麋犬豕之骨汁。所以為糞種之具者。孰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以為資矣。又凶之甚者。其所種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違供稅乎。且來歲之田。糞既不足。則土疆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穫。故一歲遇凶。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後稽之艱難。有國所當知也。

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注。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舉。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正義曰。音義。丁作胖。胖然。許乙切。阮氏元校勘記云。盼字見說文。云。恨視貌。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為訓。趙作胖。不作盼也。說文胖。布也。角。振也。胖。古通用。胖。猶肩。方言云。肩。不安也。



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

其上。願欲沃之。先爾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爾公田。知雖周家時亦

助也。爾注。詩小至助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田第三章。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

助也。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爾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性君德。蒙其餘

惠。趙氏言太平時。本上與爾祈祈言也。葛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

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徵法如

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徵哉。

惟趙岐孟子注云。周人耕百畝者。徵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

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夫九爲井。据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耕

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無。周氏柄中耕

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徵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徵無。以明其制

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徵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徵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

何用辭費。徵無公田。詩曰。爾我公田者。爾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

夏小正云。三農服於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徵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爲九夫。此

則任鈞臺嘗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

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斃反少於周初。而徵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

此真通人之論也。鍾氏懷故匪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徵。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徵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

徵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末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部之

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徵。皆不離乎什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阮氏元校勘記云。猶殷人助者。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

本同。闕豎毛三本韓本猶作惟。按猶當獨字之誤。闕本改爲惟。非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

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二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事所敘也。乃謹與太常。誠博士平等議曰。闕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則作殷曰序。周曰序。說文與漢書同。未知孰是也。國氏若漢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耆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黨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闈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闈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序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雜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真經術之文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曰庠。夏曰序。爲國學之稱。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庠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他說汩亂之。安漢李文貞公云。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庠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備。此自古及今。其制侵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國。故總乎德行禮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侵備也。文貞此說最善。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始大備。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遷變其名。不可謂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孟子滕文公篇。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廣雅卷四云。校。教也。卷五云。序。射也。皆本孟子引之云。說文。庠。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注云。庠之言養也。趙岐注孟子云。養者養耆老也。射者三擲四矢以達物導氣。此皆後儒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耆老。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義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義獨取於習射何也。庠謂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是教學之名。初無別異也。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養之說也。射訓古字通。爾雅云。釋。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訓爲射之說也。養射皆教也。教之爲父子。教之爲君臣。教之爲長幼。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豈嘗別指一事以名之哉。○注。養者至彼也。○正義曰。趙氏以養爲養耆老。即本王制養國老於上庠。說文亦以庠爲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三章一日

不見如三月令。毛傳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增氏本此。故以教禮樂言之。其實不僅教以禮樂。故鄭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矯正重禁。道藝則不止禮樂也。儀禮鄉射云。設則鈞楹內。因云。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序卽榭。榭射學通。是榭因鄉射而立名。鄉射禮云。三耦俟於堂東。注云。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又云。兼挾乘矢。又云。三耦皆執弓。楛三而挾一個。注云。乘矢。四矢也。白虎通鄉射禮云。天子所以觀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空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是所云達物學氣之義也。學。謂大學也。庠序校皆鄉學。在郊。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後。此由鄉下移於郊矣。皆鄉學也。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此學卽大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三代同名爲學。無異名也。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誓宗。秋學禮。異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誓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德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誓宗。又有成均東序誓宗上庠等名者。蓋統名爲學而分爲四。其東爲東序也。其西爲誓宗。誓宗卽西學。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卽於有道德者於誓宗也。其北爲上庠。秋學禮在誓宗爲西學。則冬學書在上庠爲北學矣。東序誓宗上庠。分列東西北三方。則成均爲南學。青陽總章元堂。統其名於明堂。則東序誓宗上庠。統其名於成均。故大司樂分言之則云東序誓宗。統言之則言掌成均之法也。雖分有四名。而實統謂之學。祭義云。天子設四學。大戴記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但仍僅謂之學也。吳氏難易堂問曰云。今考定五學。東學。周名東序。又名東序。本夏學總名。西學。周名誓宗。又名右學。本殷學總名。北學。周名上庠。本虞學總名。南學。周名成均。舊說五帝學名。蓋陶唐以前學之總名。大學。周名辟雍。魯兼四代之學。序在東。誓宗在西。米廩在北。頡宮在南。文王世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則諸侯國學。疑皆同此制。鄭氏注禮記曲禮樂記。皆以倫爲類。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淮南子說林等篇。皆以類爲事。增氏注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也。亦云類。事也。此以倫爲事。卽以倫爲類也。洪範周書篇名。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陽下民。相恤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斂。王肅注云。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當道倫理所以次斂。漢書五行志引洪範此文。應劭注云。陰。覆。躡。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和。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斂也。禮記樂記云。理之不可易者也。注云。理。猶事也。倫之爲事。卽倫之爲理。與應劭王肅義同。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云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攸斂矣。按增氏引洪範彝倫。以證孟子之人倫。謂其常事有斂。則正以孟子此言

人倫。即供範之彝倫。蓋國學鄉學。爲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俊選。皆由此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申之以孝弟之義。而一切人事管理。無不講明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有行

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首章。闕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注。子畢至處也。○正義曰。畢戰來問。此云子之君。君指文公。則子指畢戰也。

周禮地官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經。界也。趙氏以此經界即各國之疆界。封建與井田相表裏。故先不相侵奪。而井田乃可鈞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井地不鈞。石經岳本咸尊衢州本廖本孔

本韓本考文古本尼利本同。闕監毛三本鈞作均。按均鈞古字通也。穀。稌也。爾雅釋言文。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冢羣臣。二曰祿以取其富。注云。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

穀。是以穀釋祿。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注云。祿之言穀也。詩小雅。被敝方有穀。箋亦云。穀。祿也。祿奉以穀。故穀即祿矣。小司徒。地官職也。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穀之制。注云。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銀鈔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不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

畫。畫相包。乃成耳。鄭氏以小司徒所經。即井田之界。經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地之經。為經始靈臺之經。謂小司徒經度之。與趙氏說異。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國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

**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注。暴君至定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市。

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凡建邦國。以士圭士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邦國為公侯伯子男附庸。各有界矣。都鄙為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亦各有界矣。蓋建邦

國。造都鄙。必審井田之形勢以為之界。各滿其為疆為成為終為同為封為畿以界之。邦國都鄙之界。視井田之界而定。則井田之在各國各采邑者乃均。自諸侯之殘虐者。侵奪隣國。而邦國之界不正。

自卿大夫之貪汙者。侵占鄰邑。而采地之界不正。於是為成為疆為井者。將不能滿其數。合其度。而亦不均矣。惟外而邦國之大界正。內而都鄙采邑之小界正。而井田乃正。以之分授於夫。以之制

諸臣之祿。皆可定也。此趙氏以正經界為勿侵鄰國之義也。荀子性惡篇云。所見者汙慢淫邪貪利之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是汙

即貪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慢。慢也。慢。慢也。心無所限忌也。心輕慢之。不以先王所定為制。在邦國必相侵陵。即所云侵鄰國也。在都鄙則長爭訟。如節鐘奪夷陽五田。節鐘與長魚矯爭田是也。

前但言侵鄰國。此兼言之也。蓋謂一畝牛在田。井謂一夫百畝也。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篇銓者。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

人。卿食二百八十人。君。夫滕壤地福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國稱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

注。為有也。○正義曰。梁惠王篇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說苑引作善推其所有而已。詩大雅。婦有長舌。大戴記本命注。作婦為長舌。是有為二字古通。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

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國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

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注。九一至之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

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云。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弁。雖舉商制法。不能使強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

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蓋百畝為一頃。九頃者。九百畝也。郊野在郊外。自百里至五百里。通都鄙言

之也。地官載節國廩二十而稅一。又云。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是園廩在國中。故以此國中為國廩二十有一也。而與汝通。故亦與如通。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如也。是也。鄭

康成箋毛詩。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自為從。趙氏以當時郊野之稅。不止什一。孟子欲其什一而籍。如殷人之行助。其國中園廩之稅。本二十取一。當時則什取一。是為行重賦。民不能什一。

而以什一謀求之。故云責之什一也。野宜什一。則不止什一。國中不宜什一。乃重賦而責其什一。是國中什一也。非郊野什一也。國中不可什二而什一。孟子則欲其仍從舊賦二十取一。故云寬之也。

趙氏義如此。程氏瑤田通藝錄周官畿內經地考云。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四面皆五百里。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采地。五百里為甸地。大司徒

之職。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郊。途人掌邦之野。造幣器形體之法。五

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鄉。五鄉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數如六鄉。但異其名耳。其地在甸。六遂之授地也。亦途人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

地以頌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途人掌之。其職云。

凡治野。夫間有途。途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六遂之田制也。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

鄭氏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如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

官大司馬之職。所謂王六軍也。比郊甸經地之法。在二百里內者也。其外則稍地縣地賈地。謂之鄙。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其界曰都。而鄙則其所居者也。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其造都鄙也。則小司徒經之。其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氏注云。萬畝之地。九夫爲牧。一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謂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據此是鄭氏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卿。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且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又爲善言近六經之民奇受塵上地有萊爲所以饒遠也。不但與經相戾。即與其內注亦不相蒙。豈謂途人所掌之野。得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徒司徒主六卿。因以所制田授之與。井田溝洫之制。在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二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澮。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氏所謂井牧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者是也。此都鄙經地之法也。載師職云。以廳里在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田賈田田任縣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賈地。按大鄉之田在郊。宅田土田賈田官田牛田賈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也。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賈。稍縣賈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甸言餘地。於稍縣賈言其正田。飯互相足。亦以鄉塗形體。許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家邑方二十五里。凡四甸。大夫之采地也。小都方五十里。凡四縣。卿之采地也。大都方百里。凡四都。公之采地也。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於賈。王子弟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於縣。其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於稍。其入稅於王也。皆四之一。四甸入一甸。四縣入一縣。四都入一都。四鄉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四縣者。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王氏鳴威周禮軍賦說云。鄭康成以途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卽夏之貢法。鄭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卽經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正義途人云。夫間有途。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居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澮。一溝澮稠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畦綫澮橫。溝澮澮橫。澮澮澮橫。澮澮澮橫。澮澮澮橫。澮澮澮橫。無途。其途注入溝。溝注入澮。澮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途人云。夫間有途。以南畝圖之。則途澮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間有途。云田首倍之謂之澮。途則橫。溝縱也。自餘澮澮川依此。途澮澮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途人云。九澮而川居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宜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澮之法。祇就夫稅之十二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倪氏思寬讀

書記云。鄭氏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鶴書據鄭旨核分畝。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蠲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一百一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旨。其數甚明。不待持籌而知也。馬瑞臨謂魯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不必拘以十數。此言殊謬。十夫有溝。明係古人成法。蓋國中行鄉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爲比。二比則十夫。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溝。當從義於此。豈得謂姑舉成數言之。至謂行貢之地。無問高原下隴。截長補短。所爲溝澮者。不過隨地高下而爲之蓄洩。異日井田之澤。必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也。適足以啓慢其經界之弊矣。古人於高原下隴。別有通融之法。如楚蔣掩所書者。既言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則經界森列。有條不紊。庸詎得如馮說也。其實皆什一也。聖賢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皆什一。則其實一語爲贅文矣。唯立法九一什一不同。而論其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注載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通之。總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文。以明助法九一之善。若鄭氏又謂孟子言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聯義對。鄭說雖巧而近於鑿。不得從之。按趙氏以國中爲城中。野爲鄉遂都鄙通稱。則九一之制。自國門外皆然。依鄭氏則以國中當鄉遂用貢。野當都鄙用助。乃鄭氏又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則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既以都鄙井田異於鄉遂。遂人注又謂野爲甸。甸是六。遂則稅。亦謂爲野。與都鄙異於鄉遂之說異。蓋又以郊內大鄉爲國中。遂以外皆野矣。一人之說。已參差不一。其與趙氏之異。又有若矣。備載之以俟考。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古者

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共祭祀。圭。聚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紬士無聚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注。古者至十畝。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注云。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元謂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田既是仕田。則卿以下。通大夫士而言。即載師之士田也。毛詩小雅天保篇。吉蠲爲饗。傳云。蠲。聚也。秋官婦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爲吉。圭。惟饗之圭。圭。饗也。儀禮士虞禮記云。圭。爲而哀。爲之饗。注亦云。圭。聚也。詩曰。吉圭爲饗。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必蠲聚。高誘注云。蠲。讀曰圭。是圭之義爲聚也。禮記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

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土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正義云。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士以潔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也。若以不潔白而黜。則收其田里。故士無田則不祭。有田以表其潔。無田以罰其不潔也。說文田部云。畦田五十畝。曰。畦。畦從田圭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畦留夷與揚車。王逸注。五十畝曰畦。蜀都賦劉注云。楚辭倚沼畦畝。王逸云。畝。澤中也。班固以為畦田五十畝也。孟子曰。圭田五十畝。然則畦從圭田。會意象形聲與。孫氏蘭輿地隔說云。孟子圭田。或以圭田。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此上一說。與趙氏異。按鄭司農以士田為士大夫之子所耕。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然則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嗣為士大夫者。即授之田。正與餘夫一例。若然。則圭田不以禦取義。正指不能成井者而言。不能成井。則以五十畝為一畦。畦之數。又即由圭形而得焉者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集解引徐廣云。一畦二十五畝。文選注引劉勰注。病於夏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以五十畝為大畦。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亦即蒙上圭田而言。○注。餘夫至等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此趙氏義也。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氏兼言老少也。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受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聚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云如此。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云。萊。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廬。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也。後鄭此處不注。而注於載師云。餘夫在處。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專人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氏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遠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遠之餘夫。並亦在遠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遠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乃趙氏引周禮遂人餘夫以證孟子。則是以遠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即此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也。彼注者因上言夫一廬田百畝。下言餘夫亦如是。故以為此三十授田之餘夫所授。亦如一夫之餘畝。趙氏解遂人謂一夫所受田萊多少。有上中下。餘夫亦如上中下之等。非亦如百畝也。陳詳道禮書云。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

又以餘夫任之。此載芟詩所謂侯疆。周禮所謂以禮予任貳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上地田二十五畝。以禁牛之。中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此得趙氏義矣。○注。王制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夫圭田無征注云云。依鄭注則王制夫字直下讀。而夫之訓治。既少證佐。依趙注則以夫爲餘夫。當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二事。而餘夫獨省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音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畿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應別用助辭。今按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爲率。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國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稅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近輕遠重耳。下卽引孟子此章文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在畿內。當稅夫而謂無征。正言圭田不稅夫。倒夫字於句上也。蓋井田計夫。故百爲夫。圭田半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恤卿士之子孫。使得專力於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於圭田。其人老弱。或當亦不計夫。

### 死徙無出鄉

謂葬死也

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

注。死謂至功

也。○正義曰。荀子禮論云。死。人之終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此但云死。則送死也。送死惟葬。則有出鄉不出鄉之別。故云葬死也。周書大聚解云。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是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謂爰土易居也。肥磽也。謂蓋毛二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爰作爰。上也字作平。爰作爰。是爰土即國語之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食貨志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云。三年一換土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按晉於是作爰田。是僖公十五年左傳。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糞漿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音與換近。故畔換卽畔援也。說文走部云。趕。田易居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塗人辨其封之士。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萊。謂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禮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廛。中田二歲一廛。下田三歲一廛。肥饒不得獨樂。墾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

孟康云。三年愛土易居。古制也。末世廢廢。商鞅相秦。復立愛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何云。撥主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下田偏易。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爰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畝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備。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備。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實同也。鞅之害民在開阡陌。故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親睦之道。睦。和也。同鄉至和也。○正義曰。說文邑部云。鄉國畿邑民所封也。畜夫別治。从甞。邑名可互稱。析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析爲若干邑。封。猶城也。所封。謂民城其中。所鄉謂歸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衆所向也。以同音爲訓也。畜夫別治。言橫制六鄉。六

鄉治之。謂周禮。按此分別鄉之名甚析。畿內六鄉。則乎六塗都鄙而言。此鄉之專名也。凡民所向往。國之別邑。皆謂之鄉。此鄉之通名也。畿周書大聚解云。以教爲長。飲食相約。典彈相庸。耦耕曰耜。災相恤。資喪比服。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教爲長。飲食相約。典彈相庸。耦耕曰耜。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孟子此文略同。同鄉之田。卽同國同邑之謂。非專指六鄉也。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愛。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鄰里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流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此本孟子而衍之。共井之人。卽此八家爲鄰之謂也。呂氏春秋辨土篇云。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廣雅釋地云。營。耕也。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各相營勞。謂各耕治其田。而各盡其勤苦也。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注云。友。謂同井治合耦耨作者。引孟子此文。趙氏以耦釋友。故引大宰職證之。說文又部云。同志爲友。淮南子時則訓云。令農計耦耕事。高誘注云。耦。合也。農夫同志合耕。亦是友也。廣雅釋詁云。望。候視也。要同何。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伺。候也。察也。伺亦謂作司。秋官禁殺職。掌司新殺殺者。注云。司。察也。是也。故趙氏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釋望也。楚辭招魂云。天地四方多賊姦些。淮南子兒

論訓。茲得節。高誘注云。盜私亦盜也。是盜指盜賊而言。守者防備所已知。望者伺察所未形。守之義易明。故略之。專言察。伺察之。又戒備之。言察而守在矣。鬼谷子擗闔營云。是故望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守司即守望。上兼言守司。而以審察自醒之。則審察明司。亦兼明守矣。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以數字代扶持。方言云。扶。護也。護亦救也。荀子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注云。持養。保養也。扶持二字義同。人有疾病。則羸弱困急。保養之即救護之矣。凡此皆由有以教化之本。食貨志言之。志言民是以和睦。是睦即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

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

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注。方一至伍者也。○正義曰。方者。開方也。方

方三百畝也。其形如井字。故爲一井也。或云。方是法不是形。古九數。一曰方田。若其田本方。

安用算。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即廣野平曠。其縱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

高。斷無百十里直如繩。平如砥者。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爲例耳。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爲

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闕隘毛二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井字。一作二。無井字。非也。

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蕙韭取焉。一作二。是也。比二畝半。合城保二畝半。是爲五畝之宅。

徵法九夫爲井。則每家受田一頃。一十二畝半。我其二。是也。比二畝半。是九分取一也。無所爲公私也。

助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每以二畝半爲廬井宅園圃。餘八十畝。八家同養。是八百八十畝

稅其八十畝。名爲九一。實乃什一分之一也。此助法所以養也。惟是公私之田既分。而先後之期乃

定也。野人謂都鄙之人。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注云。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爲伍也。然則士伍

猶云士列也。即謂食祿之君子。公田君子所食。先之。私田野人所食。後之。是別野人於君子也。又地官小司徒。九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氏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禮其人民。簡其兵勇。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鄉。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然則軍伍屬鄉郊。毛詩小雅采芣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箋云。士。軍士也。荀子王制篇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注云。士。卒伍也。則士伍指鄉遂之人。鄉遂什一自賦。無公田私田之分。則無先公後私之法。是別都鄙之人於鄉遂之人也。二者未知孰是。校勘記云。韓本考文古本伍作位。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矣。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注。略要至如是。○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言略而循理。高誘注云。略。約要也。約之義為要。略約音近。義通也。○注。加至循之也。○正義曰。風俗通山澤志云。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井田大要如是。此法也。若無慈惠之心行之。則法雖立而民仍不被其澤。荀子富國篇云。垂事養民。拊循之。規之。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無井田之法而徒撫循規之。則為小惠。井田之法立。而無撫循慈惠之意。則法亦矯枉而無光輝。所謂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有治人無治法也。注而加慈惠潤澤之。孔本無而字。○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春

禮義勸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注。知采人之善。○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春之至也四字。韓本無善。韓本無善之至也四字。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

政。願受一廬而為氓。注。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廬。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野人之稱。○注。神農至之稱。○正義曰。以神農氏為三皇者。白虎通號篇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伏羲神農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伏羲神農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伏羲神農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伏羲神農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伏羲神農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伏羲神農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伏羲神農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伏羲神農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伏羲神農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為太古二皇是也。伏羲神農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內也。此徐楷無知貌也。賈氏疏云。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賦。此變民言賦。直是異內外而已。然則鄉後稱民。都鄙稱賦。此屬都鄙。故爲野人。國策秦策云。而不憂民賦。淮南子脩務訓云。以寬民賦。高誘注皆云野民曰賦。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出邊賦云。三者云。邊人云賦。邊人。亦即都鄙之民也。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

皆衣褐。拊屨織席以爲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之也。衣褐。貧也。拊猶叩也。

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注。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功名篇

文公與之居。故以居解處。毛詩羔裘箋云。舍猶處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荀子王制篇云。定

室宅。趙氏既以居釋宅。仍以其意未明。故又以舍之宅申明之。謂與之居處者。止舍之以居宅也。

○注。拊猶至叩之也。○正義曰。音義出拊。案許叔重曰。拊。織也。埤蒼曰。拊。斂也。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袒。音同。又出叩。擗云。丁音卓。擗也。從才旁豕。此所引許說。

蓋淮南子注。淮南子脩務訓云。蔡之幼女。衛之稚賈。拊纂組。高誘注云。拊。叩。擗。纂組。邪文如今

之綴。段黑見赤。亦其巧也。謂織組而叩擗之也。毛詩大雅。室家之壺。箋云。壺之言拊也。室家

先以相拊也。孔氏正義云。拊。擗而密也。擗。叩之使堅。堅亦織也。高注

淮南同於許。趙注孟子同於高矣。拊屨織席何以爲食。知其賣之以供食飲也。陳良之徒陳

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

聖人氓。注。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棄其學而學焉。注。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正義曰。漢書藝文

志云。儒家者流。辨文於六經之中。留

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爲最高。荀子儒效篇。言大

儒之效。首推周公。其對秦昭王。則以仲尼爲歸。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是儒家者流也。陳相

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注。陳相言許行以爲滕

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注。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

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

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

**注。**饗。飨至事耳。○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饗。執食也。飨。饋也。从夕。

傳云。執食曰飨。然則。饗。飨皆謂執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飨不言執。互

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食曰饗。夕曰飨。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食魚。左傳。傳負羈饋盤

飗。趙衰以壺飗從。皆不必夕時。輝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飗。大禮曰饗。掌客。上公飗五

牢。饗饋九牢。侯伯飗四牢。饗饋七牢。子男飗三牢。饗饋五牢。此饗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

皆執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執食謂之饗。饗。饗若飗。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饗。毛傳云。

執食曰饗。大東篇有饗筮飗傳云。飗。饗也。合言之則曰飗饗。周禮外饗云。賓客之飗饗饗食

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饗未就。何休注云。饗。饗食。饗。饗肉。饗饗即飗饗。淮南子

遺應訓。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鹽焉。壺餒即壺飗。是飗餒古通用。倒言之則曰饗飗。孟子滕文公篇。

饗。病也。論語子張篇云。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王肅云。厲。病也。此厲民。正論

語所云厲已。故以病釋之也。昭公六年左傳云。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說文食部云。養。供

養也。周書諡法。敬事供上曰恭。注云。供。奉也。是養為奉養也。上云滕君則誠賢君。此又云惡

得賢。賢即指上賢君。惡之言安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

**注。**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

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彘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桌衣也。一曰。粗布衣也。**注。**以彘至衣

周禮春官司服。鄭司農注云。彘。裘衣也。天官掌皮。共其彘毛為毳。注云。彘毛。毛細麁者。淮

南子覽冥訓云。短褐不完。注云。短褐。處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定公八年左傳

云。侵齊攻廩邱之郭。主人焚衝。或謂馬褐以救之。注云。馬褐。馬衣。說文衣部云。褐。編象織。

一曰粗衣。趙氏云。馬衣。本左傳及高注也。云。象衣。本說文編象織也。云。粗布衣。本說文粗衣也。

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取趙氏不言彘。編之為足衣。如今草履之類。象衣亦謂編象為衣。按說文

編象織。此云衣褐非彘。故趙氏不言彘。但言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類例云。說文編象織。一曰粗

衣。愈就簞。數覆叩角褐。注。褐。毛為衣。或曰。纈衣也。按詩七月箋。孟子注。愈就簞注。並以褐

為毛布。孟子注。又以褐為纈桌衣。注。纈桌衣也。淮南子齊物訓注。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潘岳

籍田賦。被褐振裾。注。褐。纈布也。然則褐一衣耳。而毛桌布各異。說文曰。粗衣。蓋統毛桌布而

言之也。詩七月無衣無褐箋云。貴者無衣。賤衣無褐。則別褐於衣。史記劉敬曰。臣衣褐衣褐

見。衣帛衣帛見。則別褐於帛。即說文所云粗衣也。褐為粗衣。又為短衣。晏子諫上簞。百姓老弱

凍寒。不得短褐而欲褐。劫子大略篇。衣則暨褐不完。注。暨。童豎之褐。亦短褐也。淮南子齊

俗謂。必有管。蹠踏短。褐不完者。覽冥訓。霜雪亟集。短褐不完。折序無鹽乃拂短褐。自請宣王。史記秦始皇帝紀。夫寒者利短褐。索隱曰。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凡此言褐者。必曰短褐。師古真禹傳注。以褐為布長襪。旗懸露。又以褐為褊垂至地。豈褐之長短。亦有古今之異與。許子冠乎。孟子問相曰。冠。相曰。冠也。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孟子曰。許子

自織素與。曰。否。以粟易之。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曰。許子何為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記注。織妨害於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

本同。廖本妨作妨。按作妨是也。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云。爨。爨也。孟子曰。許子寧文女部云。妨。害也。故以妨釋害。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相曰。炊也。孟子曰。許子寧

以釜甑炊食。以鐵為犂。用之耕否邪。齊注。爨炊也。○正義曰。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云。爨。古言謂則不言曰。如毛傳婦人謂嫁歸。是也。特牲少牢禮注。皆曰爨。竈也。此因爨必於竈。故謂竈為爨。楚茨傳云。爨。雍爨爨也。此謂竈。又曰。踏踏爨竈有容也。此謂炊。按此言以釜甑爨。釜甑作竈。則爨不得又為竈。故是炊矣。說文牛部云。犂。耕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犂耕二字互訓。皆謂田器。故云以鐵為犂。爨本竈名。用以炊。即以炊為爨。犂本田器。用以耕。即以耕為犂。

曰。然。相曰。用之。自為之與。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考工記。冶鐵陶瓦器。○正義曰。錫則不耗。量之以為。架尺。內方尺而外。其實一。說文兩部云。。釧。釧屬也。重文釜。或從父金聲。是釜屬金治為之也。故云冶。考工記。陶人為。實二。厚半寸。骨寸。實二。厚半寸。骨寸。七穿。鄭司農云。。無底。說文瓦部云。。也。一穿。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無底。即所謂一穿。蓋斷七穿而小。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其底七穿。故必以竅被。而加米其上而餅之。而餅之。屬屬瓦陶為之也。故云陶瓦器。按古釜有足如鼎。今釜無足。則以土為。承其下。說文言秦名土曰。是也。辭讀若。今俗作。然土其下仍鐵其上。俗稱呼其上之鐵為。其下土為。今以木為之。其下亦以木為。則七穿之。或以竹為之。俗呼蒸籠。亦之類也。曰。否。以粟易之。

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

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

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

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圖**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

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交易紛

紛為煩也。**圖**。注。械器之總名也。○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桎梏為刑

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云。器械異制。注云。謂作務之用。孟子此文。又指釜鬲耕犁而言。是凡器

皆得稱械。故云器之總名也。○注。舍止也。至用之。○正義曰。舍為居止之止。此為禁止之止。故

又申解止為不肯。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邵氏晉涵正義云。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

穀梁文十二年傳云。伯禽曰世室。羣公曰宮。是宮廟通稱宮室也。左氏莊二十一年傳云。號公為王

宮於珪。鄭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是天子諸侯所居通稱宮室也。左氏傳二十

八年傳云。令無入僖負羈之宮。檀弓云。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改哭。是大夫通稱宮室也。士昏禮云。請吾子之就宮。喪服傳云。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

廟。大戴禮千乘篇云。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是士庶人通稱宮室也。釋文云。古者貴賤同稱宮

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按宮是貴賤通稱。此許行所居即應宅。故以宅解宮也。毛氏奇齡四

書陳言云。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言止取宮中。不須外求也。趙注舍止。又以不肯為

止。謂不肯皆自取宮室之中。則猶是止字。而解又不同。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圖**。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

且為。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圖**。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

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

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圖**。孟子言人道自有大

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

羸路也。**圖**。注。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正義曰。爾雅釋言云。作。為也。諸經注或以為釋作。或以

字連也。作。釋為。二字輔注。此以百工之所作解百工之所為。以備字倒加句上。明為字斷。不與備

字連也。作之乃得用之。解自為而後用之。作即為也。荀子富國篇云。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

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注。是率導至路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率性之謂道。管子君

臣篇云。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道爲導。而以率性解之。是率即導也。音義出路也。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出巖路。云。力爲切。字亦作羸。邱果切。各本作是率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巖路。云。字亦作羸。則宣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路與露古通用。露巖見於古書者多矣。大雅申夷載路。鄭箋以瘠羸路。俗人乃改瘠爲露。此添困之二字。其謬同也。力爲切。瘠也。羸路。謂瘠瘠羸露也。音義前說是亦作者。非。翟氏籙考異云。趙注謂導人羸困之路。丁張覺其未安。而欲改字爲露。不若奔走道路爲得。管子四時篇云。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路謂失其常居。可爲此路字之證。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困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

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困故曰至義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

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是勞心勞力。古有此法。孟子上言大人小人。此云或勞心

。即君子勞心也。云或勞力。即小人勞力也。以先王之法。是以加故曰二字。勞心者治人以下。則

孟子申上之辭也。○注。君施至其上。○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淮南子說山訓云。

幸善食之而勿苦。注云。食。養也。前章言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云勞心者治人。

治人者食於人。即君子治野人也。此云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即野人養君子也。彼云養云

食。正是食即是養。故以理釋治。而以奉養釋食。施教化以治理之。即使之同鄉共井。相友相助相

扶持以親睦也。民竭力治公田。則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政治私事也。戰國時諸侯卿大夫。但

知多取於民。故不樂分別公私之界。如同助法行。則先公後耕之定分。而君子野人之辨明。不特小

人之利。正君子之福也。許行以孟子分別尊卑貴賤。持其並耕之說。同君子於小人。思有以破之。

故孟子復引先王勞心勞力之辨。以申明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義。義而通。非一人之私言矣。

故云所當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舜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當堯之時。○正義曰。孟

化。必法堯舜。神農之言。非其時也。○注。遭供至害人。○正義曰。供與鴻通。呂氏春秋執一篇。神農以鳩。高誘注云。鳩。威也。說文水部云。監。犯也。犯。監也。二字轉任以聲韻。故連稱之。

楚辭九辯云。何厄隘之浮雲兮。注云。浮雲。遠。騰。雲之威也。史記韓非傳云。凡隆博文。則多而久之。博。多。說之威也。劉向九歎憂苦篇云。折銳摧稜。擬汎濫兮。注云。汎濫。猶浮汎也。水威故浮汎於中國。經先言天下未平。注先言洪水。明洪水橫流二句。申上天下未平也。凡事縱則順。橫則逆。橫行。水逆行也。天下所以未平。緣洪水。水所以威。緣逆流。怪逆流。則浮汎於天下。而天下所以未平也。毛詩秦風小戎傳云。暢。長。故也。呂氏春秋知度篇。此神農之所以長。高誘注云。長。猶威也。說文神部云。茂草豐盛。是暢茂爲草木之威也。毛詩。正月繁霜。傳云。繁。多也。淮南子汜論訓。當市繁之時。高誘注楚辭。佩。佩。紛。紛。其繁飾兮。王逸注皆云。繁。衆也。繁。風作著。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著鳥獸。注云。著。著。著。著也。國語晉語。惡不殖也。注云。殖。蕃也。魯語云。所以生殖也。注云。殖。長也。昭公十八年左傳云。夫學殖也。注云。殖。生長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自大賢之息。索隱云。息者。生也。然則繁殖二字義同。繁殖即繁息。繁息即衆多也。隱公五年左傳。不升於俎。服虔注云。登爲升。是登即升也。爾雅釋詁云。登。成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農始升穀。高誘注云。升。成也。其義亦同。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莠敗不成。又貴信篤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五穀不登。則五穀不成。故登即成。禮記檀弓云。是故竹不成用。毛詩齊風。儀既成兮。箋云。成。成。成。成也。成。成。成。成也。成。成。成。成也。鄭氏解不成用爲不可善用。竹無邊際。則不可善用。猶穀不秀實。則不足升用也。儀。古。通。字。爾雅釋言云。遇。迫也。猛獸與人相迫近。則害人。惟害人。故堯獨憂念之。謂堯懼其傷害人。故憂念之也。經言禽獸。注單言猛獸者。舉獸以見鳥也。見於山海經者。多猛獸亦多怪鳥矣。爾雅釋詁云。憂。思也。念。思也。是憂亦念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傳治也。孟子滕文公篇堯獨憂之。舉舜而數焉。趙岐注云。敷。治也。引禹貢禹敷土。敷與傳同。故史記夏本紀作傳土。今本孟子敷下有治字。後人取注義加之也。按禹貢禹敷土。史記集解引禹氏注云。敷。分者。敷之訓布。布。敷也。敷亦分也。然則敷治即分治。堯一人獨憂。不能一人獨治。故使舜分治之。下文使益掌火。使禹疏河。舜又使益禹等分治之也。趙氏以治釋敷。則堯本似無治字。乃今各本皆無治字者。儀禮喪服傳云。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注云。治。猶理也。淮南子原道訓。夫能理二苗。高誘注云。理。治也。二字轉注。毛詩小雅。我疆我理。傳云。理。分地里也。禮記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注云。理。分也。理之訓分。則治之義亦爲分。蓋趙氏以治釋敷。即以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國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故

禽獸逃匿而遠竄也。國掌主也。掌主至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掌火。掌火。掌火。杜子春讀掌火爲主火。是掌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唐時有此官。蓋先使益爲之。後命益爲虞。關伯乃代益爲

禽獸逃匿而遠竄也。國掌主也。掌主至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掌火。掌火。杜子春讀掌火爲主火。是掌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唐時有此官。蓋先使益爲之。後命益爲虞。關伯乃代益爲

火正。其後又相土代之也。說文火部云。烈。火猛也。呂氏春秋盡數篇。無以烈味重酒。高誘注云。烈。猶醜也。趙氏以益焚草木。乃焚所當焚。不可謂之醜。以烈之從火與熾同。爾雅釋言。熾。盛也。毛詩商頌。如火烈烈。箋云。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是烈可謂熾。熾爲威。烈亦爲威。卽上所云草木暢茂也。故以烈屬草木。謂視山澤草木熾盛者。以熾釋烈。又以威釋熾也。視山澤爲熾。故云熾山澤。猶視以爲陋。則云陋之。視以爲美。則云美之。此視以爲烈。則云烈山澤也。胡氏謂禹貢熾指云。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蔚鬱鬱。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按臯陶謨隨山刊木。江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史記夏本紀。作行山刊木。又錄禹貢隨山刊木。作行山表木。說文。棗。棗也。國語魯語云。山不棗。賈逵注云。棗。表斫也。說文木部亦云。棗。表斫也。棗。謂表斫其木以爲表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斫之以爲表。如孫臏斫大樹白而書之曰。臆涓死此樹下。是其意也。然則刊木自爲表識道里。與此焚草木驅禽獸不同。非孟子異於尙書也。楚辭大招云。魂無逃只。注云。逃。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高誘注云。匿。發逃也。說文穴部云。竄。匿也。三字轉注。故以竄釋逃匿。逃竄則遠。禹疏九河。淪濟潔而注諸海。決汝

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淪。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

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如此。寧得耕乎。○禹疏九河。

禹貢濟河爲兗州。九河既道。又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納。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毛詩正義引鄭氏

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

駭。大史。馬類。覆釜。胡蘇。簡。絮。鉤盤。兩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

東。至平原兩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又云。播。散也。謝氏身山黃河圖說云。水降土升。則河底日

低。而地日高。水升土降。則河底日高。而地日低。凡水壅塞。則反疑結堅實而成冰。土壅塞。則

則反變化柔虛而爲塵。黃河之水。出積石之西。寒涼之甚者也。但水雖堅流於衆石之間。則不能濁。此積石以西之水。所以最清。至積石東。漸爲柔虛之土。所以漸濁。水降土升。隨之而去。則溝底漸下。今觀底柱以上。地高河低。則水降土升。確然可見。梁陽以下。則水復上升。土復下降。此河底所以日高。在西北寒涼之地。則水反堅實。土反柔虛。此梁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至東南溫暖之地。則水復柔虛。土復堅實。此梁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且汾洛經渭之原。皆出西北寒涼之地。故水上容土。土下容水。彼此相瀆。而皆爲濁河。此梁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濟伊洛



淵源於此之源。皆出東南溫暖之地。故水不容土。土不容水。彼此相拒。而皆爲清河焉。此蓋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夫濁河之水。容土者也。清河之水。不容土者也。清河之水。入於濁河之中。則濁河之土。必不容於清水之土。自必漸降於下。而河底漸高。以致水行地上。左右衝決也。蘇之治河。積用弗成。固宜罪之。然九載河事所行雖錯。亦未必非大禹八年於外之一助。蓋大禹兩世於此。熟悉水土之性。故深以水由地上行爲憂。故掘地注海。使水由地中行。又何泥濘衝決之有。而聖人猶憂深慮遠。惟恐日後之水升土降。水復行於地上。乃思惟有常去河底之壘。然黃河之水。萬里奔騰。直趨而下。又怎能使之暫停於上。以取其泥哉。聖人於此。再四躊躇。乃於河外加河。而作逐一鑿鑿之法。遂將一河播爲九道。每至夏秋水涸之後。乃以八河通流注海。一河閉斷上流之口。使河底之壘盡露。然後濬而去之。則此一河之內。無壘塞之泥。因而二河三河。以及八九河。復至一二河。輪流更替。一歲必深鑿一河。九歲必各鑿一次。周而復始。永無勿廢。萬載千年。可無慮焉。後世不明其意。乃誤解之曰播九河者。殺水勢也。是豈知水之勢者哉。○滄濟原。○正義曰。東入于海。學沈水。東流爲滄。入于河。溢爲滄。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滄。又東北會于汶。又北四瀆之北字如此。而俞書周禮春秋三傳。爾雅史記風俗通釋名。皆作濟。毛詩却風有佈字。而傳云地名。則非水也。惟地理志引禹貢職方作佈。然以濟南濟陰名郡。志及漢碑皆作濟。則知漢人皆用濟。班志許書。僅存古字耳。胡氏謂禹貢維指云。孟子曰。禹疏九河。滄濟原。皆在兗域。而經於濟原。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原。則二水之治可知矣。濟原之原。說文本作源。燥溼之溼。說文本作源。隸改曰爲田。又省一糸。遂作源。而濕轉爲溼。濕溼二字。混而無別。王氏鳴咸向書後案云。漢志言濕水所經。除東武陽尙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濕水所出。二濕陰。三千乘郡千乘。四濕沃。所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高唐之水。當爲濕水別支。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溢悍。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水。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卽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濕川也。河自王莽時遂定。惟用濕耳。孟康言河徒惟用濕。雖似小誤。其以禹鑿二渠。一爲濕川。此用古義。不可改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實字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濕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濕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濕原。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濕二原。其小清河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決汝漢。○正義曰。禹貢云。蟠冢尊漢。東流爲漢。又東爲滄原之水。蜀三體。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而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蜀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汝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潁川郡亦有定陵。續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汝南定陵。蓋卽潁川定陵。前漢有一縣分隸兩郡者。定陵在汝南潁川之間。故分屬之。光武時省併爲一。僅存爲一。故續志屬潁川耳。

班氏於魯陽序淮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序汝入淮。定陵以西。統汝於淮。淮亦汝也。連淮水數之。歷南陽河南潁川汝南。故有四縣。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襄信縣入淮。襄城晉置。汝陰魏置。在晉則歷六縣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鄭氏目驗之。故水經注言汝出魯陽大孟山。蒙柏谷西即盧氏界。許氏雖與班氏異。而其指則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許義也。鄭注於汝汝分流。始言汝水變復畢山。復畢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寰宇記。蓋汝自魯陽過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大孟混入勉鄉之天息也。高誘注云。謂云。汝出猛山。猛與蒙柏長短讀。蒙谷即猛山。而猛與孟形近而誤。大孟山即猛山也。汝南注云。猛山一名高陸也。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排淮泗而注之江。○正義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揚州云。沿于紅海。達于淮泗。孫氏蘭輿地爾說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溢爲二潭。又見流千里。會如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虞。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蘆州巢湖胭脂河以入江。又導之由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何以入海。蓋高堰劍於神禹。修補或登耳。蘭字遊九。居吾鄉北湖。順治康熙時人。於天算地圖。研究極精。此說實能羽翼孟子。近時則有陽湖孫氏星衍。作分江導淮論。大略與蘭同而加詳。其言云。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于紅海。達于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迂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屍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水經注淮水與泚水淮水合。泚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運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壘湖。迥遙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湖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畢湖。吳人燒藕。作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記湖諛作湖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蘆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感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證。孫叔敖時開芍陂。當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同出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廉暉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流斷。然巢湖之水。夏間猶達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比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流與江通之證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獨施淮。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荷澤。荷澤合佈加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則至禹都矣。紅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濞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感夏水漲。則運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以

前。淮流不爲供澤湖之惠。上言注諸海。此言注之江。之諸異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之猶諸也。之諸一聲之轉。互文耳。詩伐檀篇。濱之河之側兮。漢書地理志作濱諸。襄二十六年左傳。棄諸堤下。五行志作棄之。○注。疏。通至壅也。○正義曰。說文氏部云。疏。通也。國語周語云。疏焉川谷以導其氣是也。說文水部云。滄。續也。字同於繫。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以錫養物曰滄。皆與此文不合。莊子知北遊云。佞齊戒疏濬其心。蓋與疏連文。當與疏同義。廣雅云。疏。治也。趙氏以治釋之。仍以爲疏耳。按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云。疏。分也。既醜爲二。又播爲九。醜播皆分。疏滄亦皆分也。開通亦分義。趙氏上以治釋數。此以治釋滄。皆兼有分義也。說文手部云。排。擠也。擠。排也。抵。擠也。推。排也。排。排也。皆拒而退去之名。與通相反。故趙氏以壅解之。壅與雍同。周禮雍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淮將南浴。較塞其南以拒之。壅。即抵之推之使東去也。趙氏蓋指高壅與。且說者疑淮不入江。乃俟入淮亦不入江。而孟子以俟俟並稱爲決。下承注江。豈孟子不知淮。並不知俟邪。嘗細推之。有精義焉。淮自桐柏而東。在上則俟俟穎沙獨等水入之。在下則泗沂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難於專流入海。故在上則決之。在下則排之。趙氏以壅解排。義爲至精。何爲壅。於泗口之下築隄以束之。不使其流輒散於樊良射陽之間。推抵之偏令東入於海。有此排而淮乃挾泗入海。而不致南漲於江矣。乃壅障之功。施於泗入淮以下。可以壅泗。而俟穎諸流之入於淮者。不可以此壅之。故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於江。此地泗未入淮。所決者淮。異決俟也。泗既入淮。所壅者淮。實壅泗也。言排泗而沂在其中。言決俟而穎獨等水在其中。下以泗與淮並言。明泗入淮。此俟即入淮之俟。不可云決淮俟。致與下句沓複。故云決俟漢。是時漢在安豐之間入江。俟入淮而決之入江。蓋與漢合。故云決俟漢。謂決俟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蓋注江者。俟漢之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決俟漢。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以今推之。俟水至俟寧鳳隔之間俟口入淮。至霍邱西決出。會於巢湖入江。淮決即俟決。而俟入淮之勢洶矣。又東則潁水。自潁上縣入淮。沙水獨水。自懷遠縣入淮。而淮勢又感。至盱眙又決出。由天長六合入江。而潁沙獨諸水入淮之勢又洶矣。又東沂泗。乃自宿遷入淮。而淮勢又感。遂不決之入江。轉壅障入江之路。排之使專由安東往海。俟入淮。則決之使合漢水以注之江。泗入淮。則壅之使並入於海。故云決俟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自漢不至安豐。而俟漢之合。遂莫可解。於孟子稱決俟漢。可以考見當時之地勢。益知杜預鄧元慶大別不在安豐之非也。漢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孔氏正義引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漢近淮。故俟水之決出者與之合。不言決俟。明決俟。明決俟於六安安豐間入漢。與漢合入江也。孟子此文。至精至妙。補禹貢所未詳。趙氏以壅釋排。孟子之義益顯。班固撰漢書地理志。其言水道多用互見。最爲奇奧。而後稷教爲地理之學者。尙不能識之。况孟子乎。○注。書曰至弗子。○正義曰。臯陶謨文。

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爲稻黍稷麥菽也。五

后稷教

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注。棄爲后稷也。○正義曰。尙書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

氏春秋任地篇云。而樹麻與菽。淮南子本經訓。益樹蕪菱。高誘並注云。樹。種也。方言云。樹。植立也。禮記中庸。地道敏樹注云。樹。殖也。毛詩齊風。蕪麻如之何。傳云。蕪。樹也。說文風

部云。蕪。種也。木部云。樹。生植之總名也。是樹蕪種植四字義通。故樹可訓種。亦可訓植。蕪可訓植。亦可訓種也。○注。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正義曰。素問金匱真言論云。東方青色。其

穀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周禮夏官職方。揚州荊州宜稻。豫州并州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宜三種

注云。三種。黍。稷。稻。四種。黍。稷。麥。五種。黍。稷。麻。菽。稻。麥。趙氏所本也。程氏瑤田九穀考云。鄭康成氏注周官大宰職之九穀。黍。稷。麥。五種。黍。稷。麻。菽。稻。麥。趙氏所本也。程

方無黍。而稷梁二者。言人人殊。鄭氏注三禮及箋詩。獨不詳稷之形狀。呂氏淮南子其所著書。往往言諸穀之得時。及大歲所值之年。穀之或昌或法。東西南朔之地。地各有所宜種矣。而獨不及於

稷。而鄭萊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粟之名。唐以前。以粟爲稷。唐以後。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黍之不黏者爲稷。今讀說文。較然不可相冒。及搜尋鄭氏說。稷梁兼收。

黍稷不佃。足正諸家之謬。其考梁云。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聘禮米禾。皆

兼黍稷稻梁言之也。以他穀連黍者。不別立名。假借通稱。抑以事難件繁。有足相包者。屬文之法耳。非謂禾爲諸穀大名也。七月詩云。禾麻菽麥。禾爲諸穀中之一物明矣。納稼專言禾者。稂以禾爲主。

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周官倉人職掌粟入之議。注九穀盡菽焉。以粟爲主。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爲主。則是梁即粟矣。史記索隱載三蒼云。梁好粟。其證也。內則言飯有梁。

又有黃梁。是梁者。白梁也。今北方猶呼粟米之純白者曰梁米。先鄭注九穀。有稷無梁。然於六穀則稷梁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梁也。顯與禮經相畔。及其注百穀。於稷之外又復舉梁。稷

梁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秦漢以後。佃而一之。舉梁輒逸稷。舉稷又逸梁。後鄭知稷梁之不可相無也。而毅然改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成氏之識之卓也。其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

据月令之文。膳夫王用六穀。也。司農說。稂黍稷梁麥菽。蓋据食醫會稽食之宜而知之。於九穀必入梁者。据食醫六穀有梁而入之。也。五穀於六穀中缺其一。不知宜缺何穀。不能据六穀意爲增損。且

五穀養疾。宜與菽氣相應。故直据月令配五行者爲之注。其注職方宜五種。不据月令者。以本經他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故据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諸家言

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氏据之。注疾醫。史記天官書與月令同物。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之五種。盧辨大戴禮注。亦皆同之。素問論五方之穀。曰麥。黍。稷。稻。豆。鄭氏注職方氏之五

種。曰黍。稷。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之。全同後鄭。管子地員五土所宜。曰

黍。稷。菽。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

菽。麥。稻也。五常政大論。又惟麻爲木穀。至火穀則麥黍互用。以上言五穀者十二事。皆有稷無稷。楚辭大招。五穀六仞。散菽樂只。王逸注。五穀。稻。黍。豆。麻也。大招於五穀外明言有菽有稷。而王逸則以稷爲菽米之美稱。是亦有稷無稷。汲冢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粟。稷也。是爲有稷無稷。漢書平常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稷粟二穀。兩不相冒。亦可以爲諸經之左證矣。其考稷云。說文。稷。齊也。五穀之長。齊。稷也。秦齊重文。稷。稷之黏者。稷。齊大名也。黏者爲稷。北方謂之高梁。或謂之紅梁。通謂之稷。稷又謂之蜀黍。蓋稷之類。而高大似蘆。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則首種者。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不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周官食醫職。宜稷。宜稷。宜稷。宜粱。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苽稻黍粱秫。惟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關粱而秫重稷也。良稻之箋云。豐年之時。雖穰者猶食黍。疏云。穰者食稷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爲主。穰者食以高粱爲主。是穰者食稷。不可以冒粟爲稷也。其考黍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糜。黍也。糜。糜也。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飯用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餲醢醢粥之屬。故董宣實糜爲之。以供祭祀。故異其名曰糜。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向黍也。不黏者有糜與黍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說文糜黍互釋。稷齊互釋。其爲二物甚明。程氏考九穀。精確不移。見載通藝錄中。略錄其稷黍黍黍三條。其麥稻菽苽等考不具錄。○注五穀所以養人也。○正義曰。說文去部云。養。故以五穀養解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叙。朋友有信。○正義曰。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子有親。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有信。是爲契之教也。

人之至有信。○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使契爲司徒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人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總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有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人物分於天道。是以不齊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日用事爲。皆由性起。無非本於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言身之所行。舉凡日用事爲。其大經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稱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脩道之謂教也。曰性曰道。

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成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脩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純粹中正。然而即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比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性。於是乎盡。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於成性而後不能盡斯道者衆也。程氏瑋田圃藝錄論學小記云。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誠者實有焉而已矣。毛氏奇齡四書諫言補云。契所教人倫。在尙書舊傳。極是明白。總見春秋文十八年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注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左禮。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辭。因之漢書慎微五典傳云。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漢唐儒者。不以五達道爲五倫。不使孟子子人倫闖入一字。孟子所言。必戰國相傳。別有如此。大來曰。孟子所言人倫。在春秋時已有之。論語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曰古經極重名實。猶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稱。偶有稱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衛石碣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友。弟長。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齊晏嬰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義。婦聽。祭統稱十倫。是事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疎。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雖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供範之三德。則五達道必非五倫也。按史記集解引鄭氏注堯典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又云。五

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馬融注堯典云。五教。五品之教。王肅注云。五品。五常也。鄭氏自本文十八年左傳。以所云五教之目如是。乃取以爲堯典五教注耳。然史克所舉。不必卽爲尙書疏義。書命契。比舉八元。已不相合。如管子五德篇言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入者。君中正無私。臣忠信不黨。父慈惠以教。子孝弟以禮。兄寬裕以誨。弟比順以敬。夫教像以固。妻勸勉以真。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隱公三年左傳。石碯言六逆六順。則省下倍上臣殺君。但言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石碯止舉六者爲君陳古義。倍殺之事。非所宜言。又公方絜嬖人。夫婦之際。所宜深諱。然則古人論事。原無一定。史克所說。烏知非石碯一例。孟子深於詩書。所目五教。宜得其真。禮記樂記云。道五常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王肅以五常爲五品。亦不同於鄭氏。司徒五教。宜以孟子爲定論。未可攝左傳以疑孟子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人之有道也。言人之爲道如此也。若言人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爲有一聲之轉。聖人有憂之。言聖人又憂之也。又字承上文憂洪水而言。○注。司徒至教也。○正義曰。禮記祭法云。契爲司徒而民成。民卽人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趙氏所本也。趙氏前解明人倫爲人事。比教以人事。亦以人事解人倫也。易家人象傳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論語顏淵篇。孔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人專以門內言之。故不及君。原朋友對齊景切其時事。故僅舉君臣父子。亦立言各有其當。乃序卦傳云。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兌象傳言朋友講習。則君臣夫婦朋友。與父子兄弟五者。自不可缺一。故趙氏合易論語而言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又益以朋友貴信也。是爲契之所教。則五教之中。不得偏指父子兄弟。而缺君臣夫婦朋友矣。不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

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窳。加德惠也。音義。引丁音日音駟。或作曰。諫也。按趙注云。意不以爲堯之言。則今讀日爲越者謬。自上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此。皆敘事之辭也。蓋曰日二字。形近易譌。唐石經日字皆作曰。釋文於曰字每加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無識者橫取此勞之來之以下。竄入尙書敬敷五教在寬之後。妄甚。按孔本作放勳日。與音義同。他本俱作曰。作日是也。言既命益禹稷契而不自已也。日日勞來匡直輔翼。所以然者。使自得之也。而未已也。又從而振德之。日日與字相屬。與大學日日新。又日新同。下云聖人之憂民如此。堯承此數語。不然。徒使益禹等勤勞。放勳轉有暇矣。而暇耕乎四字。正從日字一貫。○注。放勳堯號也。○正義曰。劉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殂落。許氏說文正同。屈原賦二十五篇最近古。禮疏云。就重華而

陳詞。九章涉紅云。吾與重華游乎瑤之圃。機妙云。重華不可梧令。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本  
史臣贊舜之詞。屈子因以爲舜號乎。江氏受尚書集注音疏云。大戴禮帝系篇云。少昊產軒轅。是爲  
黃帝。又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又姁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是放勳與軒  
轅高陽等同稱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左傳亦稱高陽氏。高辛氏。軒轅  
高陽等。既皆是氏。則放勳當同。按古之稱氏。如宓犧氏。神農氏。女媧氏。共工氏。夏后氏。是  
其號。如斟釐氏。斟尋氏。皆國號。而係以氏。以軒轅高陽例之。放勳之爲號信矣。堯典稱允。子  
朱稱姁。皆名。其云有姁在下曰虞舜。鄭氏注云。虞氏。舜名。是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者。  
名曰軒轅。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名號通稱。淮南子原道訓云。則名實同居。高誘注  
云。勢位爵號之名也。周書禮法解云。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注云。名。謂號號是也。○注。  
遭水至德也。○正義曰。趙氏讀放勳曰。故如是解也。遭水災。民爲不善。故堯勞來之。不罰責之  
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勅。勞勅也。爾雅。勞來。勳也。大雅下武篇。昭茲來許。鄭箋  
云。來。勳也。史記周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尚賢篇云。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  
勞來。皆謂勳也。孟子滕文公篇。放勳日勞之來之。亦謂聖人之勳民也。又云。輕。整也。戾與整  
通。說文。輕。車戾也。字通作匡。考工記。輪人則輪雖斂不匡。鄭衆注云。匡。枉也。枉亦匡也。  
說文云。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違背是也。管子輕重甲篇。弓弩多匡軻者。枉謂之匡。故正枉。  
枉亦謂之匡。孟子滕文公篇云。匡之直之。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皆此類也。趙氏以正釋匡。匡。  
正也。爾雅釋言文。直其曲心。則匡爲正其邪心也。人性本善。遭水災則心曲而不直。邪而不正。  
放勳不憚其勤。而匡之直之。使有以開闢其弊。而復歸於善焉。匡正而必申。以使自得者。此聖人無  
爲而治。無一日息其勤民之念。實無一日見其勤民之迹。隨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所以匡之直之者如是。所爲使自得之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孟子所本  
歟。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云。振。救也。昭公十四年傳云。分貧振窮。此振義同。窮  
窮。卽乏絕貧窮也。呂氏春秋報恩篇云。張儀所矯於天下者。高誘注云。德。猶恩也。論語憲問篇  
云。何以報德。注云。德。恩惠之德也。又從而振救其羸窮。而加以恩德。皆孟子稱述放勳勤民之  
事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堯。號也。唐本考文古本號作名。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宋本恐作愆。  
閩監毛三本及  
恐作逆行。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

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

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

百畝不易治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正義曰。大戴禮主言篇云。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



農夫以不易治爲已憂。○正義曰。毛詩。甫田。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故以治釋易。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尙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

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

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

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注。天道至耕也。○正義曰

第八。其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此小異。集解引包云。蕩蕩。廣遠之稱。廣遠亦大也。所以大者。以其無私。故趙氏既以大釋蕩蕩。又以無私申大之義也。方言云。巍。高也。楚辭

遠遊。貌揭揭以巍巍。注云。巍巍。大貌。高大亦威。故趙氏以威釋之。禮記射義云。與爲人後者。音

注云。與。猶奇也。儀禮士昏禮。記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奇兼皆加多之義。故以益釋與。音

義出不與。云下音預。又如字。如字則讀與之庚與之釜之與。有所施於人。亦有所益於人也。周

書說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

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造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論語。爲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氏注云。德者無爲。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

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孟

子述孔子之言而申明之。云。豈無所用我心哉。蓋惟恐說者誤以民無能名。有天下而不與。爲舜棄一

切。無所用心。蓋堯舜之無爲。正堯舜之用心。曰爲政以德。曰恭己正南面。曰修己以敬。曰使民

不倦。曰使民宜之。非用心。何以爲德。何以爲恭爲敬。何以能使民不倦。使民宜之。故堯舜治天

下。非不以政不以法。其政逸。而心以運之則勞。其法疏。而心以聯之則密。非運以心。聯以心。不

能無爲而治。卽不能民無能名。亦卽不能有天下而不與。是爲爲政以德。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此堯舜之用其心也。用心卽勞心。勞心如此。何能勞力以躬耕乎。吾

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

人。則其道也。○注。則其道也。○正義曰。則。法也。○謂

效法夷蠻之道。○國監毛三本作同其道。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師死而遂倍之。○正義曰。作僞。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按荀子大略篇云。教而不稱師謂之倍。禮記大學云。而民不信。注云。倍或作僞。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背。倍也。在後稱也。楚辭招魂云。工祝招君。背行先些。注亦云。背。倍也。僞背倍三字通。借字見禮記坊記。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二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注。任。擔也。○正義曰。毛箋云。抱負以歸。國語齊語云。負任備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注云。背曰負。肩曰備。任。抱也。何。揭也。毛詩小雅。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云。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有負任者。有輦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淮南子道應訓云。寧越欲干齊桓公。因窮無以自達。於是爲輦。將任車。以商於齊。高誘注云。任。載也。按婦人懷子爲任子也。禮記樂記注云。孕。任也。郊特牲注云。孕。任子也。孕。懷抱在前。則任之爲抱。其本義也。因而擔於肩者。載於車者。通謂之任。散言之則通也。○注。失聲。悲不能成聲。○正義曰。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位而不止。謂之嗥。哭極音絕。亦謂之嗥。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嗥。哭極音絕。啼極無聲。此趙氏所云悲不能成聲也。按失亦與佚通。佚之言放。失聲或亦謂放聲也。禮記檀弓云。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哭失聲。此失聲正謂放聲。太平御覽引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閔。太后憐之。閔伏位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閔位。此言先伏地而泣。繼而至於放聲也。○注。場。孔至三年。○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場。道也。說文土部云。場。祭神道也。國語楚語云。壇場之所。注云。除地曰場。蓋於冢墓之南。築地使平坦。以爲祭祀。揚子法言謂之靈場。說文謂之祭神道也。後人樹碑於此。謂之神道碑。神道在冢前。未可當正中而室。故知在偏左偏右。猶倚廬聖室之偏倚東壁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趙氏以復釋反。故云復三年。讀子貢反築室於場爲一句。反字連築室也。閔氏若據釋地續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置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

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固。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想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

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

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尙。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注。有若至孔子。○正義曰

子既役。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趙氏所本也。禮記檀弓

云。子辭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然則有子之似夫子。不特狀貌然矣。○注。秋陽至陽也。○

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嗚。日出也。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某氏傳云。雨以潤物。

嗚以乾物。祭義。夏后氏祭其閭。閭人祭日。以朝及閭。鄭云。閭。昏時也。爾雅為

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暘之義當從鄭。孟子秋陽以暴之。亦當作秋暘。周正

建子。改時改月。故周之秋。乃夏之夏。周之七八月。乃夏之五六月。又當日中。最能乾物。文選

注引荅母箋孟子注云。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亦仍趙氏也。○注。皜皜甚白也。○正義曰。王氏

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皜皜。白也。皜皜。司馬相如傳云。鬻然白首。鬻與皜同字。又作皜。重言

之。則曰皜皜。又云。皜之言皎皎也。說文。皜。明也。衛風伯兮篇。皜皜。甚白也。義與皜相近。毛氏奇

皜乎如登乎天。孟子滕文公篇。皜皜乎不可尙已。趙氏注云。皜皜。甚白也。義與皜相近。毛氏奇

皜四書索解云。紅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

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猶者為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

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徑而不濇。祇以不為

物汚。與屈原傳之皜然泥而不滓語同。豈有會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知天如日。宰我之趨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况潔白二字。會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按毛氏說是也。列子湯問篇云。皜然疑乎雪。釋文云。皜。又作皓。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云。皓首以為期。注云。皓與顛古字通。說文頁部云。顛。白貌。楚辭曰。天白顛顛。皜皜即是顛顛。爾雅釋天云。夏為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氣布散皓皓也。然則皜皜謂孔子感德。如天之元氣皓

也。向。即上也。不可上。即子貢云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以此推之。紅漢以濯之。紅漢比夫子也。秋陽以暴之。以秋陽比夫子也。皜皜乎不可上矣。此會子之推崇比擬。尤逾於宰我子貢也。徒以為潔白。良非矣。○注。放聖至席乎。○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他日弟子問曰云云。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趙氏意本此。阮氏元校勘記云。於聖人之坐席乎。闕監毛二本同。出賈放。放是也。放者今之傲字。音義。今也南蠻獸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

師而學之。亦異於會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

於幽谷者。固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駛馬耳。駛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駛。應陰而殺物者也。許

子託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駛舌。與會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

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注。其舌至物者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鴟。伯勞也。引

之月。鴟始鳴。大戴禮夏小正云。五月鴟。則鳴鴟者。百鴟也。百鴟即伯勞。是鴟通作鴟。伯勞也。是月陰作於

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注淮南時則訓云。五月陰氣生於下。

伯勞夏至應陰而鳴。伯勞即博勞。伯勞一聲之轉也。商風獨云。七月者。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則詩亦

本是。五月鳴鴟。鄭氏謂幽地晚寒。應極西北。寒當早於中國。晚寒之說。恐未然也。曹植惡鳥論

道德。惡如駛舌。正以駛應陰氣而鳴。鳴則傷害天地之生氣。堯舜仁義之道。亦天地之生氣也。許

子以並耕之說害之。故惡如伯勞之舌。非謂其聲之啾啾啾也。禮記王制云。南方曰鴟。許行楚人。

故稱南蠻。趙氏明以夷稱蠻。非謂其音之蠻。與駛舌同也。南蠻不皆駛舌。駛舌不必南蠻。南蠻言

其地。駛舌言其賊害也。○注。與會子至入深谷。○正義曰。說文異部云。異。分也。呂氏春秋知

接篇。願君之遠易牙。高誘注云。遠。猶疏也。淮南子道應訓。裏子疏陰而擊之。高誘注云。疏。

分也。以是繩之。則異有遠義。故以遠稱異。孟子謂陳相之倍陳良而從許行。異於會子之尊孔子而

不事有若。趙氏注。惡如駛舌以上斥許行。與會子之心亦遠異也。貫下斥陳相。爾雅釋言

云。幽。深也。故解幽谷為深谷。下云下喬木。則遷是上喬木矣。俗本作止喬木。非是。魯頌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注。詩魯頌

闕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

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注。詩魯至相也。○正

第三章。毛傳云。膺。當也。箋云。膺。艾也。爾雅釋詩云。應。當也。毛氏讀膺為應。故以當訓

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王表。引作戎狄是應。音義出膺擊云。丁本作應。云按古訓應訓當。此注訓

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棘。又處方籟。荆令唐

筮將而應之。高誘注並云。應。擊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不使應敵。高誘注云。應。猶擊也。是應

有擊義。趙氏亦讀庸爲應矣。國策齊策云。車轅擊。注云。擊相當。是當與擊義亦相近。下文周公方且庸之。不可云方且當之。故以擊釋之也。毛詩小雅河水篇。寧莫之龜。傳云。龜。止也。趙氏既釋以艾。又釋以止。明艾之即所以止之。禮記內則云。方物出謀發慮。注云。方。猶常也。故以常釋方。鄭氏以此爲公倍與齊桓舉義兵之事。闕氏若瓌釋地又續云。左氏傳十三年秋。爲我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微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傳公無役不從。倪勤王戍周。尤爲第一義。豈有兩諸侯無魯在其中者。周氏柄中辨正云。春秋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當僖公從齊桓伐楚時。舒尚未滅。正義云。舒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此說得之。翟氏考異云。詩序云。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陳姜姬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文章也。上三章未暇序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推夷來同。楚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爲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之訛。反疑孟子。子是之學。子字一頓。是指許行。故云子者。應上方且之詞也。反悅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復爲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

無二賈。不相僞誕。不相欺愚小也。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注。可使市無二賈。○正義曰。禮記王制。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故經言市價不貳。趙氏注。無二賈也。闕監毛三本賈作價。○注。不相僞誕。○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僞。詐

也。趙氏注。萬章篇。然則舜僞喜者與。亦云。僞。詐也。淮南子本經調。其心檢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詐兼以虛。國語楚語是言誕也。注云。誕。虛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令許綰誕。魏王。高誘注云。誕。詐也。故趙氏此注。以誕釋僞。闕監毛本作僞詐義同。十行本作爲詐。爲即僞也。○注。不相欺愚小也。○正義曰。闕監毛三本作不相欺愚小大。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不欺

愚小民也。考文古本作不相欺愚小也。愚小。謂五尺之童也。考文古本得之。○注。大小謂尺寸。○正義曰。布帛長至數丈。故云丈尺。屨大極尺。無至丈者。故云尺寸。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

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汙國  
家。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莖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

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

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注。其不齊

性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注云。齊。同也。是不齊即不同也。呂氏春秋上德

篇。比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訓。人愛其情。高誘注並云。情。性也。性情有陰陽之分。而實一貫。

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惡喜哀樂謂之情。易文言傳云。利貞者。性情也。亦性情並稱。故趙氏以性

釋情。長短輕重多寡大小。此形也。形同而情或不同。則好醜精粗是也。○注。莖五倍也。什十倍也。

○正義曰。音義出倍莖。丁音師。云從竹下徒。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益之。又音麗。

山綺切。史記作倍麗。徐廣云。一作五倍曰莖。按倍爲半倍。而益者即一倍也。如本有三。倍之爲

六。得六而三爲半矣。主原數則益數爲倍。主益數則原數爲半。故云半倍而益之。莖字說文所無。

竹下徒。說文訓篋箏竹器也。所綺切。丁音師。則宜是篋。說文竹器。可以取蠹去細。篋亦通篋也。

從通篋。故亦作篋。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篋。善亦麗也。麗者連也。蓋五弦相麗則善

也。由琴之五弦。五倍之爲二十五弦而爲篋。以其數五五而稱篋。故凡五倍即通稱爲篋。通篋

又通於篋。篋則傳寫之誤也。周書大聚篇云。十夫爲什。管子立政篇云。十家爲什。由一夫一家數

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璧之尺寸等耳。此璧值十五城。不巳千萬相倍乎。

○注。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會子事父母篇云。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故以爭亂。○注。巨粗屨也。小細屨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蕩兵篇云。有巨有微而已矣。高誘注云。巨。槍略也。槍同粗。即屨字。淮南子主術訓云。而袍鼓爲小。高誘注云。小。細也。漢書揚雄傳。集注引應劭云。精。細也。禮記樂記云。凝是精粗之體。注云。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是精粗謂之大小。巨爲大。即爲粗也。小爲精。即爲細也。粗疏易成。細巧功密。此物情之迥異。許子

譏大小以形論。此巨小以精論。治國家以情不以形。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絃以匡之也。注。神農務本。○正義曰。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古先聖王之所以尊其民者。先務於農。農非徒爲地理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又云。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正義曰。葛。考

文古本作万。足利本韓本作物情敦讓者。老子云。敦令其若樸。趙氏所本也。考文引足利本作尊樸。敦。純也。純亦韻母也。○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匡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及鄒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又云。儒家者流。祖述堯舜。君臣並耕。卽所爲同之君臣也。詩亂上下之敘。故以上下之敘匡正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隋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共六家。尹佚二篇。田俛子三篇。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一篇。隨巢胡非。皆墨祖弟子。我子爲墨子之學。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備分爲八。墨分爲二。呂氏春秋。墨者有鉅子腹綽居秦。又墨者鉅子孟勝。又東方之墨者謝子。淮南子墨者有田鳩者。田鳩亦見韓非子。馬氏論衡史云。田鳩蓋卽田俛子。論衡。墨家之役繆子。皆所謂墨者也。

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夷子不來。○正義曰。其實事。近時通解謂亦孟子言。謂我病愈往見夷子。夷子不必來。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毋也。勿也。言我將往見夷子。夷子勿來也。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

○屬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正義曰。墨子有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尙存。其言云。古聖王治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禭也。下毋及泉。上毋頌臭。盡

屬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正義曰。墨子有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尙存。其言云。古聖王治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禭也。下毋及泉。上毋頌臭。盡

若參時之故。則止矣。此以葬爲道也。孫氏星衍墨子後序云。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韓非子頗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任氏中述學云。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禹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士喪禮自小斂奠。朔月牛薦菹奠。大殮奠。皆用夏禮。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君能習其禮。以費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陵葬。澤死澤葬。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荒政緩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製者是也。故曰墨子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正義曰。趙氏如使云云。則是設辭。近時訓解以夷子葬其親厚。乃是夷子實事。孟子因其有此實事。異乎墨子之道。故直指爲以所廢事親。攻其隙。所以激發其性也。此說爲得。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罔之。夷子名

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己親

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罔注。若安赤子。○正義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文。毛詩魏風。他人

曰。毛詩幽風鴟鵂鴞云。思斯勤斯。傳云。思。愛也。是愛即恩也。廣雅釋詁云。差。次也。呂氏

春秋召類管。土階三等。高誘注云。等。級也。禮記樂記然後立之樂等。注云。等。差也。是差等

二字義同。有階級即有次第也。國語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注云。施。惠也。周書禮法解云。惠。愛也。爾雅釋詁同。故趙氏以愛釋施。思施愛三字義通。愛無差等。即施無差等。施由親始。即愛

由親始。孔本韓本作施厚之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

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罔親愛

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

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况之。未盡達人情者也。罔赤子至罪也。○正義曰。紅氏聲向書集注音

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如保赤子。則民其安治矣。孟子滕文公篇。墨者與之求見孟子。稱



井。非赤子之罪也。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教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是之謂若保赤子。此孟子說書之意。○注。親愛也。○正義曰。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親。愛也。親之為愛。猶愛之為仁也。康誥此言。主用刑。言民無知而將犯罪罰。不必為吾之親近始保救之。猶赤子無知而將入井。不必為吾兄之子始保救之。故云若。若之言同也。故趙氏云。雖他人子亦愛救之。謂之愛同也。蓋赤子唯保救其將入井。愚民惟保救其將犯罪罰。至於平時親愛之。則鄰之赤子。終不若兄之子。愚民終不若己之父兄。是以鄰里有喪。非不助之殯葬。然斷不必厚如葬其親也。此人情也。夷子不知此。是為不達人情。孔本韓本亦愛救之作驚救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

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旁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棄之壑中也。○注。上

禮之時。○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霍氏讀考異云。此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同。然二事相因。自有藜裡之掩。徐漸成衣薪葬野之世。○注。壑。路

至中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壑。阡陌。虛也。注云。壑。路旁也。阡陌謂壑也。阡即坑字。禮記郊特牲。水歸其壑。注云。壑。猶坑也。趙氏以坑壑。而云路旁者。以下云他日過之。獨則偶

然行路過此。是壑在路旁也。楚辭離騷云。委厥美以從容兮。注云。委。棄也。故以棄釋委。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額

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藜裡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注。嘍。攢共食之也。額也。泚。汗出泚泚

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

禮也。藜裡。繩畝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注。狐狸食之。○正義曰。

裡作裡。案詩取彼狐狸。釋文唐石經皆作裡。○蠅蚋姑。○正義曰。音義出此三字。云張音誦。云諸本或作蠅。誼也。丁云蠅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蟻同。謂蟻坑也。音由。又一說云。蠅姑。即蟻姑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姑。蟻姑也。南人謂之地蟻。數讀為狗。北人謂之喇喇姑。亦曰蟻狗。初生

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蠅蟻蠶賊先。東俗每於布穀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墜左右壓治之。及

飛出。趁燈光能咬人起瘡。蟲之毒者。音義一說蝮。或作蠚。一說蝮姑即蠚姑也。則似以蝮姑爲一物。予在山東。一老門子爲予言甚詳。因及月令孟夏蠚蝮鳴。卽此物也。蝮與蝮聲相亂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蠚姑疊韻字。聲轉爲蠚城。倒言之則爲蝮蠚。方言。蠚蝮謂之蠚姑。或謂之蠚姑。南楚謂之杜狗。或謂蝮蠚。今人謂此蟲爲土狗。卽杜狗也。順天人謂之拉拉古。卽蠚姑之轉聲也。其單言之。則或爲蠚。呂氏春秋應同篇。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蟻大蠚。高誘注云。蠚。蠚姑也。嶺小篇云。巨防容蠚。注云。隄有孔穴。容蠚姑也。或又謂之蠚姑。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蠚姑。會稽謂之蠚姑。孟子音義。納。諸本或作蝮。一說云。蠚姑卽蠚姑也。蠚與蠚聲正相近矣。蠚姑短翅四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按趙氏無訓。但以一蟲字括之。爲蠚爲蠚姑則二物。爲蠚爲蝮爲姑則三物。說文虫部云。蠚。秦晉謂之蠚。楚謂之蠚。阮氏元壽且云。且字加口爲咀。春秋左傳傳二十八年。晉侯夢楚子伏已而蝮其蠚。蝮與咀同。謂咀蝮其蠚。故方言云。蝮。且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義。孟子滕文公。蠚蝮姑蝮之。姑與方言蝮同。卽咀也。謂蠚與蝮同咀蝮之也。○注。蠚蝮共食之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毋蠚炙。注云。蠚謂一舉盡蝮。蓋蝮食之餘。諸蟲又盡之也。趙氏謂蝮共食之者。蠚從最。隱公元年公羊傳云。會蝮最也。注云。最。聚也。最之爲言聚。文選西都賦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趙氏謂蝮爲聚。故以攢共解之。○注。蝮額至於出額。○正義曰。方言云。中夏謂之蝮。東齊謂之蝮。蝮卽蝮也。考工記。卑人爲耒。蝮長尺有一寸。注云。蝮讀爲其額有蝮之說。賈氏疏云。俗人爲蝮額之上。有蝮病。故從之也。爾雅釋詁云。蝮。病也。是孟子本有作蝮者。其額有蝮。謂頭額病。猶云疾首也。趙氏本作蝮。毛詩邶風。新臺有蝮。傳云。蝮。鮮明貌。說文作蝮。而訓蝮爲清。蓋蝮色鮮明必爲汗漬。故以爲汗出此蝮然。說文心部云。蝮。蝮也。人媿則汗出於額。故以爲蝮。然以爲蝮。不如以爲哀痛而疾首。蝮宜爲蝮之借耳。○注。藜裡至取土者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藜。而也。從木目聲。一曰徙土藜。齊人語也。裡或從里。周禮注引司馬法曰。藜一斧一斤一鑿一裡。疏云。裡或解作而。或解作錄。錄而亦不殊。孟子蓋歸反藜裡而掩之。趙曰。藜裡。藜而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藜卽藜之假借。可以昇土者。裡同藜。可以而地裡土者。一曰徙土藜。此別一義。謂藜卽藜。孫奭孟子音義云。裡。土藜也。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爾雅藜謂之藜。郭注云。皆古藜字。管子度地篇云。藜而版築各什六。齊策云。坐而藜藜。立而杖插。並字異而義同。按藜藜卽藜而。插卽裡。故云。徐子藜而之屬。○注。而掩之實是其道。○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藜。實也。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問曰。命之矣。孟子言是以爲遷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

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蓋問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注。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正義曰。

也。失意則悵然。故以爲悵然也。按論語微子篇。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集解云。謂其不達已意。與趙氏此注義同。乃說文心部云。憮。愛也。韓鄭曰。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推也。廣

雅釋詰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狙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爲歎不可同羣之言。此夷之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言。是夷子撫然四字絕句。爲問二字絕句。謂不動聲色者良久也。後漢書文苑稱衡傳云。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量見之。聞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撫然爲駭。蓋是時劉表必正稱譽歡笑。衡突將章奏擲諸地。表乃寂然不動。揣其心以爲此時所以不動者。爲駭之也。蔡邕傳。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解聽之。曰。愷。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遽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撫然。此撫然。亦謂衆聞邕言。莫知所謂。都寂然不動也。孔融傳。曹操激厲融云。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撫然。中夜而起。大凡聞人之言。見人之事。與己所期所見不同。往往靜默不動。躊躇既久。有以見其說之非。則夫子之辨狙溺是也。有以見其說之是。則夷之從孟子是也。亦有躊躇不解其故。或蓄怒而未形。或懷疑而莫決。如劉表之於稱衡。陳留賓客之於蔡邕是也。說文以不動二字括之。精矣。○注。爲問者有頃之間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居有頃。高誘注云。頃也。國策秦策云。乃留止頃曰。高誘注云。頃。須臾也。列子黃帝篇云。立有頃。不言而出。釋文云。頃。少時也。○注。章指言聖人緣情制命之發言受命教矣。○正義曰。禮記坊記云。命以防欲。注云。命。謂教命。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元同。貧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三篇。同卽與差等之謂也。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左思魏都賦云。禮供化隆。世篤元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云。元者。中也。道也。此元同謂道同也。太史公自序云。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徧循。賈。發儉也。違徧從也。

##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且志曰。枉尺而直尋。○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隸釋。嶺元寶碑。進退不枉尺直。尸子引孔子曰。誠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文字。東周初人。而尸倭爲商鞅師。殺梁傅。曾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卽此等書。○注。得無爲狹小乎。○正義曰。漢金廣

楚母紀產碑云。講殖陝少。陝少即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正義云。小。謂所施狹近也。孟子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

也。○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十一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

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建之。闕氏若環釋地三輔云。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陂。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虞中士四人。餘皆下士

及府史等。自不致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於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庚公羞。齊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輒異。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

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

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也。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

妄見諸侯者。何爲也。○注。志士至善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

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手。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鐵於

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乎與。試乎與。意者其

志與。此以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集解引孔

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

惟取義乃成仁。故志士爲仁人。即亦守義者也。巫馬期不顧虞師氏之富。固死無棺槨。棄尸溝壑而

不恨者也。死不愛其身。則生可喪其元。生不愛其元。則死何難於在溝壑。志與勇皆以義殺之。故

趙氏均以義言。論語陽貨篇云。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無義而無勇爲盜。故云

義勇者也。勇而非義。雖喪元不顧。第要聽政之流。非君子所貴矣。元。首也。爾雅釋詁文。信

公三十三年左傳。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信

而如生。哀公十一年傳。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皆喪其元之事也。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篇文。○

注。直事妄見諸侯者。○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直。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

專者。不俟其招。徑直爲此見諸侯之事。無端而往。是爲妄也。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則

至為與。○正義曰。風俗通十反篇云。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蓋不待招而見。實不能一見卽霸王。是枉尋直尺而已。趙氏之義。與應劭正同。

昔者趙簡子

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

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趙簡子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晉獻公賜趙夙歌。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趙盾卒。按為宣孟。子朔嗣。屠岸賈殺趙朔。平公十二年。趙武為正卿。趙武生景叔。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

○注。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鄭無恤御簡子。注云。鄭無恤。王良也。孔子

正義云。下云子良授綬是也。服虔曰。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為難。

故為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麒麟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蹰而遠去。國語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為晉圍。鄭無正進曰云云。又云。

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注云。無正。晉大夫鄭良伯樂。又云。伯樂。無正字。淮南子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操轡。馬為整齊而敏。投足調勻。勞逸若一。心怡氣和。

體便輕舉。安勞樂進。馳騫若城。高誘注云。王良。晉大夫鄭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注。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正義曰。

王良為大夫。不可為卑賤。幾與下良對。故稱為鄙。謂其技藝鄙陋。鄙野異於國中。言其但野非國工也。以師稱工者。僨禮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注云。大師。上工也。是工亦稱師也。或以

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強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

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

女乘。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掌注。掌主也。○周禮天官凌人注云。杜子春。謂王良。良不

可。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詭。法

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

也。不習於禮。注。範法至於禮。○正義曰。範。法也。爾雅釋詁文。昭公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馬候踏。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備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所云車軌塵馬候踏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攻篇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

之。故自左應而射之。達於右。射於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射達於右。腦爲不殺。而傷不厭。殘毛不厭。不成禽不厭。孔氏正義云。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爛矣。故以爲乾豆。次殺以其遠心死。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下殺以其中骨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從左。而射之。達於右。獨言射左。射爲上殺。達於右。當自左。射也。次達右耳本。當自左。肩。射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可推而知也。而傷不厭者。謂當面射之。箭毛不厭。謂在旁而射之。二者皆爲逆射。按此上殺。次殺中殺。皆爲應禮之射。正殺之禽。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者以四時政。以奉宗廟。因節戎事。刈草或作。不題禽。不捷草。越防。不追題禽。題。迎禽而射之。境。謂旁射也。地或作。孟。子。滕文公篇。爲之。境。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云。橫而射之曰。境。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桓四年左傳。正義引鄭注云。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繫。加以仁恩。養威之道。亦其義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班固東都賦云。弦不。亦括橫射言之也。音義出。我。云。或作。范。氏。古之。者。范。古。與。范。范。或。作。范。者。有。之。我。氏。形。近。其。作。氏。者。誤。也。趙。氏。訓。範。爲。法。則。其。經。文。必。不。作。范。氏。矣。音。義。見。誤。本。而。以。爲。古。之。善。御。者。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響。不。詭。遇。文。選。李。善。注。引。括。地。圖。云。夏。德。感。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又。引。孟。子。比。文。仍。作。吾。爲。之。範。我。聽。驅。連。下。爲。之。詭。遇。又。引。劉。熙。注。橫。而。射。之。曰。詭。遇。則。引。括。地。圖。注。范。氏。施。御。句。引。孟。子。注。響。不。詭。遇。句。非。范。氏。即。孟。子。之。範。我。也。李。賢。注。後。漢。書。班。固。傳。此。文。則。云。范。氏。趙。之。御。人。也。此。趙。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此。文。亦。作。範。我。又。引。趙。注。範。法。也。云。云。然。則。李。賢。所。引。孟。子。不。作。范。氏。可。知。又。云。弦。不。失。禽。謂。由。基。也。響。不。詭。遇。謂。范。氏。也。范。氏。指。賦。所。云。之。范。氏。非。孟。子。之。範。我。也。宋。書。樂。志。馬。君。篇。云。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儀。豈。效。詭。遇。子。聽。驅。越。危。機。此。則。本。班。固。賦。言。之。皆。未。足。以。證。孟。子。之。爲。范。氏。聽。驅。也。凡。說。經。先。求。辭。達。若。作。范。氏。則。云。我。爲。之。范。氏。聽。驅。於。辭。不。達。而。王。良。何。取。於。范。氏。賦。以。范。氏。駕。由。基。范。氏。爲。範。我。矣。由。基。何。屬。邪。即使。誠。有。異。本。孟。子。作。范。氏。聽。驅。究。以。趙。氏。爲。正。而。已。白。氏。六。帖。教。御。篇。引。孟。子。此。文。及。注。云。範。法。也。爲。以。法。式。爲。御。故。不。獲。禽。詭。遇。也。不。依。御。故。苟。得。矣。與。趙。氏。注。異。白。氏。引。之。蓋。唐。以。前。舊。注。其。釋。範。爲。法。亦。同。於。趙。音。義。作。范。氏。非。也。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

人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

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注。詩小至射

引詩在小雅車攻篇第六章。毛傳云。言習於射御法也。不失其聽驅之法。則範我聽驅也。順毛而入。順毛而出。則不踐毛。不順。則毛踐。順狼藉矣。一發貫臧。阮氏元校勘記云。足利本臧作機。音義

出貫誠作機。非。誠即今五臟字。但很切。一發貫誠。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為上殺也。孫宜公云。誠如字。非也。鄭氏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破物也。孔氏正義云。如推破物。則中而破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而也。不失其膽。舍矢如破。如破而破也。家大人曰。舍矢而破。與舍拔則機同意。皆言其中之速也。楚策云。壹發而破。意亦與比同。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注。貫習也。○正義曰。貫。習。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貫假借作損字。習也。如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是也。毛詩曰。串夷傳云。串。習也。串即母之諫變。傳即謂損字。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向知恥。羞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

慢諸侯而見之乎。御者向知恥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云。且子過矣。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注。國策秦策云。王

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云。矯。揉也。易說卦傳云。坎為矯揉。宋衷注云。曲者更直為矯。

蓋物之曲者。以直物糾戾之。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

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考。惟韓非子和

亦不屑就也。○注。是以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考。惟韓非子和

周之與。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盍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

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相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

也。比入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云。或即指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為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

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

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輔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誣詐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

爲首。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辯說術而不及蘇秦。秦時已爲齊所殺矣。又孟子古注攷云。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即此人。○注。公孫至合從長。○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樂。裴顯集解云。犀首官名。疑公孫。名術。徐廣曰。陰晉。今之華陰也。術爲大良造時。陰晉尙屬魏。術爲陰晉人。是魏人也。又張儀列傳附公孫術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術。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均長。集解引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按此則術在魏爲犀首之官。在秦爲大良造之官。趙氏云。號爲犀首。未詳所本。國策秦策云。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吳師遺云。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樛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蘇亦有犀武。按犀首卽公孫術。明見史記。意者先在魏爲此官。後遂以爲號。故人通稱之。史記言均長。趙氏言從長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術本衛人。史記以儀術同傳。而贊云。夫言從術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是術亦衛人之謂秦者也。所以難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製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卽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專。亦並無合從事跡。其爲秦敗楚。則見於韓非子史記等書。黃東發謂術或從或橫。殊非其實。趙氏云。術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史記犀首入秦爲均長。此言術相秦約五國。與秦橫。正破從爲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術生長於魏。趙氏謂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亦未知所出。○注。張儀合從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游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悅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史記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均從親。而恐秦之攻諸侯。故均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二說不同。索隱云。張儀說六國使連橫而事秦。故云成其橫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實秦也。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橫。故蘇爲合從。張爲連橫也。乃趙氏以儀爲合從者。未詳所本。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

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正義曰。紅氏承經補義云。父命之者。禮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士冠

禮諸稅辭。皆實稅之。非父命也。父禮則有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窮則有三加稅辭。又有禮辭字辭。冠後以賢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樂武子苑文子韓厥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口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女子



至夫子。○正義曰。闕氏若蒙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婿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婿家禮。遂以爲婿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土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聲。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聲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魯人之祔也。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周氏柄中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婿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婿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婿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婿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注。男子至丈夫也。○正義曰。毛詩邶風燕婉傳云。婉。順也。說文女郎云。婉。順也。春秋傳曰。太子淫婉。是順之義爲婉也。以義匡君。義不可從。則須諫正。是以義爲正也。不論義之當從當違。一擅無違。是以順爲正。非以義爲正者也。故趙氏以婉解之。別其不能以義匡君矣。趙氏佐溫故錄云。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土冠禮。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按儀禮。士冠禮。作順爾成德。此改爲就者。以孟子斥順爲妾婦。故易順爲就。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賈子道術篇云。行歸而獨謂之順。莊子人間世云。就不欲入。注云。就者形順。是就亦順也。乃所順在成德。成德則能以義匡君。是以義爲順者也。惟以無違爲順。而不以義。則妾婦之順也。言有古今之不同。賴聖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利爲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之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蓋至孔子時所謂利。共以爲利己。於是以致利而行爲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爲利。易以坤爲順。孔子贊易。屢以順言其時。以輔弼正君爲順。荀子臣道篇云。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是也。至孟子時。則徒以從君順指爲順。故孟子斥爲妾婦之道。孟子之斥順。猶孔子之斥利也。妻道論臣道。妻之順夫。亦當謂諂有以調和而補救之。惟妾婦婢腹之諂。徒以取容爲婉媚耳。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

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

者不惑。乃可以爲大丈夫矣。廣居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居爲天下。則居天下之廣居。卽謂人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廣大。隨在可以自得。必以富貴而婉順

求之。是天下至廣。而所營至狹矣。男女共生天地之間。在女子則當婉順。既身為男子。則在八卦為乾。易家人象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則固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也。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異乎妾媵之徒。以柔順為道。故為大道也。蓋既生於天地間。居如此其廣也。又身為男子。位如此其正也。則所行自宜為天下之大道。而奈何踟躕而效妾媵為也。下數句即申明行天下之大道。以全其居廣居立正位之身也。趙氏注精矣。○注。得志行至夫矣。○正義曰。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周禮地官黨正注云。正之言政也。趙氏以行正解得志。行正即為政也。天下之居既廣。而男子行仁義之道。可仕而為政。則以此仁義之道。共之於民。不可仕則隱居。而以此仁義之道。獨行於身。何處不可居。何處不可行道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有正有姦矣。高誘注云。姦。亂也。又勦兵篇云。而工者不能移。高誘注云。移。易也。漢書揚雄傳音義引諸詮云。屈古諱字。廣雅釋詁云。諱。屈也。挫。諱折也。是屈即挫也。男子行仁義之道。故富貴不能亂其心。貧賤不能易其行。威武不能挫其志。自強不息。乃全其為男子。全其為男子。斯得為大丈夫也。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媵。以況儀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戴記有禮運篇。按莊子山木篇云。運物之維也。釋文引司馬注云。運。動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注。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注。周霄魏人也。○正義曰。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二十年矣。莫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按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嘗得問於孟子也。魏策又云。周會謂宮他曰。子為會。謂齊王曰。會願為外臣。今齊資我於魏。鮑彪注云。疑即霄。莫師道正云。孟子記魏人。若以為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子孟子

曰。仕傳曰。孔子二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正義曰。音義出載質云。質已之誠。致己之個幅也。儀禮士相見禮云。贊。冬用雉。夏用鴈。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云。贊所執以至於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士冠禮云。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卿大夫鄉先生。注云。摯。雉也。是見君用摯也。贊摯贊三字通。○注三月至不得。○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時。然後能有見。注云。三月萬物一成。易繫辭傳云。變通莫大乎四時。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三人而為一選儀。於三月而為一時也。天有四時。時三月。如天之時。固有四變

也。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春夏物變盛。秋冬氣變盛。此三月爲一時而物變之說也。變卽化也。歷一時而物變化。君子亦當遷時爲變化。春秋祭際四時之制舊云。天之道。春暖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禮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禮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禮記檀弓上云。既殯。屢屨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檀弓下云。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問喪篇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楚辭離世篇云。征夫皇皇其執依兮。注云。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云。惶惶。即皇皇也。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二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書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

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性殺器

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絜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腴也。惟辭也。言惟細祿之士

無圭田者不祭。性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禮曰。至衣服。○正義曰。禮記祭統云。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綉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或爲粢。孟子所引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

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又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與孟子所言略同。然則犧牲不成以下。亦孟子述禮之文也。禮

記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諸侯至祭服。○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魏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

之粢盛。於是乎出。又云。及期。王禋鬯。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塗之。贈夫農正陳藉。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壟。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

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蓋田名藉田。以借助於民。故名。天子先親耕。而後民終之。是躬耕勸

率於民也。天子雖躬耕。不過三推而已。其終收穫得共粢盛。實由民之助力。故云收其藉助也。是

耕爲躬耕。助爲民助。若禮記樂記云。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耕藉專謂躬耕藉田。與孟子云耕助不同。助雖與藉義同。然藉指田名。助爲民助也。秦稷。爾雅釋草文。桓公十四年。公羊傳注引云。黍稷曰秦。在器曰盛。說文皿部云。盛。黍稷器。所以祀者。或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地官春人。祭祀共其盛盛之米。注云。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簋簠簠。春官小宗伯辨六璧之名物。注云。璧讀爲黍。六秦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然則以器內之實言之。謂之盛即黍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名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等皆在器。皆爲盛也。解者以黍稷曰秦。在器曰盛。爲互釋。趙氏以黍稷曰秦。則是稻粱曰盛。故云。盛。稻也。其實黍稷在器亦名盛。稻粱爲簋簠。亦統名秦。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盛。若春人辨師小祝是也。單言盛。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鐘人虜人是也。小宗伯逆蠶注云。受鐘人田作齊。然則盛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秦。稷也。載者稷爲長。是以名之。蓋秦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盛。用古文。禮記作秦盛。用今文。左傳作黍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絜黍豐盛。毛傳云。盛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盛。實之則曰盛。似與毛解異。蓋許主說字。其字從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盛。要之。盛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盛。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說經與說字。不相妨也。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蠶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此夫人蠶之事也。又云。世婦卒蠶。奉請以示於君。途獻於夫人。及夏日。夫人纁三盆手。途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途朱綠之。玄黃之。以爲繡黼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注云。三盆手者。三掩也。凡纁。每掩大纁。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此夫人纁之事也。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帥即率也。是衣服即祭服也。○注。不成至辭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豚曰豚肥。注云。豚亦肥也。豚充貌也。桓公六年。左傳云。吾牲牲肥豚。又云。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曾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備腍咸有也。犧牲而云不碩肥。禮記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誠之義爲實。則成之義亦爲實。故以不實解不成。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此不成亦即不實。但五穀之不實。謂其不熟。牲犧之不實。謂其不肥腍。故又申之以肥豚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成。盛也。肥豚。爲充盛也。詩齊風。猗猗成兮。箋云。成。猶備也。不成。亦爲不備豚也。文選羽獵賦云。帝將恡田。於靈之圃。注引詩君轉詩章句云。惟。辭也。○注。牲必特殺故曰殺。○正義曰。儀禮特牲饋食禮。爲諸侯大夫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爲諸侯大夫祭祖禰之禮。以少牢特牲名篇。少牢禮。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前東上。司馬到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注云。封舉皆謂殺之。特牲禮。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則殺。注云。側殺。殺一牲也。此皆特殺之事也。○注。皿所以覆器者也。○正義曰。說文。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謂汲古閣本。篆作飲。

饋。孟子性殺器皿。趙注皿所以覆器者。此謂皿爲饋之假借。似非孟意。英疏按皿本無覆器之訓。皿讀若益。古音冥孟同爲一部。孟律亦曰盟律。揚子太元經。冥者。明之蔽也。皿假借。段說是也。段又謂趙氏覆器之訓。似非孟意。豈以器之有饋。無關禮制乎。說文。饋。慢也。周禮有饋人。饋卽纂。亦作纂。纂亦與纂通。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屬纂。纂若束若編。少牢饋食禮皆設屬纂。纂卽纂。此覆器之纂也。以其覆鼎。故字作纂。纂以茅爲之。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小爾雅廣服云。大中謂之纂。纂卽巾也。以其纂物。故亦謂之纂。用布。或用葛。大射饋膳尊兩編。纂用錫。若編。鄉飲酒禮。尊給纂。鄉射禮。尊給纂。燕禮。公尊瓦大兩。纂用給若錫。少牢尊兩編於房戶之間。同給。皆有纂。所以覆尊者也。特牲禮。覆兩壺卒奠纂。所以覆壺者也。特牲禮。邊巾以給。繡裏。所以覆邊者也。士昏禮。隨簪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所以覆豆者也。公食大夫禮。簠有蓋纂。有司徹。簠有蓋纂。所以覆簠者也。尊壺邊豆簠皆皆有纂。故趙氏以覆器二字統之。而上下等級由此分焉。天子祀天地。則以疏布巾纂入尊。祭宗廟。則以畫布巾纂入尊。纂人凡王中皆隨。則諸侯大夫士之巾不隨矣。賈公彥鄉射禮疏。凡用簠不見用纂。賈故也。醴用酒。亦無纂者。從禮于質也。或以尊版卑亦無纂。燕禮君尊有纂。方罍壺則無纂。昏禮尊于室故有纂。尊于房戶外。爲殿御殿。故無纂。陳用之云。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射之纂用葛若錫。冬夏異也。人臣卑也。故鄉飲士昏喪祭之纂用葛而已。冬夏同也。是纂之有無。分乎文質。卽分乎尊卑貴賤。庶人分卑。魚炙之薦。賁而無文。則其無纂也宜矣。燕禮公尊瓦大兩有纂。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尊壺。非旅食于門西。兩罍壺。注。尊方壺。爲罍大夫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方罍壺無纂。亦足爲庶人不用纂之一證。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緇。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給。爲大夫累之。士變之。庶人斲之。大夫降於諸侯。卽不用巾。孔疏謂此削瓜當在公庭。則不用巾者。亦以尊版卑。又中纂等級之可考見者也。士之祭禮用纂。禮有明文。孟子惟士無田云云。蒙上禮字。若皿是飯食之器。則本文器字。已可該括。故趙氏以輶字假借解之。曰性殺。殺卽所以用牲也。曰器皿。皿卽所以覆器也。殺字與牲字一貫。趙氏之訓。未必非孟意也。○注。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下云。喪亦不可久也。又云。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七失位。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注云。自謂亡人。

###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曰。士之

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

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注。我晉

入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正義曰。推趙氏注。似趙氏所據之本作晉人亦仕國也。我晉人也。解晉人二字。亦仕解亦仕國也四字。謂我爲晉人。亦仕於晉國也。乃相傳諸本俱作晉國亦仕國也。則趙氏注。我晉人也。爲無所附矣。○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近解謂晉國亦君子遊宦之國。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

父母國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正義曰。音義出媒妁云。音

媒妁也。周禮地官媒氏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鮑叔曰謀。說文女部云。謀。謀也。謀合二姓。妁。妁也。樹酌二姓人。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樹者。酌也。酌者。盛酒

行禮也。樹酌二姓者。如挹彼注茲。欲其調適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

曰。趙氏與字屬下讀。何異解類字。疑趙氏所據本。作與鑽穴隙類也。閻臣毛二本亦與鑽穴隙者無異。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與音斂。絕句。此以與字屬上句讀。王氏引之。經傳釋辭云。與。語助也。

無意。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苟容干祿。韓詩外傳云。儉合苟容以持

稷養身者。是謂國賊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泰。甚也。彭更

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乎。○後車數十乘。○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

微賤則無之。孟子後車。卽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傳食於諸侯。○正義曰。音義出傳

食云。丁直切。言轉食也。按爾雅釋言云。駟。遠傳也。成公五年左傳云。晉侯以傅召伯宗。注

云。傅。驛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傅。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轉相傳。無常主也。然

則傳食謂舍止諸侯之客館而受其飲食也。○注。泰甚也。○正義曰。詩小雅巧言昊天泰極箋云。泰

言甚也。荀子王霸篇云。縣樂奢泰遊抗之修。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簞。筥也。非以其道。一筥之食不

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為泰乎。注。章句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菹宜章句問人者。章。注云。章。節也。蓋雖有方圓之別。亦得通稱之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注。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士無功

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

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注。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

輪人與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注。周禮至其

日。見考工記。○注。羨。餘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趙氏以

餘。稱羨。明孟子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兩餘即上以羨之羨。女以所羨之布。易農所羨之粟。兩相補。

則皆無不足。惟不相補。則各有所餘。斯各有所不足矣。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注。入則事親孝。出則

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注。悌。順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弟。悌也。心順行篤也。是悌為順也。由長而幼。不失次第之序。則順。若

以幼陵長。則失其序而非順矣。○注。守先至俗者。○正義曰。上。尚也。尚德之士。解守先王之

道。可以化俗。解以待後之學者。待無化義。儀禮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注云。古文待為俟。周

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為持。蓋趙氏讀持為持。謂扶持後之學

者。使不廢古先之教。惟守先道以扶持後學。所以有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

志亦將以求食與。注。彭更以為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當作邪字。荀子正名篇云。其求物也。養生也。窮壽也。三也字。皆與敵邪同。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注。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彭更以為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注。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為

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注。孟子至爲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破。碎壞也。小爾雅廣

破。碎石也。是毀瓦即破碎瓦也。音義云。壞。張武安切。云與壞同。阮氏元校勘記云。壞必誤字。與者數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云。壞。則當云與壞同。集韻壞慢壞二字同也。壞乃禮之俗。翟氏

顯考異云。尙氏以毀瓦畫壞四字爲一義。則畫壞是畫脂鑛冰。費曰損功之意。宋張去更著雜說一卷。名畫壞集。蓋取此。按爾雅釋宮云。繩謂之朽。說文木部云。朽所以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椹。

椹。朽也。金部云。椹。鐵朽也。或從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此器今紅所以鐵爲之。或以木。

戰國策。韓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韓讓也。刃其朽。曰欲

爲智伯報仇。杆謂塗廁之杆。今本皆作杆。譯甚。刃其朽。謂皆用木而獨刃之也。然則桿杆皆器名。

論語八佾篇云。糞土之牆。不可朽也。王肅注云。朽。殺也。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朽人以時祭館

宮室。注云。朽人塗者。取。塗也。朽慢皆器。用以塗牆。則塗謂之朽。即謂之慢。因而塗牆之人

即謂之朽人。塚即塚。一聲相轉。推尙氏之義。蓋破碎瓦爲一事。即謂將全瓦破碎之。非以破碎瓦

畫地也。畫地則復壞之。別爲一事。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又刀部云。則

等畫物也。謂物有差等。畫以爲界。尙氏謂田地已有界畫。而復將所界畫之迹。用泥塗而滅去之。

瓦破碎則無能造屋。所畫界圻滅。則等差無所驗。是皆以有用爲無用也。若削爲古文畫。說文刀

部云。刳。創傷也。勝。劍也。創也。創。鋒刀曰創。依此則謂新圻場之牆。而用鋒刀勢創之。義亦通。曰

否。彭更曰。不然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章指言百工

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尙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移風易俗。○正義曰。語見

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

也。○正義曰。宋世家云。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君乃與齊魏爲敵國。成血以章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偃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讓。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僖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三分其地。按史記稱宋王爲桀紂。與萬章

行王政之言獨別。或出於齊楚惡之口。史非其實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鄭。年六十餘矣。爾宋王偃將行仁政。往遊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



云。齊攻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別成之世。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皆別成矣。吳師道已識其傳會。又史蘇秦傳。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喻後。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饋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羸姓之

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居亳。與葛爲鄰。○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孟康曰。故葛伯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師古曰。瓚說非也。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闕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

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

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寧陵

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

鳳尙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

熟。劉昭注卽引證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比蓋彪本

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

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證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大遠。故知湯本居

南亳穀熟。後乃遷西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

馬王皆以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版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

府商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邱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

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證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會居商邱。商邱本不名亳。觀漢志但於偃師言

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證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

穀熟古但名商邱。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可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

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對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

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邱

平衍。與成皐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佈。梁。楚。

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國皆微子所封。社稷稱亳。當時人或以

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遊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薄。則此爲湯嘗遊息之地。後人遂

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蓋薄縣者。蓋本屬山陽郡。

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沛陰亳縣

者。卽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卽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卽

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亳亳之民而分爲三亳。

本一耳。焉得有二。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大遠。不便代殺。不足辨矣。○注。葛夏諸侯  
嬴姓之國。○正義曰。僖公十七年左傳云。葛嬴生昭公。葛嬴爲如夫人之一。以衛姬鄭姬華子等例  
之。則葛爲國。嬴爲姓矣。說文女部云。嬴。帝少嫫之姓也。春秋時秦徐紅黃郟皆嬴姓。葛嬴猶  
徐嬴。齊桓時葛尙存歟。○注。放縱無道。○正義曰。楚辭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注云。縱。放也。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尙書逸篇也。仇。怨也。

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童子至無狀。○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云。童子未成人。詩芄蘭。正義以十九歲以下皆是。漢書東方朔傳。竇

太主徒跪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  
也。○正義曰。王氏鳴威尙書後案云。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

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義征中語。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問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則  
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復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書甚明。桓公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是仇爲怨

也。葛伯不當怨餉者。云仇餉。是謂其殺童子使餉者仇怨之。不云餉者仇葛伯。而云葛伯仇餉。古  
人論文每如是也。下云爲匹夫匹婦復仇。則仇在匹夫怨葛伯也。葛伯殺餉。是葛伯以仇怨授餉者。

故云仇餉也。紅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仇餉謂葛伯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

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注。爲一夫  
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復讎即報仇。史記晉世家云。仇。湯始征。自

者。讎也。書作仇。孟子以讎釋之。趙氏以仇釋讎。明孟子言讎。卽書仇餉之仇也。湯始征。自

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

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

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俟我后。後來其無罰。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日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注。載始至國也。○正義曰。載與哉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孫炎注云。載取萬物終而復始。終而復始義爲再。故一說以載作再。載屬下讀。則陽始征自葛爲句。晚出古文尙書仲虺之誥作初征自葛。蓋本此一說也。隨書煬帝伐高麗詔云。黃帝五十二載。成湯二十七征。此又多於二十二。古書殘缺。未知所本矣。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其載無謂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繪上文易一爲始。易始爲載耳。○注。不使芸者變休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謂芸者本勤動。變而止息。

臣。東征緦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尙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

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注。從有攸至

賦也。○正義曰。紅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尙書。雖不稱書曰。自是尙書文也。據孟子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至取其殘而已矣。趙氏章指於而已矣下。乃云從有攸以下。道武王伐紂時也。皆尙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爲逸篇文矣。詳

釋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尙書文也。攸。所也。爾雅釋言文。大戴記夏小正緦多

士女傳。云緦。安也。緦厥士女。卽安天下士女也。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詩惟天之命序。釋文

引韓詩云。惟。念也。云小人各有所執往。解有攸二字。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不惟。惟也。猶不

顯顯也。不承承也。故以無不解不守。詩爾頌有哉其所箋云。所。處也。孟子云。無處而鑊之。此

有攸卽有所。有所卽有處。因下言其小人簞食壺漿。小人卽士女。故攝下而言有所執往也。謂其執

往非無處也。其有所處也。卽惟念執臣子之節也。有攸不惟臣。乃小人故申言東征緦厥士女。謂士

女所以有所惟臣者。以武王東征來安之也。趙氏倒解之耳。音義出匪厥云。丁云義當作簞。簞以盛

贊幣。此作匪。古字借用。阮氏元校勘記云。說文下邳。匪似竹篋。引周書實元黃于匪。非借用。

乃正字也。竹部篋訓車笈也。儀禮聘禮云。纁幣制元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元纁之率。元居三。

續居二。賈氏疏云。言率皆如是。元三繼二者。象天三覆地二載也。禹貢荊州厥隄元繼。說文糸部云。絳。大赤也。繡。淺絳也。蓋赤和以黃則淺。赤合黃爲繡。赤合黑爲元。故元黃卽元繡也。史記魯仲連列傳。平原君曰。滂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助者。趙氏以願見釋紹介字。本此。凡請見必由介紹也。周禮秋官司儀。及將節。交橫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攝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賈。敬之至也。是時諸侯匪厥元黃來請見。謂相者曰。其介紹我周王。傳我願見之意。使我得見休而臣附於大邑周也。曰我周王。親之也。曰大邑周。太尊之也。二句乃述諸侯請見之辭也。以望釋見。以舍釋休。以就釋附。惟臣卽不惟臣。亦念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國太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此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尙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請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闕注。太誓至古太誓。○正義曰。尙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此趙氏云古尙書百二十篇所本也。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釁定。伏生求其書。七徵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說之。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楚元王傳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數增太誓一篇。蓋伏生所藏百篇。僅存二十八篇。已無太誓。其時列於學官二十九篇之太誓。乃民間於壁中得之。故云後得以充學也。此文明云太誓當時後得之。太誓無此文。故趙氏以爲是古太誓也。後得之秦誓。今亦不存。惟史記周本紀載之。近儒王氏鳴盛。紅氏聲。孫氏星衍。皆接拾成璧。然坊記引太誓曰云云。鄭氏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鄭云。今太誓無此章。則亦以爲古太誓矣。馬融書敘云。秦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駭。春秋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祿。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唯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光。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趙氏云。據傳記引太誓。皆古秦誓。固馬氏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有得秦誓於壁內者。陸譚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太誓一篇者得之。蓋漢世僅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

見兩簾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強分爲二者。乃適致馬融之疑耳。時維厲揚。毛詩大雅大明第八  
章文。傳云。如厲之飛揚也。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是光即寵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

何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

畏齊楚焉。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修德無小。暴慢無強。

○正義曰。韓非子內  
儲說術詞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亦此意。○民思湯武。○正義曰。淮南子道應訓云。尹佚

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歸武。是其義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宋臣。○  
正義曰。荀子解蔽

篇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云。載讀而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

鑿也。抄戴羅爲宋太宰。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楊倞以或曰別之。則不勝非羅矣。趙氏佑溫故錄云。

戴不勝卽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

當周慎觀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除

而已。雖會辭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辭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

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

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饋也。謂孟子在辟公時辭宋。蓋是飽飽。其考古最疏略。有楚大夫

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

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邪。使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傳之。○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

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傳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謹也。如此。雖

曰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注。咻之者。謹也。

○正義曰。音義出

唯也云。丁云。按玉篇音義。召呼也。今釋注意音歡爲便。蓋字謹謹同。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作謹。是。孔本慮本作謹。非。謹卽今之謹講字也。玉篇音義。召呼也。此語甚誤。謹不得有夏音。考玉

篇部憲荒貫切。呼也。與喚同。然則丁云按玉篇作響。轉寫爲作音響。○注。莊獄齊街里名也。

○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莊是街名。獄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

云。六軌之炳。反陳于獄。注云。獄。里名。昭十年又取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注並同。顧氏若

環釋地。引炳燭齋隨筆與顧同。按宋費袞梁谿漫志解孟子莊獄。卽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又云曹

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合從獄。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

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

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如使在王左右者。皆

非居州之嚮。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獨如宋王何。○正義曰。獨翁一也。僅一居州。獨能如宋王何乎。此趙氏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云。獨。翁將也。宣四年左傳曰。棄君之命。獨誰愛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孟子滕文

公篇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正義曰。大戴禮記會子制言上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

注云。古說云。扶化之者衆。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

之俱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說文水部云。涅。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卽汙泥耳。故

廣雅釋詁三云。涅。泥也。故趙氏以涅代泥。文選潘安仁爲賈謏作贈陸機詩云。在涅則渝注。既引

會子白沙在泥與之俱黑。又引趙岐孟子章句云。白沙入泥。不染自黑。此泥字乃涅之誤。詩作涅。

注並引會子趙岐。明涅是泥。若均作泥。何以釋詩之涅矣。說苑作白沙入泥。李善蓋以是誤也。

音義出涅字云。奴結切。是趙氏作涅不作泥也。說苑又作蓬生象中。象亦麻也。扶卽轉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義而富且貴也。○段

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

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〇正義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為繆。封於

段干。裴嗣集解云。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繆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干木。恐或失之矣。繆世

家云。文侯受子夏經。客段干木。〇正義曰。未嘗不載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

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

節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呂氏春秋下賢篇云。魏文侯見

段干木。立俸而不取息。然則其始雖踰垣避。其後亦見矣。〇正義曰。〇正義曰。段干木。魏文侯見

三本內作納。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〇往。追窄。〇正義曰。說文竹部云。竿。追也。是部云。追。近也。蓋謂君既來近我。我則可以見之。窄即竿字。又通作造。爾雅釋言云。

追也。小爾雅廣詁云。〇近也。是逼迫義亦為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大夫至其門。〇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說書云。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向以此詢之座客。皆四顧駭愕。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

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

大夫。如鄙邑大夫。鄰邑大夫。孔子父鄭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

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注為魯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為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考小戴記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

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

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嗣亡。正難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為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並竊陽貨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

尚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為甚。孔子所行者是

玉璫。非如孟子所云也。周氏栢中辨正云。既拜受而又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

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

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饋亡而

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全氏讀禮。陽貨饋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

不答。而反以孟子為冤誣。妄矣。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闕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

用熟鐵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注。觀視至見之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觀又音時。引廣雅觀說也。釋言篇云。時。伺也。論語陽貨篇。孔子時其亡也而往說之。觀與職字同。字亦作矚。說文。矚。望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禮或作矚。依說文則觀是正字。趙氏佑溫故錄云。陽貨援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矚亡而矚。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矚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也。終於不見。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蓋即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為已甚之心。以申迫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恃慢。孔子猶往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釋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必不見之如論垣閉門之甚者哉。注似能體之。故云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明以不見為實事。而先為設辭。豈得二字。為反言以申之。不似俗解直以貨之饋為先而孔子之往拜為見也。蓋此兩篇。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持於先。段惟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人而已矣。方言云。矚。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矚。關

東西謂之矚。或謂之冢。其子或謂之脈。是脈非大姓也。關

**會子曰。齊肩詔笑。病于夏畦。**注。齊肩詔體也。詔笑強笑也。○正義曰。

詩大雅抑篇云。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箋云。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齊肩詔笑。以和安女顏色。文選揚雄解嘲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齊肩。悚體也。趙氏注與之同。悚。悚字通也。關氏若瑛釋地又續云。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霍后朝。悚體敬而禮之。豈詔之謂乎。吳王

漢傳。齊肩參足。鄭陽傳。齊肩低首。師古注並云。齊。翕也。謂斂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注則翕。翕。斂也。蓋飲其兩肩為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耳。按趙氏以為悚體者。齊翕聲相近。說文

羽部云。翕。起也。翕肩。正是悚起其肩。蓋人低首為恭敬。則兩肩必悚起。吳王劉濞列傳。高

說膠西王曰。常患見矚。無以自白。齊肩參足。矚。矚不見矚。鄭陽傳。公孫麗為齊王。說梁王

曰。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齊肩低首。參足。兩齊肩正言悚懼。則公正是矚。鄭陽於齊肩參

正以卑詔言。謂雖卑詔。亦不吾與。師古不知翕訓為起。而徒以歛訓之。關氏依以矚趙氏。未為得

也。荀子脩身篇云。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莊子漁父云。希意道言謂之詔。因人之意為笑。是為詔

笑。笑非由中。故是強也。齊肩者。故為悚敬之狀也。詔笑者。強為媚悅之顏也。○注。病極至之

勸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以危聽清。則耳矚極。高誘注云。極。病也。又權勸篇云。

矚子苦之。高誘注云。苦。病也。淮南子精神訓云。矚矚者使入之心勞。高誘注云。勞。病也。是

苦勞極皆病也。孟子言周正。則夏為夏之二月三月四月。趙氏以仲夏言。則周之五月。夏之二月也。

史記貨殖傳云。畦。畦。楚辭離騷篇云。畦留夷與揭車兮。畦為菜圃之畦也。何氏焯讀書記云。

治畦。是先築土為行水之道。灌園則枯槁俯仰。引水注之。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方為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子貢告以鑿木為機。後重前輕。羣水若袖。其名為槩。日浸百畦。是其事也。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注。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注。未同。至言也。○正義曰。淮南子

說林訓云。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高誘注云。合。同也。易同人象傳云。唯君子為能顯天下之志。

上九傳云。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是同以志言。故未同為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

衛靈公篇文。方言云。赧。愧也。晉曰悔。或曰慙。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慙。說

文亦部云。赧。面赧赤也。小爾雅廣名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體

慙曰慙。郭璞方言注引作面赤愧曰赧。赧。慙音近古通也。不直失節。是心不正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注。孟子

言由是觀曾子之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注。以觀至邪也。○正

養浩然之氣。養氣在於待志。故可知謂志可。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亡得宜。正已直行。不

知。舟肩蒞笑。未同而言皆不正。故云邪。注。不納於邪。○正義曰。隱公三年左傳石碣

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注。○赧然至畦也。○尼利本脫此九字。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注。戴

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注。

今年未能盡去。○正義曰。闕氏若瑕釋地三續云。茲。年也。左傳傳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

年齊有亂。杜注曰。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

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麩麥善收。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

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注。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

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注。攘。取至物也。○正義曰。周書呂刑云。奪攘擄虞。鄭氏注云。有因而盜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注。罪重於故。○

正義曰。論衡

答佞篤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某氏書傳云。不忌故犯。雖小必刑。說文支部云。故使爲之也。知而使之。卽知而爲之也。○變惡自新。○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新作心。非。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

辯。言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公李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

○正義曰。大戴記會子事父母篤云。孝子之諫。達爭而不致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說文

支部云。訟。爭也。淮南子傲真訓云。分徒而訟。高誘注云。訟。爭是非也。又易訟卦釋文引鄭注

云。辯財曰爭。是辯有爭義。孟子時。聖道煙塞。百家妄起。許行農家。景春周霄從橫家。他如告

子言性。高子說詩。慎到宋鉞。各鳴所見。孟子均與辯論其是非。不獨楊朱墨翟也。故云楊墨之徒。

孟子曰。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

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

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堯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

而處之。○注。堯下至處之。○正義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注云。寒則累土。暑則橧巢。居其上。此上古之世。五帝時已有臺榭宮室。不爲橧巢。

堯時洪水氾濫。民居蕩沒。故仍爲巢爲窟也。爾雅釋獸云。豕所窠。橧。即豕所窠。橧。禮運夏則

居橧巢。是上古居野處。橧亦爲人所居。既有宮室。則橧爲豕所窠矣。方言云。其橧及尊曰橧。

今故豕者積草以居之。旁爲之橧。按此緣夏月暑熱。故架柴爲圍。或依樹爲之。故稱橧巢。不必

在樹上。此以水溢之故。堯下已沈水中。故必巢於樹上。如鳥之巢。呂氏春秋孟冬紀云。營邱。釐之

小大高卑。高誘注云。營。度也。高原水所未溢。而民無力爲屋。故鑿而爲窟。鄭氏以累土解營窟。則

是於窟穴之上。又增累以土。淮南子氾論訓云。古者民屨處復穴。注云。復穴。重窟也。一說穴

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重窟。卽鄭所云累土。穴毀隄防。卽趙所云鑿岸。按說文宮部云。營。

而居也。凡市閭軍壘周幣相連。皆曰營。此營窟當是相連爲窟穴。營度卽是爲。不得云爲爲窟矣。

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尙書逸篇也。水逆行。降洞無涯。故曰降水。洪。大也。○注。尙

書至大也。○正義曰。謂之逸篇。不知百篇中何篇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

子稱此降水。卽堯典所謂洪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降水。說文水部云。降水不遂其道。

故堯氏云水之逆行降洞無匪。說文言部云。警。戒也。爾雅釋詁云。余。我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供水。降水也。从水共聲。降水不遵道。堯典畢陶謙皆言供水。釋詁曰。洪。大也。引申之義也。孟子以供糈降。許以降糈供。是曰轉注。水不遵道。正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絕大。降供二字。義實相因。淮南子原道訓云。靡盬振蕩。與天地鴻洞。高誘注云。鴻。大也。洞。通也。鴻與供通。鴻洞即降洞。馬融長笛賦云。港洞坑谷。港洞亦即降洞。李善注云。港洞相通也。港胡貢切。港洞亦即降洞。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

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

者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注。菹澤至爲菹。

制云。居民山川菹澤注云。沮謂萊沛。孔氏正義云。何允云。沮澤。下澤地也。草所生曰萊。水所

生曰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左思蜀都賦云。懸龍蟠於沮澤。李善注云。萊母蓬孟子注曰。

澤生草曰菹。沮與菹通。然則孟子之菹。卽王制之沮。萊母蓬作菹。黃公紹韻會引孟子作菹。卽

菹字。菹爲菹之通也。注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林部云。澗。水行也。重文流菹。越

絕書蓋敘外傳記云。行者去也。鄭氏注檀弓。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去釋行。是水由地中

行。卽水由地中流去也。注。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涓。盡也。堯

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暴亂也。亂

君更與。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

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水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

桀之時也。注。暴亂也。亂君更與。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其次賞賢而罰暴。高誘注云。暴。姦寇釋之。說文人部云。僞。優也。更也。代作。謂更代而作。非一君也。注。故爲邪僞之說。正義曰。文選西京賦云。邪靡優而足恃。薛綜注云。邪。僞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辨而不當理則僞。高誘注云。僞。巧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檢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巧詐則不正。故以邪爲僞。注。沛。草至水也。正義曰。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風

俗通山傳鷹云。師者。草木之枝茂。禽獸之所蔽匿也。僖公四年公羊傳云。大陷於師傳之中。注云。草棘曰師。艸曰師。蓋分言之。則師以草蔽師名。傳以水潤師名。故趙氏注與何休同。通言之。則師之草即生於水。此劉熙釋名。專以下而有水爲師。注孟子又以水草相半爲師是也。師之水亦草所生。此風俗通既以草木屬師。又云。水草交厝名之爲師是也。○注。至衆至衆多。○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注。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至與致通。故以至爲衆多。○注。謂異衆之時也。○正義曰。上云暴君代作。下云及紂之身。紂之前暴君著於書傳者惟羿桀。故舉之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二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注。奄東至自奄。○正義曰。說文邑部云。奄。周公所誅國也。奄。二。周時並行。單呼曰奄。桑呼曰商奄。書序孟子左傳皆云奄。如踐奄歸自奄伐奄。昭元年周有徐奄是也。左傳又云商奄。如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是也。大部云。奄。覆也。爾雅云。弁。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且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韓非子。周公將攻商蓋。辛公甲曰。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卽商奄也。奄在淮北近魯。故許云在魯。鄭注書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是也。稅鮑說因商奄之民封魯者。杜云。或遊散在魯。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城東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國。卽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遊散在魯之說。商風。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武庚。則此傳商奄爲二。按奄在淮夷旁。爲周所伐。是東方無道國也。若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詳見史記周本紀。然則三年討其君。指武王伐紂。伐奄與誅紂並言。則亦此三年時事矣。秦本紀云。中澗在西北。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蜚無所報。爲壇霍大山而報得石棺。死遂葬於霍大山。然則武王未殺飛廉。但驅之海隅以戮辱之。故趙氏比諸舜放四罪而已。或云。飛卽殺也。史記非其實。鬲氏若糞穢地續云。說者謂武王誅紂。並殺惡來。飛廉獨以善走備網。竄伏海隅。以爲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於窮無復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詮釋。而皇甫謐云。河東絳縣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壽道元云。霍大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翟氏頗考異云。逸周書世俘篇云。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鼯麋等若干。途征四方。凡虜國九十有九。獻俘若干。凡虜國六百五十有二。龜國。謂不順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總止五十。蓋又宥其半也。

符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爲虛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樂以嘉其德。簡補周書所缺。武周城國驅獸二事。正經中不得明證。故漫旁之書。未可以駁難而全置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城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獸服。遷於九里。熊楚之先。盈即羸。飛廉同姓。可備五十一之一。孔氏廣森經學夷言云。書序武王伐殷。往伐獨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麗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陸姑。周公召召公。作將陸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陸底邦。作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鄭氏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此自周公相成王時事。奄非武王所滅。故說者謂二年討其君。專指伐奄。則誅紂二字。當屬上周公相武王句。伐奄二字屬下二年討其君句。蓋三年討其君二句。不得既爲武王伐紂之三年。又爲成王踐奄之三年也。倪氏思竊讀書記云。據書所言伐奄。總在成王之時。故顧亭林曰。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而毛西河又謂多方本文。明言至於再。至於三。舊儒亦明注再叛三叛。是以周公伐奄有二。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是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又伐奄。多士所云是也。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本文也。何得因他經書無考。而轉孟子伐奄。亦是成王時事。且據事理論之。當時助紂爲虐。惟奄爲最大之國。豈有既誅紂而可以不伐奄之理。豈有討紂而可以不討奄君之理。反覆思之。覺西河考訂之學。誠有出於亭林之上者矣。按趙氏以伐奄與誅紂皆武王一時事。又引多方者。明奄爲大國耳。趙氏以孟子特以奄與紂並稱。而不擲入五十國之內。故申明之。且五十國則滅矣。奄雖特伐費未滅。故至周公攝位時。又嗾穆父請舉事。叛至再三。仍但遷之於蒲姑而已。終不滅也。

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尙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爾注。尙書至功也。○正義曰。此引書亦不見二十八篇中。是逸書也。丕大烈光。爾雅釋詁文。禮記祭法云。顯考廟。注云。顯。明也。說文頁部云。顯。明飾也。毛詩秦風。不承纘與。傳云。纘。纘也。爾雅釋詁云。纘。纘也。是承即纘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文王所圖謀論說。一如大禹皋陶。顯明帝王之道。故云大顯明王道。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光亦寵也。故云承天光烈。啓之義爲開。咸之義爲皆。缺之義爲虧。文王武王後人。是爲成王康王。邪說既消。正道復著。周公輔相撥亂反之正。故咸以正也。僖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昭公三年左傳云。味且不顯。注皆云。丕。大也。丕顯與比不顯同。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玉篇曰。世衰不。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丕。顯哉承哉。贊美之詞。丕則發聲也。趙注謂丕爲大。失之。

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世衰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

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

弑其父者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然此是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子以前簡策，總不傳耳。葛氏斯大學春秋圖筆云：暴行，即弑

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僭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滅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莫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

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虐，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

以魯爲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羣起而譁，譏說離咋，以爲王魯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

古者太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於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爲至尊無敵道。故不書弑而書斃，不地亦不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魯王禮也。

天子崩，諸侯聽，大夫卒，春秋諸侯斃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斃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宗國之禮如尊宗周而爲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四方亂獄，莫大於弑君。天王先命誅士成之，成之者，斷之也。斷其孰爲首孰爲從，而後行刑。如負固不服，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於邦國，而士亦失其官。故君子於宋

督弑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子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予魯。明宗國亦得奉天子之命而往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亂往朝齊晉及楚而聽命焉。四方亂獄，莫有往而成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明

獄子般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獄子赤者，非獨襄仲，而行父亦與焉。春秋書法，有葬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般子赤之卒連而書之者也。據經繫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乎。或曰：魯桓非其人，曷爲以成之

之責予之。曰：以成之之責予魯，非予桓公也。若夫桓公不能成，乃假成之名而反取賂焉。春秋因直書之而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告亂於宗周。僉來告亂於宗國。隱公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衛人來告亂。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而成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公乃假成之名而取賂焉。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兩弑君，晉一弑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弑君何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樂書。故稱國，樂書稱厲公。猶趙盾弑靈公。

卷六 隱文公章句下

二六七

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狐失其官矣。董史失其官。曷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仍其文而存其義。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感稱樂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春秋數稱樂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卒不復見矣。欒梁開弑君。賤者窮諸人。莒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師攻而殺之。而謂之賊。可乎。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鑒焉。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論年之君也。曷爲直稱君。論年稱君者。終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北面稽首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其誰曰非君也。哀公四年春。盜弑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弑蔡侯申者。公孫辰也。此連而書者。與魯慶父弑閔公。宋萬弑殤公。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賊。故稱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而在塗。則其稱盜也亦宜。傳稱文之弑殺公孫廼。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明皆辰之黨。而辰獨出奔。讖失盜也。左傳謂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逸賊。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春秋繪書以示讖。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縱逸賊。使慶父出奔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坐與聞乎弑之罪。雖祝叔牙。給慶父。其功未足以揜其罪也。○注。設素王之法。○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周天子也。孔子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信。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於周外。先自爲信。而後以責人者。趙岐設素王之法一語。似孔子意中別設一天子。蓋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及宋以後。又多謂孔子改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貶忽褒。其至以天子自處。天子及不後言。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拱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焉。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尙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賤薛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升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子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其後又述嘉靖己酉。鄭州生麟二事親見之。麟固有種。麟之時有時無。俱無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可謂迥出諸儒之上。素王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大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辨素王素臣。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辨素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先王而繫以萬事。至鄭氏大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矣。即杜所論非過論。而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子乎。素王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逸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以邱明爲素臣。又未知誰所說。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雪之者也。若彼造祖庭廣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袁

周而為素王之語。  
益妖妄不足道。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

義。而以橫議於世也。注。言孔子至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禁塞篇云。而無道者之恣行。高誘注

橫。放縱也。是放恣即縱橫也。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云。秦既稱帝。惠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

注云。處士。謂不官朝而居家者也。橫音胡孟反。又賈山傳至言云。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

成名於外。注云。言貧賤之人也。布衣之士。即不仕家居之士也。故云布衣處士。荀子非十二子云。

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若此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俗

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慤者也。以不為為俗。

靡縱而鼓譽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為。注云。善辭。謂離於俗而放縱。鼓譽。亦謂鼓足自高而譽毀

於人。按靡縱鼓譽。即橫議也。發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者。道也。謹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

之謂論。至於詩言出入風議。孟子言處士橫議。而天下亂矣。按從則順。橫則逆。故政之不順者為

橫政。行之不順者為橫行。則議之不順者為橫議。應穀以前。無三綱六紀。人與禽獸同。既設卦觀

象。定人道。辨上下。於是君臣父子之倫。此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楊墨之說行。至於

無父無君。仍與禽獸等矣。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

食人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

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注。言仁至甚也。○正義曰。無父是不仁。則

仁義之道不明。是仁義為邪說所擠。故為充塞仁義也。但知為我。不顧民之飢寒。故率獸食人。因

而民亦但知為我。互相殘害。故將相食。此似專指諸侯放恣。為楊氏為我之害。乃楊氏厚身而薄人。

國人受其害。而墨氏厚人而薄親。夫以布衣處士。舍其親以施惠於人。此尤亂賊所為。故其稱與楊

等。當時揚墨之言滿天下。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必其言足以惑天下。故孟子切指之曰。無父無君。且

深斥之曰。是禽獸。自有孟子。而後世乃知揚墨之非道也。小心齋劄記云。聖人之仁義。何以為揚墨

所塞。曰。聖人隨時順應。無可驚可喜。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是何如慈惠。聖



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楊氏之義。至於彼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何如清淨。聖人立必欲立人。達必欲達人。反若多所牽攔。故曰惡紫奪朱。惡鄭奪雅。豈惟亂之。乃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豔。雅不如鄭之儷也。爲我兼愛之能充塞仁義亦若是。按孔子之道。又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卽一陰一陽也。趙氏謂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卽此帝王相傳之道。載在大經者。莫有述而明之者也。孟子明於六經。能述孔子之道。卽能知伏羲以來聖人所傳述之道。故深悉楊墨之非。然則欲知言之邪正是非者。仍求諸六經。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闢閑習也。淫。放也。可矣。

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闢注。閑習至距之。○正義曰。閑習。兩

講習於六經。無以知其道。既習之乃能知之。知之乃能法之。法之乃能防之。未習六經。空憑心臆而依附以爲先聖。此曰吾防衛乎道也。彼曰吾守法乎聖也。因而門戶各立。是皆不習故也。孟子與楊墨

爲楊墨。而此楊墨者。又互相標墨焉。天下國家。陰險受其害而不知。是皆不習故也。孟子與楊墨辨。必原本於習先聖之道。習先聖之道。卽講習六經。不空憑心臆也。趙氏訓閑爲習。其義精矣。

禮記哀公問云。淫德不倦。注云。淫。放也。周禮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衷之民。注云。淫。放也。放也。楊墨不習六經。違悖先聖之道。作爲爲我兼愛之言。因而天下人亦不習六經。由楊墨之言。而又放

隘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害。所謂淫辭也。孟子習六經先聖之道知此。無父無君之淫辭。起於楊墨。故先距之。距與拒通。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石經作距。淮南子本經訓。戴角出距之獸。高

誘注云。距讀爲拒守之拒是也。既拒楊墨以離其原。於是放逐其依附淫佚之辭以絕其流。宣公元年

穀梁傳云。放。屏也。說文支部云。放。逐也。小爾雅廣言云。放。投棄也。豈不啻舜之放驩兜。屏之遠方。投畀豺虎。深絕之也。詩大雅常武。王舒保作箋云。作。行也。使天下

後世。深知其無父無君必亂天下。不復興起以行於世。皆習六經明先聖之道故也。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闢說與上篇同。闢注。說與

○正義曰。上篇公孫丑上篇養氣章也。彼云生於其心。此云作於其心。彼云發於其政。此云作於其

事。彼先言政後言事。此先言事後言政。彼此不同。互相發明。非偶然也。彼謂彼淫邪道之辭。皆

生於心之被陷離窮。而心之被陷離窮。則由於不習六經。不知先聖之道。憑己心之空悟而無所憑依。

遂自以爲是。造作語言。其點者以心爭心。則揚之外有墨。墨之外有楊。楊墨之外。又有似楊似墨

之言。其純者以心襲心。則揚有歸揚之人。墨有歸墨之人。似揚似墨者。習於其心也。作於其心。皆

未嘗習六經知先聖之道。其邪說由心而生。卽由心而作。故云生於其心者。習於其心也。作於其心。非徒於其心也。惟習於其心。因而述於其心。故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不悖。施之於政。而政不亂。乃不習不述。惟憑心之空悟。自道其道。自仁其仁。自義其義。未嘗不攀援古昔。附會聖賢。而已

倫於無父無君之害。苟無習六經知先聖之道者出而臣之放之。其說行於天下。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害矣。述先聖之道以爲法。則事有所憑。而非妄作。今不述先聖之道。而憑諸心。則措之於事。無所法守。是爲作於其事矣。爲下者妄作其言。妄作其事。愚者惑之。黠者傳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天下。而君之政有所格拒而莫能行矣。故害於其政也。自下行其邪說於事。則害君上之政。自上用其邪說於政。則害士民之習。聖人治天下。教學爲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禮。教以六藝六儀。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實與之。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習於詩書禮樂。則不致以邪說害政。孔子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古卽先王之道也。學卽詩書六藝之文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云。君子既學之。惠其不博也。既博之。惠其不習也。既習之。惠其無知也。論語學而篇。會子云。傳不習乎。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諸人。是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之言也。揚墨無所習而言爲邪說。孟子博學而習。故知其邪說而臣之。會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者。皆亂天下之擾墨也。孟子本習述先聖之言。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吾言指此辨揚墨之言。昔

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注。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注。抑治也。

廣雅釋詁云。饋。抑治也。抑供水。卽饋河饋江道饋饋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鵠。抑下連稱。是抑卽下。說文手部云。抑。按也。按之亦下之也。供水高溢地上。道之使歸地中。是爲下鵠。亦卽所以治之也。○注。周公兼懷夷狄之人。○正義曰。荀子非相篇云。故君子賢而能容能。

知而能容。博而能容。粹而能容。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上言容。下引詩言同。中言兼術。是兼同容三字義同。故揚倬注以兼術爲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本語此。容之義爲包。包之義爲懷。宣公十二年左傳

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又云。搃弱著昧。搃弱卽是兼弱。故孔穎達尚書正義解兼昧云。兼爲包之。包亦懷也。故趙氏以懷釋兼。○注。言亂臣至責也。○正義曰。顯氏博高春秋大事表。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云。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強絕之名於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劬及安慶

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其

篡弒。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者。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夫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於未

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爲夫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馮是也。聖人嘗自發其旨於坤卦文言

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按顯氏說未盡善。

若謂作春秋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孔子成春秋。非使亂臣賊子懼。是使君父懼矣。人之性所以異於

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惟邪說如師曠史墨之言。有以蔽之。則有所待而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書其弒。邪說者曰。君無道可弒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弒之罪皆在臣。邪說者曰。

君無道可逐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逐之罪皆在臣。以爲可弑可逐。則有所借口而無懼。無懼則漸視爲固然。而世莫以爲怪。以爲不可弑不可逐。則無所借口而懼。春秋全爲邪說暴行而作。趙氏謂懼春秋之貶責是也。自孔子作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劭梁珪。固即伏義之類。可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奸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歡泰之類也。以靖難爲名。自統以前。公不知有夫妻父子。自伏羲作八卦。而人盡知之。孔子之前。人不知怒也。即其懼也。伏羲之前。人不知有夫妻父子。自伏羲作八卦。而人盡知之。何待孔子。得毋曰夫妻父子。夫人能定之。何待伏羲。譬如五穀。神農未教之前。人不能知。既有神農教之。無論智愚。無不知五穀。豈曰五穀夫人能辨之。何待神農乎。伏羲定人道之後。不能無淫奔。然人人知其爲淫奔也而賤之。孔子作春秋之後。不能無亂賊。然人人知其爲亂賊也而賤之。易治未亂。春秋治已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戒天下後世辨之於早也。惟不能辨之於早。而臣已亂。子已賊。此時仍理早辨之說。譬諸病已危急。宜審其寒熱虛實。以大溫大寒大補大攻。挽回於俄頃。而仍徒徐徐責其不善調和保護。可乎。使春秋之作。仍不過履霜早辨之義。則孔子贊易。已足明之。何必又作春秋戒早辨。治未亂防其亂也。懼亂賊。治已亂還其未亂也。余春秋左傳補疏中詳言之。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

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

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注。徒黨也。○正義曰。淮南子叙真訓云。分徒而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與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此即距楊墨之言而推衍之也。王充論衡亦云。楊墨之道。不

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絕。牟子理惑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定。人不得步。孟子闕之。乃知

之學無傳。淮南子汜論訓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大略也。

章指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駘蹟。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汗。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

禹稷駘蹟。○正義曰。音義云。藎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駘駘。謂手足生胼也。此蹟乃類蹟字。音致。宜依史記讀之爲是。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字自然篇稱駘駘。史記李斯傳

脩焉手足駢胝。毛晃禮部增韻。引趙注作駢胝。韻會先韻駢字注云。駢胝。皮堅也。或作駢。通作駢。引孟注爲證。支韻駢字注引廣韻云。皮厚也。又駢也。或作駢。亦作駢。其下亦引孟注。一似駢駢。駢駢之字。初無異義。然說文但有駢字。無駢字。駢訓爲腫。謂癰腫也。竹尼切。韻訓爲給。引詩載頌其尾。言顛覆也。陟利切。則其音義固判然矣。呂氏春秋求人藩云。禹顏色黧黑。瘵氣不遁。足不相過。荀子非相篇。禹跳湯偏。楊倞注引尸子云。禹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口禹步。尙書大傳云。禹其跳。其跳者跳也。所謂足不相過者。較梁昭二十年傳有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荼。楚謂之疏。衛謂之輓。陸德明釋文據劉兆云。荼。連併也。疏。聚合不解也。輓本亦作繁。如見繫紲也。據此。則駢胝正言手足不仁。非直重蘭明矣。蓋駢是學局不分。與左傳駢脅莊子駢指一例。列子湯朱藩。禹身體偏枯。手足駢胝。正作駢。其確證也。韻謂痿蹶弱行。列子說符篇。其行足躓株陷。焦賈易林。擔載蹶蹶。踈跌右足。又跛蹶未起。失利後市。皆此義。其以駢胝爲駢胝。乃後人傳寫之誤。然顏師古注漢書駢字云。併也。猶不失其本。失利後市。不審本末。輓云相過。去之遠矣。履駢胝無可考。蓋因禹及之。猶論語禹復躬。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周公仰思。○正義曰。音義云。仰字書印讀如仰。又葦婁下章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其事也。○仲尼皇皇。皇突不及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仲尼皇皇。出揚子法言學行篇。文子自然篇。淮南子條務訓。並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陸賈新語亦云。墨子皇皇。席不暇暖。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則黔突本係孔子事。自班固答賓戲。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暇。墨突不黔。始類倒其語。唐韓昌黎因之云。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其實非也。趙難稍後於班。未必遽襲其誤。況本書距揚墨以承三聖。墨安得與禹稷周孔並列。家語孔子厄於陳蔡。顏回仲田。次於壞屋之下。有埴墨塗飯中。回取食之。是墨突卽應檀之謂。去齊據所。又孔子實事。故趙氏以此證其皇皇耳。其改黔爲行。蓋以植類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也。○正義曰。匡章見於戰國策。一在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秦兵大敗。一在燕策。齊宣王命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然則章子在齊。歷仕兩朝。墨掌軍伐。當孟子在齊時。章年固亦長矣。趙氏但云。齊人。不以爲弟子也。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高誘注云。匡章。孟子弟子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

章在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同樂正。謂為著錄也宜。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及惠施問答。殆從遊於梁者歟。謂氏若梁壽地又續云。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蚡人稱爲蚡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時亦稱爲子。皆此類。莊子盜跖篇云。匡子不見母。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匡子名章。齊人。諱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按此事見孟子。是匡爲姓。章爲名。○注。陳仲子至鉅也。○正義曰。陳仲子見於戰國策齊策。趙威后問齊使云。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周氏栢中辨正云。鮑彪注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愚按陳仲子。齊宣王時。趙威后。齊王時。考六國表。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凡七十有九年。仲子若壽考。何妨是時尚在。况云其率民而出於無用。明是孟子所稱。韓非子外儲說左云。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轅曰。田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田仲即陳仲。不仰人而食。所謂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也。淮南子汜論訓云。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修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旋餓而死。高誘注云。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以仲子爲孟子弟子。未詳所出。趙氏所不用也。○注。續處至擇也。○正義曰。爾雅釋蟲云。蝻。蝻。蝻。蝻。蝻。蝻。或謂之姪。或謂之姪。或謂之天蠶。或謂之卷蠶。或謂之蠶。梁益之間謂之蝻。或謂之蠶。方言之。續處謂之蝻。自關而東謂之蠶。或謂之蠶。梁益之間謂之蝻。或謂之蠶。或謂之蠶。有蠶。蠶食李。即李木中蠶也。文選。劉伶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子注云。禮者。齊俗名之。如酒禮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禮變蠶字之誤。說文作蠶。禮也。以背行取於足。狀似酒禮。以齊俗所名。故謂之蠶也。按淮南子汜論訓。禮示無學。高誘注云。禮禮領如蠶之蠶。蠶禮固可假借。而靖與蠶。皆與禮爲聲之轉。禮呼爲靖。禮。急呼則單爲蠶。以爲齊俗名之。非也。又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云。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蠶食者獨半矣。如匏往將食之。下引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之士也。蠶也。李實有蟲食之。蠶半。言仲子目無見也。此注與趙氏略同。而章句則以實字連李字上。在蠶字上。是時仲子匏匏而往。則必李實之墜於地者。然文選注引孟子。每有增飾。未可爲據。蓋古人屬文。每多倒置。趙氏注亦頗顛倒明之。故孟子實字原在食字下。而劉趙倒置於上。以明井上有李。指李實不指李樹也。爾雅釋言云。將。資也。謂匏匏而往井上。資此李實置之。說文口部云。咽。嚥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嚥。嚥物也。嚥即咽食物下於咽。故即謂之嚥。三咽者。不及細嚼也。井上之李實非一。特取此蠶食者。是目盲不知擇也。夫蠶食之餘。匏匏就食。極形仲子之不堪。匡章非以仲子爲可尙也。

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蚯蚓之蟲也。

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注。巨

也。○正義曰。曹氏之升推餘說云。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即儀禮大射儀所謂左巨指鉤弦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擘是也。

亦稱擘指。鄭射禮買疏。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鄭射禮。凡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買疏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釋

第二指。是也。而以左傳闕闕傷於將指。釋第三指。則不然。第三指既夕禮亦名中指。蓋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說文。擣。將指也。易。咸其拇。拇是足大指。闕闕所傷是足。故下

云取其一。而買誤以解手之中指。非也。無名指。僅一見於孟子。趙岐注以其餘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按大射儀朱極三注。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

指將指無名指。則第四指亦非竟無用也。鄭惟謂小指短不用。然款氏禮公謂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五矢者。寡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小指亦餘指也。又作季指。特牲饋食少

牢食禮。推於季指。注。季猶小也。而款氏則直謂季指左手之小指是也。○注。蚓蚯蚓至蚓也。○正義曰。禮記月令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淮南子時則訓。作蚯蚓。單名之則為蚓為蟻。荀子勸學

篇云。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蟻即蚓也。大戴禮易本命云。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注云。蚯蚓之屬。不氣息也。郭璞爾雅讀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故趙氏謂

蚓無心。荀子以喻目不能兩視。耳不能兩聽。故言蟻之心一。孟子以蚓喻仲子之不知仁義。故趙氏言無心無識也。大戴禮勸學篇作上食踴土。踴乃日暴乾之名。土乾則成塵。故荀子作埃土。埃即塵

也。土枯無澤。故孟子謂之槁壤。隱公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注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黃泉至清而無濁。槁壤至潔而無汗。充其操。必食此至清至潔如蚓。乃可也。仲子

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室

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注。仲子至知也。○正義曰。蚓必至清至潔而食。使仲子如

所樹。則不清不潔。便不可居食。然築者樹者不可知。則不能快其為至清至潔矣。不可知而處居之

食之。是不能如蚓也。下是何傷哉。專指盜跖之所築所樹。知此是未可知也。專屬盜跖所築所樹而言。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纊。以易食宅耳。緝纊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纊。故曰辟纊。注。緝纊至辟纊。○正義曰。文選張景陽雜

繼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績絲曰繼也。與趙氏略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林蒞之績名也。當云治蒞泉之績名。下文云林所治也。可證。趙岐劉熙注孟子妻辟繼。皆云緝績其麻曰辟。辟音劈。合俗語績麻析其絲曰劈。卽林也。糸部云。繼。布績也。劉熙孟子注云。績絲曰繼。績絲。謂取所織之績煉治之也。績者煉也。煉者績也。伏諸祭禮之也。已煉曰繼。未煉曰績。廣雅曰。績。絲也。績是生絲。未煉之績如生絲然。故曰績也。知成國謂已煉曰績。言布績者。以別乎絲績也。績之而成績。可以爲布。是曰績。禮經績分別若干升以爲麤細。五服之績不同也。趙岐曰。煉麻曰繼。麻部。績。未煉治績也。然曰煉治之乃曰繼。蓋績有不煉者。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之績皆不煉。親衰之績則煉之。若吉服之績。則無不煉者。不煉者曰績。煉者曰繼。統呼曰績。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緝卽績也。毛詩陳風。釋文。西州人謂績爲緝。按說文糸部云。緝。績也。績。緝也。二字轉注。趙氏緝績相疊者。蓋二字亦有別。爾雅釋詁云。緝。光也。績。繼也。先以爪刮而分別辟也。績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績也。其績處以兩手摩娑之使不散。則緝也。故劉熙作緝績其麻。緝績卽緝績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

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

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注。兄名至於蓋。○正義曰。水經注濟水篇。引

而不食。古人引書。每自增損。乃此去蓋字。則戴字連兄字。是爲其兄之名。用趙氏注也。孔氏廣

森經學危言云。元李治敬齋古今社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祿是乘軒。愚按蓋既爲王驪邑。不當又爲

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升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

本矣。○注。竄於於陵。○正義曰。關氏若瓊釋地類云。關野王與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

妻所隱處。鄭注魚子澗水。南出長白山。東却泉口山。卽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唐張說石泉驛詩。目

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川長山縣南。與通典合。石泉非孟子所謂

井者邪。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清河。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顛曰。是親親者爲乎。親親鵝鳴聲。注。頻顛不悅。○正義曰。音義出己頻顛云。上音紀。顛亦作顛。同。音同。又巽卦九三頻巽。李鼎祚集解。虞翻云。頻。顛也。王弼注云。頻。頻顛。不樂而窮不得已之謂也。文選音靈光殿賦云。慚顛蹙而含悴。慚顛卽不樂。不樂卽不悅也。說文云。頻。水腫。人

所賢附。聲或不前而止。又聲涉水變成也。从類卑聲。類爲聲省。成爲類省也。文選弔魏武帝文云。執姬女而嘆聲。注云。孟子曰。嘯聲而言。嘯聲。謂人頰眉蹙頰。憂貌也。此孟子蓋注文傳寫譌誤。不詳何人。嘯聲而言四字。卽解已類頰曰。而下又申明類爲類眉。類爲蹙頰。類卽類。莊子至樂篇云。獨體深蹙蹙頰。蹙卽類字之假借。蹙類連文。則蹙類指類眉可知。乃通俗文云。蹙類爲蹙。蹙類因以類爲類。失之矣。四書釋疑云。已當作己。上皆言仲子之文。未嘗問蹙。至此不當又有己字。謂稱仲子也。已類類亦不成文。從己子說。初見其所饋生鵝。固已類類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按此說非也。生鵝之饋。乃交際之常。人人不以爲怪。獨仲子一己以爲不是也。用一己字。正見其孤孀非人情。克己復禮爲仁。正克己已耳。○注服服鵝鳴聲。○正義曰。音義出鵝服云。丁五歷切。鵝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五歷切與鵝鳴聲。不相似。蓋孟子書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童。與鵝聲相近也。俗人加鳥作鵝。則爲說文六鼠字。他日。

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類類者也。兄疾之。告曰。

是覩覩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屢難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尙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注。仲子出門而哇吐之。○正義曰。論衡刺孟

吐也。○注。孟子至操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何也。曰。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蓑荷篠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離國。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

較之孔子之憐憫涓滴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則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食不食於兄。其兄之羞殺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子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譏。則於寢門之論。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

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誦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於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周氏栢中辨正云。孟子以仲子爲齊之巨擘。自非徇利苟得之徒可比。何待厚齋發此公論。但其辭兄離母。不可爲類。故孟子極詆之。而全氏謂兄歛之。未必盡得於義。他日之譏。未嘗竟絕寢門之敬。以此爲仲子解說。則大不然。陳爲齊之同姓。



國公族也。蓋祿萬鍾。受之先君。傳之祖父。有何不義而汲汲去之。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樂其母所幾二百里。他日之歸。亦僅事耳。篤寢門之敬者。固如是乎。孔子之語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彼丈人猶知有長幼之節也。特以不仕無義。即爲亂倫。而仲子辟兄離母。并長幼之節而廢之。故曰無親戚君臣上下。孔孟之言。若出一口。而全氏左袒仲子。捨王充刺孟之極論。佔沽焉動其說。不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蚯蚓。比諸巨亦安乎。

擊也。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正義曰。尸子君治篇云。水有四德。揭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僖公十六年公羊傳注云。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鷓者。鳥中之耿介者也。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取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鷓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古人不重耿介如

卷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離婁古之明目者 黃帝時人也 黃帝亡其元珠 使離朱索之

離朱卽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注。離婁至方員。○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又駢拇篇云。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矣。釋文引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是矣。列子湯問篇云。離朱子羽。方晝拭目。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注云。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朱婁音近。朱之爲婁。猶邠人呼邠聲曰婁也。凡治器工必以目程之。故執柯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爲遠。然目必憑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職。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職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望地之高下。職景之出入。目爲之也。乃必水地以縣爲規而後審。則目雖明。不可恃也。此目必以規也。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平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爲積矩。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正繩望高。側深知遠。皆目之明也。非平矩偃矩覆矩臥矩。目雖明無可恃也。此目必以矩也。所以離婁之明。必恃規矩。乃成方圓也。孟子習先聖之道。闢

湯墨。放邪說。指其爲生於其心。作於其心。則不習先聖之道。故此章首發明之。目雖明如燕。耳雖聰如師曠。心雖仁如堯舜。不以規矩。則目無所憑。不以六律。則耳無所憑。不以先王之德。則心無所憑。明人講學。至徒以心覺爲宗。盡異聞見。以四教六藝爲桎梏。是不以規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聰。於是強者持其理以與世競。不復顧尊卑上下之分。以全至誠惻怛之情。弱者恃其心以爲道存。不復求詩書禮樂之術。以爲脩齊治平之本。以下屈於君父爲能。以屏棄文藝爲學。真邪說誣民。孟子所距者也。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德。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德。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羲。故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故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損其所因也。益其所因也。先王之德。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卽何以通變神化。何以損益。故非習則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其義一也。彼但憑心覺者。眞孟子所距者也。趙氏引論語以證孟子。可謂際知孟子者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

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注。公輸至之子。○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季康子之

匠師。方小。言年尙幼。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尙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爲公

輸若之族。則亦氏公輸。故稱公輸子。班與般同。戰國策宋策云。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高

誘注云。公輸般。魯般之號也。蓋般爲魯人。故又稱魯般。當時有此號也。周氏樞中辨正云。事亦

見墨子魯問篇。說者因謂有兩輪般。班固答賓戲。班輪擢巧於斧斤。顏師古注。魯班與公輸氏皆在

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吳斗南謂墨子之書。恐非事實。未必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

戰國也。應按公輸班。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未可信。而與季康子同時。則爲春秋時人無疑。墨翟

亦生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爲楚攻宋。墨翟禦

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景公卽位。在魯昭公二十六年。兩人正當其世。顏注固非。而斗南疑墨子

不據。亦未之考耳。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注。師曠至至聰。○正義曰。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曠公十八年左傳云。晉人聞

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皆其聽至聰之事也。○注。六律至羽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注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太蕤寅之氣。正月建焉。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與建交錯質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蕤之九二。太蕤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之二。太蕤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二。中呂長六寸。太蕤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二。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之二。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之二。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二。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之二。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尙書皋陶謨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鄭氏注云。舉陽從陰可知也。蓋舉六律以該六呂也。大師自子丑爲次。六律首黃鍾終無射。趙氏蓋依月令自夏時孟春數之。故始太蕤終黃鍾也。國語周語。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太蕤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漢書律歷志引尙書在治忽三字作七始詠。幸氏光地謂卽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然則七音自虞已有之。止云正五音者。吳氏鼎考律緒言云。音有萬而統之以五者。猶五星五行五常之理。不可減不可增。故二變兩聲。仍名之爲宮徵。所謂變化而不離乎五音者。音既七。律何不止七。律既不止七。又何故止於十二。惟七故宮十二也。蓋五音者。正宮正徵正商正羽正角之律。二變者。比宮比徵之律。既有比宮比徵之律。則必有比商比羽比角之律。是故宮商之間有律焉。蕤賓所以生大呂也。徵羽之間有律焉。大呂所以生夷則也。商角之間有律焉。夷則所以生夾鍾也。羽宮之間有律焉。夾鍾所以生無射也。角徵之間有律焉。無射所以生仲呂也。蓋以五該七。猶以六該十二也。禮記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隔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此卽韋昭國語注七律之說。不數變宮變徵。故止六十聲。以二變參之。則爲八十四聲。二變不可爲調。故調止用六十。此六律五音之大略也。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分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成是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律呂正義云。絲之爲樂。其器雖十餘種。而弦音所應。

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五聲二變之音。夫十二律呂之管。既分音於長短。而不在圍徑。則絃音似亦宜分於長短。而不在巨細矣。不知絃之長短同者。分音於巨細。絃之巨細同者。分音於長短。而絃樂之中。用絃之多寡。又各不同。故必察各器之體製。而定其取分之大小焉。總之以各絃全分之音。與各絃內所分之音。互相應合爲準。是以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淮南子司馬氏律書。此三者。總樂絃音之大本也。又考之白虎微曰。八音法易八卦。絃雜音也。感德象火。因其音微。蓋謂絃之屬於卦爲雜。其德象火。故其音尙微也。夫審弦音。無論某絃之全分定爲首音。因而半之。平分爲二。其聲既與首音相合。而爲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聲應於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與半分八音之間。又平分爲二分之度。是卽管子所謂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之度爲主。而以三因之。其數大於全分之度爲三倍也。四開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數。四分之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爲宮聲之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練乃縵絲。卽小絃之謂。言此度之聲。立爲宮位。其小於此絃之他絃。皆以是爲主。故曰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爲百有八爲徵。乃此絃首音全分之度也。於是以前有八三分去一爲七十二。是爲商。商之七十二三分益一爲九十六。是爲羽。羽之九十六三分去一爲六十四。是爲角。按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小於宮。而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者。用徵羽之倍數。所謂下徵下羽者也。其首絃起於下徵。卽白虎通絃音尙微之義。然而猶有不得不起於下徵之故焉。以下徵之百有八。取其四分之一爲八十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一。則爲六十分。小餘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則大。比宮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絃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始明也。又云。樂之節奏。成於聲調。而聲調之原。本自旋宮。聲也者。五聲二變之七音。而調也者。所以調七音而互相爲用者也。旋宮乃秦漢以前諸聲之法。聲調爲隋唐以後度曲之名。稽之於古六律五聲八音。舉自虞書。而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七音之名。見於左傳國策。至管子惟兩子。始著五聲二變之數。禮經篇。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類多聽見。故旋宮之義所自來也。塗及濮晉之世。樂經殘缺。律呂失度。雜以鄭聲。所見於經史注者。類多聽見。故旋宮之義所自來也。然周人遺書猶可考證。如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恰州鳩曰。宮逐羽音。卽此二者。旋宮之法可定焉。古旋宮之法。合竹與絲並著之。而自隋以迄于今。獨以絃音發明五聲之分。律呂旋宮。寔失其傳。夫旋宮者。十二律呂皆可爲宮。立一均之主。各統七聲。而十二律呂。皆可爲五聲二變也。聲調者。聲自爲聲。調自爲調。而又有主調起調轉調之異。故以轉調合旋宮言之。名爲宮調。五聲二變旋於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則成九十八聲。此全音也。若夫八十四聲六十調。實皆生於弦度。以絃音七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八十四聲。除二變不用。止以五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六十調。此乃案分以命聲調。非旋宮轉調之法也。周禮大司樂未載商調。唐宋以來無徵調。夫以宮立羽位主調。則商當變宮不用。以羽立羽位主調。則徵不起調。所謂無商調與無徵調二者。名異而理則同也。主謂起調。皆以宮位爲主。故曰宮調。然調雖以宮爲主。而宮又自爲宮。調又自爲

調。如宮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聲又大於宮。故爲一調之首。卽國語之宮逐羽音也。羽主調。宮立宮。一均七聲之位已定。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音不合者。亦不得覆調。蓋調以羽起調。徵在其前。變宮居其後。二音與羽相近。得聲清雜。故不相合。而變徵爲六孔。亦與羽音清雜不合。此所以當二變之位。與五正聲中當徵位者。俱不得起調也。至於止調。亦取本調相合。可以起調之聲終之。當二變與徵位者。亦不用焉。按尙書堯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國語周語怡州鳩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注云。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又云。聲以和樂。律以平聲。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又以和平爲正。以六律正五音。卽以律和聲。律呂正義已得音之精微。近時學者研求實學。多有自得之解。略附於後。王氏坦琴音云。孟子曰。不以六律。不以五音。蓋以六律六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正此五音也。黃鍾之長九十黍。爲分寸尺丈引尺度。以較匏竹之音。黃鍾之容千二百黍爲匱。合升斗斛曰量。以較土槩之音。黃鍾所容千二百黍之重爲銖兩斤鈞石。曰權衡。以較金石之音。因五聲之數以取聲。無述可見。故用律呂相生之理。而象樂之長短多寡輕重。皆得其指歸。絲樂之取聲。雖與律呂之理相通。若嚴其至要。用五聲相生之理。最爲簡便。絲聲之較以五聲而不用律呂。猶之象樂較以律呂而不用五聲。穆四德乾文氏黃鍾通韻云。孟子曰。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細詳孟子之言。五音有音無律。六律有律無音。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聲。是知欲正五音。非六律不可。欲正六律。非管絃無憑。陽爲律。黃鍾爲陽律之本。在管爲清。內聲在琴爲第一弦。聲氣至重至低。六陰一陽。屬子。爲第一律。上升大呂丑爲二陽第二律。夾鍾卯爲四陽第四律。仲呂巳爲六陽第六律。陽極生陰。陰爲呂。蕤賓爲陰呂之本。在管爲極上孔。在琴爲第七絃。聲氣至輕至高。六陽一陰。屬午。爲第一呂。下降林鍾未爲二陰第二呂。夷則申爲三陰第三呂。南呂酉爲四陰第四呂。無射戌爲五陰第五呂。應鍾亥爲六陰第六呂。陽陰各六管。自竽內聲上升至第五孔爲陽六律。自極上孔下降至第六孔爲陰六律。琴自第一絃前進至第六絃爲陽六律。自第七絃後退至第二絃爲陰六律。六律定。然後能正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必得律呂二聲合爲七均。方能循環一調。所以管有七聲。琴有七絃。左傳謂七音。漢前志謂七始。自黃鍾上升至蕤賓爲七均。自蕤賓下降至黃鍾爲七均。循環消長。共爲一調。十二律對待。則爲六律。錯綜則爲七均。七均合爲一調。若更插一聲。便不合管孔琴絃。管只有七管。琴只有七絃。不能分爲方圓。十二律以五音循環。加變宮變徵。只可將十二律錯綜爲七均。以五音來往爲循環。方能被於管絃。律呂各家。盡知七均爲一調。而俱不以陰陽六律錯綜爲七均。惟以五音加二變爲七均。不分陰陽各爲六律。而彈用陰陽十二律。不以黃鍾爲律本。而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五音不數六律。乃以應鍾爲變宮。變宮不數七均。乃以蕤賓爲變徵。變宮變徵。雖數七均。而十二律中。猶虛五律。乃又以宮循環臨五律。以數其數。致有高低奪倫。輕重失次者。又作變律半聲之例。猶如不用枝惟用幹。不以子

午月爲二至。卯酉月爲二分。惟憑甲乙循環推算。其寒暑失節。春秋失序。亦理之所必至。况惟六律能正五音。五音不能正六律。若因五音不敷循環十二一律之故。以十二律作爲變宮變徵變律半聲。是丑音能正六律矣。竊謂欲正五音。仍依漢志所載。以黃鍾爲律本。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位。宮居中。以五數論。宮居三位。自重至輕爲羽角宮商徵。自輕至重爲徵商宮角羽。以黃鍾爲律本。以羽角宮商徵爲五位。以蕤賓爲呂本。以徵商宮角羽爲五位。黃鍾屬子聲至低。蕤賓屬午聲至高。二律單用。其餘十律。同位同音。陰陽並用。律有十二。不曰十二律而曰六律者。只用一邊之故。一邊陽律合管。一邊陰律合琴。琴是六陰律用一陽律。管是六陽律用一陰律。陰陽六律。俱是各自相生。一宮爲土屬第四律。二商爲金屬第五律。三角爲木屬第三律。四徵爲火屬第六律。第六律是管之正中孔。琴之第六絃。與第一律黃鍾合律同聲。故只有六律五羽爲水屬第二律。第二律是管之極下孔。琴之第二絃。與第七律蕤賓合律同音。故只有七均。七均只有六律。六律只有五音。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如四時。十二律如十二月。四時惟依寒暑。五音亦惟依高低。自寒至暑。俱是正律。並無變聲。蔡季通律呂新書有八十二聲圖。六十調圖。內注正律變律。正聲半聲之度。甚爲詳細。然止可施之於鐘磬。不能被之於管絃。今之管絃七均。第一均八十一。第二均七十二。第三均六十四。第四均五十四。第五均四十八。第六均四十二。第七均三十六。至重至低之均八十一。至輕至高之均三十六。方成一調五十四。爲陰陽際會之中。理應爲宮。宮者中。中聲定。其餘輕重高低之聲。皆依律數可定。是以五聲之中。以宮爲首。圖內所載七均。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變徵五十六。正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四十二爲至輕至高之均。與今之管絃三十六不相合。少一徵六分之均。不能成調。是知變宮宮不成宮。變徵五十六。在大簇六十四夾鍾五十四之間。與夾鍾止間得一分。多一間一分之律。管孔琴微。又不見有相間一分之律。是知變徵徵不成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穆。正徵五十六。變徵五十六。相間甚微。雖師曠之聽。亦未必易正。故前人有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之說。陵氏廷堪燕樂考原云。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鍾之長。不可爲無射也。應鍾之短。不可爲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相旋。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鍾爲角。又可爲宮。大徵爲徵。又可爲角。姑洗爲羽。又可爲徵。堯典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出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當其初入中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絃飾之。其言曰。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所謂林鍾者。卽徵聲也。黃鍾者。卽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辭之合字也。猶言應用徵聲爲合字者。乃用宮聲爲合字也。以聲配律。實始於此。黃鍾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又云。應用林鍾爲宮。則亦疑徵聲當爲合字。宮聲不當爲合字。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爲宮聲。燕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爲宮聲也。蓋琴律一絃爲黃鍾。三絃爲仲呂。正宮調一絃爲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鍾。三絃爲上字。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爲宮聲。上字爲角聲哉。宋人樂譜所註十二律呂。及四清聲者。蓋卽字辭高下之別名耳。不

可以稱謂之古。途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途泥定黃鍾一均不可移易。不論何均。遇黃鍾之律。則以爲宮聲。遇太蕤之律。則以爲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爲角聲。遇林鍾之律。則以爲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爲羽聲。遇應鍾之律。則以爲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爲變徵聲。而旋宮之義途疑。於是論蕤賓者。以宮聲爲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應鍾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隋廢旋宮止存黃鍾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絃獨下一徵。而有不不用姑洗而用仲呂爲角之疑。而向書周禮孟子諸書。舉不可議矣。皆以聲配律之說啓之也。不知蕤賓字前。卽五聲二變耳。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辯者。蓋緣飾之以美名。卽鄭謂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譯。成於沈括。皆無他奧義。後儒不遵深求其故。途飾其言若河漢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決矣。程氏瑄田通藝錄。論黃才伯樂典書云。古者一律一呂。各爲一聲。其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旋宮換調之法。乃後世樂器律呂之用也。未可以是以推求制律之本。是書言吹無孔之管。則氣從下泄。無復清濁高下。五音何由而正。夫以律正音。卽今之吹笙定弦。其遺矩也。只以一律正一音。不聞無孔之管。不能正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

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

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法也。注。仁心。性仁也。○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陽氣者

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五臟。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性既有五。而獨言仁者。仁足以貫

五性也。五臟心主禮。而趙氏以性仁解仁心者。淮南子原道訓云。心者。五臟之主也。雖或以心配

言任也。任於思也。任於實卽任於仁矣。○注。仁聞至聞也。○正義曰。毛詩小雅車攻篇。有聞無

聲。傳云。有善聞。又大雅卷阿篇。令聞令望。箋云。人聞之則有善聲譽。淮南子脩務訓云。聲施

千里。高誘注云。聲。名也。是仁聞謂仁之聲名播於遠方也。人以仁惠之心所發有所施濟。其名亦

可播於遠。然惠及一人。不能偏於人人。惠及一方。不能管於天下。且或思及此而害在彼。祝在甲

而詛在乙。此未習先王之道。不足爲後世法也。○注。乃可爲後世之法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

記云。闕盍毛三本同。廖本無之字。孔本考文。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

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注。但有善至行也。○正義曰。呂氏春

秋善俗篇云。惕然而寤。徒夢也。高誘注云。徒。但也。故徒善是但有善心。徒法是但有善法度。

行仁政必有法。徒有仁心而無法。不可用爲政也。有法而不以仁心施之。仍與無法等。有善心而不

以法。與無善心以施行法。同一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既不行於無善心之人。又不行於有善心之人。孟子爲作於其心。不習先王之道者發。趙氏能發明之。易繫辭傳云。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非

法無以爲顯變神化之用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

注。詩大至過也。○正義曰。詩在大雅假樂第二章。毛傳云。假。嘉也。禮記中庸引作嘉樂。此作嘉樂。與中庸同。音義出嘉樂。則趙氏作嘉。闕壁毛三本作假。蓋以詩改之也。箋云。愆。過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遺餘。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趙氏注略同。惟鄭以不愆不忘

平對。趙氏以孟子下申言專指出過字。故以不愆爲不遺差。而不忘則屬下。謂不可忘者。因其舊法而無過也。按鄭義是也。愆。過也。忘爲遺失。亦過也。孟子言過。兼該愆忘。遵用先王之法。乃不愆不忘。則屏棄詩書。專恃心覺者。其愆忘可勝言哉。聖人既竭目力

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盡已目力。續以四者。方員平直。可

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注。盡已至極也。○正義曰。禮記大傳云。人雖竭矣。注云。竭。盡也。盡之言窮也。窮之言極也。若果無待於規矩準繩。則以聖人之聰明睿智。而既竭盡其力。可

憑其目力以爲方圓平直矣。乃聖人既竭目力。仍必繼之以規矩準繩。規矩準繩。先王所制而用也。雖聖人不能不繼述之。惟其繼述規矩準繩。而目力所竭。乃能不窮其用。倘舍去規矩準繩。但準目

力。方圓平直必不能以聽成之。而其用窮矣。不可勝用。猶云用之不窮。聖人原非全恃規矩準繩而不竭目力。然其顯變神化。在耳目心思。而必繼述規矩

準繩。而耳目心思所竭。乃能顯變神化。運用不窮也。既竭耳方焉。繼之以六律正五

音。不可勝用也。注。音須律而正也。○正義曰。易雷卦象傳云。雷。須也。須。即待也。音必待律而正。方圓平直。必待規矩準繩而成。

仁心必待先王不忍人之政而

覆天下。可勿繼述之乎。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

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注。盡心至仁也。○正義曰。楚辭招魂云。舉蘭被徑兮。注云。被。覆也。易繫辭傳九

家注云。衣取乾。乾居上覆物。是被覆衣三字同義。經言仁覆天下。是聖人以仁衣其天下。而天下

皆被其澤。是天下被其所覆衣之仁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今既有仁心。又

能繼述先王之道。民被其澤可知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節先王之道也。以仁心行仁政而法行。非徒善矣。法行而心之仁乃行。非徒善矣。善法不能以自行。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有治人。



節有比既竭心思又繼述先王之德之人也。舍治法亦無治人矣。

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

王之道。可謂智乎。

注。言因至多矣。○正義曰。禮記禮器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

日月。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孟子引此二句。以起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趙氏謂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爲高爲累土。爲下爲掘

深。與鄭異義。

因卽所云繼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注。仁者至人也。○正義曰。昭公三十年左傳云。將焉用自播揚焉。周禮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

注云。播。猶揚也。謂之仁者。則不獨有仁心仁聞。乃實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也。非徒善者也。不因先王之道。不遵先王之法。不能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爲不仁如下所云。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

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

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注。言君至道也。○正義曰。國語吳語云。道將不行。注云。道。術也。賈誼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

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又云。術者。接物之隙。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爾雅釋言云。揆。度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元亨利貞謂之四德。顯道神德行。全在能揆度以合天德。此道變神化。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若無道術。則不能揆度。不能揆度。則不能制而用之爲法。臣下旋無以守職奉命矣。揆度天意。乾健

之不已也。守職奉命。坤順之承天也。奉命猶承天。故以守職爲奉命也。以揆度言爲術。以施行言爲德。皆道也。不以道揆。則不信道。故云朝廷之士。不信道德也。趙氏以工爲百工。以度爲度量。

趙氏佑僇故錄云。工爲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淫巧之興。皆以傷人心蠹風俗也。按毛詩序。嗟嗟臣工。傳云。工。官也。國語魯語夜微百工。尙書堯典允釐百工。百工卽謂百官。犯津關。注云。

也。史記天官書。其入守犯太微。集解引韋昭云。自下觸之曰犯。淮南脩務訓云。犯津關。注云。觸也。觸也。是犯義卽觸義。犯刑卽觸刑也。有道術而後知義。禁不以道術揆度。則不知義。故君子

觸義之所禁而妄爲也。上既不知義。則小人詐僞欺誣。無所不至。而愚人罹於密罔矣。此皆不能因先王之遺。遵先王之法者也。雖有仁心而不能以道揆。則下無法守。至於工不信度而犯義犯刑。亦

仍歸於不仁。孟子言因言繼。先王之道。在通變神化。因者。因此也。繼者。繼此也。不揆度。則  
徒法不能自行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所。猶若也。或也。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國之或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注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

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注言君至必亡。○正義曰。趙氏以下無學爲臣不學法度。近時通

闡有塾。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五黨爲州。州有序。大而六鄉六逸皆有庠。曰學。匪獨國

有學也。學非特以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國之俊秀也。黎彼精純雜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

皆比而使人其中。故大司徒頌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稼穡。十曰學藝。終曰服事。

小司徒頌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以施政教。行徵令。鄉師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以正月之吉。受教

法於司徒。退而頌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有所治。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有鄉射之禮。大比之禮。

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有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黨正各掌其黨。有屬

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族師掌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以逮閭胥比長所掌。莫不設之學。董

自新穀既成。餘子皆入學。既冬至四十五日出學。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次升於州學鄉

學。民不皆選。司徒入大學。而已知禮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中。貴賤賢否。

等列有常。自其上世以來。習知禮之不可以干貴。愚之不可以取賢。各循其分而不放肆。殷淫漸靡

蓋教學之功如此。降而春秋。比意亦既微矣。然而鄉存鄉校。魯聞弦歌。原伯不說學。則以取讖於

時。理之者蓋非無人。故其民猶知先王之澤。一時相攻相取。皆強力之諸侯。鄉大夫爲之。至於征

殺煩興。暴骨如莽。而罕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繞爲寇亂。如後世史書之事者。豈其民性之淳哉。

由教化之積也。豈戰國塗以蕩然。其君方日尋干戈。遽開學校。民皆教死不禮。疾視其上。去從惟

埋。孟子蓋深知六國之必亡。暴秦之不終。而閭左之稱將作也。故爲歸本於上無禮。其於下也。不

曰無義而曰無學。謂夫學也者。乃所以明義也。漢荀悅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

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

是謂章化。斯言也。爲能洞於道揆。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

法守。不可以老生之常談忽之。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注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

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注。詩大至正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板篇之第二章。毛傳云。歌。動也。

唯唯。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唯。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唯唯。孟子毛傳皆曰。唯唯猶沓沓也。曰部云。沓。語多沓沓也。言部又云。唯。多言也。引詩無然唯唯。蓋四家之訓也。諸。察諸也。察。諸語相及也。諸與曰部沓字音義皆同。苟卿書。愚者之言。諸諸然而沸。注。諸諸。多言也。按蕩篇箋云。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亦以沓沓屬笑語。孟子以言則非先王之道為沓沓。言則非先王之道。即生於其心而為彼為淫為邪為誑之言。言不本諸詩書。道不揆諸先聖。徒以心覺心悟。自以為是。一倡百和。與沓沓矣。趙氏以無然為無敢。鄭氏以然唯唯為唯唯。無然唯唯。即無唯唯然也。

能謂之賊。因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為敬君。言吾君不肯。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注。人臣至君也。○正義曰。後漢書

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彌其君之所不能。謂責難於君也。彌即勉也。彌其君之所不能。即勉其君之所能也。禮記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劉熙釋名壽

言語云。難。憚也。人所忌憚也。難為之事。憚為之事也。說文貝部云。責。求也。定公元年穀梁

傳云。求者請也。君所憚為。臣請求之。使君勉強為之。何以責難於君。即陳善閉邪是也。君有邪

心。故憚於為善。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外欲不入謂之閉。乃不知所以閉之道。而婢直以觸之。矯

拂以爭之。言不可得而入。邪究不可閉塞。且激而成害矣。故欲閉其邪。惟婉陳其善道。善道明則

邪心自絕。此所以為恭為敬。白虎通諫諍篇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

三曰諷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

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指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

以禮退。此禮之性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陷諫者義也。例隱發於中。直

言國之害。屬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者不顯諫。微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

孔子取諷諫。則指。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與陷所不取矣。國由先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

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國由先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

方員須規矩也。注。至極至矩也。○正義曰。至之爲極。通訓也。入倫卽人事也。欲爲君盡

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禮記月令農事備收注云。備。猶

盡也。君臣是人倫。堯舜是聖人。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

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注。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

曰。道一。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

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

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注。甚爲桀紂不甚謂幽厲。○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句。以後之禮稱言。

非以暴之有甚不甚。幽厲之暴。豈猶得爲不甚。按趙氏以甚指桀紂以下。引詩言厲王不能鑿紂。猶

紂之不能鑿桀也。堯舜之道。仁其民者也。鑿于桀紂。則法堯舜。故疊引孔子之言。及詩之言以明

之。○注。名之至其惡。○正義曰。逸周書諡法解云。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

名生於人。是名卽諡也。又云。雍獨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是幽厲爲章其惡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

謂也。注。詩大雅蕩至亡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蕩第八章。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

也。注。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爾雅釋詁云。監。視也。監與鑿通。

亦作鑿。考工記輪人云。金錫半謂之鑿。鑿之。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鑿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諡一定。

千載而不可改也。注。法則堯舜以爲規矩。○正義曰。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

聖。蓋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而行先王之法。故言稱堯舜。願學孔子。承前章而又申明之如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

者亦然。注。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

注。三代夏商周。○正義曰。失天下。謂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天下不奉天子之命也。故周自東遷以後。祚雖未改。亦爲失天下也。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

酒。注。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章指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上逮下。其道

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注。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

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注。愛人至其敬。○正義曰。僖公二十二年。穀

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荀子法行篇引會子云。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

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

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狂哉。注。則。天下歸就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歸。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此詩已

見上篇。其義同。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政行勛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注。恆。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

國家。謂卿大夫也。注。恆。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

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章指言

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注。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

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注。巨室至善也。○正義曰。以巨室爲大家者。尙書梓材云。以厥庶民暨厥

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緡氏。鐘氏。鮑氏。饒氏。終葵氏。卽衛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

楚昭屈賈之類是也。周氏用錫尙書證義云。大家若伊巫之族。禮記少儀云。不願於三家。注云。大謂富之廣也。孔氏正義云。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不得罪巨室。

非徇巨室也。巨室之資力有餘。氣習深固。易爲善亦易爲惡。彼其謹厚世傳。爲德鄉里。與或安自尊大。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爲政。有行法不避貴戚大姓。爲史書稱者。果其人積負不仁。

如律所謂勢惡士豪。爲世指疾。何足言一國之所慕。爲政者自宜亟創懲之。爲齊民先。而何得罪之與有。注故深體經文。以巨室爲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賢故不愧爲巨室。不可以得罪。能

使一國慕之。天下慕之。而有裨吾德教也。不得罪奈何。曰。禮而已矣。禮以類族辨物。無適也無不及也。後世政不古若。庸才下吏。專尙勢利而虛愚柔。固難促不足道。其有故持成見。務爲刻深。

偏樂得播紳素封之事而文致之。不察其平居之望實。事理之是非。下以飽欲壑。上以弋能名。其亦爲巨室者有以隨之屬邪。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

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注。慕思至之內。○正義曰。楚

慕。思也。政善則巨室善之。而一國隨其所善也。政不善則巨室惡之。而一國隨其所惡也。廣雅釋

詁云。沛。大也。溢。滿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洽。徧也。徧也。徧也。亦盈滿之義。故以大治釋沛

然。大治卽是滿溢。滿溢卽是沛然也。德教溢乎四海。然則巨室之

所慕。慕其德教也。有此德教。卽不得罪於巨室。而爲政不難矣。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鄉善。巨室不

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

**一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

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

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

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國。故

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歸出而女於吳。○正義曰。說苑權謀篇云。齊景公以其子妻閔廬。送

天下。雖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

之。不能令則莫若從。後遣之。吳越春秋閔廬內傳云。閔廬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因爲太子

波聘齊女。注云。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歸出而女於吳。卽此也。翟氏顯考異云。左傳僖公七年。孔

叔言於鄭伯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景公言蓋本其意。○注。物專至事也。○正義曰。

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

三善皆得者。注並云。物。猶事也。兩國相交之事。莫如朝聘。故以絕物爲不與通朝聘之事也。今

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注。今小國以大國爲

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注。今小國至度焉。○正義曰。禮記學記云。

以學爲君也。故趙氏以學釋師。謂師大國卽學大國也。書大傳云。學。效也。淮南子脩務訓。以遷

明師。高誘注云。師所以取法則。法則卽法度。以大國爲師。卽是以大國爲法度。故疊以師學法度明之。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注。文王

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

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

將于京。注。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

執裸錫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注。詩大雅至常也。○正義曰。詩在

傳云。麗。數也。威德不可爲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

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五章毛傳云。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

侯也。膚。美。敏。疾也。裸。鬻也。周人尙吳將行。京。大也。箋云。無常者。參則就之。

惡則去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趙氏義略同。方言云。麗。數也。注云。偶物爲麗。歐與麗同。

周禮夏官校人注云。屬。耦也。小爾雅版言云。屬。兩也。凡物自兩以上皆數也。其屬不億。謂其偶不止於億也。十萬爲億。億而偶。則二十萬也。謂不止二十萬也。鄭以侯于周服爲爲君於周之九服之內。是以君釋侯。以九服釋周服。趙氏比句無釋。而注侯服于周云。惟服于周。則是以惟釋侯。以服爲服從。乃鄭氏云。奪則就之。是以服于周爲就于周。與趙義不殊。微子封於微。趙氏舉此爲殷士。則亦以殷士爲殷侯。隱公五年公宰傅云。矣。大之之辭也。毛詩小雅以奏膚公傳。亦云。膚。大也。大與美其義亦通也。故爲疾。才識捷速。正其達也。音義出楊守。丁云謂咆酒也。古咆通作響。禮記雜記云。禘白以榘。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天子用禘是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

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注。詩大至敵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篇第

熱物之用濯。與趙氏義同。禮記內則云。炮取豚。及將塗。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孔氏正義云。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膩矣。此執熱以濯之事也。章指

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

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

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讖。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不仁者至之有。○正義曰。以上四章。示人反身改

化小爲大。此言不仁者改其不可與言而爲可與言。則國可不亡。家可不敗。此有孺子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

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

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有孺子至我足。○正義曰。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水經。



河水通武當縣東北。注云。聽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說。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鮑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按向書禹貢言導滄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濁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河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鄴。地連紀鄴。咸楚都矣。鮑父歌之不遠水地。按歌出孺子。孔子所聞。遠在屈原之前。屈原取此假為鮑父之辭耳。非其本也。鬲氏若瓊釋地云。滄浪。蓋地名也。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翁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滄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單舉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胡氏解禹貢雖指云。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弱黑並配水。濛單舉。沈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山海經凡山水二字為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為地名而非水名乎。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水經夏水篇引鄭注下。即引劉澄之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鮑父所歌也。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之所謂夏水。即古之所謂滄浪也。水經云。夏水出紅。流于紅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即所謂又東為滄浪者也。鬲氏強以千齡洲改為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論甚。聽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即東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滄浪音義全別。即屈原遊紅潭遇鮑父。並不在均州之境。又思念楚都而託歌滄浪。正當在古鄆都。今紅陵。故地說援此歌以為楚都之切證。鄭乃云鮑父歌之。不達水地。尤為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為隴。南方城而為塘。李善注引左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在紅陵。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倉浪青色。在竹曰蒼。在水曰滄。古詞東門行。上用倉浪天。天之色正青也。豔歌何嘗行上懸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謂苗而蒼。亦言其青色。蒼倉滄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况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文選塘上行。劉熙注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正取此義。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非也。○清斯至自取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或云漢水本清。而滄浪又去源未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清也。則可以濯纓者。其本然。而濯足之辱。乃水自取之也。愚按水經注。漢水自發源蟠冢。流至武當之滄浪洲。幾二千里。去源遠矣。襄陽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童承敘亦謂漢水至濁。與江河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壑。然則漢水本濁。其時而清者。正以合他水而流澄。安得言清者其本然乎。按滄浪是夏水。本以清得名。則其清是本然。濁乃習染。下云自傷自毀自伐。俱從濁斯濯足相貫。是水本可濯纓。由自濁而濯足。則本可活。由自作擊而不活。周氏之辨非也。自作擊不可活。是本清而自變為濁。由善而惡也。不仁而可與言。是既濁而自改為清。由惡而善也。情斯濯纓。承上濁斯濯足。起下尊而職賤而尊。皆自取矣。○注孺子童子也。○正義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社原款稱申生為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為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為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

時秦欲納之爲君也。穰子韓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茶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穰子。其死也。諡之曰安穰子。則穰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樂穰子。左傳稱孟莊子爲穰子。武伯曰穰子。穰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穰子。是穰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穰子良曰。穰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蓋曰。穰子善哉。皆世壽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穰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祇見穰子。亦貴者之稱。惟禮弓載有子與子併立。見穰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穰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注。小子孔子弟子也。○正義曰。禮記少儀。小子走而不趨。注云。小子。弟子也。詩小雅思齊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論語泰伯篇。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吾知免夫小子。集解引周生曰。小子。弟子也。又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小子。集解引包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注。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敵。故見伐也。○注。人先至伐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遇合篇云。壞也。荀子論兵篇。堯伐。○注。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小爾雅廣言云。毀。○注。堯伐。亦諺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注。已見上篇。說同也。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注。如

深淵戰戰恐栗。○正義曰。恐栗一本作恐懼。音義出恐栗。丁云。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趙氏本作栗也。毛詩小雅小閔篇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傳云。戰戰。恐也。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云。黃帝居民上。櫛櫛如臨深淵。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史記樂書云。戰戰恐懼。說苑說義篇云。戰戰慄慄。日慎其事。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失其民之心。則天下

畔之。箪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注。欲得民心。聚其所

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注。欲得至與之。○正義曰。聚之義有二。禮

情。注云。聚。共也。所欲與之聚之。即所欲與之共之也。左傳顏涿聚。說苑正諫篇作燭燭。是聚

與燭燭。易萃卦彖傳云。聚以正也。釋文云。荀本作取。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取。趣也。趣亦即燭。

是聚與趨也。趙氏言聚其所欲而與之。卽是趨其所欲而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曰。與猶趨也。爲字讀去聲。所欲與之聚之。言之所欲則爲民聚之也。楚策曰。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爲子出兵也。漢書高帝紀。漢王爲義帝發喪。漢記爲作與。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宋以來儒者。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絕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老莊釋氏生於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爲之感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費無欲。君子使欲出於正。不出於邪。不必無餽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於是讒說誣辭。反得刻鵠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爲稱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爲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比以爲君子者。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爲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以不愧不忤者。豈此之謂乎。不悟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爲禍又如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既截然分理欲爲二。治已以不出於欲爲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爲理。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僞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胡弗思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不爲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爲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恐而不顧之爲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爲禍何可勝言也。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盡心於民。其所謂理。非古聖賢之所謂理。蓋善乎老釋之言以爲言。是以弊至此也。然宋以來儒者。皆力破老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傳合於經。遂曰六經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茲矣。人心所縛。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善惡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言。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者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爲其父母。既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快爲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注。爾近至得矣。○正義曰。爾與爾。餼禮也。南鄉爾。特往饋食禮。祝命爾。爾字皆訓近。皆爲爾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讀爾也。自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爲淵毆魚者。鱓也。爲叢

毆爵者。鷓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

爲之馘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墮野，馘之則歸其所樂。獯獯

也。鷩土鷩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馘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注：民之至所

與卑也。亦作庫。國語周語云：晉侯執王卑。注云：卑，下也。說文土部云：鷩，墮穴也。一曰大也。其訓大者，通於曠。毛詩小雅何草不黃篇：率彼曠野。傳云：曠，空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居於曠林。賈注云：曠，大也。野空闊故大。大，卽曠也。故字亦通於曠。趙氏以曠野釋之。讀曠爲曠也。說文馬部云：驪，驅馬也。从馬區聲。馘古文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支者小聲也。今之

扑字。擊筆策。所以施於馬而驅之也。故古文从支。引申爲凡駕馭追逐之稱。周禮以靈鼓馘之。以馘土之鼓馘之。孟子爲馘馘魚。爲馘馘。故古文从支。皆用古文。其實皆可作驅。與及部之馘義

別。○注：獯，獯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鷩，鷩也。或從寶作獯。又云：獯如小狗。水居食魚。李善羽獵賦注：引郭璞三倉解詁云：獯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呂氏春秋孟春

絕觸祭魚。高誘注云：觸，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子兵略訓：蓄池魚者必去獯獯。爲其害魚也。故鹽鐵論輕重篇云：水有獯獯而池魚勞。御覽引博物志云：獯，頭如馬。腰以下似獯獯。毛似獯。大可五六十斤。名醫別錄陶注亦云：獯有兩種。獯獯形大。頭如馬。身似

蠅。則獯乃獯之大者。而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以核爲小獯。非也。○注：鷩，土鷩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晨風鷩。注云：鷩，鷩也。鄭氏晉語爾雅正義云：鷩爲鷩類。有生於土窟者。故亦謂之士鷩。詩疏引陸賈疏云：鷩似鷩。青黃色。燕喉。鷩風捕翅。乃因風飛急。疾舉鳩鷩鷩食之。○注

諸侯至得也。○正義曰：好爲仁者當作爲好仁者。若此比指鷩鷩。趙氏讀有好仁者則爲句。言湯武好仁。桀紂爲之馘民使歸之。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以湯武爲法。則今之諸侯皆爲之馘民。亦如桀紂爲湯武馘民矣。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

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卻求三

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注：艾可至益善。○正義曰：毛詩王風：彼采

芣苢，采芣苢兮。主灸百病。一名冰蠶。一名醫草。阮氏元校勘記云：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爲音。俗

謂作芣。說文火部云：灸，灼也。从火久聲。○注：以三年不畜藏之。○正義曰：趙氏解爲爲何爲

委爲之爲。爲猶以也。故云以三年。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使也。亦假設之

詞也。孟子離婁篇：苟爲不畜。又苟爲無本。告子篇曰：苟爲不熟。皆言苟使也。詩云：其何能

卷七 辨斐章句上

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

爲沈溺之道也。注。詩大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第五章。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

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注。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孔氏正義云。王肅以爲如今

陷溺而已。趙氏與王肅同。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馭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

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注。論得沈溺。○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

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注。言人尙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曠。空也。呂氏春秋無義篇

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注。曠。空至傷哉。○正義曰。論衡藝增篇云。曠。空也。呂氏春秋無義篇

注云。舍。放也。放即縱也。廣雅釋詁舍縱並訓置。則舍亦縱也。說文口部

云。哀。閔也。國策秦策云。天下莫不傷。注云。傷。怒也。怒。即閔也。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

之道也。注。曠。仁至道也。○正義曰。前言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棄。則曠弗居舍弗由。承上仁義而言。

棄言之。或說下二節專指自棄者。以自暴者已不可與之言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注。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道在至天下平。○正義曰。自首章言平治天下。必因先王之道。行先王之法。反復申明。歸之於居

仁由義。何爲仁。親親是也。何爲義。敬長是也。道即平天下之道也。事即平天下之事也。指之以

在邇在易。要之以其親其長。親其親則不致於無父。長其長則不致於無君。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其爲人也孝弟。犯上作亂。未之有也。舍此而高談心性。辨別理欲。所謂求諸遠求諸難也。或說道

可致而不可求。求便非易簡之道。蓋讀遠字難字爲句。謂道在邇不必他求也。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

若求諸則遠矣。事在易。不必他求也。若求之則難矣。邇。考古文本作爾。

諸己則遷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居下位至身矣。○正義曰：禮記中庸篇與此同。鄭氏注云：獲，得也。言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知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也。禮也。由血氣心知而語於智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外，別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禮義，舍人倫日用，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倫日用，皆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知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觀其仁，觀其禮，皆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盛。自明誠者也。實言之。曰人倫日用，精言之。曰仁曰義曰禮。所謂明善，明此者也。所謂誠身，誠此者也。實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謂致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比者也。言乎其盡道，莫大乎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大於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而善備矣。德性之美，不可勝數。舉智仁勇二者而德備矣。曰善曰德，盡其實之謂誠。

是故誠者，天之

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入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以爲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誠者，至動者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注云：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中庸言誠之者而下詳其目，故以慎思爲誠之一事。乃就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然後進以明辨篤行。孟子彈括其辭，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身爲誠身之要。惟思故能擇善，惟思故能固執。君子無往而不致其思，無思而不要於誠。故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弗思而教以思，則得之先立乎大。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誠者，實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智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

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性也。能由教人。實有此性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教。雖不謂之能。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之。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之善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語不反覺精妙邪。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謹按由悅親而信友。由信友而獲上。由獲上而治民。皆人倫日用之常也。必反身而歸之於誠。其反身而誠也。必歸之以明善。蓋伏羲之前。未有人倫。不知有善。何以有誠。乃天既授人以善性。此誠者天之道也。人性既誠有此善。則自能明。故先覺者自誠而明。因以覺人。而人亦無不自誠而明。然未明愚其不明。既明矣。又愚其不誠。故莫不知親之當悅也。友之當信也。上之當獲而民之當治也。亦莫不曰吾能悅親也。吾能信友也。吾能獲乎上而治乎民也。乃民不治。上不獲。友不信。親不悅。此非不明之故。而不誠之故。不誠者。非又思其誠。誠身乃是我未嘗思也。是以孟子既由誠身而歸重於明善。又由明善而申言思誠。既明矣又思其誠。誠身乃能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所謂動也。悅親而親悅。信友而友信。事上而上獲。治民而民治。至誠而動物也。不誠。則悅親而親不悅。信友而友不信。事上而上不獲。治民而民不治。所謂未有能動者也。惟天實授我以善。而我乃能明。亦惟我實有此善。而物乃可動。誠則明。明生於天道之誠。明則誠。誠又生於人道之思誠。人能思誠。由其明也。人能明。由其誠也。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自誠明謂之性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自明誠。謂之教也。曲者。明而不誠也。未明之先。則自誠而明以盡其性。既明之後。則自明而誠以致其曲。致曲之功。仍在於明。蓋雖明而仍治下。未明誠於事上誠於治下也。故誠其身。仍必明其善矣。孟子此章。括中庸之旨而言之。○注。至誠至親狎。○正義曰。此本列子黃帝篇為說。動金石者有一人。從石壁中出。子夏言遊金石蹈水火皆可是也。鳥獸不可親狎者。海上鯨鳥舞而不下是也。張湛注云。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又云。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爛。涉木石而不碎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韓詩外傳云。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又具備篇云。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有血氣者乎。故凡

說與治之務。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會子三莫若誠。○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是章歸重誠身。故趙氏特引三省證之。下二句乃申贊之辭。詩序云。雅者。正也。雅詩皆正人君子所作。張揖謂小雅之材七十二人。大雅之材三十二人。是也。因借言凡有美德者。皆稱大雅。史記孟子傳。不能尙德若大雅。文選西都賦。大雅宏遠。李奮注云。大雅。讀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漢書贊云。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趙氏於益成括章亦言。大雅先人。又文選韋孟諷諫詩。矜矜元王。李奮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曰。矜矜戒懼。則知趙意謂雅德君子。常自恐懼脩省。必以誠身爲貴也。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恐。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大類聞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此伯夷歸文王之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來。句末語助也。孟子盍歸乎來。莊子人間世篇。嘗以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來字皆語助。○注。聞文王起興王道。○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諫言云。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義歸呂望之鼓刀令。趙周文而得舉。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翟氏黜考異云。毛詩酌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七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

商。太公辟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毛西河之說良是。韓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羅餘。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託。然檢唐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避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太公至老者。○太公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聞天素知而招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橋野客叢書云。鑑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避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太公至老者。○太公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聞天素知而招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橋野客叢書云。鑑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避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太公至老者。○太公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聞天素知而招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橋野客叢書云。鑑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避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太公至老者。○太公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聞天素知而招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橋野客叢書云。鑑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避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太公至老者。○太公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聞天素知而招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橋野客叢書云。鑑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避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太公至老者。○太公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聞天素知而招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橋野客叢書云。鑑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避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太公至老者。○太公世家云。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聞天素知而招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橋野客叢書云。鑑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



○注。太公至東海。○正義曰。闕氏若蒙地續云。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往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菟律。其地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菟律城。辨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封居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破縣人者。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端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離縣者亦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

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往也。

○注。子將安如。○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如。往也。廣雅釋詁云。歸。往也。韓本將往作歸往。闕毛三本同。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

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

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襄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注。天以

七紀。○正義曰。昭公十年左傳。鄭濟瀨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面七。按白虎通嫁娶篇云。七。歲之陽也。又云。陽數七。說文云。七。陽之正也。如日月五星爲七政。周髀算經以日月運行

之圓周爲七術。易復卦彖傳云。七日來復。天行也。國語周語云。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北同。韋昭注云。鶉火之分。張十大度。天廡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鶉翼

鶉角亢氐房也。歲在鶉火五。辰星在天廡。子鶉火周分野。天廡及辰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

七同。皆以七紀數也。不獨二十八宿面七而已。乃尙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融注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鄭氏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脩取白魚受命。皆七年。文武受命七年

而崩。周公不敢強其數也。此言行文王之政。故以七年言之。周公成文武之德。七年而天下太平。諸侯效法文王。是可爲證。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遠徵天紀。或近任矣。

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

求不能改季氏使從魯。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或非我徒。疾之也。注。孔子至疾之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集解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愈賦稅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用田賦自是季氏。孔子直責冉有。謂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斥爲非吾徒。孟子言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賦粟倍他日。即指季氏用田賦。緣冉有爲其宰。不能改之使從善。則季氏賦粟倍他日。即爲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侃論語義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能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也。是也。邢昺疏以爲冉子聚斂財物。失之矣。季孫斯以哀公三年卒。康子卽位。用田賦。時正康子爲政。故知季氏爲季康子也。杜預注左傳用田賦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孔氏正義云。司馬法。四邱爲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四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邱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杜以如此則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於常也。說文支部云。攻。擊也。人部云。伐。擊也。是攻卽伐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經言鳴鼓而攻。故趙氏以攻伐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攻。其實孔子言攻。但爲責讓。故又以責讓釋之。論衡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大祝。五日攻。六日說。注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

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

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正義曰。不仁之謂富。比不行仁政之君也。趙氏於經文。每顛倒解之。荀子王制篇云。不安職則棄。棄卽棄也。如移之郊。移之遠。屏之遠方之意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

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注。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

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管戰者。辟草任土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關注。孟子天道重

韓非子解老篇云。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又云。禮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春秋繁露王道通云。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而已。終而復始。又云。隔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空位而行於未。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

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又燮燮執多篇云。天之道出陽為媿以生之。以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燥也不能有熟。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燥其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燥下霜。出燥下霜而大降。物固已皆成矣。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大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大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壘地而已。不建物也。此天道重生之說也。○注。上刑重刑也。○正義曰。方言云。上。重也。尚書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

下刑適重上服。某氏傳云。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紅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按重刑。死刑也。上言罪不容於死。則上刑不得適輕。服上刑則不減等下服也。合從。蘇秦是也。連橫。張儀是也。辟草萊任土地。商鞅等是也。井田之法。有萊田。有一易再易之田。有阡陌徑途。皆開墾。是為辟草萊。呂氏春秋有任地篇。乃講耕耨蓄藏之術。專以富國為事。則不務修德。舍戰者。兵家也。連諸侯。從橫家也。辟草任土。農家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作辟草任土。孔本韓本作辟草任地。按音義出任土別作任地。非也。關氏若穰穰地又續云。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陳祖慶燃犀解云。連諸侯而使之戰。關草萊任土地而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士食人

肉。罪不容死。以為大戮。重人命之民也。關注。聚斂富君。○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餘餽而封之。以為大戮。○重人命之至也。○正義曰。漢書蕭望之傳云。獄吏顧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關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

惡也。關注。眸子至惡也。○正義曰。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注云。牟與眸同。說文目部云。盲也。廣義相裏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子也。相裏重也。荀子大略篇云。眸而見之也。注云。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廣雅釋親云。珠子謂之眸。蓋亦有从目者。爾雅釋訓云。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關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關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關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關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關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關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關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關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

存。存在也。說文士部云。在。存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必在視察之節。注云。在。察也。趙氏以在存存。而云存在人之善惡。章指云。存而察之。蓋以存為在。即以在為察。蓋察人之善惡也。

**陶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正義曰。周禮春官詠瞭注云。瞭目明者。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目少精。即是不明。劉熙釋名釋天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廣雅釋訓云。蒙蒙。暗也。眊蒙一音之轉。故趙氏以眊之不明。猶目之蒙蒙也。霍氏考異云。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大戴記會子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

**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方音云。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

**○廋。匿也。方音云。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目為神候。精之所在。○正義曰。白虎通性精篇云。肝。木之精也。萬物始生。故肝與睛通。目珠子也。魏志管輅曰。吾目中無守精。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眼精是也。按精。即謂肝木之精。目既為肝木之精之候。則精神即在此目矣。上言神。下言精。正是一事。大戴記會子天圓云。陽子精氣曰神是也。不必為目珠之暗所假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者不侮人。為廉儉者不奪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

**○侮。慢也。淮南子原道訓云。不以廉為恭。高誘注云。廉猶儉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廉。儉也。自檢儉也。賈子道術篇云。廣較自儉謂之儉。說文大部云。奪。手持佳鳥失之也。支部云。儉。強取也。周書曰。攸攷矯虔。奪取當作儉。經兵強作奪。奪為手持佳鳥失之。即脫去之脫也。奪乃儉之假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貌強為之哉。

○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儼。敬也。禮記曲禮云。毋不敬。儼若思。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論語子張篇云。望之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

解之不欲。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不貪欲。故爲廉也。儼然而恭。無欲而儉。恭儉之名。以儼然無欲取之。故云自取其名。賈子六術篇云。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白虎通禮樂篇云。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趙氏以和聲釋聲音。謂聲而音言其和也。貌。說文作兒。云。寬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君子樂然後笑。笑貌。則笑見於面。故趙氏以諠笑之貌釋之。趙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人臣恭儉。明其廉忠。○正義曰。孟子言侮奪人之君。趙氏推及人臣。蓋孟子指當世諸侯。在兩漢則宰輔皆是也。趙氏習見當時張禹胡廣之流。故及此耳。史記魯世家。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顧國策齊策云。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又齊欲伐魏。淳于髡止之。史記孟荀列傳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甚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云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云。齊諸矚子亦頗采矚份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滑稽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淳于髡說之以隱。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諫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其侵地。威行三十六年。然則髡在齊仕威宣兩朝。又仕於梁惠王者也。闕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鄉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祇因惠王延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真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授天下。不然。千齊。則仕矣。髡將識其授之無效。與或力不能援。詎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使之諄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耆老。而稱孟子爲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注。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禮記曲禮云。男女不雜坐。不同階。不同巾。不親授。坊記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飾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注云。不相授。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注。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邪。○注。則當以手牽援之。○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不援上注云。援謂牽持之也。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

公羊傳云。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禮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疏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豈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歸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恆寒恆燥。則爲咎徵。禮滅而不違則削。樂盈而不反則放。禮者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曰。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曰。天下溺至天下乎。曰。此孟子論也。變而通之。所謂反復其道也。孟子時。儀術之流。以順爲正。突梯滑澁。如脂如韋。相習成風。此堯之所通權也。孟子不枉道以見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矯正人心。此卽孟子援天下之權也。堯以枉道隨俗爲權。孟子以道濟天下爲權。堯讓孟子不枉道。是不以權援天下。不知孟子之不以枉道。正是以權援天下。權外無道。道外無權。聖賢之道。卽聖賢之權也。堯不知道。亦不知權矣。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君子之不教子。○正義曰。問氏若瓊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簡。

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肖子也。論左傳叔向曰。辭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揚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矣。孔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

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

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

注。夷傷也。○正義曰。易序卦傳云。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教之以正道。子違而不行。卽繼以怒。求之大駭也。反夷有二解。一屬上讀。謂父之教子。本望其善。非傷之也。

今繼以怒。反是傷我之矣。一屬下讀。父既繼之以怒。其子不受而心辭以報之。因父之傷已。而反以傷其父。下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卽申上反夷之事也。趙氏言子之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執此意。則爲反夷。是以反夷屬其子。卽指心責其父云云也。舉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謂父子本宜有恩。而反相非責。此解反字有不同。故以一說別之。父子相責怒。解父子相夷。則傷義矣。解則惡矣。惡謂傷義。經先言反夷。後言相夷。趙氏先解相夷。後解反夷。因反夷有反自相非之一說。故留相夷在前。一說以夷爲夷狄。則反不得爲報。故爲反自相非也。莊子應帝王云。告我君人者以已出行。釋文引司馬注云。出行也。是未出於正。卽未行於正。不必形之於口。卽此心責而執此意。卽爲反以相傷也。

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孰不至本也。○正義曰。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傷其本。枝從而亡。又云。君子言不揚辭。動不遇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孟子此義。蓋本於此。言不揚辭。行不遇則。則能守身不陷於不義矣。

會子養會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會哲死。會元養會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也。若會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會子者可也。將徹請所與。問會哲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會元曰無。欲以復進會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會子之法。乃爲至孝也。

然。會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齋飲食之費以欺其親。豈同下愚所爲。且以情按

之。既對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怒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會元不能。但道其實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會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若書之。終復作新者以進之爾。按孔氏之說是也。孟子深於易。悉於聖人通變神化之道。故此篇首言先王之道。而要之以道揆。蓋不獨平天下宜如是也。人倫日用。均宜如是。既明援天下以道。道何在。通變神化也。如父之教子。宜以正矣。有時而勢不行。則宜變通使易子而教。子之事親。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餘。則宜變通使必曰有以養志。父子之間。且宜如是。向在而不可揆以道乎。於父之教子也。曰夫子未出於正。於子之事親也。曰守身爲大。不失其身。則出於正。未出於正。則失其身。父當如是以教其子。子當如是以事其父。又兩章互發明者也。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適過也。詩云。

室人交徧適我。問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就。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

度也。適。政不足問。○正義曰。諸本作政不足與問也。音義出足問二字。則趙氏本無與字。○注。適。適至度也。○正義曰。毛詩邶風北門作室人交徧適我。傳云。適。責也。謫與適通。方言云。

謫。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謫人謂之謫。商頌殷武勿予稱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云。

不相謫發。釋文云。謫謂責其過也。小爾雅廣方言皆云。問。非也。方言云。格。正也。僖公二

十六年穀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七年穀梁傳云。人者。衆辭也。下言大人。上言人不足問。則

人衆微衆二義。故云時皆小人居位。小之言微也。皆之言衆也。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韓詩章

句云。尤。非也。說與尤過。故趙氏以非釋問。又以此說釋非。或作非說。諒也。上二章言父子。此

章言君臣。父子教子。必先自出於正。非之事父。必先不失其身。君之定國。必先正其心之非。而

臣之輔君。必先自居於正。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臣之身無不正。以是輔君。而君心之非自格。君無不正。而國自安定。然則臣之德未至於大人。

而徒見居位者皆小人而過責之。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就之。不自覺其未正。而刺刺焉言君之不正。其乖忤抵觸。不相激而成務不止。卒之人相傾軋。政益乖違。猶自以爲直爲忠。而予君以非。是未

讀孟子者也。顯非在君心而能格之。既未嘗過責其所用之人。又未嘗非就其所行之政。而曰能格。則是格也。非以言格之。非以貌格之。卽以自修其身成大人。故能格之也。然則未能格君心之非者。亦自反已未爲大人可耳。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而君仁至定矣。○正義曰。何爲正。仁義。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問非。賢臣



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謂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

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

死。可謂欲求其全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注。虞。度至之譽。○正義曰。爾雅釋言云。虞。度也。莊

抱梁柱而死。釋文云。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為魯人。○注。求全至毀者也。

○正義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後則失喻。上

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喻。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

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事亦載新序義勇篇。廣雅釋言云。占。藉也。占與瞻古通。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之難。申繻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裕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與之皆死。杜預注謂侍漁為監取魚之官。侍之言寺也。寺之言司也。侍漁即司漁。即所謂東觀漁者。申繻音近。申繻蓋即陳不占。占之為煎。猶規之為窺。周秦人姓氏。往往記錄有異同。以聲音求之。

尙可仿。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注。不虞獲譽不可為戒。○

戒不虞。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戒猶備也。趙氏本此。謂此不虞之譽。非可豫備致之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

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注。人之至責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

說文人節云。咎災也。人人從各。各者。相違也。輕易其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

言。至於相違成災咎。則已晚矣。無責之時。先當自慎矣。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

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注。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注。人之患

人師。○正義曰。禮記樂記論倫無患注云。患。害也。章指言不慎則有患。則此患字。正與上章責

字同。易其言則有災咎。好為人師則有患害。皆深切言之也。易其言。如趙括韓非。凡好建白相傾軋

攻學者皆是也。好爲師。如楊朱墨翟。凡立宗旨以傳授聚講者皆是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

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君子至言也。似宜在前。不及舌句下。按故曰二字承上。則非有誤。蓋趙氏以兩

章相貫而言。此好爲人師之人。卽易其言之人。皆由於不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蓋未能博學。習先聖之道。而執其一端。自以爲是。不顧其成。不知其害。用之於君父僚友。則輕易其言。以

直。不學者依附之。又輕易其言而高談心性。傳播宗旨。入主出奴。各成門戶。始則害乎風俗人心。繼則禍於朝廷軍國。而或且曰。此正人。此君子。則不虞之譽也。以上三章相貫。趙氏牽連言之。

爲知言矣。○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旁注。桐讀爲

僮。音義云。與童字同。按二語出揚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桐。伺也。桐子伺然未有所知之

時。制命於師也。孔韓本哉並作乎。按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五公子爭立。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此師字作彙字解。與此絕異。乎哉雖同一語助。不可改易。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

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

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曰。子來幾

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子來幾日矣。○正義曰下。趙氏以昔者爲數日之間。數日曰。昔者

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昔三后之純粹

出明言。故趙氏解爲昨日。此上承幾日。則不止昨日。故以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

數日之間解之。若昨日來今日見。尙不得爲幾之又久也。

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曰。舍

館未定。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卽來。館。客舍。○正義曰。周禮委人。凡軍旅之賓

而來。既至齊。館不相依。而自投客舍。此語亦有意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

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章指言。每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

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責賢者備也。○正義曰。論語微子篇云。無求備於一人。求猶疏矣。帝云。惟陛下留神於釋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新唐書太宗紀贊云。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驢。或驢故以禮遇之。未可遽絕。原非失身。趙氏云。孟子譏之。責賢者備。此為得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驪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鋪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鋪啜也。

○正義曰。趙氏以食飲解鋪啜。於指飲食也。楚辭漁父云。舉世皆濁。何不盪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醴。王逸注。盪泥云。同其風也。注揚波云。與沈浮也。注餽糟云。從其俗也。注啜醴云。食其醴也。然則鋪啜即與世推移同流從俗之意。向來說此章者。率謂驪本俸伍。樂正子必不從之以求爵位。欲見其師而資斧未充。因乘子敖之便。未免依附。又謂鋪啜二字。當時必有優俸可憑藉者。顧樂正子孟門之賢者也。自魯之齊。亦非甚遠。何至以車馬資糧之乏而從子敖。且子敖雖便。豈能從端而從之。既可相從。必為相識。即偶從一相識貴人之便。為之師者。遂直揭其醜以為飲食之人。何至於此。

蓋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非偶然從其便也。是時孟子仕齊。出弔於魯。驪且嘗為輔行。驪之在魯。必認託為孟子之交。此樂正子所以識之也。以孟子道行於齊。驪又招之以禮。故從子敖之齊。此實錄也。不知是時孟子雖仕齊。而道實不行。仕不受祿。久非其志。在孟子方將致臣而去。則樂正何為買而來。故以鋪啜言之。謂此來但為沈浮隨俗。不能行道匡正。非謂偶從子敖。遂為飲食之人之可賤惡也。趙氏得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或疑不獨附便偕行。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可謂之從。然既為長者來。即當直造師門。何勞別定舍館。知其說有不然也。凡言從者。皆彼為政而我從之。子敖有納交孟子之心。或欲假諸徒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動樂正。樂正章指言學優則仕。子與子敖或故或新。其來見必有欲白之辭。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揭其從子敖。

樂正章指言學優則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鋪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免置窮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免置。古本宋本足利孔本韓本並作免置。今從小字宋本。按詩周南肅肅免置鄭箋云。免置之人。賢者也。墨子曰。文王舉閭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正與詩意合。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免置絕響於中林。五臣注。劉良曰。免置。網也。詩曰。肅肅免置。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趙氏引此以見不當徒鋪啜之意。按趙氏謂仕所以行道。道不能行。則當隱處。不可沈浮隨俗。與世

與世

與世

與世

捨移。是不以饋  
嚙爲口腹也。

孟子曰。不孝有二。無後爲大。困於禮有不孝者三者。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困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妻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困注。舜不以告。權也。○正義曰。孟子之書。全是發明周易變通之義。道不行也。是也。告則不得娶。至於無後。故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不告與告同。則亦禮也。道明也。告而得娶而不告。與告而不得娶而必告。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之。則權之卽禮卽道明矣。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聞。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困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困注。事皆至實也。○正義曰。仁

論。非其實也。孟子指其爲事親從兄。然則於此二者有未盡。雖曰馳驚於仁義之名。皆虛妄矣。不知仁義之實。在此二者。非智之實也。知仁義之用。在斯二者。而不能力行。則所知仍虛而不實矣。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困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

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也。困注。禮樂至樂之也。○正義曰。大過則失其節。故節之。大賈。則無

斯二者。樂在斯二者。乃爲禮樂之實。凡寶字皆指。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困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

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困注。樂比至曲哉。○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注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詩序亦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嗷歎之。嗷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

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之事也。而必由事親從兄二者而生乃爲實。不從事親從兄二者而生。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非其實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禮孝。曾子申之以上老百姓與孝。上長長民與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何問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纁衣。執節。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蔡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值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也。又云。孝弟之量。原未易盡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備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章頌父也。不能化而順之。其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敏者。棄家蕩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尙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尙待擬議。况樂乎。彼其繁寃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卽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悞。不足以玷其難。雖顯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尙未足盡禮樂之實耶。曾子以哲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况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正義曰。論語學而篇云。孝弟也者。其大。歌舞卽謂足蹈手舞也。言歌者。以樂記蹈舞爲歌言也。仁義習禮樂必本孝弟乃實。孝弟必依仁義習禮樂乃至。本末兼該。內外一貫。說仁義而不本孝弟。說孝弟而不極於禮樂。皆失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曾睞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不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

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正義曰。趙氏以不順乎親。所以不得

子兩語。爲非人子。毛氏奇論四書說言補云。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虛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即下文底豫。所謂底致豫悅是也。悅親之由。全在舜能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進正同。○注。底

致至定也。○正義曰。底。致也。爾雅釋言文豫。樂也。爾雅釋詁文。致樂者。由不樂而至於樂也。以父之頑如瞽瞍。而舜盡事親之道。卒能至於豫樂。則是天下無難事之親者。凡其親不能致樂者。皆

人子於事親之道未盡也。夫以瞽瞍之頑而致樂。則天下之事親者。皆由是而化。亦由是而定。定者。人子不得疑於父母之難事而不盡其道也。關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

旗。往朝瞽瞍。變變惟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九若。瞽瞍底豫時候。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恣者。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只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節。

有不得乎親語。此皆欲舜於獻畝之中事也。况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莫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並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發復

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靈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傳會之。概未曾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於恣惡。其格後。親能離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

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按尙書堯典云。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紅氏聲集注音疏。述其師惠松崖先生云。揚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尙書。則古尙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

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致於恣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蓋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比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

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恣。私也。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遠於德教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滿所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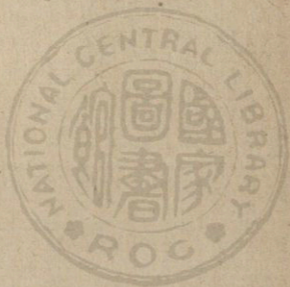
豈尙與人爭利而無賴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可知舜之耕稼陶漁而號位於窮人者。均坐此耳。迨至踐帝位以天下養。而又能變養齊備。既養其身。又悅其心。所以致

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大孝。舍厚養而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即諧也。故水承歡。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况以曾子養志於曾皙。且須酒肉。則所以事親之禮。可於是參之矣。

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

無與比崇也。**注**。故稱至崇也。○正義曰。昭公八年左傳。史趙云。自葛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宣德於遠。遠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虞之世又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史記陳杞世家贊云。舜之德可謂至矣。稱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居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



卷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注：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

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注：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

釋詁云：卒，終也。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

平生。故曰卒也。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為終。消盡為窮。孔氏正義云：言但

身終功名向在人。舜文王為天子諸侯，不當稱卒。其稱卒，為君子曰終之義。故以始終言之也。注

諸馮負夏至人在也。○正義曰：諸馮不可攷。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德雷輝。

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康成云：負夏，東夷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

尚書大傳云：馭於頓邱。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霍氏讀改異云：司馬遷伏生之意。似讀

孟子遷字。如益履簋懸遷之遷。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齔。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觀。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

蓋。檀弓謂舜葬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卒於鳴條。又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殷陽登自鳴條。乃入巢門。

淮南子主術訓：湯因桀鳴條。擒之巢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譚以其隨。故之歷山。

南巢即焦門。在今江南巢縣。均與鳴條皆貫。故鄭意鳴條之在南也。趙氏佑渥故錄云：趙注不詳地

所在之實而名。又言負海。豈以為經負字釋乎。必無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考

負夏衛地。見檀弓注。鳴條見書序。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惟

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惟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

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地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師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

說者以為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就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為斷。

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留澤河濱。與夫負夏壽邱頓邱之皆東土。

班班可攷。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墓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魯後人稱祖稱標郡望

文王

生於岐周

卒於畢郢

西夷之人也

注：岐周至鎬也。○正義曰。

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鄭鎬也。注：岐周至鎬也。

○正義曰。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鄭。文王作鄭。顏師古注云：鄭今岐山縣是。鄭今

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文王生時尚未徙豐。岐在豐西而近於岐東。關氏若璩釋地錄云：岐東。



即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引書在大誓篇云。惟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此即後出之大誓。合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九篇者也。趙氏時比管仲存。故直引爲書曰云云。今見於毛詩周頌思文。正義所引僑孔傳所傳之大誓三篇。無此文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鄭與程通。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撰後增爵。羣臣貌。此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曰。惟周王宅程二年。禮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後人多改於下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鄂楚之鄂。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程。然其卒也。靈赫畢程。故成王葬周公於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劉氏台拱經傳小記釋畢程云。自來注孟子者。不詳葬地所在。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關駟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謐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即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杜佑也。注言在夏世以後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呂覽具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即畢。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則畢程之名之所起遠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文王墓地也。太史公曰。畢在鎭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鎭聚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於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理志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嗣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羣書劄記。具有明文。惟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葬。而杜亦云。然亦以楚以降。莫不都指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謀所從來。非一世矣。趙岐注言畢文王墓。近於鄠鎭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程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於鄂。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因是往來舊都。而未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於畢。不言爲葬。而趨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鄂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陸賈新語術事篇云。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兗。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此本孟子而以文王生東夷者對西兗言之。則岐周之地爲東也。鹽鐵論國病篇。賢良曰。禹出西兗。文王生北夷。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

聖後聖其揆一也。國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

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注。土地相至外也。○正義曰。禮記王

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文王所生之岐周。在西河之西。而未至流

沙。舜所生之諸馮。在東河之東。而未至東海。約在二千里之內。一千里之外。故云千有餘里也。

舜生於帝堯四十年內外。壽百有十歲。歷夏十七帝。並促之四十三年。共四百四十二年。文王生於

商祖甲時。約五百二三十年。自舜之生至文王之生。約計一千一百年之內。趙氏言舜至文王千二百

歲者。蓋自舜生之年。數至文王之卒。當商紂時也。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

節。以英篤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

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賂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然則符節乃六節中之一。而玉節亦掌飾八節中之一。乃孟子言符節。而趙氏以玉節釋節字。又引周禮

之六節何也。說文下都云。下。璽信也。守邦國者用玉下。守都鄙者用角下。使山邦者用虎下。土

邦者用入下。澤邦者用龍下。門關者用符下。貨賄用璽下。道路用旌下。竹節云。符。信也。漢制

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蓋符與節爲璽信之通名。說文玉部云。璽以玉爲信也。春官典璽。掌玉璽

玉璽之藏。鄭注序官云。璽。節璽也。典璽。若今符璽郎。又注其職云。璽。符信也。節爲璽信之

名。則是玉節乃節之本。故掌守邦節。鄭氏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琕圭。琕圭。炎圭也。此皆玉也。

而八節亦首以玉。而角金竹。故趙氏直以節爲玉節。又以節之名通於角。金竹所爲。故申之云。周禮有六節也。玩說文。則節爲玉節之名。符爲竹節之名。鄭氏注掌節云。以金爲節。象焉。今漢

有銅虎符。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注小行人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然則漢時金竹皆名爲符。天官小宰。以官宮之八成。成邦治。四曰。禮稱責以傳別。注云。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則符之名。不必專於門關之所用。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嗚然若合符。是大儒者也。注云。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晁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楊氏以符節爲門關所用。與趙氏義異。乃荀子謂張法而度之。卽孟子所謂揆矣。揆者。溫變神化之用也。陳組段熲屏解云。符節言其驗也。揆言其度也。蓋指聖人之所以度量天下者言。事有古今。量度主焉。按圖索

驗。膠柱鼓瑟。安有是處。夫孰知不一者爲之一。而合者。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

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注。子產至度之也。○正義曰。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陳氏厚

無證。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云。成子。子產之諱也。其子思。思亦證桓。豈以賈者之

故邪。淮南子凡論訓云。襲天下之政。高誘注云。政。治也。周禮地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

聽其治。注云。襲謂平察之。尙書大傳云。諸侯不同襲。鄭氏注云。襲。讞獄也。趙氏以聽爲平察。故以政指訟獄也。謂氏若瓌釋地云。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滄。曰滄水出鄭國。滄水出

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誠鄙道元注。

於溱水相鄰者。若丹水洩水潁水俱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

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棟非無因。竊

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溝澗。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

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寔即其事以深論之。禮記仲尼燕居云。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

食之不能教也。注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家語正論解。子儀

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儀曰。愛民謂之德

教。何翅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儀曰。其事可言乎。孔

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車即輿。鄭氏言乘車。比同之。乘車是所乘之車。

音義音輿。則讀爲千乘萬乘之乘。非也。爾雅釋言云。濟。渡也。度與渡同。說苑致理篇云。景差

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遇寒。後景差讀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此所記與孟子異。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

成。十一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

病苦涉水平。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注。此申明有仁心而民

不被澤之義。○注周十至梁也。○正義曰。國語周語單子云。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

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注云。天根。氐克之間

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

九月雨畢。十月水涸。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禮

記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孔氏正義曰。農既收則當運輦。故法地治

道。水上爲梁。便利民之轉運。準此則季秋致梁。即十一月徒杠成。十月成梁。即十二月輿梁成。

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歲十月徒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此作十月脫誤。或所見本

異。今注疏本皆注云。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與爾雅

注所引却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寅。人人之所熟悉。安可以如是言之。舊本趙氏注。上自爲周十一月。下自爲周十二月。此舊書所以可貴。阮氏元校勘記云。周十月夏九月。閏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周十一月。推求文義。趙氏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與梁成。後人亂之。而閏監毛本尙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實非也。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歲。謂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孟子言歲十月十一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間則謂周正。正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按趙氏注明作夏九月夏十月。則其時之本。自是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仲尼燕居正義引孟子。亦作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則據閏監毛三本之十月十一月。而改趙氏爲夏八月夏九月。恐亦無確證。備錄如右。識者參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榘。水上橫木所以渡者。橋。水梁也。梁。水橋也。霧宮云。石杠謂之倚。孟子歲十月徒杠成。趙岐釋爲步渡。郭壽云。步渡行。然則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凡直者曰杠。橫者亦曰杠。杠與榘雙聲。孝武紀曰。榘酒醱。章昭曰。以木渡水曰榘。謂蔡民醱醱。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榘。獨取利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梁者。宮室所以關舉南北者也。然其字本從水。則榘梁其本義。而棟梁其假借也。凡獨木曰杠。斷木者曰橋。大則爲駝陀者。曰榘梁之字。用水跨水。則今之橋也。孟子與梁成。夏令十月成梁。大雅造舟爲梁。皆今之橋制見於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若爾雅梁謂之梁。毛傳石絕水曰梁。謂所以便窵取魚者。亦取巨於水中之義謂之梁。凡毛詩自造舟爲梁外。多言魚梁。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

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

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平。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注。君子至足之

淮南子時則訓。平詞訟。高誘注云。平。治也。禮記王制云。齊其政。注云。政謂刑禁。論語爲政

篇云。道之以政。集解引孔曰。政。法教也。趙氏解平其政爲治政事刑法。以政卽刑禁法教也。橋

梁不修。民苦冬涉。則政有違失矣。其道辟除人者。道字釋行字。說文彘部云。道所行道也。鄭氏

注禮記射義。儀禮喪服傳。皆云道猶行也。是也。音義出辟人云。丁張並音闕。亦如字。注辟除同。

又出卑辟云音避。周禮秋官條狼氏。掌鞭以撻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注云。撻辟。撻而辟行人。後官野鷹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注云。辟。辟行人。小爾雅廣言云。辟。辟除人也。是辟人卽辟除人。謂屏人使避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辟。辟也。辟者。法也。引申爲辟人之

辟。辟人而人避之亦曰辟。若周禮闈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孟子。行辟人可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僮辟。辟。拜。郊特牲。有由辟焉。包咸論語注。覆。盤辟貌也。投壺。主人盤旋曰辟。賓盤旋曰辟。大射儀賓辟注曰。辟。遠避不敢當也。他曹辟人辟邪辟寒辟塵之類。語意大略

烈似。自屏之者言。則國人雖莫不特性是也。自退者言。則曲禮投壺論語注所云是也。辟之言邊也。屏於一邊也。辭之本義如是。然則辟除人與卑辭尊。字同義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音兩而義一也。俗以辟除之辟作闢。辟尊之辟作避。非古義矣。以每人而悅之為欲自如思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釋文書。崔本作每。云貪也。徵書賈誼傳兩賦云。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葛康云。每。貪也。說文貝部云。貪。欲物也。趙氏以每為貪。每人而悅。是貪於悅人。葛云欲自如思以悅其意也。趙氏佐溫故錄云。此節正辨子產以乘輿濟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即謂子產。子產有君子之道者也。其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油。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修者因而覽之。蓋能平其政。非務悅人。明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為執政輕重。而當執政經臨。輿衛森嚴。律吏祇候。即有往來喧競。自當靜俟軒車。必無辱觀聽。而頗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既眾。豈一與所能用。此必無之理。會子產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是則子產不知為政也。是子產將不得為君子也。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闕人君由正義曰。音義云。丁云由義當作倫。猶如也。古字通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

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闕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

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闕注。芥草芥也。○正義曰。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

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與日敵於兵。暴骨如莽。注云。芥草也。又云。

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然則土芥謂視之如土如草。不甚愛惜也。孟子本諸逢滑。○注

臣緣至是也。○正義曰。趙氏以視為心相視。非形相視。故曰心之所執若是。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闕宣王

問禮。舊君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如何。則可為服。闕注。禮舊君為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儀禮喪服。為

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云

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舊君傳云。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然則有致仕之舊君。有去國之舊君。致仕則君恩本未絕。故不特為君服。且為君之母妻服。若已去國則不服。惟妻子仍居本國者服。雖特放於鄉。尚未去國。乃為舊君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

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二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二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仍收其田菜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

注。若有至秦是也。○正義曰。成公十五年左傳云。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之訓。師所司也。今宮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宜。致禍亂乎。乃出奔晉。文公六年左傳云。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露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如秦。且畏僂。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繫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朝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左傳云。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卻成子之。賈季亂。其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有犯。其知使也。且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奔秦之事也。○注。古之至服矣。○正義曰。昭公元年穀梁傳云。禍之爲言猶竟也。竟與境逼。是出疆即出境也。廣雅釋詁云。往。至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是往即到也。史記酈生列傳云。沛公麾下騎士。適

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也。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鄙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臣里中云云。卽爲之先也。莊子秋水篇云。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釋文云。先。謂宣其言也。此又先於其所往之先。與之同。故趙氏云。言其賢良。蓋先則有所宣之言。如二大夫之於莊子。騎士之於酈生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國。盜毛三本同。唐本韓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孔本改文古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菜及里居。音義亦出田菜。菜當作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爲菜。作業則更誤矣。三者有禮。使人導之出疆。一也。又先於其所往。二也。去二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今

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搏執其族親

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注。搏。搏執至有乎。○正義曰。音義云。搏。搏音搏。說文手引通俗文云。入室求曰搜。入其家室搜索而持執之。故知爲搏執其族親。族親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言。故入其家而索之族親。正釋搏字。其義精矣。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維國圖。

卷八 雜要章句下

三三三

其桎梏。蔡止姦。慎罪邪。務搏執。鄭氏不住。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慎或有姦罪者搏執之也。亦未詳。按此姦邪。蓋指邪說左道之類。罪比邪人。必審慎得其實。則必搜索其家。執而禁之。聖人於或民致亂之姦邪。不姑息以遺患如此。孟子之搏執。非月令之搏執亦明矣。說文穴部云。窮。極也。論語堯曰姦邪。四海困窮。集注引包曰。困。極也。極是困窮。極之於其所往。即困之於其所往也。緣其所以困之之故。則云惡而困之也。尚書供範云。鯀則惡死。釋文云。發本作極。極歸於羽山。亦是困之於羽山。鄭志答趙商云。鯀非鯀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蓋置鯀於東海。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所謂極也。此極之於其所往。蓋既不得如士會之復歸。又不能若賈季之送幣。且如商任之會。禁錮樂盈。使諸侯不得受。則所以困之窮之者至矣。是時臣之心。惟恐遭其荼毒。故攖之曰寤讎。非真如典曲沃之甲。轉身為亂賊也。禮記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讎。退人若將除諸國。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有反服之禮之有。注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惡傷其類。視

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鵠蒙害。仁鳥曾逝。此之謂也。注。惡傷至謂也。○正義曰。士大夫為類而六等

與民為類。士居四民之首。則民下於士。故為下等也。引語者。漢書梅福傳云。成帝委任大將軍王

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福上書曰。夫鳶鵠遭害。則仁鳥增逝。

遇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顏師古注云。鳶。鷂也。音綠。禮記中庸引詩鳶飛戾天。釋文云。本又作鸞。阮氏元校勘記云。仁鳥增逝。圖監毛三本同。應本孔本韓本增作會。作會是。會。高也。章

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注。君子至濟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寶鳴犢舜華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舜華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劍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鳩鵲不巢。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子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聞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為法。故必從之。注。君仁至不義。○

臣格君心之非。明人臣當自脩其身。此章指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注。上為下效也。○

言人君自格其心。明人君當自脩其身。此章指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注。上為下效也。○

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

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注。若禮至之也。○正義曰。若。猶似也。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

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

立而錄之。以定齊國。此拜妻之禮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本陳質。亦作質。按孫志祖云。長讀

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按古事相傳。名姓往往各異。如虞慶之爲高陽離。蓋胥之爲古乘。此營蕩之

爲陳質。亦其類耳。○注。藉交報仇是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史記貨殖傳云。閭巷

少年。借交報仇。冥逐幽麗。實皆爲財用耳。薛俠傳云。郭解少時陰賊。以懸借交報仇。漢書朱雲

少時。風輕俠。借交報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

孫公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同。則藉交即借交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夫禮所以制中也。表記云。

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禮義者天下之制也。文選羽獵賦云。不制中以泉臺。注引韋昭云。制或爲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

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注。中者至

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和也。中和居六德之首。周禮鄉大夫與賢者能者。注云。賢者有德行

者。履中和之氣所生。則有德行。有德行故謂之賢。說文父兄部云。賢。多才也。老子云。不向賢。

王弼注云。賢猶能也。然則中才皆得謂之賢。故下承言賢父兄。兼中與才而言也。趙氏以中爲賢。

下亦云賢者。養育教誨不能。不能即不才。則賢者亦兼指才而言矣。○注。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



此內則云。識其賢者於宗子。注云。賢猶善也。以賢教不賢。是以善教不善。則不善者進之以善。賢既得兼才能而言。則以賢教不賢。亦是以能教不能。則不能者亦進之以能。上云有此賢者。下云教善不能。進之以善。互發明之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注。不養

至愚矣。○正義曰。諸本作不養其所以當養。原本無以字。是也。子弟之不中不才。父兄下當教也。棄而不教。是未知當教也。以子弟為父兄所當教而且不知。是亦近于愚矣。○注。如此賢至分寸。○

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蓋覺即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覺有與校音義並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就

校人職相覺其異。趙岐注孟字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哉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續漢書律志中。至元和二年。天愈遠。日月宿度相覺。侵

多。晉書傳元傳。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為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為詳

盡之。說苑辨物靈云。十分為一寸。趙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氏連言分寸。明此寸謂十分之寸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人有至有為。不為。是介然自守。行己有恥。趙氏以不為苟得解之是也。義可為乃為之。義所不可為則不為。人能知擇。故有不為者。有為者。讓千乘仍是不為苟得。趙氏以讓千乘為有為。故云義乃可申。苟子

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陽平。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

頰。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鄒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趙氏以不為為不為非義。蓋本於此。

章指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言人

何。○正義曰。孟子距楊墨。比之為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慎之。○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減。

不減。○正義曰。孟子距楊墨。比之為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慎之。○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減。

不減。○正義曰。孟子距楊墨。比之為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慎之。○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減。

不減。○正義曰。孟子距楊墨。比之為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慎之。○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減。

不減。○正義曰。孟子距楊墨。比之為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慎之。○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減。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仲尼不爲己甚者。○正義曰。

郝敬孟子說解云。孟子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齊二宿。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

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不以異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固亦可。不

飽鳥獸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貴。政不足問。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謗。不

遇於魯而未愆其沮已。以王驪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

容片辭。變疑立解。宛然若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順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

是故以伯夷爲隘。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己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其鋒銳太露。何歟。章指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果能也。大人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

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大人

杖義。○正義曰。諸本作仗。孔本作杖。當爲杖。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漢書高帝紀云。杖義而

西。注云。杖亦倚任之義。○正義曰。論語子路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

在其中矣。呂氏春秋當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

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

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注。有不至友也。○正義曰。趙氏以能釋果。見

梁惠王篇。禮記中庸云。果能此道矣。注云。果。猶決也。果能二字連文。是果即能。果義爲決。

能義亦爲決。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德。云。果謂以禮決爲之。此云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雖能

得果三字。不果行即不得行。不得行即不能行也。禮記曲禮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注云。爲忘

是也。嬰兒無知。大人通變。其相異遠矣。趙氏雖存兩說。章指則以前一說爲定。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誠意莫如赤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此可以見人性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何也。蓋以意誠誠矣。意之誠誠之。如赤子之无妄矣。而卒不得謂之爲明明德者也。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所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子之爲赤子。則不必其皆爲聖人。然則使赤子中有生而能爲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無所知之誠。以造乎其極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格物致知。而至於七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此古昔聖人。所以緣人情以制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格物以致其知之人。乃能於獨見獨聞之時。慎之又慎以造其意而誠之。而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之謂明明德。而大異乎赤子一無所知之誠矣。按程氏主後一說。而亦疑赤子之心不可以擬大人。故爲之分別而申言之。康誥言如保赤子。上承惟民其舉棄咎。下接惟民其康乂。孟子因墨者夷之。引此而解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蓋以愚民無知比赤子無知。禮記大學引此。釋之二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氏注云。養子者。推心爲之。則中於赤子之嗜欲也。皆以保之養之言。說苑貴德篇云。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此正所謂不失赤子之心也。荀子臣道篇云。若馭驥馮。若養赤子。若食饑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風。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此且以比暴君。未聞赤子之心可以比大人也。孟子方言不爲己甚。爲義所在。所以發明聖人通變之旨。豈取一專一未變化之赤子而擬之哉。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竊。爲天下竊。常德不離。復歸以嬰兒。此亦自比愚人之無知。讖聖人之撲散。爲老子清淨之宗。與孟子正相反者。此趙氏又一說之義也。人之爲赤子。猶天地有洪荒。伏羲以前。無三綱六紀。飲食男女之事。與禽獸同。自伏羲定人道。而乃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人道不定。天下大亂。不可推而知也。莊子繕性篇乃云。古之人。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晦芒惺惺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與一世而得倏然焉。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維節。萬物未傷。孤矢之感未作。人與鳥獸相雜。其靈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疥毒於鳥獸。羸瘦之肉者又凡幾。而謂之不傷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自桑弧蓬矢。方名六甲。就外傳。入小學。以至博學無方。乃能知類通達。發立而不反。若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吾見若而人者。人詐之而莫悟。衆擠之而弗酬。衆共以爲愚。可謂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死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爲眞樸未散。不亦慎乎。夫老莊之徒。非不學者也。學而不能知聖人之道。故爲是敲辭耳。於是受其說者。以爲不必博文。不必好古。不必審問而明辨。第靜其心。存其心。守其心。則不失乎赤子之心。而卽爲大人。於是傭人匠賈。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禍於天下。與吃菜事魔者等矣。夫孟子所謂大人。卽易之利見大人也。前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

非。故申言其所以爲大人者如是。一則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再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又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後又云正己而物正。高出乎事。君人安社稷。達可行於天下之人之上。而豈擬以無知之赤子哉。大人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不以己之聖而忘人之愚。不以己之明而忘人之闇。如義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惟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正己而物正。孟子蓋深於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易。而此其發明之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困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

事。送終加禮。則爲能奉大事也。困養生至大事。○正義曰。由養志而申言之也。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注云。大事謂喪戎。禮記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注云。事謂大小斂之

屬。少儀云。喪俟事不植弔。注云。事朝夕哭哭時。禮記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注云。事謂大小斂之說文史部云。事。職也。謂人子之職。惟此爲大。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

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困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

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困造。造致至有之也。○正義曰。鄭氏注禮記周禮儀禮。皆云注。至也。至。即致也。爾雅釋詁云。極。至也。國語吳語

云。飲食不致味。注云。致。極也。楚辭諫諍云。又何路之能極。注云。極。竟也。趙氏以致釋造。又以極釋致。以竟釋極。下資之深。解爲得其根。則深爲深淺之深。異於略觀大意不求深解以終其

學。趙氏以問學之法表明之。即下章博學詳說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多聞闕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故不備。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於道之謂也。按易繫辭傳云。夫易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造。即極深也。以道。即研幾也。自得則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反復變通者也。博學而不深造。則不能精。深造而不以道。

則不能變。精且變。乃能自得。自得乃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爲至神也。非博學無以爲深造之本。非深造無以爲以道之路。非以道無以爲自得之要。非自得無以爲到用之權。讀書好古而能自得之。

乃不空疏。不拘焉。而示之以深造以道。又申之以博學詳說。兩章牽連互發。趙氏以問學之法標之。可謂知言矣。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若己所自有

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居之至之也。

發明自得之義。小爾雅廣言云。諸。取也。禮記孔子問居云。必達於禮樂之原。注云。原。本也。爾雅釋詁云。逢。遇也。雖生知之聖。必讀書好古。既由博學而深造之以道。則能遇古聖之道而洞

達其本原。而古聖之道與性相融。此自得之所謂知性自有之也。如性自有之。故居之安。凡之字皆指所學而言。未能自得。則道不與性融。不能通其變而協其宜。道與性融。性與道融。故居之不安。

既自得而居之安。則取於古聖之道。即取乎吾之性。非淺襲於口耳之間。非強擬於形似之迹。故資之深也。至於資之深。左取而左宜之。右取而右宜之。無不逢其原也。左右者。兩端也。取之左右

逢其原。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學而不思則罔。罔者。不能自得之也。思而不學則殆。殆者。空悟而本無所。居則不安也。深造憑於心之虛。以道憑於學之實。得之。得此道也。自得之。則學

洽於思。居之。居此道也。居之安。則思繼於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

學。舍學而言恃心。舍心而守學。兩失之矣。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

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注。學必至臻也。○正義曰。根原即根本也。孔本作根源。非是。物來能名。終始可述。管子弟子職云。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

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注。博。廣。至言之也。○正義曰。鄭氏注周禮儀禮。多以廣釋博。若

說。說釋也。詩衛風淇水云。猗可說也。箋云。說。解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云。約。要也。少也。廣學則無不學。大戴記曾子立身云。博學而居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趙氏本此。

以微言即詳說。微有二義。一幽隱。一纖細。言幽隱。則輕淺者不易解。言纖細。則高簡者不屑解。悉其微言而說之。則盡其幽隱纖細之言而解釋之。要即根原也。不博學而徒憑空悟者。非聖賢之學。

無論也。博學而不能解說。文士之浮華也。但知其一端。則彼而非要。但知其大略。則淺而非要。故必無所不解。而後能知其要博。詳與約相反。惟博且詳。反能解得其約。舍博且詳而言約。何以

能解。中鑿時事篇云。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趙氏云。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得之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得其至當。阮氏元曾子注釋云。孔門論學。首在於博。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奮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接孔孟所以重博學者。卽堯舜變通神化之本也。人情變動。不可以意測。必博學於古。乃能不拘一端。彼徒執一理以爲可以勝天下。吾見其亂矣。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實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注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

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注以善至心服矣。○正義曰。趙氏解善服

爲威力。養爲仁恩也。兩善字皆虛活。近時通解善卽指仁。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

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注五伯服人。○正義曰。音義出五伯云如字。丁云。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亦音闕。諸本俱作闕。非趙氏舊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注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義之實。

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于不善之實也。注凡言至實也。○正義曰。說文

出口爲言。言謂言語。言語中有所謂不祥者。恒言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說文示部云。祥。福也。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預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祥善福三字義相近。章指以蒙

顯我爲不祥。則以善釋祥。固以福爲善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注云。當。直也。趙氏

以實不祥三字連屬。謂人每言不祥。不過空泛言之。無有指實其所以不祥之處。試爲按之。不祥之實

惟蔽賢者與相直也。蔽賢爲不祥之實。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注進賢受上賞。蔽

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亦見說苑叢說篇。○

正義曰。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云。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亦見說苑叢說篇。○

冠子道端篇云。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晏子春秋諫下篇云。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亦見說苑君道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注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



故變問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千澮。澮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澮也。澮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澮。而橫承十澮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澮。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爲溝澮。縱廣五尺。二耜爲溝。一耜之伐。廣尺深尺謂之澮。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澮。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餘焉。按澮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風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澮。故澮在田首。井田六三爲澮。三夫田首同枕一澮。澮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總如屋然。但澮之以別夫而已。不若澮入夫爲一澮以受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澮者夫間小溝釋之。澮非不在夫間。而記變是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變用澮人之文矣。澮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不澮井間之稱。澮十井之縱者。其縱亦澮之在屋間而受水者也。澮十之。含百井爲成一。十溝之水。咸入於澮。澮縱當兩成之間。故曰成間有澮也。澮之長連十成。亦不澮成間之稱。澮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澮之在井間而受澮水者也。澮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縱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間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間。命之曰兩山之間。以例澮在同間。澮在成間。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間爲兩夫之間。人所共知。遙相疏濬。辨或析疑。舊開井互。恰安辭哉。是故萬溝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間。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澮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於川之文。而萬夫有川。恒準澮水十澮之目。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風縱澮橫。溝縱澮橫。澮縱澮橫。餘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風縱爲東畝。風橫爲南畝之確證。澮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澮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夫間縱者。但分其界而無澮又不明澮人夫間之澮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而後世解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澮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與澮入夫間之澮同其實。而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問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強以屋間之澮。當井間之溝。以井間之溝。當成間之澮。以成間之澮。當同間之澮。而以同間之澮。當兩山之間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神禹之治水也。當風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川。卽風。二爲爲。卽澮。衆爲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澮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澮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澮。而澮。乃以承夫百畝中之風。夫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澮者名之爲澮。何也。處其蓄而弗揚也。故澮之。易爲承之以澮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澮。澮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澮。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澮。會意



曰血。血字从血。以血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滄。會也。會上聚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溢之害也。鄭氏注小司徒云。溝洫為除水害。余亦以為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潤可立待。若以之備旱。則宜繕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溝洫而濶深也。是溝之法。非繕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壅塞也。有所以壅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渾流。實足以為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爾雅釋詁云。涸。竭也。章指以不竭為有本。是以竭釋涸也。呂氏春秋廣大論云。兩涘旱。高誘注云。涸。枯也。藝文類聚引供範五行傳云。旱之言乾。廣雅釋詁云。涸。乾也。涸即枯。乾枯皆燥。水竭故燥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取之。○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章指言

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以至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以至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以至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以至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以至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以至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以至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以至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以至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以至如斯。○正義曰。禮記大學

是人道。論語微子篇云。而爾大倫。集解引包曰。倫。道理也。則人倫又卽人理。楚辭懷沙云。孰察其播正。王逸注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高誘注皆云。察。知也。知。卽識也。庶物。卽禽獸也。明於庶物。知禽獸之性情不可教之使知仁義也。同此飲食男女。人有知則有倫理次序。察於人倫。知人可教之使知仁義也。舜。君子也。庶民不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去之。舜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存之。性本知有仁義。因而存之。是由本知之仁義行也。若禽獸性本不知有仁義。而強之行仁義。則教固必不能行。威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仁義者。君子教之使知。則庶民亦能知仁義。庶民知仁義而行之。亦是由仁義行。非強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仁義也。此庶民所以異於庶物也。明庶物察人倫。始於伏羲氏。其時民全不知有人倫之序。同於禽獸。直可謂之昧。不可謂之去。人道既定。庶民雖愚。皆知有人倫矣。故其不仁義也。非昧也。是去之也。舜明之察之。風變神化。使之由仁義行。由卽民可使由之之由。是時民皆知有仁義。而莫不曰行仁。莫不曰行義。以仁濟其不仁。以義濟其不義。蓋行仁義正所以去仁義也。由仁義行。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則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正所以存仁義也。此孟子所以不稱伏羲氏而稱堯舜也。○正義曰。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正義曰。人與至不希。○正義曰。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漢書匈奴傳。孝文後二年遣匈奴書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子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

拜讜言。○注。旨酒至讜言。○正義曰。戰國策魏策云。梁主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

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引書詳見公孫丑篇。湯執中立賢無方。○注。湯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

伊尹以爲相也。○注。執中至相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左右就養無方。內則云。博學無方。注

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注云。齊。疾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

響之隨聲。無方無常也。特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此以無常爲不滯於一隅。則兼方所之義言之。

論語八佾篇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此方固指方所。而鄭氏亦訓爲有常。趙氏以無方爲不問

其從何方來。是以方爲方所之方。云惟賢速立之。卽荀子應卒偶變齊給如響之體。是兼以無方爲無常矣。蓋執中無權。猶執一之害道。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申上執中之有權。無方當如鄭氏注之爲無常也。史記殷本紀云。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負鼎俎以滋味悅湯。致於王道。趙氏引伊尹。似謂自媵臣保任中升之。仍無常之謂也。越絕書外傳枕中篇云。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雉之士。此卽本孟子此言而衍之。以執中爲執中和。以無方爲收天下雄雉之士。亦以無方所

言。與趙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

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注。視民至擾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

注如傷。恐驚動。與趙注雍容不動擾也。正合。按呂氏春秋分職篇云。天寒起役。恐傷民。注云。傷。病也。文王視民如有疾病。凡有疾病之人。不可動擾。故如傷為不動擾。因不動擾。故雍容不怠迫也。

○注。望道至紂也。○正義曰。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云。先生又見客。顏師古注云。見猶至也。白虎通歷述帝王之號。自伏羲定人道。祝融。燧。三皇之道。顛項專正天人之道。舜能推信堯道。夏者

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當明為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又云。王者受命。賈家言天命已。使已諫無道。趙氏之意。謂紂無道。誅之所以致道。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故望道而未至。道即命也。天命已在文王。而不代殷有天下也。近時通解有二。一謂文王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此仍趙氏義而稍變者也。一讀而為如。謂文王愛民無

已。未傷如傷。望道心切。見如未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

謂諸侯也。注。泄狎至侯也。○正義曰。方言云。嫖。狎也。說文女部云。嫖。嬖也。荀子榮辱篇云。嫖。狎者。人之殘也。注云。泄與嫖同。嫖本發憤之詞。嫖於嫖。故以狎釋之也。邇

近。爾雅釋詁文。說文彘部云。遺。亡也。心部云。忘。不識也。詩邶風綠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是忘即遺亡也。武王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

緒業。說苑載其問太公。賈子新書載其問王子且。問粥子。管子載其問葵度。觀兵孟津。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聚。此皆不泄邇之事也。是邇謂朝臣也。

故誓告友邦冢君。及庸蜀羌蠻。微盧彭濮人。大傳言牧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稷。奠于牧室。率天下諸侯。載君。及庸蜀羌蠻。微盧彭濮人。大傳言牧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稷。奠于牧室。

士。此皆不忘遠之事。是邇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也。仰而思

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注。周公坐以待旦。○正義曰。細審此章之指。云兼三王。明三王不

也。禹承堯舜之後。天下又安。則易生禍殃。故惡旨酒好善言。以通其變。夏之末。必各執偏意。而用人拘以資格。故湯執中立賢無方。以通其變。商紂之初。民傷已極。而天眷未更。故文王但愛民

以輔救之。守臣節以帥天下諸侯。則所以通其變於湯之放棄也。武王時。紂益無道。故不泄邇不忘遠。修己以安天下。則所以通其變於文王之服事也。凡三王之事。皆各有合。至周公相成王。成文

遠。修己以安天下。則所以通其變於文王之服事也。凡三王之事。皆各有合。至周公相成王。成文

武之德。其時又異於禹湯文王之時。則所以合不合者。非思莫得也。三王四事。先王之法也。有不合則思所爲以道揆也。堯舜以垂髮神化治天下。爲萬世法。孟子歷述禹湯文王周公以明之。皆法堯舜之變通神化者也。紅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伏生大傳。則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遺。以施於春秋冬夏。据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四事。謂四時之事。是則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按參三才合四時。亦損益通變之義。○注。已行有不合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已行有不合。世岳本廖本孔本攷文古本同。闕監毛三本世作者。韓本作也。韓本是也。○注。仰而思之參諸天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仰則觀象於天。詩大雅雲漢云。瞻仰昊天。列子黃帝篇云。中道仰天而歎。故以仰爲參諸天。按自下望上爲仰。自後觀前亦爲仰。此仰思。蓋即謂仰舉三王。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

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王迹指禮序。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號公爲王左右。鄭據虎牢之險。纓有楊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駟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列國以王師伐邾。秦借王師伐魏。二鄰本附庸也。進爵而爲子。豫辭祀。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以支子篡宗。赫然與師而致討。衛朔絕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與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苟買且爲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傳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獎篡弒。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陵夷衰微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頹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勸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關。政本不脩。皇綱隳。君子閱焉。獨能憑藉先靈。稱授祖制。折服強暴。若襄王拒諸陵。定王詰鞮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卻強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新駟之馬。嗚呼。其難哉。楊氏椿與顧棟高書云。竊嘗論春秋家之弊。在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後王迹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而不行王政。僅僅以桓文爲問。故孟子斥之爲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未可輕貶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代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曾無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喜怒失當。故號令不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自

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亦途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召陵而後。成桓公之會。侵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蓋霸者之事。卽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熄矣。顧氏嶺東學詩述魏詩亡說云。孟子歷敘舉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魏詩亡。著明所以作春秋之義。蓋自鄭康成曰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序穀梁。遂謂列黍離以國風。齊王德於邦君。然考趙岐注孟子。則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愚竊以爲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預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莫據。卽迂仲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守述職。巡守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莫俗。太史陳之以考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烏莠來同。據伐震於陳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託春秋以彰變議。所以存王迹于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當倍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趙氏佐溫故錄云。注太平道衰。王迹止。晉之乘。楚之檇杌。魏。頌聲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亡風降之說。獨爲正大。而向來罕述之者。晉之乘。楚之檇杌。

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檇杌者。鬪凶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公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晉之至之矣。○正義曰。萬氏斯大學春而論唐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蔽之權。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留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衍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權存晉乘楚檇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權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毒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顧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執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與必不書人書僂。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昭公十二年公羊傳引孔子之言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此與孟子所述略同。其云有罪者。則括知我罪我

之言。何休注云。其貶絕戮刺之辭有所失者。是某之罪與。趙氏注。罪我。爲詩人見彈貶者。義同公羊氏。以此當其義。則義指貶刺撥亂可知。孟子述孔子之言。特指出義字。義者宜也。舜之所察。周公之所思。皆此義。利者義之和。變而通之以盡利。察於民之故。乃能變通。卽舜之察於人倫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百致而一慮。精義入神以致用。卽周公之思兼三王也。舜察之。故由仁義行而不行仁義。周公思之。故知其有不合而兼三王。孔子當堯熹詩亡之後。作春秋以撥亂反正。亦由察之思之而知其義也。舜以王。周公以相。所變通在行在施。孔子不得位。所變通在言。亦變通時之妙也。○注。此三至諫辭爾。○正義曰。杜預春秋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孔氏正義云。昭二年韓起聘魯。僞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前。舊有春秋之目。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按墨子書稱吾見百國春秋。又云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則孔氏以爲同名春秋。似矣。乃孟子於晉楚明舉乘檣柁兩名。故趙氏以爲三大國史記之名。異孔氏春秋。正義又云。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是也。乘是兵車之名。管子書亦有乘馬臣乘馬乘馬數間乘馬等篇。本以一乘四馬。廣及陰陽地里農耕國策之事。晉史之名乘。或亦同之。與于此。謂作于此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顛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舍之則墮。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檣柁。賈逵注云。檣柁。凶頑無德匹之貌。是檣柁爲厲凶之類。史記以檣柁名。亦辯難象物。使民知神惡之例。故云與於記惡之戒。說文木部作檣柁。云斷木也。引春秋傳國語周語云。商之與也。檣柁次於不山。注云。檣柁。鯀也。服虔引神異經云。檣柁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寸八尺。能鬪不退。音義云。乘。丁音剩。云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檣柁。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爲檣柁者。在記惡而與善也。惡獸。本服虔假獸之惡人之惡爲戒。其義亦同。惟檣柁皆從木。則爲斷木之定名。說文頁部云。頊。擗頭也。木部云。檣。梳木未折也。梳。檣木薪也。折。破木也。按新有折者有不折。其未折者名梳。卽名檣。檣破爲折。橫斷爲檣柁。斷而未折其頭。則名頊。是檣柁卽頊之名。因其頭。假斷木之名以名之爲檣柁。亦戒惡之意也。孔氏春秋正義云。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物不記。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賈逵發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趙氏言二始舉四時。二始卽春爲陽始。秋爲陰始。舉謂包舉。卽舉春秋以包冬夏也。記萬事之名。卽所謂無物不記也。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趙氏名記萬事之名以爲素王。亦本此爲說也。素王詳見蘇文公篇。呂氏春秋知士篇云。孟嘗君竊以諫諍郭君。高誘注云。竊。私也。故以竊取爲私作。何休

以孔子稱有罪爲聖人德威尙謙。故自名。論語述而篇言竊比於我老彭。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亦自謙之辭。此云某竊取之。既自名。又稱竊。故云亦聖人之謙辭也。

無所詠。春秋乃與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正義曰。毛詩序云。發言爲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致政也。

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致政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子爲大德。小人爲大凶。其善惡之氣。流于後世。猶水之潤澤。近時通解以君子爲聖賢在位者。小人爲聖賢不在位者。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列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本作則。列是也。周禮算經云。此列士之獨智。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劉向有列士傳三卷。見隋書經籍志。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羿有窮后羿。逢蒙羿

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注。羿有至殺之。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魏莊子云。夏

有窮君之號。孔氏正義云。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論言有周有夏也。古司射之

官多名羿。故趙氏明此羿爲有窮后羿。非他司射者也。引春秋傳。卽襄公四年左傳。傳云將歸自田。

家衆殺而享之。以食其子。楚辭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弊終兮。羿又

貪夫厥家。注云。促。寒促。羿相也。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促。

使爲國相。促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題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是左

傳所云家衆卽逢蒙。左傳不詳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而從促。爲促殺羿

也。史記龜策傳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集解云。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

七略有逢門射法。荀子王霸篇云。羿逢門者。善服射者也。注云。逢門卽逢蒙。學射於羿。呂氏春

秋具備篇云。今有羿逢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

善射。百發百中。逢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淮南子原道訓云。重之羿逢蒙子之巧。高誘注云。

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蓋蒙門一音之轉。蒙卽門。裴關引此作

逢蒙門子。衍一門字也。列子湯問篇云。甘蠅。古之善射者。輕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

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報己者。一。孟子曰。是

人而已。乃謀殺飛衛。呂氏春秋察言篇云。逢門始習於甘蠅。與孟子所述事近而異。一。孟子曰。是

亦羿有罪焉。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注。孺子至瘧疾。鄭人所使。故知是鄭大夫。庾公爲衛人所使。故知爲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出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注云。子魚。庾公差。孔氏正義云。孟子云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



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左傳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擊射於庾公差。非庾公差擊射於尹公佗。其中或射或不射。卽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類比。按此知孟子未見左傳。則左傳固晚出之書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說有難盡解者。孺子今日我疾作注。何必知是瘧疾。殆以言今則有昨。言作則有止。疾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疾儘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一作。多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獨瘧乎。按書金縢王有疾弗瘳。史乃祝冊曰。惟爾元孫某。瘳厲瘳疾。某氏傳云。虛。暴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厲。作也。虛古瘳省。月令民多瘳疾。月令在孟秋。注云。瘳疾寒熱所爲者。今月令瘳疾爲厲疫。蓋瘳疾寒熱暴至。故名瘳。諸凡暴至之疾。均可謂之虛。昭公十九年左傳。許悼公瘳。比瘳亦是暴至之疾。與武王之瘳虛疾正同。孺子若素。有瘳疾。則知其期。不當使來侵鄭。突然疾作。知是暴疾。故以虛疾明之耳。瘳卽虛也。問

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孺子曰。吾必生矣。

注。僕御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出車召彼僕夫傳云。僕夫。御夫。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也。文選思元賦云。僕夫儼其正策令。舊注云。僕夫。謂御車人也。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

出。必不害我也。注。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庚桑楚云。出無本。郭象注云。儼然自生。爲無本。釋文云。出。生也。本。始也。董子對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

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卽本也。凡授受相承。皆有其始。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孺子。爲其所出之本始也。

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

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

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弄之罪。假

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注。禮射至反兮。○正義曰。毛詩齊風猗嗟云。四矢反兮。以擊亂兮。傳云。四矢乘矢。箋云。

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發乘矢而後反。反是還歸。庚斯發四矢而還歸於衛。不追疆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禮射四發而去。謂既去矢鏃。乃以禮射四發其矢而歸去。引詩以證四發爲禮射。至詩之反謂反覆其正歸之故處。與反去不同。趙氏引之。非以詩之反即庚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坐乘之。注云。乘四四數之。聘禮云。乘皮設。注云。物四曰乘。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酒。注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雁曰乘。凡四皆爲乘。是乘爲四也。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

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正義曰。管

感德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西施見管子。故趙氏以爲古之好女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西子即西施。張邦基履莊優錄云。管仲在城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爲名邪。

按傳元謂管子書。過牛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稱加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子厲與西施。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趙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因。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注。蒙不至其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子材而蒙惡感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客也。淮南子脩務訓云。今夫毛

端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蠅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睨而掩鼻。此本孟子而衍之。高誘注云。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睨而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氏言汗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爲說。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

皮。注云。蒙。冒也。說文曰部云。冒。蒙而前也。考工記軛人凡冒鼓。注云。冒。蒙鼓以革。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帽。冒也。漢書樹不疑傳。著黃冒。注云。冒所以覆冒其首。是蒙爲冒。而冒卽帽。故以巾帽釋蒙字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淨潔。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

善也。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書供範六極。五曰惡。鄭氏注云。惡。貌不恭之謂。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莊子德充符云。衛有惡人焉曰哀矜它。郭象

注云。惡。醜也。釋文引李云。哀矜醜貌。它其名。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

也。反而告其鄰曰。商也。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也至美也。高誘注云。惡。醜也。昭公二

十八年左傳云。禮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

皆指醜醜。此惡人對上西子。知爲醜類者也。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

惟義爲常也。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章云。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感飾。可以宗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言天下萬物之情性常順其

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栝栳。非杞柳之性也。注。言天至之性也。○正義曰。曲阜

見。故卽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易文言傳云。利

者義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修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謂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

之箋云。順謂與已和順利之義爲順。故虞翻易注謂異爲利。是利爲順其故也。賈子道術篇云。心兼

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仁爲性。反其仁則乖戾。異失其利也。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變戰國時有此語。毛氏奇齡四書

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況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爲

本。然後斷以己意。因是時俗尙智計。多用穿鑿。故原有訓智者。淮南原道訓。不設智故。謂不用

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過智計耳。顧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

不穿鑿爲主。夫所惡於智。爲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稼。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明其道

性善之情。與前異於禽獸相發明也。易雜卦傳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謂已往之事。當時言性

者。多據往事爲說。如云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以竟爲君而有象。以替瞽爲父而有舜。

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會壽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秦人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皆所謂

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卽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象傳云。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善。

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注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以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蟲蛇之肉。餽則食。飽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於故之中。知其利。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憂患與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事。諸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爲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爲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六字盡之。云故者以利爲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卽義不義。義不義卽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卽一義而已矣。卽一智而已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

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

注。惡人至養之。○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也。注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釋鑿。又以改釋之。改即易也。趙氏以養物言。言當順其情性以養之。不可戾其情性以養之。按此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性上智與下愚不移。移謂變通也。禽獸無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與人異。則人無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愚者可以轉而為善。智者可以轉而為不善。此習所以相遠。智者何以轉而為不善。為其鑿也。惟其因智而鑿。故惡其智。蓋伏羲以前。人苦於不知。則惡其愚。黃帝堯舜以後。人不苦於不知。正苦於知而鑿其知。則聖人轉惡其智。故無為而治。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鑿有二義。其一為空。荀子哀公篇云。五鑿為正是也。其一為細。楚辭離騷云。精瑣靡以爲糧。注云。精。鑿也。凡物精之則細小是也。鑿其內則空。鑿其外則細。空虛細小。皆非大智。下言行所無事則智大。此孟子自明鑿字之意。行所無事。由仁義行也。然則行仁義則為鑿。夫知其為仁義。是已智矣。乃假仁以濟其不仁。假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以名。以行其巧詐離奇之術。是鑿也。是智小也。知其為仁為義。是已智矣。乃無所依據。徇己之空見以為仁。徇己之空見以為義。極精微奧妙之論。而不本讀書好古之實。是鑿也。是智小也。

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

注。禹之至之虞。○正義曰。趙氏謂水性就下。宜行地中。故決而水不能安于無事矣。胡氏謂禹貢錐指云。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僻伊闕。折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大史公曰。禹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墮落水。至於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較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會及。皆以為妄。通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所云。則後世築堤置埭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緣何以續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按禹鑿山穿地。不能無事。正所以使水行所無事。若禹祇憑空論。無有實事。則水轉不能無事矣。聖人明庶物察人倫。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憂勤極矣。乃所以使民行所無事也。春秋繁露王道篇云。陽常居實位而行於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實。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虛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行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虛。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陰陽終始篇云。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也。就其類。而與水起塞。此謂塞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趙氏之言本此。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注。如智至亦大矣。○正義曰。孟子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爲而治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之大智。卽舜之無爲。而舜之無爲。本於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則由仁義行。所以無爲而治。孟子恐人以行所無事爲老氏之清淨無爲。故以禹之行水例之。行水必決河疏江。鑿山穿地。而乃能使水行所無事。無爲而治。必好問察言。執兩用中。而乃能使民由仁義行。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乎性則行所無事。自以爲智。而用其智。則非率性。而天下亦不能行所無事。此智之大小所由分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

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

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天之至致也。○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

星辰繫焉。素問云。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大氣舉之也。蓋地居中。天周其外。而地之去天。楚辭天問雖云圓則九重。而其里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爲十二次。依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爲度。辰星本無度。以日行爲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先求日至。東方之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柳七星張翼轸爲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鼎畢獨參爲白虎。北方之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玄武。蔡邕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冢韋之次。立春雨水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驚蟄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柝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卽爲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其交處爲春秋分。自春分交赤道之北。至夏至而極北。距赤道最遠。轉而南行。至秋分交赤道之南。至冬至而極南。距赤道最遠。又轉而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絡於二十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爲識。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也。日每歲環行於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間。則此黃道之絡於星辰者。爲日躔之軌迹。卽所謂故也。求其故。求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卽其故。而可知其所在。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之。張氏爾岐蒿庵閑語云。秣法每十九年爲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

時。俱會於甲子朔且冬至。是爲秬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且。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節。朔且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日月非甲子。二十節爲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且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比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且冬至者也。梅氏文鼎秬學疑問云。造法者必有起算之端。是謂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遠溯初古。爲七曜齊元之元。自漢太初至金重修大明術各所用之積年是也。其一爲截算之元。自元授時不用積年日法。直以至元辛巳爲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爲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爲起算之端。一而已矣。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時。歲月日時皆會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取以爲造法之根數也。使其果然。雖萬世選用可矣。乃今二十一史中所載諸家律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久近。皆非有所受之於前。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於胸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證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既有數端。僉援之以立術。於是鑄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率可以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遠近側。崎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不能不稍爲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側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側矣。又安得以爲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故一以實測爲憑。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即以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爲元。其見卓矣。孟子千歲日至。趙注只云日至可知其日。疏則直云千歲以後之日至。可坐而定。初不言立元。方氏觀承五禮通敘云。孟子此章極精。並無律元之說。立元至太初術始有之。孟子當時豈知後世將有太初之術而預言之。夫律豈無元。然隨代可立。不必追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耳。孟子所謂日至者。亦兼二至在內。非專指冬至也。周禮土圭反專重夏至。堯典觀象。亦兼永短二至。其專以冬至爲元者。亦始自太初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司馬遷作史。必欲追至黃帝。而穿鑿附會不少矣。按孟子以水之行所無事。比例率性者之行所無事。仍恐其不明也。故又例之以求日至。夫天之行赤道。日之行黃道。其所鑿於星辰而爲分爲至。不容小智之鑿者也。談性者可以鑿空。求日至者斷不容鑿空。故孟子舉一必不容鑿空之日至以例言性。所以明性之不容鑿空也。何也。凡治秬者。極精微巧妙。必與實測相孚。稍一鑿空。便與天行不合。所以學問之事。至於測天。斷不容以小智妄說也。天之行如此。吾測之。吾求其故也。其至可致也。人之性如此。吾察之。吾求其故也。其利可知也。引喻之義。全在求其故。言性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言天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以治千歲之日至。不能坐而致。禮記禮器云。物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致密也。樂記云。致樂以治心。注云。致。猶深審也。然則可坐而致。即可坐而密。亦即可坐而深審。凡治秬必求其密。密必由於深審。所以必深審而密者。則以天行不側。以變爲常。至於千歲。則不能不隨其變。蓋不能藩其故而不能拘守其故。所以必求其故。求其故。即實測而深審之。斯其術乃可坐而知其密也。梅氏文鼎秬學疑問云。治秬者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若預爲一定之法。而不隨時修改以求無弊。是爲合以驗天乎。吾嘗觀之天體矣。日有朝有暮。有中有以。有夜有晨。此歷一日而可知者也。

月有朔有生明。有弦有望。有生魄。有下弦。有晦。比歷一月而可知者也。時有春夏秋冬。晝夜有晷短。中星有推移。此歷一歲而可知者也。乃若燧燧之周天。則歷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夫至於十二年二十九年而一周。已不若前數之易見矣。又其每周年之間。必有過不及之餘分。所差甚微。非歷多周。豈能灼見。乃若歲差之行。六七十年始差一度。歷二萬五千餘年而始得一周。雖有期頭上壽。所見之差。不過一二度。亦安從辨之。迨其歷年既久。差數愈多。然後共見。而差法立焉。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後人也。前人不曾預見後來之差數。而後人則能盡考前代之度分。故愈久而愈明。法愈脩而愈密。勢則然耳。問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智有所窮歟。曰。使聖人爲一定之法。則窮矣。惟聖人深知天載之無窮。而不爲一定之法。必使隨時脩改以求合天。是則合天下萬世之聰明。以爲其耳目。聖人之所以不窮也。按自黃帝迎日推策。攷定日星。少皞立司分司至之官。顓頊制祿。由來尙矣。而堯典則紀嵎夷南交西朔方之宅。舜又有璇璣玉衡之在。周禮地官。用土圭之法。以測日景之長短。歷代皆用實測。未有鑿空以言者也。誠以寒暑晝夜有常。而其差則隨時而變。非即其故而時求測之。不易合也。人性之善。亦如寒暑晝夜之有常也。至其智之隨時而變。亦如天行之有歲差也。非即其故而時察之。不易言也。歲而無差。則故不必求。日至不千歲。則差不著見。孟子言日至而曰千歲。千歲二字。卽括歲差而言。舍故則日至不可知。况其故而不能隨時以實測求之。則千歲之日至不可致。此孟子言性之精也。紅氏永冬至至權度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術家詳求冬至。且求千歲以上冬至證之。史傳或雜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脩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術。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永因梅氏所考定者。用實法推算。有不合者。斷其爲術誤史誤。俟知數者考焉。一論平歲實。太陽本天有平行。盡黃道一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至率同故。別有本輪均輪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加減平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齊之。是爲活況之歲實。猶之月有實會。逐月不同。五星有實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雖知一歲之行使有盈縮。不悟盈縮之中爲平歲實。但求歲實於活況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周率與歲實。然合今則反古。合古又違今。統天術遂立距差躡差之法。暗減消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滑一之說。西法本回回。以春分相距。測定歲周。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之。爲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爲平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減定之。此不易之法也。欲考往古冬至。當以平歲實爲本。算當年平冬至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合。則知其時本輪均輪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傳所記非實側。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爲庶幾焉。倘以授時之歲實爲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滑一爲準。則非法矣。一論最卑行。太陽本輪最卑點爲始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星入律。皆有盈度理同。平冬至之改爲定冬至也。視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時。減度而加時焉。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至皆在平冬至前。以後定冬至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有行度故也。西法近率。

最卑歲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大約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爲準焉。一論輪徑差。既卑既有行度矣。而太陽之體在均輪。均輪之心在本輪。本輪之心在本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半徑。大則加減差亦大。而以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者。視今時必稍贏焉。此差率出於恒差之外。術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修性守故。○正義曰。屬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脩。文選注作循。唐人書脩循二字多混脩。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

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驪。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

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公行子至言者。○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禮。父爲長子新

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公行子有子之喪。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謂有人子之喪也。然乎。曰。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喪其子。非身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

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正身爲喪主。以受賓弔。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子喪父

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禮弓會子有母之喪。子路有

姊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昕經研堂答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

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

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

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嫡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

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

勳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勳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沿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

德喪之禁令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進。前也。此右師甫入門未卽位時。趨迎揖之者。卽所謂踰階也。卽

與下就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人之就。衆人皆往弔先集。而右師獨後至。書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

右師主其事。孟子蓋不得已從衆也。○注。公行子齊大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

之燕注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注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孟子

廣韻公字注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聘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氏焉。孟子

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簡是簡難也。〇正義曰。呂氏春秋駢志篇云。自驥則簡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又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傲也。說苑修文篇云。君子思禮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簡則非禮。故孟子以禮言之。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

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孟子

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禮朝廷至揖也。〇正義

曰。禮記曲禮云。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孔氏正義云。位謂己之位也。於位而見前人。己所宜敬者。當禮已位而趨彼遙揖。禮以變爲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鸞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後

移近之。明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陳舜道禮記講義云。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尙嚴。燕居尙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〇注。反以我爲簡易也。〇正義曰。趙氏以易釋簡也。

闕監毛二本。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齋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阿意事

作異。非是。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齋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阿意事

正義曰。漢書劉向傳。武帝詔曰。周堪不能阿尊事貴。〇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〇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

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

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注。存在也。〇正義曰。趙氏以在釋存。蓋以

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我。注。物事

至加我。〇正義曰。毛詩大雅蒸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爾雅釋詁云。宜。事也。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是奚宜卽何爲也。至之義爲來。故云來加我。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君子自謂我

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

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罔**安人。安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罔**者。○正義曰。周禮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調和之。注云。難相與爲仇讎。○注。安人至知亡也。亡卽無也。不知而作。是爲妄作。故妄作卽猶禽獸之無知也。○注。與禽獸何擇異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與惡劍無擇。高誘注云。擇。別也。又離騷篇云。其與橘言無擇。高誘注云。擇。猶異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罔**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罔**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之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鄭氏注以終身之憂爲念其親。無一朝之患爲毀不滅性。蓋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二語當古有之。子思引以說人子之念親。孟子引之說君子之特橫逆。故下申言之。賈誼新書勸學篇云。謂門人學者。愛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唐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會無鄰里之聞窺伺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雖倓而加志。我儻倓而弗省耳。此卽用孟子之言而衍之。故下卽言西子蒙不潔。亦用孟子語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罔**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

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罔**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罔**注。故君子歸天。○正義曰。後漢書順帝紀云。令此云歸天。謂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委任於天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罔**當

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

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

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丁云：由與倫義同。後皆放此。然則此由亦猶也。謝少宰據謂

由當讀如字。蓋已既爲司空，則天下之溺，由於己。已既爲后稷，則天下之飢，由於己。讀爲猶，尙是譬况未合。此深得孟子之惜矣。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

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

閉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

以闔戶而高枕也。注云：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正義曰：說文糸部。纓，冠系也。劉熙釋名釋首飾

云：冠，貫也。所以貫髮也。說文云：毋，讀若冠。是冠有貫義。○注：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

○正義曰：楚辭九辨云：堯舜皆有舉任令，故高枕而自適。韓非子守道篇云：戰如黃育，守如金石。

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戰國策魏策：張儀曰：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賈誼新書益壤篇。

史記留侯世家：揚雄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解嘲：皆云高枕。上賢之士得聖一概。○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序云：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

差，不齊。一極諸聖。○失其節則惑矣。○正義曰：易雜卦傳云：節，止也。失節謂不知止。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注云：又禮至貌也。○正義

之盡也。注云：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說苑脩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

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荀子言禮貌屬君，則當爲尊嚴。孟子之禮貌在匡章，則當爲和親。故以爲顏色喜悅之貌也。楚辭九章惜誦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爲情。顏色。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困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困。好勇鬪狠。○正義曰。翟氏顧考異云。說文才部。狠。胡懇切。不娶從也。狠。狠也。犬部。狠五聲切。吠。兩字。然不向。此鬪狠字。必當如曲禮。狠毋求勝之狠。而坊本多誤作狠。據廣韻。狠字下注云。俗作狠。蓋以狠代狠。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荀子榮辱篇云。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注云。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鬪。則以親戚拘一言而不顧之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

善。賊恩之大者。困。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

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困。注。得也。○正義曰。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濬。穀梁傳云。遇者。不相得也。○注。章子至大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春秋後語證之。所紀略同。吳禮部曰。孟子曰。爲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即此事。然國策所云。何以言

實。况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不相接。答曰。章子見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於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己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駭妻

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駭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桐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父生而之。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寬許之。而究之。其過。諒其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

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編於威王策中者。卽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

卷八 雜要章句下

三五三

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爲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爲不可與言。注：章子至之意。○正義曰：說文言部云：張，強也。張，則有強義。昭公十四年左傳云：臣欲張公室也。國策西周策云：破秦以張韓魏。注皆以張爲強是也。以此意張設於心，強而莫改，故爲執持此意也。○注：是章至與言。○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宋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會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盍，何不也。會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

何不去之。注：會子居武城有越寇。○正義曰：周氏桶中辨正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會參，南武城人。繪臺城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會子則別一武城。

在今之嘉祥縣。愚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爲會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鄆，會子辭於鄆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會子處鄆，是會子所居即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琊，起館臺。春秋時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由於吳境田焉，拘鄆人之疆督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又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觀此，是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城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琊，則與武城密邇。圖經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也。

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魯。此並無所據。左傳哀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執來報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加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脩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趙氏佑溫故錄云：仲尼弟子列傳：會參，南武城人。繪臺城明。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會子居武城，自卽今費縣之武城。爲子辭子羽邑。而非卽南武

城爲會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邱墓在焉。卽云爲師。亦黨庠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是矣。一旦寇難之來。方將效死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徒以舍去鳴高。豈繫人情。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會子祠墓存焉。賈諸傳記。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役不見經。而會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

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壞者。我將來反。寓寄至來反。○正義曰。方言云。寓。寄也。

齊衛宋魯陳晉伐潁州紅淮之間。或曰寓。孔子廣森經學卮言云。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會子屬武城人語。言無毀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愈脩我牆屋。我猶反耳。此曰字義如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寇退。會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

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會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會子。武城人爲會子忠謀。勸使避

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會子何以行之

也。○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於猶爲也。禮記郊特牲。埽地而祭。於其實也。又曰。於其實而已矣。皆謂爲其實不爲其文也。大戴禮會子本孝篇曰。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

此而後成爲孝子也。孟子殆於不可。言殆爲不可也。於與爲同義。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

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會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

生。會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十七人。會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

難。言師賓不與臣同。沈猶氏。沈猶行會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二十一侵。沈。直深切。僕複姓。有

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

乘郡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地既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注。時有作

亂者曰負芻。○正義曰。錄氏大昕研堂答問云。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

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彼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

夜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

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故去

留無毀。○廷瓌按說文士部云。毀。缺也。廣雅釋言云。毀。去留皆可於道。無所虧缺也。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

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

儲子曰。王使人囑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囑。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

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王使人囑夫子。○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

本韓本攷文古本同。監毛二本囑作囑。閩本作囑。按音義出囑。本作囑。蓋比正與滕文公篇隔貨

囑孔子同。字音拗。譌爲囑。而以古某切之。非也。下章同。○注。儲子至容乎。○正義曰。儲子

見戰國策燕策。謂齊宣王破燕者。此亦言儲子爲相。是爲齊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囑之言問

也。問。視也。方言云。囑。眄也。吳揚江淮之間曰囑。孟子燕婁篇。王使人囑夫子注云。囑。視

也。囑與囑同。按趙氏以視囑。自非囑字。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

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相即視也。周禮大司徒。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云。相。古視也。趙氏蓋以齊王使魯相人者相孟子之形狀也。下注言堯舜

之貌。與凡人同。所以異。乃仁義之道。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章指言

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頭員足方。○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天

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漢書刑法志云。人肖天地之貌。注引應劭云。肖。類也。頭員象天。足方象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應氏說。本孝經援神契。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

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注。良人至名也。○正義曰。儀禮士昏禮云。膳御良席在東。

注云。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良。長也。齊語云。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是良與長同義。婦稱夫曰良人。義亦同也。又云。鄭之言良也。少儀負良綬。鄭注云。良綬。君綬也。良與郎聲之侈弁耳。魯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郎也。當時富貴之人。皆有姓名。其夫必悉言之。經傳括其辭云。則盡富貴。故趙氏明之。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

嘗有顯者來。吾將讎良人之所之也。

注。吾將讎良人之所之也。○正義曰。趙氏琳經義

雜記云。祭義記燔燎糝菹。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益肝肺首心。見間以依飯。注。見及見間。皆當爲顯字之誤也。燔燎馨香。觀以蕭光。取性祭脂也。觀以依飯。謂雜之兩飯醴酒也。正義曰。觀謂雜也。據意皆是觀雜之理。觀此可知。說文見部無顯字。觀部云。觀。混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觀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顯謂齊景公曰。與韓妻下觀良人同字。然則觀即顯之俗。說文觀。並視也。从二見。顯从覲。故鄭訓爲雜。與說文義合。孟子將顯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衆人之中。而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祗訓爲視。語意未周。按鄭以觀爲雜者。讀觀爲間。華之間也。趙氏本顯自是

是非也。此不過察其是非。不必爲間觀也。察其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墠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

也。

注。施者邪施而行。○正義曰。錢氏大昕聲研

堂答問云。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令。漢書作斜。邪斜音義同也。按施與施通。淮南子要略訓云。接徑直施。注云。施。妻也。故趙氏以邪釋施。程氏珍田孟藝錄。薄塗顯理小記云。東郭墠間。墠之言墳也。以不墳者闕之。則墠間亦翁兩者之間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墠冢也。說文。冢。高墳也。墠之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山有墳冢之名。義亦同也。闕氏若珠釋地云。余每讀東郭墠間之祭者。讀注墠間。郭外冢間也。以爲此古基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

建寧五年。薛邕從軍薊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基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基祭。自作慈制曰。禮不基祭。此言既與。下到今紛紛撰述。皆以基祭爲非古。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傳。蓋葬於慈。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基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



曾子曰：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建親存。非基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成王上祭於畢。畢。文王葬地也。非基祭之見於墓乎。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非基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曹氏之升據餘說云。何氏焯讀書記云。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墻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顯而之他句。上文顯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按卒字句。之字屬下東郭。東郭之墻冢非一。不必冢間皆有祭者。則其之東郭墻間矣。再顯之。乃之祭者乞其餘矣。趙氏言乞祭者所餘酒肉。固以之祭者乞其餘爲句。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注**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泣涕而謗毀之。

**注**妻妾

○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訕。謗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訕。誹毀也。容齋二筆。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云云。反復數十百語。而以今若此三字結之。比諸左傳叔孫武叔使驛馬正侯犯殺驛宰云云。未以使之三字結之。按孟子敘事。前云其良人出。則必娶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必娶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稷上文不嫌類也。下云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倡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顯而之他。此其爲娶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蚤起下四十四字。上承吾將顯良人之所之也。下接其妻歸告其妾。所矚於目中者如此。所歸而告於妾者亦如此。用其妻告其妾大字括上四十四字。不須複述也。既告之後。乃復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四十四字。已歸而告。故用此字指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句。不連曰字也。其下原有訕毀之辭。不復行之於文。而故於今若此三字下云。與其妾訕其良人。乃輝括之辭。與則盡富貴同。今若此三字。非結語也。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正義曰。音義云。施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按毛詩王也。**注**風邱中有麻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問。獨來見己之貌。趙氏皆不用。以爲猶扁扁者。詩小雅巷伯。緝緝翩翩。釋文云。翩翩又作扁。張華鷓鴣賦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施之義爲褒。信之義亦爲褒。施施猶扁扁。卽猶偏偏。以轉注爲假借也。漢書敘傳云。魏其翩翩。顏師古注亦云。翩翩。自喜之貌。**注**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注。由用也。○正義曰。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此由如字。故訓用。下由此良人之由。則爲偷之借借字。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卷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

以題篇。注。萬章至子也。○正義曰。齊乘云。萬章魯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徒便於依託。放恣橫。而篇傳悠緜之談以熾。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探窺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子尤孟門高弟。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誠不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問舜往至于田。何爲號泣也。謂耕

於歷山之時。注。舜往至于田。○正義曰。禮記玉藻云。大夫有所往。注云。往。之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必察其所以之。高誘注云。之。至也。是往卽至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

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辭。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文似尙書而不稱書曰。說文曰。部引虞書云。仁覆闕下。則稱旻天。據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尙書說。仁覆闕下則稱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古尙書說也。

孟子曰。怨慕也。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注。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會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注云。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亦見大戴記。會子大孝篇。尸子勸學篇引會子云。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注。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

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注。旻天至旻天。○正義曰。爾雅釋天云。秋爲旻天。劉熙釋名釋天云。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憂。愁也。愁。憂也。憂愁卽閔傷。故云憂陰氣。閔。豎毛三本作幽陰。爾雅

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憂。愁也。愁。憂也。憂愁卽閔傷。故云憂陰氣。閔。豎毛三本作幽陰。爾雅

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憂。愁也。愁。憂也。憂愁卽閔傷。故云憂陰氣。閔。豎毛三本作幽陰。爾雅

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憂。愁也。愁。憂也。憂愁卽閔傷。故云憂陰氣。閔。豎毛三本作幽陰。爾雅

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憂。愁也。愁。憂也。憂愁卽閔傷。故云憂陰氣。閔。豎毛三本作幽陰。爾雅

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憂。愁也。愁。憂也。憂愁卽閔傷。故云憂陰氣。閔。豎毛三本作幽陰。爾雅

釋言云。號。號也。宣公十二年左傳。號申叔展。國語晉語。公號慶鄭。顏氏家訓風操篇云。禮以哭有言者爲號。此云號位。則是且言且泣。故云訴也。

夫公明高以

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愬愬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惠之相對如此。夫公

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愬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愬愬無愁之貌。○正義曰。誠氏琳經義雜記

云。說文心部無愬字。有忿字。云忿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忿。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忿。今作愬爲俗字。忽忘於心。卽是無愁。與趙氏義合。知本作忿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忿愬古今字。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

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我竭力耕田。不遇共子職而已。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處亦甚多。不知父母之不我愛。是於何罪也。何哉。正言罪之多也。一說此申言上愬字。若愬然無愁。則以我既竭力耕田共子職矣。尙有何罪而父母不我愛哉。

孝子必不若是也。此說與經文不違。宜從趙氏。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

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妻女。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饋。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

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

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

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帝堯至有之。○正義曰。

知帝卽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是事以爲師。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

獻飲食之等數。其饋禮牽四牢。米百有二十。官。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注云。官。

謂牛。羊。牛。羊。舍人。委人之屬。賈氏疏云。以委積有牛羊。米。禾。芻。薪之饋。舍人掌給米廩。委人掌芻薪

之委。是牛羊米粟。皆有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饋。倉廩亦百官所致也。以周禮

推之。堯時當亦然也。後云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則是爲舜所自有。故趙分別言之。言此牛羊倉廩

爲百官所致者。乃初以賓禮饋舜之饋也。其舜得自有之者。則堯所賜也。○正義曰。堯典至復見。○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型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媿汭。嬪于虞。江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

女英。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故堯欲以此觀舜。論衡正說書云。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是也。王氏鳴咸尙書後辨云。慎微五典。與帝曰欽哉察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真古文與之合。安國於堯典之外。又有舜典。如論語天之厯數。孟子祗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列學官。載在秘府。人不得見。按趙氏言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是趙氏未見古文舜典。蓋疑九男事在所亡失之舜典中。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致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毛氏抄入紀中。相傳亡舜典一篇。不知何時而亡。細檢其辭。則舜典尙存半篇在堯典後。采其文。依次抄入紀中。補傳亡舜典一篇。不知何時而亡。細檢其辭。則舜典尙存半篇在堯典後。采其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敘。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敘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柘頭。妄據之釐降二女之後。慎微五典之前。以爲舜典不亡。而不知慎微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尙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慎微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接皆不用原文。然踪跡可見。是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二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尙有舜典半載。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其辭與本經不同。然大槩可睹也。毛氏此說。則史記言九男。卽刺取舜典之文。正可申明趙氏注義。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孟子趙岐注云云。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文之尙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慎微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謬也。余嘗意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拙。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惠氏略與毛氏同。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趙氏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堯典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祗載見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往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爲堯。後人乃又妄沾及字。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書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賈子。不在數中。趙氏於丹朱外稱八庶。不依呂覽。以丹朱在九子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此依呂覽爲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丹朱之外尙有九庶。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亡。惟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九子朱啓明。馮融注云。儀和爲御。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儀和。周氏用錫尙書正義云。釋言。若。順也。

禪。成也。周禮司勳。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也。史記本紀。於命義和之下。即云。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此事指上義和而言。禹氏正本此爲注。然則並非求禪。未知誰氏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天下定於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息肩。亦惟禪子。朱即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誰何之人。草之而爲次。是亂天下也。讓堯之所以爲堯哉。彼以曠咨爲求禪。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君謂重耳。五人以事見於春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夷吾奚齊卓子是也。天下之士

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

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

歸往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秀士從之。善士即秀

士也。又云。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注。胥。須至禪之。○正義曰。漢書敘傳上。集注引應劭云。胥。須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索隱云。胥

須古人通用。管子大匡云。姑少胥。其自及也。注云。胥。待也。待即須也。堯待天下悉平。謂既

歷試諸類。齊七政。類上帝。揖五瓊。作教刑四罪。而天下咸服。然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也。按爾雅釋詁云。胥。相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曰胥。胥天下即輔相天下。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

民也。史記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

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以利天下而授舜。即是輔相天下也。說文糸部云。遷。登也。登即升也。進也。謂進而升諸君位也。○注。順。愛至往也。○正義曰。趙氏以不順於父母。即上云父母之不我愛。故以順

爲愛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廣雅釋詁云。困。窮也。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

人之所欲也。困欲貪也。注云。欲貪也。○正義曰。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呂氏春秋大樂篇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

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

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己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慕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

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注。艾美好也。○正義曰。程氏顯考異云。程氏考古篇曰。經傳之少。艾當爲艾。艾卽衰減之義。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羞誠于稱子時也。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哲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子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縱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髮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驪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謂傳載中無以艾爲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祗據魯頌曲禮謂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不當。因以改讀

孟子。程氏說是也。然艾古通艾。亦通刈。說文云。艾。艾神也。或从刀。是刈艾字同。書皋陶謨云。俊乂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以美好爲乂。猶以美才爲俊。卽猶以美士爲彦。又爲艾神。故義亦爲絕。宣公十五年左傳云。鄆舒有三衛才。注云。衛。絕異也。衛卽俊。美好之爲艾。又如稱美色者爲絕色。彼以艾無美好之義者鄙矣。然亦非取於艾色之白也。○注。

熱中心熱恐懼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注云。中也。故熱中爲心熱。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北方生寒。在變動爲慄。在志爲恐。宜

明五氣篇云。五精所并。精氣并於腎則恐。王冰注云。心虛則腎并之爲恐。然則恐懼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心虛。不生於心熱。趙氏以不得於君。是不爲君所寵用。將被謫斥。故恐懼耳。近時風

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類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又云。

熱氣慄悍。藥氣亦然。此謂熱中之病。心不和緩。心不和緩。是爲焦急。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

意于君者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

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尙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

十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注。若老萊至前也。○正義曰。舊疏引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

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

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補遺史。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

卷九 萬章章句上

三六三

二義。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若五采斑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體為於親側。今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注。書曰至五十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三十在位。闕監毛三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輿本之。為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為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涉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十。正是五十。乃為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邪。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不可接。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古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涉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記。二當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冠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如是也。此所以馬王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夫。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古本作大。白虎風孝道之美。百行。本也。漢書平當上言。稱孝行。莫先於孝。漢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孝人行之所先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

娶。何也。○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注。詩

也。○正義曰。引詩在南山篇第三章。傳云。必告父母。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比之謂告。蓋詩為文姜嫁魯桓公而發。時魯惠公及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傳以為

告。而箋則兼言生死以補之。舜之告則議於生者矣。近時通解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謂誠如詩之所言。則告而娶宜莫如舜。詩在舜後。趙氏謂舜合信此詩之言。非其義也。孟子曰。

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

不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注。舜父至母也。

嚚。向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後於虞推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懟。怨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

不告也。○注。舜父至母也。○正義曰。父頑母嚚。向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後於虞推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懟。怨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

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禮妻須五禮。父母充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

舜父母也。注。禮妻至告也。○正義曰。五禮者。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也。

采。對曰。某之子寒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記問名之辭云。問名。

之辭云。納吉。曰。吾子有命。且以備禮而擇之。某不敢辭。記納吉

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記納徵之辭云。納徵。曰。吾子有命。且以備禮而擇之。某不敢辭。

僮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貽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

命。記請期之辭云。請期。曰。吾子有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曰。對

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

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須敬。凡此皆父母充答之辭也。史記鄭生陸賈

傳云。與天子抗衡。索隱引崔浩云。抗。對也。抗與亢通。亢答即對

答。漢書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是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

得妻也。注。帝堯不告。○正義曰。可以違帝。而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

管。而不可強舜為違父也。折義精審。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

井。出。從而揜之。注。完治也。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

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注。完治至

義曰。說文山部云。完。全也。古文以為寃字。禮記祭統云。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注云。全猶具

倉黃詞而取之。故謂之完。使舜登而補其完全之。亦是治也。說文云。完。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完。倉

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窹。高誘注云。方者曰倉。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完。倉。黃



死。後替禮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深入。替禮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為工上廩是也。正義引歸史云。替禮使舜離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枝也。鵲依衣裳為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衣裳衣籠工往。入井。替禮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按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出。不言為工。蓋飛出即所謂旋也。歸史梁武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替禮也。只一替禮。此舜所以得免。出從而揜之。此句尤明。蓋離感於後妻。而父子之恩。原不根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轉旋之。即謂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引劉熙云。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之助也。

象曰。謀蓋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

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替禮更昏。而舜母死。替禮更娶妻而生象。是象為舜異母弟也。爾雅釋詁云。謀。謀也。釋言云。象。蓋也。孫炎注云。蓋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云。不如蓋之。服虔注云。蓋。覆蓋之。是蓋為揜。即為覆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即漢帝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既食祿奉。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都未嘗君之。故解都為於。是時未知所處何等。故但以奉知為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文。阮氏元釋蓋云。爾雅釋言。蓋。刺裂也。害易蓋未未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謀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謀寡無害也。僞傳云。使謀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謀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為害也。若專以謀蓋為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抵

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楛。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

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注。干。楛。至妻也。○正義曰。干。楛。戈。戟。詳見梁惠王

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是舜彈五弦之琴也。音義云。弦。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聲同。趙氏讀弦為彫。故以為彫弓。毛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云。敦。弓也。畫弓也。天子

敦弓。釋文云。敦音彫。孔氏正義云。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絰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各

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擗士。宜是天子

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黼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按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云。轅。

抵也。鄭氏士喪禮注云。鞠。輸也。擊擊字同。鞠之爲抵。猶影之爲張矣。乃此時堯不當有禪舜之意。以張爲天子之弓。於義未協。故氏佑溫故錄云。張或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弦之琴爲舜自作者耳。按廣韻引埤蒼云。張。舜弓名。趙氏佑溫故錄之說。爲得之矣。廣雅釋器云。棊謂之桴。釋詁云。棊。鼓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棊者。人物所棊也。卽度闕之意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靈。隱之以嬖。列女傳母儀傳云。有虞一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漢書古今人表。女英作女嬃。大戴禮記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媿。媿英一聲之轉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誘注云。治。整也。使二嫂整理安息之處。猶云侍殿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生在牀鼓琴。

惘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注。象見至情也。○正義曰。說文土部云。惘。存也。存亡猶死生也。故以生釋在。史

記五帝本紀云。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惘不惘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略不同。按孟子之文。舜已出井而象乃揜蓋。是舜先已在宮。象揜蓋而後來。未見

舜。先已聞琴。故惘然反。惘與惘同。說文爻部云。惘。相偶驚也。漢書張良傳云。良惘然欲歐之。注云。惘。驚貌也。淮南子汜論訓云。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高誘注云。反。悔也。列子仲尼篇

云。回能仁而不能反。注云。反。變也。謂悔其不當來而變易其初心也。史記以警蹕與象實土後。舜乃從匿空旁出。故以爲象先居舜宮鼓其琴。舜後入宮見之。若而。則象先不知舜未死。既居舜宮。

必已彰其故屬之迹。則鬱陶思君之言。何能自揜。史記非也。惟舜先從井出。躡自入宮。知象將來。故鼓琴以示之。既示其未死。且感以和。而象所以惘然而悔也。說苑建本篇云。會子芸瓜而誤斬其

根。會者怒。援大杖擊之。會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會者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汝聞警蹕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

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篋則待。大篋則走。以逃暴怒也。然則舜之牀琴。非漫然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鬱。愆思也。晉宋衡善之間。謂之鬱也。鬱。猶愆也。愆。猶愆也。

楚辭九辨云。馮鬱鬱其何極。鄭風子衿篇云。愆愆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方言注云。鬱。猶鬱陶也。凡經傳言鬱陶者。皆當讀如皋陶之陶。鬱陶鬱思古同聲。舊讀陶如陶治之陶。失之矣。陶氏

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絲喜也。郭璞注引孟子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邪葛疏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惘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

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陶鬱也。按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女其予治。孟子固已明言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

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也。因悉數諸書。以鬱陶爲憂思之誤。念孫按象曰鬱陶思君爾。則鬱陶乃思之意。非喜之意。言我鬱陶思君。是以來見。非喜而思見之辭也。孟子言象喜亦喜者。象見

舜而僞喜。自述其鬱陶思舜之意。故舜亦誠信而喜之。非謂鬱陶為喜也。凡人相見而喜。必自道其相思之切。豈得即道其相思之切為喜乎。趙注云。我鬱陶思君。故來。是趙意亦不以鬱陶為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思舜正鬱陶。楚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則鬱陶為思。其義甚明。與爾雅之訓為喜者不同。郭璞以孟子證爾雅。誤也。關氏必欲解鬱陶為喜。喜而思君爾其為不辭。既不達於經義。且以史記及各傳注為非。偵矣。又按爾雅。悠傷。憂思也。悠憂思三字同義。故鬱悠既訓為思。又訓為憂。管子內業篇云。憂鬱生疾。是鬱為憂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是悠為憂也。悠與陶古聲同。小雅鼓鐘篇。憂心且妯。衆經音義引韓詩作憂心且陶。是陶為憂也。故廣雅釋言云。陶。憂也。合而言之。則曰鬱陶。九辯。鬱陶而思君。王逸注云。懷念著積。盈胸臆也。魏文帝燕歌行云。憂來思君不敢忘。又云。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為憂。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為治。故之為今。遷之為安。莫之為香。不可悉數。爾雅云。鬱陶。竊喜也。又云。悠。憂也。則縣字即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喜意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孟子楚辭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蒸騰。亦謂之鬱陶。擊壤思游賦云。咸暑暑之鬱陶兮。余安能乎留斯。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為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關氏謂憂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為憂。亦非也。爾為辭者。禮記檀弓。爾母從從爾。注云。爾。詰助。是也。方言云。忸怩。慙也。楚郭江准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戚吝。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晉語。君忸怩顏。韋昭注云。忸怩。慙貌。趙岐注孟子云。忸怩而慙。廣雅。忸怩。戚吝也。忸怩戚吝並雙聲。廣雅疏證云。忸與慙同。無字从心。經聞。忸怩戚吝。皆局縮不伸之貌也。釋言云。忸。縮也。縮與慙義相近。縮謂之忸。又謂之戚吝。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關茲也。象素愉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關此也。惟。思也。庶。衆也。詩周頌維天之命。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汝其于予治。解為汝故助我治事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姑者故也。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盃。傳云。姑。且也。汝其于予治。謂汝姑且于予治也。于與於通。爾雅釋詁云。於。代也。代予治。卽是助我治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予。為也。為。助也。趙注女故助我治事是也。關氏若瓊釋地又續云。孟子或問。著於薄際丁西殺。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譬象雖愚。亦豈不其子與兄之為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諱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既能使譬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譬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余謂世誣舜以譬曖朝已。孟子則辯

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辯其未嘗有。凡於傳爲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祗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辨。殆幾於蔽矣。人固習而不察耳。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爲好言

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僞僞。詐也。萬章言如是

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注。僞詐也。○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惟南子本經訓云。僞。虛詐也。曰。否。昔者有饋

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

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

貌。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不

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又咸邱蒙問舜南面而立。替睨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

又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於桀。要

傷。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蘧賈。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

者。孟子曰。否。然也。注。皆曰。否。不也。不如是也。注。以不如是釋否然。今本正文皆誤作否。然也。語對而注不可通矣。否字引伸之義。訓爲不攝。如易之泰否。堯之否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

予所否者。皆殊其音讀符鄙切。○注。校人。主池沼小吏也。○正義曰。校人。見周禮夏官。掌馬政。鄭康成以爲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賈氏疑以爲讓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此於畜魚之校

人無涉。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天子校獵。顏師古注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纏爲圍校。遮

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圍校以養馬耳。故呼爲圍也。按師古解校人是也。廣雅釋木云。校。柳柴也。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地官載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校其下。是柴即校。亦校即棧也。管子內業篇云。傅馬棧者。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注云。箕

子亡之朝鮮。舊屋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於亡國之社。則為柴其下。用之以護其子之居。則為柴箕子之門。用於車上為車箱。則為棧車。亦為柴車。用以畜馬。則為馬棧。亦即為校為圍。用以畜魚。則為積柴。為棧。即亦為校。爾雅釋器云。棧謂之棧。毛詩正義引孫炎云。積柴登魚曰棧。說文木部云。棧以柴木離也。郭璞紅賦云。棧殿為棧。編木為棧以登馬。因而主馬者稱校人。編木為棧以登魚。因而主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為主池沼小吏也。春秋左傳吳囚鄆子於樓臺。梏之以械。謂以械柴其下也。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以編木囚繫人。與以編木繫馬者魚同。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龜龍在宮沼。此郊。蓋即校。即所謂以木相貫穿為圍校。以述禽獸也。○注。圍圍至志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圍。禁也。圍與圍同。宣公四年左傳云。

圍伯巖。注云。圍。囚也。說文口部云。圍。圍。所以拘羈人。圍圍即圍圍也。下弁弁為舒緩搖尾。此時向未去幽閉囚禁之狀。故為圍圍。國語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注云。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苑。茂木貌。施謂鳥鳥集於茂木則暇豫。里克不暇豫而集於枯。則吾吾不如鳥鳥。吾吾為集枯之狀。不能暇豫。故先云暇豫之狀其不吾吾也。此吾吾即圍圍。不敢自親之貌。即在水羸劣之貌也。毛詩大雅。故野弁弁。傳云。弁弁。廣也。陳風。采芣之序。傳云。弁弁。廣大也。廣大則不局促。不局促故舒緩。哀十七年左傳云。如魚窺尾。衛流而方。孔氏正義云。鄭衆以為魚肥則尾赤。方字遊戲。弁弁猶言方字。魚遊尾動。故以搖尾狀其舒緩遊戲之情也。攸與悠同。爾雅釋詁云。悠。遠也。舍人注云。行之遠也。遠與深義同。逝如論語逝者如斯夫之逝。陽貨篇。日月逝矣。皇侃疏云。逝。遠也。走水趣深處解攸然。迅字解逝字。圖監毛三本。水趣二字倒。嘉謨作事。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

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

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

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注。方類至類欺。○訓云。以萬物為一方。高誘注云。方。類也。方之義為比。類之義。亦為比。凡事之荒誕非理者。則無所比類。校人之言。有倫有脊。實有此圍圍弁弁攸然而逝之情而比類之也。故不虞其欺耳。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注。怪舜放之何故。○

正義曰。程氏顯考異云。韓非有云。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為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焉者矣。萬章知無放瞽瞍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於放象之說。孟子力

辨其并無之。則其餘邪。說。悉不待辨而息已。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庠。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

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

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侯。以其惡也。象惡亦甚。且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

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舜流至咸服。○正義曰。此虞書堯典文也。良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苗于三危。與言流言放言極一例。謂放之令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卽左傳樂蔡叔之襲。襲爲正字。

竄殺爲同音假借。殛鯀爲極之假借。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劉向曰。舜有四放之罰。屈原

曰。象錮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食其罪也。周禮

廢以取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錮于羽山是也。此條釋文宋本極紀力反可證。供鯀錮極死。釋

文本又作極。多方我乃其大罰極之。釋文本又作極。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本又作極。

魯頌。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極也。引書鯀則極死。又云。天所以罰極錮于商郊牧野。正義

云。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武王致天所罰。誅錮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錮於

牧野。極是殺。非也。小雅。後予極焉。毛曰。極。至也。鄭曰。極。誅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

極。誅釋言文。合魯頌小雅兩箋兩正義觀之。則釋言之爲極誅甚明。今爾雅作極誅也。蓋誤以供範多

方極字鄭作極例之。則知周禮注引極錮於羽山。鄭所見尙書。自是極。不作極也。假極爲極。亦如

孟子假殺爲竄。鯀因極而死於東裔。韋昭注晉語云。極。放而殺也。此當作放而死也。高注呂覽云。

先極後死。此當作先極後死。若呂覽副之以吳刀。山海經殺鯀于羽郊。則言之不從。不可信矣。然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者。有兄居蒲阪。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國。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甯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陵焉。為傳有是名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此為得之。翟氏鑰考異云。漢書鄉陽傳作封之於有鼻。服虔注曰。鼻音界予之鼻。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為虛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唐與鼻皆從界與之界。昔皆讀為庇。故其字得通借。○注。舜諫四叛。○正義曰。書言四罪。趙氏謂之四叛情。明其罪在叛也。論衡答佞篇云。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義。猶有執屬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務。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人。君子也。佞人。小人也。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人刑惡。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當通。萬章上篇。是時孔子當陋。說苑引作是孔子當陋。持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注云。當或為當是也。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云。常本亦作當。是當當常三字通。國語周語。固有之乎。注云。固。猶嘗也。禮記曲禮毋固注云。固。當也。固之義為常。嘗即亦為當。○注。趙氏以當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放之意。曰。象

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

也。象不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象不得有為。非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為如是也。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即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為。然漢制諸侯王。猶為置傅相。蓋循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輸入以奉養象。或者不察。掩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為。故謂之放。就令如此。象亦豈有暴民之事

哉。是皆孟子推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庫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蒸又之教。亦自不至於暴民。然舜之爲是。正不慮象之暴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親身時來歡聚。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觀己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以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詳盡如此。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雖不使

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

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注。欲常常見之無已。○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箋云。長

猶常也。說文云。長。久遠也。長而又長。故爲無已。○注。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正義曰。說文言部云。源。徐語也。長言原聲。孟子曰。故源源而來。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趙注如

流水之與源通。據此。源本作者。源古作原。蓋許引孟原原而來。謂從原會意之情。○注。不及至

恩也。○正義曰。虞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從原。四季朝京師也。巡守

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鄭意謂每

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

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

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四年乃遍。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

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按此所謂常禮也。常禮五年一朝。

此不待朝貢常禮。故歲歲自至京師也。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詩鄭風緜衣序云。父子並

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衛風淇澳序云。淇澳。美

武公之德也。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孔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

卒章傳云。卿士者。卿爲典事。公其兼官。在尙書如蘇公爲司徒。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皆以諸

侯兼理京師之故事。推之於虞。當亦有然。有庫之君。不依朝貢常期。而歲歲自至。故若兼治京師

政事。而天子以政事接見之也。經文直云以政接於有庫。則是實有政事。原非空至。觀上云使其子

予治。則象以諸侯兼治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有庫而兼掌朝政。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也。人見其不

得有爲於國。故謂之放。不知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者。正有爲於天子之朝也。其非放也明矣。趙氏增若字。則以本非有政事矣。此之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尙書

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注。此常至謂也。○正義曰。趙氏蓋亦以此文在舜典中也。

是古書成文。當是尙書文矣。其欲常常句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有庫以上。自

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斷自不及貢始。以爲尙書逸文。庶幾近之也。章指言懇誠



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况其仁賢乎。友于之性。○正義曰。於自然。生

咸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

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

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邱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

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

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咸邱蒙。隱居。關氏若璠釋地。續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

如咸邱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注。咸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穆氏自以此。○注。其容至蹙然乎。○正義曰。趙氏連云蹙蹙。

蓋蹙蹙爲會西蹙然之蹙。卽蹙蹙也。楚辭離騷云。高余冠之岌岌兮。注云。岌岌。高也。高則危而

不安。漢書韋賢傳云。岌岌其國。注引應劭云。岌岌。欲毀壞也。翟氏譚考異云。舜見瞽瞍。其容

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蹙然。此時天下岌岌乎。韓非子忠孝篇

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蹙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蹟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

不得而臣也。文選風諫詩注引孟子曰。天下殆哉。岌岌乎。按韓非所引之記。卽咸邱蒙所引之語。蓋

當時早有以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蹙蹙二字古通。韓詩外傳。史魚死不於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

造然。召僎伯玉貴之。而退彌子瑕。淮南子道德訓。孔子觀宥危。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

以造代蹙。殆哉岌乎。乃時人恒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岌乎天下。音義曰。坂本又

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孟子曰。否。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

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邱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至事也。

○正義曰。趙氏以東爲東作治農事。故引書堯典以證之。非東爲東方之東也。關氏若璠釋地。續云。

趙氏注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

宗三年。以嶺而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

名。於孟子無涉。

考妣二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

子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尙書在舜

典中。按伏生尙書原只堯典一篇。無粵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有舜典。而其時已亡。故東晉

梅賾尙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建武年。吳興施方與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始分堯典爲二。以

慎徵五典至末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於其中。此僞書也。故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

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寔奏言。唐堯著典。實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皆冠以堯典之名。卽前漢王

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

僞書一出。而羣然改從。則是古書一篇。而今誤分之也。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之也。今尙書作帝乃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

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說文步部。徂。往死也。虞書曰。放勳乃徂落。百姓如

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爲堯名。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

此古義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

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欲異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

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與經合。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徂。往死也。从歹且聲。虞書曰。

放勳乃徂落。二徐本皆如是。宋本說文及供藹所引皆可證。至集韻類篇。乃增放字。至李仁甫乃增之曰

引皆如是。此作勳乃徂。據力部。勳者小篆。勳者古文。勳則許所稱真壁中文也。而無放落二字。

蓋孟子董子所稱者。皆今文尙書也。許所稱者。古文尙書也。孟子何以稱今文尙書。伏生本與孔安

國本皆出周時。放勳何以但稱勳。或言放勳或言勳。一也。蓋當時臣民所稱不一也。徂落本與孔安

見義。莫皆痛痛之。舜見終各一也。此其所據。皆今文尙書。且爾雅無妨徂落二字各爲一句也。師

君如父母也。蓋謂百姓即下四海之民。惟如喪考妣。所以得密八音也。故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兩思字相貫爲一事也。遇。止也。爾雅釋詁文。說文言部云。讙。靜語也。一曰。無聲也。詩周頌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云。密。靜也。賈子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讙。趙氏讀密爲讙。故云無聲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一天子矣。曰。一王一言不得

並也。孔子曰。至二王。○正義曰。禮記會子問篇云。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

本命篇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大戴禮記

命矣。不以堯爲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

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

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注。詩小雅至之臣。○正義曰。詩在小雅北山第二章。毛傳云。溥

大也。孟子作瞽。是假借字。詩作溥。正字也。徧。徧也。說文曰。徧。日無色也。水部云。溥。

召曼。溥斯害矣。箋云。溥。徧也。周徧即大也。率。循也。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義云。說文云。

溥。水濱。廣雅云。溥。徧也。然則詩讀溥。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

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在水也。鄭子

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疆海環之。是地之四

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曰。是詩也。非

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

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正

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賢。多財也。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遺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故孟子說之曰。我獨賢勞。戴先生曰。投壺其賢於某若干純。賢。多也。按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士。率士之隨。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蓋當時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見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六經之學。至戰國疏陋已極。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

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

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

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

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故說

得之。○正義曰。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宣公

十五年左傳云。故文反正爲之。國語晉語云。夫文墨血爲畫。是文卽字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畫。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畫。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

字之聲也。畫者。文字形聲之合也。畫與辛部之辭。其意獨別。辭者說也。从喬辛。喬辛猶理辜。

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籒章也。畫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

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爲籒章。積畫而爲辭。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畫害辭也。孔子曰。言以

足志。畫之謂也。文以足言。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計書命。鄭司農云。畫當爲辭。此二篆之不可

混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以意逆志說云。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詔虞邱蒙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後魯因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道理。此論讀書窮理之

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夏之知來。子夏之起

予。以爲聖門之可知與言詩者如是。而後志必求其人鑿其事。此孟子所謂因哉高叟者。而非聖賢相與

言詩之法也。不知學者引申觸類。六通四貫。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如切磋本言學問

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貧富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

推。而論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當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

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之意

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爲何世。人爲何人。而徒吟哦上去來推之。問其所逆。乃

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知爲行

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其嗷賢勞之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

獨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曾天率土。特悉主悉臣之恆諉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亦夢夢者哉。匪義

伊蒿之同類耳。何由於去古茫茫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

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稅德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之。○注。文詩至之辭。○正義曰。說文多部云。彰。誠也。有部云。誠。有彰彰也。然則文章之文本作彰。省而作文。與文字之文義別。趙氏以文章釋文。是讀文爲彰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發勳而成於文。高誘注云。文。文章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文爲在禮。注云。文章所爲。皆以文爲彰。與趙氏同辭。則孟子已明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爲辭。即曾天之下四句爲辭。此是詩人所歌詠之辭。已成篇章者也。○注。文不顯乃反顯也。○正義曰。趙氏以文爲文章。是所引以與事。即篇章上之文采。如我獨賢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也。說詩當以辭之志爲本而顯之。若不以意逆志。則志宜顯而不顯。文不顯而反顯矣。文字於說詩非所取。故解爲詩之文章。詩之文章。即辭之文采也。○注。辭曰至父也。○正義曰。雲漢詩在大雅序言宜王退災而懼。每章首言旱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旱災也。毛傳云。子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子遺者。言又餓病也。孔氏正義云。子然。孤獨之貌。下言靡有子遺。謂無有子然得遺漏。拔遺失。失即佚。遺佚即遺漏。無有遺漏。是皆不免於死亡。下云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租干權。箋云。天將趁旱餓殺我與。先租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靡有子遺。乃虛設之辭。謂旱災如此。先租若不助我恐懼使天雨。則昊天上帝。既不欲使我民有遺留。周餘黎民。必將飢饉餓病。無有子遺也。不逆胡不相畏之志。則周真無遺民。不逆我從事獨賢之志。則歸天之下。莫莫非王臣。趙氏言民無子然遺脫不遺旱災者。與毛鄭義異。白虎通有王者不臣簪。言王者所不臣者二。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正義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

至。警賁爲天子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下武篇第

章。毛傳云。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義與趙氏異。趙氏以孝思爲孝道者。說文人部云。念。思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俞下云。念。理也。大雅毛傳云。論。思也。論者念之假借。思與理義同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誘注云。理。道也。是思亦道也。大王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爲則其先人。舜之父頑。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爲天下則法也。箋解永言配命。以爲武王言。趙氏以此永言爲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書曰。祇載見警賁。夔夔齋栗。警賁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注。尙書逸篇。

祗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警。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

而子也。以是解咸邱蒙之疑。注。書尙至之疑。○正義曰。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爲逸篇。蓋

楚語云。爲齋敬也。禮記內則云。進退周旋慎齊。是齊爲敬慎也。論語八佾篇云。使民戰栗。毛詩

秦風黃鳥。惓惓其懷。傳云。懷。懷懼也。栗。通慄。是爲戰懼也。趙氏以夔夔爲齊栗之貌。故云敬

慎戰懼貌也。關氏若璠釋地又續云。炳燭齋隨筆曰。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

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按陸

吏義續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白。爾雅釋詁云。允。信也。趙氏以瞍亦信知舜之大孝。

釋贊亦允。是讀允字句。若字屬下。爲孟子說書之辭。近讀允若爲句。從晚出古文大禹謨也。江

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

孟子語中。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裁節之而別爲之解。允。誠也。若。舍也。舜敬事瞍。見之必

敬慎戰栗。瞍。化之。亦誠實

而善。所謂烝烝乂不格姦也。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

無有加焉。○正義曰。見孝經聖治

章第九。○正義曰。見孝經聖治

章第九。○正義曰。見孝經聖治

章第九。○正義曰。見孝經聖治

章第九。○正義曰。見孝經聖治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是

也。注。堯曰至是也。○正義曰。堯曰。文見論語堯曰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

○萬章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正義曰。說文言

鄭云。諄。告曉之貌也。从言聲。續若鹿。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大雅諄諄。鄭注中庸引作悅悅。云悅悅。懇誠貌也。

五十而諄諄如八九十者。孟子諄諄然命之乎。大雅諄諄。鄭注中庸引作悅悅。云悅悅。懇誠貌也。

其中懇誠。其外乃曉告之貌。義相足也。按告曉之貌。則有聲音。故云天有聲音。曰。否。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二

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允之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舜德也。三年之喪畢。○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程氏逸箋。言後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處。注云。而。如也。詩君子倍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都人士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鞶屬也。孟子萬章篇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詩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卷如蠶。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南河至中國。○正義曰。史記集解引劉熙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又云。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旋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濮北臨澤大川也。何

在冀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隄朱城所居。卽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按禹貢浮于江沱懸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纘在冀河之東南。因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兗州。纘亦適當其南。故劉瓛以爲九河之最南者。所解南河不同。而其指讓則一也。曹纘之間。春秋時尙我狄雜處。則以爲南夷。似亦可。乃趙氏稱遠地南夷。則不同。蓋遠在豫河之南。我狄之地也。纘去冀州固非遠地矣。閻氏若瓌釋地續云。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云。獄訟遠魏。謳歌適晉。注引孟子萬章。作天下朝觀獄訟者。又云。舜曰天也。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史記五帝本紀云。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同。劉瓛言於是途反。則照所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以反釋歸。然則趙本作之中國。與劉異。周禮地官司徒云。凡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注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氏疏云。秋官大司寇。以兩劑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爲爭罪。訟爲爭財。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爲獄。其義具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寇。言諸侯之獄訟。卿大夫之獄訟。庶民之獄訟。小司徒聽萬民之獄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以五聲聽獄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士師察獄訟之辭。鄉士聽士聽其獄訟。辨其獄訟。禮記月令。孟秋決獄訟。淮南子汜論訓云。有獄訟者掃都。皆稱獄訟。文選注所引。正與之同。趙氏本作訟獄。故解云獄不決其罪。則不能斷人情。是以訟獄爲訟此獄。劉瓛釋名釋宮室云。獄。病也。言實病人情僞也。獄不決其罪。則不能斷人情。故爭訟之也。蓋主獄訟自有其官。惟主獄者不能決。乃上就舜而訟之。如後世叩關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泰誓。尙書篇名。自

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注。泰誓至欲也。○正義曰。泰誓詳見前。此二語。今文尙書無之。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虞序。衡州本。泰作大。廖本。孔本。韓本作大。注同。

秦大皆俗。古祇作大。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

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注。人有言至於子。○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

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讓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

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播毒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入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得名傳



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明益方啓啓。而未實其位。啓順人心即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感衰。不暇更置辨也。孟子曰。否。不然也。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正義曰。阮

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無之。有者是也。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孟子之否然。即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隨天也。昔

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

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

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

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續云。於丹陽爲諸侯。丹陽雖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允子朱啓明。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經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熾犀解引徐自

誤云。二子不肖。但不似父之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舜爭天下。安能成父之志。昔人稱丹朱自託於微以成禱讓。真無愧爲堯之子。○注。陽城至處也。○正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引劉照云。今潁川陽城

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闕字作險。劉照曰。崇高之北。闕氏若璩釋地云。陽城山名。熾犀州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滎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卽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

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鄭道元注。先敘大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注書在蘇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遊以質問。處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正坐此爾。周氏柄中辨正云。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云陰即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為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譌。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為嵩山之陽也。趙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關百詩非之。其說良然。但謂箕山為嵩高之北。此本劉熙語。愚謂北字疑譌。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

舜禹

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

注。莫無至祿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簋。其捫股舌。傳云。莫。無也。荀子致無根源之謂。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諫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此言橫爲之。猶荀子言衡至。從爲順。橫爲逆。從所欲爲而爲。順也。無所欲爲而爲。故爲橫也。是其命祿也。關豎毛二本作是其命而已矣。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命而已矣。故曰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繼世以有天下。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

繼世以有天下。○正義曰。趙氏屬上。近時通解屬下。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

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

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

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注。大丁至子也。○正義曰。史記設本紀云。湯崩。太子大丁未立而卒。於是適立大丁之弟外丙。是為帝

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適立大丁之子

大甲。大甲。成湯長孫也。是為帝大甲。趙氏所本也。書序云。成湯既沒。伊尹作伊

訓肆命。祖后。紅氏聲命。書集注音疏云。成湯之歿久矣。于比言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

推本之耳。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

歿。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歷有年所。非湯歿之後。即為太甲元年也。○注。伊尹至位也。○正

義曰。史記設本紀云。帝大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

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大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於是伊尹適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書

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責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柄中辨正云。

當以書序為正。蓋居桐在諒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既立三年後。於是霍光將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

尹廢太甲以安社稷為辭。王氏鳴咸尙書後案云。鄭康成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

漢書律曆志所引。曰。惟大甲元年十月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疑賁有故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

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曆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曆志。的確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

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設本紀及律曆志說並同。真伊訓所云

大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書序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既者。追稱之辭。不可泥。商人以五月為

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曆推是年為大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且冬至。至朔同日。厥家

以為厥元。伊尹祀於先王於方明。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曆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

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於方明。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曆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

繼傷。湯必以去年崩。至今年正月。大甲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年

末。非元年初也。乃僞作者弁朔字去之。改為即位陳訓。逸掩卻至朔同日之事。以改祀先王為奠厥

告即位。弁謂此時傷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年即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為

之乎。又云。如僞書。則是自傷崩太甲立。不奉教即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

月之內。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誠之。至

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

徐徐觀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茶然也。史記設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即位

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年。最為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放諸桐。三

年。復歸於亳。概之為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年內。古文簡略。省首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刺

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

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要其為六年則同。奈何作

偽者竟謂太甲即位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於此。傷教害義。不可不辨。闕氏若瑛釋地又續云。鄭康成書序注。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書梁國處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卽在於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毫。僅七十里。方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大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毫爲偃師。去鉅城八百餘里。伊豈有縮地之法。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較熱鎮爲是。周氏柄中辨正云。湯都實在偃師。史記正義引晉大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大甲放處。密邇湯都。闕氏指桐亭爲放處。而移湯都於較熱以就之。非也。尙書後案云。鎬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綴孔傳徵傳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宇。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闕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毛詩召南殷其雷莫敢違處。小雅四牡不遑啓。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闕周

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闕孔子至一也。○正義曰。義得宜也。孟於此明。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闕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闕言至之

否。○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云。墨子尙賢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親爲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庖人禮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禮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節。言有伊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令婦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伊爲媵。有伊以伊尹爲媵送女。尹說湯以滋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之詳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稻。許慎說文引之。所稱書曰。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於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書爲書。所謂本味篇。乃矧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何足掛唇。而其時枉己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道。至輾轉傳聞於孟子之門。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殿紀中雜陳一說。且次孟子正說於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小說。而但奉遷史爲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祛也。孟子

曰。否。不然。闕否。不是也。闕否。不是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說見上注。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國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

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國注。有莘國名。○正義曰。大戴

禮之女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蘇妃。有莘氏女。比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莘者。有莘氏之女也。又大戴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氏之女。於大戴引之地。禹後。蘇氏。而湯

妃則曰有莘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伊氏採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

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傷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卽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劉氏若據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

湯都南毫。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戴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注。雖以至人也。○正義曰。祿之以天下。謂爲天子也。故曰以天子之祿加之。說文

頁部云。顧。還視也。書多方云。開厥顧天。鄭氏注云。顧。由視念也。還視謂回首而視。心念之不能舍也。說氏見部云。覩。欲也。欲與念義同。故以覩釋顧也。詩鄭風。清人。顧於旁。箋云。

顧。四馬也。千駟。是爲四千匹。禮記曲禮云。毋淫視。注云。淫視。睇眇也。以眇釋視。謂欣喜

此千駟而淫視之也。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趙氏諫介爲芥。故以草釋之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國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

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國注。囂囂至貌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囂。閑也。注云。謂囂然閑暇貌。淮南子本經訓云。閑靜而不躁。高誘

注云。閑靜。言無欲也。湯二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國幡。反也。三聘旣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

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注。矯反也。○正義曰。音義云。矯。張云與翻同。荀子強國篇云。反然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注。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

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注。覺。悟也。○正義曰。說文見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

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

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枉己者。尙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

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

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挽我也。歸於絜身不污己而已。

注。聖人至而已矣。○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己

而已。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注。絜。丈人晨門荷蓑。蓋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

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己也。亦豈絕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

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絜絜丈人之行也。

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絜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丑

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注。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

天而誅也。注。伊訓至錄也。○正義曰。伏生今文二十九篇無伊訓。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寶。引伊訓云。載孚于亳。又云。征是三穀。則此篇漢末猶存。崔實政論曰。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真會見之矣。紅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故宮築宮者。言天誅之所自。則自是築宮。下又別言自亳。亳是殷都。則故宮是築宮矣。殷我。釋詁文。云謂湯也。則未然也。詩周頌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始也。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尹訓太甲之文。朕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述湯言。古人朕字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朕乎。聲謂伊尹自謂也。按趙氏以作釋造。謂桀自造作可攻討之罪。故天誅之。自之訓由。由通猶。猶即餓。爾雅釋詁云。餓。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亳釋自亳。兩自字義別也。曉出古文伊訓作進攻自鳴條。某氏傳訓造為始。趙氏不訓造為始者。湯始征自葛載。其後又伐韋伐顯伐昆吾。而後乃伐桀。故宮既為築宮。不得為始攻自桀也。若鳴條尤不可言始矣。所與謀者。天救民之事。非割烹也。湯謀之於亳。非伊尹以割烹要之。此孟子引書之意。謂伊尹攻桀自亳。與孟子引書。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注。不枉道而取不合矣。○正義曰。史記白起王翦傳贊。偷合取容。朱建傳云。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注。有人至狎人。○正義曰。孟子對云。不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然。故注言或以孔子為然也。戰國策衛策云。不

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云。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翟氏巽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癰。侍作寺。瘠作者。史記孔子世家。癰疽為驪乘。韓非子作癰。轉相推。癰疽雖為一人。而癰疽亦即癰疽。均以聲同通借字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祝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溢而將破者。雖癰疽於疽。而二瘍皆有一。戰國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錢氏大昕研堂答問云。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癰疽乘。出。使孔子為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癰疽同載。

孔子適陳。癰疽即孟子所稱癰疽。趙氏以為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孟子曰。否。不然而也。好事者為之也。否。不也。不如此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也。注。否。不然而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

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顏回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豐公。

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

正義曰：張氏爾岐萬菴閑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生死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當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盡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盡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鶴，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辯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顏回由至孔子主。○正義曰：

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淵、鄒爲顏、鄒聚，獨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由、魯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歸由即鄒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歸由。則歸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牆。固其宜也。至逐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歸由，無諒矣。逐聚死事於齊。見左傳：鞏之役。然則顏、鄒聚者，顏庚也。非獨鄒也。張守節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

顏歸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寔謂主我衛，歸由可得。語亦非無因云。程氏顛考異云：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憤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秦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僅造爲癰疽瘠環言矣。按癰疽與彌子瑕同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勢，以蔽於左右。

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彌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然則彌子之寵甚於癰疽。彌子有子路之親，且自求結交於孔子。孔子且以義命拒之。則主癰疽必無之事矣。蓋因參乘之事而傳會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於衛，齊無厄難，何爲主癯疽瘠環也。

注。孔子至魯宋。○正義曰。不爲苟合取容。故不悅。趙氏以道不合明之。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僻。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蒼優哉辭哉。維以卒歲。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淵鄭家。此不悅於魯之事也。又云。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道之。於是隳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此不悅於衛之事也。又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微服過宋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注甚詳明。上言宋桓司馬。已據國名。司城貞子蒙上宋字爲宋臣。爲孔子在宋時所主也。過宋則不在宋而適陳。故下明歷陳侯周。言孔子適陳。爲陳侯周之臣也。惟史記以司城貞子爲孔子適陳所主。是貞子爲陳卿非宋卿。孔氏廣森經學尼言云。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司城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懸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趙兩說之。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邪。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禮見於世。惠子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他。卽宋有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遷殷之制。以字爲諡。通在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諡者。今據稱貞子。卽佚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諡孟子不誤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二邑而去。楚圍蔡。勢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歿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歲侯年表。陳曆公六年下云。孔子來。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

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敘壽與之數。主遷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勞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語。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贏博之間。此可證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周。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莫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二年。墮三都。十四年。與盟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公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適魯。主於子路妻兄顏獨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遇匡。匡人止孔子。去。卽適魯。月餘反乎衛。接此適魯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爲陳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間。蓋適匡至陳。去陳適魯。自蒲如衛。去衛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遷伯玉家。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鳩。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下。去衛適魯。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卽云孔子去衛適魯。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衛適曹。去曹適宋。桓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費。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既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對肅慎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二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返乎衛。由是推之。定公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返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恆在於衛。孟子所謂於衛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衛。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衛靈公。主顏錡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宋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間也。是爲先聖出處大端。敬微審而備識之。云陳侯周。陳懷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然則陳侯周有證矣。又名越。與孟子異。麗古厄字。詩谷風箋云。厄難勤苦之事也。是旣卽難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

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違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正義曰：君子大居正。○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

乎。○注：人言然否。○正義曰：百里奚事。趙岐注謂奚自賣五段羊皮，爲人養牛，以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孟子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段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展鳳之歌曰：百里奚，新娶我今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攔作客贖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謂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

譽。趙氏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佑溫故錄云：百里奚有五段大夫之稱。孟子亦言其舉於市，則養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段羊皮，爲人養牛，當讀賣字爲句。賣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似奚自有羊賣之。反爲人牧，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栢中辨正云：朱竹垞五段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段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展鳳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段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初五羊爲裘，毛之

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稱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

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請以五段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

五段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五段微物。楚人豈貪之乎。按展鳳歌乃漢詞賦家所爲。本不足據。其以史記贖奚事爲體亦非是。史記言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者。此

卽齊欲請管仲於魯。而桓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之意。故其謂楚人曰：吾廉臣。微之也。請贖以五段羊皮。示其無足重輕也。所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不忘也。若謂以此取信於楚。則奚之素

襦被服。楚人烏得知之。史記兩缺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故

揭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遷所傳。已自相矛盾。則於秦贖奚之

事。亦屬傳疑不足信也。至所引范處義稱詩之說。則尤爲不根。夫五純五絨五纒。絲數非縫數也。

戴侗六書故曰：純絨纒俱以五言。皆絲之量數。更證之西京雜記云：五絨爲纒。倍纒爲升。倍升爲

絨。是絨爲絲數。益無可疑。趙氏謂合五羊爲一裘。則羔羊。兒羊也。豈有兒羊而五皮而可以成裘

者哉。嘗考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入秦。戰國策。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入秦。戰國策。百里

矣。虞之乞人。傳買以五羊之皮。說苑。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牛。又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使將鹽車之秦。又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繆公得之。諸說並以五羊皮爲自鬻之直。竹垞所云。則昔人未有此解者。惟莊子庚桑楚篇云。馮以庖人籠伊尹。秦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陸德明音義。既引史記陳侯事。又曰。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此頗合於竹垞之解。而又不能引據。徒割截趨注以就其說。關氏若瓊釋地又續云。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夫曰虞人也。址貫見矣。行踪見矣。年已七十。齒已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段大夫。傳至孝公時。猶噴噴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繆公時地屬楚。楚歸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段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段大夫之號。其云吾勝臣。亦樂記詞以誑楚。左氏勝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奚也。漢表以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注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細讀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踐行之。故曰先云。安得有如史記奚爲晉虜以應於秦之妄說。

也。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之設此言。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阮氏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

夏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晉人至奇諫。○正

年虞師晉師城下。屬左傳。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關氏若瓊釋地云。社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一省。而界相連。

裴綱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大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至所生。○正義曰。僖公

二年公羊傳白璧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驅也。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尙白爲美。徐氏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關氏若瓊釋地云。屈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

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駱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垂棘又見成五年。

杜伯注晉。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

食牛于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尙不肯爲也。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尙不肯爲也。

况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百里奚至爲之乎。○正義曰。趙氏以百里奚不諫冠此兩篇之首。蓋謂奚所  
句之義。知卽智矣。於其開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轉振。若曰百里奚不諫。乃  
是知其不可諫也。知其不可諫而卽不諫。是其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穆爲  
行。可謂智乎。錯綜言之也。又因其一智。推而爲三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一智也。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二智也。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三智也。三智從三知字而出。智屬知。賢屬  
能。後知而不能。不可爲賢。故又實能相其君以顯於天下。是非獨智而且賢矣。前以知斷其不知之  
非。後以能斷其不爲之是也。一說晉時強大。可與晉敵者莫如秦。奚故去虞入秦。三置晉君。正是  
爲虞報仇。所以不諫而去之秦者以此。翟氏顧考異云。戰國時。處士橫議。萬人倫。廢禮義。以爲  
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  
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侍可援也。受是造爲事端。託諸舜禹伊孔。謂聖  
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以徹扶其  
幾微。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詎敵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  
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非就比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爲孟  
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已。並  
早憾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爲史。凡孟子所既辨斥。仍多取爲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於杯水車  
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比篇之傳。豈舜禹伊孔。且無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  
以見白於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  
苟合而違正也。○正義曰。史記封禪書云。阿諛苟合之徒。

## 卷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笑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正義曰。伯夷至立志。○正義曰。伯夷叔齊。論語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言伯夷。以讓國以恥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辭紂。且屢言之。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猶是辭紂惡。於恥周有可誦。於讓國則絕無與也。若以史傳爲不實。則非讓國。何爲子貢援以問衛事。論語言餓於首陽。言逸民。明是取粟採薇事。史即可爲經注也。孟子何獨有異。竊以伯夷當紂之時。親發其暴。至於膾炙無罪諸侯。爲從古所未有。廢來之助惡。皆非可以力爭。而自以遠國諫臣。欲諫正之不得。徒苟奉職貢而以爲恥。固久有欲辭之心矣。而不忍言。因生事之既終。有遺命之可託。遂以不顯而逃。叔齊與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孟子故不及之。爲其舉兄可以見弟也。其事從讓國起。而其心實從辭惡起。史傳據事實言之。孟子原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清。則夷性辭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辭之已耳。其於君臣之大義。未嘗有他志也。故以諫武王。武王遂以取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爲伯夷者。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虧於己。而非必有苛於人。故得爲聖之清。○正義曰。若夏姬之比也。○正義曰。列女傳孽嬖篇云。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野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饒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正義曰。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尙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韓詩外傳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漢書王真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又後漢書王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

貪夫廉。慳夫有立志。丁鴻傳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慳夫有立志。列女傳曾母志。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慳夫有立志。又藝文志。隨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慳夫。當亦用孟子。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慳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爲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梁有蔡母箋注。作貪者或斷於二家之本與。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頑。鈍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按王氏說是也。頑之義爲鈍。廉之義爲核。核則有剛角。鈍則無鋒錐。二者正相對。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暴戾頑貪。是頑亦貪也。諸書引作貪。亦頑訓貪之證。國語晉語。少慳於諸侯注云。慳。弱也。說文心部。慳。驚弱者也。故以慳爲弱。

伊尹曰。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薄淺者更深。

厚。注鄙狹至深厚。○正義曰。周禮地官。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鄕。五鄕爲縣。劉熙釋名。稱州國云。鄰。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鄕家也。愛類篇云。墨子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鄕人也。高誘注皆云。鄕。小也。又君守篇云。魯鄕人。遺宋元王閉。高誘注云。鄕人。小人也。小即狹也。對下寬言之。故不訓小而訓狹也。賈子道術篇云。優賢不建。謂之寬。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是寬即優也。淮南子齊俗訓云。煩挈。淺。高誘注云。淺。薄也。是薄即淺也。毛詩邶風北門。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薄。既。是。淺。則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厚。即是深。故云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漬。

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邊邊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注。所饋米也。至也。

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燒。乾饋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燒所而行。所。汶米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傳曰。糝。所米也。爾雅。澁。所也。孟子注。所。饋米也。凡糝米所米饋米。

汶米。饋米。淘米。挑米。饋米。異稱而同事。所糝謂之糝。自其方疆未淘言之曰饋米。不及淘杼而起之曰燒。其章篇今燒作接。當是字之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燒。饋米也。說文。所。饋米也。一曰燒也。鄭與注周官甸師云。饋。饋為燒。孟茅孔子之祭所。沃酒其上。酒。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燒。

燒。波也。說文。燒。乾饋米也。引孟茅孔子去齊。燒所而行。今本燒作接。所見本異也。燒之言竟。謂燒乾之也。今俗語猶謂燒乾饋米為燒乾矣。西漢叢語云。異聞集引李吉甫南詔曰。孟子去齊而燒所。唐本作燒字。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

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也。入於河。高誘注曰。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著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供終殺。是為終條理。接始條理。

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屬解。謂金。鐘。磬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以收之於後。

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為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甸師。擊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猶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收也。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收也。毛傳云。收。斂也。正義曰。斂。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斂與振亦

卷十 萬章章句下

三九七



幾近義。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圖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圖始條至

同。○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賈

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

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備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於

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

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析。以仁且智當之。豈或

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風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智

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智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圖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

可不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圖注以智至中也。○正義

技也。故以技釋巧也。章指云。言聖人猶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與此注相發明。趙

氏以巧比三子。以力比孔子。三子可學。孔子不可及也。然則兩爾字宜皆指三子。其至如清任和。趙

為三子之力所可至。其中如孔子聖之時。為三子之力所不可至。至中俱承上力字。至為三子之力。

中為孔子之力。乃注云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意殊矛盾。不可詳知。又云。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

似謂孔子之時。三子力不能及。故改而用巧。為清任和。則中字轉屬三子之清任和矣。又似謂孔子

以時為中的。三子各以清任和為中的。三子自知不能為孔子之中的。因思改而用巧。為三子之中的。

故各用清任和也。是孔子以力中的。三子不以力而以巧中的也。以力。則但能至不能中也。趙氏本

義。未知何如。姑擬之以質知者。近時頓解。智巧。即靈明不側。妙乎神也。聖力。即造詣獨到。

因乎應也。聖知兼備。而唯智乃神。巧力並用。則惟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為聖之時。或云。巧力

之喻。是孟子自擬作聖之功。由射於百步之外。望道之比也。孔子之聖。非力可擬。力則人。巧則天也。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邱陵。邱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

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圖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圖

注。班列也。○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春秋昭公二年左傳。送從遊班。杜預注云。班。列也。任昉奏彈曹景宗曰。榮高列侯。李善注引方言。列。班也。所引卽此文。詩大雅王命召伯。徽申伯士田。毛傳。治也。鄭箋云。治者。正在井牧。定其賦稅。亦於班列之義爲近。廣雅列。班布也。子孟

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

略也。爾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增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

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庸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爾詳。悉

至存也。○正義曰。詳。悉見難。下。荀子非相篇云。詳則舉小。注云。詳。周備也。故又以備釋詳也。周禮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注云。主班祿。賈氏疏云。在

此者其職既闕。未知所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

班祿。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正義曰。禮記正義云。蓋在秦漢之際。鄭答臨頌云。孟子當祿王

之祿。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周禮春官內史。王制

祿。則養爲之。以方出之。鄭司農鄭康成皆引王制以注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自當以孟子爲正。不

必與周禮規規求合也。與孟子合者惟王制。猶不免有不合者。由其又在孟子後。雖采遺文所致。卽

孟子亦第言聞其略也。鄭康成於王制與周禮不合處。輒謂之夏殷制。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而已。卽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孟子明言周室。得謂之夏殷然歟。于是又以開方法兩圓之。然子二

百里。男百里。又何法。又豈所謂同一位者歟。唯其不必求合而必求合也。然則。委其不合。蓋注

以周禮司祿官無其職。爲諸侯去籍證。周禮本不完之書。司祿之亡。猶他官之闕。未必去籍獨去。卽

去亦其中一端。就孟子王制所言之與周禮不合。初非獨此班祿事矣。是不足以定也。若謂盡去

其合而獨存其不合。則是周禮一書。已自有不能盡合之失。更不足以定也。彼其放恣橫論之習已久。泰至致於僭竊三代之書。諸侯皆秦也。何嫌於竄易一朝之制。去者既全去之。其姑存者。爭以意增

損之。上下相蒙。若爲故然。蓋所必至。不待劉歆之徒也。恐劉歆亦定負此任於千古也。然則。宜

其不合之多矣。文景時去古尤近。諸儒纂輯王制。何不就其所據書名人代。明白標準。而一概準同。

使後學者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過歟。翟氏顯考異云。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爲戰

國諸侯去籍之證。孟子於典籍既亡之後。倒聞其略。自不能翻若畫一。且有據於時君之爭。并無服也。

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之少。而不肯失之多。若王制。乃漢文帝敕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

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天子一

禮以孟子一書爲本。其所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論孟子乎。

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

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天子至等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爵。公侯伯子男。凡

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

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孽也。孽孽無已也。男者。任也。顧

氏。麥武日知錄云。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

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

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

以下矣。○注公謂至後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侯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

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節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公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太公有

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為上公九命者。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亦稱公。小國稱伯子男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

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不

連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為言章也。章者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

不連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為言章也。章者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

不連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為言章也。章者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

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師每族一人。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鄉師每鄉一人。百五十鄉。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夫十人。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凡千一百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又閭胥每閭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鄉長每鄉一人。七百五十鄉。則七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二人。又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人。三十里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八人。春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馭夫二人。馭馬百九十二人。庾人每閭二人。天子十二閭。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條狼氏八人。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注而數皆可推者。上士爲鄉之縣正。十一縣則十一人。中士爲郊之鄉正。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鄉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鄉長。野之鄉師。鄉二百七十四。鄉野四百七十六。鄉人各如鄉之數。凡五千有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若內諸侯之官之爵。由經注及他傳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干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人。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人。其縣鄉之士。皆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鄉師。公七縣。三十三鄉。孤卿二縣八大夫九人。若外諸侯之官之爵。則在上公六等。自孤而下。在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卿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如之。子男之卿大夫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中。此皆見於經注及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上公爲大國。三卿三遂。卿。鄉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士族師三百七十五人。鄉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鄉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千一百三十鄉。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鄉師。皆各如縣鄉之數。侯伯爲次國。二鄉二遂。卿。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鄉師五十人。凡二百人。下士閭胥千人。鄉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七百一十九鄉。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鄉。皆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鄉師。各如其縣鄉之數。子男爲小國。一鄉一遂。卿。鄉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鄉師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鄉。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鄉師。皆各如縣鄉之數。男一鄉。下士爲鄉師。如其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二千五百二十二。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百有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

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爲一等。中下大夫爲一等。何也。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故二者皆合爲一等也。且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爲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之明證也。經何以無上大夫。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輔。謂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曰。典命公之孤四命。注以爲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襄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四爲差。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逼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耳。謂公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誤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

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至附庸。○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

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者。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

也。與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向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

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

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闕氏若瓊華地也。續

云。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繼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隨方百里耳。而孟

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爲

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

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

多畝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

無棣溝名。今爲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周氏稱中辨正云。封國之

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

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

益之。此說最謬。後儒陸農師易山齋金山叢。並言周之幅員。不廣於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弁。有所分。必有所從。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士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唐氏此說。極爲支離。即以周禮解之。自諸公至諸男。封疆之數。雖爲降殺。各以百里爲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爲兼虛封。於諸男。則以爲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誰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者。則所統之附庸。葉少蘊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在武曹殿之云。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二十四乎。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也。豈侯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即方四百里者。亦不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尚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士。故天子得而食之。王輔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說合於孟子。而異於周禮。惠氏假借傳會。以調和其說。巧則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附庸。則量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友。按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里四百里。乃其疆域。於建國之初已定之。豈有後約慶地之數。而爲之制其域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邪。任鈞疊又疑大司徒文讓。當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里五。則千里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職方之制。合於大司徒。其非諛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禮決不可合。自當以孟子爲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不亦謬哉。○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正義曰。白虎通雷篇云。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謂同。盧氏文昭校云。御覽載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謂雲雨同。梁云。周禮小司徒注。十終爲同。同方百里。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易震正義。雷之發聲。聞乎百里。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注。小者至庸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隱公元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庸者。通也。此趙氏所本也。孔氏廣森經學巨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

其名顯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城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鄆爲齊附庸。鄆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天子至子

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爲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殺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轄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得之。顛倒甚矣。沈氏彤周官田祿考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爲百里。小都方四十里。加爲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爲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注。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難去而僅闡其略。此所云。並周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注疏以爲夏商之制。而魯國七十里。即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蓋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以爲皆實田。讓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尙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爲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即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意在風止其戰伐耳。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內篇。謂大公受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乃與周公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欺周官。否則強傳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雜記疏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

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按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為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

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

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注。庶人至士者也。○正義曰。尊士旅食

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按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為府史胥徒。非也。王

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提士。司馬辨論官材。論提士之賢者以告於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

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位定於司馬。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舉食

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馬職所謂以久策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

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未命為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

不命於國君。當為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黜酬乎。又云。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

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地官羣長。賈公彥云。羣長是不命之士

為之。是也。孟子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若學校之士。升於

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試之以官。俟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如羣長



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國子男爲小國。大夫

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大國至耕也。○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

卿三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

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周氏柄中辨正云。安綏李文真公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

也。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

大夫祿。食四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爲節。則謂命於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

百一十六人。而卿命于其君者爲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於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况諸侯有大

夫五人。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不合。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

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次。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田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以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

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耕者至爲差。○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

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爲差也。注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翟氏顛考異云。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

有經省。義未有鉅錙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下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爲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則爲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庶人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禮記講

義云。周禮農夫之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管子揆度篇。上農拔五。中農拔四。下農拔三。呂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授人之說。則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蒙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愚按三說本同。當以孟子王制爲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授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亦具於授人中。授人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蓋人有生耗。即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歲人歲時稽授之法也。○注。獲得至吏也。○正義曰。史記春申君傳。集解引韓嬰章句云。獲得也。毛詩齊風無田甫田。釋文云。無田音佃。孔氏正義曰。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按說文人部。佃。中也。支部政。平田也。多方正作政。此注云佃。乃政之假借。而通作田也。周禮地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注云。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趙氏本此爲說也。按夫之名從人起。亦從田起。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夫指地而言。緣一夫授田百畝。故百畝之地。即以一夫名之。此上言耕者所獲。下言上農夫食九人。則以人言也。同受此百畝之田。而其所得穀。或足以食九口。或足以食八口。或足以食七口。以至僅能食六口五口。所以多寡不一者。以糞種培溉之有殊也。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與宜而爲之種。凡糞種。辟剛用牛。赤經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澗用粗。勃壤用狐。埴墟用豕。穰粟用黃。輕粟用犬。秋官藉氏掌殺草。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此皆糞鏡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游徼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顏師古引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與名秩簿同。劉昭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斗爲計。此師古所引或一說也。趙氏章指言舉其時奉祿。有斗食佐史兩目。用以除吏。吏即有秩。三老。嗇夫。游徼。亭長。五者也。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爾貴有常等威。○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隨會之言也。○諸侯僭越滅籍從私。○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問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

以德也。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〇正義曰。趙氏以挾貴爲挾在己身之富貴。挾兄弟爲挾兄弟之富貴。兄弟即包上貴字而言。紅氏永舉經補義云。古人以昏媾爲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

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彼爲媾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別之。趙氏佑溫故錄云。

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己等夷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已處。不能不恥下問矣。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挾貴意耳。孟子曰。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

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問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

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

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注。獻子至而就之也。〇正義曰。陳氏厚樾春秋世族譜云。孟孫叔孫

魯語稱孟文子。文子生孟獻子。仲孫蔑。文十五見。襄十九卒。國語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

關臣五人。注云。關臣。扞難之士。未知即此五人否。漢書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裘牧中。並居第

四等。是以其德同也。禮記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左傳唯卿備百邑。鄭志

以爲邑方二里。據小司徒四井爲邑言之。其說自確。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躉采地也。此免

餘主辭邑。故據卿祿之少者言之。自卿以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惟一成方十里也。周

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又云。惟加田無國正。諸凡土百乘者。當據采地之

外有勳賜者言之。如左傳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

社預解百邑。以爲一乘之邑。百邑即百乘。說無所據。趙氏以無獻子之家爲賢人無位。有獻子之家

爲富貴而復有德。舊疏云。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爲友。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

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近時強解無獻子之家。謂視之若無。不敢養之也。有

獻子之家。謂有之爲重也。五人知有獻子之家。則知有貴。知有貴。則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

矣。王順長息，則專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

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濬縣。襄公十八年。楚薳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僖稱公者。費連子稱陸子謂齊屠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黃。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鄭費鄭孫。殆所謂加上十二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會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呂氏若璠釋地錄云。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廢費則勞。以鄭魯則逸。劉向說苑。

言魯人攻鄭。會子辭於鄭君。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疆。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爲魯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可同證者。有謂費本季氏屬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費者。設於此僖稱公。曰。俱不然。魯國無惠。固無有降而稱費國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爲魯公。亦斷無有出居於費者。大夫有采邑。但其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鄭。叔孫之郈。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斂處父居郈。侯犯居郈。南甯公山弗。居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當河證。則衛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桓宗證法。何會蔡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謬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顧史邦極各爲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况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稱寬。其得以都君而僭國君。容有歟耳。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虞寶焦滑。皆姬姓也。滑國都於費。謂之費滑。水經注錄氏縣故滑。春秋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於幽。滑伯與焉。滑一名魯。猶宋一名魯。孟子所謂費惠公。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鄭。或屬魯。或屬齊。猶宋一各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盧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鄭周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鄭孫鄭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說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謬矣。按漢書古今人表。費惠公顏敢。王順長息同列第四等。政嚴形近而講。越漢字通。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

卷十 萬章章句下

四〇九

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注大國至而已。○正義曰。太平御覽引皇甫士安高士傳云。亥唐者。晉人也。晉平公時。朝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叔向。皆爲卿大夫。名顯諸侯。唐獨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卒。子平公彭立。抱朴子欽士薦云。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止。此文爲平之謬。其逸民篇云。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尊而肆之。貴而重之。誠以百行殊尙。默默難齊。樂尊賢之美稱。職職爭之。職職之。亥唐一作期唐。亥之爲期。猶其之爲亥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爲終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詩大雅召晏。彼疏斯轉箋云。疏。蟲也。謂糲米也。蔬與疏通。趙氏佐溫故錄云。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而不能繼與。悼之末年。已不免弛。平益替焉。魯梁盟而大夫張。平邱盟而諸侯散。自是天下變亟。六卿稱成。方且據叔向築虜祁。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過取快佚遊。苟圖虛譽。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表見。即使不終於此。而與共職位。豈遂能破相疑之勢。樹疏迷之勳哉。孟子持以爲友。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上之禮禮。未暇深論晉本末也。

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注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

之。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也。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注尙上也。舜在吡叻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

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

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注尙上至夫也。○正義曰。尙與上通。論衡須頌篇引尙書或說云。尙者上也。儀禮親禮云。尙左。注云。古文尙作上。是也。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

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是貳室即副宮也。趙氏以堯館舜於貳室。則舜饗堯之所設。堯亦就住舜宮。

饗舜之所設。是爲更迭爲賓主也。詩小雅彤弓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大行人饗禮

九獻。注云。饗。設禮禮以飲賓也。是以酒食待賓客爲饗。趙氏以饗舜爲堯就饗舜之所設。則謂舜

設禮禮饗堯。而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哀公十五年左傳云。其使終饗之。注云。饗。受也。是也。爾雅廣詁云。迭。更也。故以更釋迭。一說亦饗舜。是以祿養舜。即上共天祿意。以君臣之禮更爲賓主之禮。謂略上下而交際往來。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也。爾雅釋親云。

妻之父爲外舅。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郭氏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婿爲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用上敬下。謂之貴貴。用

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圖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

尚。故云其義一也。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圖大聖之行千載

爲法。○正義曰。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文王之行。至今爲法。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圖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圖注。際。接也。○正義曰。爾

雅釋詁云。際。捷也。捷與

接。通。說文手部云。接。交也。是際亦交也。執。持也。孟子曰。恭也。圖當執恭敬爲心。曰。卻

操也。謂諸侯以禮儀幣帛與士相交。其道當操持何心。○正義曰。音義出却之云。

之卻之爲不恭。何哉。圖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圖注。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

○正義曰。音義出却之云。

正體卻字。下皆同。或作卻。誤。此謂當从口作卻。不當從邑作卻也。文選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

車。薛綜注云。卻。退也。呂氏春秋知接篇云。無由接固卻其忠言。高誘注云。卻不用。退其所交

接之禮物而不用。即不受也。豈言卻之卻之者。卻之至再。堅不受也。萬章以不受亦是廢

以律己。何以爲不恭。一說卻之是萬章問。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何哉。又是萬章問。曰。尊者

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圖孟子

曰。今尊者賜己。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圖

注。今尊者至卻之也。○正義曰。已問解曰字。趙氏曰。以是問之之詞。問此所賜之物。義不義。彼必以

義對。故受之也。若不義則卻之矣。尊者賜而問其義不義。是輕慢之也。輕慢故不恭。故不問其義

不義而不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圖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圖孟子言其來求交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圖聞戒。以禮。謂儀及其物。云受之矣。不問其義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

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至之貨。○正義曰。尙書牧誓。弗禦克奔。鄭注云。禦。強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討師之奔走者。然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即暴人於國門之外也。王氏鳴鶴尙書後案云。詩大雅蕩云。會是強禦。毛傳。強禦。梁強禦善也。拯高不畏強禦。疏亦云。強禦。禦善之人。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禦人以兵曰禦。以兵傷人。亦曰禦也。受禦。謂受此所禦得之貨。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識。是不待教而誅之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尙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

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

如之何受其餽也。爾注。康誥尙至康叔。○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

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王氏鳴鶴尙書後案云。成王即位年十三。至是六年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踐阼。故抗世子法於伯禽。

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紅氏聲尙書集注

音疏云。鄭康成注伏生大傳云。殺。迎也。孟侯呼成王也。○正義曰。越于至之者也。○正義曰。尙書康誥云。凡民所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罔弗誅。趙氏以越于皆於者。爾雅釋詁云。

粵于。於也。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越。於也。越粵通也。紅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越于也。于猶取也。凡民所由得罪。以寇攘姦宄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刑。凡民無不怨

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七月詩云。一之日于貉。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故于猶取也。孟子萬章篇。引殺越人。趙氏以爲殺于人。據其解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粵爲正。孟子說此

經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上文義刑殺勿庸以即。言當先教後殺。此言殺人取貨。則強暴之人不可教訓者。明不在先教之列。說文支部云。戩。冒也。周書曰。戩不畏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今本爾雅。晉徵也。盤庚不曷作勞。鄭注晉讀爲徵。勉也。似鄭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康誥微不畏死。孟子作閔。立政其在受德。心部作恧。王氏鳴鶴後案云。冒昧爲惡。自強爲惡。義亦同。

按趙氏以不知畏死解。然則謂其冒昧無知。顧殺人取貨。罪犯不赦。豈有不知者。惟知之而故犯之。乃爲自強。闕爲假借。知其不當爲而強爲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惡。惡也。說文。

惡。怒也。康誥罔不惡。傳云。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書引書作傲。荀子論兵篇云。百誣莫不敦惡。法言重黎篇。楚傲聚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注云。傲惡也。傲傲敦並與惡同。凡人凶惡亦謂之惡。

康誥云。元惡大憝。逸周書錫法解云。近惡自惡是也。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疾皆謂之諄。若秦晉言可惡矣。諄與惡聲亦相近。按趙氏訓傲爲殺。以爲凡民無不得殺之。與訓惡訓惡不

同。微字說文所無。莊子逍遙遊注云。越人斷髮文身。釋文云。司馬本作殺。云殺。斷也。又說劍篇云。試使士教劍。齊文引司馬注云。殺。斷也。說文斤部云。斲。截也。釋名釋言語云。絕。截也。如割截也。然則。教有制截新斷之義。趙氏讀微爲殺。故以爲殺也。禮記樂記云。故樂者天之命。

往云。命教也。是教亦命也。說文彳部云。遭。偶也。言部云。誅。討也。趙氏以不待教而誅。爲孟子解說。凡民罔不教之義。既凡民無不得殺之。則不待教即是不待君之教命。遭遇此殺人取貨之

人。人即得而誅討之。不待教命而誅。故不須辭問。國語晉語云。魯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請也。不須請問。極言其當討也。國語晉語云。君有烈名注云。烈。明也。管子心術篇云。殺戮禁誅

謂之法。鹽鐵論刑德篇云。法者所以督姦也。於今爲烈。趙氏以爲烈烈明法。謂此不待教而誅之法。三代傳之。至今猶明顯也。遭遇此等之人。方且誅討之。奈何受其醜。以烈烈解烈。字。又以明字解烈烈。猶毛詩傳以流流廣廣解流廣。樂記以肅肅雍雍解肅雍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

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彊求。猶禦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注。

至人也。○正義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

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楊氏疏引途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私田本不當稅。今履而稅

之。是爲強求。孟子時諸侯橫斂。有不止於稅畝者矣。趙氏第舉此一端以爲例耳。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

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

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

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十五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



取之者爲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尙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尙猶可爲。况受其賜而不可也。注。將比地盡。今之諸侯乎。○正義曰。音義出將比云。丁毗云。比於慢矣。注云。比猶同也。後漢書鄭康成傳注云。比。猶言比屋而誅也。亦毗志切。禮記樂記比地而誅之。即連地而誅之也。○注。謂非至比於禦。○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味衆珍則胃充。高誘注云。充。備也。楚辭離騷云。蘇糞壤以充穡令。注云。充。盈備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云。至。勞也。高誘注云。至。大也。詩小雅巧言昊天泰極箋云。泰言甚也。泰與大同。是至即甚也。故趙氏以甚釋至。又以大過釋至。禮記蠲衣云。行無類也。注云。類。謂比式。方言云。類。法也。什一而稅。比法式也。充類。謂已盈備其法式。乃於法式之外又多取之。則是充類而又大甚。是爲充類至。充類至。則是爲義之盡。義者宜也。盡亦至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當字解義字。取稅於民。本爲義禮。但於所當取之法式爲大甚。故爲義之盡。趙氏以大釋盡。明盡與至。其義一也。與盜爲非類。故不可比於禦。慎罔靜語云。充類至一句。是也。近時通解。夫謂非其有而取之即爲盜者。乃充不取之類。至於義之至極而後爲然也。○注。獵較者至世也。○正義曰。張氏爾岐蒞菴閒語云。古人田獵既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則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武勇。及既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爲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大過。周氏柄中辨正云。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趙義爲長。愚謂不特此也。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於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故趙說爲長。楊文采曰。獵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輕利相稱譽。魯俗重禮教。君居泮宮。而無小無大。從公于道。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何至公行攫奪。會齊俗之不若乎。其意蓋在費四方之異物。所得之多且異者。則於獻禽時誇耀於衆。謂人莫已若耳。非獵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楊氏比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以較奪禽獸。與取非其有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與取民猶禦。毫無干涉。下文不當云獵較猶可。况受其賜矣。嘗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較奪也。裏三十年傳。鄭豐卷射祭。諸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竊。禮則擬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爲觀美。於是

有田獵較奪之事。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爲政。能使市不飾賈。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邪。如此。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說矣。孔子廣森經學卮言云。言魯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爲之也。

魯氏袁熹比木軒四書說云。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習俗已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違。以小同於俗。不汲汲於更張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

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注。非欲事行其道與。○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

為也。禮弓云。不仁而不可為也。注云。為。猶行也。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無不為也。高誘注云。行。為也。行事為二字義同。故以行釋事。事道即行道也。曰。事道也。孟

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遽然矯戾。故以漸正之。先為

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為

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注。孔子至祭也。○正義曰。禮氏以孔子仕衰世。不可遽然矯戾。改變其俗。先此

則卒暴難行。故正之以漸。先簿正其祭器。且有不正者。不獨獵較也。若一時既正其祭器。又祭其獵較。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簿。則北宋本論

不盡作簿也。唐美原神泉詩碑。書主簿字。從神。是唐人尙識字。按簿書之簿。即惟薄之薄。劉熙

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版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言可以簿疏物也。

舉氏阮釋名疏證云。簿。俗字也。據漢夏承碑。為主簿督郵韓勳碑。主簿魯薛陶武鑿碑。鄒曹史主簿。

古簿字皆從神明矣。然諸史書並從竹。如籍藉之類。亦互相通。古用笏。漢魏以來謂之簿。即手版

也。蜀志孫泰處以簿擊頰。即此是已。書之於簿。謂之簿。故先為簿而書之。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也。

獵較皆取國中所得。若不獵於國中。而取珍食於四方。四方遠在魯國之外者也。則恐難常有。而不

免有時乏絕。轉為不敬。孔子所以不禁其獵較也。近時通解。則以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即是防止其獵較之術。張氏爾岐蒿菴問語云。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

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臘。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兔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斷

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注。先始至治之。○正義曰。哀公元年左傳云。有田一成。有

始有一成。一旅而言。是兆之義為始也。廣雅釋詁。造本皆訓始。故以始釋兆。又以正本造始申言之。始亦先也。先簿正祭器。為之正本造始也。以漸止其獵較。是欲以次治之也。○注。而不至而退。○

正義曰。此二句解而不行而後去。不見用是不行也。儀禮士冠禮。鄉飲酒禮注。皆云退去也。是去即退也。謂雖不見用。亦示以可行之兆而去。如言雖未形於事。而龜筮先見其兆。周禮春官占人注云。

占筮龜之卦兆吉凶。經言兆。故趙氏以占言之。○注。足以至去矣。○正義曰。此順解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也。而後去。不遽去也。雖不行必為之兆而後去。故不遽也。孔子亦獵較。已是道不行。

而必先簿正祭器以為之兆。而後乃退去。為之兆原在不行之後。經先言為之兆。故趙氏屈曲申明之。此趙氏解經之妙也。萬章問云。道不行奚為不去。曰。不行而不去者。為之兆也。所以為之兆者。

以示兆足以行。兆足以行而君不行。所以為之兆而後去也。不行在為之兆之前已然。非為之兆而君不行也。經文莫折。趙氏得之。○注。終者至去者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譖始竟背箋云。竟。猶終也。說文音部云。樂曲盡為竟。爾雅釋詁云。掩。久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二子無掩久。注

云。掩留也。故以三年掩為留而不去。掩留至於終竟三年。則得竟事一國。未嘗終竟三年之留。是未嘗得竟事一國也。謂為之兆而後乃去。掩留至於終竟三年。則得竟事一國。未嘗終竟三年之留。是未嘗得竟事一國也。而亦未嘗久留終於三年。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也。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也。**

**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注。行可至道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

大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魯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所為行可之仕也。桓子以定公五年秉國政。嘗穿井得土缶。中若半。以問孔子。孔子為司寇。壽昭公墓而合之。家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以不臣。然則是時季桓子實能聽用孔子之言。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云。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二月之中不見掩過。是境之也。

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蕪甲。邑無百榷之域。於是帥師墮郟。帥師墮費。孔子世家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奔矣。於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一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二十。遺魯君。陳女樂文馬

於是我先奔矣。於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一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二十。遺魯君。陳女樂文馬

於是我先奔矣。於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一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二十。遺魯君。陳女樂文馬

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桓子卒受齊女樂。二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游哉優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琴婢故也。然則孔子之仕魯。以季桓子不違。去魯。以季桓子之受女樂。故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注。際接至見之也。○正義曰。周氏稱中辨正云。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此固公養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養之仕矣。○注。衛孝公至答之矣。○正義曰。毛氏奇論四書嚴言云。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於衛靈死後。在哀七年。當出公襄時。亦會至衛。但出公並不諱孝。然舍此又別無他公往來。說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魯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注衛孝公以國公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鄭師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羅氏顧考異云。衛靈使石曼姑率師距譚於戚。公羊傳云。固可以距之也。顧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輶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說以掩非。起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說。更無足怪。黜職論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所說。趙氏佑溫故錄云。說法解無出。衛孝公之即出公觀無疑。出公者。特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說爲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周氏稱中辨正云。蓋出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而禮無不採。故第爲公養之仕耳。宿留詳見公孫丑篇。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注。仕本至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會子仕於莒。得粟二秉。方是之時。會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役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會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窳其身而灼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列女傳賢明篇。周南之妻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注。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注。爲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

乎。抱關擊柝。固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

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注。監門之職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蓋

自以為寡。楊氏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史記信陵君列傳云。魏有屬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既云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又云嬴乃

夷門抱關者也。故趙氏以監門為抱關擊柝者。○注。柝。門至於邾。○正義曰。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

持門戶也。趙氏解柝有二。一為門關之木。謂即此橫持門戶者也。一為行夜所擊木。周禮天官宮正。

夕擊柝以比之。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秋官擊壺氏。縣壺以序聚柝。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柝之。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柝者。鄭司農云。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引傳

云。魯擊柝聞於邾。哀公七年左傳文。行夜即巡夜。阮氏元校勘記云。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秋官司憲氏。擊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注云。夜士主行夜徵候者。賈

氏疏云。行夜徵候者。若宮伯掌受八次八舍。注云。於徵候便也。則行夜往來周旋。謂徵候者也。按趙氏以抱關擊柝為監門之職。則柝即是關。若以柝為行夜所擊。則是抱關為一職。擊柝又為一職。

柝。擊字通也。為門關之木。則擊為椎之使固。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

為行夜之木。則擊為敲之使有聲。義亦別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

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取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任。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

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

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注。委吏至少而已。○正義曰。周禮地

之委積。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少曰委。多曰積。又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注云。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倉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注云。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然則委積為遺人。委人。倉人。所共掌。故以委吏

為主委積倉廩之吏也。說文入部云。會。合也。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天官小宰聽出入以要會。注云。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注云。乘。猶計也。賈氏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畢吏之治而誅賞之。注云。會。大計也。然則零星算之為計。總合算之為會。說文田部云。當。田相

值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高誘注云。當。直也。直值同。直其多少無差。故不失也。孫氏星衍平津館文稿委吏解云。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證孟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正爲遺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仕於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讀如奏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爲季氏求贏餘也。故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量也。料量猶言澆量。以概平斗斛無浮入也。此正對求也。爲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獨辭算居卑。亦辭富居貧之一端。若止以供職爲當。則人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注。乘田至者。○正義曰。周禮地官圃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注云。圃。今之苑。趙氏苑圃之吏。似指此。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苑圃。圃人所掌。祇辨糞鳥獸之事。並無牛。亦並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象者。職通作楛。棧也。所以養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象之。史記謂之司職史。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象皆甸田中事也。愚按古乘與圃通。毛說良是。引詩者。毛詩召南騶虞篇文。傳云。茁。出也。說文形部牛字。茁。艸初生出地貌。詩曰。彼茁者葭。爾雅釋詁云。壯。大也。茁爲草木生出之名。借以形容牛字。故以肥好解之。然後引詩以明其本義。音義云。長。張丈切。呂氏春秋論大篇任數篇。高誘注皆云。長。大也。故以大釋長。長是生。章指。言圃長。茁是生長之貌。茁壯。言其貌之肥好。而以長字承之。猶言其生長則茁壯肥好也。

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注。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正義曰。方音云。託。寄也。凡寄爲託。儀禮喪服傳。齊衰三月章。寄公爲所寄。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毛詩邶風式微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正義云。此彼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

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失地之君。謂削地盡者。與此別。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注。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注。下土者。皆有職之人也。其未仕而讀書諱道者。通謂之儒。周禮儒以道得民。魯論女爲君子儒是也。問亦稱士。如管子士農工商爲四民。會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春秋而後。有辨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容辭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之無事而食。及王子墊所問。此無位者也。答北宮輪。及士以旂。大夫以旌。前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受粟何意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正義曰：詳見公孫丑篇。不言君之於民而言氓者，氓是自他國至此國之民。與寄之義合。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正義曰：周者至科也。○正義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難，以王命施惠。注云：難，飢乏也。鄭司農云：調，讀為周急之周。賈氏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又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注云：調，讀為周急之周。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予也。稟貧民之常科，謂因民貧乏，以穀給予之。此常法也。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則云：周，賜也。蓋周與賜義亦通，而並舉。則曰：不敢也。孟子曰：士

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注：有職至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叙其士。注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也。既不仕，即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賜，即是受其祿也。即是以士而託於諸侯。不恭，即非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曰：君至繼乎。○正義曰：前章言餽也以禮，則孔子受之。云為貧而仕，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職，以受祿也。蓋賜為餽與祿之通稱。前云尊者賜之，賜即餽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餽之，要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為不恭，賜非餽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餽。不可受其祿。曰：繆公之君餽之，以惠及氓，則為周。以禮下賢，則為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其義備矣。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注：有職至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叙其士。注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也。既不仕，即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賜，即是受其祿也。即是以士而託於諸侯。不恭，即非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曰：君至繼乎。○正義曰：前章言餽也以禮，則孔子受之。云為貧而仕，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職，以受祿也。蓋賜為餽與祿之通稱。前云尊者賜之，賜即餽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餽之，要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為不恭，賜非餽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餽。不可受其祿。曰：繆公之君餽之，以惠及氓，則為周。以禮下賢，則為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其義備矣。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注：有職至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叙其士。注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也。既不仕，即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賜，即是受其祿也。即是以士而託於諸侯。不恭，即非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曰：君至繼乎。○正義曰：前章言餽也以禮，則孔子受之。云為貧而仕，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職，以受祿也。蓋賜為餽與祿之通稱。前云尊者賜之，賜即餽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餽之，要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為不恭，賜非餽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餽。不可受其祿。曰：繆公之君餽之，以惠及氓，則為周。以禮下賢，則為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其義備矣。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注：有職至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叙其士。注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也。既不仕，即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賜，即是受其祿也。即是以士而託於諸侯。不恭，即非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曰：君至繼乎。○正義曰：前章言餽也以禮，則孔子受之。云為貧而仕，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職，以受祿也。蓋賜為餽與祿之通稱。前云尊者賜之，賜即餽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餽之，要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為不恭，賜非餽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餽。不可受其祿。曰：繆公之君餽之，以惠及氓，則為周。以禮下賢，則為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其義備矣。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注：有職至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叙其士。注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也。既不仕，即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賜，即是受其祿也。即是以士而託於諸侯。不恭，即非禮也。





手。詣重首。故字從首也。頓首者何也。頭叩地也。叩者何。敬也。敬者何。舉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敬觸之。是之謂頓首。稽首者。言乎首舒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顙。禮記經言稽顙。不言頓首。稽顙與頓首有二。無二也。何以知其無二也。鄭注周禮頓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顙。頭觸地也。又禮弓注云。稽顙者。觸地無空。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額。敬地者必以額。故謂之稽顙。亦謂之額。公羊昭二十五年再拜額何。曰額猶今叩頭矣。亦謂之頓首。吳語。諸稽鄣行成於吳曰。頓首於邊。何言乎稽顙。稽之言至也。其至地與稽首同。其以額與稽首異也。荀勳子曰。平衛曰拜。下衛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是即鄭君之頭至手曰空手。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蓋拜之經數。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此六者。其舉前三者。禮其吉凶輕重之宜而用之數。他經曰拜手。曰拜。無曰空首者。故知空首即拜手也。拜者。拜手之省文也。禮經十七篇。禮記曰稽顙。無言頓首者。故知周禮之頓首。即稽顙也。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哀之至也。凡祭必稽首。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國君稽首。於鄰國之君稽首。于君夫人鄰國君夫人稽首。禮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特牲饋食禮。宿尸。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少牢饋食禮。宿尸祝賓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此皆未入廟之尸也。而再拜稽首者。鄭重之至。以定其爲尸也。士昏禮。賓升北面薦雁。再拜稽首。妻之父非君也。以逆女之事至重。稽首主爲授女。故主人不容拜。聘禮郊勞。賓用束錦饋勞者。饋者再拜稽首受。注云。尊國賓也。又受饗饋饋大夫。大夫北面當欄再拜稽首受幣。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云賓再拜稽首送幣。又下文大夫饋賓。賓再拜稽首受。是亦猶上文尊國尊賓君客之再拜稽首也。凡行禮必拜手。凡敵者拜手。卿大夫互相於一也。凡諸侯相於拜手。凡臣於君。君於臣。皆拜手。凡喪必稽顙以拜賓。即頓首也。何以謂之振動也。鄭曰。戰栗變動之拜也。有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如文三年晉侯享公。公降拜。襄四年穆叔如晉。歌鹿鳴之三。三拜。如雒誥成王拜手稽首於周公。襄九年魯襄公稽首於晉君。如昭二十五年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昭子。昭八年陳無宇稽首於樂也。公羊昭二十五年。昭公子家驩再拜額於齊侯。是皆謂之振動。振動者。言非常也。因事制宜之謂也。吉拜者何也。謂拜之常也。當拜而拜。當稽首而稽首。是吉拜也。吉拜對凶之辭也。凡稽首未有用於凶者也。凶拜者何也。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皆凶拜也。凡頓首未有不用於凶者也。奇拜者何也。謂一拜也。奇者不耦也。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經者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曰。君答一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喪拜者何也。謂再拜已上也。喪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言三拜。及僖十五年左傳言三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依拜皆是也。禮拜者何謂也。舉



主之。廩人之粟。亦取之自倉。故兼言倉廩之吏也。桓公四年公羊傳云。三日充君之廩。注云。廩。廚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治祭者廩。注云。廩。宰也。是廩人爲廚宰之人也。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趙氏以亟拜爲數拜。又云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毛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國語魯語云。猶恭不優。注云。優。裕也。優裕是不急數。使之亟拜。非所以優裕之矣。說文華部云。斐。讀斐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讀斐疊韻字。讀。煩讀也。斐如孟子書之僕僕。煩。煩讀也。廣雅釋詁云。煩。煩也。釋官云。狼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

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

也。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堯之至者也。○正義曰。

養。仍必舉之乃爲尊賢。百官即廩人之屬。牛羊倉廩備。則繼肉繼粟。不能讀矣。章指言知賢之

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正義曰。

廷琬按孔本宏作罔。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罔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孟子曰。在國

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罔在國謂都邑。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人。未得爲臣。傳

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罔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

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云。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此宅者。指已仕而

罷官之人。與孟子言庶人未仕之人有別。按宅者。謂士之家居而未仕者也。可以孟子之言證。禮所云

若去官致仕。終不可爲庶人矣。罔氏若琬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

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在國都言。雍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貯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淮南子本經訓云。野莽白素。秦族訓云。食莽飲水。注皆云。莽草也。草莽。猶草茅也。庶。衆也。爾雅釋詁文。釋

名釋者與云。傳。轉也。轉修所在。執以爲信也。是傳有執義。音義云。賢。丁讀如贊。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雁。執贊請見。必由將命者傳之。故謂之傳贊。禮云。見於君。執贊。至下容彌盛。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賈氏疏云。此不言民而言庶人。則是庶人在官。即府史胥徒是也。然則自卿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皆得執贊見君而爲臣。孟子所謂庶人。未在官者也。庶人之贊用鷩。趙氏擬舉見君之贊。故云執雉之屬。括執余執屬執鷩而言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

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

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

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弱注。庶人法當給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用民之

官。鄭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聚寡。辨其何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

皆征之。賈氏疏云。謂築作挽引墾渠之役。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

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此皆法當給役之事也。言分則爲庶人。言德則爲士。

往役爲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之節。故有義不義之分也。君以庶人待之。即召之役。義所當往。君

而欲見之。則是待之以士。乃不師之友之而召之。此士所以不往也。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

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

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

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

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魯繆公欲

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

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乎可召之。古之人至云乎。○正義曰。謂氏若魯地三續云。

年傳。然則易用。晝曠云乎。服修云乎。何休注曰。云乎。辭也。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招云乎是辭。則但云古之人有言曰。事之。豈曰友之。語意自了。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

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問招虞人以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

以旌。士以旒。大夫以旟。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旟。通帛也。因章曰。旟。旌有鈴者。旒。旒竿

首者。田獵之冠也。薛氏禮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皮弁即皮冠。此說非是。襄十四年傳。衛獻公

射於圃。孫寧二子從之。不稱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皮冠即弁。則

衛獻之不稱皮冠。正自應爾。孫寧二子。何焉而怒乎。然則皮弁者。禮服之冠。皮冠蓋加于禮冠之

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狩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去皮冠而

仍有禮冠矣。以其為田獵所有事。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或云天子田獵服委貌。諸侯服

皮冠。亦是禮說。○注。旒。至首者。○正義曰。周禮春官司常云。交龍為旒。通帛為旟。折羽為旟。

爾雅釋天云。注旒首曰旒。有鈴曰旟。因章曰旟。鄭氏注司常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郭

氏注爾雅云。以帛練為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趙氏解旟。旟云通帛。又云因章。兼周禮爾雅言

之也。郭氏注旟云。旟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旟。是兼司常交龍言之。鄭氏注旒云。全羽折羽皆五采。

繫之於旒旒之上。所謂注旒於竿首也。是合爾雅注旒首言之。趙氏言注旒干首為旒。於爾雅增干字。

言旒有鈴為旟。於爾雅增旒旟字。蓋旒則注旒於干。旟則繫鈴於干。以旒明旟。謂旟繫鈴於干。猶旒

注旒於干。非謂旟旒旒。又繫鈴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此為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闕文。

凡大闕治徒役。必為諸侯聘大夫士。及州里庶人。顯士未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旟。故即

以旟招士。孤卿可招庶人。而孤卿載旟。故即以旟招庶人。愚按旟車載旟。旟車者。五路中之木路。

田獵乘之。巾車云。木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建大旟。小田獵。則建旟。故即以旟招大夫。此

正所謂以所招之人之物。與旟招士旟招庶人一例也。陳氏禮書曰。孤卿建旟。庶人。孤卿之所治者

也。故招以旟。諸侯建旟。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旟。旟車載旟。大夫從旟燕之樂者也。故招以

旟。以此解孟子。何不可焉。闕氏若黎釋地三續云。余既篤信左傳。亦間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為

據。知昭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旟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

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橫守道不如守官為仲尼曰。為柳子厚之所駭。不合孟子者

三。此三者既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皮冠者。諸侯田獵之冠。

故即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既至。先示以期日。即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艾除其草萊。為可

陣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土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于期所以集

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賈明旂旗。謀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緣答虞人以皮冠。徐  
巡頹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據左傳而謂四招者皆田制。拘矣。廷瓊按趙氏旂竿  
竿作者。孔本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

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

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

門猶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

矢。直視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注。詩小至道也。○正

第一章。屈詩作砥。孔氏正義云。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啓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矢則幹必

直。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翟氏釀考異云。說文厂

部。底。柔石也。重文作砥。並砥。姓切。厂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底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底

柱。析城。漢書底。廟其節。底。彌名號。皆以底爲砥。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

誤音如邸。並詩之砥字。或亦誤爲邸音。按底底並從氏聲。義異而音則通。禮記王制云。天子三公

之田視公侯。雜記云。妻視叔父母姑姊妹。注並云。視。猶比也。廣雅釋詁云。視。效也。效即法。

法。則視。故既以比釋視。又以則效解之。守死善道。論語述而篇文。論語以引詩君子所履。證君子

之由是路。小人所視。證虞人非其招不往。按毛詩本意。周道謂周家貢賦賞罰之道。如砥。言其

均平。如矢。言其不偏。君子所履。謂君子效法而履行之。小人所視。謂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

所履所視皆謂周道。非謂小人比較君子。然則孟子引詩以周道如底其直如矢。證義之爲路。禮之爲

門。禮義即道也。不獨君子履此道。小人亦視此道。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也。君子履此道。故君子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抑君子履之。故召之則不往見之也。小人視之。故

庶人不傳賈爲臣。不敢見諸侯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注。侯。待也。孔子

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注。孟子曰。孔子

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人無

位。而君欲召見也。

注。孔子至見也。○正義曰。仕於朝則有爵次之位。周禮天官大宰。發位以叙其士。是也。禮記樂記云。樂之官也。注云。官發事也。淮南子傲真訓云。大夫安其職。

高誘注云。職事也。官職皆爲事。故云位有官職之事。事以位別。名以事起。司其事則以其官爲名。故君以官名召之也。引義皆爲事。齊風東方未明之篇。箋云。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趙氏引此。謂孔子不俟駕而朝。猶齊臣顛倒衣裳而朝。其促遽以應召一也。無位則無官職之事。故不可召見之。趙氏佑僉故錄云。此言亦孟子權以答問。而於孔子事君之正。固未盡發。何也。孟子之不見諸侯。皆君非其君。孟子又仕而不受祿。可以不應其召。若孔子仕魯。乃本國之君。即不當事有官職。本

有可召之義。所惡乎往見者。爲其無因而安干耳。是以庶人不傳贊爲臣。所以循其爲庶人。若君欲見之而召之。方勤邱園之責。豈敢效上之辭。吾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不禮。亦不苟往。於禮之

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乎。○正義曰。楚辭九章涉江云。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注云。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史記范曄傳云。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云。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論語微子篇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集解孔子。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

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正義曰。趙氏以一國之善士爲國中之善士。而以國中

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注。鄉一至匹也。○正義曰。趙氏以一國之善士爲國中之善士。而以國中

一鄉之善士。亦是鄉中之善士。以鄉中解鄉字。趙氏以國中解國字也。鄉爲國中。國爲國中。故天下

下爲四海之內。蓋取善無窮。在一鄉則友一鄉。在一國則友一國。在天下則友天下。趙氏謂各以大

小來相友。自爲疇匹。謂一鄉之善士。與一鄉之善士友。一國之善士。與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友。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猶恐

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

**國**注。好善至人也。○正義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因而上友古人。此互朋友一鄉未足。則進而友一國。友一國未足。則進而友天下。友天下猶未足。則進而友古人也。惟一鄉斯友一鄉。惟一國斯友一國。惟天下斯友天下。何也。同在一鄉也。乃知此一鄉之善士也。同在一國也。乃知此一國之善士也。同在今世之天下。乃知今世天下之善士也。若生今世而上友古人。則不同世。何以知其人之善。故必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惟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上下兩節互明如此。周禮春官大司注云。頌之言誦也。頌其詩即誦其詩。袁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誦。誦也。誦。誦也。誦。誦也。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誦誦言語。注。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倍同背。謂不開讀也。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咏。以聲節之。周禮經注析言之。誦是二。詩統言之。誦誦是一也。竹部籥。讀書也。庸風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籥抽古通用。史記鮑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抽。抽。抽其義也。至於無窮。是之謂讀。故卜筮之辭曰。讀。讀。抽。抽易義而爲之也。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讀籥書九千字。乃得爲吏。誦謂背其文。籥謂能誦其義。太史公作史記曰。余讀高祖侯功臣。曰。太史公讀例侯至便侯。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余讀籥曰。太史公讀春秋辭。太史公讀秦記。皆謂抽籥其事以作表也。漢儒注經。斷其章句爲讀。如周禮注鄭司農讀火絕之儀。儀禮注。舊讀昆弟在下。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讀者未嫁者是也。擬其音曰讀。凡言讀如讀若皆是也。易其字以釋其義曰讀。凡言讀爲讀曰當爲皆是也。人所讀習曰讀。如禮記注云。周田觀文王之德。博士讀爲厥亂。亂寧王之德是也。誦誦亦爲讀。如禮言讀。讀書。左傳公讀其書皆是也。誦誦亦可云讀。而讀之義不止于誦。誦誦止得其文詞。讀乃得其義蘊。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則互文見義也。趙氏佑信故錄云。三皇之世爲上。五帝之世爲次。三王之世爲下三語。當有成文。其即上古中下古之謂邪。然經言詩書固古。不必遠追書契以前。按古人各生一時。則其言各有所當。惟論其世。乃不執泥其言。亦不踰棄其言。斯爲能上友古人。孟子學孔子之時。得堯舜編變化之用。故示人以論古之法也。趙氏先解頌其詩。而以論世屬之讀其書。似頌詩不必論世。大戴記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孔氏廣森補注云。詩世者。誦其詩。論其世也。周禮曰。誦誦詩世。然則詩書。然則詩書。俱宜論世。趙氏蓋亦以論世兼承頌其詩讀其書。而先解頌字繫頌詩下耳。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

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三卿也。

注。貴戚至卿也。○正義曰。貴戚之卿。以親而任。故云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以賢而任。故云有德命爲三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貴戚



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

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注。君有大過則諫。○正義曰。貴戚必待大過方諫。餘則有異姓卿在

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正義曰。孔本作立親戚之賢者非。王

勃然變乎色。○注。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

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注。王意

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

卿。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注。諫君至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

者何。○注。魯云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諫詩

傳。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掩。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

遂去不留。凡待放。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猶咎將至。無爲留之也。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

示不致其去也。鄭康成詩檢風論。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與此趙注俱用此事。按儀禮喪服。君注

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賈氏疏云。此以道去君。據三諫不從。在境待放。

得環則還。得玦則去。○注。記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願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君

臣有義則合。有義則離。又云。大夫士去國。論竟爲壇位。孔氏正義云。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

在境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正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士不待放。

又云。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闕。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必還。言惟待君見放乃去也。此云發不聽之者。謂賜玦也。故去而之他國。荀子大略篇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云。古者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

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注。或遭殃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

○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言伊尹有莘之媵臣。發起於草萊。爲殷興與其王道

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疏證云。越絕書殷湯臣伊尹。伐夏放桀而王道興。史記伊尹爲莘氏媵臣。

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按趙氏之意。謂以貴戚爲卿。致于易位。是爲禍殃。不若任賢。以異姓

爲卿。三諫而去。無易位之禍也。引伊尹者。言異姓出自草萊。有益於國。良於親近貴戚也。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

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注告子至題篇。○正義曰。前氏以告子名不害。蓋以爲即浩生不害也。闕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偏於告子篇。漢注曰。名不害。且慮度其實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毛氏奇辭亦以趙氏爲據。胡氏照鑿證約旨云。告子。

孟子之弟子也。後來若揚如性惡禮儀善惡混之說。皆各執一見。終身不易。而告子則往復辨論。不憚煩瑣。又且由淺入深。屢易其辭。安知最後無復有言。不既曉然於性善之旨乎。今人謂告子諸章。皆告子之言。其言固屢屢其說矣。安有自謂知性。會無定論。猶向他人屢易其說者也。屢

易其說。則請益之辭也。今觀其立言之核。其始杞柳之喻。疑性善爲矯揉。此即性偽之說也。得

幾賊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惡。而爲澗水之喻。此即善惡混

之說也。得捕獵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變生之謂性。此即佛氏之見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

矣。則又疑仁內而義外。及得蒼食不忘。諄諄性學如告子者。幾無人矣。告子之未可量也。願乃以

孟子爲闕告子何邪。翟氏顯考異云。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爲內

外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告子仁內義

外之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

曰。不可。告子言義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之演說。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僅泛度爲言。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楛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柷楛。注。告子至素也。○正義曰。杞柳植物有枝幹。故趙氏以人性爲才幹。柷楛是器。故趙氏以義爲成

器。杞柳本非柷楛。其爲柷楛也。有人力以之也。以喻人性本非仁義。其爲仁義也。有人力以之

也。非人力則杞柳不可以爲柷楛。非人力則人性不可以爲仁義。爾雅釋木云。柷。郭氏注云。未詳。或曰。柳當爲柳。柷柳以柳皮可煮作飲。陶隱居本草別錄云。柷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

夏日作飲去熱。此柷樹即柷柳。柷即柳也。寇宗奭本草衍義云。柷木。今人呼爲柷柳葉。謂柷非柳。謂柷非柳。本甚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材也。不堪爲器。柷枝取以

綴栲栳與箕唇。柷栲栳箕唇。即爲柷楛之類。故趙氏以杞柳爲柷柳也。毛詩鄭風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陸機毛詩草木疏云。杞。櫟屬也。生水旁。樹如櫟。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是杞柳亦是木名。毛傳以樹杞之杞爲木名。正指杞柳。趙氏言一曰木名。引詩以證之者。詳在小雅南山有臺第三章。傳不釋何物。即指樹杞也。而爾雅引草木疏。則云其樹如栲。一名狗骨。

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狗骨。卽今絲棉樹。按絲棉樹與柘櫨固殊。此趙氏所以分別之與柘櫨者。爾雅釋木獲落。郭氏注亦云。可以爲柘器素。詩正義引某氏云。可作柘圈。圖卽柘。邢氏疏云。素。謂櫨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櫨木素也。素猶質也。以木爲質未彫飾。如瓦器之坯然。士喪禮周禮臺人。皆云諭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也。蓋柘櫨之類。飾以彫漆。華以金玉。未飾未彫之先。以柘櫨等木爲之質。故爲素也。禮記玉藻云。毋歿而柘櫨不能飲焉。注云。圖屬木所爲。謂厄匱之屬。已可用爲飲。則非未成之櫨也。方言云。柘其通語也。大戴記。會子事父母。簞。盧辨注云。杯。盤盞盞之總名也。蓋柘爲總名。其未彫未飾時。名其實爲柘。因而柘器之不同。彫不飾者。卽通名爲柘也。翟氏顯考異云。趙氏訓柘櫨爲柘素。孫氏音柘爲柘。蓋素與柘。柘與坯。惟以木作土爲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說文繫傳曰。杆卽孟子所謂柘櫨也。以柘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又云。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孟子

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柘櫨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柘櫨也。

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柘柳。不傷其性。而成柘櫨乎。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爲柘櫨乎。言必殘賊

也。注。戕猶至賊也。○正義曰。宣十八年邾人戕郕子于緡。穀梁傳云。戕猶殘也。趙氏引春秋傳

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是也。彼注亦云。戕。殘落也。易豐卦傳云。

自賊也。釋文引鄭氏注作戕云。戕傷也。故又以傷明之。傷殘則不能完全。故以順爲完。說文山部

云。完全也。呂氏春秋木生篇。以全天爲故者也。高誘注云。全猶順也。是完卽順也。賊害也。義

與傷同。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柘櫨。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孟子言以人身

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柘櫨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

言夫。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注。告

至之言。○正義曰。金匱婦人雜病篇云。轉胞不得溺。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云。令胞中略轉。略轉猶了戾。方言云。轉。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廣雅以轉戾釋轉。是

轉卽轉。義皆爲戾。了與戾一聲。轉與轉一聲。轉木謂矯戾其木。轉性謂矯戾其性矣。呂氏春秋孟

春紀。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猶戾也。故章指云。殘木爲器。變而後成。變亦謂矯。戾與轉同

義。非變通轉運之謂。蓋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強乎人之心。

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

性不善。豈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賊之以爲栝樅。人之性。但順之卽爲仁義。故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而曰戕賊人以爲仁義也。比人性於草木之性。草木之性不善。將人之性亦不善矣。此所以稱仁義。而孟子所以辨也。杞柳之性可戕賊之。以爲栝樅。不可順之爲仁義。何也。無所知也。人有所知。異於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變通。異乎禽獸。故順其不能變者而變通之。卽能仁義也。杞柳爲栝樅。在形體不在性。性不可變也。人爲仁義。在性不在形體。性能變也。以人力轉戾杞柳爲栝樅。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順人性爲仁義。仍其人自知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轉戾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順。循也。循其理也。爾雅釋詁云。率。循也。故周書大匡云。州諸侯咸率。孔晁注云。率。奉順也。孟子所謂順性。卽中庸天所率性。胡氏煦纂禮均旨云。性相近云者。第如云不遠云爾。後說上智下愚。不說賢不肖。原指天資明昧而言。蓋賢不肖皆有爲立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聖人言此。所以指明學者達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耳。又以見習染之行。溺而不知返者。非其本性然也。○注。夫數辭也。○正義曰。句末用夫字。與論語曰是夫善夫等句同。故知爲數辭。章指言養生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內仁外義。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順天自然。○正義曰。孔本作順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謂湍湍潑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注。盛者至性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湍。急瀾也。急則有所分。圖皆謂圓。圖通作鑿。說文竹部云。箠以判竹。圖以盛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圖以草作之。圖圓欒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箠以判竹。圖以盛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圖以草作之。圖無上下者而言。趙氏體告子之意以爲訓。精矣。毛詩周南葛藟之傳云。圖。圖獨居一海之中。顏師古書作鑿。余傾切。波勢回貌。按鑿卽鑿也。隨物而化。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乃人性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則不得謂隨物而化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

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於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

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

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注。躍跳至善也。○正義曰。說文是部云。跳。顙也。

謂之顙。是顙即顙也。趙氏言人以手跳水。手字釋搏字。音義云。搏。壅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

作搏。音圃。通俗文云。搏。委為手圍。蓋掬其掌以超騰其水。義亦可通。以杞柳為栝櫨。比以人性

為仁義。而以人之善由戕賊而成也。不順也。孟子則明示以順其性為善。以水無分於東西。比人性

無分於善不善。是以人之善不善皆由決而成也。皆順也。孟子則明示以不順其性為不善。兩章互

相發明。搏而躍之使過顙。激而行之使在山。猶戕賊杞柳為栝櫨也。不順也。順其性則善。不順其

性則可使為不善。而人性之善明矣。且水之東西無分優劣。而人之善不善。則判若天淵。決東決西。

本不足以比人性之善不善。決東則東流。東必下。決西則西流。西必下。此但可喻人性之善。故云

杞柳。云猶水。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為君子。隨曲拂者為小人也。

皆假不於倫也。○正義曰。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淮南子精神訓云。所謂真人者。失其至人也。

趙氏言素真。郭象所謂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真之義同於正。故上言素真。下言正性。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僂也。言無復僂戾文王者。曲。邪。

也。邪則不正。僂戾則非自然。捕躍過顙。非水之自然。故為曲拂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然生之謂性。○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

自然之資。謂之性。白虎通性情篇云。性者。生也。論衡初稟篇云。性生而然者也。說文心部云。性。

人之屬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性從生。故生之謂性也。○注。凡物至同性。○正義曰。物生同類

者。謂人與人同類。物與物同類。物之中。則犬與犬同類。牛與牛同類。人與物不同類。則人與物之性不同。趙氏蓋探孟子之指而言之。非告子意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

同。問告子。子以三白之性同邪。注。孟子至同邪。○正義曰。文選雪賦注。引劉瓛注云。孟子以爲白羽

子以爲三白之性同。與趙氏此注同。告子但言生之謂性。未見其非。若如趙氏說。凡同類者性

同。則不同類者性不同。是性之不同。亦如三白之不同也。故孟子先詰之。得其殺而後辨。曰。

然。告子曰。然。性以爲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言犬

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注。孟子至欲乎。○正義曰。孟子此章。明辨人物之性不

有不善。專以人言。則無不善。故首章不曰我賦性以爲仁義。必明之曰我賦人以爲仁義。次章不曰

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惟告子亦云。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性上明標以爲仁義。故孟子必辨之

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性上亦必明標以爲仁義。必明之曰我賦人以爲仁義。故孟子必辨之

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人欲即人

情。與世通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賦之。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

有好惡。此欲也。即出於性。欲即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

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

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異

於禽獸之欲。即人之性異於禽獸之性。趙氏以欲明性。深能知性者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劉歐

字季文。號靜春。其自爲論云。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凡混人物而

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孟子道性善。亦第謂人而已。假如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言。李氏光地榕村藏稿自記云。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也。故既言人性

異於犬牛。又言犬馬與我不同類。又言遠禽獸不遠。可見所謂性善者。惟指人性爲說。人性所以善。則孟

以其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孔子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夫以其稟陰陽五行之全而謂之善。則孟

子論性。已兼氣質矣。謂孟子專以天命言性。遺却氣質。與孔子言相近者異。豈其然乎。戴氏震孟

子字義疏證云。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

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

然類之區別千古之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雖稜萬變。

是以及其疏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

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

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

屬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詒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凡有生即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奮運。飛騰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會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偶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罔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鳥之反哺。唯鳩之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豺之祭獸。鴈之祭魚。合於人之所謂仁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能擴充其知。至於神明。仁義禮智。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以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感乎所行之爲善。且其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卽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徙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卽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才。言不擴充其心知而長惡發非也。彼恃乎禮義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發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卽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血氣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易嘗歧而二哉。問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進於神明。論語稱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特習而相遠者。雖習不足以移之。豈下愚之精爽。與物等與。曰。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啓其心而惺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於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是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生。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卽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

何也。其賈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仁義禮智之德也。人之賈形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賈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賈形氣之下。不遇不移。寔以性為不能無惡。而不知賈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賈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賈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體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即有仁義禮智之德。具於賈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言之。則具於賈形氣者。為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賈形氣者。為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有二性哉。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而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異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謂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德。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諱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故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處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

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是。食色至內也。○正義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即在

此禽獸之性所以不善也。人知飲食男女。聖人教之。則知有耕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也。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於義。義外非內。是人性中本無義矣。性本無義。將人

物之性同。告子始以仁義同比格。則仁亦在性外。此分仁義言之。管子戒篇。孟子曰。何以謂

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朱長春云。仁內義外助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孟子曰。何以謂

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是言也。何以至外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義以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

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注。告子至外也。○正義曰。呂

誘注云。長。大也。禮記祭義云。立敬自長始。彼長之長。指彼人之年長。故以大釋之。我長之長。高

指我因其長而敬之。故以敬明之。長大之年。在彼不在我。故云非有長於我。彼在我之外。是長大

之年在彼。即是外也。非有長於我。即是從其長於外。從其白於外。即。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是非有白於我。互文相例也。近解非有長於我。謂非我先預有長之心。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

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

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注。長異至外也。○正義曰。孔氏廣

此答告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古人文字。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

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之白。

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說。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也。按孔

氏說是也。異字斷句。即趙氏長異於白之謂也。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所謂白馬白

人。同以爲白可也。白無異於白。長則有異於長。此長之所以異於白也。儀禮鄉飲酒禮云。衆賓之

長升。注云。長其老者。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韋昭注云。長。老也。是長卽老也。告子以長爲

義。而不知以長之爲義。故先以白馬白人不同。言長人之長。必用我心長之。分明權在長之者。而不在長者。長之既在我心。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爲小乎。長之權全在我。安得云非有長於我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吾弟至外也。○正義曰。此告子再申義外之說也。孟子詰之分別言之。義雖屬長之者。乃長之者因長者而生。故仍以爲外耳。弟同而愛與不愛異。是愛之權在我。長同則長之權不同。是長之權在彼。理本不足。難以豁然。曰。耆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耆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多亦有外與。孟子曰。耆

多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往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嘗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注。昔炙至遠也。○正義曰。昔猶愛也。告子以愛不同明長同。孟子則以嗜長同而情在於外乎。愛之長之。皆是以我爲悅。秦人之弟非吾弟。以其親不同故不同愛。楚人之長非吾長。以其長同故同長。秦人之炙非吾炙。以其美同故同嗜。物亦有然。謂炙之同美。猶長之同長也。知吾所以嗜之者。由心辨其美。則知吾所以長之者。由心識其長。若謂義之同長爲外。則食之同美。亦可謂之外乎。告子既知甘食爲性。故孟子以嗜炙明之。孟子告子居齊。故以秦楚爲遠。音義云。嘗。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本亦作嗜。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注。孟子亦以爲義外也。○正義曰。翟氏

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間。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盡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所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必讓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惟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也。未嘗缺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也。趙氏佑僞故錄云。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駁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與。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曰。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注。季子曰。敬誰也。

曰。敬兄。注。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

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注。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

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注。果猶竟也。○正義曰。國語晉語。果喪其田。韋昭注云。果猶竟

竟義同。果在外非由內。謂終竟是我外非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注。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

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鄉人。注：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

之敬在鄉人也。注：言弟至人也。○正義曰：孟子教公都子折破季子先酌鄉人之說。做其說以難之也。

庸敬斯須之敬。因事轉移。隨時通變。孫心確有禮衡。此真義內也。庸常。爾雅釋詁云：適氏佑溫

故錄云。古禮之變。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也。而北面事之。

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啻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兄對文。蓋舉儀禮廟擧奠之禮。祭自君夫人。

賓三獻既行。則有上嗣擧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醉之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

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

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酌鄉人敬尸二事。其

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比遠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提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

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

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曾知義者也。董子曰：宜在我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季子聞之曰：敬

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注：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注：隨敬至在外。○

前人所辨。終竟不易也。則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

外也。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注：湯水至外也。○正義曰：湯水之異。猶叔父與弟之異。冬則飲其溫。夏則飲其寒。是飲食從人所

欲。非人從飲食爲轉移也。故飲湯飲水。外也。酌其時宜而飲者。中心也。敬叔父敬弟。外也。酌

其所在而敬者。中心也。孟子言位。公都子言時。義之變通。時與位而已矣。孟子學孔子之時。而

亂發乎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爲用。所謂集義也。而告子造義外之說。不隨人爲轉移。故以

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爲不動心。與孟子之道適相反。義外之說破。則通變神化之用明矣。毛氏奇齡四

書齋言云：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正則。此何足辨。亦何足以服告子。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嘗以二

者問先仲氏。先仲氏曰：敬長無人我。以長在人耳。今嗜炙亦無人我。此非人也。物也。且其無

人我而必長人者。以長在外耳。今嗜炙主愛。而亦無人我。而惟外是愛。此非長在外。節愛亦在外

也。上言長馬之長。異乎長人之長。則人物有別矣。此緊承長楚人之長二句。愛在外與嗜炙在內大

別。此借仁內以駁義外也。一曰：以在位而易其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夫嗜食甘飲者。章指

愛也。愛亦在外矣。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外。此以義外駁仁內。不同。章指

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違情。知所以然。季之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注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注

人性在化。○正義曰。化。變化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

興。則民好暴。注公都子曰。或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

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

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注公都子曰。或

人以爲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

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注或曰。性可至比干。○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危

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成子駿漆

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按公都子此問。卽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

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韓非子八僇。有漆雕氏之僇。世子或其徒與。蓋或入二說。皆原於聖

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

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與之爲惡。則誅。可與

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

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詳見漢書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注。紂爲君至不仁。○

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

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比古人文章之善。翟氏巖考異云。陸象山集與周

元忠書曰。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

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徵。則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而紂於二

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按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彌其所原。乃屬呂氏春秋。

呂氏言宜難深信。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傳及兄子。惟沃甲一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

孫會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邪。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

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皆兄弟也。此孟子所載與史記不

同處。象山言最爲超卓。孟子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也。今日

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國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

○今日至非與。○正義曰。鄭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不善。言金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爲同於釋氏。其杞柳桮水之喻。又以爲同於荀揚。然則荀揚亦與釋氏同與。曰。否。荀揚所謂性者。古今同謂之性。卽後儒稱爲氣質之性者也。但不當攙理義而以爲惡耳。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激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爲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揚子見於長善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子言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善而上不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卽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亦未嘗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別之曰氣稟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釋之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止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樂記人生而靜。與感於物而動對言之。謂方其未感。非謂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非以理爲在天在人異其名也。況如其說。是孟子乃追謂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氣中。安得斷之曰善。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體。人之爲人。舍氣稟氣質。將以何者謂之人哉。是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視理微如有物。以善歸理。雖顯避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轉人而空論夫理。故謂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若不視理如有物。而其見於氣質不善。卒難通於孟子之直斷曰善。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而實同也。孟子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性者。飛潛種植之通名。性善者。論人之性也。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凡植禾稼卉木。畜鳥獸蟲魚。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自古及今。統人與百物之性以爲言。氣類各殊是也。專言乎血氣之倫。不獨氣類各殊。而知覺亦殊。人以有禮義。異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而荀子視禮義爲常人心中所不及。故別而歸之聖人。程子朱子。見於生知安行者罕觀。謂氣質不得激之曰善。荀揚之言固如是。

也。特以如是則特於孟子。故截氣質爲一性。言君子不謂之性。截理義爲一性。別而歸之天。以附合孟子。其歸之天不歸之聖人者。以理爲人與我。是理者我之所無也。以理爲天與我。庶幾淪泊附著。可總爲一。是借天爲說。聞者不復疑於本無。遠信天與之得爲本有耳。彼荀子見學之不可以已。非本無何待於學。而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於學。故謂爲氣質所好壞。以便於言本有者之轉。而本無也。於是性之名移而之理。而氣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汙濁。不過從老莊釋氏所謂真宰真空之受形以後。昏昧於欲而改變其說。特彼以真宰真空爲我。形體爲非我。此仍以氣質爲我。難言性爲非我。則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謂之我有。亦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爲完全自足之物。斷之爲善。惟使之截然別於我。而後歸天與我完全自足。可以啓我之壞之。而待學以復之。以水之情喻性。以受好而獨。喻性墮於形氣中好壞。以澄之而清喻學。水靜則能清。老莊釋氏之主於無欲主於寂靜是也。因改變其說爲主敬。爲存理。依然釋氏教人認本來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若夫古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者。豈徒澄清已哉。程子朱子於老莊釋氏。既入其室操其矛矣。然改變其言。以爲六經孔孟如是。接諸荀子差近之。而非六經孔孟也。謹案禮記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理猶性也。以性爲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於宋儒也。理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卽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惟其分。故性卽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真宰真空耳。孟子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困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

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

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爾乃若至罪也。○正義曰。程氏荀田孟蓋論學小記

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也。故乍見

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正謂下愚不移者皆如是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若者。

轉語也。卽從下文若夫夫生根。其情者。下愚不移者之情。卽下文爲不善者之情也。曰可以爲善者。

不可不可未可知之辭。然而未嘗不可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乃其後之變態。非其情動之初。本然之

才便如此也。性善之義。至孟子言之。乃真透根之論。卽今日人人可自驗。人人可自信其性之無不

善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專論習也。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習。習相遠。愈見

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智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智者也。蓋氣稟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卽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智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差等。其上焉者賢也。等而下之。則不智而愚矣。愚非無其智也。德其智而不達。則愚。智愚雖分。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既有智愚

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於是智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惡。即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本然之愚。若智者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智。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智。智有等差。習而移之。下達者。可至於下愚。移而智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見其善而已矣。然則相遠者。因習而移其智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智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盡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也。惟夫生而上智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智而移而至於上智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智。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忽有加於人也。忽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智之性。其端見於鸚鵡鴦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說。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慎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真好真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然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周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善之端爲證。彼荀子之言性惡也。曰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尊。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矣。曰。人生而後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樂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焉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爲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從違爲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達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達。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發己之欲者。廣之能達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感。使人之欲無不達。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塗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怒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知也。孟子舉鸚鵡鴦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不謂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云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性之等差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日性善之文。繼之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領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格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

見。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謂性始善而終於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也。體質最壞。究非體質之罪。又安可究其本始哉。謹按孟子性善之說。全本於孔子之贊易。伏羲畫卦觀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俾天下萬世。無不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此性善之指也。孔子贊之。則云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禽獸之情。不能旁通。即不能利貞。故不可以為善。情不可以為善。情不可以為善。此性所以不善。人之情則能旁通。即能利貞。故可以為善。情可以為善。此性所以善。禽獸之情何以不可為善。以其無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以可以為善。知其性之神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孟子於此。明揭性善之情在其情。則可以為善。此誠會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得其要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情陰而有欲。故貪淫爭奪。端由此起。荀子謂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也。情欲之為不善。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即能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此孟子所謂可以為善也。荀子據以為性惡。荀子但知禮而不過易者也。孟子據以為性善。孟子深通於易而知乎禮之原也。孔子以旁通言情。以利貞言性情。利者變而通之也。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己之好貨。而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因己之好色。而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如是則情通。情通。則情之陰已受治於性之陽。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為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為善。而伏其性之神明也。乃性之神明。能運旋其情欲。使之可以為善者。才也。孔子贊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為三才。有此才乃能迭用柔剛。旁通情以立一陰一陽之道。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為善者。才也。不通情而為不善也。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此觀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下愚不移。不才之至。不能以性之神明運旋情欲也。惟其才不能自達。聖人乃立教以達之。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別。上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不能自達也。伏羲教之。無論智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謂通其神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神明。豈教之所能通。智之不知有父但知有母。與禽獸同。聖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為夫婦。各為父子。以此教禽獸。仍不知也。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獸之性。雖教之不。禽獸之情。雖教之不。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即是可以為善。性之善全在情。可以為善。情可以為善。謂其能由不善改而為善。孟子以人能改過為善。伏其為性善。伏羲之前。人同禽獸。其貪淫爭奪。思之可見。而伏羲能使之均歸於倫常之中。警視之頑。象之傲。亦近乎下愚矣。而舜能使之底豫。信乎無不可以為善之情也。可以為善。原不謂順其情即善。乃若宜如程氏瑤田之說。趙氏以順釋若。非其義矣。○注。若順至性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



情發於外。性藏於內。故相表裏。性之善。不爲情欲所亂。性能運情。情乃從性。則情可爲善。引孝經者。喪親章第十八。云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趙氏謂孝子仁於其親。由於天性。而情卽從其性之仁爲哀戚。是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語也。趙氏以若其情爲順其情。故反言不順其情。是隨人而強作善者。則情非從性矣。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爲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注。仁義至我也。○正義曰。前以情之可以爲善明性善。此又以心之有惻隱羞惡爲惡恭敬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之舉智愚有異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者。隔之明而已。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金等味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人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禮義者。智於天地人物事。爲戚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有不至。禮義有不盡。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國語周語云。衆口鑠金。史記索隱引賈逵云。鑠。消也。消鑠我。猶云我賊人。以仁義禮智爲由外鑠我。當時蓋有此言。如莊子言地橫不殘執爲仁。故孟子直斥其非。而以爲我固有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爾雅釋詁云。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者也。所以不願人之文鑠也。○注。譬如至昏也。○正義曰。國語晉語。胥臣曰。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僮無知。昏闇亂也。此與遷諫威儀儀儀僂僂僂僂。同爲八疾。又云。費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缺也。若有違賢。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此言僮昏之人。不可教之以善。故趙氏引以證下愚不移也。周禮秋官司刺。三赦曰。蠢愚。注云。蠢愚生而癡騷童昏者。禮記禮器云。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生而癡騷童昏。既列於八疾。則與體不備同。故爲被疾不成之人。趙氏以下愚爲此癡騷童昏之人。則是不移由有疾。

所以不移也。無此疾者。固無不可移者矣。尤與性善之情合。譬如者趙氏自證未定。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

懿德。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

道。故曰。人皆有善也。注。詩大至善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蒸民篇第一章。蒸。詩作烝。夷。詩作彝。道。故曰。人皆有善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蒸民篇第一章。蒸。詩作烝。夷。詩作彝。

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精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

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趙氏義與毛同。不釋秉義。當亦同箋訓執持也。趙氏既以法釋則。又以有

物有則爲人法天。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蓋亦如箋物象之說。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

禮智信。卽象天之木金火土水。故以性屬天。以六情從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卽前性善勝情

精則從之之義也。程氏菴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

而成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於事爲。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是則

也。以德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

之威儀之禮。蓋卽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習而可能者也。亦卽其限於天成於己

者之所學焉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

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諾。注。善惡異衢。○正義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路者不至。揚俊

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諾。注。善惡異衢。○正義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路者不至。揚俊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

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以飢

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注。富歲豐年也。○正義曰。論語顏淵篇。富哉言乎。集解引孔安國云。卽豐也。故富歲爲豐年。○注。賴善。○正義曰。呂氏春秋當染篇。弟子彌豐。高誘注云。豐。感也。是富云。賴。利也。一曰善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羸。賈有餘利也。賴。羸也。高帝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給爲亡賴。按今人云無賴者。謂其無衣食致然耳。方言云。賴。歸也。南楚之外曰賴。賴。取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衡策云。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小雅采芣篇。亦是戾矣。毛傳云。戾。至也。正義云。明王之德能如此。亦是至矣矣。鄭注萊蕪云。至猶善也。是戾與善同義。

又鄭注大學云。戾之言利也。利與善義亦相近。故利謂之戾。亦謂之賴。善謂之賴。亦謂之戾。戾賴。語之轉耳。阮氏元云。富歲子弟多賴。賴即嫻。按說文女部云。嫻。嫻也。從女賴聲。一曰嫻也。具部云。賴。贏也。從貝賴聲。禮記月令云。不可以贏。注云。贏。猶解也。解即嫻。贏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粒米狼戾。民多懶怠。月令不可以贏。即是不可以嫻。而子弟多賴。即是子弟多懶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年多惡。未聞溫飽之家皆由禮者矣。阮氏說是也。○注。非天至惡者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才者。人所分而物各如其性以爲形質。而知能發區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也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爲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實亦殊。才實者。性之所呈也。舍才實安親所謂性哉。以物擊之器。才則其器之實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實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冶錫以爲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爲實。一如乎所冶之金錫。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爲金爲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爲器。即於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金錫之爲器。一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而下。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才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魯金之五品。而黃金爲貴。雖其不美也。莫與之比貴也。況乎人皆可以爲賢爲聖也。後儒以不奪歸稟氣。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其萌芽甲坼。根幹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形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性斯爲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謂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魯言之而形不踐。是不踐比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趙氏以與之異釋爾殊。蓋以爾字爲助詞。與之異但釋殊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如此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言非天之降才如此其異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異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

今夫辨麥播種而擾之其地同樹

之時又同。俶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

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困辨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麩。言人性之同。如此辨麥。其不同者。人事兩澤有

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露也。○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擾。麻田器也。從木憂聲。論語

擾。鄭曰。擾。覆種也。與許合。許以物言。鄭以人用物言。齊語深耕而疾擾之。以待時用。韋曰。擾。摩平也。齊民要術曰。耕荒畢。以鐵齒鋤。鋤再偏把之。漫攤委糞。勞亦再偏。即鄭所謂覆種也。

詩云：靡田。當兼此二者。賈又曰：春耕奪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古曰：覆。今日勞。勞。即到切。集韻作：。繼接。今俗所謂抄也。土初耕尙相成塊，以鐵齒耙之，則細。履耙則愈細。所謂抄也。先耙其土令細，是靡平也。既布種又耙之，是覆種也。靡平覆種二事，而皆用此。覆種亦是靡田。而靡田不皆覆種也。此播種而覆。當是覆種。論語覆而不耙，方在耦耕之後。蓋始靡平其祖塋，不必即覆種矣。音義引丁云：音憂。壅苗根也。時方播種，尙未生苗，種已生苗，詎容靡平。丁說非是。○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己曰：以春日始至，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趙氏依溫故錄云：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於日至之時，夏日至也。割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慨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熟。故言皆熟。乃舉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去爲晚禾地矣。○注：轉麥至來轉。○正義曰：程氏瑤田圖藝錄九穀考云：來，小麥也。轉，大麥也。王楙農書載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也。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生於杏生於桃。並指秀時也。農桑輯要載崔實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二書言大小麥，皆宿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成。故云宿麥。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種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按旋之言疾也。與宿麥對言。是謂大麥爲春麥。玉篇：轉，春麥也。蓋同之矣。余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多矣。然皆小麥也。崔實曰：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廣志：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玉篇：轉，大麥也。今考崔實言種大小麥，並以白露節爲始。惟類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轉麥。說者以滋麥爲大麥類，然則轉麥爲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盡名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轉草，大麥。轉也。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傳云：牟，麥也。箋云：武王踐孟津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又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烏。於美乎赤烏。俱來，是以前來爲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釐轉，而釋之云：釐轉，麥也。始自天降，則來牟俱是麥。於文義爲允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轉一來二鍵。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麥。引詩云：貽我來轉。又云：齊人謂麥爲轉。孫與來通。又云：轉來。轉麥也。則亦以來轉爲麥。與劉向同。但不言大小耳。李善注典引：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釐，大麥也。釐與轉同。來轉對文。轉爲大則來爲小矣。古者大爲牟，御覽引淮南子注云：牟，大也。大麥故稱牟也。○注：碾薄也。○正義曰：說文石部云：磬，堅也。磬也。磬也。毛詩王風邶中有麻傳云：邶中境磬之處。境磬即碾磬也。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碾磬，轉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碾磬。蓋地土肥則和柔。堅硬則五穀不生。故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

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大小。作屨

者猶不更作黃。黃。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注。黃。草器也。〇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天子之

工。典制六林。注云。惟草木職亡。蓋謂作荏葦之器。黃爲草器。蓋卽草工所職。凡葦竹所編者是也。論語憲問篇。有荷黃。太平御覽引鄭氏注云。黃。草器也。說文神部云。黃。草器也。與古文

黃。象形。論語曰。有荷臯而過孔氏之門。又子罕篇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集解引包曰。黃。土器也。黃與黃通。草器。蓋卽臯土之器。於臯之象形。可知其狀矣。晉書音義云。黃本作蒹。黃

本與蒹通。檀弓杜黃。左傳作屬蒹是也。今。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

俗呼竹籃之小者爲蒹子。猶古之遺稱也。

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

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罔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也。注。口之至似也。〇正義曰。傳十七年左傳云。雍

雍。雍人名。卽易牙。孔氏正義云。此人爲雍。宜名巫而字易牙也。戰國策魏策云。齊桓公夜

牛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且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此易牙知味之事也。孟子此章。特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卽在飲食男女。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

性不同於犬馬。同一飲食。而人能嗜味。鳥獸不知嗜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

惟人心最靈。乃知嗜味好色。知嗜味好色。卽知孝弟忠信禮義廉

恥。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是性善。悅口亦是性善。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注。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

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注。目亦猶耳也。子都

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注。子都至在且。〇正義

蘇。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孔氏正義云。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然則孔氏不以子都爲人

名。乃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趙氏引詩以證是

也。關氏若璩釋地籍云。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爲男爲女。杜氏注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

子都鄭大夫公孫闕。故鄭風當昭公時。從以爲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荀子非相篇云。古者

桀紂長巨姦。天下之傑也。姦與美連文。是姦即美。又成相篇云。君子由之倂以好。倂亦姦也。衛風碩人箋云。長麗倂好。齊風還簫子之昌令。毛傳云。昌。倂好貌。釋文皆云倂本作姦。是姦即好也。呂氏春秋達鬱篇云。侍者曰。公較且麗。高誘注云。較麗皆好貌也。韓詩外傳云。以爲姦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齟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云。毛嬙。天下姦人也。故曰。

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補云。至於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者同聽言。謂

同如是耳。與前惟耳亦然諸然亦相應。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之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

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心之至我口。○正義曰。戴氏震

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性。類至殊也。

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類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諸告子

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

胥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

則舉性之名而曰理也。是又不可。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

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

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適。則其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

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動天下之

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口乃若其情。贈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據才質而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人也。

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處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才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檢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冲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雖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遠不得漫以爲同耳。主才質而理義。苟子吾子是也。苟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從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格之。使不爲不善。苟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

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冲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費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以有形體則有欲。而外形體則有欲。一死生。去情欲。以安其神。冥是非。絕思慮。以苟語自然。不知歸於必然。是爲自然之極致。動靜皆得。神自安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遺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懿中正。如是謂之理義。故理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何以同然。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問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易也。此之謂同然。精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而生惑。如斯精。往往離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淺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爲理義。吾體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禍之無所終極也哉。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恃戾恣睢。其處斷一事。實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然則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扶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橫。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卽其人廉潔自持。心無私慝。而至於處斷一事。實詰一人。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氣正性。嫉惡如讎。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往往人受其禍。己且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於衆人。則共推之爲智。其去聖人甚遠也。以衆人與其所共推爲智者較。其得理。則衆人之蔽必多。以衆所共推爲智者與聖人較。其得理。則聖人然後無蔽。凡事至而心慮之。其斷於心。輒曰理如是。古聖賢未嘗以爲理也。不惟古聖賢未嘗以爲理。昔之人。異於今人之一啓口而曰理。其亦不以爲理也。昔人曾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言之。夫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繆。使人自求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踐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以長於我與我長言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以等於我言也。曰所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情絮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問以意見爲理。自宋以來。其蔽致斥者。謂理在人心故也。今日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徇無可疑矣。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與。曰。孟子言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聲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心。猶味之悅口。聲之悅耳。色之悅目之爲性。味也。聲也。色也。在物接於我之血氣。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知血氣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理義。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於我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於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至是者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會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徹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窮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則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賈之味。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於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之謂。聖人神明之感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問後儒以人之有嗜欲。出於氣稟。而理者。別於氣稟者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於神明。則於事靡不得理。是求理於氣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性善何也。曰。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之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口鼻。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心。於是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於耳目鼻口與。心。君子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形於天地。故所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之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其間。是爲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剋。剋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養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資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而之。概於是。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剛。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氣血明矣。非根於心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欲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又非心出一意可以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強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之。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之。非別有理以予之。而具於心也。心之神明。於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感。其照不謬也。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人之血氣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於大異。苟知問學。猶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以之言學。尙爲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爲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爲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爲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與。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正則出於邪。不出於邪則出於正。可也。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於邪而不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爲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邪而有所蔽。則於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於抱一。貴於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此老莊之說。非中庸雖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遇者。雖無欲亦遇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真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貴

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貴卑。長者以理貴幼。貴者以理貴賤。雖失  
體之於上。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  
之。嗚呼。雖以理責之言。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  
乎。人性之殺為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  
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  
而已矣。問樂記言滅天理窮人欲。其言有似於以理欲為邪正之別。何也。曰。性譬則水也。欲譬則  
水之流也。節而不過。則為依乎天理。為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猶地中行也。窮人欲而至於有悖逆詐  
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譬則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也。聖人教之反躬。以己之加於人。設人如  
是加於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則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惡汎濫而塞其流也。惡汎濫而塞其流。  
其立說之工者。且直絕其原。是獨欲無欲之喻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此後儒視為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  
如命之專則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為正。人欲為邪  
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  
可謂之非天理乎。試以人之形體與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於長大。德性始乎蒙昧。  
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  
質等差凡幾。古聖賢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於去情  
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在老莊釋氏。既守已自足矣。因毀譽仁義以伸其說。荀子謂常人  
之性。學然後知禮義。其說亦足以伸。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於老莊釋氏。而改其毀譽仁義者。以  
為自然全乎仁義。巧於伸其說是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為天與我。猶荀子尊禮義。以為聖人與我  
也。謂理為形氣所汙壞。是聖人而下。形氣皆大不美。即荀子性惡之說也。而其所謂理。則為漆洳  
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真空之漆洳附著於形體也。理既完全自足。難於言學以明理。故  
不得不分理氣為二本而各形氣。蓋其說難釋傳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咸  
習非勝是。不復求通。嗚呼。吾何敢默而息乎。○注。理者得道之理。○正義曰。易說卦傳云。和順  
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道德性命。指出理字。此孟子所本也。道者行也。凡  
路之可通行者為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為道。得乎道為德。對失道而言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  
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  
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即為失道。趨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達乎趙。  
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乎魯。行焉而仍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即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義。  
理於義者。分而得於義也。惟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於道。即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  
子以理義明性。即孔子以理於義明道也。趙氏以得道之理明之。得道之理。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養

也。後傳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旨。故戴氏詳爲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茫乎未聞遺矣。○注。草食曰芻穀食曰象。○正義曰。禮記月令仲秋察芻象注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象。說文犝部云。芻。刈草也。飼牛羊以草。故卽稱牛羊爲芻。樂記云。夫豢豕爲酒。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是犬豕穀食者也。故卽稱犬豕爲象。大戴記會子天圓篇云。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阮氏元校勘記云。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於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宋本食作性。

子言是所以勗而好之。爾人稟性俱有好憎。○正義曰。好憎卽好惡。孟子以悅心悅口言性。悅卽是好。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爲哀。強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受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懼恐懼好樂憂慮。齊家之親愛踐惡畏敬哀矜赦情。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祇此一見。卽好惡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太叔對趙盾子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卽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爾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爾注。牛山至之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爾方尙少錯。無論今日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鄭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獨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力命篇。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爾雅釋地文。息之義與生同。生亦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嶺長也。息與鎮通。剡象傳云。君子尙消息盈虛。消息卽增長也。毛詩言濯

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爾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爾注。牛山至之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爾方尙少錯。無論今日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鄭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獨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力命篇。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爾雅釋地文。息之義與生同。生亦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嶺長也。息與鎮通。剡象傳云。君子尙消息盈虛。消息卽增長也。毛詩言濯

羅者二。大雅靈臺篇鹿羅羅。傳云。羅羅。娛遊也。崧高篇鉤膺羅羅。傳云。羅羅。光明也。羅是洗澤。鹿羅之名。物經羅羅。則垢汙悉去。故光明爲羅羅。山有草木。則陰翳不齊。草木盡去。不異羅爲無草木之貌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日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也。豈希言不遠也。存在至

義曰。爾雅釋言云。存。存在也。是存即在也。良之義爲善。良心卽善心。善心卽仁義之心。放者。存之反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高誘注云。且。朝也。且且猶云朝朝。亦卽日日也。且且言非一日也。日日放其良心。猶日日伐其山木。山木由此不美。人心亦由此不良。良亦美也。其日夜之所息。趙氏解爲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息之義爲生。長所息。指生長比心之仁

義。仁義不能無端生長。破趙氏以思欲明之。蓋雖放其良心。其始陷溺未深。尙知自悔。雖爲不仁。而思欲尙轉而及仁。雖爲不義。而思欲尙轉而及義。此思欲之所轉。卽仁義之心所生長。相近。卽性相近之相近。放失之後。其平日之氣。好惡尙與人相近。則性善可知矣。趙氏以人爲賢人。謂能存仁義之心。未放失其良者也。其實與人相近。正謂與禽獸相遠。謂之爲人。性原相近。但日放一

日。則日遠於人一日。日遠於人一日。卽日近於禽獸一日。而其日夜所息。則仍與人近而不遠。此孟子以放失仁義之人。明其性之善也。且且伐之。而所習仍相近。則良心不易亡如此。此極言良心不遠亡。非謂良心易去也。故趙氏以幾希爲不遠也。或以息爲歇息。非是。以幾希爲甚微。亦失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豈希言不遠。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則其且

晝之所爲。有悖亡之矣。悖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

哉。且晝。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悖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悖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注。且晝至情也。○正義曰。說文日部云。且。傳。祭之且日之享賓也。注云。且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紀。且日合戰。注云。且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晝也。且晝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日之氣。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見紛華所悅。而所息者乃牾亡矣。音義云。丁云牾古沃切。謂悔吝刺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桎之刑其身。此桎從木。書桎警今惟淫舍牾牛馬。鄭氏注云。桎。桎桎之桎。是桎桎之桎。通作牾。故牾亡作牾亡也。趙氏云。其所為萬事有牾亂之。則是以亂釋桎。毛詩小雅何人斯云。衽撓我心。傳云。撓。亂也。詩大雅抑篇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作有桎德行。是桎與覺古通。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桎羽羣。注云。桎。諸家並古誥反。案字書桎從手。即古文撓字。謂撓擾也。桎桎桎同。趙氏讀桎為撓。故訓為亂。丁氏以為桎桎。非其義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有桎之有當讀去聲。讀去聲則為又。謂才有所生息。又桎亂而亡失之也。反覆即反復。息而桎。桎而又息。息而又桎。其始息多於桎。久則桎多於息。息則仁義之心存。桎則利害之見勝。桎之不已。則心但知有利害。不復能思欲息長仁義。是利害之邪。干犯仁義之良。故夜氣不足以存也。至桎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乃違禽獸不遠。然則人之不遠於禽獸。亦非一日所遽至也。坤文言傳云。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繫辭傳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當其日夜所息。好惡尚與人近。是時早辨。尚不至於桎亡。此聖人設教。所以恥之以仁。畏之以義。勸以利而懲以威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罔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也。

以喻屈也。猶心為若是也。注。誠得至是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注云。度於仁義也。息仁義必以思欲。養仁義必以法度。趙氏深能發孟子之指。或謂靜以任其自然。非其義也。說文水部云。消。盡也。故以善釋消。手部云。操。把持也。禮記曲禮操右契注云。操。持也。故以持釋操。舍即放。放即縱。論語雍也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集解引鄭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論語里仁篇。里仁為美。擇不處仁。集解引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鄉大於里。而皆為民之所居。故云鄉猶里。以喻居也。惟猶獨也。近讀鄉為向。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向也。衆所向也。鄉里之鄉。本取義於向。則其義通矣。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性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不在。有所不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在。亦出入也。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因其出之入之也。

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下云吾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則是孟子仕齊。乃有是語。故知王為齊王也。呂氏春秋審為篇云：世必惑之。高誘注云：惑。怪也。或與惑同。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注：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

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注：種易

至生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暴。曬也。說文日部云：曬。暴也。日光所曬故溫。草木五穀。雖有經冬而生者。然其種必得溫和之氣。乃能萌動。今農人清明後侵稻種。既發牙矣。設遇風霜。

則必枯萎。是陰寒以殺之也。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叔發罕忌傳云：罕。希也。故罕見即希見也。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芽。萌芽也。牙與芽通。故幼小稱童牙。萌牙即

萌芽也。○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注：奕。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

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注：奕。博至奕者乎。○正義曰：方言云：箒謂之蔽。或謂之

或謂之箒毒。或謂之妃專。或謂之匪璣。或謂之碁。所以投箒謂之柝。或謂之廣平。所以行碁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碁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戴氏震疏云：箒。博古通用。說文

云：箒。局戲也。六箸十二碁也。古者烏冑作箒。箒。碁也。局。博所以行碁。奕。圍碁也。荀子

大略篇云：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大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菝菝象碁。有

六箒些。王逸注云：菝。玉也。菝。箒。箒。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碁。故謂六箒也。史記范雎

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寧子視君不如奕碁。

廣雅：箒。箸謂之箒。妃專。箒也。廣平。柝也。曲道。揭也。圍碁。奕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

疏證云：楊通作局。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為博箒。西京雜記云：詩博昌。晉陸博。法

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碁十二枚。法大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

之稱。取義於平也。說文云。秤。平也。韋昭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秤之上。小爾雅廣服棋局謂之奕。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奕。圍棋也。廣雅釋名。圍棋。奕也。奕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基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即奕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碁局取譽。注云。奕。圍局也。碁。即所執之子。按博奕皆用碁。奕為圍碁。博為局戲。說文簿。局戲也。六箸十二碁也。法與圍碁異。按謂博與奕異是也。博蓋即今之雙陸。奕為圍碁。今仍此名矣。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秤。以其同行於秤。皆謂之碁。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碁。劉徽九章算術句股篇。用諸色碁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碁。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碁俗謂之鏡。尚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秤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奕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奕旨云。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饒侍。雖有雌雄。不足以為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針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為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奕甚明。蓋奕但行碁。博以擲采而後行碁。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為博。博與奕益遠矣。趙氏以論語博奕連言。故以博釋奕。其實奕為圍碁之專名。與博同類而異事也。引論語在陽貨篇第十七。○注。數技至得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任其數而已矣。淮南子原道訓。貴其周於數。高誘注並云。數。術也。禮記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云。術。猶藝也。坊記尚技而職事。注云。技。猶藝也。技。術皆訓藝。數之為技。猶數之為術。即數之為藝。禮記少儀游於藝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九數為六藝之一。故數可稱藝。其實數之名。漢書律祿志云。一十百千萬是也。九數之用。其為方田。粟米。釜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其用大矣。而一秤之閒。方畧之內。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亦數之類也。故云小數。致之言細密也。用志不細不密。則負矣。故專一其心以細密其志也。致是細密。細密即是精。趙氏章句不解致志。而章指云。不精不能。不精即解不致志。不能即解不得也。趙氏注中

所略。每於章指補之。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

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

善奕。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慧亦若是。○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援。引也。淮南子說

山訓云。好弋者先具繳與矰。注云。繳大綸。說文糸部云。繳。

生絲縷也。文選文賦李善注引說文云。謂縷系縮矢而以進射也。矢部云。縷。進射矢也。佳部云。縷者。繫射飛鳥也。詩鄭風女曰雞鳴箋。齊風盧令箋。皆云弋。縷射也。孔氏正義曰。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縷射。說文糸部又云。縷。釣魚繫也。然則繫爲生絲縷之名。可用以繫弓弋鳥。亦可用以繫竿釣魚。○曰非然也。○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孟子爲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爲與謂同義。言謂是其智弗若也。趙注云。爲是。謂其智弗若也。分爲與謂爲二。失之。○注。有人至奕秋。○正義曰。古之以技傳者。每稱之爲名。如魯和卜徒父是也。此名奕秋。奕是技名。故知秋爲其名。因通國皆謂之善奕。故以奕加名稱之也。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云。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考注云。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儲字承上思字。儲蓄精思。正是專心致志。李善注是也。王應麟以儲行善奕之人。非是。藝文類聚引尸子云。矚矚在上。杆弓鞞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矚之心亂也。此文矚矚。當卽孟子此文之意。俱學者。俱習也。智卽性之神明也。弗若者。習相遠也。非然者。非性本相遠也。此章以智明性。與前章以仁義明性互見之。章指言奕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詩云至謂也。○業孟子章指者證云。濟濟二句。左傳成二年楚子重引之云。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苟卿梅福王褒皆以爲文王賴多士以寧。獨管子云。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福利。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以濟濟指文王言。賈誼新書又云。輪翼文王。則身必已安也。以寧指多士言。二解並異。按此詩爲大雅文王篇第三章。傳云。濟濟。多威儀也。孔氏正義云。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云。濟濟。多士之容止也。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矚矚。與此同。濟濟與多士連文。自指多士。趙氏引以與一人善之相對。多士則寧。一人則不智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也。○注。熊掌熊蹯也。○正義曰。周禮秋官甸氏。掌攻鼈獸。各以其物火之。熊蹯之等。文公元年左傳云。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注云。熊掌難熟。糞久將有外被。宣公二年左傳云。宰夫臠熊蹯不熟。宣公六年公羊傳。熊蹯不熟注云。蹯。掌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

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注：莫甚至爲耳。○正義曰：趙氏謂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是不知好義之人也。不知好義，乃苟求

得生。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是不知惡不義之人也。不知惡不義，乃苟於辟患，是指喪失其良心者而言。於下由是云云不實。近時通解，則以此爲反言以快人性之必善，必有良心。以爲下人皆有之張本。欲生惡死，人物所同之性。乃人性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此其性善也。此其良心也。何以見其欲有甚於生，於其不爲苟得見之。何以見其惡有甚於死，於其患有所不辟見之。惟

苟得。所惡無有甚於死，則何以患有所不辟。反復以明人必有此良心。或謂此言生死之權度。所欲有甚於生，則不苟得此生。所惡有甚於死，則不苟於辟患。此舍生而取義之事也。使無義可取，則此時所欲莫甚於生。則又以得生爲是。此時所惡莫甚於死。則又以辟患爲是。生而不義，則不苟生。生而義，則亦不苟死。不爲苟得。患有所不辟。爲貪生亡義者言也。可以得生何不用。可以辟患何

不爲。爲輕生不知義者言也。義不在生，亦不在死。當死而死，當生而生。聖人之權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

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注：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惡而辟患者，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由是至喪耳。○正義曰：趙氏以

是故二字相呼吸。○注：不爲苟惡。○正義曰：苟惡，謂不肯苟且爲惡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注：由是以下爲一節。蓋以兩由是與

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噍爾，猶呼爾咄咄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己，故不肯受也。蹴，躡也。以足踐躡與之，乞人不絮之

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注：噍爾至貌也。○正義曰：音義云：噍，呼故切。咄，丁都忽切。叱也。噍，七內切。呼也。呼與噍通。文公元年左傳：紅羊怒曰：呼役夫。注云。

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怒而稱以賤者。而先發聲爲呼。則呼是怒聲。文選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倉頡篇云。咄。咄也。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注引說文云。咄。叱也。說文口部。叱。詞也。叱。怒也。言部云。詞。大言而怒也。嗔之訓爲號。論氏以與嗔爾之義不合。故用左傳呼字讀之。又解以咄咄。明其爲怒也。或以嗔爲召呼。乃行道之人。招之使食。未見其必不肯受。下云道中凡人。以其賤己。正用呼役夫之意也。道中即路中。○注。蹴躡至絮之。○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蹴。躡也。躡。踐也。躡。踏也。躡。踐也。蹴躡躡踐踏五字相轉注。以足踐履之。則汗而不絮。毛詩邶風谷風。不我屑以傳云。屑。絮也。絮。與絮同。不屑。是不以爲屨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注。言一至乏者。○正義曰。嗔爾蹴爾。無禮者也。不受不絮。貴禮也。萬鍾或以禮或不以禮。以禮則義可受。不以禮則義不可受。此宜辨別者也。不辨則有非禮而受者矣。音義云。辯。丁本作變。云於義當爲辯。辯別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周易坤釋文由辯。荀作變。是辯變古字通用。按今本作變。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昭公三年左傳云。釜十則鍾。考工記。栗氏量之以爲。鑪。鑪。即釜。是鍾爲量器也。釜爲六斗四升。鍾爲十釜。是六斛四斗也。淮南子修務訓。鍾。然日加數寸。注云。加。猶益也。人日食幾何。故於己身何有加益。昭公六年左傳。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廣雅釋言云。供。養也。故以供奉奉。說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曰供給。謂蓄妻。妻則絕以養之。奉。即祿食也。詩大雅瞻卬。君子是讜箋云。讜。知也。得字趙氏無釋。而云施與。音義出得我與云。張云平聲。亦如字。以施釋與。則趙氏讀與如字。得我與。謂得獲我之所施與也。讜與爲平聲。則得我不可爲得獲之得。哀公二十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大子適郢。注云。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悅也。得與德通。禮記樂記云。德者得也。國策齊策云。必德王。秦策云。必不德王。此得我即德我。所知之人窮乏。而我施與之。則彼必以我爲恩德而親悅我也。近時通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所謂失其本心也。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

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困不行

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注。可哀憫哉。○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哀。閔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

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困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

學問所以求之。注。學問所以求之。○正義曰。前言放其良心。失其本心。操則存。舍則亡。賢者能

惟在學問而已。學問。即中庸所云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孔子所云

好古敏求。孟子所云誦詩讀書。聖人教人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者。無有他意。不過以此求其放心而

已。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

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

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

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

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

中道之方。悉歷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學問所以求之一語精義。然求放

心非學問不為功。須兼到乃盡耳。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困由路

求放心。即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正義曰。求心在於知義。知義在於學問。趙氏深得孟子之情。通儒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

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困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

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不若人故也。注。無名至故也。○正義曰。無名指。

無妨些。王逸注云。妨。害也。故害事為妨害於事。但不信則非疾痛。或雖不疾痛而以不

信妨事。尚須慮之。而又為無名之指。非手之常用。則不信亦不妨害事。可不慮也。指不

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困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

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注：類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達鑿鑿云：得其類。失其大。不云。知類。知事義之比也。章指言會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羈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

人皆知灌漑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正義曰：尚書序云：伊尹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史記集解引鄭氏注云：兩手合之曰拱。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僖三十二年傳：爾基之木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

櫛兩手曰拱是也。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

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毛詩鄭風定之方中云：樹之榛

栗，椅桐梓漆，箋云：樹此六木於宮，謂桐梓與榛栗椅漆為六。是桐梓皆木名。爾雅釋木云：榮，桐木。注云：即梧桐。又云：椅，梓。注云：即楸。是也。齊民要術有種桐梓法。章指言莫知養

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戒未達者也。注：而養樹木。○正義曰：孔本樹上有其字。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衍其字。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

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注：人之至相及也。○正義曰：趙氏之意，以身對心而言。心身皆人之體。愛心亦兼愛身。則養心亦兼養身。故先言人之所愛，則養之。彈括身心而言。次言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明養身由養心而兼及之也。膚為肌肉，屬身言。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注：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正義曰：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

注：考，知至養也。○正義曰：考與致同。周禮夏官大司馬：以待致而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卜維王。箋云：考猶稽也。養身為養心之所兼。則大小顯然可見。善則為大人。

不審則為小人。欲知其為大人小人，則不必致。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

校稽察於他事。即其所養在何體，則知之矣。

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注：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

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者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注。養小至大人。正義曰。趙氏佐溫故錄云。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增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矣。按頭頸貴者以下十八字。於上下文義不貫。恐非趙氏原文。今有場師。舍

其梧桐。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注。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也。梧桐棘梓皆木名。棘棘

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注。場師至師也。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

為場。場人每場下土二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實珍果之園。地注云。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

擲。季秋除圃中為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場為納禾稼而築。故云場。以治穀。場為

圃中之地。園圃乃樹草木。今言養其棘棘。故連圃言之。爾雅釋言云。師。人也。蓋場師即場人也。

場人稱師。翁工師醫師。師之屬。爾雅釋木。檉。梧桐與桐榮木別。栢山。栢與栢梓別。蓋栢雖與桐異而

為一類。故栢亦稱栢。梓雖與栢異。考工記注云。梓。栢屬。以其屬統言之。則栢亦栢也。栢亦梓

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栢。檉也。檉。栢木。槐小葉曰栢。郭云。槐當為栢。檉細葉者為栢。又

大而較檉。小而較栢。郭云。老乃皮粗。較為栢。小而皮粗較為栢。又栢山栢。郭云。今之山栢。

覆者。覆之或字。阮氏元校勘記云。栢棘。古書皆作棘。爾雅釋木。梓。栢也。栢。栢木。槐小葉曰栢。郭云。今之山栢。

爾雅皆同。唐宋人本草注。亦作棘。毛傳云。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梓棗雖小曰得稱棗。棘棘

小棘。此是棘棗小棗之誤。不可不正。小棘之語。尤為不通。說文解字注云。釋木曰。得稱棗。棘棘

孟子曰。舍其栢棘。養其棘棗。趙曰。栢。棘也。所謂酸棗也。孟子本作酸棗。宋刻爾雅及玉篇

廣本草。又本草圖經皆可證。今本改作栢棘。非是。栢之言。爾雅也。為棗之副貳。故曰栢棘。本草

經曰。酸棗味酸。平。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酸疼。溫痺煩心不得眠。諸家皆云似棗而味酸。

按齊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云。孟子嘗曰栢棘。蘇文類聚引孟子作養其棘棗。則栢棘宜作棘棗。是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爾雅栢棘棗。不聞栢棘為小棗。栢棘

二物。則栢棘必非一物。栢為酸棗。棘即栢棘之棘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

也。則為狼疾人也。注。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

疾之人也。注。謂醫至人也。正義曰。尋常養身。即但養一指。不致失其肩背。惟疾病隱於肩背而

子云。經則失本。王弼注云。失本。謂喪身也。易東北喪朋。釋文引馬注云。喪。失也。國語晉語

而先紂喪。韋注云。喪。敗也。國策秦策云。紛紜欲敗之。高誘注云。敗。害也。是失喪敗害四字

轉注。失即害也。趙氏讀狼疾為狼藉。而以亂釋之。漢書劉屈氂傳云。事籍籍如此。注云。籍籍。

紛紛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紛紛。紛紛也。楚辭憂苦篇。心紛紛而不受。王逸注云。

紛錯。憤亂也。狼藉紛紛錯。害而不知。此醫之昏憤醫亂者矣。諺文公上醫狼戾。趙氏以爲猶狼藉。又云饒多狼藉。捐棄於地。凡饒多則紛紛。故爲亂。而饒多亦爲豐盛。故史記陸賈傳。名聲籍甚。漢書注引孟康云。言狼藉之甚。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言狼藉甚盛。或與亂之訓不同。而皆本於饒多則一也。注中醫養人疾。不知治疾。兩疾字與經文疾字無涉。經文疾字。趙氏以籍字讀之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困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

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爲懷道德者也。注。如使至德者也。○正義曰

國策秦策云。疑臣者不適三人。高誘注云。適音翅。翅與音同。不音翁云不但也。然則適如字。則

爲之往之義。謂如翅。則爲音。但之詞。趙氏既云存仁義以往。是以往釋適字。又云口腹豈但爲肥

長尺寸之膚邪。直以但字代適字。然則趙氏兼存兩義也。飲食之人。不以嗟來爲恥。故其往食也人

賤之。存仁義而往。如大烹亦養聖賢。則不家食吉。利有攸往矣。謂其往因行仁義。非因貪口腹。

故不爲尺寸之膚。爲仁義而飲食。則亦豈但爲口腹。兩讀皆可通。此所以兼存與。王章指言養其行

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注。是以君子至禮也。○正義曰。國語楚語藍

同宴思樂。在樂思善。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注。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注。鈞

同也。○正義曰。傳公五年左傳均服振振。賈注服注皆云。均。同也。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土部云。均。平偏也。同爲平偏之義。鈞爲均之通借字。故訓同也。孟子曰。從

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注。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或

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注。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長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

惡不能奪。注。人有至不能奪。○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緣天官。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字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惡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

發滄熱得敏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微知。微知。則絀耳而知聲可也。絀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微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籌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

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又天論篇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呂氏春秋費生篇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

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高誘注云。四官。耳目鼻口也。制。制於心也。

制於君也。呂氏以耳目鼻口爲四官。心爲君。官。制於君。說文山部云。官吏事君也。此心不在官之列也。荀子天論以耳目鼻口形爲天官。以心爲天君。此義與呂氏同。其正名篇之天官。卽此天官。

五官。卽此耳目鼻口形。不連心言。故五官簿之不知與心微之無說對官。是不列五官也。揚倅以耳目鼻口心爲五官。失荀子意矣。孟子稱耳目爲官。亦稱心爲官。蓋心雖能統耳目。而各有所司。心

不能代耳司聽。代目司視。猶耳目能聽能視而不能思。耳目不能思。須受治於心之思。心不能司聽司視。而非心之思。則視聽不能不蔽於物。廣雅釋詁云。官。君也。以其能治耳目之所司則爲君。

以其各有所司。則君亦是官。禮記聘義云。精神見於山川注云。精神。亦謂精氣也。大戴記會子天員云。陽之精氣爲神。精氣在心爲思。在耳爲聽。在目爲視。以其各有所主爲官。以其各有所施爲

事。供範敬用五事是也。物之義爲事。耳目之視聽。事也。外來之利慾。亦事也。物交物。謂以外來之利慾。交於耳目之視聽。斯時若不以心之思治之。則視聽之事。蔽於利慾之事。視聽之事所以

蔽於利慾之事者。緣利慾之事。交接於視聽之事。因而引誘此視聽也。甲乙經云。鼻者。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腎之官。肺合大腸爲傳道之府。心合小腸爲

受感之府。肝合膽爲清淨之府。脾合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爲津液之府。少陰屬腎。上連肺。故將兩臟三焦爲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此六府之所合也。心屬五藏。耳目屬五官。故

而耳目與五藏相表裏。心與六府相表裏。孟子以心與耳目同爲官。故趙氏舉五官連六府以明之。周禮春官大司馬注。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故以比爲比方。阮氏元校勘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

者。廖本闕豎毛二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比。按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比。而注亦作比乃。未諱孰是。趙

注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長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爲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

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爲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

今本此亦謂此。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廖本闕監毛二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乃作比方。按比方是。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字舊本作比。依舊本比方之中。即合下大小分列之義。孟子此節。詳辨耳目之官心之官。原取比方之意。舊本自不可易。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說文曰。皆。俱。同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孟子比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家大人曰。言耳目心思。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性情。失之。或改彼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尤非。謹按孟子之意。自以長者指心。小者指耳目。小者不能奪。是恩則得也。趙氏以長者指性善。小者指情慾。情慾即耳目之蔽於物。緣性善。故心能思。立其大者。則心思有以治耳目之蔽視。不立其大者。則耳目之蔽視有以奪心之思。趙氏以性情言之。蓋小固屬耳目。大亦不離耳目。以心治耳目。則能全其善性。卽爲養其大體。以耳目奪心。則蔽於情慾。卽爲養其小體。趙氏恐人舍耳目之蔽視而空守其心思。故不以心與耳目分大小。而以善性情爲分大小。此趙氏深知孟子之情。有以發明之也。善勝惡卽解立字。非謂天以善性與人。卽是立。不待操存。自能使小者不奪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盡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思誠則立乎其大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沖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達天德。則不蔽。不蔽則其能引之以入於心。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馴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目百體之欲之所受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雖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絀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惑己而強繫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尙無欲。君子尙無欲。尙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達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奪之。苟焉以求靜。而欲之剪抑實絕。君子不取也。程氏瑤田通藝錄龍準小記云。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長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長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較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長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爲之意。此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慎獨。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罔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罔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



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

注。要求也。○正義曰。呂氏春秋。以要不可必。又直諫篇。將以要利矣。高誘注並云。要。求也。

終亦必亡

而已矣。注。棄善忘德。終必亡之。章指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求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

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

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注。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

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

也。注。凡人至賤之也。○正義曰。良之訓為善。毛韓之傳詩。鄭氏之注禮記周禮箋詩。何氏注公羊

孟康如傳注漢書。孔晁注周書。無不然。故良心即指仁義之心。謂善心也。此良貴。趙氏明指仁義

廣譽。則亦當訓為善。謂貴之善者也。人所貴者富貴。富貴之貴。不如仁義之貴良也。易文言傳云。

元者。善之長也。元有善義。亦有首義。故爾雅釋詁云。元。良首也。良訓善。因亦為元首。此善於

彼。則此居彼上。故左傳所云良醫。即周禮所云上醫。若曰此醫之善者。亦即醫之首也。山海經西

山經。瑾瑜之玉為良。注云。良言最善也。最善。善之最。即善之長。即善之甚。故趙氏

解良知良能為甚知甚能。皆由善之義引申者也。人人所自有。此是解人人有貴於己者。言仁義不待

外求。富貴則趙孟能貴能賤。此仁義之貴。比較富貴之貴。所以為良。非良字有自有之訓也。良貴

猶云最貴。非良貴猶云非最貴也。自儒者錄以良為自有之訓。遂造為致良知之說。六書訓詁之學不

明。其害如此。周氏柄中辨正云。孫奕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諡文子。稱趙孟。趙

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鞍。又名封父。諡簡子。亦稱趙孟。趙鞍之子曰無恤。諡襄子。亦稱趙孟。按

吳斗南云。趙盾字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

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

者。飽仁義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注。詩。大至服也。○正義

第一章。素問生氣篇天論云。高梁之變。王冰注云。高。膏也。梁。梁也。又腹中論云。夫子致言

熱中滑中。不可服高梁。夫熱中滑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注云。高膏。梁米

也。國語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韋昭注云。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此與素問義合。富貴之人不徒食精米。必兼以肥。故左傳曹鬪云。肉食者鄙。肉即膏。食即粱也。禮記喪大記云。不辟粱肉。肉即指膏也。說文肉部云。膏。肥也。米部云。粱。米名也。明分爲二。趙氏言細粱如膏。則專指粱米而言。周氏稻中辨正云。趙注膏粱。細粱如膏者。比猶山海經之膏菽。膏黍。膏稷。郭注謂味滑如膏者也。按膏粱對下文繡。文是衣。繡是裳。則膏粱亦當是二物。謹按禮記月令仲秋文繡有恆注云。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孔氏正義云。尙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此周氏所本也。乃趙氏云文繡。繡。衣服也。亦不分爲二。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采以成詞誼。如文繡然也。又釋采帛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是文繡不分也。說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繪會疊韻。今人分舉陶謨繪繡爲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統謂之設色之工而已。續謂畫。繪謂繡。繡繡文如聚細米也。繡謂畫也。今臬陶謨作粉米。許見壁中古文作粉。繪。青郭云。粉。畫粉也。此云珠繡。文如聚細米也。皆古文尙書說也。孫氏星衍五服五章。今文論云。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說文論。沃黑色。始。女黑色。義皆爲黑。會繡比四色於元衣。合爲五色。故於黑色獨云作繪也。大傳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裘冕。六人維王之常。是下士亦服裘龍之禮。周時殆古制也。士山龍亦在元衣。故禮器云。士元衣繡裳也。爾雅云。裘。黻也。廣雅云。山龍。彰也。說文黻字解云。以山龍華蟲爲衣。裘爲畫龍之衣。山龍爲五等共有之章服。故爾雅廣雅單舉之。以該華蟲等五章服色。天子備五色。得服華蟲。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服黃繡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說文黻黻繡二字皆從黻。黻即刺繡。繡爲白與黑相次文。黻爲黑與青相次文。繡爲畫粉爲繡。文如聚米。又繡爲五采備也。是繡繡器數皆繡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言元衣黑衣。會山龍青。華蟲黃。宗彝白。藻火赤。而成五采云。彝從糸。糸。綦也。綦。言繡文如畫器之博綦文而艾白色云。藻玉飾如玉藻文者。言繡文如冠玉之文。謂之藻火。卽色赤而文似藻。史記夏本紀。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爲繡經文。文亦畫也。大戴禮稱黃帝繡黻衣大帶繡裳。孟子稱舜被袞衣。趙氏注。袞。畫也。被畫衣繡黻繡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賜舜爲衣與琴。以袞衣爲袞衣者。刺繡於袞。說文以袞爲元服可證。元衣加繡繡。故亦謂之元裘。五帝本紀稱堯黃收純衣。純衣卽黃繡黻衣。言其元質則曰純。言其畫采有華蟲。則曰黃。刺繡之事。以袞葛之精細者爲質布。畫山龍等五章於上而繡之。所謂畫衣。蓋畫而繡之。經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五色。畫也。五采。繡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繡黻之文。刺於山龍等五章空際之處。復分畫其界域。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爲繡。視其文如藻米也。荀子正論篇。論天子則服五采。雜閒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閒色。如繡器各有二色相閒

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製也。經文山謂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繡加山龍以下五等。裳則黃質而有赤色。稱爲繡裳。僅用粉米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云。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繡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繡爲白黑相次。黼爲黑青相次。繡裳不必有五章。而五色已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說文繡部。繡。畫粉也。衛宏說系部。繡文如聚細米也。蓋繡必先畫以粉。畫爲聚米之形。乃後依其畫粉而刺之。故謂之繡。但繡畫實爲一章。若用畫粉爲解。似分繡畫爲二。故不別解繡義。而合爲繡也。然則繡皆先用粉畫之。獨於錄言繡者。舉一以見例也。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齊梁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

也。亡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注。爲仁至仁矣。○正義曰。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能救輿薪之不仁。則謂之不仁勝仁也。○正義曰。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能救輿薪之不仁。

義註云。兼。同也。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即此又同於不仁之甚者也。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則同作不仁之甚者也。此讀爲預。近解作助。則讀如字。國策秦策云。不如與魏以助之。高誘注云。與。猶助也。惟其信不仁而逼仁。則足以助不仁。惟其助不仁。則雖有杯水之仁。亦同於不仁之甚。

而此所有杯水之仁。且終亦歸於不仁。則不特同之而已。說文亡部云。無。亡也。亡無二字相通。惟其喪亡。所以無也。趙氏讀亡爲無。以爲終必無仁。蓋既自以爲仁不勝不仁。則爲仁之心沮。而爲不仁之意萌。久而並此杯水之仁而亦喪之。則終於無仁而已矣。然則當不能勝之時。須自知仁之本微。發憤而充之擴之。則不

勝進而爲勝。何至於亡乎。○正義曰。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正義曰。荀子正論篇云。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惡。而務說人以勿辱。

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趙氏以孟子言與於不仁之甚。猶荀子言與無益於人。故用此語以明與字之義。宋子言見侮之不辱。將以爲有益於人。不知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爲有仁。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甚矣。

卒。無益於賢也。○正義曰。荀子正論篇云。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惡。而務說人以勿辱。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趙氏以孟子言與於不仁之甚。猶荀子言與無益於人。故用此語以明與字之義。宋子言見侮之不辱。將以爲有益於人。不知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爲有仁。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甚矣。

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甚矣。

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甚矣。

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甚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矣。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莠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呂注。熟成至是也。○正義曰。

不成。又貴信。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是熟即成也。齊民要術種穀篇。引孟子不

如稗。古從夷從弟之字多。爾雅釋草云。莠。似稗。布地生穢草。邵氏晉涵正義云。

藜一名莠。孟子云。不如莠稗。藜即藜也。莊子知北遊云。藜在穢草。李氏以爲二草名。藜有米而細。

故別於稗。秋水篇云。似稗米之在太倉。司馬彪云。稗。小米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注云。黃似

稗。布地穢草也。今之稗子。是也。按藜似稗耳。非即稗也。藜與稗俱堪水旱。種無不熟。北方農家

種之以備凶年。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說文釋。禾別也。稗似禾而別於禾之穀。余見京東州縣

農家種之。莠動柔不下垂。略似粟。但穀色近黑耳。宋靖康之亂。段爲奴婢者。使供作務。人月支

稗子五斗。春得米八升。由是言之。稗斗才得米三升六合耳。而農人種之者。所以備凶年。汎勝之

云。稗堪水旱。種無不熟是也。又說文釋。黍屬。稗音卑。今穀名中無卑音者。余以意斷之。曰禾

別。曰稗。黍屬。而未敢信也。丙申歲居京師。庭中芒種後生一本數十莖。貼地橫出。至生節

處乃屈而上。莖如繡膝。莖淡紫色。葉色深綠。每一莖又節節抽莖成數穗。穗疏散。至大暑後而

穀熟。光輝如黍。余以爲此必藜也。見農人問之。則曰稗也。余曰。農家所種稗似粟。與此殊不類。

則對曰。此野稗也。亦曰水稗。余乃檢玉篇廣韻中稗。皆有稗音。稗爲黍別無疑也。稗與宜卑溼

地。又視禾黍爲卑賤。故字皆從卑。梁大曆三年。鄆陽王範屯滎。糧乏。采藜稗麥藊以自給。其

所謂稗。卽野稗也。曹植七啓云。芳藜精稗。亦指野稗。謂之精者。修辭家之美稱。與召曼詩。毛

氏傳所云。彼宜食藜。今反食精稗者異義。謹按不如稗稗。翁孔子言博奔猶賢。孔子非教人學博奔。

孟子非教人種稗也。解者謂是理物長之喻。不如藜。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莠稗是勝

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子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正義曰。說文弓部云。弩。帝嚳射官。夏

者。用思專時也。學也。志道。猶射者之張也。○正義曰。必志於毅。○正義曰。必志於毅。○正義曰。必志於毅。

羿下云。亦古諸侯也。皆即此。尋帝譽射官為諸侯。自組靈於窮石。所謂有窮后羿也。尋與羿古蓋同字。而堯時射師彈十日者。高誘云。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按說文弓部又云。弩。張弩也。弩。弓有臂者。周禮四弩。爽弩。庚弩。唐弩。大弩。毛詩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禮記射義引此詩注云。的。謂所射之識也。弓弩既張。則心用於中的。故志專向於的。趙氏謂用思專於張弩之時。非謂用志於張弩也。商書盤庚上云。若射之有志。鄭氏注云。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處中。然後發之。此經云必志於的。與書義同。趙氏注亦與鄭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注。規所以為正。孔本無也字。注。誨。教也。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較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注。任國至為重。○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云。任。國名。太隸之後。風姓。漢為任城縣。後漢為任城國。今齊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連不諫有子之風哉。翟氏顯考異云。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即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或為別一人。曰。禮重。注。答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注。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注。任人

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注。以禮食。○正義曰。闕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所謂禮食者。坊記云。雖食不食焉。按襄公三年左傳云。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國語晉語。亦有此文。韋昭注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孔氏左傳正義云。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為賓。公親為之特設禮食。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臚。公設之。公立于序內西鄉。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饋。又大羹宿不和。實于鑑。宰右執鑑。左執蓋。由門入。升自

階。盡階。不升堂。授公。公設之于醬西。又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醬西。此即親饋之禮也。又賓升席。坐。取非菹以辯擗于醴上豆之側祭云云。又賓坐席未取梁。即稻祭于醬階。此即主人親饋。則客祭之禮也。○親迎。○正義曰。周氏稱中辨正云。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天子之親迎。則禮無明文。左氏謂天子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從左氏。或從公羊。愚獨取唐陸淳尊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即此可以通彼者。士昏禮。父離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可知矣。或問。然則諸侯即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真無命之者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何有。困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爲不可答也。注。於音至答也。○正義曰。說文云。烏孝鳥也。孔子於即於字。然則烏於本一字。後人以於通于。故趙氏音烏。音烏。猶讀爲烏也。以爲歎辭。即烏呼之辭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氏注云。何有。言不難也。雍也篇。從政乎何有。皇氏疏引衛瓘云。何有者有餘力也。若以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則於如字。不讀烏。若曰。於答此任人之說。何難之有。趙氏言。何有爲不可答也。則謂任人設難爲不可答。正與何氏解何有爲不難者相反。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引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注云。何有言若無有。此似與趙氏之意相近。蓋趙氏謂搯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可言即可答。此數其不可答。謂未能搯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也。以何有爲不可答。故斷於字爲句。而以爲歎辭也。

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言夫物當搯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使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鈞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注。夫物至山邪。○正義曰。方言云。度高爲官解之。度與量義同。搯量即搯度也。說文立部云。搯。等也。從立專聲。春秋傳曰。搯本。搯末。以等者。齊簡也。故凡齊皆曰等。齊語搯本。搯末。韋昭注云。搯。等也。舉。正也。謂先等其本。以

正其末。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揣蓋博之假借字。趙注揣量。似失之。木部樞下云。一曰度也。孟子正當從本作樞。韻書謂稱量曰技。穀。丁兼丁括反。即轉語之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岑。高也。覆。山小而高岑。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云。岑樓山之貌。嶺者。釋名。岑嶺也。嶺。嶺然也。岑嶺聲相近。故呂氏春秋審忌篇。齊攻魯。求岑嶺。韓非子說林篇。作嶺。嶺與岑皆言其高也。說文。阪。登也。又云。嶺。山巖也。讀若吟。僖三十三年。穀梁傳云。必於嶺之巖險之下。楚辭招隱。士歎岑嶺嶺兮。上音嶺。下音吟。又云。狀貌登登兮。嶺。張衡思元賦云。冠嶺其缺。蓋兮。合言之。則曰岑登。說文。山之岑登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岑登參差。史記作岑巖。揚雄傳。玉石巖登。趙該音義引守詁云。巖。古文岑字。張衡南都賦。嶺谷巖岑。上音岑。下音吟。嵇康琴賦。崔嵬岑崒。並字異而義同。釋曰。培樓家也。方言云。冢。秦晉之閭謂之墳。或謂之塋。或謂之塚。或謂之塚。或謂之墳。自閭而東謂之邱。小者謂之墳。大者謂之邱。培亦高貌也。風俗通義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閭。田中少高印者。名之爲部。義並與培同。培亦高貌也。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義與培同。方言注云。培樓亦培高之貌。因名之也。培樓嶺聲之轉也。冢謂之塚。亦謂之培樓。墨謂之冢。亦謂之冢。北陵謂之西除。小山謂之部。義並相近也。趙氏謂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飾其數。謂但以一木爲節。累積。譬如岑樓高一丈。則累積此木百餘。即高於一丈矣。方寸之木。本不能高於岑樓。今累積之。故可使高也。猶食色本不能重於禮。今變通之。故可使之重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所謂立尺材於高山之上。按近時通解如是。與趙氏義異。○注。一帶鉤之金。○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尼言云。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鉤。葛屨倍重。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爲鉤。然則帶鉤金半鉤。才重三分兩之一。○注。趙氏元校勘記云。趙。辭也者。趙是語辭。即不啻也。說文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奚翅不啻。猶史漢之言夥頤。或析翅字訓俱。誤矣。注云。若言何其重也。正謂食色之重者。後人添不字。遂不可解矣。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痼病不翅也。翅同啻。口部啻。下云。語時不啻也。倉頡篇曰。不啻。多也。世說新語云。王文度弟阿至惡乃不翅。晉宋閒人。尚作此語。古書或言不啻。或言奚啻。啻皆或作翅。國語云。奚翅其聞之也。韋注云。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也。孟子奚翅色重。趙注。翅。刻本作何其不重也。誤。今

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教屋處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也。樓。率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正義曰。紵。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抄。疊也。抄。玉簫音火與切。引。戾也。方言。抄。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紅東音善。說文。紵。轉也。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紵而昔。鄭衆注云。紵。讀如抄。轉之抄。釋文。紵。劉徒展反。

許慎。尙展反。角絞縛之意也。孟子告子篇。參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注云。參。尿也。音義。參。張音軫。又徒展反。淮南子原道訓。扶搖抄抱。牟角而上。高誘注云。參。抱了尿也。參。與左傳感而能參者同。釋訓云。參。轉尿也。並聲近而義同。說文。尿。曲也。參。尿也。參與尿通。音義云。攬音婁。文選琴賦注引劉熙注云。攬。牽也。趙氏與劉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毛詩楚風。山有樛。弗曳弗捩。傳云。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牽也。楚辭楚思篇。曳慧星之結。許今。注云。曳。引也。攬之爲牽。即婁之爲曳也。爾雅釋詁云。攬。聚也。郭璞注云。攬猶今言拘。攬。聚也。說文手部云。攬。曳聚也。許之言曳聚。猶郭言拘。攬聚曳聚者。牽引使聚合也。攬必兼曳聚二義。而爾雅言聚以見曳。毛傳言曳以見聚。說文備其義耳。文選射雉賦云。來若虞子。徐受注云。虞子。虞女也。莊周云。毓姪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虞子。答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虞女。莊周見逍遙遊。彼釋文云。虞子。在室女也。易咸九三傳云。咸其股。亦不處也。虞翻注云。巽爲處女。凡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故譬攬參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

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曹注。曹交至名也。○正義曰。王應麟因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而尙有曹君。

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晉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閻氏若

璩釋地續云。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鄭。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鄭實爲楚所有。乃閻襄王十八年。有

薛子慶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滅薛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

薛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

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如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

孟子居鄭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鄭君。假館舍。備門

徒。儼然膝更扶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非無謂也。按二說。一以爲曹雖滅而仍爲附庸。一以爲曹滅後有國於曹者。皆以爲實有曹君。交實爲曹君之弟。與趙氏注相引申。而辨王氏曹亡久矣之說。毛氏奇論經問云。感唐問孟子曹交。趙岐注曹君之弟。按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執曹伯以歸。如此則孟子時已無曹矣。其曰曹君之弟何居。得非經祇書入。原未嘗滅乎。曰。經有書滅而未滅者。定六年鄭師師滅許是也。有曹入而卽是滅者。此宋人入曹



是也。史記曹世家載曹伯鬲十五年。宋臧曹。載曹伯鬲及公孫疆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比時信亡矣。趙岐之注。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曰。此張南土會辨之。當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於鄭君。可以假館。鄭者魯縣。鄭即鄭。春秋注。鄭本曹姓。為顛項之後。則曹交者與鄭君同姓。故得見鄭君而假館焉。或即鄭君之弟。戰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紅氏承羣經補義云。春秋之末。曹已為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為姓。或是鄭君之族人。鄭本鄭國。鄭本姓曹。故曰交得見於鄭君。可以假館。蓋欲於其同宗之為君者。假館也。便有扶費之意。此二說。則仍王氏之說。而又為曹鄭同姓之說。按以曹君之弟。假館於鄭君。不必定為同宗。至以交為鄭君之弟。則交明云。得見鄭君。此豈親弟口吻。則趙氏之說。未可非也。趙氏佑渥故錄云。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趙氏蓋當有所案據。惟是曹交已知問莫稷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且詳。即其言鄭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為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為受業也。非棄之也。故注無議辭。自偽陸好逞臆於注外。遂以曹交扶費而問。孟子辭之。然謂不居教誨。則既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膠更之不答同哉。

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交

至則可。○正義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為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具首。而明有二童子。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為顛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所沃。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為子氏。至湯體長專小足。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為姪氏。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然則湯九尺。文王所云長專也。十尺。所云博長也。皆天授。故曹交舉而言之。史記正義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

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孟子

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雞。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百

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雞不

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注。何有於是言乎。○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奚。何也。是奚有即何有。趙氏解答是也。何有為不可答。則是以何有為無有。此何有於

是。亦是無有於是。蓋謂其不必如是說也。按何有亦宜解作不難。是字指文王錫之能爲堯舜。謂不難於湯文之爲堯舜也。○注。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雞。○正義曰。音義出匹雞云。匹。張如字。丁作正云。注云。正雞。小雞。匹不調小。而訓詁及諸書。正。調。調。調小無文。今按方言。正。小也。音節。蓋與正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正少也。物多則大。少則小。故方言云正小雞。廣韻熾止小也。方言注作熾。孟子告子篇。力不能勝一匹雞。趙注云。小雞。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雞。孫奕音義。謂此與正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按孫說是也。玉篇。鷄。小雞也。獨與止。小雞謂之鷄。翁小輝謂之鷄。爾雅。鷄。茅鷄。注云。紅東呼爲鷄。似鷄而小。說文。鷄。束髮少小也。張衡西京賦云。朱鬣鷄。止鷄鷄。並音姑列反。其義同也。方言謂小雞爲鷄子。鷄鷄一聲之轉。廣韻。鷄。姑列切。鷄。鷄也。鷄。鷄也。亦一聲之轉也。按禮記曲禮。云。庶人之鷄匹。注云。說者以匹爲鷄。釋文云。匹依注作鷄。音木。玉篇集韻有鷄字。以此通之。孟子似匹雞。卽鷄雞。乃鄭云。說者謂匹爲鷄者。白虎通舉黃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鷄也。鄭所云說者指此。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齋。庶人執齋用以相準。故白虎通以匹爲鷄。匹之訓爲鷄。爲雙。不知何物而擬之云。此所云匹者。謂鷄。謂兩鷄也。非匹有鷄訓。鄭云。說者以匹爲鷄。卽與匹謂鷄同義。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釋文音匹爲木。孔氏正義直云。匹。鷄也。皆非是。至造爲鷄字尤非矣。張氏讀匹雞如字。亦義爲鷄。爲雙。力不能勝一雙雞。則是兩雞。說文佳部云。雞。雞子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雞嘗黍。淮南時則訓注云。雞。新雞也。然則雞爲雞之名。讀匹爲此。則止雞卽是小雞。讀匹如字。則匹雞卽是雙雞。曲禮單云匹。故擬之爲鷄。此已連稱匹雞。不得又援禮注以匹爲鷄也。學者以匹爲鷄。轉忘乎雞爲雞矣。○注。鳥獲至有力人。韓非子觀行篇云。鳥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是鳥獲能舉千鈞也。國語魯語云。不能任重。韋昭注云。任。勝也。論衡效力篇云。世稱力者。常褒鳥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鳥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張絕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語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服之變。又云。夫一石之重。一人舉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此所云任皆勝也。鳥獲能移舉千鈞。此鳥獲之任也。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鳥獲之任。能舉鳥獲之任。卽爲鳥獲。此亦爲之爲。與上爲無力人。爲有力人二爲字。同上兩爲字。趙氏俱以謂解之。是人稱謂之此爲鳥獲。亦是人見其能舉鳥獲之任。卽稱謂之爲鳥獲而已。鳥獲之力。不能強舉。故必視能舉其任。而乃可謂之鳥獲。若一匹雞。則斷無不能舉之人。今日不能勝。此豈足患。由不肯爲耳。弗爲耳之爲。解作行爲。與上三爲字不同。趙氏之意。以孟子勝一匹雞。比人之爲堯舜。謂人之爲堯舜。非如爲鳥獲。必能舉鳥獲之任。人之爲堯舜。譬如舉一匹雞。人人不患其不勝。特患其不爲。自解者以爲鳥獲。比爲堯舜。則移舉千鈞。詎容漫致。謂氏若舉舜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聞人皆可以爲鳥獲。以此觀孟子言辭小失。由未知孟子之情。亦未審趙氏之注也。不勝原卽不能勝。故以不勝爲患。卽是以不能勝匹雞爲患。以不能

舉烏獲之任爲惠。則扶山起海語人曰。我不能也。以不能勝匹繼爲惠。則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也。爲堯舜。非舉烏獲之任也。乃舉一匹繼之力也。何也。堯舜之道。不損孝弟。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故儒生能說百萬章句。連句結章。篇至百十。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徵文。無所不定。此烏獲之任也。非人人所能爲也。孝弟之道。人人能爲。一匹繼之勝也。比趙氏之義也。又被鹽鐵論能言篇。大夫曰。夫坐言平。則故童兼烏獲之力。竊謂此即本孟子。牧童卽力不能勝匹繼之人。若不行而徒言。則自言能舉百鈞。卽可謂之烏獲矣。然則必能舉烏獲之任。乃可爲烏獲。力不能勝一匹繼之人。而徒空言。自詡其舉百鈞。豈得真爲烏獲乎。此於孟子今日二字。體會而出。烏獲不可以空言冒。堯舜不可以形體求。不可舉堯舜之任。但形體似堯舜。不可爲堯舜。猶不能舉烏獲之任。但口稱能舉百鈞。不可爲烏獲。此又一義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或疑不勝匹繼。如何可以至烏獲。因詮議孟子爲妄說。不知不勝匹繼與舉百鈞。皆必無之事。皆代其人摹寫之辭。並非正論。有人於此。於衆方角力之時。而彼獨逡巡退縮曰。吾之力。雖一匹繼。不能勝也。力雖薄。亦何至不勝匹繼。然由其頑靡之習。則必絕無力之人矣。今或不然。於衆皆畏懼之事。而彼獨毅然不顧曰。吾之舉。不至於百鈞不止也。力雖果。亦豈能遂舉百鈞。然獨其趨往之材。久之固亦得爲有力之人矣。天下之稱有力者。莫如烏獲。其所任皆舉之而其能勝也。然試思彼亦人耳。安在烏獲之遠絕於天下也者。設使若人者。馴而致之。而一旦遂至於烏獲。則亦一烏獲而已矣。人於堯舜。何獨不然。吾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然則人且曰。吾弗勝者。何也。凡事必歷乎其途。然後可以知其難易。今之人直未一身歷焉。而遽以不能勝自謝也。此何異於不勝匹繼之說也。惡。知夫堯舜之可爲。更非若烏獲之不可強而至哉。本文意甚隱密。學者粗心讀之。未免以辭害意。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

爲也。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注。長者至爲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

是。長者。卽老者也。荀子修身篇云。端慤順弟。漢書蕭望之傳云。前單于慕化。鄉爭稱弟。蘇林

云。弟。順也。顏師古云。弟爲弟。阮氏元校勘記云。孝悌而已矣。閩監毛二本同。宋九經本。岳

本。咸淳衢州本。孔本。悌作弟。按悌者俗字。徐行

舉一匹繼也。疾行不能勝一匹繼也。故云人誰不能徐行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孝弟而已。人所能者。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譎詭非

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爲堯似堯。爲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

願留而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鄉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若不

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孟子至學也。正義曰。史記平津侯

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書谷永傳云。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較然。皆言

其明白易見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劍子苦之。賞卒篇云。皆甚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是

病即苦也。呂氏春秋辨士篇云。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高誘注云。餘。猶多也。多即不少也。論

語子張篇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述而篇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皆有餘師之謂也。

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為。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蓋詩至

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言在思無邪而已。蓋敬後語。東漢已有之。韓退之論語筆解云。

蔽。猶斷也。李翱云。詩三百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或趙氏亦取一言斷之義。以為道在於為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

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以告。高子至小人。○正義曰。公孫丑舊。高子

孟子謂高子。注云。高子。齊人。曾學於孟子。樂道而未明。去而學於地術。此注則但稱齊人。毛

詩序云。絲衣。歸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氏正義云。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

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翟氏顯

考異云。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衡安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籛二章之

高子蓋有別。趙氏佐溫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樂

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

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聞稱叟。而曰固。曰茅塞。是後注所謂樂道未明者。然毛

詩以小弁為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為小矣。

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曾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折奇之而後明。後為毛詩授受

所從出。注則以為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為韓詩說。蓋趙

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操有梅之操。作萃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為享。與毛異趣。以鴉鳴詩為刺邠

君。並違向書。孫氏音義。閉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

室者。均為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

多放失也。按琴操云。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

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饋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比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衣荷而衣之。采椽花而食之。隋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孝而鼓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伯奇之事。而不言其爲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之所流落。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越焉如擗。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乃中間以比干。則未必以小弁爲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驚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毛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孔氏正義云。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其首章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云。念父孝也。引孟子此文。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

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固回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固注。固陋至甚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儉則固。集解引孔氏云。固。陋也。荀子

禮記曲禮云。君子謂之固。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也。堅守一說而不能通。是爲固也。廣雅釋親云。叟。父也。故以高叟爲高父。音義出焉。詩云。丁云。爲。猶解說也。按語語陽貨篇云。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氏疏云。爲。猶學也。爲。本訓治。學之即是治之。治之則必解說之矣。音義出關弓云。丁張並音彎。文選三都賦。劉逵注。引孟子此文作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孤之言研也。說文。研滿弓有所鄉也。字亦作扞。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誘注云。扞。引也。古聲並與孤同。彎亦孤也。語之轉耳。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昭二十一年左傳約則關矣。杜預注云。關。引弓也。史記陳涉世家。士不敢實弓而報怨。漢書作彎。彎。貫並通。道。言也。大戴記會子制言中云。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道之謂戒其不可射也。然疏則言之和。故談笑。親則言之迫。故號泣。號泣則欲其言之必受也。廣雅釋詁云。親。信也。說文。戚。爲斧錢之名。與傾通。故孫觀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首章之文。毛氏傳云。爲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孔氏正義云。

毛意。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大舜愈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趙氏特引此句。以明小弁之怨。同於舜之號泣。而特不以為宜曰之詩。而言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蓋以宜曰非仁人。不得比於舜之怨。故取他說也。曹氏之升榘論說云。此章只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平王既立。遣師戍申。是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不知申侯弑父為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曰為小人。弁其詩而斥為小人之詩。何不可者。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而不慮其以怨為小人也。蓋宜曰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曰不怨。而其傳道之以怨。明示以親親之體。而疎動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怨為小人也。劉氏始與詩益云。孟子親之過大。據此一語。可斷其為幽王太子宜曰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劉氏始與詩益云。孟子親之過大。據此一語。可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稱止一身。其父之德。與凱風之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又詩二章曰。取敗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超焉如牆。此有傷周室衰亂之意。若尋常放子。其於國家事何有焉。曰。凱風何以不怨。注。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注。詩邶至不怨。○正義曰。毛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箋云。不安其室。故去嫁也。成其志者。成其孝子自責之意。是凱風亦孝子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

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注。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閱。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讓小弁為不得矣。注。凱風至不孝也。○正義曰。趙氏說虛謂放之於野。以此為過大。故以凱風之母。但心不悅。母心不悅。視虛放於野為小。故引詩語以明大小之義。蓋亦不用凱風詩序不安其室之事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為母責子詩。予向取其說以說國風。既讀孟子。則尤與不可磯。弁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此即趙氏義也。關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愛道。於七子無母道。過猶大焉。孟

子之言安與。孟子之言不安。則序詩非也。黃大中亟叙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途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飢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採風者親觀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後不爲聖人所刪。序焉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真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周氏柄中辨正云。從一念難差。過而未遂。斯爲小矣。而孟子以飢風爲親之過小。謂小其失節。豈即不可救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難差。過而未遂。猶人之大節。而孟子以飢風爲親之過小。謂小其失節。誠婉諷。可以挽回。若途呼天怨怒。則己心未盡。奚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救。亦不孝也。謹按周氏解大小二字是也。蓋小大猶云微著。母不安室。與父亂德政。其過同。但母志未著。則微而可以感消。父亂已成。則著而不容觀視。趙氏以激釋。蓋即責爲激。不可救。即不可激也。楚辭招魂云。激楚之結。王逸注云。激。感也。趙氏讀激爲激而釋之爲感。故云。孝子感激。風怨其親。謂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子因其激而途怒。是不可耐此激發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可救。按段玉裁曰。注中訓激激也。但於雙聲求之。激與若激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云。激。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釋之。殊誤。說文固無激字。按說文木部云。激所以抗斗斛也。抗。平也。易月幾望。苟爽作月既望。周禮犬人幾珥。注云。幾讀爲句。從既從气。與從幾原可相通。廣雅釋詁云。抗。摩也。摩之即所以平之。然則不可救。即不可抗。亦即不可平。因母不安其室。心不能平。因而怨怒。與不可激之義亦相近。或救即事父母幾諫之幾。顧露其親之過。是不可幾也。廣雅釋水云。激。磧也。磧石在水中。晉書音義云。激。大石激水也。此因激之讀激。而附合於磧之爲磧。故有此解。趙氏則無之也。爾雅釋詁云。俞。益也。俞即古愈字。詩小雅小明篇。政事愈暨。箋云。俞。猶益也。益疏謂疏之甚也。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凡臣之於君。可相矜以氣。是以詩可以興觀羣怨。彌之事父。遠之事君。如飢風之孝子。以至誠之情自責。以感動其母。此詩教之常也。高子既授子夏之詩。習知其義。而小弁之詩。情辭憤激。迥非飢風可比。實與詩教相背。故以爲小人之詩。不知豈妻已歸。疏口已成。周室將亡。殊非小故。爲臣子者。竟惟以低聲緩步談笑處之。則視君父不知豈路人。不亦疏已甚乎。高子但守其常。不逞其變。故孟子以固執勸之。然臣子事君父之道。究以飢風爲正。事猶未著。失亦無多。不難平心婉諷。誠有未便。惟宜載晚曉之音。樂棘心之義。消之於未形。乃直指其非。自詰其直。以激其君父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家國。是則不可救之爲不孝也。故孟子雖譏高子爲固。而仍以不可救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爲經師者也。舜之五十而慕。正與飢風七子同。母不安室。七子自責以慰安之。而母即不嫁。父頑母愚。舜自責以又養之。而瞽瞍即底諒。然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父。故諫有五。而知惠禍未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是爲諷諫。孔子獨從之。孟子引舜之五十而慕。以證飢風之不怨。非引以

遊小弁之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生之至於親。○正義曰。儀禮喪服傳。世父母叔父母傳云。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胷合也。昆弟四體也。白虎通諫諍篇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善之法。呂氏春秋精論篇云。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輕。宋人名輕。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墨子與天下之好。宋輕。攻。廢兵。救世之職。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侵差等。會不足以容辨異。聽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輕也。揚雄注云。宋輕。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軒同音。口莖反。又天論篇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云。宋子名軒。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

曲禮云。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國策衛策云。乃見樞下先生。注云。先生。長者。禮記曲禮云。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國策衛策云。乃見樞下先生。注云。先生。長者。禮記

禮者稱。齊策云。孟嘗君然坐。謂三先生。注云。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輕蓋年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謂氏若瓊璣地鎔云。齊宣王喜文學辭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闕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縉論。是以齊復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輕有雅。故於齊則去。久之。忽疑距石丘。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石

邱。趙氏但云地名。或以爲宋地。蓋以輕爲宋人也。張氏宗泰孟子諸國年表說云。當孟子時。齊秦所共爭者惟魏。若楚雖近秦。時方強盛。秦尙未敢與爭。惟魏襄王元年癸卯。有楚與五國共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先是十六年。秦伐魏。而楚與齊從親。惠王患之。乃使張

儀南見楚王。王爲罷絕齊。而不得秦所許。故分楚商於之地。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大敗。秦大將軍屈匄等。遂取漢中。王復怒。悉國兵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韓魏聞之。襲楚。至鄧。楚乃引兵歸。此事恰當孟子時。孟子是年因燕人辭去齊。疑孟子或有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四八五



事於宋。而自宋至註。因與宋輕遇於石邱。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

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輕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

構兵。○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秦楚之兵。構而不離。又齊策。秦楚構難。高誘注云。構。連也。呂氏春秋審為

篇云。民相連而從之。高誘注云。連。結也。又勿躬篇云。車不結軌。高誘注云。結。交也。構與

構通。交結連構四字義同。構兵即交兵也。說文華部云。構。交積材也。木部

云。構。蓋也。杜林以為椽構字。椽構亦以交於椽棟得名。由構之交取義也。曰。軻也。請無問

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孟子敬宋輕。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

願聞其指。○正義曰。指與旨同。禮記王制云。有旨無簡不廢。注云。有旨有其

意。漢書河間獻王德傳云。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輕曰。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

國尙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注。則舉國至仁義。○正義曰。大戴記保傳篇云。接給而善

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而待邦之用。注並云。

待給給也。接待即接給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終。盡也。呂氏春秋音律篇。數將幾終。高誘注亦

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國尙利忘仁義。舉國皆忘是盡去

也。亡與忘通。禮記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為忘仁義也。先生以仁義

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注以仁義之道，不忍與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失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注俗化至名也。○正義曰：文子精誠篇云：見其俗而知其化。荀子正名篇云：王者之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注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未答也。注任，薛至

義曰：漢書藝文志：東平國任城。故任國大昊後，風姓。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傳云：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氏正義引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薛。章。薛。鉞。呂。祝。終。泉。寡。畢。注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又引歸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任，風姓。薛，任姓。非同姓之國。趙氏蓋誤以任爲任姓。與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酈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顛倒耳。注若，魯地。平陸，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必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既思施禮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薛邑東騎至湖關。湖，今關鄉縣。去秦都城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注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閒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注任之齊。俱答二人。○正義曰：趙氏以之

季子則見之。答儲子則不見。所異在見不見。而答則同是也。若謂不見儲子。即是不答。詎有遠以幣交。既受其禮而至其地不答者乎。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

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

我不見也。注。尚書至享禮。○正義曰。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鄭氏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備也。威儀既備。亦是不享也。紅氏聲命書集注音疏云。享。獻也。言當備

別諸侯之享與不享。孟子告子熹。引此經。趙岐謂物爲事。不若鄭注義長。據孟子所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趙氏以孟子自以不成享解經文。故以不及事爲

有闕。有闕即是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云。可以爲天下儀。高誘注云。儀。法也。趙氏以法訓儀。謂享獻之禮。宜多儀法。今儀法有闕。即是不成享獻。儀不及物。謂享獻所當具之儀法。儀法所當

行之事。今不足也。趙氏以不足解不及。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各有太過不及也。王休注云。不及。不足也。鄭氏以儀爲威儀。物即指所享之物。謂享獻宜多威儀。今儀不及物。是儀少而物多。意雖

與趙亦略同。然儲子以幣交。幣。即物也。得之平陸而不自往。是威儀不及幣物也。鄭氏之義尤與孟子引經之旨爲切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多如漢書袁盎傳皆多器之多。享多儀。享以儀爲多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困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鄉。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

國中。但遙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注。聞義而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闕本作聞義服。監本服上剝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

當作聞義則服。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注。亢答不

用弟子職語。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亢作允。似誤。亢謂不見儲子。答謂見季子。按周說非也。趙氏明言答而不見。則不見非不答也。漢書高帝紀云。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

抗答。亢猶當也。當。即應也。亢答猶云應答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二卿之中。名實未

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罔淳于姓。髡名。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惠

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

當然邪。注。齊大至中矣。○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孔氏正義云。大國謂

公與侯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

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

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惟魏

會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之名。樂毅初入

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隨。周氏

柄中辨正云。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鮑注云。本周卿比司徒類者。然世卿爲魏司徒居中用事。此

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

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證。又楚有司馬名蕭。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

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卿下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

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二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伊尹爲湯見賁於桀。桀不用而歸

湯。湯復賁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注。伊尹至一也。○正義曰。

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胡氏謂無五就之

事。而古凡類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性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

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傅聞者當實云五。禮記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注

云。步而張足曰趨。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禮記表記云。處其位而

不履其事。注云。履猶行也。國語晉語云。下貳代履。韋昭注云。履。步也。趨與履義相近。故以其趨爲所履也。一者。何也。注。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注。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故引

三子以喻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

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注。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

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注。公儀休爲執政之

領吏列傳云。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

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

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此即因孟子而演焉者也。盧氏文昭舉書拾補云。子

原說苑雜言篇。作子庚乃惟柳字。呂氏春秋觀表篇云。魏國從比削矣。高誘注云。削。弱也。比之

削弱。由於彼之奪取。故去削奪。又申之云。亡其土地。說文水部云。微。益也。公孫丑上。

則弟子之感激甚。趙氏以益甚釋之。此訓爲多。土地之亡。日見其多。斯所存乃見其削弱也。曰。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注。孟子云。百

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

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

必識之。注。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

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

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

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尙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

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注。王豹至魯歌。〇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箛管弦歌。

揚阿。王逸注云。徒歌曰謳。然則。謳歌同一長言。而歌依於樂。不依於樂。此所以分也。說文

欠部云。歌。詠也。言部云。謳。齊歌也。齊歌之說有二。漢書高帝紀。皆歌謳思東歸。注云。謳

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假令齊聲而歌。則當曰衆歌。不

曰齊歌。李善注吳都賦。引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

歌曰歎。楚歌曰謳。淫歌曰哇。若楚辭。吳歎。蔡謫。孟子河西翁謳。則不限於齊也。謹按。區有衆

義。說文。區。从品。在口中品衆也。爾雅釋詁云。玉十謂之區。考工記。臬氏四豆爲區。皆取積衆

之名。劉熙釋名釋形體云。隰。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聚衆聲而爲隰。故云隰和楊阿。謂齊楚相和也。儀地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維納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熾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載之高地。卽鄴東也。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雖。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壅其都。決風益大。不可復補。宜却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卽太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大山。卽橫所謂隨西山下。比卽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洪水至黎陽入河。若黎陽之河既竭。不北行入海。則洪水已合於清河矣。惟河水至黎陽北流。故衛風碩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左傳稱齊先君所履。西至於河。是齊在河東。衛在河西。故衛稱河西也。河水北流。淇水全在衛地。故云。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蓋趙氏當東漢時。鄴河久竭。河徙東行。衛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濱衛地。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比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謂禹貢維指云。詩。衛風。淇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運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禹貢維指云。詩。衛風。王豹處於淇。而河西翁詭是也。徵地地理志。淇水運其西。河水運其東。是爲河淇之間。故淳于髡曰。右也。韓詩外傳云。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高商蓋卽高唐。揖封蓋卽縣駒。誠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謔。唐劉良注。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后善歌。今孟子作齊右善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而李劉注文選。皆以齊娥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籬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按作后字非也。河西齊右。言其相化者衆。若善歌僅一齊后。非髡之情也。○注。華周至其哭。○正義曰。襄公二十三年左傳云。言其齊製芻。杞殖華遺載甲。夜入且于之陵。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貧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食之。獲杞梁。齊侯歸。偶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用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微愆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禮記檀弓亦載此事。言杞梁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是華周卽華旋。杞梁卽杞殖。旋與還同。乃皆言杞梁死。杞梁之妻哭。按左傳載華周之言。則周志在死伏矣。古人之文。每用互見。蓋周之言。梁亦同之。梁之死。周亦同之。梁妻以有對君之言而傳。不必周之妻不哭也。列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比亦專言杞梁。乃說苑尊說篇。孟嘗君曰。昔華丹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隳。又立節篇云。杞梁華丹至莒城下。莒人以嚴置地。二人立有闕。不能入。隅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

難者。其去殺於物也。來。吾子。國使重伏播伏。二子乘而入。顯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桓與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雖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隳。而隔爲之崩。此與孟子合。且足以發明左傳周古字。趙氏言城爲之崩。本列女傳說苑所記也。論衡慮虛篇云。傳書言杞梁氏之妻。獨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謂之。獨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獨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或時城德自崩。杞梁妻隨哭於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然則城崩之說。由來久矣。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識亦知也。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膾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爲。謂冕不能知賢者之志。○正義曰。國氏若環釋地續云。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徒。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論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而不見。不然。齊來歸鄆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錄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毛氏奇齡經問云。陳佐問。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爲之。何有於夫子。此豈三家之外。夫子別爲一卿乎。抑亦卽此三卿而夫子代爲其一乎。則三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問司寇一名。卽六卿矣。侯國焉得有六卿也。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關氏謂孔子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司寇。則是夫子爲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曰。魯國三卿。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注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徒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

冢宰。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爲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  
欲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子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純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  
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爲司馬而尙求太宰。且  
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且非司徒之兼官。抑可知矣。曾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  
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一家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二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  
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卿皆公也。由此推之。  
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  
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擬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  
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在軍卽名軍卿。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  
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  
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  
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之辭。非命大夫之  
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  
人。其以此爲舍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注。謂司徒以下。有小宰  
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卽有大。  
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  
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周氏柄中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  
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  
許卒。則儼然卿矣。臧武仲爲司寇。而經書臧孫純出奔。又儼然卿矣。卿則非小司寇。謂之大焉可  
矣。至於執政。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臧孫許者。相也。宣  
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成十五年公羊傳云。臧孫許者。相也。宣  
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或以爲攝夾谷之相者非也。○注。從魯至去也。○正  
義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饗饔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應歸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  
福祿也。說文肉部云。胙祭。福肉也。德公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  
使孔賜伯舅胙。此賜胙之事也。胙與胙同。說文作饗云。宗廟火執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饗焉  
以饋同姓諸侯。詩小雅楚茨正義云。胙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  
故肝炙而肉胙。生民傳曰。傳火曰燔。蠶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遠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燔。  
其實亦炙。非燔燒之也。傳火卽膾炙。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膾。迫也。薄肉迫著物使燥也。迫著  
卽近意。膾炙謂近而炙之。卽傳火也。考工記廬人重欲傳人注云。傳。近也。傳膾聲同義同也。引  
詩在大雅旣覯第五章。毛傳皆以祭宗廟之明日。設禮以燕尸。故引以明宗廟之祭有燔肉。鄭氏以燔  
炙爲發味。乃花門戶小神之用。趙氏所不取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息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騶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騶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紅氏承鄭黨圖考云。孔子世家。諫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考十二諸侯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魯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蓋女樂事在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曾在春。故經不書。趙氏不用史記。而言從魯君祭於宗廟。蓋以春秋書郊在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時孔子已去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郊本魯之禮。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時不舉。故經有書有不書。騶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是也。騶大夫胙。禮也。不得騶肉。是君失騶胙之禮。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特一以肉。一以禮。而皆歸過於君。乃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而自以微罪行。何也。騶肉不至於大夫。固君之疏。亦從祭者之不備也。我亦從祭者。使君失騶胙之禮。凡從祭者。均不能無過。則我輩皆有微罪。我亦不免於微罪。故以此罪行。為聖人之妙旨也。趙氏此解。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人。蓋孔子當時臨行。必自稱此罪。故師己曰。夫子則非罪也。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故云。衆人不識。周氏若瑛釋地續云。去魯曰。變遷吾行也。正道路低同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稅所著之冕輕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所曷異乎。蓋孔子為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播想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為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也。今也戴於道路。尚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為為肉。縱在知者亦以孔子為為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為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已一點不是處。是為徒去。樂毅報燕王。尚云。起臣去國。不潔其名。况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則非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師己則送而解之。千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或章指云。以騶肉不至遂行。無乃太甚。此之謂以微罪行。魯人為肉。為無禮之辭。正偃孔子微罪之心。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冤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賞。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周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注。五霸至楚莊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藩云。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豳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豳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

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齊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

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俞書曰。邦之榮壞。亦向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鬻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職不是。是漢儒之言。按荀子元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國。越勾踐。謂之五霸。此職國時所定。與後漢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寔霸西戎。未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誘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於桓公爲盛。就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爲未合矣。陶氏若璣釋地三續云。崑山顧亭林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二代之五伯。杜元凱注。左傳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伯。趙壹論注。孟子五霸章。是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亭林欲去宋襄而進勾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卽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後哉。按趙氏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伯。本春秋說。○注。三王至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比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風俗通皇霸篇云。禮記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尙書說。文王作霸。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比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按易稱湯武革命。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于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黜伐大商。勝殷遏劉。普定爾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謹按三王。或列周武王。或列周文王。故應氏並列二說。而辨其宜列武王也。白虎通不言禹湯而專詳文王。正以禹湯稱王。不待詳說。惟三王列文王。不列武王。故引詩明文王卽政立號也。趙氏列文王不列武王。蓋卽本尙書說。詩說春秋說與白虎通同。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周文武。非是。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罪人也。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二王之罪人也。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

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夏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大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

征伐也。五霸強摟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禮注。慶賞至地也。○正義曰。爾

云。賀。以禮相奉慶也。賞。賜有功也。詩小雅。楚楚者茨。孝孫有慶。箋云。慶。助也。說文。禮南子

時則訓云。行慶賞。高誘注云。賞。賜予。慶。皆訓賜。則慶即賞。儀禮士喪禮注云。賀。加也。

加。亦益也。故禮氏以賞釋慶。又以益釋賞也。禮記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律。加地。即賀

以地。賀以地。即慶以地也。國氏若環釋地又續云。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二云云。名山大

傳。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開田。則孟

子所謂慶以地。即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履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履有所削。天子亦不見

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注。培克至慶之。○正義曰。毛詩大雅蕩篇。曾

會是培克。傳云。培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孔氏正義云。自伐解培。好勝解克。定本。培。作倍。

倍。即培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

己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箋云。女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

執職事。惡人即不夏之人。音義云。培丁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蓋謂深克陵民之人。與毛傳不同。

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培。把也。史微皆言培視得鼎。師古曰。培。手把土也。大雅。會是培克。

定本培作倍。孟子書亦作培克。趙注但云。不夏也。毛意謂培爲倍之假借字。培有聚意。與釋音義

近。有深取意。則不同。毛詩釋文云。培克。聚斂也。此謂同。方言曰。培。深也。郭注云。培。深也。以深釋培。以能釋把。此亦必古說。但皆非毛義。方言培訓深。與許說合。爾雅周語云。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注云。讓。譴責也。○注。移之至命也。○正義曰。呂氏春秋

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誘注云。移。猶歸也。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荀子大略篇云。移而

從所往。楊倞注云。移。就也。是移之即就之也。六師本在王畿。移而就此。是爲移之。即爲就之。

李太玄云。不朝者三。則非方伯連帥能制其命。亦非折衝可致。故須以天子六師移之。見先王武備

之豫。紀律之嚴。兵出於國都而此無徵發之勞。威行於侯服而彼無震驚之患。如以物加移之而已。

秦風傳云。蒙。討羽也。箋云。蒙。九也。討。離也。晝離羽之文於伐。故曰九伐。摟。摟所。則

討者亂也。治討曰討。翁治亂曰亂也。論語。世叔討論之。馬曰。討。治也。學記。古之學者。比

物醜類。隨或作討。凡言討論。皆兩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侯國亂。天子治之。故討爲上討下

之辭。上討下卽上治下。禮記王綱云。時者君討。是也。隱公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公羊傳云。其辭人何。討賊之辭也。白虎通誅伐篇云。討。猶除也。欽官臣嘗掃除穢君之賊也。何氏本之。曲禮聽之不除。注云。除。治也。除賊。亦治賊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春秋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蓋諸侯奉王命以擊諸侯之罪。既伐之。當必告於王以治之。五霸不奉王命。而牽攬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三王之罪人。攬之爲牽。詳見前。五霸不上稟天子之命。而以其命牽引諸侯。蓋伐之卽專治之矣。

五霸。桓公爲盛。葵邱

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

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邱。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敵血。言

畏桓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

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

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糴糶。不

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

人也。葵邱之會諸侯。○正義曰。爾氏若穢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邱。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

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邱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遺在齊之

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

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

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更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

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程氏

頗考異云。春秋傳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

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盟天子之禁。曰。毋塗  
臬。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國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  
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  
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審者。以重幣賀之。  
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審者。以重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  
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無專  
予錄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殺。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  
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  
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審。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  
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  
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殺。毋擅廢適子。毋置妾  
以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錯。而事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  
諒。卽諱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重問之。卽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愛其弟。  
敬老國良。卽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卽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卽土無世官。  
官事無攝也。云土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卽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毋專子祿。卽無有封而不告也。  
論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遺糴。更較著同文矣。其曰既行之。又請  
云云。又問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值。謹按孟子五命。乃葵邱之會所命。次第如此。與管子  
不同。○注。束縛至魚也。○正義曰。毛氏奇齡經問云。問孟子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  
載書謂載其盟書於牲上也。趙岐注。有曰。但加載書。不復敵血。則既載而又加。不其複與。曰。  
載非加也。載書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事。因而爲書。其法則殺牲取血。  
坎其牲而加書於上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戾誣太子淫與密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穀梁傳云。  
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盟天子之禁。此加字並不訓載字。然魯恐相混不分。別。  
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瞭然矣。蓋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爲  
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  
書以示諸侯受職聽訟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  
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加於何所。故  
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者也。爾氏若璣釋地又續云。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注。載  
書。盟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  
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注。束縛其牲。但加載  
書。不復敵血得之矣。毛氏爾氏二說略同。蓋以趙氏但加載書。解爲但加盟書也。按趙氏解經之例。  
每以疊字爲訓。說文車部云。載。乘也。淮南子汜論訓云。強弱相乘。高誘注云。乘。加也。是載

之謂爲加。趙氏疊加載二字。卽以加釋載。猶疊束縛二字。卽以縛釋束。但加載書。謂但加載此書。非謂但加此載書也。若載不謂加。始是盟書。則經稱束牲盟書爲不辭。趙氏加字爲無涉於經文矣。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四字爲句。謂經言盟載。是載此盟辭也。非是以盟辭解載字。下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此解盟字。則盟字卽孟子此文之書字。下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此解載字。書辭於策爲盟。卽爲書加載於牲上爲載書。卽爲盟載。鄭注甚明。賈氏疏云。載者。正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趙氏此注與穀梁傳同。與鄭氏注亦同。毛氏闕氏未識趙氏疊字爲訓之例。亦未識鄭氏注司盟之義。而謂趙氏不以載爲加。失之甚矣。莊公二十七年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僖元年會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葵邱。僖公九年傳云。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注云。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騂。揚氏疏云。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歃血耳。八年泚會云。汙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徐邈云。陳牲者不殺埋之。陳示諸侯而已。加於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此不歃血之事也。○注。不得專誅至易也。○正義曰。孔本作得專誅不孝。毛氏汲古閣本作不得專誅不孝。依毛本。則與經文疎不孝似相反。宜孔本是也。乃既云得專誅不孝。又云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如當時晉殺其世子申生。固以歸罪於公而竄專也。以歸罪竄專殺。卽以不孝誅矣。夫已立之世子。將廢立之。必以不孝爲之罪。然則誅不孝。無易樹子二事。殊相抵牾。蓋趙氏以誅不孝無易樹子七字作一句。謂子之不孝者當誅。但已立爲世子。不得以其不孝而專誅。而擅易之。須公論而後誅之。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賢立者。謂之樹植。傳公二年公羊傳云。無易樹子。注云。樹立也。趙氏與之同。不得擅易。然則世子誅不孝。亦當白之天下。公論誅之。無易樹子。是無擅易樹子。則誅不孝。亦是公誅不孝。公誅不孝。卽是不得專誅不孝也。桓公命諸侯不可云毋專誅不孝。亦不可云毋易不孝之樹子。故爲互辭。趙氏探其情。一云不得專誅。一云不得擅易。實能轉旋經文。而彌縫其闕隙也。且實能禁當時假不孝之名。以擅易樹子也。○注。尊賢至之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育。養也。彰與章同。書堯典云。平章百姓。鄭氏注云。章。明也。○注。敬老至忽也。○正義曰。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云。慈幼謂愛幼少也。其二曰養老。三曰振窮。注云。窮者有四。○注。曰孤。曰獨。此命言敬老慈幼。故趙氏連類言恤孤寡也。說文心部云。忽。忘也。○注。仕爲至僚也。○正義曰。大戴禮千乘篇云。凡事向賢進能。使知事當不世能。官之不愆。孔氏廣森補注云。古者有世祿。無世位。故春秋譏尹氏也。大夫不世。苟有能者。必官之。無失人。書皋陶謨云。無曠庶官。僚亦官也。王肅注云。不可不得其人也。曠之言空。不得其人。則空虛其職。論語八佾篇。管氏官事不攝。包氏注云。禮。國君事大。官各有司。大夫弁兼事。大而兼攝之。則必空曠其事。故引書文以明之也。○注。無敢至蔡也。○正義曰。管子兩言無曲隰。然則防卽隰也。謂曲隰隰防以障遏水泉。使鄰國

受水旱之害。趙氏言曲意設防禁。則畫指王法而言。謂王法所不禁。而曲意以禁之。是爲堯王法。周禮秋官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禁。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故以防爲禁也。然隄爲防之正訓。僖公三年公羊傳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障谷卽曲防也。何氏注云。無障斷川公羊傳云。專水利也。蓋所以障之者防也。僖公九年穀梁傳則云。毋障谷。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此以公羊傳之障谷解壅泉。所以壅之則防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魏魏。以河爲竟。趙魏魏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而封衝焉。公羊傳云。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此言不得專封。謂不待天子之命而桓公自封之。此五命之告。若指告天子。則桓公封衝。轉是自犯其禁矣。故趙氏以爲不告盟王。此五霸之威。亦卽五霸所以爲三王之罪人也。其後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宣公十一年。楚莊王封陳。皆自以爲盟主。得專封也。衝。杞。陳。皆亡城而復封。存亡繼絕。卽示私恩。其成公十八年伐宋彭城。公羊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昭公四年公羊傳云。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昭公四年左傳云。使屈申圍朱方。注云。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然則防卽朱方。徐氏公羊傳疏云。慶封往而巳封於防爲小國。楚取宋邑封魚石。吳以己邑封慶封。與齊桓封衝。楚莊封陳吳。而同爲以私恩擅封。故公羊傳。於楚邱緣陵彭城防。皆以專封言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郝京山解無白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空同。空。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訃。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贈。有贈。有襚。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贈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封葬大事。豈贊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命與恤災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而封衝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

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

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罪人也。爾注。君有至小也。○正義曰。君有惡命。卽上云犯此五禁者也。音義云。長。慶之惡。故曰罪人也。爾注。君有至小也。○正義曰。君有惡命。卽上云犯此五禁者也。音義云。長。慶

淵大。此長如字也。論大儒云。萬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此長。張丈切也。長。通張。詩大雅。奕奕孔修且。傳云。張。大也。禮記樂記云。長言之也。注云。長言之也。引其聲也。國語周語云。宣所以施教也。謂張施其命而編布之。故以大壽長。又以宣申明之。距逆比惡命。則不敢施於外。趙氏蓋教長如字而為張大之義也。○注。逢迎至罪大。○正義曰。方言云。逢。逆迎也。自爾而東曰逆。自爾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趙氏所本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謂。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謂。鬼谷子權篇云。詭。先意承欲者也。謂。古詭字。君心之惡未發。而臣先其意導之。所為以不善先人也。所謂希意道言也。襄公三年左傳云。稱其響。不為詭。注云。詭。媚也。君先有意而臣張布之。是順從也。君未有意而臣先導之。是迎合也。故以迎謂逢。又以詭謂申明之。又。章指言王道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是使

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正義曰。就使慎子能使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

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注。慎子善用兵者。○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慎子蔽於法而不知

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是與及細察之。則個然無所歸宿。不

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敷或愚蒙。是慎到。田駢也。莊子天下篇云。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

之。又云。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徑。史記孟子列傳云。自矜術與齊之稷

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慎到趙

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云。今慎子。張守節正義云。慎子

十卷在法家。別戰國時虞士。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到與孟子同時。此慎子宜即是到。乃史但言其學黃老。為法家者流。不當使為將軍。故趙氏不以為

到而以其使為將軍。則以為善用兵者耳。○注。是使民有殃禍也。○正義曰。說苑君道篇云。殃者。稱之先者也。○注。就使至陽也。○正義曰。山南曰。陽。傳公二十八年。穀梁傳文。闕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處有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處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



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關百詩以爲泰山之關。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卽汝陽。其說果何所據。答云。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汝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尙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德公猶以汝陽之田賜季友。則尙未盡失。而魯領之視之。以居營與許。嘗亦南陽之境。蓋大牛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以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羸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羸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運泰山。又東南流運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運明堂。又西南流運徂徠山。又南流運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運博縣。卽左氏襄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運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運梁父縣之莧裘城。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邕。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韞。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窮。離。龜陰。隔關。皆齊魯接壤地。通而言之。皆汝陽之田。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窮。離。龜陰。隔關。皆齊魯接壤地。通而言之。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注。滑釐慎子名。○正義曰。趙氏以慎子自稱滑釐不識。

則滑釐是慎子之名。慎子名滑釐。故不以爲到也。按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餘我釐。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知知。注云。至。來也。到與來爲義同。然則慎子名滑釐。其字爲到與。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卽禽滑釐。或以慎子師比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

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

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

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

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

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

宗廟典籍。謂先租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尙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

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尙

不肯爲。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注。諸侯至文也。○正義曰。上言不足以待諸侯。謂朝覲聘問。備其燕享賜予之禮。故此宗廟典禮。趙氏即舉諸侯朝聘言也。其實天子諸侯所用多矣。不止是也。爾雅釋詁云。典。常也。故以典禮爲常籍。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孫炎注爾雅云。典。禮之常也。國語周語云。省其典圖形法。注云。典。禮也。儀禮士昏禮云。吾子順先典。注云。典。法也。然則典籍即禮籍。禮籍爲名位尊卑之書。即是法度之文。典禮受之天子。傳自先祖。藏諸宗廟。宗廟之典籍。即先祖之典籍也。以先祖爲宗廟。猶後世稱先君爲某廟也。說文刀部云。莊都說典大册也。則典籍猶言册籍。○注。周公至損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儉。約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其約。高誘注云。約。少也。趙氏以儉爲少。故以爲不能滿。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卽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陂池塗墼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既云

班祿。祿出於田。當紀實數焉。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強名千里。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

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卽田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伯禽初封曲阜。漢書地理志云。成王以少錫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今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後益封奄。歷二年入極。十年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文十年伐邾。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宣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邾。取鐸。成六年取鄆。襄十三年取帶。二十一年邾庶以其

倭闖邾來奔。昭元年伏莒。取鄆。四年取郕。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十年伐莒。取郕。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邾。取濼。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啓陽。哀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言郕田。二月盟於平陽。平陽在兗州府鄆縣西南。本郕邑。爲魯所取。魯在春秋。實兼九國之地。極項

鄆郕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鄆邾則郕百歲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余讀歷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余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士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到。其西南則

宋鄭蘄及郕莒杞鄆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務益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郕。向鄆取之莒。而郕則空其國都。致郕衆退保嶧山。與莒爭郕無休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旣滅吳。與魯隔

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引。卽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正義曰。傳招攜至戰也。○正義曰。傳公七年左傳云。招攜以禮。浸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注云。攜。薛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作義勝爲上。云。古本義作廟。孔韓同。按管子霸形篇。謂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孫子云。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之多者也。二字俱有所本。從義爲長。漢書趙充國奏略田便宜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

○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害良曰賊。楚辭沈江云。覽私徵之所傷。注云。傷。害也。傷民。卽害良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謂若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

○正義曰。道爲道德之道。上云君不鄉道是也。道之訓亦爲人行之。人人從之則爲俗。廣雅釋詁云。漸。積也。謂積染而成惡俗也。太元元衡云。更變而共笑。是變之更改。謂更改其害良而志於仁也。禮記樂記云。居。吾語佞。注云。居。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卽是不能一朝安。謂其危亡之速也。陳氏說書云。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何也。其國雖富強。而民心先已失。孟子之言。至於秦而驗矣。章指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

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變俗移風。非樂不化。○正義曰。孝經廣要道第十一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飾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

○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歲時若猛獸驚鳥之

至稅一。○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歲時若猛獸驚鳥之

殺。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趙氏以

孟子白圭。卽此人也。爾氏若璩釋地嶺云。史記貨殖傳。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此一白

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趙氏傳會爲一人。吾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

相魏。鄭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

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縱存。尙能爲國築堤防。是

治水害乎。毛氏奇論說與爾氏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嘗昭王時。是

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曆邱何以不引。及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者。周氏廣業孟子時地出處考云。

爾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今考韓非子有云。白圭之行隱也。塞其穴。故無水難。呂氏春秋載白

圭與惠施折辯二條。新序有孟嘗君問白圭之文。則其爲別一人。似無可疑。乃史又稱白圭自言。吾

治生產猶商鞅行法。則正與孟子同時。戰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史

及鄭陽之說。又恐誤以武侯爲文侯。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貉。夷之服者也。

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注。貉夷至服者也。

部云。貉。北方貉。豸種也。周禮夏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國九貉。五戎六狄之

人民。鄭司農云。北方曰貉狄。曹禹貢云。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胡氏爾禹貢錙指云。

單言蠻則爲四裔之通稱。蠻在荒服。知貉卽在荒服也。注。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正義曰。

考工記云。搏埴之工二。陶。旄。注云。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陶於河濱。

高誘注云。陶作瓦器。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注。白圭白。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

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

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程氏瑤田園藝錄九穀考云。黍之不黏者。

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注。其熟最疾。播在黏者之後。獲在黏者之前。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

惟黍生之。以貉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故必中土熟之最疾者。播乃有秋。然則孟子之所謂黍。蓋

黍之不黏者。所謂較也。後漢書烏桓列傳。其土地宜穀。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烏丸地宜

青稞。唐書北狄傳。奚獫多黍。奚卽烏桓也。烏桓地東連鮮卑。其西爲匈奴。又西爲烏孫。匈奴烏

孫。嘗中土之正北。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居於北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宮室居耕田之業。雖於

欲取糴米五千斛。亦可見其不事農業。卽黍稷亦未必能生矣。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倍暖。故能生稷。吾疑其地。殆卽孟子所謂絳與。且絳亦非盡不生五穀者也。絳之地甚廣也。周官職方氏所掌有九絳。鄭志答趙商問云。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絳。而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絳代馬之用。又可見絳地互秦之北皆是矣。謂可致其物以爲用。其非以絳爲界又可知。後漢書句鑿亦名胡耳。是絳之一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絳也。又載諸國在鮮卑東者。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絳。居胡耳鮮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宜黍。桑稼多穡之地無疑矣。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糜。密也。黍。糜也。按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爲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屬之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糜白糜黃糜赤糜。以是知散文通稱黍也。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糜酒。及爲餼資屬粥之屬。故董宣糜爲之以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糜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

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圖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敝。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尙不可

以爲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

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圖注。無君子之道。○正義曰。趙氏以去人倫無君子

矣。故言無君子之道。謂無君子者。無君子之道也。近時通解。以君子卽指百官有司。○注。堯舜

至桀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

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

何氏本孟子注公羊傳。趙氏卽本公羊傳注孟子。徐氏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獨什一。與之

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

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徐氏解大小。不取趙氏。尙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十稅一。多於什稅一。

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什一而稅。而頒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伯與貉字通。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貉大貉明多方小大二字。政者。正也。尙書今作正。紅氏尙書集注音疏云。胥謂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卽稅。正。卽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貉。徐氏解公羊傳。義與此同。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

以王制也。○注什一供貢。下富上尊。○正義曰。二句見漢書食貨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

注。丹名至除之。○正義曰。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說苑修文篇云。圭者。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圭之言珪。潔也。潔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爲圭。石之赤者爲丹。赤熾盛而以潔白滑之。此名字所以取與。韓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潰。故孟子曰。子過矣。禹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此白圭治除小水之證也。

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

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

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頌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甚

過矣。○注。禹除至甚矣。○正義曰。水之道。猶云水之路。謂水所行之路而禹順導之耳。說文谷部云。過矣。○注。溝也。讀若郝壑。或從土是壑。即溝也。害水猶云災水。觸即觸類之觸。不使水歸四海

而歸鄰國。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水不順行而逆行矣。逆之爲洚。猶逆之爲盜。見其逆行。觸類而長之。卽是禹時之供水。禹治供水使不爲後世害。圭放供水使爲鄰國害。圭且爲仁人所惡矣。

特乎禹。豈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整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

義曰。本襄公二十一年左傳子皮語。○注。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

義曰。本襄公二十一年左傳子皮語。○注。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注。

至執之。○正義曰。亮。信也。爾雅釋詁文與諒同。說文言部云。諒。信也。諒卽亮也。引易者。繫辭上傳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乎順。又以向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引此以見君子之道。不外乎信。故爲君子之道。舍此烏執乎。趙氏以安訓惡。音義云。惡。音烏。是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問此惡字作

平聲。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又曰。君子真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過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也。爲其誠道也。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注。論語至至也。○正義曰。所引在論語。顏淵第十

治邦不可失信也。乃論語又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寔至於賊道。君子真而不諛。正恐其執一而被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又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哉。孟子此章正發明孔子不諛之情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注。樂正子克也。○正義曰。文選。褚淵碑文云。孟軻致欣於樂正。注引劉熙曰。樂正。姓也。○正義曰。文選。注。孟稱也。名也。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注。喜其人道德得行。為之喜而不寐。公孫

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注。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

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注。丑問至能乎。○正義曰。融翁果。有知慮發達。多聞識發達。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從政宜才。執政宜德。此章亦與論

語互相發。然則奚為為喜而不寐。注。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言

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好善足乎。注。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

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注。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

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

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注。好善至治乎。○

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淵淵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是舜樂聞善言而採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

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機。與此相發明。○注。誠不好善至來也。○正義曰。音義出訑訑云。張吐舌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

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為訑音怡。阮氏元校勘記云。訑訑字作訑者。今諸本皆作訑。按說文作訑。方

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為訑音怡。阮氏元校勘記云。訑訑字作訑者。今諸本皆作訑。按說文作訑。方

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為訑音怡。阮氏元校勘記云。訑訑字作訑者。今諸本皆作訑。按說文作訑。方

言作。皆調敷。孟子是此字。注自足其智。不著善言。義之引伸。丁張音義皆確。自詭譎。乃  
言。而孫氏又爲曲說不可從。據說文音部云。詭。沈州謂敷曰詭。從言它聲。一切經音義引  
舊文云。兗州人以相欺爲詭人。音傷和反。讒。避也。詭即詭。詭爲詭之俗。詭爲詭之通  
也。戰國策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  
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又云。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詭者耳。魏代之  
言。詭爲欺謾不實明矣。男女未必誠矣。而媒者謾以爲美。比詭也。欺也。己本無所知。而以爲予  
既已知之。亦詭也。欺也。詭詭既爲自足其智。不著善言之貌。則曰詭詭者。不得爲不好善者之言。  
上云。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云云。此云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將曰之將。與將輕之將同。  
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狀其貌曰詭詭。又述其言曰。予既已知之矣。既。盡也。予盡知之。謂人  
之言。不足以益之。是賤人之言也。趙氏云。其人謂與相親近之人。惟與相親近。故見其聲音笑貌  
如此。賤他人之言。解予既已知之也。詭詭是見顏色。予既已知之。是發聲音。人狀其貌。述其言。  
如是。是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是不獨道術之士。而道術之士聞人言如此。  
豈肯至乎。是其詭詭之聲。音顏色。有以拒止之也。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

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

欲使國治。豈可得乎。注。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正義曰。莊子鑄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詭。不擇

論。邪也。此趙氏以邪釋讒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詭。不善即惡也。此趙氏以惡釋

詭也。說苑臣術篇云。從命病君謂之讒。此趙氏以順意釋面諛也。說文音部云。諛。讒也。謂。諛

也。詭。謂或從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諛者所以爲詭。詭者未有不諛。按諛但順意而已。長君

之惡也。詭則道之爲不善。逢君之惡也。讒則因道之爲不善。而除去不使已意之人。讒因於詭。詭

因於諛。諛因於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焉聞讒言。答之而拜。詭詭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

曰。雨雪瀼瀼。見暝事消。此之謂也。詩曰至謂也。○正義曰。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序云。刺幽王也。不

則正士消。詩云。雨雪瀼瀼。見暝日消。趙氏本諸此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陳蔡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  
去二。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圖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較之也。圖周之至已矣。○正義曰。音義云。周與嗣同。救贖也。翟氏顯考異云。柳柳州集上卷大之既不能行。又不能從其言。所以不去者。飢餓不能去也。受其所周即是就。云可受。亦就之可者也。但免死而已。既不死。可以出門戶。則仍去。故云權時之宜。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圖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虞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

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會益其素所不能行。

**注。**

舜耕至微庸。○正義曰。見書堯典及史記五帝本紀。傅說至爲相。○正義曰。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

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說。作說命三篇。馬融注云。高宗始命爲傅氏。鄭氏注云。得諸傅說。高宗

因以傅命說爲氏。史記原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

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

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徐廣曰。尸子云。傅說。在北

海之洲。張守節正義云。地理志云。傅險卽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

七里。卽虞國魏國之界。按墨子尙賢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

險之域。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墨子。尸子。皆同時人。其言傅說在北海。當有所據。關氏若

據釋地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備隨止息處。非

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之顛特阪。有東西絕澗。左右窟空。窮深地整。中則築以成道。

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輪橋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猶猶呼沙澗。水去傳說一

千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說在北海洲者大非。關氏本張守節之說。其云顛特阪云云。則水經注

文也。然後世之地。附會古人之說甚多。墨子以爲築城。稱其庸築。則但備工。爲人版築。史記言

胥靡。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漢書賈誼傳賦云。傅說胥

靡。丞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險。武丁以爲已相。然則說之版築。田

於被刑矣。王氏鳴鶴尙書後案云。荀子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繮。攝倖注云。植。立也。如

魚之立。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注。膠鬲至臣也。○正義曰。膠鬲事詳見公孫丑上

篇。魚鹽則別無可證。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者。諸侯歲貢土於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

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桀不復進用。至五者同。故得與湯共並稱紂相。而注言文王舉之所以爲

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復用同。此紂之終於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湯之功亦不細。故雖

不得如傳說諸人發名成業之感。而同謂之天降大任。迨後殷命再歸。鬲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

足徵矣。○注。士癸至相國。○正義曰。書堯典云。俊作士。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

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莊公九年左傳云。鮑叔帥師

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後。使相可也。公從之。此舉於士之事也。

○注。孫叔至令尹。○正義曰。關氏若據釋地云。趙氏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

爲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尙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

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淩邱。卽莊王感優孟

之言。以對其子者。卽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史記說苑列女傳。謂進自淩邱子。呂氏春秋謂沈

尹望力。新序謂楚有淩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今不可考矣。又考

孫叔敖卽宣十一年令尹蔣艾。乃蔣賈之子。賈字伯盧。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趙檢所惡。因而殺之。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五十一

意者子逸式微。竄處海濱。不十八年莊知其賢。釋爲令尹與。但蒞賈乃遠呂臣之子。呂臣黷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在叔敖子實不才。徒世守封土。莫顧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毛氏奇齡經問云。張燠問孫叔敖舉於海。惟安爾氏謂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令尹蒞艾獵。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施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有據。以愚考之。則實楚之鄙國人。及楚莊滅。而後薦而舉用之。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薦於王而代爲楚相。未審爲何所入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楚國地。卽春秋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於宣八年滅。而宣十二年卽有孫叔敖之名見於策書。則以寢名期思。必滅城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寢邱之薦而舉爲令尹。此固按之春秋。互證之他書而顯有然者。況史記層層傳又云。叔敖死。其子寢因負薪。莊王寢優孟之言。封其子於寢邱。其封寢邱者。亦正以寢邱卽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寢國者其爲鄙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杜預之注左傳。未有身爲令尹而爲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卽予以爵者。此其謬始於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而孔氏正楚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蒞艾獵以祈事。其明年晉楚戰於郟。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爲兩年相距不甚遠。而止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況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既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孫叔敖爲無謀矣。則一稱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蒞賈之子。明屬兩人。其所大謬者。則以戰時。隨武子稱有蒞敖。而杜氏以爲卽兼稱也。武子以爲楚雖與戰。其平時討鄭入郟。軍政秩然。且以爲蒞敖爲宰。擢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蒞敖不在軍也。杜氏既疑令尹屬一人。而蒞敖一名。則又氏本蒞獵而名近孫叔。是必一人而兼稱者。途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既帥師。又使叔敖典軍制。勢必不能。此蒞敖是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令尹極尊。大宰極卑。策書。大宰伯州犂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蒞敖大宰合作一人。侍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襄十五年蒞子馮爲司馬。此蒞艾獵之子也。世本亦不識叔敖。叔敖不敢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蒞艾獵者。叔敖之兄。故其注蒞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今杜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寢子馮爲艾獵子。卽叔敖子矣。乃其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爾氏謂蒞艾獵官司馬時。爲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寢處海濱。則又不然矣。宣四年。蒞賈爲工正。與爾椒共誦殺令尹爾椒。而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既而椒復惡賈。囚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爾氏。是賈以怨殺。並非國法。且王滅爾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讐患。而寢處遠地。至於式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寢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於海。禹貢。淮與海並稱。地志。淮康與海康並稱。居淮之濱。卽居海之濱。以淮通於海也。是以從來稱淮地。多稱海濱。如魯詩。來淮夷。則曰。從荒大東。至於海邦紅漢。伐淮夷。則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蓋海不必在彼濤間矣。况爾語於吳。曰。奄有東海。於越。曰。濱於東海之隄。而夢介楚外。原屬吳越。春秋楚子城夢時有云。及滑納。盟吳越而至。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吳越。

風國中也有。吳越名海。則期思亦海矣。要之。孟子當不謬耳。周氏栢中辨正云。叔敖避仇遠竄。此情事所或有。劉說近之。傳二十四年傳。凡蔣邢毛許祭。杜注。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蔣國也。文五年傳。楚滅麇。杜注。麇今安豐縣。然則非期思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是。按毛氏四書改錯云。孫叔薛之期思人。其地與麇近。又云。蔣楚外國。期思之爲蔣地。毛氏固已自知。自改正矣。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毛檢討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蔣氏。乃蔣國期思之處士。余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蔣艾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鄭之戰。隨武子云。蔣敖爲宰。擢楚國之令典軍行左轄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蔣敖。非即叔敖乎。則其爲一人。爲蔣氏。實無可疑。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躉賈之子。躉即蔣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蔣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蔣敖一名。可爲蔣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知信傳。孫氏星孫叔敖名字考云。蔣敖。字孫敖。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證爲躉。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蔣敖爲宰。擢楚國之令典。下文。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蔣賈之子是也。蔣賈蓋有二子。一蔣艾獵。一蔣敖。字孫敖。敖既稱叔。宜尙有兄矣。服虔杜預以蔣敖蔣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爲名鏡。鏡與敖音相近。猶據古書有作孫叔鏡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謹按古人事跡。非可臆斷。右諸說各有所是。故備錄之。乃孟子言舉於海。則與期思之鄰人近。毛氏之說。未可非也。○注。百里至相也。○正義曰。奚事詳見萬章上篇。周氏栢中辨正云。毛大可云。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以市宜販畜。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販奚正相合。按字書市訓。販亦訓買。故市貨稱販貨。舉於市。猶言舉於販買間也。按毛氏信秦本紀販奚之說。不信兩君僱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以市爲販買。大抵養牲販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使買人載鹽。買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親見牛廐曰。任重道遠而牛廐。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聘。然則百里奚爲人養牲。卽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謹按毛氏訓市爲買。與周氏說同是也。周氏以爲販牲於市。固爲臆說。說苑言買人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正好事者所造。自繫於秦。以下千秦穆公事也。孟子所斥之矣。○注。言天至能行。○正義曰。爾雅釋言云。降。下也。釋詁云。勞。勤也。文選東京賦。與徒不勞。薛綜注云。勞。苦也。趙氏以苦卽是勞。以勤釋勞。卽釋苦。內而心志。外而筋骨。皆統之以身。故以勤勞其心。解苦其心志一句也。錄則羸瘠。缺其身體。則瘠形於肌膚矣。呂氏春秋季春紀云。振乏絕。高誘注云。行而無資曰乏。周禮地官遺人疏引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參漢書賈逵傳云。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注云。空。乏也。空卽是乏。空乏是無資。故以絕糧解之。空乏猶乏絕也。淮南子主術訓云。

豈能擄道理之數。高注云。拂。戾也。漢書杜欽傳云。言之則拂心逆指。注云。拂謂違戾也。拂戾則逆。逆即不順。從之言順也。故以戾稱拂而解之。以所行不從也。所爲卽所行。所行拂戾。於是亂其所爲矣。易說卦傳云。震。動也。敵愾百里。警遠而懼懼也。故以驚稱動也。文選高唐賦。使人心動。注亦云。動。驚也。廣雅釋言云。忍。耐也。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與耐同。廣雅釋詁云。能。任也。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生於心。卽本於性。任其性。卽仁以爲己任也。故云。堅忍其性。使不違仁。若不能任其性。則將戕賊其性。滅亡其性。而違仁矣。堅者。強也。毛詩鄭風。將仲子兮。無折我樹檀。傳云。檀。強韌之木。孔氏正義云。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強韌之木。強韌卽強忍。謂其材性能勝任。不易損壞也。以性之仁自任。不使爲外物所誘。喪其仁以失其性。是爲忍性。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非十二子篇云。忍性情。兼蓄利。荀子以性爲惡。故揚倭注云。忍謂違矯其性也。孟荀同言忍性而義不可混。違其性而後能修。是荀之情也。楊氏得之。任其性而後能仁。是孟之情也。趙氏得之。性殊善惡。則忍判從違。蓋忍原有兩義。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忍之義仁行止。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以荀之忍性。爲孟之忍性。以性爲嗜欲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之義。亦失趙氏堅忍之義。趙氏以堅忍其性解忍性。而申以不違仁。趙氏洵通備也。音義云。張云。會與增同。丁云。依注會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按趙氏謂素所不能行者。卽仁也。因己之勞苦空乏。推之於人。則有以動其不忍之心。而任其安天下之性。故向有所不能者。皆增益而能矣。皆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處於胸臆之

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寧戚商歌。桓

公異之。注。人常至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恆。常也。禮記樂記云。過制則亂。過作則暴。則行謬。因致愆咎。故不得福。更。卽改也。始以繆而不得福。一更改卽能得福。是以不能爲能也。呂氏春秋不厲篇云。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高誘注云。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

相載。○注。困瘁至說也。○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困。瘁也。瘁與瘁古字通。荀子大略篇云。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毛詩陳風衡門之下。傳云。衡門。橫木爲門。考工記弓人注云。衡。古文橫。

假借字也。大戴記會子大孝篇云。夫孝。置之則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云。衡。猶橫也。是橫與塞義相近。禮記樂記云。號以立橫。注云。橫。充也。充。亦塞也。故讀衡爲橫。而又以塞

稱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股。爰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陳丞相世家云。封平以戶牖。擲用其奇計策。卒滅楚。趙氏謂作爲奇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橫衡之說。

焉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股。爰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陳丞相世家云。封平以戶牖。擲用其奇計策。卒滅楚。趙氏謂作爲奇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橫衡之說。

似指蘇秦去秦而歸事。夜發書伏誦。引錐自刺其股。可謂因心橫慮矣。昔年揚夢成。用說世之君。當時天下之大。其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快於蘇秦之策。則所謂奇謀異策也。大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結。不得道其過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是則趙氏所云憤激之說邪。然儀秦事。孟子蓋稱。近時通解作爲與起。謂心之謀慮阻窒不通。然後乃奮興而爲魯也。此區之窮蹙於己者。微色謂爲人所忿嫉。發聲謂爲人所搶讓。然後乃徹悟靈曉也。此則過之暴著於人者。○注。微論至怪之。○正義曰。書供範云。念用庶徵。鄭氏注云。微。驗也。楚辭漁父第七云。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屈原也。○注。殺於至異之。○正義曰。呂氏春秋舉難篇云。竊威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賈。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燔火甚感。從者甚衆。竊威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高誘注以爲歌風。列女傳辯靈篇云。竊威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竊威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趙氏所本也。商歌蓋謂其音悲楚。卽此碩風三章。疾歌而爲商音也。藝文類聚。引琴操則別有商歌云。南山矸白石礪云云。則後人所偽造。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謂國內

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

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業怠情。使人亡其知能也。○注。輔拂之士。○正義曰。音義云。拂。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說苑臣術篇。引此文

拂作弼。賈子保傳篇云。禦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戴記保傳篇載此文。上二拂字作弼。說文。弼。部云。弼。輔也。重文作拂。手部云。拂。隨聲也。然則弼爲

本字。以弼从弗聲同拂。故假借拂也。○注。故知至能也。○正義曰。音義出知生字云。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云。言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趙氏諫知爲智。故以知能明之。卽德

德術智恆存乎疾疾之義。乃知能可言生。不可言死。故以死爲亡。謂死於安樂。卽是安業怠情。亡

其知能。然按經文之意。然後二字。終不可達。以死爲亡。究爲曲說。陸氏讀如字是。春秋繁露竹

林篇云。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攝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

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與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

不聽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康。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惑之敝也。此正發明孟子此文之義。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

我也。屑，潔也。○正義曰：予，我也。爾雅釋詁：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忻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正義曰：戰國策西周策云：則周必折而人於韓。折一

御。本作。

### 卷十二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七章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

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注：人之至法天。○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而神

心。氣之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統行血氣。聽聽於是，非之

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精神訓云：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

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情聽視遠矣。耳目情聽視遠

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較志勝而行不僻矣。較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成而氣不散矣。此心為精氣主之說也。聽聽於是，非之境，而行之不僻，即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之謂也。猶與由通。

虞所以然者，由人之性善，故其心能變通。以天為法則也。莊子天運篇云：天之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執主張是。執維綱是。執居無事。推而行之。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楚辭天問篇云：執維綱是。執維綱是。王逸注云：維，綱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字林

云：維，持也。詩周頌：執競武王。箋云：執，持也。儀禮鄉射禮云：下綱不及地。武注云：綱

持。舌繩也。執持維綱四字同義。趙氏取莊子此文，而以執持稱維綱。莊子以天之運轉，執維綱而使之推行。趙氏以天之運，其所以維綱者北辰，而引論語以證之。周禮：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雲漢氏掌二十有八星之號。注云：星謂從角至參。爾雅釋天云：壽星角氏也。天根氏也。天駟房也。大辰心尾也。析木之津。箕斗之間。饗律也。星紀斗牽牛也。元，楊虛也。奎婁也。大梁，昂也。西

陸昂也。獨謂之畢。味謂之柳。鶉火也。此二十八舍之星。角亢氏房心尾箕為東方蒼龍之宿。斗牛女虛危室東壁為北方玄武之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為西方白虎之宿。東井與鬼柳七星張翼

轉爲南方朱鳥之宿。爾雅於北缺危。於西缺胃。鶡軫。於南止有柳螢。舉其宜釋者。餘從略也。而承之云。北極謂之北辰。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趙氏本於此。謂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二十八舍東西南北分主四時。正四時。即正二十八舍矣。邵氏晉潘爾雅正義云。爾雅。約舉二十二舍十二次。而總以主辰者。以其爲衆星所拱也。屈原賦天問。韓維焉繫。天極焉加。衆氏震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極。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極。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爲不動處。梁祖暉測紐星不動處一度奇。元郭守敬測紐三度奇矣。趙氏以心比北辰。以四體五官等比二十八舍。二十八舍聽令於北辰。則正而不忒。四體五官聽令於心。則善而不惡。法天卽所以事天也。引論語在爲政第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困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

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爾注。性有至善者也。○正

天下之制也。注云。制謂裁制人之心。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義禮智之端。原於性而見於心。心以制之。卽所謂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也。惟心爲正。謂心能裁度以正四體五官也。卽天之

北辰。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黃誘注云。盡

極也。禮記大學篇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云。極。猶盡也。故盡其心。卽極其心。性之善。在

心之能思行善。故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謂知其性之善也。天道貴善。特

顯其靈於人。使之能思行善。誰不知己性之善。豈不能盡極其心。是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者。知其

性之善也。知其性之善。則知天道之好善矣。趙氏之義如此。戴氏震原善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

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成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

爲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德。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

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其爲自然之極致。詩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常。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敬之皆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

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故曰盡其心。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爾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爾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夭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夭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



以立命之本也。

注。貳二至本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喪事不貳。注云。貳之重二也。國語周

一度而已。不改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此死若顏

回之說也。論衡氣壽篇云。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鄭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

心者。身之主也。萬物皆備於吾之身。物則即具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盡乎。易

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知

其性不能也。易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不異乎天。而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

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戕。

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不放之。非所以事天

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微辭且盡。而見之於行。必能居仁由

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顯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

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爲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矣。

豈非所以立命乎。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即伏羲之攝德類情。黃帝堯舜之攝變神化。惟知人性之

善。故盡其心以教之。知性即是知天。知天而盡其心以教之。即所以事天。所以盡其心者。不過存

其心。養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之能。魯人臣贊君之

治。以成君之功。聖人事天。魯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殀。壽。窮。達。智。愚。賢。不肖。而聖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

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詩。周頌。時邁莫不

曰。遵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

震。韓詩云。莫。無也。莫。無。聲相近。趙氏以

無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即下非正命。韓詩外傳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

也。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

死於嚴牆之下。或桎梏而死。是即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即不能順受其正。即是不知命。如是則通

章一氣貫注。趙氏謂人之終無非命。蓋以命有三名。人之終不出乎受命。禮命。隨命。三命中。惟

行善得善。乃爲順受正。按諸孟子之旨。固不如是三命之說。音義云。丁云三命。事出孝經授神契。

按禮記祭法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氏正義引孝經授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禮命

以簡暴。有隨命以誓行。受命謂年壽也。禮命謂行善而得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受命篇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禮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息棄三正。天用勗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鏡。言則用以算之。禮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禮命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敏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職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論術小有異同。趙氏與白虎通合。乃下節注云。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此以壽終爲正命。而本之以修身。則仍行善得善之義。蓋分隨命中之善報。合諸受命之年壽。而以惡報獨爲隨命。論術全本孝經。是以年壽。得諸自然。不由善報。與趙氏爲異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畏壓覆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禮記。禮弓云。死者。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云。謂輕身忘孝也。注畏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自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厭即壓覆也。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

會豎使會參。期而不至。人皆見會豎曰。無乃畏邪。會豎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佞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回何敢死。正是回何

敢畏。高誘注。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即撞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

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即會子安敢畏立巖牆之下。恐其壓。壓而死。猶畏而死。俱

爲非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

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孟子言不立巖牆之下。不桎梏而死。示人知命之學。不可死於非命也。

故莫非命之莫。讀如易莫夜有戒。莫擊之之莫。莫即毋。無即毋。說文女部云。毋。止之也。非命

二字相連。莫字不與非字連也。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云。死生有命。非命

云。備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既云。死生有命。備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此章又詳言之。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當死而營謀以得生命。當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

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嚴牆之下。然則立嚴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為不知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志乃可施諸天下。所謂命。立於君子。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愚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已觸已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皆盡其心也。故己之命。聽諸天。所謂脩身以俟之。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所謂盡心。所謂立命也。於已則俟命。於天下則立命。於正命則順受。於非命則不受。聖賢知命之學如是。俗以任運之自然為知命。將視天下之飢。寒。愚。不肖而不必盡其心。且自死於畏。自死於桎梏。自死於嚴牆之下。而莫知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畏。歷。獨死。闕。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嚴牆之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致文古本無死字。按無者非。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謂修仁行義事在

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

外者也。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

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列傳注。殺昏須知己。○正義曰。史記。管晏

已者。故須知己而後祿爵可得也。翟氏蘭攷異云。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語。皆古語。章指。言

常言。荀子不苟篇云。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章指。言

為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

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注。物。事至大焉。○正義曰。周禮

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禮記月令。兼用六物。注皆云。物。猶事也。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說文戈部云。我。旋身自謂也。禮記祭義云。成人之道也。注云。成人既冠者。成人已往。男子年二十已上也。是時知禮已開。故備知天下萬事。我本自稱之名。比我既指人之身。即指天下人人之身。故云。普謂人。人有一身。即人有一我。未冠。或童昏不知。既冠。則萬事皆知矣。既知則有所行。

故云。嘗有所行矣。淮南子說林訓云。其鄉之誠也。高注云。誠。實也。禮記禮運云。此順之實也。注云。實。猶誠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注。當自至爲近。○正義曰。淮南子脩務訓。功可彌成。高

戴氏震孟子字疏義證云。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能出於己

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

義。如其才實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

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段氏玉裁說

文解字注云。恕。仁也。從心如聲。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是則爲仁。不外於恕。折言之。則有別。彈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知性之義

也。知其性而乃盡其心。然則何以知其性。以我推之也。我亦人也。我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

於善。人之情即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即同乎我之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反身而誠也。即強恕而行。○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人

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

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注。人皆至人也。○正義曰。小爾

雅廣註云。著。明也。楚辭懷沙篇。云。教察其撥正。臣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王逸高誘注。並云。察。知也。其實察與著義同。

禮記。中庸。言其上下察也。注云。察。猶著也。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著。察。知。三字義同。趙氏以不知其道。爲不究其道者。究之義。爲窮爲極。蓋以察深於著。

而知則察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重經。謂之衆庶。文選幽顯賦云。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注

云。衆。庶也。衆庶謂凡夫也。趙氏謂凡夫但能以仁義施於所愛之妻子。而不能擴充推之於大事。所以不能爲君子。但爲衆庶也。按孟子此章亦所以發明易道也。行習即由之也。著察即知之也。

聖人知人性之善而盡其心以教之。豈不欲天下之人皆知道乎。所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則以行而能著。習而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衆庶也。則以能知道者君子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庶也。衆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盡其心隨其變。使之不覺。神而化之。使民宜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日用而不知。即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百姓即衆庶也。道即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者也。推其性善。所以能

由。惟其能由。所以盡其心以先覺覺之。其不可知者。屢變神化。而使由之。盡其心。顯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諸用也。聖人定人道。雖凡夫無不各以夫妻父子爲日用之常。日由於道之中而不知其爲道也。比聖人知天立命之學也。聖人知民不可使知。則但使之行習。而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爲不必責以著察。說者乃必以著察知道。責之天下之凡夫。失孟子之意矣。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注。人不至有恥。○正義

羞。注云。羞。恥也。說文心部云。恥。辱也。禮記緇衣云。惟口啓羞。或承之羞。注並云。羞。猶辱也。故下注以辱釋恥。此以羞釋恥也。引論語。在子路篇第十三。集解引孔子云。有恥有所不爲也。

無恥之恥。無恥矣。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政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注。人能

○正義曰。無恥二字。承上無恥。則無恥即謂無所羞恥也。無所羞恥而之於恥。是改無恥爲恥。惠

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光武紀注。秀之字曰茂。供遺曰。饒高祖韓邦。荀悅曰。之字曰國。惠帝諱盈。

之否。謂觀六四變爲否也。據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繫辭傳云。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適變是也。

變而適於恥。趙氏以改行解之。正以之爲之字之卦之也。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

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困恥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

恥爲也。今造機變穿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敵也。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注。恥者

○正義曰。易象傳。每以正大連言。大之義爲長。正之義亦爲長。趙氏以大之義近於正。恥之於人

大矣。猶云恥之於人正矣。故云。正人之所恥爲。章指云。不慕大人。何能有恥。固以正人爲大人

矣。正人之所恥。必是不正。故云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墨子公輸篇云。公輸盤九設攻城

之機變。故以機變之巧。指攻戰言。九設攻城之機變。篇中止言爲雲梯一事。尙有其八備。城門篇

云。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墮水。穴突。空洞。蟻附。轆轤軒車。凡十二。又

云。闕穴土之守邪。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愈壅城內穴直之穿。井城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

文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墨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革置井中。使聽耳者。伏墨聽之。

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又有備穴篇。穴即穿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略舉穿陷以概其餘耳。

書。樂善云。傲乃寡。然則王者攻戰之正道。不用寡陷。故此機變寡陷之巧。非古之正道也。漢書翟方進傳云。奏請一切增賦。張晏云。一切。權時也。路望舒傳云。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七極。檢為一切。不顧國是。如庠云。檢。苟且也。一切。權時也。後漢書王霸傳云。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儆一切之勝。李賢注云。一切。猶權事也。此云一切可勝敵。謂權時取勝。敵而已。不計正不正也。正人既以不正為恥。此非古之正道。而苟且為之。是不以不正為恥。非正人矣。故云宜無錯於廉恥之心。音義云。錯。音措。說文手部云。措。置也。近時通解機變。謂機中。高誘注云。機。巧詐也。是不必指攻戰言之。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不如古之

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法注。不恥至名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注意謂取。章指言不慕大人。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閻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

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隰朋至之云。○正義曰。周

左傳昭十二年。叔向曰。齊桓。衛懿之子也。有鮑叔牙隰朋以為佐。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

自問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志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者。又見

莊子徐無鬼篇。文與列子同。文選張華屬志詩。隰朋仰慕。子亦何人。李善注引作莊子是也。又呂

氏春秋貴公篇云。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者。高誘注。隰其德不若黃

帝。又管子小匡篇。於諸侯使隰朋為行尹。知章注。行。行人也。賈誼新書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

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說苑。管仲治內。隰朋治外。數書皆出周秦西漢。故趙氏據以為說。

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注云。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

也其庶幾乎。孔穎達亦云。顏子庶於幾。王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五帝三王皆聖。

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幾有

同也。亦可為慕舜之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亡心勢。樂善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樂善至稟命。○正

及列傳云。說者云。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避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與。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亟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

**亟數也。**○正義曰。音義云。亟。去吏切。數。音朔。說文二部云。亟。敬疾也。爾雅釋詁云。數。疾也。疾。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正義曰。論語憲問篇云。作者七人矣。集解引包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蓀。戴封人。楚狂接輿也。義疏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伯。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蓀。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之誤。此云隱各有方。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不同。而晨門。儀封人隱於吏。丈人。沮。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

心之分也。各崇所向。則義不虧矣。**易**以貴下賤。○正義曰。易屯初九。傳文。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之遊。人知之。亦嚮嚮。人不知。亦嚮嚮。**宋

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嚮嚮自得無欲之貌。**宋**姓至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名

德遊。欲行其道者。按道德非遊具。蓋觀孟子推而數之。其亦有異於綏橫掉闔者流與。嚮嚮見萬章上篇。按嚮嚮見於經籍者。義多不一。大抵皆由假借也。詩大雅板篇。聽我嚮嚮。傳云。嚮嚮猶嚮

警也。箋云。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此嚮嚮為警警之假借。小雅。十月之交。矜口嚮嚮。釋文引韓詩作警警。警警即警警。楚辭九思。恐上篇云。令尹兮警警。王逸注云。警警不聽語言而妄語也。是也。法言老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貧富同。貴

職等。則吾以聖人為嚮嚮。吳祕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嚮嚮之虛語耳。又云。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嚮嚮也與。吳祕注云。嚮嚮然。方士之虛語耳。此以嚮

嚮為虛。故廣雅釋詁云。嚮嚮。虛也。文選養生論云。終朝未餐。則嚮嚮然思食。注云。嚮嚮然。嚮意也。此嚮乃得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枵虛也。孫炎注云。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

斷提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嚮嚮也。郭象注云。橫其嚮嚮。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

也。比翼乃得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枵虛也。孫炎注云。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

斷提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嚮嚮也。郭象注云。橫其嚮嚮。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

也。比翼乃得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枵虛也。孫炎注云。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

憂乎。釋文云。憂。許橋反。又五紘反。崔云。憂世之貌。漢書王恭傳贊云。憂然喪其樂生之心。顏師古注云。憂然。衆口愁貌也。說文口部云。嘷。衆口愁。詩曰。哀鳴嗷嗷。然則此憂。乃亦嘷嘷之假借也。說文脚部云。憂。氣出頭上。周禮秋官。司鏡禁其鬻者。注云。憂。誰也。成公十六年左傳云。在陳而憂。杜預注云。憂。喧譁也。詩小雅車攻篇云。之子于苗。遠徒憂。傳云。憂。聲也。然則惟此憂。爲憂之本義。爾雅釋言以鬻釋憂。此憂爲鬻之假借。憂。靜也。暇也。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閒。王逸注云。閒。暇也。招魂篇。待君之閒些。注云。閒。靜也。暇則自得。靜則無欲。章指云。內定常滿。禮記大學云。定而後能靜。周書陰法解云。大慮靜民曰定。定亦清靜也。自得無欲。則廣博而感。莊子齊物論云。大知閑閑。釋文引簡文云。廣博之貌。廣雅釋訓云。閑。感也。是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孟子人知之亦憂。人不知亦憂。言人自得無欲。如氣上出悠閒也。此以憂字氣出頭上爲閒。乃趙氏自諱憂爲閒。非取憂字本義。爲自得無欲也。

曰。何如斯可以器器矣。句踐問何執守可器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器器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器器無欲矣。注。尊貴也。○正義曰。大戴記

也。尊貴義近。故以貴釋尊。易。上繫傳。天尊地卑。虞翻注云。天貴故尊。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

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窮不失業。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

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

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注。見立。至操也。○正

云。湯武逼於比論。故功名立。高誘注云。立。猶見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德無所立。高誘注云。立。見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蓋見之義爲顯。不得志不可云顯。故解爲立也。按說文

云。見。視也。視即示修身以示於世。亦所以章指。言內定常滿。器器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

教也。伯夷柳下惠爲百世師。非示於世乎。章指。言內定常滿。器器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

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



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

身正行，不陷溺也。附注。凡民至溺也。○正義曰。宋本孔本。作無異知者也。闕監毛三本。作自知。按

也。仇之言汎也。方言。汎，儼也。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汎。或謂之儼也。孟子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凡亦與汎通。按說文云。凡，最括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凡草生藎。高誘注云。凡草，

底草也。以此律之。則凡民猶云庶民。趙氏前以庶解衆。又以凡夫解之。此不解釋凡字。蓋以爲庶

民也。最括亦衆數之稱。故凡又訓皆。鄭氏注儀禮以爲非一。注周禮以爲無常數。凡通於汎。汎亦

有衆義。因汎之本訓爲浮。浮則輕。故汎儼。猶汎儼也。還以汎汎之輕浮通凡之義。亦爲輕浮。則

據其爲衆庶而輕微之。又引申之義耳。惟凡民是衆民無常數之稱。而才通千人爲衆。萬人爲衆。則

有常數。故趙氏云。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豪傑千萬於凡人。是凡即此千人萬人之懸絕矣。趙氏訓

釋字義。每於互見之。可謂精矣。呂氏春秋孟秋紀。高誘注云。才過萬人曰衆。闕冠子能天篇云。

德千人者謂之衆。故云。千萬於凡人。爾雅釋言云。與。起也。與於善爲與。與於不善亦爲與。呂

氏春秋義賞篇云。姦偽雜亂。貪戾之道興。是也。故趙氏以起釋興。一則云趨善道。再則云以善守

身正行不陷溺。蓋有所作而行爲興。有所守而不行亦爲興也。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附注。乃不辟

邪辟。左傳子產曰。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章本作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附注。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

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足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

甚遠矣。附注。附益至遠矣。○正義曰。漢書諸侯年表云。設附益之法。張晏注引律鄭氏說云。封諸

乘之家也。益之自外。仁義之道。根之於心。但視外所附。則見其富貴。自視其中之所有。故欲然

知不足也。自知由於自視。自視仁義之心。不移於富貴。益於外不能益於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

注云。欲。欲得也。從欠。音聲。聲若貪。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張鎰曰。欲。音坎。

內顯不足而有所欲也。玉裁按孟子假欲爲坎。謂視盈若虛也。大元雷推欲聲即坎聲也。今本大元歌

字爲不可識。晏子春秋問下云。蹇然不滿。孫氏星衍

音義云。玉篇。蹇。丑甚切。此當爲欲然之假音。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欲然。謂不如人。非

但免過。卓絕乎凡也。附注。人情富盛。莫不驕矜。○正義曰。老子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定公十三

年左傳史釀云。富而不驕者鮮。晏子春秋問下云。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

孟子曰。以供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詳見滕文公上篇。故引焉勞之證。以生道殺

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注。謂殺至故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書呂刑云。又大辟疑赦。其罰千緡。閔實其罪。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云。犯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是大辟之罪。閔實則殺之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書傳曰。降辟寇賊。却略奪攘。擣皮者其刑死。然則大辟之罪。不止坐殺人。趙氏略舉之耳。荀子正論

也。又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

○則民無怨讟也。○正義曰。方言云。讟。謗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昭公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讟。說文言部云。讟。痛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謂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

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餒之老。而民不知。猶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注。霸者至之也。○正義曰。音義

字通用耳。翟氏顧致異云。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云。孟子。霸者之民。歡娛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

安虞而民相睦。匡衡傳。未有辟虞弋射之宴。虞。悉通娛。按說文女部云。娛。樂也。虞爲假借字。故曰虎璽號爲云。虞者。樂也。說文欠部云。歡。喜樂也。馬部云。驩。馬名。驩亦假借字。荀子

大略篇云。夫婦不得不驩。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驩虞即歡娛。故趙氏云。樂之也。○

注。王者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驩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趙氏

讀驩爲浩。說文日部云。驩。皓也。廣大貌也。詩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昊。皓。

南子傲真訓高誘注云。浩。浩。瀚。廣大貌也。詩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昊。皓。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五二七

釋古字皆通。蓋水之廣大為浩浩。天之廣大則為赫赫。故趙氏以道大法天解之。則仍以赫赫為元氣廣大。以浩浩明之耳。天氣廣大故難見。王者道大法天。其廣大。故亦難見。所以廣大難見。則下申言之。○注。庸功也。○正義。周禮夏官司勳云。民功曰庸。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

曰小補之哉。國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

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注。君子至益也。○正義曰。君子為聖賢之通稱。故云。

云。君子者人之成名也。易上繫傳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虞翻注云。君子謂文王是也。隱公六年公羊傳云。首時過則書。何休注云。過。歷也。過此世謂生於此世也。存在此國。以在禱存也。

過以世言。別生死也。存以國言。判彼此也。如堯舜在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成人詳見前。閻監毛三本無成字。音義云。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

者。在於神明。此與趙氏義異。按易序卦傳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過之義為動為行。所過者化。猶云所行者化也。所動者化者。行動著於外。存者運

於中。所行動者。民即變化。由於所存者神也。民曰遷善為化。不知為之者則神也。易下繫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過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而化之也。能過

其變為禮。霸者亦知乘時運用。以得人心。而震乎聖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民不知也。殺之威刑也。利之善政也。惟聖人有所裁成輔相

於威刑善政之中。即有所盈虛消息於威刑善政之外。此全繫乎一心之運用。所謂脩己以敬。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所謂為政以德。所謂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謂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以言乎以存者神也。威刑善政。則所行所動也。民曰遷善。化也。不怨不庸。由所存者神而不知為之也。所道有定。而所存無定。夫行而無定者。水流也。故

云。與天地同流。天地變化。人不可知。聖人成天地之能。人亦不可知。不可知。故不可使知之。民曰遷善。則可使由之也。說文衣部云。補。完衣也。完全也。衣有不全。補全之則必有所增益。

故補之義為益。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劑。無攝拂。攝倛注云。補謂彌縫其闕。僖公二十六年左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然則小補。謂彌

者之民所由彌縫也。有闕則望補者切。有災則思救者殷。而彌縫之。匡救之。思彌暴見。民所以樂也。王者裁成輔相。則不待其闕而先歟運之。不使有闕。不待其災而豫防禦之。不使有災。此所以

神。所以不知。且補闕者。益於此。或損乎彼。支於左。或諷於右。一利與而一害即由此起。故為小補。王者之治。德施於曾。變化於微。天下受其福而無能名。誠如天之元氣繚繚而無已也。荀子

論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揚倛注云。所存止之虞。章指。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道。長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此則一義。與孟子語同而皆異。

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子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

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正義曰。詩小雅彤弓受言。載之。箋云。言

命。謂之言。故以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注。謂王策命也。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言謂會同盟要之辭。是國家

度。謂以法度載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善。是爲仁也。○注。仁聲至深也。○正義曰。說文耳部

云。聲。音也。禮記月令。以聲爲樂。注云。聲謂樂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此語云。聲。五聲也。宮商

角徵羽爲五聲。故以聲爲樂聲。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云。先王敦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

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雅頌之聲。能深感人心。是仁聲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徇仁義。心易得也。○注。善政至得也。

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別其政不如教也。下。申言所以不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長之不遺。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注。言明

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

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注。不學至能也。○正義曰。良。甚之義。詳見告

卽最能最知。最能最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孩提。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中。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注。孩提至

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是孩爲笑也。說文手部云。提。舉也。挈。懸持也。淮南子俶眞訓云。提挈天地。高誘注云。一手曰提。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提。地也。臂垂所持。近地也。禮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注云。提攜將行。趙氏以二三歲之童。未可牽行而提挈。故以抱解之。說文抱作褓。在衣部云。褓。裹也。論語陽貨篇。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引馬氏注云。

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是一二歲之兒宜抱也。國策秦策云。是抱空賈也。高誘注云。抱持也。然則持可謂稱爲抱。則抱亦可通稱爲提。音義云。襁褓。說文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纒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變類曰。襁者。小兒被子也。按論語子路篇云。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引包氏云。負者以器曰襁。說文糸部別有縶字云。縶義也。縶。小兒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呂覽明理篇。道多縶縶。高誘注。縶。小兒被也。縶。縶格上縶也。又直諫篇縶縶。注云。縶。縶格縶。縶。小兒潛也。縶即縶。格即縶。縶縶爲縶以負之於背。其縶謂之縶。高誘最分明。博物志云。縶縶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縶。未及其縶也。凡縶縶者謂之縶。又衣部云。縶縶也。詩曰。載衣之縶。段氏玉裁注云。小雅斯干曰。載衣之縶。傳曰縶縶也。此謂縶即縶之假借也。又以衣部縶字爲後人所增。若許氏本有此字。當與縶字相屬。縶按今毛詩傳作縶。箋云。縶。夜衣也。釋文云。韓詩作縶。齊人名小兒被爲縶。孔氏正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縶。縶。縶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云。強葆即縶縶。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云。縶。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漢書宣帝紀。會孫蹏在縶縶。李奇云。縶。縶也。以縶布爲之。縶負小兒。縶。小兒大藉也。孟康曰。縶。謂以縶縶而負之。故謂縶縶耳。然則縶爲小兒被名。縶爲縶名。縶不必負。趙世家云。衣以文葆是也。縶不必縶。論語縶負其子是也。縶可用縶。亦可用縶布。縶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云大藉是也。覆則禮記月令正義云保即縶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是也。文選嵇康論憤詩注引韋昭云。縶若今時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被爲夜間所藉覆。故亦云夜衣。說文以縶爲小兒衣。以縶爲負兒衣。與縶字爲縶類者別。古者衣被縶縶縶。廣八寸。長二尺。亦被形。其旁有縶。以便負。故云負兒衣。與縶字專爲縶類者不同。段氏謂縶字非許氏原有。恐未然矣。段氏謂博物志但言縶縶。未及其縶。余謂段氏直以縶爲縶。而未親親仁也。敬及其縶。縶縶從糸。專爲縶名。縶從衣。疑合縶縶與縶。而爲負兒衣之名也。

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國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

之心。推之天下人而已。注。人仁至人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理塞則氣不達。高誘注云。達。通也。孟子前言衆庶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

此則言所知也。所不知者道。所無不知者愛親敬長。聖人因其有此知。故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所以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者。以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仁可達矣。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義可達矣。有比親親敬長之心者。性善也。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者。聖人之盡心也。自聖人盡其心爲天下立命。其智者益知之。其衆庶雖不能知之而亦可由之矣。此一章仍申明知性知天之情也。孫氏星衍原性篇云。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

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

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

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循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教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舉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長知長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真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爲善是也。謹按孟子言。良能爲不學而能。良知爲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親也。其言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不言無不能敬其兄也。蓋不慮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激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則能敬其兄矣。義矣。故曰。敬長。義也。何以由知而能也。章何以由無不知而無不能也。無他。有達之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也。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

聞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辟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正義注。沛然至欲行。○正義曰。孟子三言沛然。

梁惠王上篇。沛然下雨。此言大雨潤物。故趙氏以潤釋之。離婁上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言德教滿溢。故趙氏以大釋之。此言沛然莫之能禦。謂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有所聞見。即取而行之。

故趙氏以行釋之。楚辭湘君篇。沛吾乘兮桂舟。王逸注云。沛。行貌。文選吳都賦。常沛沛以悠悠。劉逵注云。沛沛。行貌。廣雅釋訓云。沛沛。流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沛。水波流也。流之義亦同於行。此沛然。上承若決江河。是爲水流。即爲水行。以水之行。狀舜之行。而云沛然不疑者。不疑。能決也。承上若決之決。江河決則莫能禦止其行。舜決亦莫能禦止其行。趙氏解經。精密如此。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

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蛻固實載。倪婦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又關

尹子云。若龍。若蛟。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爲之。所謂小同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

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

注。無使至足也。○正義曰。詩王風。揚之水。鄭風。羔裘。彼其之子。瞻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曹風。候人。彼其之子。國語晉語。作彼己之子。是其與己字通。故趙氏以其所不欲為己所不欲也。荀子。脩政篇云。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有也。必將誠比。然後就也。故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謙隨。積德於身即是誠比。故楊氏注云。此。身也。趙氏云。每以身況之。如此亦以身字釋此字。如此即是如身。如身即是如己。故云。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子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注。人所以有德行智慧術知者。在於有疾疾之人。疾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

注。人所至成德。○正義曰。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為德。德行並舉。義有別。舉德亦是行。故以行釋德也。方言云。知或謂之慧。禮記樂記。不接心術。注云。術。猶道也。賈子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又云。術也者所從訓物也。動靜之微也。墨子經上篇云。知。材也。老子云。絕聖棄知。王弼注云。聖智才之善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蓋德慧超於內。術智見於外。故以智釋慧。又以才釋智。慧為心之明。才則用之當矣。慧術知皆本於德。故以成德包之。詩小雅小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箋云。疢。猶病也。釋文云。疢本作疹。下言孤臣孽子。此云疢疾。蓋即本於小弁之疢疾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注。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

注。自以至於達也。○正義曰。襄公二十七年公羊傳云。樹之有學生。此以榮釋庶。以賤釋擊。華嚴經音義引王肅尚書注云。微。職也。趙氏言自以孤微。孤謂孤臣。微謂孽子也。說文歹部云。殆。危也。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而殆於螻蟻。高誘注云。殆。猶畏也。國策西周策云。病為君危之。高誘注云。危。不安也。有所畏懼。故心不能安。趙氏以殆釋危。又以懼釋之。其義備矣。在高而懼者。畏其傾敗也。呂氏春秋壹行篇云。強大行之危。高誘注云。危。傾頽也。顧志篇云。不知化者舉自危。高誘注云。危。敗也。廣雅釋詁云。殆。壞也。傾頽敗壞。所以可慮。因而慮之。且深慮之。求所以避此患而免此危者。

注。惟有勉為仁義而已矣。書堯典云。明四目。達四聰。顧達則明順。故章指以顧釋達。謂以忠孝之名。顯於天下後世也。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齊梁難正。多用沈瀨。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注。惟有勉為仁義而已矣。書堯典云。明四目。達四聰。顧達則明順。故章指以顧釋達。謂以忠孝之名。顯於天下後世也。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齊梁難正。多用沈瀨。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闕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而已。注：事君至君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似順篇云：夫順令而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云：容，悅也。容悅二字同義。相疊爲雙聲。毛詩曹風：蟋蟀掘闕。傳云：掘闕，容閱也。邶風谷風：我躬不閱。傳云：閱，容也。容閱即容悅。後漢書陳蕃傳上疏云：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亦容悅二字連綴。趙氏分言之。以悅君明苟容。亦以悅釋容。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

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止。注：天民至而止。○正義曰：孟子

也。則天民指伊尹、太公一流矣。莊子庚桑楚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注云：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皆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列子揚朱篇：稱舜禹周公

爲天民。稱孔子爲天民之鎮礎者，稱桀爲天民之逸蕩者。紂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闕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可言而萬物化成也。注：大人之稱有二。論語季氏篇云：畏大人。儀禮士相見疏引鄭氏云：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晏論語注云：即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者也。昭公十八年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

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大人指原伯

魯。故注云：大人在位者。管子幼官篇云：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

侯。則大人從。尹知章注云：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此鄭氏之義也。易稱利見大人。大人虎變。虞

翻謂乾稱大人。此何氏之義也。孟子稱婁下篇：兩云大人。其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趙氏云：大人杖義，是以德言也。其一不失其赤子之心。趙氏云：大人謂君。是以位言也。此注以

大丈夫解之。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亦不以位言。乃下云：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

此則非不得志者。史記索隱引向秀注易乾卦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此解易之言大人是也。而孟子之言大人，蓋即謂此。孟子深於易。此大人即舉易之大人而解之也。正己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惟

黃帝堯舜通變神化，乃足以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凡此四

正義曰：說文禾部云：科，程也。從禾從斗。斗者，量也。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

有優劣之差，則有品次。故謂之科。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公羊傳疏春秋設三科，科者，段也。

孟子曰：君子有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



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天下之樂。不

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注。兄弟

無故。無他故。○正義曰。儀禮士昏禮記云。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注云。非他故。彌親之辭。彌親之辭。親禮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詩小雅頌弁云。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趙氏以無他故解無故。謂兄弟相親好也。○注。育。養至以道。○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

虞書曰。教育子。是育爲養也。關氏若球釋地三續云。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君子有二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重言。是笑之也。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

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正義曰。周氏廣業云。董子繁露。孔子曰。書之重。傳范獻子。曰。夫子實云。襄

二十三年。傳季孫再三云。襄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

樂之。所性不存焉。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

仁義也。注。樂行禮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

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又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中庸云。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不考文。是行禮也。天子之事。君子不以大國諸侯爲樂。而樂於中天下而立。中天下不

而立。是王者故知所樂爲行禮也。禮運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好則焉。亦王者行禮之謂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

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

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粹然潤澤之貌也。益。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益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不言。人

以曉喻而知之也。注。四者至知之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

義禮智。作背之益。則亦無是理。按趙氏言根生於心。是以生於心解根於心。廣雅釋詁云。根。始

也。荀子禮論篇云。生者。人之始也。趙氏注禮婁下篇。舜生於諸馮。亦云。生。始也。生與根同

於眉間。故以生釋根。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色。顏氣也。顏者。兩眉之間也。心達於氣。氣達

於眉間。是之謂色。顏氣與心。若合符節。故其字從人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

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戎容威氣。顯實揚休玉色。孟子曰。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生色而後見於面。所謂陽氣煖姪。幾備大宅。許曰。面。顏前也。

是也。魯頌載色載笑。傳曰。色。色盛潤也。大雅令儀令色箋云。善威儀。善顏色也。內則云。柔

色以溫之。玉藻云。色容莊。色容類。論語曰。色難。色思溫。色勃如也。正顏色。柔

引申之爲凡有形可見之稱。音義云。粹。音粹。華嚴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粹。面色潤也。未知何人

注。與趙氏略同。粹字孟子外。法言大元經有之。法言君子篇云。牛耳白粹而角。其升諸廟乎。

是以君子全德。注云。色純曰粹。宋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

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然則粹即粹。淮南時則訓云。視肥臞全粹。高誘注云。粹。

毛色之純也。法言之粹。即時則之粹矣。其君子篇又云。或問君子似玉。曰純綸樞。吳祕注云。

綸。猶縹也。純綸樞。四字連言。趙氏蓋本此。以粹爲純。又以純綸即樞。故以粹然爲樞之貌。

大元經以粹準乾。故元衡云。粹。君道也。即取文音傳純粹精之義。論語八佾篇云。從之純如也。鄭氏注云。純如。感人之貌。何氏注云。純如。和諧也。荀子禮論篇云。故說豫婉。發於顏色者也。揚俊注云。說。說爲悅。豫。樂也。婉。媚也。澤。顏色潤澤也。豫樂猶和諧。婉澤即潤澤。凡憂戚則憔悴。豫樂則光澤。是和諧與潤澤。義亦可通矣。玉篇目部云。粹。思季切。視也。又潤澤貌。孟子曰。其色粹然。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此粹然當連上讀。按趙氏云。色見於面。固以粹然屬色。讀其生色也。粹然句。可也。音義云。益。張鳥襲切。又鳥頂切。陸云。益於背。如負之於背。按爾雅釋器云。益謂之缶。說文皿部云。益。盆也。此陸氏所以言如負之於背。然如盆負之器。負之於背。何以見仁義禮智之感。莊子德充符言。甕盎大漚。說齊桓公。陸其謂是乎。甕即益字。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三。曰益齊。注云。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益齊。益。翁也。翁。翁然獨色也。說文水部云。快。翁也。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快快乎大風也哉。注云。快快。宏大之聲。史記吳世家載此。裴嗣集解引服虔云。快快。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索隱云。快快。猶狂狂洋洋。美盛貌也。呂氏春秋古

樂篇云。其音英。高誘注云。英。和盛貌。詩小雅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云。韓詩作泱泱。盎盎於泱。即泱於英。爾雅釋草云。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云。榮。顯也。然則盎於背。即英於背。英於背。即榮於背。榮於背。即顯於背。趙氏言盎盎然感。正是泱泱然感。視其背而可知。則顯之謂也。此但言其仁義禮智之生於心者。在前則見於面。在後則顯於背。陸氏不明聲音假借之學。而以爲如負。望文生意。失之甚矣。韓詩外傳云。姑布子與相。孔子曰。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此盎盎謂前不謂後。則盎盎負於背之名乎。論語爲政篇。施於有政。集解包氏云。施。行也。書古大誓。流之爲職。馮氏注云。流。行也。禮記中庸篇。君子和而不流。注云。流。猶移也。史記葛石張叔傳云。創人之所施。易如醇云。施讀曰移。是施與流義同。故施於四體。即流於四體。易文言傳云。君子黃中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云。體謂四支。四支謂股肱。美在中。即仁義禮智根於心。先楊四支而乃發於事業。事業者。匡國之謂也。故四體爲匡國之綱。詩大雅假樂篇云。抑抑威儀。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又抑篇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威儀者。足容重。手容恭。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無非見於四體。即此爲四方之綱。維民之則。亦所爲匡國之綱。曹風鸛鳴篇云。其儀不成。正是四國。正是四國。即匡國也。疊言四體者。謂即此四體。人見之。已喻其仁義禮智之所施。不俟教令精明而天下皆樂仰之。趙氏恐人似不言。謂四體不能言。特標明云。口不言。蓋不必俟仁義禮智之形於口而人已喻也。形於口則託謀定命。遠登辰告之謂。其喻益可知矣。孟子立言之妙。趙氏能闡明之。廣雅釋言云。喻。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人自曉喻而知也。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自作以。按以即已字。禮記檀弓注云。以與已字本同是也。不言已喻。正言其形於言也。自字非是。章指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尙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濁。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爾仁義至無容。○正義之義也。淮南子本經訓。戴圓履方。方謂地。趙氏比云履方。蓋以方爲禮記經解。由禮謂之有方之士。方亦正也。荀子脩身篇云。禮者。所以正身也。此身體履方之謂也。音義云。蟠。音盤。辟。音闢。禮記投壺篇云。主人般置曰辟。賓般置曰辟。釋文云。般。步干反。還。音旋。辟。音音。孔氏正義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般置蟠古字通。然則辟當音避。不音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等爲頌。蘇林云。漢舊儀有二。即爲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論禮學之。顏師古云。頌。讀與容同。何武傳云。召見樂辟雅拜。服虔云。行禮容。拜也。蟠辟則進退有容。趙氏以施於四體爲威儀。或密無所失。前云匡國之綱。此直以蟠辟明之。義互見矣。又反言心邪意濁。則無容。明仁義內充。施布於四體。爲有容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琴瑟不張。高誘注云。張。施也。趙氏又以用張互釋施字也。論語鄉黨篇云。足躓如也。集解包氏云。盤辟貌也。先進篇云。師也辟。子張篇云。堂堂

乎張也。又云。吾友張也。焉能能也。包氏云。言子張姿儀之難。及廣雅釋訓云。堂堂容也。此聖賢施於四體之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入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足以無飢矣。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

古本。足利本同。圖監毛二本。足。諫可。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

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不餓不

之凍餒。○正義曰。趙氏佐溫故錄云。無帛肉之不餓飽。與無衣食之不餓飽。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

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巢。亦斯類也。○正義

漢書路溫舒上言曰。臣聞鳥盡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即此意。楚辭宋玉九辨。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遠望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易治也。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

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注。易治也。○正義曰。音義云。易。以政切。毛詩小雅甫田篇。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農

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鑽之易。○注。疇一井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一井為疇。九夫為一井。趙氏所本也。說苑辨物篇云。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引蔡邕云。麻田曰疇。韋昭注國語周語齊語皆云麻地曰疇。說文田部則云。疇。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疇。社九家。注云。疇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疇生。書供範言。供範九疇。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皆以類類。言一井八家。所共相與為疇。故名為疇。呂氏春秋慎大篇云。農不去疇。即農不去井也。麻田之說。趙氏所不取。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注。至饒至若是。○正義曰。足為手足之足。而

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歷也。足有繼續之義。故得為饒。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愛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倉廩實知禮節。○又以多申之。○注。倉廩實知禮節。○正義曰。語出管子

牧民。○注。倉廩實知禮節。○正義曰。語出管子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注。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宏明集

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德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拊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大魯之類。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攷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顏吏為東蒙主。注。孔

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云。論語邢昺云。顏吏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

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顏吏城。即孔子稱顏吏為東蒙主也。史記。蒙

羽其父。索隱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即令

云東山。其為蒙山固無可疑。按關氏若璣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

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然則蒙山一名東山。宗炳蓋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

原有此例。依宗論以東山為蒙山可。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也。○正義曰。爾雅釋

也。以為孟子本作蒙山。則失之矣。○注。瀾水中大波也。○正義曰。爾雅釋

水云。河水清且漙漙。大波爲漙。說文水部云。漙漙或從連。漙漙一字也。

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

注。容光至幽微。○正義曰。音義云。鄉丁去聲切。義與

本作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曰。牆之隙壞。誰之咎也。際自分而合言之。際自合而分言之。引申之。凡垢裂皆曰隙。假借以卻爲之。按隙之假借爲邑部。卻其邑部。卻乃卻之卻之爲不恭

之卻。或寫從邑。非也。音義作卻。廣韻十九鐸云。卻俗從忝。張有復古編云。卻別作却。非隙。爲垢裂之名。故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隙。豐也。豐則隙之小者。惟遠隔其光而已。苟有絲

髮之隙可以容納。則光必入而照焉。容光非小隙之名。至於小

隙。極言其容之微者。以見其照之大也。故以小卻明容光。

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

進也。注。盈滿至進也。○正義曰。盈科詳見禮襲上篇。禮記備行篇云。上雖而不困。注云。上雖

謂仕道達於君也。達與盈義同。故文選類延年拜陵廟詩云。曉達生戒輕。李善注云。達。宜

達也。故以達爲仕進。廷

章指。言闕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

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注。蹠盜

正義曰。音義云。張云。蹠與跖同。之石切。莊子有盜跖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

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

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魯僖

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寄言也。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

盜也。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使爲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曰。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使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聞。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節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己。高注云。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楊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貴己即爲己。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爲之也。注。墨子至之也。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附云。曰在其後。武氏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魯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商誦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即魯陽。春秋時墨楚。古人在地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於文子也。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大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伯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實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佐也。音義云。突。丁徒忽切。穿突也。襄公二十五年左傳。齊突陳城。注云。突。穿也。此丁公著所本。乃城可言穿。頂不可言穿。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云。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劍士蓬頭突鬢。突禿聲轉。突卽禿。楊氏解爲短髮是也。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丁氏以突爲穿。失趙義矣。文選紅旆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虞翻孟子古注攷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因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宣公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攷文選劉峻廣絕交論。皆願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氏詩傳。顏叔子納鄰之釵婦。使執燭。放乎平旦。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惟放乎環邪。注有放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爲致爲放。莫可究詳矣。翟氏顯攷異云。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放字與今孟子同。紅曹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爲劉

熙傳高者遷，然爾。謹接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放踵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  
橈而九轉天下之川。辟而散。履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發揚為衣。跋躡為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  
不足為墨。墨翟禽滑釐之意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勝無駝。履無毛。相違  
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其犯愛兼利。生勤死薄。子莫執中。墨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  
之道。而擬之為摩頂放踵。即自苦以勝無駝。履無毛之意耳。子莫執中。墨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

中和專一者也。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揚棄四。秉別無所  
也。孔子稱堯咨舜執中。孟子稱湯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為近之。何遠戒人莫執中也。陸氏穿鑿。不足以易越也。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說文一都云。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為時。  
執中者。但取不寒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為中。適時則能變遷。知變遷則權也。文公十二年公羊  
傳云。惟一介斷斷兮無技。注云。一介猶一微。此云執一介。即執一微也。不知權宜一微。如此所  
以猶執一也。戴氏震孟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比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  
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  
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謂揚墨也。曰。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  
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  
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執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相書。孰知無權之  
故。舉一而廢百之為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為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稱仁義之  
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哉。賊人以為仁義之稱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  
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

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揚墨之說以為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為。由其外形微。  
博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之。宋儒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  
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即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  
於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惑者。為天理之  
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  
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稱。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稱。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察  
也。凡以為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為理而稱天下者也。人之應。有私有  
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為仁。去心知以為智也。是

也。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為仁。去心知以為智也。是



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處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欲。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為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通天下之情。處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孰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注。所以至道也。○正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慮百則不執一也。執一則不百慮。不百慮故廢百矣。揚子為我。執一於為我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距其執一也。故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揚子惟知為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為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為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衿也。不知適時者。裘葛衿皆蔽之於德。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會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為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胫胫。臧穀不歸。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同道者。一致也。易地皆然者。百慮也。執一則為楊墨。不執一則為禹稷顏也。孟子學堯舜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神乎堯舜孔子之道也。不然。楊朱屏氣虛名。齊生死。固高曠絕俗之士。至墨翟以救世為心。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飢頹。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書豈不謂之仁人君子。非孟子深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章確有以見其異乎堯舜孔子之權。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向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道者也。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飢渴害其本**

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注。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人心亦皆有害。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遠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也。注。人能至也。○正義曰。說文又部云。及。逮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堯舜之聖不能及。高誘注云。及。猶如也。不及人即不如人。趙氏謂人之貧賤者所為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為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為強奪詐取之事。以傷害善人。則善人憂患之。使不為利欲所害。雖不及富貴之人。亦不肯為禍於善人。故善人不為所憂也。強奪詐取。猶飲食之不甘者也。以飢渴而甘其所不甘。則因富貴不如人。亦將為其所不可為。此何必貧賤富貴之懸殊者也。同一貧賤而彼稍遜。則已妬而傷之。同一富貴而彼稍加一等。已百計排毀而傾軋之。皆心害也。受其害者。必善人也。害善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患。近時通解不為憂。謂己不憂不及人。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奸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正義曰。介。介大至量也。○正義曰。介。大也。爾雅釋詁文毛詩大雅。生民倣介。做止小。明言之。士師之職不及三公之榮。若少存體羨之心。則辭小官而不居矣。是心之淺隘也。音義云。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陸氏蓋本此。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為貴也。注。無可無否。○正義曰。法言淵濶。不夷不惠。可否之閒。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軻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注。有為。為仁義也。軻。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注。軻。八尺也。○正義曰。音義云。軻。丁音刃。云八尺曰軻。程氏瑤田通藝錄。七尺曰軻。說云。軻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此其釋易見也。說文云。軻。人伸臂一尋八尺。王應鑿證論越岐孟子注。曹操李釜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鮑彪楚國語注。並曰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證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見司馬彪說。則皆以為七尺。莊子步仞之邱。陸德明釋文。亦曰七尺。淮南子原道訓注八尺曰仞。而覽冥訓注。則云七尺曰仞。其注百仞。亦曰七百尺也。是書有高誘許慎二人之說。證以說文則八尺者。為許氏所記。雖高誘注中者。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為許氏之說也。近世方密之顧亭林皆篤信八尺之說。瑤田以為仞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以尋。杜預左傳傳仞濬注云。度深曰仞。二書皆

盲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似必七尺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廣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似。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似。亦其勢然也。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解測字曰。深所至也。測之爲言側也。余之說似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焉。義與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程氏甚精。似說可定矣。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似。謂之論。倫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據按似爲七尺。程氏段氏之言定矣。管子地員篇云。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廣田。悉徙。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赤墮歷強肥命之曰四管。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黃唐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斥墮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黑墮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墮墜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秋之勞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祝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墮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澗不可得泉。陸山白墮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赤墮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墮不可得泉。高陵之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鑿之二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覆呂。鑿之三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鑿之五乃至於泉。山之村。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然則鑿地之度。以七尺爲準。似與施其數同也。自二乃至八似言之。原不必九似而已可得泉。但水土深淺不齊。必極之以二十施。則九似僅有其半。故趙氏以中道言之。九似而不及泉。明及泉者有不待九似也。翁爲棄井。明九似方得半也。不章指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軻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箕。義與此同。○正義曰。考管子。未知其情。音義云。論。謂論語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

親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注。性之至侯也。○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和所生精合。

資謂之性。周髀算經云。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故以性爲自然好仁也。廣雅釋親云。體。身也。

大戴禮會子大孝篇云。身者。親之遺體也。淮南子繆稱訓云。身。君子之言信也。高誘注云。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以體行解身字。與趙氏比注同。是身之即體之也。行仁謂以德澤及人。視之若身。謂不異身受之也。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假爾大筮有常注云。假。

借也。行仁視之若身。則實行之矣。五霸假借行仁之名。以正諸侯。非其實能行仁也。大戴記曾子立專云。太上樂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盧辯注云。自強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姓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

注。五霸至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不義。不能久也。假而能久。仁亦及人。究殊乎不能假而甘爲不仁者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終也。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婦適無終。注云。終。猶已也。此云。用而不已。即是假而不歸。以已釋歸也。實即指湯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曹鳳。下泉所以思明王賢伯矣。考文古本無已字。落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於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

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正義曰。紅氏學。向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尙書文而不稱書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人臣秉忠志。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聞

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魏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

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注。詩魏至素餐。○正義曰。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是

虛得此餐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

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

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

遇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齊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事也。

注。齊王至事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此稱王子。故知為齊王之

子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

工。化飭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士。爾爾股肱。施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雖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趙庶伯君子。其爾聽股肱。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恐有所謂藝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以後。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

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乎。士與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

孟子曰。尚志。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注。向上至志也。○正義曰。儀禮觀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釋文序錄引書贊云。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之猶貴之。故以上稱尚。

又以費壽上。程氏瑀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尚志。

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

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

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上。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也。大人之事備矣。○正義曰。程氏瑀田論學小記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已也。尚志者。居仁由

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其有曰由義。尚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為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注。仲

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單食豆羹無

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不義其兄之祿而處於陵。

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為萬鍾之不受也。處於陵。猶單食豆羹之不受也。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知道禮義

之大者。若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則宜知親戚君臣上下矣。仲子既不知有親戚君臣上下。又怎能

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也。此趙氏義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鄒陽上梁王書。辯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難圖。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愚謂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蹟。匡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邪。嘗考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費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駟。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養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駟。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徇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高士傳以爲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特言其不願爲三公耳。固不必實有一御聘之事。而士安附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陵齊地。顯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而聘之。以齊地爲楚地。傳會改易。灼然可知。而左袒仲子者。猶以辭三公爲美談。夫亦未之考耳。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

禮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義注。人當至大哉。○正

上下。趙氏言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不言君臣者。以上下即君臣也。避兄離母。是不知親戚。君

義蓋微。是不知君臣。親戚屬仁。君臣屬義。故不知仁義。書。悼敘九族。是親戚有敘也。周禮春

官。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注云。謂先尊後卑。是上下有敘也。賈子新書六術篇云。人之戚屬。

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

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

爲從曾祖昆弟。會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此六者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

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然則親戚

專指同姓。呂氏春秋論人篇云。論人者。又必有六戚四隣。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高誘注云。

六戚。六親也。有父則有母。有子則有妻。與賈子之說互相備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親無

將。注云。親。父母也。父母。六親所由始也。故專得其稱。禮記祭義。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

秋官掌親。凡殺其親者焚之。注云。絕服以內也。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親親。若舅親九族

也。書。堯典以親九族。馬氏鄭氏注皆云。自上高祖下至元孫爲九族。凡稱親皆謂父族。喪服小記。婦附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附於親者。注云。親者。謂舅所生。此以舅之生母爲親。仍六親中之母也。毛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箋云。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攝而進之。孔氏正義云。戚戚猶親親。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正義云。戚。親也。是戚亦與親同。指同族而言。鬻雅釋親。先釋宗族。六親之正也。次因母而及母黨。因妻而及妻黨。因子而及昏姻。是連類而推

及之。秋官大司寇。一曰。讞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而賈氏疏兼以外親有  
 瀝者言之。非其義也。乃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氏正義。謂親言族內。戚言族外。國語鄭  
 語云。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刑讞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韋昭注云。親謂支子甥舅。昭  
 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皆媾嬖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云。六親和睦。蓋自漢以來。  
 有尚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黨二。夫同姓稱宗族。母妻稱黨。  
 自漢黨於族。遂亦稱黨為親。漢儒說經。向無以親戚指異姓。而韋昭杜預生於漢末。其時外戚之盛。  
 為於宗族。預又為司馬懿之女壻。其以嬖亞為親宜矣。然左傳言父子兄弟姊妹甥舅皆媾嬖亞。數雖  
 有六。原無親名。故孔氏正義辨之云。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則以  
 杜氏所云六親為不然也。鄭語無親二字。承上文支子母弟甥舅。故韋昭注云。其實親字祇屬支子母  
 弟。如小雅類弁序云。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而未章。連言兄弟甥舅。不得謂甥舅  
 亦同姓九族也。趙氏以親戚指母與兄是矣。仲子辟兄離母而親其妻。是親戚之絀失矣。翟氏灑攷異  
 云。王氏翼注云。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苟卿不苟黨云。盜名不如盜  
 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荏刻利政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韓  
 非子外儲說。載宋屈嚴。謂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  
 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為至今不殺乎。仲子儂廢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  
 倘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致其偽。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猶於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  
 臣上下。言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陶應曰。孟子弟子。皋陶為士官。

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皋陶如何。陶注。皋陶為士官主執罪人。○正義曰。書堯典云。帝曰。皋

五流有宅。五宅二居。惟明克允。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鄭氏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禮記月令。孟秋命理鬻傷。注云。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士為刑官

之長。故主執有罪之人。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陶注。皋陶執之耳。○正義曰。皋陶既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

然則舜不禁與。陶注。桃應以為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

有所受之也。陶注。夫辭至禁之也。○正義曰。周禮秋官司殛。掌以夫寇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

夫為語辭也。趙氏以舜之天下。受之於堯。故不得禁皋陶執殺人之罪人。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夫

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之者死。天之道也。臬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諱諱然命之理。合乎人心而已。然則舜如之何。曰。應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逾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蹠

草履可蹠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注。舜視至不惜。○正義曰。云。捐。棄也。捐棄二字轉注。故以捐釋棄也。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注云。蹠。草履可履也。趙氏云。草履可蹠。可蹠猶可履也。說文履部云。履。履也。履。足所依也。故可稱草履。亦可稱草履。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傳云。履。踐也。以其可踐。故名履。呂氏春秋長見篇云。視釋天下若釋屣。高誘注云。釋。棄也。觀表篇云。視舍天下若舍履。高誘注云。履。弊履也。莊子說王篇云。原憲華冠跣履。杖藜而應門。又云。會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釋文云。屣。三蒼解詁作履。云。屣也。聲類或作屣。通俗文云。屣不著跟曰屣。李云。屣屣謂屣無跟也。王云。體之

能蹠舉而曳之也。然則履。屣。屣三字同。說文足部云。履。舞履也。革部云。屣。屣也。屣。屣也。屣。屣也。周禮春官鞀鞀氏注云。鞀。鞀如履。鞀。鞀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倡蹋鼓者行者自有屣。史記貨殖傳云。躡利屣。徐廣云。舞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躡一作跣。跣。吐協反。地理志跣躡。臣瓚曰。躡。躡爲跣。按舞不納屣。故凡不著跟曳之而行曰躡。屣如躡不礙傳長門賦皆是也。西京賦說舞曰。振朱屣於盤樹。薛曰。朱屣。赤絲屣也。謹按說文。躡。躡雖分兩字。而躡爲鞀屣。鞀爲躡者所屣。躡爲舞屣。則躡與鞀原爲一物。故呂氏春秋同載僕謂吳起之言。一云躡。一云屣。屣卽是鞀。爲舞者無跟之屣。蓋舞屣名鞀。以其無跟。屣之敝壞者。不可以躡。但爲蹠舉而曳之。如原憲之名。乃劉趙並以草履稱之。不必爲舞屣。以其無跟而亦稱鞀。此高誘所以謂躡爲敝屣也。而皆非草履之名。屣云屏草履。因鞀鞀氏注言舞者所屣。屣既爲草履之稱。鞀既足鞀。故以屣爲草履耳。劉氏若鞀

地又續云。屣其實止解屣也。與史記虞卿躡屣之躡別。徐廣曰。躡。草履也。又屣亦草履。按屣爲齊人稱草履之名。而屣實無此稱。稱名又云。屣。草履也。屣。躡也。出行著之。躡躡輕便。因以爲名也。然則草履名屣。屣屣名屣。謂氏謂其有別。是也。趙氏云。敝。喻不惜者。稱名於齊人謂屣屣曰屣之下。又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脂。搏脂猶把作龜貌也。謂州人昇蠶絲麻韋草皆同名也。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說文糸部云。緝。一曰不借緝。儀禮喪服傳。緝屣者。緝非也。注云。緝非。今時不借也。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引崔實四民月令云。十月可拆絮緝績布績作白履不惜。注云。草履之賤者曰不惜。然則不惜卽不借。不借卽屣。趙氏既以屣爲草履。故以其稱敝者爲喻不惜也。○注。舜必至貴也。○正義曰。劉氏若鞀移地云。濱。水

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之者死。天之道也。臬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諱諱然命之理。合乎人心而已。然則舜如之何。曰。應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逾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蹠

草履可蹠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注。舜視至不惜。○正義曰。云。捐。棄也。捐棄二字轉注。故以捐釋棄也。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注云。蹠。草履可履也。趙氏云。草履可蹠。可蹠猶可履也。說文履部云。履。履也。履。足所依也。故可稱草履。亦可稱草履。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傳云。履。踐也。以其可踐。故名履。呂氏春秋長見篇云。視釋天下若釋屣。高誘注云。釋。棄也。觀表篇云。視舍天下若舍履。高誘注云。履。弊履也。莊子說王篇云。原憲華冠跣履。杖藜而應門。又云。會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釋文云。屣。三蒼解詁作履。云。屣也。聲類或作屣。通俗文云。屣不著跟曰屣。李云。屣屣謂屣無跟也。王云。體之

能蹠舉而曳之也。然則履。屣。屣三字同。說文足部云。履。舞履也。革部云。屣。屣也。屣。屣也。屣。屣也。周禮春官鞀鞀氏注云。鞀。鞀如履。鞀。鞀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倡蹋鼓者行者自有屣。史記貨殖傳云。躡利屣。徐廣云。舞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躡一作跣。跣。吐協反。地理志跣躡。臣瓚曰。躡。躡爲跣。按舞不納屣。故凡不著跟曳之而行曰躡。屣如躡不礙傳長門賦皆是也。西京賦說舞曰。振朱屣於盤樹。薛曰。朱屣。赤絲屣也。謹按說文。躡。躡雖分兩字。而躡爲鞀屣。鞀爲躡者所屣。躡爲舞屣。則躡與鞀原爲一物。故呂氏春秋同載僕謂吳起之言。一云躡。一云屣。屣卽是鞀。爲舞者無跟之屣。蓋舞屣名鞀。以其無跟。屣之敝壞者。不可以躡。但爲蹠舉而曳之。如原憲之名。乃劉趙並以草履稱之。不必爲舞屣。以其無跟而亦稱鞀。此高誘所以謂躡爲敝屣也。而皆非草履之名。屣云屏草履。因鞀鞀氏注言舞者所屣。屣既爲草履之稱。鞀既足鞀。故以屣爲草履耳。劉氏若鞀

地又續云。屣其實止解屣也。與史記虞卿躡屣之躡別。徐廣曰。躡。草履也。又屣亦草履。按屣爲齊人稱草履之名。而屣實無此稱。稱名又云。屣。草履也。屣。躡也。出行著之。躡躡輕便。因以爲名也。然則草履名屣。屣屣名屣。謂氏謂其有別。是也。趙氏云。敝。喻不惜者。稱名於齊人謂屣屣曰屣之下。又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脂。搏脂猶把作龜貌也。謂州人昇蠶絲麻韋草皆同名也。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說文糸部云。緝。一曰不借緝。儀禮喪服傳。緝屣者。緝非也。注云。緝非。今時不借也。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引崔實四民月令云。十月可拆絮緝績布績作白履不惜。注云。草履之賤者曰不惜。然則不惜卽不借。不借卽屣。趙氏既以屣爲草履。故以其稱敝者爲喻不惜也。○注。舜必至貴也。○正義曰。劉氏若鞀移地云。濱。水

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之者死。天之道也。臬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諱諱然命之理。合乎人心而已。然則舜如之何。曰。應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逾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蹠



匪也。古者海之濱。便為政令所不及。故養竊父處於此。伯夷大公辟紂居於此。因循執之而已矣。即尙書盡執拘以歸於周之執。非指法官。音義云。訢。音析。爾雅稱詰云。欣。樂也。史記趙世家。荀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荀訢。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訢。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葛石君傳。僮難訢訢如也。晉灼引許慎曰。訢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訢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同。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

盡人之子與。困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

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

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注。范齊至食也。〇正義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卒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

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鎭志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云。范。齊邑。王庶子所

封食也。蓋齊王之子。生長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為孟子

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〇注。孟子至是也。〇正義曰。以經言自范之齊。

則是在范望見王子。至齊乃言。故云之范見王子之儀。還至齊。謂諸弟子。說文人部云。儀。度也。

賈子新書容經云。容貌可觀。聲氣可榮。又云。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此儀即

謂容儀威儀。經言望見。遙而望之。故見其儀。儀字從望字推之。樂惠王上篇。望之。不似人君。注

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儀也。儀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

云。聲氣。亦即本容。經聲氣可樂之語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高涼。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按亮

者明也。乃聲之高明。由於志之高明。志之高明。由於居之尊貴。故既言聲氣。又云氣志。趙氏以

養移體。為比喻之辭。故云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蓋下專言居。故以養為喻也。夫居尊為居。居仁亦為居。以居仁與居尊較。則居仁為大矣。故云。大哉居乎。當

慎所居。猶云術不可不慎同。是居宜擇。而居其大者必以居仁為大也。即以居勢言之。則居尊者高。居下者卑。居下者之氣。不如居尊者之高。而居勢者之小。又不如居仁者之大矣。同是子。而王子異於凡人。亦同是人。而君子異於小人。可相觀而喻矣。孟子之言。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

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

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詳見前。謂仁

之宋。呼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

相似也。堙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

聲。堙澤至發聲。○正義曰。音義云。呼。丁火故切。謂氏若據釋地云。堙澤。即襄十七年築者

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為南門耳。又云二衛。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鳴

呼吁。醫書一呼一吸。為一息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

果爾。魯君於堙澤之門。自應如趙注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為平聲。不應音去聲。

為叫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堙

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為居

高發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為監門者所疑。按字義古不以音分。呼喚號呼。雖有

不同。而皆為聲。趙氏以發聲解之者。文公元年左傳云。紅羊怒曰呼。注云。呼。發聲也。禮記月令

云。雷乃發聲。樂記云。其聲發以散。注云。發。猶揚也。國語周語云。土氣震發。鬼谷子摩篇云。

怒者。動也。國語周語云。怒而不怒。韋昭注云。怒作氣也。蓋發聲者。奮作其氣而揚厲其聲之謂

也。魯君夜至宋城。監門者不肯開納。故魯君怒而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即猶紅羊之呼。其

聲震動。故守者聞之。發聲二字解怒之呼。與杜氏同。杜氏嘗亦有所受也。因其不肯。所以發怒。注義甚明。正見威之可畏。與王子儀之可象。同一居尊勢所移。若謂慮其夜不開城門。因而君預自請開。顯魯君之來。守者豈不知。所以不肯開者。正以乘夜而來。詎非襲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即啓乎。竊憚守上東城門。帝至見面於門。且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請於門。逾可信而納之乎。且召呼。說文在言部。作呼號。呼在口部。作呼。此呼字。說文口部云。外息也。呼呼二字不同。外息謂出其氣。出其氣正是震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吸相均。忿而為怒。則呼長而吸小。故象其發怒之聲。而以呼為呼也。此呼正呼吸之呼。與召呼號呼自別。無煩以平去分也。趙氏注呼爾而與之謔呼為呼。而謂為咄呼。此以呼為呼之假借。咄呼為呼。正與此相發明矣。章指言輿服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曾中正者。眸子不眇也。○正義曰。音義

云。警。丁云案開元文字音茂。目不明也。張亡角反。玉篇目部云。警。莫健亡角二切。目不明貌。坊子非十二子云。世俗之濫猶警僮。楊倞注云。警。闒也。闒亦不明也。警與眊一音之轉。趙氏以警與優韻則讀若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國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爾**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及將幣之日。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幣謂璧帛之等。禮記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國

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猶奉也。孔氏正義云。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者也。將之義為送為奉。而將幣將命。皆是行禮。故將為行。趙氏之義。蓋謂以幣行禮。必以命行之乃為實。若但

以幣。將未以命。將則為無實。不可以虛致君子。說文手部云。拘。止也。毛詩大雅抑喜。取慎爾止。魯頌泂水篇。魯侯戾止。傳並云。止。至也。至即致。故以致稱拘。近時通解謂幣帛未將時。已有此恭

敬之心。乃是其實。若幣行時方恭敬。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愛敬也。即是虛文。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國**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尙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

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爾**注。形謂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樂記。在地成形。注云。形。體貌也。書

翁尊也。供範。爾雅篇名云。二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恭肅。即尊嚴也。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妖。妍也。妖麗謂女子容色妍美。引詩鄭風。有女同車。毛

傳云。舜。木槿也。太平御覽引傅子云。舜。華麗木也。謂之曰冶。或謂之冶容。或謂之愛老。仲

為爲麗木。故以比顏色之美好。趙氏謂體貌尊嚴。與顏色妖麗。皆天之所生。故謂天性。阮氏元校

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攷。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爾**注。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爾**注。

至義也。○正義曰。說文尼部云。踐。履也。形而言踐履。故以居之明之。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位。即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而屬於四支。蓋以踐形爲居體也。春秋繁露。有陽尊陰卑篇云。二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丈夫雖踐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女子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猶數晝不數夜。達宋公不達紀侯之母也。主名者。聖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然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女與。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立於母與婦之名耳。趙氏以居色者爲婦女。故假借此二字也。按此章乃孟子言人性之善。異乎禽獸也。形色即是天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不同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聖人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苟拂乎人性之善。則以人之形而入於禽獸矣。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言性至精至明。戴氏震孟字字義疏證云。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於物。而於性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逮。是不踐此言也。又原善人物。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微爲形色。其體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惰。清濁昏明。類類員員。氣衍類滋。廣博豐饒。闕鉅瓊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類則顯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橫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副以象。知卉木之性。良農以時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莫不有於仁。莫不修實於禮與義。民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正義曰。音義云。柚梓。丁云上以究切。似橙而酢。下音臻。從木。華字亦作榛。榛似栗而小。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案梓字宋本及韻會榛字。注引此文並同。攷說文。業。果實。如栗。榛木也。其字從業。從木。廣雅作辛栗。脫木字。陸機詩疏本草圖經作莘。謂是栗之一種。則改從莘。今此作梓。木與草兩歧。恐亦譌體。古本作梓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中咬。榛肉作胡桃味而實肥者少。故江南謠云。十榛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殆以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紵。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

行其期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注。且徐徐云爾。○正義曰。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且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蓋

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宜已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為過。故欲酌易而從期。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為安。終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

於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權難。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參兄。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注。王子至讓之。

月喪如之何。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周氏若璣釋地又續云。以經解經。莫合於喪服記。公

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諱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初。大明令

載庶子為其所生母齊喪期。注。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讀自製序文。真有冠履倒

置之歎。錢氏大昕癸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陳氏陽謂王子所生之

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邵卿。謂王之庶夫

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為母齊

喪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

之庶子。父在為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為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

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練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

亦不敢服也。大功尊。公之庶昆弟為其母傳。謂先君錄尊之所厭。不得適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

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

嬖齊歸之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為君母也。惟嫡母在。則不得伸其母。曰。是欲終之而

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不為者也。注。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

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注。王子至讓之。

傳云。疏喪裳齊杜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此子之禮也。今公子厭於父。為

其母練冠麻。麻衣練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貴者視與。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

僅喪三月。視期少九月。是不能終子禮也。其傳請數月之喪。蓋即此三月既葬而除之喪。數月者。三

月也。公子厭於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君於庶夫人。無一日之喪者也。則公子亦宜不敢

有一日之喪。然制禮者權情度義。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為制此三月之服。乃雖有此制。必請之於君。

俾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所。不服子不敢服之例。則當已而得有此推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已。故云雖加一日愈於已。若無此制。孟子豈如是言乎。夫以當已之喪。而向加三月。以伸母子之恩。而二年之喪。降而為期。何以伸孝子之志。同一愈於此為有所禁而加。彼為無所禁而短。或得或失。不待智者知之矣。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滅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期之。故譬以終兄徐徐也。禮斷三年。○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二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教之漸漬而沾

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

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注。私獨至差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孝行篇。身者。非其私有也。治。是又即治也。供範。恭作肅。從作又。詩小雅小旻篇云。或肅或艾。是艾即又也。君子獨善其身。原未施教於人。但人以其仁為法。即不異親受其教。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獨善其身之人。艾者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按禮運下篇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為我私

善之於賢人。則私淑屬法其仁之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艾三字殊不易達。國策秦策實不私親近。注云。私。猶曲也。楚辭離騷。皇天無阿私兮。王逸注云。竊愛為私。曲竊皆不直之義也。說文又

部云。叔。拾也。從又未聲。後南人名收。考為叔。又。手也。叔从又。故為拾取之正調。毛詩幽

風七月。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是也。淑與叔通。詩陳風。彼美淑姬。釋文云。本亦作淑。

詩周南葛覃。是刈是穫。釋文云。刈本又作艾。韓詩云。刈。取也。禮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

艾謂艾取草也。是艾之義為取。與叔之義為拾同。蓋私淑諸人。即私拾諸人也。淑艾二字義相疊。私

淑艾者。即私拾取也。親為門徒。而相授受直也。未得為孔子之徒。而拾取於相傳之人。故為私。

私淑論云。竊取也。彼言私淑諸人。不必又疊艾字。其義自足。此疊艾字。以足其句。其實私淑艾猶私淑也。

德恐其疎而不定。故成之。財即才也。才恐其備而不足。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

陸云。達財。周禮之。一本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開其善才。此正義也。韓附諸

後而取陸之說。陸直以財為貨財。全不知古人六書通借之學。鄙不足論。况淑之為叔拾乎。此五者。

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

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而日孳孳也。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曰。說文。子部云。孳孳。汲汲生也。又支部云。

孳孳自勉也。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曰。說文。子部云。孳孳。汲汲生也。又支部云。

云與致同。古字通用。下文同。下文即指此章也。自勉與無怠。義亦相近。僞孔尚書傳云。孳孳。

勸勉不息。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公孫丑曰。鑽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今謂人倫

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哉。曰。若

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人由之。如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之事。爲父爲子

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則君道失。臣不止於敬則臣道失。父不止於慈則

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賈言之。曰遠道。曰

遠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者。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舉其事而亦不遠道之。故中庸曰。大

哉。聖人之道。舜舜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

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

者。視聖人之語言行事。猶學弈於弈秋者。莫能測弈秋之巧也。莫能躡幾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

果能比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循比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比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

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

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己亦覺不復能進矣。人雖以國工許之。而自知未至也。顏子所

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之所至也。幸氏光地榕村

蘇簡云。丑非欲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已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望至之無期。如天之不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云云。子血

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

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注。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

者。變其轂率之法也。轂弩張檠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轂弩而不發。以

待轂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注。轂弩至取之也。○

必志於轂。注云。轂。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率之正體。以張弩向的律之。

則表率之正體。即指的而言。正體謂正轂之體。表即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畫此五采。以爲標識。

即以爲法率。故趙氏以表釋率而以爲正體也。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以賓釋的。看記射義注。以所射之虛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每已張於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機張即孟子所謂較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誘注云。律。度也。律與率同。行度可云行率。則孟子所云率正。即省括於度之度也。

繩墨兩事。較率亦是兩事。較謂張弩。率謂省括於度。趙氏言極思用巧。即是省而率則。不必專指正之體耳。音義云。丁云。率。循也。謂較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讀爲律。丁訓率爲循。非其義。陸讀爲律。訓法。近是矣。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引弓而射。高誘注云。引。張弓也。引爲張弓。故趙氏即以較弩釋引弓。引弓不發。即猶張弩不發。故云引弓較弩而不發。音義云。丁云。躍如猶如卓爾。陸云。躍如心願中。陸是也。心願中。故不發以待較之偶。爾雅釋詁云。偶。合也。謂所張之較。合乎所擬之率。則釋之乃必中也。待其合而不發。故不遽發者。必願中也。躍如猶云躍躍。爾雅釋訓。躍躍。迅也。釋詁云。迅。疾也。言手雖不發。心則躍躍疾去也。論語。子罕篇。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鄭氏注云。卓爾。絕望之辭。詩周頌。天作高山。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德。

丁氏之說。擬不於倫。趙氏以君子於射喻君子於道。引而不發。以待其偶。中道而立。以待其從。雖以較弩釋引弓。與上變較率。意不同也。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爾曲高和寡。○正義曰。新序。宋玉對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爾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爾。殉從也。○正義曰。文選。爾。爾也。豈余身之足殉乎。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者也。爾。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索隱引臣瓚云。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

殺身從之曰殉。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順。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爾。金石獨止。說義篇云。水萍葛物。玉石留止。

公都子曰。膝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爾。膝更。膝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五五七





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解孟子此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文。皆以刑賞用人言。趙氏蓋有所自也。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賞僭至所紀。○正義曰。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無害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說苑善說篇云。晉誅羊舌肸。故向爲之奴。邠奚見范宣子曰。善爲國者云云。文與此同。荀子君臣篇。作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如人仁。若

犧牲不得殺也。注。物謂至殺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也。注云。物。畜獸

養人。謂六畜牛羊之類也。禮記樂記云。仁以愛之。荀子大略篇云。仁。愛也。故親。韓詩外傳云。

愛由情出謂之仁。說苑說叢云。愛施者。仁之端也。是愛與仁義亦通。故廣雅釋詁云。愛。仁也。

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愛別。蓋有愛物之愛。有愛人之愛。則謂之仁。春秋繁露仁義

法云。愛在人謂之仁。愛在人乃謂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第養育之不同於愛人之

爲仁。故云當愛育之不如人仁。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性。必於是取

之。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犧牲。先養育

之而後殺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注。臨民至同也。○正義曰。親

即是仁。而仁不盡於親。仁之在族類者爲親。其曾施於民者通謂之仁。說文人部云。仁。親也。親

而已。仁之言人也。稱仁以別於物。親之言親也。稱親以別於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論學小記云。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

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

父攘子雞。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

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

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誼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

豈可謂無私乎。嗚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困知者

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注。知者至賢也。○正義曰。說文力部云。務。趣也。知所當趣向也。務愛賢以愛親親。宜急趣於愛賢也。堯舜之

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困物事也。堯舜不偏知百工

之事。不偏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注。物事至恩惠。○正義曰。物之爲事。詳見前百工百官也。急親賢爲務。則知所當務。即

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因即以親賢爲務。所以不必偏知百官之事。不必自往加惠於民。闕監毛三本。二三自往。作一自往。按二三猶云再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注云。三拜示

偏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饗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偏也。二三自往即偏義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

歡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困尙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

歡。長歡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長歡。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

之類也。注。放飯至過耳。○正義曰。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歡。又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饗檢欲疾。快猶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

放飯者。手執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故大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

簋。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筮蓋也。毋流歡者。謂開口大歡。沖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當棄餘於

濡肉齒決者。濡。溼也。溼軟不可用手擊。故用齒斷決而食之。乾肉。膳屬也。堅剛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擊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歡爲長歡。與鄭同。而以放飯爲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歡也。

呂氏春秋審分篇。無使放掉。高誘注云。放。燥也。又通威驚。故流於俛。注云。流。放也。是放飯猶流歡也。文選上林賦。流離輕禽。注引張揖云。流離。放散也。蓋歡。歡之也。則飯。飯之也。放飯猶流離而歡之。放飯謂放飯而飯之。以孟子證曲禮。則飯。飯食之飯。段氏王

義說文解字注云。飯。食也。食也者。謂食之也。此飯之本義也。引申之。所食爲飯。今入於本義。以上聲。於引申之義。讀去聲。古無是分別也。然則鄭云去手餘飯。則以飯爲所食之飯。即指饋饗之粒與糲爲不類。而謂放爲去。去手之餘飯。何以見其必爲反本器。設去之。反於簋。反於會。亦可

云放飯也。放不得專爲反本器之稱。則不如趙氏之義爲的矣。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問無齒快者。蓋食體肉而以手快之。實問其何以不齒快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振裘持領。正羅維綱。○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萬毛自整。趙氏正用其語。

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

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二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已部云。已。用也。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

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

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

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糜爛其民。○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糜。章昭注云。靡。損也。糜。靡靡並屬。楚辭招魂。糜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注云。糜。碎也。九歎。名靡散而不彰。注云。靡散猶捨城也。並與糜散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石部云。碎。碎也。米部曰。碎。碎也。二篆爲轉注。靡。各書假靡爲之。孟子假糜爲之。碎者破也。靡者破之甚也。王逸注。靡。靡也。靡。屑也。糜。糜也。糜。糜也。與說文同。曰。糜。糜也。

即說文之靡碎也。凡言碎之義。皆作靡。又云。糜。糜也。古多假糜爲之。糜。調。糜。調。義各

有當矣。孟子糜爛其民而戰之。文選答客難至別糜耳。皆用假借字耳。按淮南子說山訓。爛灰生蠹。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六一

高誘注云。糜。腐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糜即粥。比飯爲糜。故糜即爛。義與糜通也。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國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豪毛之簪。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

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正義云。春秋至有之矣。○正義云。春秋繁露竹林

籟云。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爾。善民愈惡之。傷民尙痛之。傷民尙痛之。凶年脩舊則議。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遷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

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在德而任力。聽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殺。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

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愛說等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有義。

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謹思者。其孰能知之。此即發明孟子無義戰之義也。葛氏斯大學春秋禮筆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皆御世之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攝服而屈從之。

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於諸國之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惟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厲至文君將桓稱齊。

略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紅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沿曰。處父書氏名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改莒於董易軍班。今救紅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

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脩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人。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稱大夫。治在大夫也。

惟內大夫悉從其桓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殺不辜之秘矣。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微事實。筆削則顯世變。執事以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於心目間矣。內大夫何

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滅八遷取。罪之尤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王巡守。大同馬起師。合軍以從。於是救無辜。伐有辜。所以威天下而行

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編軍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職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

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虛五服。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

除民之讎。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惰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曰襲。鐘鼓言其器也。精惰言其情也。獨嚴梁曰。菟人民。獸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執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邊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揜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於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衛人鄙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鄰於楚。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得罪於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實。蓋宣公殺公子伋子。皆朔搆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從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於天王而立之。殺者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何爲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於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侯者舉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子之使也。曷爲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恥。故微之。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黔牟付王人云爾。黔牟立於桓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劉皆曾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於冊。曷爲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諱。三曰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從王者。君子恥之。故春秋不得不褻二霸之功。齊之霸始於莊。終於僖。晉之霸始於僖。終於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僖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於鄧。始懼楚。楚熊通自立爲武王。桓六年。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王而伐隨。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於楚。其子熊貳是爲文王。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於莘。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於幽。始與鄭成而荆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楚成王時。令尹子文當國。楚益盛。僖元年。荆始改號爲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自荆敗蔡師於莘。惟十三年。蔡人與於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於楚。負楚之固而不服於齊。故僖四年。齊桓會於葵之師侵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僖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僖師矣。侵而殲。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先殲蔡。既侵遂伐。卒拈荆。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弦。一圍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氛未息。烏在其能沾荆哉。拈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魯之。莊十三年。齊人伐山戎。是時伐翟並與。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戍衛。奔命不絕。山戎病燕。猶邢衛

也。邪衛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棄之。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易爲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齊侯來獻戎捷。禮與。曰。禮也。左氏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曰來獻。尊宗國也。臧栗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有山戎菽。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桓公以此饋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齊桓歿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釋宋圍而敗楚師於城濮。由是楚氣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於齊桓。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秦晉構兵。始於穀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穀之戰。秋秦而微晉交戰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錙勇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城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春秋諸儒以秦晉編於書。故或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乞乞勇夫也。既喪師於穀。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於黃髮。焉用此乞乞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晉。安見其尊秦也。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晉。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穀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於是唯楚囚圍克歸楚求成。共謀伐晉。旋遣楚囚。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復而已。秦楚合而晉弱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與晉厲。漸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整其學以討之。於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以厲公以復霸也。故吾謂厲公非無道之主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械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陸之師。諸侯皆睦於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注。孔子至秋也。○正義曰。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春秋紀魯莽之失。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云。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蒙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歸至。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紂。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春秋至反正。○正義曰。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此。又云。夫不編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勿改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廩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圖書尙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求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圖注：書尙至信之哉。○正義曰：書者，文字之名。說文解字序云：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書即保氏六書。於是凡典籍統謂之書。論衡正說篇云：五經總名爲書是也。禮記經解：以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並稱。此書專指尙書。趙氏以上言書，下言武成，故知書、尙書也。尙書在孟子時有百篇。舉武成以爲例。所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專指武成而言。故趙氏廣而推之，康誥甫刑梓材諸篇也。康誥云：惟時怙冒，罔於上帝。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冒聞於上帝爲句。古讀也。趙氏注孟子吾於武成節引此。君奭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捷意。故云：冒。聞也。春官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聞於上帝，即是聞於天。故云：人不能聞天。甫刑即呂刑。呂之稱甫，猶唐之稱晉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鄭氏注云：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棟按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謹按孔傳，以君帝稱皇帝，而亦以爲堯，不以爲天也。趙氏所見呂刑無皇帝字固矣。蓋趙氏讀帝清二字相連，帝爲王天下之名，而古亦稱天爲帝。文選吳都賦：迴囿靈於大隋。劉逵注云：大隋爲天也。囿賦亦云：飄遊靈於大隋。蓋趙氏以帝清猶大隋。單稱帝不必是天。稱帝清則必非天子。故以帝清問下民，爲天問民也。圖監毛二本，依呂刑增作皇帝清問下民。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唐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皇帝字。按無者是。因學紀聞所引正同。按圖監毛二本增皇帝字，又增云：天子不能問於民，而諸本亦無子字。且天子問民，何不能也。梓材云：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注：武成至取也。○正義曰：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默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氏注云：著武成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秘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光武帝紀年，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缺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祿志。又後辨云：梅鷟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云云。平正無礙。其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鷟說善矣。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遍文藝之人，何至讀書誤經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鷟說善矣。



而未盡也。紂衆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儒效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泰族訓。劉向列女傳。鬻髮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安造。孟子在魏晉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據諸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虛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尙書。必不誤。王充論衡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於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真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搗搗至此。若徒驚自相齟齬。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論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杵。甚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杵。此等爲殺人多之恒辭。故孟子特爲武王辨。按論衡語增篇云。夫武成之言。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紂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費威權。或作乾糧。無杵白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是杵爲杵白之杵。故趙氏言血流杵。說文本都云。杵。春杵也。韋指。言文之有笑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嵩高極天。則百斯男。○正義曰。莊公四年公羊傳云。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何休注云。百世。大言之耳。魯詩云。嵩高維嶽。峻極於天。君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篇。太叔詞微音。則百斯男。傳云。太叔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然則文王宜有百子。故周南蓺斯亦矣。后妃不好忌而子孫衆多。此與百世不同。李穆詩經講義云。詩中言多則曰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子遺。言皆甚辭也。是又因趙氏韋指推言之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

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

仁無敵。四夷怨望。遍願見征。何爲後我。已說於上篇。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韓本同。國監毛二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僞疏引作北夷。作夷是也。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輛。虎賁二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

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

臣者也。書云。虎賁鬻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

頰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注曰。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注云。革車。兵車也。周禮春官巾車云。革路以即戎是也。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士爲小臣。引書立政證之。蓋立政言亦越文王武王。則此虎賁爲文武時官。於武王伐殷時較切。周禮則爲天子後所制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願命秋設綴衣。正義云。綴衣是黼屨之類。以周禮考之。即募人也。募人掌帷幄。虎賁司宿衛。皆左右親近者也。以勇力爲左右近臣。故云武士爲小臣者也。綴衣立政作綴衣。綴衣古字通也。毛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傳云。百兩。百乘也。孔氏正義云。謂之兩者。風俗強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職於牧野。紅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翟氏考異云。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風俗通義皇朝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擐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既以虎賁或車駟兩師。兩師大敗。孔晁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讓。諸書未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王。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武王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周氏柄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云。一車甲士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邱甲。正義云。一士二徒者。鄉塗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塗。六塗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塗。鄉塗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塗之兵。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彘。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虎賁安知不指戰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必以虎賁配一車。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愚謂周禮虎賁不離王之先鋒。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邪。○注。武王至地也。○正義曰。武王之言必由傳命宣喻之。故云令也。廣雅釋詁云。畏。懼也。畏。恐也。易震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迺也。驚即恐懼也。故以無畏爲無驚也。毛詩周南葛藟。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爲安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嚮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頰角也。稽首。首至地也。邱鑿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昌海。厥角受化。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趙岐注云。厥角叩頭。以頰角

犀厥地也。於此注增以也二字。義尤明暢。文選羽獵賦。厥倬麋。應劭亦云。厥。頓也。是厥犀古字通。故李善直以厥角注頰角。然則厥角猶頓首。故云厥地也。釋名釋形體云。角者。生於額角也。國語鄭語云。惡角犀豐盈。韋昭注云。角犀謂額角有伏犀。趙氏以頓犀角。又以犀申言之。頓犀二字。皆釋角字也。厥角。是以角躡地。若崩者。狀其風之多而迅也。白虎通云。崩之言隳然偃伏。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六七

說文山部云。巔。山壞也。山壞則自高優伏於地。毛詩小雅無羊云。不蹇不顛。傳云。蹇。羣疾也。蓋一羣之羊全病。僵伏不起。詩人以山之壞狀之。此厥民隳周。以頌角犀厥地。其狀若僵伏。而加若羸二字。極狀其人之衆多。如山之下墜。如羊之羣疾而僵伏。方聞寧爾之令。猝然厥地。其聲其狀。可於若羸二字見之。厥本又作屈。屈其頌角犀於地。猝然下伏也。既伏地。又稽首拜命。故云亦以首至地也。音義云。丁云。頌即頌字。犀音西。義與棲連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犀作犀。段氏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從牛。國語云。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犀額。犀角權衡偃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卽其理也。按說文尸部。犀。犀也。從尸辛聲。爾雅釋詁云。棲。疑息也。此丁氏所本。然棲疑義爲遊息。於此不切。丁氏蓋不知厥卽蹇。而以厥地爲其地。故改犀爲犀。而以爲止息其地也。不知上云若羸。下云稽首。則一時羣聲之轟然。而首之上下不已。何止息之有。丁氏之誤。誠誤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犀。發石也。引申之。凡有激發皆曰犀。山海經曰。相柳之所抵厥。郭云。抵觸。厥掘也。孟子若糶厥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犀。猶豎也。中頭則頌角豎。按厥角者謂頌角。如有所發。角部屬字下云角。有所觸發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應劭云。犀者。頓也。晉灼云。犀。猶豎也。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注。各欲至之國。○正義曰。廷琥云。毛本無名。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周師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樂稽輝嘉曰。武王與師誅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商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見藝文類聚。又蜀志先王謂龐德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輪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雖誦至守繩。○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子道德篇云。權莫督繩。公輪削墨。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一女果。若固有之。○糗。飯乾糲也。袵。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黼

敲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飯糗**。○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米部云。糗。熬米麥

也。周禮。釜鬻之實。糗餌粉糈。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搗粉熬大豆

為餌。糈之黏著以粉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搗熬糗不同者。

黍稷亦麥皆可為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糗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

者。乾煎也。乾煎者。鬻也。鬻米豆春為粉。以粉餌糈之上。故曰糗餌粉糈。鄭云搗粉之。許但云

熬。不云搗粉者。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為熬米麥。必待稷之而後成粉也。業嘗

時乃糗。某氏云。糗糈之糗。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趙云。糗。飯乾也。左傳為稻鹽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謂熬穀米粉者也。糗。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

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糗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為之者。謹按說文兩部云。鬻。熬也。

需。尺陌切。一切皆音義云。炒。古文鬻鬻無四形。崔實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即是炒米

麥。今農家米麥一切皆炒食。米即謂之炒米。豆即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

又必磨之為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麵。所謂糗也。糗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為行糧。惟農

食糗儉。省蒸爇之費。往往炒米麥為飯。是則舜之飯糗耳。○茹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方言。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郭璞注云。今俗呼能蠱食者為茹。按大雅烝

民篇云。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是食謂之茹也。禮運云。飲其血。茹其毛。孟子盡心篇云。飯糗茹

草。是食蠱食者謂之茹也。蠱與疏義相近。食蠱食者謂之茹。故食菜亦謂之茹。食菜謂之茹。故所

食之菜亦謂之茹。莊子人間世篇。不茹葷。漢書董仲舒傳云。食於舍而茹葵。是食菜謂之茹也。食

貨志云。菜茹有畦。七菽云。秋黃之蕪。白露之茹。是所食之菜亦謂之茹也。茹草二字。趙氏皆無

得其說。姑依臬陶謨作繪言之耳。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錢塘學待講同書。嘗告予云。古書診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袵衣。當是珍裘也。○二女果。○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女郎。擗。婦也。一曰女侍曰擗。讀若騶。一曰若委。從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擗。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今作果者是擗之省。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聞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大戴記會子制言上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禮記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阮氏元會子注釋云。居仇之說。檀弓曲禮周官地官調人。及比會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會子之言。二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周禮調人云。凡鬪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此專言鬪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會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同。又調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仇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仇。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調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爲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弟不得再以此人爲仇。仇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會合。以爲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趙氏言此者不同天。不同國。可知其必報。故云。

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其情重大。非可平成之者也。列子天瑞篇。釋文云。問。隔也。問一人。猶云隔一人也。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別。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焉。將以爲暴。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亂。讓

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

注。讓。閉非常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錢。注云。謂

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幾卽譏也。

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

易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故載之也。關。絡理關梁。○正義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梁。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注云。此周禮也。厥則關但譏而不征。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自履行道德。

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章指言率

人之道。躬行爲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至不從。○正義曰。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

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注。周達。○正義曰。周有達義者。

易繫辭傳云。舟楫之利。以濟不誦。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於取利。則凡苟得之利。皆營求之。故雖凶荒之年。有心計足以趨生。故不死。不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志定不爲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爲偏市。謂積蓄無少匱。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也。積於利故不困於凶年。積於德故不染於邪世。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不朽之名

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飢羹之類是也。注。好不

至儔是也。○正義曰。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死有不朽。何謂也。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

無窮。名傳於不朽。故以好名爲好不朽之名。諸本作伯夷季札之儔。宋本作子臧季札之儔。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伯夷聖之清者。豈好名之人。晉孫盛泰伯三讓論云。三以天下讓。言非常讓若臧

札之儔者也。潘岳西征賦云。臧札顯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附子臧。故後人每並稱之。今依宋本史記吳世家云。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

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

曰。能守節矣。君義嗣。雖故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此子臧季札。輕讓千乘之事也。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龍於鄭靈公。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籠。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實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牛。猶潭殺之。而况君子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狄靈公。是因飲食致禍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染指黿羹之類。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改。文古本。黿作飯音義出飯羹云。左傳作黿。此則注文本用飯字。改爲黿。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亦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况千乘乎。按明人陳子龍已云。三代以下。惟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恐不好名。非其人者。謂非好名之人也。如此解爲當。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絀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注。不親信仁賢。○正義曰。不信則疑之。不親則疏之。疑由於疏。疏亦由於疑。故以親信連言之。○注。則上下之絀泯亂。○正義曰。昔臣刑云。民與胥粥。泯泯毋毋。周書祭公解云。泯泯毋毋。孔晁注云。泯。芬亂也。泯亦訓絀。毛詩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傳云。泯。絀也。是也。泯亂。亦絀亂也。爾雅釋詁云。絀。絕也。壽水云。正絕流曰亂。是亂有絕義。與絀同。泯爲絀。亦爲亂矣。○注。無善至不入。○正義曰。賦出於農。不教人農時。則田野荒蕪。水旱無備。故貢賦不入也。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不仁而得國者。若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注。王者當正義曰。賈誼新書數寧篇云。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自武王已下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按趙氏於不仁得天下。前舉丹朱商均。此舉桀紂幽厲。皆非得天下之人。似乎所引未切矣。觀此云。雖得猶失。不以

魯終云云。雖承桀紂幽厲。實指后羿新莽一流。蓋是時。曹操儼然無人臣之節。趙氏屬意荊州。此數語實指操而言。於不仁得國。取象及晉蔡。皆宗室同姓之得國者。蓋當時如袁紹公孫瓚皆不仁得國者也。故有所忌諱。不言異姓也。玩其取賈子當天二字。固以此似是而非者。終於無狀。而諱託丹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斥操耳。而亦有所忌諱不明言之也。知人論世。表而出之。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注。邱十六井也。○正義曰。周禮地

邑爲邱。一邑四井。四邑故爲十六井。然則邱民猶言邑民。鄉民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邱。衆也。孟子盡心篇。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云。邱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釋名云。四邑爲邱。邱。聚也。皆衆之義也。得乎天子爲諸侯。○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得諸

侯之心。諸侯封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注。侯

至侯也。○正義曰。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反是則爲危社稷之行矣。○

說文欠部云。變。更也。呂氏春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置妾之子。高誘注云。置。立也。則變置卽更立也。犧牲旣成。黍盛旣絜。祭祀以時。然

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犧牲旣成。黍盛旣絜。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

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注。犧牲至置也。○正義曰。犧牲貴肥臚。故以肥臚爲成。○

爲二精。注云。明潔爲精。故以絜糝爲精。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

共皇天上帝社稷。廟之祀。此社稷用犧牲也。郊特牲云。唯社邱乘共黍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社

稷用黍盛也。白虎通。社稷謂云。祭社稷用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

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

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又云。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

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盧氏文昭校云。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



而易祀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爲據者。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以瓚說爲是。蓋古人之加罰於社稷者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遍。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而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有水旱。原待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所恒雨恒暘之咎。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諱。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人跋扈之氣。責報於天。文過於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但是可爲賢主。故傷之易覆是也。夫天人之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但是可爲賢主。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尪。縣子向以爲不可。況其進於此者。疏說變置是也。而不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旱閉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李陽冰令緇雲。大旱告於城隍之神。五日不用。焚其廟。比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於山嶽。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禍。嫌其得罪於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左氏昭公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是古禮。亦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卽未可輕言之意也。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遍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明神自任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陳無已謂遷社稷壇壝於他處。如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萬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滅殺。如郊特牲所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遍。穀梁所謂大稷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殷右。周復左。此一朝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葛說則與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祭禮而已也。任鈞臺曰。變置必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

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衛風載鶉傳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概之義。孔氏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變通。然則聖人之一概。猶云聖人之一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圖**頑。貪懦。弱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論聞尙然。況於親見勸炙者乎。**圖**奮乎至起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嚴言云。孟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按論衡知實篇引云。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况親炙之乎。百世之下固屬下讀。與親炙相對。親炙。則百世之上。與夷惠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論聞至炙者乎。○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聞。知聞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曉聞猶知聞也。毛詩大雅。雲漢。憂心如薰。傳云。薰。灼也。孔氏正義云。薰灼俱焚炙之義。阮氏元校勘記云。毛本作薰。孔本作薰。韓本作薰。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動。按音義出勸炙云。字與薰同。則作薰薰。並非古本。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動。謂之聖人。笑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圖**能行仁思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圖**仁也至道也。○正義曰。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仁。親也。從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實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按人耦。論言爾我親密之詞。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能行仁思者。人也。又曰。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爲心也。與中庸語意皆不同。章指言仁。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

他國之道也。**圖**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圖**去他國之道也。○正義曰。萬章下篇無此句。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

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圖**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

無能焉。孔子乃尙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爲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

無所交接。故厄也。厄注。孔子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見或作厄。同。一切經音義引蓋頤篇云。接。持也。淮南子修務訓云。援豐條。高誘注云。靜郭君之交。高誘注云。交。接也。廣雅釋詁云。下無賢臣。皆不與孔子合。故無援以至於困厄。故既以接釋交。章指又以援釋交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相與殺從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此孔子厄於陳蔡之事也。說文食部云。飽。飢也。從食尾聲。厄於陳蔡之間。謂絕糧。厄當讀飽。謂飢於陳蔡之間也。荀子宥坐篇云。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稽姓。稽名。仕者也。為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注。貉姓至賴也。○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貉轉二音。既是人姓。當音貉。纂文曰。俗人姓何。注。貉。七百切。說文云。北方人豕種也。按。下自稱稽。則稽自是名。貉當是姓矣。御覽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云。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位。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此貉非號。蓋官爵。故以為俗人姓也。張以為貉人名稽。則不以為姓。與趙異。以為衆所訕。知是仕者。說文人部云。倮。聊也。國策秦策云。百姓不聊生。注云。聊。賴也。廣雅釋言云。倮。聊也。倮。賴也。理。倮聲同。守通。國語晉語。君得其賴。韋昭注云。賴。利也。不理於口。猶云不利於人口也。隱公四年公羊傳云。吾為子口隱矣。言出於口。故以人言為人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注。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為士者。益多口。注。離於至多口。○正義曰。趙氏以憎為增之假借。故以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守道者謂之士。是士離於凡人。觀章指凡人即凡品。士即指孔子文王也。憎。方言訓憚。說文訓惡。廣雅訓苦。詹夫論交際篇云。孔子恟恟。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言惟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此為憎惡。與趙氏義不同。翟氏顯發異云。理。兼條分條治之義。離。離令寒條以為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禮曰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稱。詹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憎多口。即論語黎人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為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即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尋小聲耳。於己之聲聞。無限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憎字申達。憎義。趙氏佑溫故錄云。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排之意。不必依舊訓。求理於口。徒茲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此讀茲為微。謂士憎惡以辨謗。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

也。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於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縣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愠。怒也。亦不殄厥問。殄。失也。言文王不殄絕。咎夷之愠怒。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注。詩至苦也。○正義曰。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毛氏傳云。愠。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孔氏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詩非爲孔子作。孟子引以況孔子。謂孔子當日爲羣小非難。有如此詩。論與倫道。禮記。中庸。毛有倫。注云。倫。比也。孔子論此詩。謂孔子比擬此詩。則知叔孫武叔之毀。見論語子張篇。是羣小之口。亦孔子之所苦也。○注。大雅至問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縣傳云。肆。故今也。愠。患。殄。絕也。箋云。小雅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患。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悲。猶怒也。箋以絕壽殄廢。與失義亦相近。惟鄭氏以問爲聘問。趙氏讀問爲令聞之問。以爲每聲聞則不合。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限爲墜。鄭箋原不必同毛。趙氏未詳所受耳。下云。愠夷。愠。與。愠。故云不殄絕。咎夷之愠怒。箋以不殄愠。愠在文王。趙以愠在咎夷。孟子引此以證多口。則咎夷之愠。咎夷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殄絕之。亦不因其愠而失令聞。在孟子義宜如是也。因念愠于羣小。亦當是爲羣小所愠。即羣小之多口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惟是憂心之悄悄。常懼禍至之無日。而羣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誹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小之申申者。方愠怒之不殄。詩意宜如是也。

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注。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爛昭昭。今未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明於道德。廣雅釋訓云。楷。楷。亂也。毛詩大雅召旻篇。無不殄止。傳云。殄。亂也。故以昏昏爲亂之政。呂氏春秋有度篇云。不昏乎其所已知。高誘注云。昏。闇也。又經使篇。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闇。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避。讓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

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注。山徑至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嶺。徑。阪也。徑之言徑也。

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然。趙岐注云。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云。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馬融長笛賦云。膺陷隨腹。並字異而義同。嶺之言領也。嶺通作領。列子湯問篇云。終北國中有山。名曰壺領。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通運小紀云。孟子山徑之蹊間。蹊字之義。一見於月令。孟冬塞徑。鄭氏注。徑。徑也。鳥獸之道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周易。徑路爲山間鹿兔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間。蹊則蹊者蹊之。蹊之蹊。無規焉。非有一定之蹊可睹指者也。今乃介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成於蹊間也。孔氏廣森經學后言云。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愚讀長笛賦。問介無蹊。似古讀有以問介絕句者。問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跡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趙氏佑溫故錄云。介亦分別意。如字讀。舊惟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間。謂小道叢雜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謹按荀子脩身篇云。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揚倅注云。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漢書律祿志上云。介然有常。注云。介然。特異之意。說文入部云。介。畫也。蹊無一定之蹊。則不可以成路。蓋山領廣闊。原可散亂而行。縱橫旁午。不相沿蹊。今介然專行一路。特而不散。自畫而不亂。此蹊間所以能成路。蹊間之成路。全在特行而不旁論。介然用之。即專行用之。即荀子律祿志之介然專行一路。所以有常而堅固也。方言云。用。行也。介然用之。即是介然行之。爲間不用。即是爲間不行。下云當遂行之。趙氏以行壽用也。趙氏注滕文公上篇。夷子操然爲間。云爲間。有頃之間也。此云爲間。有間也。按有間之義數端。各不同。呂氏春秋去私篇。居有間。高誘注云。間。頃也。此言頃與之時。所謂有頃之間也。以時言也。昭公七年左傳。晉侯有間。杜預注云。間。差也。此有間謂病愈。方言云。南楚病愈者或謂之間是也。淮南子傲真訓云。則曉矣有間矣。高誘注云。間。遠也。謂曉與矣相隔之遠也。國語晉語。使在有間隙。韋昭注引。間隙。報聲也。昭公十三年左傳云。諸侯有間者。注云。間。隙也。大抵間爲隔別之義。所隔者少則爲頃。所隔者多則爲遠。無病與有病別。則間爲愈。相應與和好別。則間爲隙。故史記廉布傳。以行他道爲間道。此爲間不用。謂別行他路。遂與此路隔別而不行。趙氏謂高子去而學於他道。正此爲間之喻也。若有頃之間。何遽遂爲茅塞。蓋廢此不行。以別有行處。爲他歧之惑也。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會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

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常常。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以爲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

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注。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正義曰。以貴釋尚。以樂釋聲。俱詳見前。

汝工記。前言鳥氏爲聲。後言鳥氏爲鐘。可知聲卽是鐘。蓋聲以鐘爲主。故卽以鐘爲聲。鄭注聲鍾鐃于之屬是也。疑氏文田求是齊自訂稿云。此解尚字。與禮記殷人尙樂義同。

追蠡。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鈕。聲響處深矣。蠡。蠹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爲尙樂

也。注。追鍾至貌也。○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鈕。叩鼻也。此以追爲鍾鈕。卽爲鍾鼻矣。淮南子

云。擊。破裂也。周禮鄭注謂汝工記。旅人響壘。詳暴不入市。注云。詳。破裂也。詳。擊古字通也。淮南子人間訓。劍之折。必有響。高誘注云。響。缺也。禮氏以響響二字解蠡字。謂破裂缺也。

綴其破缺之深。故欲絕。說文虫部云。蠡。蟲習木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蠡之言勢也。如

刀之勢也。楚辭。覽芷圃之蠡蠹。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以追蠡。趙注曰。追。鍾鈕也。鈕。聲響

處深矣。蠡。蠹欲絕之貌。此又以蠡同聲。同。解也。又曰。蠡。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假借之情。乃云。鍾鈕如蟲習而欲絕。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蠡。蠹既通於禾

黍之離離。楚辭思古云。會哀悽欲。心離離兮。注云。離離。刺裂貌。此蠡蠹欲絕之貌。正本諸辭

離之刺裂也。抑黍實下垂其蒂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鍾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離離矣。程氏

瑤田通藝錄。汝工創物小記云。鐘。縣謂之旋。所以縣鐘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

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螺小者謂之旋。郭璞江賦。郭璞江賦。所

謂螺。螺旋。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柄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

則宛轉旋動不爲聲病。此古鐘所以側縣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刻蝕微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

疑氏文田求是齊自訂稿云。以追爲鐘鈕。既無他證。又迂曲一說。追與捷同。聲也。說文簡字注。

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蠡。亦謂擊敲也。則此說似爲近是。追者言所擊之處。蠡則其如木之

缺。苟非當日之數數用之。而何以有是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尙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

器。後王皆用之也。禹之鐘既為後王所用。則追之蠶。不得歸由禹所用矣。姚氏文田求是實自訂釋云。高子以禹尙樂。故其器用至殘缺。今其鐘在者猶可證。乃謂禹自常用也。故孟子以後王皆用時之。攷工記。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高誘注呂氏春秋勿躬篇。淮南子冥覽訓。皆云車兩輪間曰軌。禮記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隱公元年左傳云。同軌畢至。周之車軌。制以八尺。其車之制同。則兩輪行地之迹。自無不同。故在地之迹。亦名為軌。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轡。索隱引張揖云。軌。車迹也。東京賦。憲先靈而齊軌。薛綜注云。軌。迹也。軌與塗同。故前後相沿在城門限切必深而成缺轍。故追氏以轍稱軌。明此軌屬城門受車輪之缺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典兄孫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蠶。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經涂九軌。而每門三涂。祇各一軌。則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與涂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涂。未嘗前年有門。今年始有涂。何謂久也。試亦於是奚足哉。一語復歸之乎。兒子遠宗恍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辭。於此則微辭中又急杜其口。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蓋此語專問禹之追蠶。不關攻擊。並不及文樂。猶之門軌之蠶。不關馬力。並不是涂軌。蓋一比較。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言外。故曰是。是追蠶也。追蠶為攻擊所致。得毋門軌之蠶。是馬力與。即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驗。所謂急破其惑。不煩證明。乘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騶也。去四言兩。已不可曉。倪詒問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比是何意。及觀趙岐注。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為證。然國馬公馬亦多無解者。古關隘郵驛。皆有都鄙所駘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為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馬。及鄉遂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為總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人所掌。皆稱國馬。而駘夫趣馬。又分公馬而稱治之。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謹按春秋外傳者。國語。楚語。國且與其弟論令尹子常之言也。韋昭本。作國馬足以行軍。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趙氏所見本蓋與韋異。姚氏文田求是實自訂釋云。趙氏以兩馬為國馬公馬。不如豐氏一車所駕之說為長。但當云城中車可散行。城門則車皆由之。兩馬之力。乃以車多反言。則文義自明。如僂兩馬二字。即國中車之軌。亦豈兩馬所能成。故不可以辭害意也。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期。設乘車兩馬。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又左哀公十七年傳。乘車兩社。注。衷甸一轡。兵車一轡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騶。是為四馬。今止乘兩社謂之兩社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大事權四。小事駕二。為等差故也。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騤騤。周道倬。是也。其諸侯大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屬孤。注。士襄禮云。禮以兩馬。是惟得駕。兩無上乘也。皆可為一車所駕之證。曹氏之升補餘說云。古馬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殷駕三馬謂之。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孟子若曰。不知馬。豈觀馬。彼城門之軌道止一。一。

車從中央。禹以來調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驂。於此門也。周之驂。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殷益是夏先王兩馬之力歟。謹按夏駕二馬。見毛詩衛風千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驂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驂謂之駟。此說於先王之樂器後王皆用之說尤切。錄之以備參考。章指限切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段玉裁云。門限亦名門切。丁氏云。限近切深。由不解切字也。

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蠹。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發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

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注。發棠。齊邑也。○正義曰。襄公六年。齊侯滅萊。左傳云。王猷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注云。棠。萊邑也。北海即膠縣有棠鄉。十八年齊侯駕將走邾棠。注云。邾棠。齊邑。二十五年左傳。齊棠公之妻。注云。棠公。齊棠邑大夫。關氏若瑛釋地云。齊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即此時也。今即墨縣甘棠鄉。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邾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即墨縣有棠鄉。爲萊之棠邑。東昌府堂邑縣爲齊棠邑。棠公爲棠邑大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即此。後譌棠爲堂。周氏柄中辨正云。顧亭林山東考古錄云。當時即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

云發棠。則棠爲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大事表疑誤。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

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

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

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趨迫也。虎依隈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

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

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注。馮姓至虎者。○正義曰。儀禮燕禮

終。終亦後也。卒爲善。足見前此恒力無賴。爲不善也。不善改而爲善。何以有士稱。故趙氏申明

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進以爲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而爲

善。乃爲善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劉昌詩蘆備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

悉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



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周密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以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於章旨亦合。關氏若瑛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敘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蒙得望見馮婦。若如宋周密斷士則之爲句。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聚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于豐。○注。擧追至止也。○正義曰。惟育子似莫訓云。擧人心也。高誘注云。擧。追也。說文辵部云。追。近也。故趙氏以追釋擧。又以近釋追。音義云。丁於盈切。璋菴注云。擧。格也。格之猶云擊之。蓋讀擧爲緦。擊之以緦。即謂之緦也。莊子大宗師。其名爲擧。釋文引崔氏注云。擧有所擊著也。此亦以擧爲緦也。莊子在宥云。汝慎無擧人心。司馬彪注云。擧。引也。引亦牽繫之義。然是時衆方與虎相持。何得遽言格。繫迫之義長矣。音義云。隙。子于切。又子侯切。隔也。隔卽緦。說文阜部云。隔。隙也。隙。阪。隙也。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箋云。崎嶇坑塹之處。故馬融廣成頌云。貞隔依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負。持也。左傳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孟子曰。虎負嵎。莫之敢擧。虎有所恃而張。故云依隙而怒也。謹按注中見虎二字。解望見二字。明望見二字斷句。馮婦明所以趨迎所以下車之故。而以馮婦二字貫於見虎走迎之上。則望見爲馮婦望見明矣。先言望見。後言馮婦者。屬文之法也。自則之野貫下。此望見者。自即是之野者望見。不可云望見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擧。故倒言之也。是時知止。則可以不趨迎。不下車。連用馮婦者。若曰誰追之使趨迎。馮婦也。誰追之使下車。馮婦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狀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故以走釋趨。謂行之疾也。說文手部云。擧。推也。推。排也。推排其兩手於前。作搏勢也。孟子屬文奇異。趙氏每能曲折達之。卒爲善士。何至又爲士之黨笑之。則因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所。其之野望見如是。趨迎如是。下車如是也。則字非虛用也。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所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正義曰。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也。毛詩。手以搏之。傳公元年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擊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暴虎空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先搏時無刀。是搏即無兵。空手相擊。故江熙云。仇身獨擧。擧刃相擊。傳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注云。搏。手搏。推手無兵空搏。故楚子伏而盟其腦。蓋相搏而顛。楚子以身壓晉文。以口噬。皆不用兵也。搏從手。空手即是搏。非搏有徒不徒之別也。故趙氏以暴虎釋經之搏虎。暴搏一音之轉。廣雅釋詁云。擧。擊也。擧同擧。擧亦搏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

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有求之也。故君子不

謂性也。

注。臭香至如蘭。○正義曰。禮記月令。春月。其味酸。其臭。夏月。其味苦。其臭。秋月。其味辛。其臭。冬月。其味鹹。其臭。孔子正義云。

雖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味有五。臭亦有五。孟子於口曰。耳鼻師言。味色聲臭。而於四體言安佚。以互見之。則味必嗜甘。色必好美。聲必喜音。臭非謂臭。專屬諸香也。引易者。繫

辭上傳文也。其臭如蘭。則臭有不如蘭者矣。虞翻注易云。臭。氣也。不專以爲香也。荀子王霸篇云。夫人之情。目欲美色。耳欲美聲。口欲美味。鼻欲美臭。心欲美佚。此與孟子義同。揚倅注云。

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菴極也。佚。安樂也。此注先訓氣。後言香。爲得其意矣。又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聚臭之異者。注云。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

禮記。鳥噓色而沙鳴。鬱酸暑渴之酸氣也。奇臭聚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爲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此獨冠以香臭者。明其下皆臭也。禮記內則。皆佩容臭。注云。容臭。香物也。

庚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此亦以臭不專於芬香。惟芬香可飾形容。故別之云容也。周禮天官。宮人除其不蠲。去其惡臭。禮記大學篇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臭之惡者爲惡臭。猶

臭之香者爲香臭。僖公四年左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孔氏正義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

惡氣爲臭。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尙存。此臭字乃朽字之假借。月令。其臭朽。說文。朽。爲朽之重文。朽。腐也。列子周穆王篇云。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朽與香

對。則薰香猶臭者。乃薰香猶朽也。廣雅釋義云。朽。臭也。謂臭爲朽之假借。朽爲臭之正也。惡臭作朽。腐穢之氣也。臭所繫之總名作臭。非臭之名。或專於香。或專於惡也。仁之

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

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

得以禮教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

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

幾聖人。塵靈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仁之至命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字義疏。謂云。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育者也。有血氣。則

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樂。不能盡一如一人。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即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即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荀揚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味焉而妄爲穿鑿者也。程氏瑤田區藝錄論學小記云。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始備。五官百體。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恒難。性易遂。則必違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違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爲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恒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阮氏元校勘記云。知之於賢者也。闕監毛三本知作智。接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有性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天道即元亨利貞之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天道也。鍾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目之欲。各安其仁義禮智之常。此聖人之於天道也。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位而天道行。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趙氏謂遭遇乃得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是也。道行則民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則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口鼻耳目之欲不遂。廢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育。亦廢之命。然愚之民。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翼之。固限於命矣。若君子處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則任之於命而不事外求。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翼之。而周公則勤勞王家。仲人感指。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道大莫容。命也。而孔子則極極皇皇。不貴同沮溺之辟世。特極之傷身。而明達於當世。此聖人於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大業紀

千乘富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偷。以爲無命即是不謂命。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不任佚性。○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致文古本任作追。○治性行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選注引作治身勤禮。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

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一之中。四之

下也。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

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天下化之。是

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可欲之

○正義曰。趙氏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可欲。按此忠恕一貫之學。不僅於善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誘注云。善。好也。所好於代者非一事。中論天壽篇。引孟子。生。我所欲

也。義。亦我所欲也。欲作好。好善亦爲善。可欲即可好。其人善則可好。猶其人不善則可惡。其人可惡。即爲惡人。其人可好。自爲善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信。誠

也。誠猶實也。有即亡而爲有之不信。可好未必其不虛也。實有之矣。是爲信也。趙氏引不義不信語。見論語憲問篇。謂不可僥度人之不信。引之者。蓋謂宜己有此信。不可僥人之不信也。○充實之謂

美。○正義曰。詩召南小星篇。實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實。有也。即此有諸己者。擴而充之使全備。滿盈是爲充實。詩邶風簡兮云。彼美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首章。碩人僕僕。傳云。

碩人。大德也。僕僕。容貌大也。充備其所有。以茂好於外。故容貌碩大而爲美。美指其容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正義曰。說文火部云。光。明也。輝。光也。輝與燿同。毛詩大雅皇矣篇。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有光輝故大。充則暢於四體。光則照於四方。故趙氏云宣揚之。○大

而化之之謂聖。○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聖。通也。此謂德業照於四方。而能變通之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而化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而不可知之也。

易繫辭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即不可知。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不可知。故無能名。



此惟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亦猶招招舟子。本當如字。而今乃與徵招角招之招同讀。然愚又謂招之爲買爲羈。僅見此注。絕少作證。孟子之闢楊墨。方深望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必有進咎大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道放豚然。惟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其入其並。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豈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弁不煩別義耳。○注。今之至太甚。○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辯而不德。服氏注云。辯。答爾辯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無與孔穿辯。高誘注云。辯。相易奪也。爾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彼也。故趙氏以爭釋辯。書樂誓。馬牛其風。鄭氏注云。風。走逸。釋名釋天云。風。放也。詩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傳亦云。風。猶放也。放風一音之轉。放逸即風。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爾來者不綏。○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氏云。來歸者不受而安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國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

軍卒以爲衣也。縷。紵。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爾有布至之征。○正義曰。惠氏士

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廬。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

屋。安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致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粟。衆寡

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安矣。蓋家辨其

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

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

其實一也。謹案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一尺二寸。長二尺

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廬

人職掌斂市之次布。斂布買布。謂布。孟子曰。廬無夫星之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傳見舊時說也。

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之稱布。司農有比二義。一爲泉布之布。則布即錢也。一爲布參印書以爲幣。而引詩爲證。毛詩衡風。張抱布貿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買

買物也。孔氏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

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賈氏載師疏云。此

說非。故先鄭自破之。是征賦之布。爲泉布。非布帛。孟子不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征。布與縷

連稱。則布爲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里布等說。而以爲軍行之橫征也。且屋粟里布。國之常賦。

不容缺緩。即用二用三。何致民有殍而父子離。則趙氏義爲長。○注。布軍至役也。○正義曰。詩秦風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次章云。與子同裳。是軍卒當給以衣也。說文糸部云。縶。縶也。絺。縶也。書華督。魯轅乃甲冑。鄭氏注云。數謂穿徹之。王氏鳴咸尙書後案云。甲冑皆以革爲之。攷工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氏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績之數。是甲冑合數革以爲之也。又鞞人云。督其縶。欲其縶也。杜子春云。縶謂縶革之縶。是甲冑之革。皆必以縶縶縶縶。鄭云。穿徹即縶縶也。武氏德釋甲云。以縶謂之縶縶。有飾謂之朱縶。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縶縶。孔晁注曰。縶縶甲。不以組書。鞞乃甲冑。正義引鄭云。鞞謂穿徹之。謂甲冑有斷縶。當使殺理穿治之。說文云。縶。縶也。魯頌閟宮篇。具冑朱縶。傳。朱縶。以朱縶縶之。疏謂以朱縶連縶甲也。又按朱縶即冑之縶。太平御覽詩云。具冑朱縶。謂以貝齒飾冑。朱縶縶之也。少儀疏謂以朱縶縶甲。故鄭云。亦縶飾也。是鄭所云縶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縶冑爲義。疏但指連縶甲。於義猶未備也。按王氏武氏所詳。是縶爲鞞甲之縶也。葉時禮經會元云。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煩於均節與。謹按梁惠王下篇。引晏子已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餓者弗食。勞者弗息。則春秋時行軍轉食。已有粟米之征。布縶粟米。既非常賦。則力役亦非徒役之正額。既轉粟粟。必有負荷之人。所謂勞者弗息也。音義云。斯義同。既役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屬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爲役。養馬者曰廝。炊烹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廝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折薪爲廝。炊烹爲養。斯之訓爲折。縶其在折薪。故名斯。廝其俗字也。蘇林云。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

君子用其一。緩其一。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二。

而父子離。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注。則分至義矣。○正義曰。論語季氏篇。邦分崩離。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氏兼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父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二。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

璧。隨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諸侯之寶三。○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仁親以爲寶。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寶與保隨。謂保守此土地人民政

事也。○注。求索至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

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

和爲詐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

又以和爲詐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

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則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真土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

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蘭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楚和

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

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此所謂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也。莊子鑿玉篇云。隨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漢書經傳。獄中上書云。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

文選。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

高注云。隨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

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史記李斯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過大蛇中斷。

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

隨侯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蓋連及之。新序雜事篇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聞

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

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遠而去。後仕

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注。盆成至必死。○正義曰。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是盆成二字爲姓。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死矣盆

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括以母棺合葬於路寢事。晏

子稱之曰。括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曰。其爲

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

爲人。小有才。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注。小有至身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





而未終之稱也。○注。度。匿至匿也。○正義曰。音義云。度或作慶。同音搜。今諸本作慶。惟粵本作度。論語爲政篇。人焉廋哉。集解孔氏云。度。匿也。惟南子說山訓不匿環。高誘注云。匿。藏也。不直言其竊。而說云藏匿以爲藏也。趙氏以匿釋度。又以竊釋匿。謂或婉言。其實疑其竊也。故孟子直以竊對之。說文穴部云。盜從中出曰竊。隱公八年公羊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者。隨從也。禽禮。鄉飲酒禮。賓及衆賓皆從之。注云。從猶隨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

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耶。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

子也。自知問之過。○注。自知問之過。○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注云。有來問孟子

來問者。即館人也。蓋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不必即求屨之館人。○注。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然則前

抑館中人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別之云。或問之也。○注。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

館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注。孟子至答之。○正義曰。藏氏琳經義雜記云。以經

正釋經予字。阮氏元校勘記云。夫子之設科也。闕壁毛三本同。宋本岳本應本孔本韓本皆作予。察

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僑疏亦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予字蓋字形相涉而譌。趙氏佑

溫故錄云。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氏從無改字。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

作孟子言。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舍彌亂矣。論語述而篇。人傑已以進。與其擇也。

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氏云。往。猶去也。說文言部云。許。召也。追呼。謂追逐而召之。呼爲許之

假借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馳車充國者。追逐之馬也。房元齡注云。追猶召也。論語子張篇。其不

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拒。此不拒。孔本韓本及闕壁毛三本作拒。宋本岳本成序衢州本應

本作距。距。拒也。古通也。國語齊策。故專兵一志以距秦。韋昭注云。距。拒也。詩大雅皇矣。致

距大邦。孔氏正義云。敢拒逆我大國。亦以逆釋拒。逆與順對。不順其來學之情而又。故拒之即逆

之也。廣雅釋詁云。竊。取也。云亦不知其取之與否。逆與竊之與否。有學道之心。而有竊屨之心。



也。非謂有可受之實。而強頂不受之也。謂必有此不得不受之實而勉以去之也。但德行無窮。非僅免人輕踐而已。故又須充大之。使不獨不爲人輕賤。凡身所至。無非義之所至。斯爲自強不息之道也。毛詩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禮記樂記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爭。注云。至。猶達也。行也。趙氏以自行釋往字。以所至申上達字。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即是無所往而不達於義也。荀子解蔽篇云。儉則自行。又云。心者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自行謂任心所欲行。無有禁止。士未可以言而

言。是以言銛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銛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

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注。銛取也。○正

曰。注云。銛。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銛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銛。奴兼切。按銛銛二字。方言皆有之。一云。銛。取也。注云。謂挑取也。一云。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餐。或曰銛。或曰銛。徐鍇說文繫

傳寫誤者是也。姚寬西溪叢語云。玉篇食字部有銛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銛之義爲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銛之義。趙岐以銛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

從金爲銛。玉篇廣韻。銛音他點反。取也。廣韻。上聲。銛。音忝。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訓曰。利也。說文以銛爲舌屬。乃音纖。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按銛乃挑之轉音。以言銛

即以言挑也。俗以鎖鑰不能開。用物挑之謂之銛。正是此銛也。番爲今之鑿。鑿方言作調。說文作

鑿。正以其挑取土而得名。鑿有二種。一種堅厚。用以上挑。可多得土。一種纖利。所以探入。此

俗以利爲銛。微惟其利。故能挑取。其義亦相貫矣。龍龕手鑑。食部。平聲有銛字。云音甜。甘也。世

又舌部云。銛。語。胡。五俗。甜正。徒兼反。甘也。然則銛乃甜之俗字。漢前無之。又

按說文金部。銛從金舌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舌字非聲。當作因聲。因。舌貌也。他念切。

在谷部。此木部。炊竈木之柄。舌屬之銛。皆用爲聲。依此則銛宜作銛。若然。則銛爲因之通借。

以言銛即是以言因。魏校六書精蘊云。說文因字音忝。象舌在口外。露舌端翫物也。人有持短長術

以言銛人者。孟子斥爲穿踰。是銛誤爲銛矣。附其說於此。以俟參考。○注。人之至

類也。○正義曰。失言失人。本之論語衛靈公篇。但彼之咎止於不智。故云。智者不失人。亦不失

不言銛人所甘於爲。而且自謂以爲得計者。由不知此即穿險之類。宜充而達之者也。充無穿險之心。而不以言銛。不以不言銛。則庶幾能勉進於義。而不爲人所輕賤矣。前節意已結。此又申明充無穿險之心。如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險。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

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

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善道也。○正義曰。說文是部

篤。是故君子有大道。注云。道行所由。是道即行。善道謂善行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

脩其身。六經孔孟之言。語行之約。務是脩身而已。語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

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求一知一哉。○注。言近至存焉。

○正義曰。不下帶而道存。孟子自發明言近指遠之義也。脩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自發明守約施博之

義也。趙氏以脩身明指身言。此不下帶暗指心言。故以近言爲正心。凡人束帶於要限間。心在帶之

上。說文。勺部云。鈞。膺也。肉部云。肥。胸肉也。鈞即胸。肥即臆。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膺

心衣鈞膺之間。施一。襜也。奄心也。胸臆當心。亦居帶上。仁守於心而吐於口。故四體不與也。

守雖明言脩身。而未言所以脩身之事。趙氏以仁義明之。謂所以脩身者。爲守此仁義也。仁者。元

也。義者利也。元亨利貞爲四德。故云施德於天下。施德即施仁義也。既以正心明言近。以守仁明

脩身。又並云。正心守仁皆在胸臆者。謂正心即守此仁義。脩身即是正心。正如是。守即如是。雖

分言之。實互言之也。事天之本。不外身心。平天下之功。不外仁義。孟子之指。趙氏得之矣。秦

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象。以要爲帶。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各其分。陽。天

氣也。陰。地氣也。董子之說。以天任陽不任陰。天之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身

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亦不下帶而道存之義。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身

正物正。天下平矣。○注。身正至平矣。○正義曰。身正。成己也。物正。成物也。成己。仁也。成

人。知也。以知行仁。事皆合於義。孔子所謂脩己以敬。脩己以安百姓也。

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

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正義曰。說文末部云。損除苗間穢也。重

即所以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是也。○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

注。是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瓊云。孔本無是字。汲古閣本輕下有也字。

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妄言失務也。

孟子曰：舜堯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

人。謂加善於民。堯舜至於民。○正義曰：體性。猶荀子解蔽篇云體道。揚倛注云：體。謂不離

依性即中庸所云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率性而行。自己爲善者也。湯武以善自反其身。己身

已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爲而爲。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爲以善加人。而始

爲善。此非尙論堯舜湯武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注。人動至至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動。作也。禮記。少儀。祭祀之容。注云。

人之禮堯舜湯武而或性或反。皆如堯舜湯武也。○德盛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也。禮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同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

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注。經。行至人也。○正義曰：僖公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殮

延闕九字以經營。劉逵注云。直行爲經。素問。岐論。王冰注引靈樞經云。脈之所行爲經。是經爲行

也。禮德。不離德也。在心爲德。行而著之。則爲節操。毛詩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傳云。回。

邪也。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晉語。公室之不回。注。皆訓回爲邪。回邪不正之人。國所廢黜不

用。而此則自行其德。非由求固祿位。故爲庸操介節。以結上知也。言不信。則招尤謗而來惡名。

今以不忍欺人。而庸言必信。○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

待命而已矣。○注。君子至已矣。○正義曰：順性即率性。謂堯舜也。說文足部云。蹈。踐也。踐德

法制也。人生有不容諭不容缺之常度。則而行之。是爲行法。周旋中禮。哭死而哀。經德不回。言

語必信。是也。其有所爲而爲。不出于祿正行二端。乃君子於此二端。則俟之於命也。順性蹈德。行







賦。般于辭政。其樂只且。薛綜注云。盤。樂也。此云盤于遊田。般與盤通。書。盤庚。盤書。古今人表。作般庚。君夷。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是也。此與般樂之般訓大者不同。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我何畏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

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

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茅茨至蕩心。○正義

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亦見淮南子主術訓。史記自敘云。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莊公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治也。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

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正義曰。周禮天官。

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云。養。猶治也。說文山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

不存爲亡。單豹事。莊子達生篇云。田開之見周威公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魯有單豹者。澁居而水飲。而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疾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

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觀其後者也。呂氏春秋必己篇云。單豹好術。難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

芮溫。身處山林巖窟。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高誘注云。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

也。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凋。此之謂也。亦見淮南子人間訓。

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

人德業。若晉樂嚴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注。謂貪至衆也。○正義曰。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

頑。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爲貪。是貪爲多欲也。引晉樂嚴者。襄公十四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嚴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嚴死。盈之奪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嚴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是其事也。嚴雖不亡。而盈亦必亡。先德之恃。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清淨寡欲。○正義曰。史記自敘云。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清淨。孔子關

會哲嗜羊棗而會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

羊棗。羊棗名也。○正義曰。爾雅釋木云。棗。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為羊矢棗。孟子曰。會哲嗜羊棗。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羊棗一名棗。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爲棗之總名也。趙氏以棗名釋之。以棗類衆多。比其中一名耳。何氏焯讀書記云。羊棗。非棗也。乃棗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棗。余乙卯客授臨沂。始觀之。沂近魯地。可據

爾雅。今俗呼牛奶柿。一名椶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換棗。此尤可證棗之小者。爾雅棗名物誤。不必以爾雅證羊棗之說爲疑。周氏栢中辨正云。陳禹謨名物攷云。嘗道鄒。登嶧山。或以羊棗噉余。其狀絕類柿。大僅如芡實。蓋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登信何氏之說不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羊棗。即木部之椶。爾雅諸棗中之一。與常棗絕殊。不當專取以爲訓。棗樹隨地有之。盡人所識。赤心而外刺。非羊棗也。木部云。椶。椶棗也。似柿而小。一曰椶。按椶即釋木之椶。羊棗也。凡物必得諸目驗而折衷古籍。乃爲可信。昔在西菴萬善殿庭中。會見其樹葉似柿而不似棗。其實似柿而小如指頭。內監告余用此樹接之。便成柿。古今注云。椶棗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師古曰。椶棗。今之椶棗也。椶與椶音相近。椶即椶字也。內則芝栢。莫氏曰。芝木椶栢軟棗。釋文云。栢本又作椶。椶者椶之誤。○注。會子至美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身。我也。趙氏爾會子思念其父既歿。不復再食此羊棗。故己身不忍食之。禮記少儀云。牛羊魚之腥。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菹而不切。藟爲臠。雞兔爲宛脾。皆菹而切之。切菹若菹實之臠。以柔之。注云。菹之言臠也。先體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蔥。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其餘文與少儀略同。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菹而切之也。此軒脾雞宛脾皆菹類也。醃菜而柔之以臠。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爨者。近由此菹之矣。軒或爲

脾。宛或爲臠。說文肉部云。臠。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臠即菹而切之。周禮天官醢人注。引少儀作臠而切之。然則臠者切之成薄片。如今片肉也。又脰所片細切成條。謂之報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細切者必疾速下刀。少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按報與臠音近。報之爲疾。即臠之爲疾。報而切之。即今肉臊子也。南史恩倖傳云。宮中譌云。趙鬼食鴉。諸鬼盡苦調。臠與臠

韻正讀如臠。臠猶臠。臠亦爲疾。蓋漢言報。六朝言臠。今則爲臠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臠。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赤蓋肉之精者。白蓋肉之肥者。先分

切而後合之。所以爲會。德人五齊七菹。注云。齊當爲臠。五臠。昌本脾析臠。拍採補也。七菹。韭

菁菹。葵芹落菹。凡臠醬所和。細切爲菹。全物若臠爲菹。菹菹之稱菜肉通此。因少儀內則。麋鹿

肉之臠而切者爲軒。又報切之則爲膾。在菜但臠切而不報。或全物不切。是爲菹。細切者爲臠。蓋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九九

其皆爲臠切。則肉亦名菹。以其皆爲細切。則肉亦名膏。但菹之名可通於肉。而臠之名則不聞。通於菜。是臠專爲肉之細切者名也。菹膏皆用蔥蒜醃醬和之。今人以生蠶生蟬蠹用酒酢椒蒜拌食之。此古肉食爲菹之遺用。全物而不切者也。說文神部云。菹。酢菜也。非部云。膏。鹽也。鹽。膏也。通俗文云。掩非曰膏。掩菹曰鹽。蓋菹膏之醬食者可用酢。其久藏者兼以鹽。或用全。或用切。或用細切。其細切者今命名膏矣。而肉之臠切細切者。皆未有生用醃酢芥菹和食之制。蓋臠之古法。今不可詳矣。內則諸膳有牛炙。牛臠。羊炙。豕炙。魚臠。即儀禮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中物。孔氏正義云。牛炙。炙牛肉也。毛詩小雅楚茨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孔氏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傳火曰燔。蠶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遠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獸酒之內特牲。日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燔。而實之以炙於火。如今炙肉矣。蠶葉云。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次章云。炮之炙之。傳云。毛曰燔。加火曰燔。若割截而柔者。則燔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孔氏正義云。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運云。以炮以燔。以烹以炙。注云。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內則獨許於炮。云炮取豚若豚。割之刺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貫之。塗之以薑。塗炮之塗。皆乾摩之。履手以摩之。去其鬣。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謹當爲塗。墜塗。塗有覆草也。此蓋連毛以塗塗。塗裹之置火中。燒其毛。隨塗脫去。又用手摩去皮肉上之鬣。更入鼎鑊炙之。以其用塗包裹燒之。故名炮。炮者。包也。是爲毛曰炮也。去鬣之後。入筐煮之。則炮而烹矣。若不入鼎鑊。近火炙之則爲燔。遠火炙之則爲炙。考工記。盧人重欲傳人。注云。傳。近也。傳火即近火也。是爲炮之燔之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蠶葉傳云。炮。炙火曰炙。正義曰。炮。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炮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曰。抗。縣也。是也。縣而炙之則遠火也。是爲炮之炙之也。飲爨爲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視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之用臠炙。禮之隆殺有差。即物之甘苦或別。故以孰美爲問耳。

孟子曰。臠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不食羊棗。曰。臠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孟子言臠炙雖美。人所同嗜。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

注。譬如至故諱之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云。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太史所奉之諱惡。即小史所詔之忌諱。蓋雖小史掌之。而必由太史進之也。

曲禮云。卒哭乃諱。禮不諱諱名。二名不偏諱。據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違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櫛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桓公六年左傳。申鑿云。周人以諱事神。注云。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孔氏正義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然則周制以諱事神。天子諸侯諱高祖以下。鄭氏謂德士以上諱祖推之。則大夫二廟當諱曾祖。庶人不逮事父母者。雖不諱祖。亦仍諱父。是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諱父者。君之名則未有敢斥言者。此諱君父之名之事也。隱公八年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注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禹爲姓。故陳爲媯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諡。稱以爲族。則有官族之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由此言之。則姓可賜即可改。族由氏立。則姓不與族同矣。禮記大傳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氏正義云。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若炎帝媯。黃帝媯。周媯。本於黃帝。齊媯。本於炎帝。宋媯。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二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然則庶姓者氏也。同姓爲其一族。其以氏爲族者。謂九族之族。蓋一族分爲九族。可名爲氏。而九族總爲一族。其姓仍同也。白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爲一者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與國。繼絕世也。此分別姓氏甚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煙。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如周語。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命氏曰陳。賜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黎龍。蓋此三者。本皆媯。媯。董。之子孫。故予之以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薏苡生賜姓媯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生以賜姓也。必兼春秋傳之說而姓之義乃完。舜既姓媯。則爲舜後之氏可知。姓氏之禮。姓統於上。氏別於下。鄭駁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氏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此由姓而氏之說也。既別爲氏。則謂之氏姓。故風俗通曆夫論。皆以氏姓名篇。諸書多言氏姓。氏姓之見於經者。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南爲短。氏姓也。三字爲句。此氏姓之明文也。史記。陳杞世家。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媯。其後因爲氏姓。姓媯氏。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姓媯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

周姓姬氏。此皆氏姓之明文也。凡言賜姓者。先儒以爲有德者。則復賜之祖姓。使紹其後。故后稷賜姓曰姬。四岳堯賜姓曰姜。董父舜賜姓曰董。秦大費賜姓曰贏。皆予以祖姓也。其有賜姓本非其祖姓者。如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炎帝黃帝之姜姬。實爲氏姓之祖始。夏之姓姬。商之姓子。亦同。然則單云姓者。未嘗不爲氏姓。單言氏者。其後以爲姓。古則然矣。至於周則以三代以上之姓。及氏姓。爲昏姻不通之姓。而近本諸氏於官。氏於事。氏於王父字者。爲氏不爲姓。古今之不同也。謹按伏羲以上。人道未定。有男女而無夫婦。人知有母而不知父。無父子則無族矣。伏羲畫八卦。定人道。使男女有別。男女有別。則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父子有親。鄭氏注昏義云。子受氣性純則孝。受氣純則一本相生而有族。於是有所賜姓之制。蓋昏姻之禮。以長育子孫。則賜之姓以旌別之。所謂因生賜姓者。蓋由此也。故云。遠禽獸。別昏姻也。其始未必人人皆賜姓。而得姓者爲貴。久之相慕相習。則賜姓者非一時。此所以神農之姓。賜於大皞。黃帝之姓。賜於炎帝也。至國語。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此所謂姓卽氏也。同是子而或得姓。或不得姓。卽春秋時之公子。或賜氏。或不賜氏也。季子以懷贏之故。附會其說。姓氏之分。未足爲據。蓋至黃帝時。天下已無不有姓之人。而族類繁滋。其先因其無族而賜姓以別其爲族。至是因其族多而賜姓。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焉。久之。忘其正姓。遂以氏爲姓。而氏又分氏。書禹貢。錫土姓。鄭氏注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士。賜之姓。命之氏。然則此賜姓卽是命氏。是古時通謂之姓。周乃分正姓爲姓。庶姓爲氏耳。禹賜姬姓。契賜子姓。稷賜姬姓。皆與舜之姓同。所謂氏姓也。蓋自黃帝以後。凡賜姓皆是賜氏。所謂因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前。是因其生氣不純。而以姓表其同。在族既繁滋之後。是因其生氣滋感。而以姓表其異。其同。德也。其異。亦德也。故皆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惟伏羲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爲真姓。本族自黃帝以後。庶姓之中。更爲庶姓。惟本其所知者以爲姓。卽以爲族而已矣。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思親異心。○正義曰。荀子大略嘗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沽之。門人曰。沽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位錦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

何爲思魯之狂士也。注。簡大至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語公冶長篇。但彼云。斐然成章。不知

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蓋孔子讀斐爲匪。匪然即非

然。包氏注不知而作爲穿鑿。此孔氏以斐然成章爲穿鑿成文章。謂以非然者成爲文章也。趙氏本此。

以不得其正解之。當禮觀禮云。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初。猶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也。注云。

故。舊也。是不忘其初。即不忘故舊也。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周禮地官大司徒文。引此者。所以

別乎阿私曰黨之黨。蓋趙氏生桓靈時。目見當時南北部黨人之讎。朝廷捕而禁之。謂之黨錮。恐學

者誤以聖人所稱吾黨之士。即此三君八俊希風標榜之徒。故既以擬釋黨。又引周禮以明之。謂孔子

所稱吾黨之士。即是吾鄉之士也。非此朋黨部黨之謂也。舊疏不知趙氏之情。妄

肆譏評。而說者。或謂孟子之文。本作五黨之士。故引五黨釋之。尤失之遠矣。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爲不爲。時無中

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注。孔子至次也。○正義曰。此亦見論語子路篇。狷作狷。音義云。狷。

語。小心狷介。韋昭注云。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狷之爲狷。猶捐之爲捐。猶捐之爲捐。又心部

云。懷。急也。讀若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語篇。孟子作狷。其實當作懷。敢問。何

如斯可謂狂矣。注。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

所謂狂矣。注。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之爲人。蹇踔譎詭。論語曰。師也

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注。琴張至

正義曰。琴張之名。一見於昭公二十年左傳。二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注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宰。孔氏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

張。鄭宗魯者。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與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宰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一見於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游霧。撓撓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問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狗。子貢趨而提曰。

敢問墮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左傳莊子皆周人之書。趙氏豈不知之。而以琴張為子張。觀左傳正義所引鄭賈之說。則當時固以琴張為子張。而趙氏本之也。服虔始疑。而家語始以琴牢一字張。杜預注左傳所本者此也。然家語晚出之書。未足為據。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注云。牢。弟子子牢也。不言即琴張。史記仲尼弟子傳。亦無琴牢其人。陳氏體論語古訓云。王肅家語敘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語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肅云。談者即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為二人。肅說不可信。按鄭衆賈逵。既以左傳之琴張為子張。則當時說莊子亦必以琴張為子張。孟子反與琴張或編曲。或鼓琴。則編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謂子張善鼓琴。又正當時以莊子之琴張。為顛孫師之證。而趙氏本之也。蓋子張之為人。短之者甚多。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鄭氏解論語。堂堂子張。云子張容儀或而仁道薄。至再融注師也辟。則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直以辟為邪僻。此趙氏本之。謂其不能純善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子張與曾皙相次。列於第三。而以琴牢列於第四。似亦以子張即琴張。而琴牢別為牢曰子云之牢。別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前。未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即琴牢。以子張釋之。非無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說肆無常也。說或作器。楚辭七諫。馬蘭蹇蹇而日加。王逸注云。蹇蹇。暴長貌也。暴長即無常之意。無常謂之蹇蹇。非常亦謂之蹇蹇。趙氏注孟子云。子張之為人。蹇蹇。暴長是也。文選東京賦。瑰異竊說。薛綜注云。竊說。變化也。漢書劉輔傳云。必有卓說。切至。顏師古注云。說。異於眾也。異於眾。亦謂其非常矣。莊子寓言。恐非其實。何以謂之

狂也。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

掩焉者也。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云。嚶嚶。火包切。說文口部云。嚶。誇語也。志大言大。是誇語矣。既欲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云。慕。習也。習者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雅出車。矍矍于夷。節南山。式夷式已。大雅桑柔。亂生不平。召旻。實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為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中以自考也。釋文引鄭氏注云。考。成也。向秀云。考。察也。禮記禮器。觀物弗之察矣。注云。察。猶分辯。

也。平與辨義通。則夷考即是考察。說文大部云。奄。覆也。掩與奄通。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屑。絜也。不絜。污穢也。既不能得狂

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

注。屑。絜至狂者也。○正義曰。毛詩邶風公風篇。不我屑以。傳

云。屑。潔也。古格潔之字皆作絮。楚辭招魂云。朕幼清以稷。王逸注云。不汚穢。不汚穢。爲絮。是汚穢爲不絮矣。漢書。揚胡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顏師古注云。狷。介也。故此注以獨爲有介之人。有所不爲。則有所介量。不安爲。故不以不絮爲絮也。不絮是汚穢之行。能恥之踐之。是不絮比不絮之行也。與之是捷而教之。故爲可與言。是懇也是又其次也。八字一句。故易。狼也爲人以明之。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注。憾也。至

故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逞令。故云憾之賊。語見論語陽貨篇。曰。何如。斯可謂

之鄉原也。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

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

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古之人。

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

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闕然

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注。孟子至鄉原。○正義曰。孟子言三字解曰字。何以是嚶嚶以下。

之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非如狂者之真有大志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鄉原之言行不顧也。

狂者曰。古之人。古之人。鄉原則亦曰。古之人。但狂者之稱古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

則大言以譏斥之。謂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無所用於世。此鄉原之大言。非如狂者之大言也。趙

氏以上古之人爲句。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爲句。生斯世也句。爲斯世也句。與斯可矣。一連貫

不相呼應。故云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杜杜篇。獨行踽踽。傳云。踽踽無所親也。說

文足部云。踽。疏行也。疏與親反。無所親故疏。又水部云。涼。薄也。從水京聲。薄與疏。義亦

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周旋盈辭。施之於人。故云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爲

字讀如字矣。闕爲宜暨之稱。爾雅釋天云。大歲在戊曰闕茂。李巡注云。闕。蔽也。趙氏讀闕爲奄。毛詩大雅皇矣篇。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故釋爲大。又思齊篇。思如周姜。傳云。如。愛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

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

注。萬子至爲也。○正義曰。臧氏疏經義雖記云。趙注萬子卽萬章也云云。是趙注本

萬子。趙氏謂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

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

乎。蓋鄉原之著。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子尙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

聞。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鶴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

是非有萬章比問不可。故特稱子以解之。趙氏佑僞故錄云。萬章於此獨稱子。明有注文。然萬子曰

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爲子。不解之解。誠當爲僞。言其問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

居多。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惟萬章獨勤以諱。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闢楊墨。

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

以結七篇之局。論語泰伯篇云。獨而不厲。稱文引鄭注云。厲。善也。趙氏讀原爲厲。故以原人爲善人。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

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污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

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注。鄉原至賊也。○正義曰。無可非。

無可刺。則真善矣。故趙氏以能匿蔽其惡解之。流俗之人。不可同志。則同之而不敢異。汙亂之世。不可合行。則合之而不敢善。蓋自託於達士之光。而曲爲浮佞俯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

潔則非廉潔。論語學而篇。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廢絮亦盡與人交接之事。故趙氏括之以爲人謀。惟其志行既同。流俗合行。而其與此流俗汙世之人共事。又能盡心力以爲之謀。而不自私其財利。此人所以皆悅之也。彼見人皆悅之。遂亦自信爲汙世之善法。故盡心以爲之。而

之非仁義之實也。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汙世之人耳。若孔子則已刺之焉。孟子則已非之爲不

可入堯舜之道。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

德也。○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

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亦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注。莠莖葉似苗。○正義曰。

傳不言何物。小雅。大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梁也。莠似苗也。按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

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夏小正四月秀。國饒西門約云。狗尾。莠之幼也。

似禾。廣雅釋草云。莠。莠也。狗尾。一辟之轉。說文神部。以粟欠其。其即爾雅釋草之孟

狼尾。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溼則生菝蕒。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菝。狼尾草也。其爲狼尾。

莠爲狗尾。所以相次也。則狗尾之名莠。乃莠之通借字也。此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梁。說文神

部云。莠。禾粟之稔。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莠重文獨。采即穗字。爲禾成秀之名。蓋禾病則秀而不

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童之猶言獨也。稂是生而不成者。於是說文即以莠字次

之云。莠禾粟下揚生莠也。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墜。好者簸揚之必在下。今農人向呼之爲下揚。

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稅去則無莠。徐鑰亦謂莠出於粟稅。今狗尾草。遍野皆一種自生。不關粟稅所

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莠之爲狗尾者異也。蓋即禾之秀而不實者。故即以莠名之。

類莠一類。稂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下揚中有米而不完全。謂之半掩。故能生也。程氏瑤田

以下揚爲飛揚。段氏王裁以下揚爲下垂。難乎達矣。○注。佞人至惡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云。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集解。孔氏云。朱正色。紫。間色之好

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何氏云。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孔氏云。利口之人。多言

皆云。朱。赤也。考工記畫縵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故爲正色。劉熙釋名。釋采帛云。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疵以成人者也。法言吾子篇云。或問若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聽聽。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漢書王莽傳贊云。紫色蠅聲。應劭云。紫。問色。蠅。邪聲也。按蠅與哇同。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

民興。庶民與斯無邪慝矣。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

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注。經常至行也。〇正義曰。白虎通五經

廣雅釋詁云。反。歸也。反與返同。歸即還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趙氏以正爲政教。故以道化釋之。五常

是仁義禮智信。經正是以仁義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之也。說文昇部云。與。起也。毛詩小雅天保篇。以莫不與。傳云。與。盛也。使萬物皆盛。草木樹茂。禽獸碩大。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糧粟。

屋粟。間粟。而用之以實劑。致民平頌其與積。注云。與積所與之積。謂三者之粟也。縣官徵聚物曰典。賈氏疏云。典皆是積聚之義。典爲積聚。又爲茂盛。故以庶民與。爲家給人足。倉廩實而知

禮節。管子文。詳見前。秋官。大行人設醴以除邦國之慝。注云。慝也。故以邪慝爲邪惡也。莊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奪者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何晏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趙氏之義。則孟子言反經。與公羊傳異。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獫不合。似是

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注。子率而正。孰敢不正。〇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列

傳贊云。夫三公者。百家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以公孫宏脫粟布被爲鄉原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

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

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

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注。由堯至知之。〇正義曰。孟子言必稱堯舜。以堯舜治天

子所聞而知之。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所見而知之。無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變神化之

道也。上言鄉原自以爲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末言君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道也。

又云。經正則庶民興。言經正。則經有不正者矣。反經而經正。則不反經。經有不正者矣。孟子所云反經。即公羊傳所云反經。反經爲權。權即變通神化。何爲經。經者常也。常者不變之謂也。狂者常於高明。君子則反之以柔克。獯者常於沈潛。君子則反之以剛克。如是則其常而不能變者。皆以反而歸於正。此庶民所以皆興起於善而無邪惡也。惟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闕然媚世。本無一定之常。爲剛克柔克所不能化。又自以爲是。非勞來匡直所能移。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實爲聖世好民。而古今大厲也。此孔子所以惡之。而思狂狷之士。狂者反經。則由狂而中正。獯者反經。則由獯而中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鄉原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爲萬世君子之法。故傷文王孔子聞而知之。即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見而知之。即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反經爲權。實即堯舜變通神化之道。公羊氏不能闡而明之。孟子則詳言之矣。○注。卓遠。○正義曰。楚辭逢尤篇。世既卓兮遠眇眇。注云。卓。遠也。由

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擊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云。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孫

子用問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帝注云。伊尹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伊尹。既是相。則仲虺同時爲左相。知伊尹爲右相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

相。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作中澗。索隱云。仲虺二音。作壘音如守。尙書又作虺。

羆。羆。一音之轉。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

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尙也。號曰師尙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謀

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注。太公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大明篇。維

尙父。可尙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佐武王者爲之上將。孔氏正義云。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

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尙父。父亦男子之美稱。太誓注云。師尙父。文王於磻石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太師。號曰尙父。尊之如世家之文。

則尙本名是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尙釣匪。注云。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變名。注

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處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

也。臣牙在殿。則牙又是其名字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敬。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輔佐秉德。這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追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鄭氏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毛詩正義曰。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王氏鳴咸尙書後案云。大雅詩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險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於張恭祖。後又讀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趙氏所謂四臣之一。與鄭氏說同。散宜生既在四臣之中。而降蔑德。秉文德。昭明德。故云有文德而爲相也。按見而知之。謂親見當時所以治天下如此。在堯舜時。舉一禹皋陶。則稷契益等二十二人括之矣。在湯時。舉一伊尹桀朱。則當時賢臣如女鳩女房義伯仲伯咎單等括之矣。在文王時。舉一大公望散宜生。則虢叔泰顛閔天召公畢公蔡公等括之矣。非謂見知者。僅比一二人也。蓋靈變神化之道。作於黃帝堯舜。而湯文王聞而知之。知而行之。其始百姓固日用而不知。而賢聖之臣爲之輔佐者。親見此脩己以敬。無爲而治之效。固無不知之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固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讎柝闐於鄰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正義曰。趙氏以無有爲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謂當時之人。以爲無有。下云則亦無有。因人言無有。則亦當使之無有。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况絕筆於獲麟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蓋將自負於顏會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或者曰。顏會思爲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直言。而僅以無有。曰顏會思之見知。不待言也。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其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啓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大戊。盤庚。武丁之爲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至之爲臣。皆以傳揚與

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蹟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敬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相至湯。雖書缺有間。然而歌稱祖訓。征誕政典。史記。伊尹之於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於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闕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數文獻無微者幾希矣。其猶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煽。班生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於知之者。孟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於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於見聞絕續之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經直自禹以下。有不止於顏會思者。而其所遭於後。爲益無窮期矣。謹按此義。與趙氏之情小異而相近。然謂顏會思爲見知非也。堯舜湯文以此遺指諸天下。而繼繼綿綿。一時輔佐之人共見之。是爲見而知之。傷文王之知。雖起於聞而實微於見。禹伊尹周公雖見知而非不可聞知。惟孔子但聞知而不能措之天下。使當時賢者得見而知。七十子學於孔子。亦皆聞而知之。非見而知之者也。孟子去孔子之生未遠。鄭魯又相近。言庶幾私微其人。得聞而知之也。然而堯舜湯文不復見於世。則此聞而知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况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者。辭之終也。乎爾者。決絕之中。尙有餘望也。此孟子思王者之不作。而不欲徒託諸空言。其辭遜。其情婉。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或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爲統也。爲道統之說者。夫孟子之教也。三皇以來。人倫攸紱。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天地剖判。○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關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轉非子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庸者爲精。獨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朴素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聖人不出名世承間。○正義曰。見漢書楚元王傳贊。○蓋有至止筆。○正義曰。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論衡逢遇篇云。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魯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漢書儒林傳。序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禮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

孟子篇敘

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曰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篇敘亦趙氏所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知篇次相承。不容牽錯也。雖配儒五

七。未必盡符作敘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緒矣。如魯論羣弟所記。宜無倫敘。而說者謂降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為教化民。故次為政。以類相求。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趙氏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正義曰。明名篇敘者。為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

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

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

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為道。即元亨利貞之為德。此堯舜所以聖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即仁義矣。

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

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會西之所羞也。

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不忍人之政。

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為世子始有從

善思禮之心也。

正義曰。思禮謂三年之喪。

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

之明也。

正義曰。說文升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所謂述也。禮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者

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位也。

正義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

明其行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

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

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

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情合於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性本於心。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建篇之首。梁

惠王也。趙氏之說雖矣。願辭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木遠專意耳。故其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為三篇。記仕宦出處。雜以以下為四册。記師弟問答雜事。拾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

分附說。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因制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害殺而去。於齊宣王始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暴。決於歸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略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養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爲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任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爲在齊之日公孫識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與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方圓楊墨。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微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辯終焉。蔽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雜說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致。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爲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福禍。粲然靡所不載。信矣。繼接周氏所云。似較趙氏爲長。然探趙氏隱微之旨。蓋悉後人紊亂其篇次。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稱字數以五七不致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非傳寫之謬。三萬五千二百有奇。實增多之羨。詎真以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爲此字。

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

正義曰。天以七紀。昭公十年左傳文也。尙書堯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云。璿。璿美玉也。璣。璣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第四曰煞土謂填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第六曰危木爲歲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尙書大傳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璣也。璣也。微也。天文。地理。人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入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作璿璣。不作旋機。則用馬氏義也。璣天者。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晝則日在天上。夜則日入地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銅爲之象。銜橫其中。璣轉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甯叢梁傳序云。七曜爲之盈縮。揚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月。月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金星二星附日而行。亦一歲一周天。是七政分離。各行其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之曜。言孟子一書分而爲七。如天之有七政。而舜以璿璣布之也。劉陶作七曜論。以復孟子。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



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正義曰。隨辭稱二百六十一章。

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言不敢比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個月當有二百七十日。於數亦不能合。孔本作當期。音義云。當。

期音暮。則本作當字。今正之。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

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

多。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核之。其字句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

則為三萬四千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為傳寫有誤。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

不敢盈也。尋釋其故。趙氏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蓋問答則有孟子曰。孟子對曰。或單用

曰字。其自為法度之言。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議兵篇與陳軫李斯等問

答。則用孫卿子云。餘皆不加荀子曰。惟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為孟子自作。史記

太史公曰。索隱云。楊柳東方朔所加。則孟子曰三字容為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者。逢蒙學

射於羿章。章首皆無孟子曰可例。其餘會子居武城章。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末有之。

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章首。有孟子曰。章末伯夷隘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盡一之證。

凡孟子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

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冕曰。輕曰云云。其孟子謂戴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孟

子亦後人所加。趙氏本但云謂戴不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字。蓋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

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轉。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

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正義曰。論謂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

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

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

千文為卒也。論語。龜文云。碑而凡十六章。為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公冶

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皇三十

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



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焉。○按孟子有不可詳者三。其一爲孟子先世。趙氏但云鄉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雖詳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謂言。父曰微公宜。尊仇氏。一云孟子父名彥璞。未知所據。○其二爲孟子始生年月。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譜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一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爲安之譜。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駁之。以爲譜不足據。而擬爲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於報王十三年乙未。其爲孟子作年譜者紛紛更訂。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爲孟子出遊。趙氏以爲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爲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元。或以爲孟子先事齊宣。後事齊僖。考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殊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衆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考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居鄉。韓魯之隱。遊宋。往任。其先後歲月。或據七篇。虛辭以測實跡。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孟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成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子仲子。充虞。徐辟。彭更。成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張九節舉言拾璧。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益以孟季子。周霽。朱彝尊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書記數略。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曹文。周霽。三書數同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人。殊無取焉。高誘注居覽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又惠施問答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注却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極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其謀固不待辨。通志離氏注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人。則傳譌自漢矣。○孟子疏舊題孫奕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爲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奕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增三四語耳。是公武讀書志。有孫奕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考。並兩書爲一條。云孟子正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奕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翁經。夷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參附。如謂子莫執中。爲子莫無執中之類。今坡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託。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爲不可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嫁名於孫奕。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奕或子神孫奕與孟子音義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潔過之。全非作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稱

疏也。曰惟是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測至言。莫窮其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文及注爲之音釋。且僅二卷。本未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仿佛。無取更有疏也。趙氏之爲孟子題辭。未曰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即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爲提綱者也。語多奧衍。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即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綴屬。而今概棄本來。勦爲疏首。反割分音義之爲章指者。於疏尾則爲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曾有此。疏中背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慎。音義可採者十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踳駁。徵引之陋略乖舛。文義之冗蔓亾鄙。體擊比比。朱文公指爲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知孫氏之不及自爲而假手其人與。抑孫之名感而遂有僞託之者與。○按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義。文。周。孔之學。其言過於易。而與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處之。其難一也。孟子引書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執僞孔以相解說。往往鑿枘不入。其難二也。井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畫一。左支右詘。其難三也。齊梁之事。印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齟齬。其難四也。水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髀之精。六律五音。其學亦造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棄梁。招脈。折枝。蹙頞。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測。其難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賴即類。姑嘖即咀。嘖爾即呼。私淑即博。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陸九淵謂古往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莫善說也。其注或倒或順。雅有條理。即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氏之意。焉可誣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韜聞金鼓而死。陳賢聚楚而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孰誤文譌字。其難十也。本朝文治昌明。儒儒備出。性道義理之旨。既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爲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過於平當。韻樂律者判弦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稽罔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奧奧。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爲疏實難。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鱗爲銀。爲事半而爲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爲分析。則爲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類述口吻。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有疊於句中。故語似奧衍而辭多倍贅。推發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理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若其所撰書名。以詳述之。彙錄於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太原劉氏若穀。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字定九。安溪李氏光地。字厚庵。鄞縣萬氏斯大。字允宗。鄞縣萬氏斯同。字季野。紅都孫氏蘭。字澂九。鄞平馬氏庸。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葉氏溥。字勝明。泰州陳氏厚樞。字加源。濟陽張氏爾岐。字穆若。餘皆獨氏。字山公。元和惠

氏士奇。字中農。婺源紅氏系。字慎恪。無錫關氏棟高。字震倫。光緒胡氏。字吟曉。當塗徐氏文培。字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熟顯氏震。字虞東。無錫吳氏鼎。字尊彝。長洲何氏焯。字杞瞻。寶應王氏想。字子中。鹽州李氏絳。字巨來。元和惠氏棟。字定宇。休寧臧氏震。字東原。歙縣全氏祖望。字紹辰。嘉定王氏鳴盛。字鳳階。華亭倪氏思寬。字未。吳縣紅氏聲。字叔愷。歙縣程氏瑤田。字易晴。曲阜孔氏廣森。字誘仲。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氏大昕。字曉徵。偃師武氏德。字虛谷。餘姚盧氏文弼。字召弓。餘姚邵氏晉錫。字二雲。興化任氏大椿。字植。紅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樹瑞。嘉定錢氏塘。字岳原。嘉定謝氏塘。字金鳳。鎮洋畢氏抗。字秋帆。仁和趙氏佑。字鹿泉。並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壇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孫氏星衍。字淵如。歙縣凌氏廷塔。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厓。深陽周氏栢中。字燭齊。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翟氏巖。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字寅谷。長白都四德氏。字文乾。平湖周氏用錫。字晉園。海寧陳氏釵。字仲魚。甘泉鍾氏懷。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榮。字孝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宗泰。字登封。○先曾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懋。世傳王氏大名先王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卽好孟子書。立志爲正義。以學他經。輟而不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瓊纂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間有鄰見。用讎按字別之。廷瓊有所見。亦本范氏穀梁之例。錄而存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

#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實價九元

出版者 發行所  
陸高誼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海路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國學整理社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陸高誼  
上海大連海路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第四冊	第三冊	第二冊	第一冊
晏子春秋校注 實價一元	老子本義 莊子集解 莊子集釋 列子注 實價一元五角	荀子集解 實價四角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實價二元
第六冊	第五冊	第八冊	第七冊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實價一元二角	管子評傳 管子校正 商君評傳 商君書 韓非子集解 實價一元五角	淮南子 新法 論衡 實價一元	鹽鐵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實價一元二角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二書版權於民國十年八月由廣智書局立約讓與歸本局繼續所有晏子春秋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本局印行

銅版  
四書五經

銅版景印 與眾不同

四書五經。為我國國學之寶藏。士林嚮  
 嚮。數千年如一日。本局以重金覓得殿版  
 全部。用照相銅版景印。與真本絲毫無二  
 。供之同好。以期普及。

本書一無錯字。與鉛印本及石印本之魚  
 豕百出者。誠有霄壤之別。且定價特廉。  
 殿版非百數元不辦。今可以數元得之。

精裝  
 三冊 實價一元四角  
 (奇費掛號  
 一角三分)

大學	朱熹注
中庸	朱熹注
論語	朱熹注
孟子	朱熹注
周易	朱熹注
書經	蔡沈注
詩經	朱熹注
禮記	陳澧注
春秋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世界書局發行

3847350



中華民國壹零肆年拾貳月拾伍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4903989

